目录

[印光法師文鈔題詞並序 2](#_Toc76988027)

[增廣印光法師文鈔卷第一 3](#_Toc76988028)

[書 一 3](#_Toc76988029)

[增廣印光法師文鈔卷第二 40](#_Toc76988030)

[書 二 40](#_Toc76988031)

[論 65](#_Toc76988032)

[疏 73](#_Toc76988033)

[增廣印光法師文鈔卷第三 81](#_Toc76988034)

[序 81](#_Toc76988035)

[跋 114](#_Toc76988036)

[增廣印光法師文鈔卷第四 118](#_Toc76988037)

[記 118](#_Toc76988038)

[雜 著 131](#_Toc76988039)

[附 錄 153](#_Toc76988040)

# 印光法師文鈔題詞並序

是阿伽陀，以療羣疚。契理契機，十方宏覆。普願見聞，歡喜信受。聯華萼於西池，等無量之光壽。

庚申暮春，印光老人文鈔鐫板。建東，云雷，囑致弁辭。餘於老人向未奉承，然嘗服膺高軌，冥契淵致。老人之文，如日月曆天，普燭羣品。寧俟鄙倍，量斯匡廓。比復敦促，未可默已。輒綴短思，隨喜歌頌。若夫翔繹之美，當復俟諸耆哲。大慈後學弘一釋演音稽首敬記

識無量病，與無量藥。見佛性故，回己濟他。 寐叟敬題

諸三昧中，功高易進，念佛爲先。入此三昧已，一切三昧，皆得具足。抑揚之說，信非篤論。法寧有異，異自人耳。今時賢哲，亦盛談義。然濁智流轉，玄言奚裨。自非冥懷凝寂，豈能廓彼重昏。決知火宅無安，乃悟樂邦非邈。故謂從心現境，境即是心。攝所歸能，他即是自。欲求方便趣入之道，舍淨土何由哉。印光法師，此宗尊宿。俯提弱喪，罄吐誠言。辭致懇惻，與蓮池爲近。云雷居士，倡緣弘布，深植淨因。遠征題識，聊爲贊喜。其諸大心上士，夙志津拔修途，游履安養者，蓋必有質於是也。庚申二月湛翁書

古德弘法，皆覷破時節因緣，應機調伏衆生。印光大師，文字三昧，真今日羣盲之眼也。誦此後，更進以蓮池，憨山，紫柏，蕅益諸集，培足信根。庶解行證得，有下手處。(啓超)具縛凡夫，何足以測大師。述所受益，用策精進云爾。庚申四月八日梁啓超敬題

大矣哉淨土之爲教也。諸佛出廣長舌而讚歎，列祖發真實語以顯揚。萬匯咸收，三根普被。故念佛往生者，不間下凡上聖。稱機利導者，無論教祖禪宗。試觀著述傳流，經論結集。其間讚揚淨土法門者，不一而足。可見佛祖利生之旨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也。我震旦自晉時遠祖，溯西竺之高風，結東林之勝社。於是而緇素名流，教宗碩德，都以淨土法門，爲化導之資，而此宗盛行。乃者去聖時遙，真修日鮮。研教典者，徒滯文言。習宗乘者，罕明心地。欲求秉教修心，真參實悟，於百尺竿頭，得一進步者，實不易多覯也。甚且呵佛罵祖，斥淨土爲小乘。瞎練盲修，嗤念佛爲愚事。舉世滔滔，迷流蠢蠢。明哲罕遇，慨也何如。惟我普陀印公，智光雪亮，梵行冰清。具正知見，發大慈悲。燭智炬以破昏衢，揮慧劍而裂見網。闡揚正道，挽教海之狂瀾。指示真乘，作法門之保障。雖卅年苦行，與世罕通。而四海傳名，問津日衆。或航海梯山，而請求開示。或鴻來雁去，而乞賜南針。舉凡所說所書之只言片句，莫不奉爲明訓，寶逾奇珍。浙西徐蔚如，甌東張云雷等諸居士，將印公所爲文，一再編錄，壽棗流通。閱是編而能循文悟旨，慕果修因者，何可勝計。（閒）四十年來，奉釋尊之誠言，遵智者之悲願，所以自修而兼利者，其歸結處，亦不外一句彌陀，信願往生而已。今契西居士等，重將印公文，鐫板印行，以垂永遠。手民將竣，問序於予。利人益物，共結法喜之緣。流水高山，一爲知音之奏。安得以不文辭。深願是編，流佈於三千界內，宣傳於百億國中。普使見所未見，共獲真修。情與無情，同圓種智。庶不負印老人之無量悲心，與諸居士之連番義舉也夫。民國壬戌五月，釋諦閒述

佛以一大事因緣故，出現於世。隨機設化，開示種種方便法門。而求其簡易直捷，一生可以成辦者，莫如念佛求生淨土。起信論謂之如來勝異方便，誠方便中之最勝者也。世每以愚夫愚婦所能爲，而鄙不屑學，必欲別求玄妙。不知如來說法，無法不玄。所立行門，無門不妙。然大都皆限於上根利智，未能遍引羣機。獨此淨土一門，普被三根，不揀異類。以言玄妙，孰逾於斯。夫華嚴一經，王於三藏。恆沙法海，靡不賅羅。末後普賢乃爲證齊諸佛之善財，宣說十大願王，導之歸向極樂。此之境界，豈凡情所可思議者哉。況夫修行其他法門，必至斷惑證真，方出三界。欲了生死，難乎其難。此則但須持名真切，不妨帶業往生。一登蓮邦，長劫侍佛，親承教誨，終必至於一生補處。其玄妙爲何如。又修他法者，專仗自心佛力，不求他佛加被。知見非正，或致受魔。此則有彌陀願力攝持，感應道交，永無魔事。其玄妙又何如。大集經中，如來懸記末法億億人修行，罕一得道。唯依念佛，得度生死。今正末法時期，欲求解脫，舍此奚由哉。印光法師，爲當今有道高僧。博覽藏經，淹通宗教。歸心淨土，自利利他。縱無礙之辯才，弘契機之妙法。誠所謂是如來使，行如來事者。著有文鈔，風行於世。辭義深顯，理事圓融，實足追云棲靈峯之法軌。茲者諸大居士，發願捐資刊板，永久流通，廣作度生寶筏。馬子契西以序請，勉述數語，敬志讚揚。普願法界諸衆生，同往無量光佛剎。上海黃慶瀾薰沐序

# 增廣印光法師文鈔卷第一

## 書 一

#### 與大興善寺體安和尚書（戊戌年稿。教行理三，唯約教論。今以教理約教，行果約機，謂依教理以起行，行滿方克證果也）

教理行果，乃佛法之綱宗。憶佛念佛，實得道之捷徑。在昔之時，隨修一法，而四者皆備。即今之世，若舍淨土，則果證全無。良以去聖時遙，人根陋劣。匪仗佛力，決難解脫。夫所謂淨土法門者，以其普攝上中下根，高超律教禪宗，實諸佛徹底之悲心，示衆生本具之體性。匯三乘五性，同歸淨域。導上聖下凡，共證真常。九界衆生離此法，上不能圓成佛道。十方諸佛舍此法，下不能普利羣生。所以往聖前賢，人人趣向。千經萬論，處處指歸。自華嚴導歸之後，盡十方世界海諸大菩薩，無一不求生淨土。由祇園演說以來，凡西天東土中一切著述，末後皆結歸蓮邦。粵自大教東流，廬山創興蓮社，一倡百和，無不率從。而其大有功而顯著者，北魏則有曇鸞，鸞乃不測之人也。因事至南朝見梁武帝，後復歸北。武帝每向北稽首曰，鸞法師，肉身菩薩也。陳隋則有智者。唐則有道綽，踵曇鸞之教，專修淨業。一生講淨土三經，幾二百遍。綽之門出善導，以至承遠，法照，少康，大行，則蓮風普扇於中外矣。由此諸宗知識，莫不以此道密修顯化，自利利他矣。至如禪宗，若單提向上，則一法不立，佛尚無著落處，何況念佛求生淨土。此真諦之一泯一切皆泯，所謂實際理地，不受一塵，顯性體也。若確論修持，則一法不廢，不作務即不食，何況念佛求生淨土。此俗諦之一立一切皆立，所謂佛事門中，不捨一法，顯性具也。必欲棄俗諦而言真諦，則非真諦也。如棄四大五蘊而覓心性，身既不存，心將安寄也。若即俗諦以明真諦，乃實真諦也。如在眼曰見，在耳曰聞，即四大五蘊而顯心性也。此從上諸祖密修淨土之大旨也。但未廣顯傳述，故非深體祖意，則不得而知。然於百丈立祈禱病僧，化送亡僧之規，皆歸淨土。又曰，修行以念佛爲穩當。及真歇了，謂淨土一法，直接上上根器，傍引中下之流。又曰，洞下一宗，皆務密修，以淨土見佛，尤簡易於宗門。又曰，乃佛乃祖，在教在禪，皆修淨土，同歸一源。可以見其梗概矣。及至永明大師，以古佛身，乘願出世。方顯垂言教，著書傳揚。又恐學者路頭不清，利害混亂，遂極力說出一四料簡偈。可謂提大藏之綱宗，作歧途之導師。使學者於八十字中，頓悟出生死證涅槃之要道。其救世婆心，千古未有也。其後諸宗師，皆明垂言教，偏贊此法。如長蘆賾，天衣懷，圓照本，大通本，中峯本，天如則，楚石琦，空谷隆等，諸大祖師。雖宏禪宗，偏贊淨土。至蓮池大師參笑巖大悟之後，則置彼而取此。以淨業若成，禪宗自得。喻已浴大海者，必用百川水。身到含元殿，不須問長安。自後蕅益，截流，省庵，夢東等，諸大祖師，莫不皆然。蓋以因時制宜，法須逗機。若不如是，則衆生不能得度矣。自茲厥後，佛法漸衰。加以國家多故，則法輪幾乎停轉。雖有知識，各攻其業。以力不暇及，置此道於不問。有談及此事，聞者若將浼焉。幸有一二大心緇白，刊刻流佈。令祖教不滅，使來哲得聞，實莫大之幸也。（弟）以闡提出家，自揣根性庸劣，罪業洪深。故於宗教二途，概不敢妄行染指。惟於仗佛慈力，帶業往生一法，頗生信向。十餘年來，悠悠虛度，毫未得益。但自西徂東，由北至南，往返萬餘里，閱人多矣。其有平日自命通宗通教，視淨土若穢物，恐其污己者，臨終多是手忙腳亂，呼爺叫娘。其有老實頭持戒念佛，縱信願未極，瑞相不現，皆是安然命終。其故何哉，良由心水澄清，由分別而昏動。識波奔湧，因佛號以渟凝。所以上智不如下愚，弄巧反成大拙也。伏願和尚發菩提心，宏揚此法。倘淨土經論，盡皆通徹，則何幸如之。若或未盡鑽研，或恐違背本宗，不敢稱性發揮，當權將宗教兩門工夫，暫時歇手。凡有闡揚淨土者，平心和氣讀之。使揚禪抑淨之心，無絲毫芥蒂。必究佛祖偏贊之所以，四衆遵違之利害。則不被門庭隔礙，而敢於一切禪教律人前，稱性發揮，無復畏憚矣。然淨土書多，最要唯十要。十要中斷疑生信，尤推或問，直指，合論，爲破堅衝銳之元勳也。其外淨土聖賢錄，歷載諸菩薩祖師居士婦女，及惡人畜生往生事蹟。讀之則知歷代禪教律諸四衆求生淨土，如羣星之拱北，衆水之朝東。而龍舒淨土文，言淺義周，詞詳理備，爲接引初機第一要書。若欲普利衆生者，此書萬不可忽也。（弟）昔遇善子平者言，壽不過三十八，今適滿其數。恐無常倏至，所以專持佛號，預待臨終。設無常果至，則後會無期。兼欲雪在家毀謗佛法之罪，故不避忌諱，略採野芹，獻於飽餐王膳大富長者座下。祈憫而納之，福我秦邦。提永明之正令，遵蓮池之遺規。使自他同出生死，幽顯共生西方。則淨土興而宗風不墜，衆生福而國運常亨。所謂移花賺蝶至，買石得云饒。書此大旱望雨之誠，用卜同歸蓮邦之慶。祈垂海涵，則法門幸甚，衆生幸甚。

#### 與友人論校經綱要書

佛經義理無窮，隨人所見，各自著述。只一經也，別圓終頓，所判不同。因緣觀心，所釋各異。況復後世禪道大行，人皆樂聞直指之說，謂其親切痛快，易於得益。由是多有以祖意釋經意，挽佛說徇己說。抹除事相，專談本分。或以機鋒爲轉折，或以表法爲通關。但能不背心宗，皆堪輔弼佛說。縱不能普被三根，稱佛本懷。亦可以各利一類之機，令其就路還家。又顯經義幽遠，佛理圓通。法法歸真，頭頭合道。良以者個如太虛空，杳無疆界，不妨隨人所住，以分南北西東。如摩尼珠，非青黃赤白等色，而復遇青現青，逢黃現黃。青黃雖非本色，本色不離青黃。倘欲離青黃以覓本色，非蘊空大士不可。如李長者之華嚴論。憨山之法華擊節。曾鳳儀之三宗通。及禪家以念佛作話頭看，以淨土依正作本分說等。不得律以教家常格，謂爲錯訛而稍加更改。以彼另屬一宗，攬一切法指歸向上。設一更改，於本注前後血脈隔斷。又不能於教理始終意義吻合。一經稍改，兩途俱失。剜肉作瘡，有損無益。還他本來面目，流通後世。譬如春蘭秋菊，各擅其美。盡忠行孝，俱振綱常耳。以師在海山，言憨山所注法華，有不合經旨處，以憨山多約本分作直指之談故也。又校經一事，甚不容易。恐師無暇及此，委任他人。須有出格見識，十分細心，再三詳審，勤加考稽。方可一正訛謬，令其蕪穢盡除，天真徹露。否則寧可依樣畫葫蘆，庶不至大失其本真矣。

#### 與融明大師書

古人云，人身難得，中國難生，佛法難聞，生死難了。我等幸得人身，生中國，聞佛法。所不幸者，自愧業深障重，無力斷惑，速出三界，了生脫死耳。然又幸得聞我如來徹底悲心所說之大權巧，異方便，令博地凡夫帶業往生之淨土法門。實莫大之幸也。若非無量劫來，深植善根，何能聞此不思議法，頓生真信，發願求生乎。今見好心出家在家四衆，多是好高務遠，不肯認真專修淨業。總由宿世善根淺薄，今生未遇通人。汝於淨土雖有微信，然不明淨土理致，又僻處於佛法流通不及之地。誠恐日與俗人酬酢，久而久之，與之俱化。近墨者黑，近火者焦，勢所難免。當時時努力。若能念念在道，隨忙隨閒，不離彌陀名號。順境逆境，不忘往生西方。便可於父母之邦，隨緣常住。若不能如是，當往他方淨業道場，及親近淨業知識，方不負前來所說種種大幸，及聞淨土法門莫大之幸也。諦法師專修淨業，予料其必得大利益。以彼撐持道場種種心，皆死盡無餘。念佛之心，又懇切之極。恐彼深得三昧，我尚未能一心，他日何顏見彼。故當仁不讓，又欲閉關。大約總在普陀，未知定歸何所。恐汝於淨土法門錯過，便可惜三年護關之一番辛苦。故不禁落索如此耳。祈深體鄙懷，則幸甚幸甚。

#### 與悟開師書

竊聞淨土者，乃究竟暢佛本懷之法也。高超一切禪教律，統攝一切禪教律。略言之，一言一句一偈一書，可以包括無餘。廣說之，雖三藏十二部之玄言，五宗諸祖師之妙義，亦詮不盡。縱饒盡大地衆生，同成正覺，出廣長舌，以神通力，智慧力，塵說剎說，熾然說，無間說，又豈能盡。良以淨土本不思議故也。試觀華嚴大經，王於三藏。末後一著，歸重願王。法華奧典，妙冠羣經。聞即往生，位齊等覺。則千經萬論，處處指歸者，有由來也。文殊發願，普賢勸進，如來授記於大集，謂末法中非此莫度。龍樹簡示於婆沙，謂易行道，速出生死。則往聖前賢，人人趣曏者，豈徒然哉。誠所謂一代時教，皆念佛法門之註腳也。不但此也，舉凡六根所對一切境界，所謂山河大地，明暗色空，見聞覺知，聲香味等，何一非闡揚淨土之文字也。寒暑代謝，老病相摧，水旱兵疫，魔侶邪見，何一非提醒當人速求往生之警策也。廣說其可盡乎。言一言統攝者，所謂淨也。淨極則光通，非至妙覺，此一言豈易承當。於六即佛頌研之可知也。一句者，信願行也。非信不足以啓願，非願不足以導行，非持名妙行，不足滿所願而證所信。淨土一切經論，皆發明此旨也。一偈者，贊佛偈也。舉正報以攝依果，言化主以包徒衆。雖只八句，淨土三經之大綱盡舉也。一書者，淨土十要也。字字皆末法之津樑，言言爲蓮宗之寶鑑。痛哭流涕，剖心瀝血，稱性發揮，隨機指示。雖拯溺救焚，不能喻其痛切也。舍此則正信無由生，邪見無由殄也。就中最要者惟要解。而初心入門，斷疑生信，作險道之善導，示寶所以必趣者。天如或問，妙葉直指，尤爲破堅衝銳之元勳也。須知淨土法門，具四法界。所有事相，皆事事無礙之法界也。讀而修者，切不可執理廢事。倘一執之，則事理兩喪。如人知意根最勝，而廢棄五根，則意根亦無地可立矣。唯即事以明理，由理以融事者，方可無過。所謂淨土要旨，全事即理。理事圓融，即契本體。早知師已飽餐王膳，而猶汲汲於獻芹者，不過表窮子思歸之寸忱，兼欲雪往昔謗法之愆尤也。

#### 復海曙師書

友人以時事新報徵文啓見寄。(光)企座下發揮佛祖道妙，以結法緣。座下以執心在內（一），直指見性是心非眼（二），色陰本如來藏妙真如性（三），眼入本如來藏妙真如性（四），十二處本如來藏妙真如性（五），地大周遍（六），一心二門（七）等七題，令(光)作論，而曰擬作模範。(光)幼失問學，長無所知。兼以宿業深厚，生即病目。近十餘年來，一切經論，皆不能看。但只執持佛號，懺除宿業。企其仗佛慈力，速生西方而已。何能作論，況曰擬作模範乎。其謙恭自牧，誠可嘉尚。其意見錯謬，有不堪詳言者。夫欲發揮楞嚴起信之奧，何不取法乎釋迦如來，與馬鳴菩薩，及歷代古德之注此經此論者，而反擬以(光)作者爲模範。是何異儒者欲發揮二帝三王孔孟之薪傳，不以四書五經十三經作模範，而以樵歌牧唱爲模範。織師欲織迴文古錦，不取織錦者之法則以爲模範，而取編蘆蓆者之法則以爲模範。何顛倒一至於此。雖然，人之相交，唯貴各盡其分量而已。昔有童子捧沙供佛，佛即歡喜納受。以沙乃童子力所能辦，其供之之誠，與供無上珍饈妙味，等無有異。今以(光)所易辦之沙，供之座下。固知無用，聊將其誠。倘亦用以塗地，庶可滅我罪垢，長我福田。因將七題一串穿來，儱侗論之，以塞其責。論曰，執心在內在外在中間等，乃凡夫之情見也。執心定不在內在外在中間等，亦凡夫之情見也。非直指見性是心非眼，即末顯本，指波即水之真智也。何也。以五陰，六入，十二處，十八界，七大，一一皆如來藏妙真如性，周遍法界也。若有在有不在，則非如來藏妙真如性，不周遍矣。以如來藏妙真如性，含育生佛，包括空有。世出世間，無有一法能出其外，不在其中故也。以凡情觀之，豈但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七大，皆屬生滅，皆非真如。即斷惑證真，成等正覺，亦不出生滅之外。以聖智觀之，非但斷惑證真，成等正覺，固屬真如。即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七大，全體真如。從本已來，原無一毫生滅之相可得。再進而論之，真亦不立，如本無名。一心尚不可得，有何二門之可論哉。是爲究竟真如，究竟如來藏妙真如性，究竟心。正所謂五蘊皆空，度諸苦厄，圓滿菩提，歸無所得者也。如上一番說話，乃(光)二十年前偶爾夢著者。今承其雅意，獻於座下。如曰必須分而論之，詳其文義語脈旨趣，則非(光)之衰頹心目，荒唐學業，所能辦也。請求之古德，及當代講家。自能暢座下之本懷，愜座下之素志耳。

#### 與四明觀宗寺根祺師書

接手書，並顯感利冥錄，不勝歡喜。知諦公此番講經，比前次更覺光輝。因逐一看畢，即送餘人。多有見聞，深爲詫異。私相謂曰，諦公已證聖果，關帝尚未明心。(光)聞而謂之曰，此事須從白關用心處究，則事理兩當，絕無濫聖屈賢之失。白公且置弗論。夫關帝者，在生時乃富貴不淫，貧賤不移，威武不屈之大丈夫。歿後皈依智者，願爲伽藍，護持佛法。自智者至今千三百餘年。天下叢林之主人，多有法身大士，乘願宏法者。關帝一一護持親近，豈至於今，尚有未了，而求抉擇開示於諦公。何聰明如帝君，而復愚鈍不蒙法益之如是乎。是大有說。現今時值末法，僧多敗類。只知著一件大領，即名爲僧。僧之名義事業，多多了無所知。在俗之人有信心者，縱能研究佛法，終皆下視僧侶。其不信者，見彼遊行人間，造種種業之僧，遂謂僧皆如是，佛法無益於國，有害於世。因有此種我慢邪見下劣等知見故，關帝護法心切。以京師乃天下樞機之地，高人名士，咸來蒞止。遂現身說法，請諦公之開示。祛彼在家我慢邪見之凡情，振興劣僧無慚無愧之鄙念。古人稱如來不捨穿針之福，曰如八十翁翁作舞，爲教兒孫故。(光)於關帝此舉亦然。此雖系盲猜瞎斷，若質諸關帝諦公，當皆點頭微笑，不露否否不然之聲跡矣。如上所說，且約跡論。至於關帝諦公之本，唯關帝諦公自知，(光)何能測度而評論之哉。根敏道心雖切，恐規矩不洞，不解用功法則。祈教以量力而爲，不可強勉硬撐，以致心身受病，遂難親獲法利矣。聞某某不善用心，致吐血不止，因而反成廢弛。初學人皆須以此意告之。

#### 與佛學報館書（節錄）

大覺世尊，於無量劫，剝皮爲紙，析骨爲筆，刺血爲墨，以髓爲水，流通常住法寶，普度一切衆生。佛學叢報一書，直使佛法流通中外，含識盡證一乘。但以世俗讀書，絕無敬畏。晨起則不加盥漱，登廁則不行洗濯。或置座榻，或作枕頭。夜臥而觀，則與褻衣同聚。對案而讀，則與雜物亂堆。視聖賢之語言，同破壞之故紙。漫不介意，毫無敬容。甚至書香家之婦女，花冊皆是經傳。世祿家之仆隸，揩物悉用文章。種種褻黷，難以枚舉。積弊已久，習矣不察。若不特示禍福，決定難免褻黷。未曾得益，先獲大罪。憫斯無知，須預指陳。若以愚見，皮面圖畫，可不必印。名標其傍，如常書式。中間或作伽陀，或作散文，少則數句，多則十餘。言須簡明，字須粗大。誡令視者，加意珍重，毋或褻污。大覺法王，度生妙道，敬則獲福，慢則致禍。皮裏宜用小字，詳陳此書雖名報書，實同佛經。而且首有佛菩薩像。內中之文，或錄經文，或宗經義，不同世諦語言，理宜格外敬重。再引經論傳記中敬褻經典，罪福案證。庶知好歹者，不致仍存故態，誤造惡業。此二或一冊一換，或間次一換，或永遠不換，只用一種文字，皆無不可。若換，則只可換文，不可換義。則庶乎師嚴而道尊矣。書後皮面，不可印字，以免塗污而昭敬重。西天二十一祖婆修槃頭尊者，自言往劫將證二果，因誤以杖倚壁畫佛面，遂全失之。吾謂二果尚失果位，若是凡夫，則永失人身，常處惡道無疑矣。譬如鉅富犯大辟，盡家資以贖死，貧人則立見斬首矣。事載傳燈錄二十祖闍夜多尊者章。故知褻慢，其罪非小。乾爲大父，坤爲大母，四海內外，同是同胞。清朝雖屬滿洲，畢竟同一父母。況列廟聖德，直同天高地厚，雖堯舜湯武，亦不過如是。近以兵歉疊遭，強鄰見逼，政憲更新，稍有參差。然推究皇仁，仍復如故。但以境緣不嘉，致見傾覆。今既成共和，正好一體同觀。論政體，則盛稱共和。論前清，則褒美皇仁。譬如新官上任之後，不妨豎碑立祠，以彰舊官之德。共和既成之後，二百餘年之撫育栽培，豈可頓忘。吾見第三冊中，有獨夫，專制，奴隸等語，心甚怏怏。夫吾國自開闢以來，其繼天立極，君臨天下之大聖人，亦未必不慮及此。或恐民若強悍，則號令有所不行，而反致亂亡。此聖人傳子孫之本心，豈羲農湯武，盡欲私受其利乎。以非此不足以振綱常，息爭端，亦時勢使之然也。非羲農諸聖，皆有慚德也。今人各爲公，共和郅治，亦時勢使之然也。非今人便優於羲農等諸聖也。似宜推美共和，不必苛論前清。方合共和之體，免蔑古聖之愆。佛世毗耶離國，即用此法。如來於諸經中，亦未深斥輪王世世相承之非。善乎孔子之言曰，君子之於天下也，無適也，無莫也，義之與比。義之與比者，因時適宜之謂也。夏葛而冬裘，渴飲而飢食，不可互非，亦不可專主一法。唯求其適宜，則有大利而無少弊矣。然人心不一，倘再有投稿者，帶此詞意，祈略事筆削，以歸完善。俾天下後世之閱者，佩服諸君大公之量，佛法平等之懷。所有言論，唯理是尚，毫無偏私。因茲古今來大聖大賢，無不歸心而崇事焉。世出世間之理，不出心性二字。世出世間之事，不出因果二字。衆生沉九界，如來證一乘，於心性毫無增減。其所以升沉迥異，苦樂懸殊者。由因地之修德不一，致果地之受用各別耳。闡揚佛法，大非易事。唯談理性，則中下不能受益。專說因果，則上士每厭聞燻。此書科分十門，法不一律。正好事理並進，頓漸齊驅。庶得三根普被，利鈍均益。宜將古今來由學佛得力，發之而爲大忠大孝，純義純仁之事蹟。與夫恭敬三寶，謗毀三寶之禍福。及高人淑世導俗之嘉言，戒殺放生之至論。於後數科，冊冊登載。則愚夫愚婦，有所稟承。而通方哲士，因悟理而亦欲實踐。從茲不敢搖頭掩耳，更急急於願樂欲聞也。然因果心性，離之則兩傷，合之則雙美。故夢東云，善談心性者，必不棄離於因果。而深信因果者，終必大明乎心性。此理勢所必然也。而末法衆生，根機陋劣。禪教諸法，唯仗自力，契悟尚難，何況了脫。唯有仗佛力之淨土法門，但具真信切願，縱五逆十惡，亦可永出輪迴，高預海會。此不可思議之最上乘法，宜理事並談，誡勸齊施。震海潮音，霈大法雨。破魯川輩之邪執，續蓮池等之法脈。俾普天同受佛法之益，庶大地悉感諸君之德。則法滿寰宇，世復唐虞。道通天地有形外，恩遍飛潛異類中矣。刻論佛法式微，實不在於明末。明季垂中，諸宗悉衰。萬曆以來，勃然蔚興。賢首則蓮池，雪浪，大振圓宗。天台則幽溪，蕅益，力宏觀道。禪宗幻有下四人，而天童，磬山，法遍天下。洞下則壽昌，博山，代有高人。律宗則慧云中興，實爲優波。見月繼踵，原是迦葉。而妙峯，紫柏，蓮池，憨山，蕅益，尤爲出類拔萃，末法所不多見。雖不及唐宋盛時，亦可謂佛日重輝矣。及至大清啓運，崇重尤隆。林泉隱逸，多蒙禮敬。如玉林，憨璞，木陳等。世祖遂仰遵佛制，大開方便。罷除試僧，令其隨意出家。因傳皇戒，制護戒牒，從茲永免度牒矣。佛法之衰，實基於此。在當時高人林立，似乎有益。而世宗以大權乘願，建中立極。其發揮佛祖慧命之言論，精深宏博。入藏流通者不必言。外有御制揀魔辨異錄，八卷四冊，系吾友子任氏，乞食京師，於書肆中得之，送於楊仁山，令寄東洋，附於新印大藏之內。想其書已出，好古探奇之士，試一讀之。不但於性命有益，而學識文章，當頓高十倍矣。嗚呼盛哉。世宗實爲法流震旦，皇帝中之絕無而僅有者，其君如此，則宰官僧侶，概可知矣。迨至高廟以後，哲人日稀，愚夫日多。加以頻經兵燹，則鄙敗無賴之徒，多皆混入法門。自既不知佛法，何能教徒修行。從茲日趨日下，一代不如一代。致今僧雖不少，識字者十不得一。安望其宏揚大教，普利羣生耶。由是高尚之士，除夙有大根者，但見其僧，而不知其道。厭而惡之，不入其中矣。夫流通佛法，非一朝一夕之故。須深謀遠慮，隨機設法。佛制固不可不遵，而因時制宜之道，亦不可不亟亟研求，以預防乎世變時遷，庶不至顛覆而不能致力，有如今日之佛法也。倘諸君不乘時利見，吾恐此時震旦國中，已無佛法聲跡矣。嗚呼險哉。佛法高深，非淺見所能窺。若欲深知，必須由教而入，次及禪宗，方可無弊。宋儒若周程張朱等，夙世固有靈根。奈最初所親近者，皆屬直指宗師。於一席話，一公案下，彷彿領會得個虛靈不昧，具衆理而應萬事之意義，實未徹悟自心。遂自以爲得，畫地自限，不肯前進。良由一向在義路上著腳，絕未曾真參力究也。且見宗家法法頭頭，指歸向上。因此縱看經教，亦作宗意解會，謂佛法但止如此而已。而因果罪福之實事實理，亦皆以指歸向上之意見領會。遂致瞞昧自心，撥無因果。攘人之物，以爲家寶。拾佛法之遺餘，扶儒教之門牆。又恐後生高推釋氏，因巧設方法，作盜鈴計。橫造謗議，陳其禍害。關閉後生，永不能出。又恐或不死心，遂現身說法。謂吾昔求道，亦曾旁及釋老，然皆了無所得，後反求於六經而得之，從此釋老之破綻，一一徹見矣。夫諸子誠意正心，躬行實踐，誠足爲儒門師表。但以扶持門牆之念過重，致於最宜感佩表彰之處，反掩人之長以爲短。以己之得於人者，反謂人不我若。竟使誠意正心，躬行實踐，不能圓滿完備，徹頭徹尾。噫，可哀也已。一乘居士，謂其入室操戈，喧賓奪主，其言甚確。然不詳陳其故，關里人決不肯服。宜將諸子學佛得益處，及以宗意錯會教意，因茲不信因果，不信輪迴，不唯悖佛，亦悖儒經處。及自謂求道於釋老皆不得，後於六經反得處。詳陳而明辯之。則贓證具在，不但閉關者佩服而直下出關。縱諸子復生，亦當任過自責，無從置喙強辯。從茲慧風掃蕩障翳盡，佛日重輝宇宙中矣。

#### 復濮大凡居士書

遙捧云章，實深慚愧。（不慧）幼失問學，長無所知，客路竛竮，寄食普陀。不意閣下，以宿承佛囑，乘願再來，得儒佛之心宗，窮性相之祕藏，遍參緇素，力修淨業之出格豪傑，過量大人。乃不恥下問，詢於芻蕘，而過爲謙譽，令人無地容身。設大地有縫，當即徹底深入，何敢仰答。繼思閣下學問如是之博，見地如是之高。如斯數則，義甚淺近。豈真懷疑不決哉。殆欲發起同人耳。閣下既以了知爲不知，（不慧）不妨以無知爲有知。因即據款批判，隨語剖析。非敢效老吏之斷獄，不過如課士之納卷耳。所陳菲詞，詳列後幅。其當與否，祈垂麈政。念佛雖貴心念，亦不可廢口誦。以身口意三，互相資助。若心能憶念，身不禮敬，口不持誦，亦難得益。世之舉重物者，尚須以聲相助，況欲攝心以證三昧者乎。所以大集經云，大念見大佛，小念見小佛。古德謂大聲念，則所見之佛身大。小聲念，則所見之佛身小耳。而具縛凡夫，心多昏散。若不假身口禮誦之力，則欲得一心，末由也已。實際理地，方無生滅。佛事門中，何一非生滅法乎。等覺菩薩，破四十一品無明，證四十一分祕藏，亦不出於生滅之外。是生滅乃生死之根，亦菩提之本，視其人之所用何如耳。都攝六根，淨念相繼。乃以彼背覺合塵之生滅，轉而爲背塵合覺之生滅，以期證於不生不滅之真如佛性也。念念在淨土，方可往生，乃上品往生者之身分。若執定此義，以自求上品，何善如之。若執定此義，以教中下根人，則阻人勝進不淺。何以故。以彼必以爲此法太高，遂以卑劣自居，不肯修持耳。又此念佛雖屬意識，而諸識咸具。不觀上文都攝六根乎。六根既攝，則六識將何爲乎。即轉送含藏者，亦唯此事而已。刀砍不入一段，原無可疑。以閣下將自力他力，禪宗淨宗之界限未分，致成一大疑團耳。念佛一法，乃仗佛力出三界，生淨土耳。今既不發願，亦豈有信（有真信者，必有切願）。信願全無，但念佛名，仍屬自力。以無信願，故不能與彌陀宏誓，感應道交。若見思惑盡，或可往生。若全未斷，及斷未淨盡，則業根尚在，何能即出輪迴。五祖戒，草堂青等，即是確證。須知去卻信願念佛，與宗家之參究無異。若得往生，則因果不相符契矣。蕅益云，得生與否，全由信願之有無。品位高下，全由持名之深淺。乃鐵案也。經云一心不亂，遠承前文依正功德，即是教令生信。近承上文衆生聞者，應當發願，願生彼國，即是教令發願。又況下文勸信勸願，不一而足。閣下截斷前文，止執一句，故有不貴發願之疑。又以無信願之一心，與有信願之一心，敵體同觀，故有刀砍不入，豈非純一，何以無願不得往生之疑。又念佛之外，第二念，夾雜，難以枚舉。舉其正者，如求大徹大悟，得大總持等。非指發願爲第二念，爲夾雜也。須知淨土一法，以信願行三法爲宗。行如車牛，願如御者，信如前導。導與御者，正成就其車牛之進趣耳。是以朝暮必須向佛發願。又不念佛時，亦不可泥。縱令一念萬年，不妨日有起止。若謂有不念時，有發願時，便成間斷夾雜，便難成辦。試問此一心念者，亦曾見色聞聲，著衣喫飯，舉手動足，與否。若有，彼既不間斷夾雜，此何獨間斷夾雜。若無，除非法身大士。然法身大士，端居一處，而現身塵剎。其間斷夾雜，將不勝其多矣。心具衆理，應萬事，豈止佛願同時而已。約常途修持，發願當在朝暮。亦有念佛一進畢，即發願者。閣下深通性相，謂佛念，求生念，不能兩具，似於事事無礙之圓理，未能徹信。又謂有則此念當剖爲二，一半歸佛，一半歸願，如此，一人應成兩佛。閣下於日用之中，眼見色時，耳鼻舌身意，便不聞聲及緣法等耶。若一時並行不悖，何獨於此而疑之。須知一念心體，其用無量。八識非一心之體用乎，彼既不成八佛，此何以成兩佛也耶。平生絕無信願者，臨終決定難仗佛力。既云善惡俱時頓現，且無論阿彌陀佛四字不現者，不得往生。即現，亦不得往生。何以故。以不願生故。以不求佛，因不得蒙佛接引故。華嚴經云，假使惡業有體相者，十方虛空不能容受。古德云，如人負債，強者先牽。心緒多端，重處偏墜。今善惡皆現，由無信願，便不能奈惡業何矣。須知仗自力，則惡業有一絲毫，便不能出離生死，況多乎哉。又無信願，念至一心，無量無邊之中，或可有一二往生。決不可以此爲訓，以斷天下後世一切人往生淨土之善根。何以故。以能仗自力，念至業盡情空，證無生忍者，舉世少有一二。倘人各依此行持，置信願而不從事。則芸芸衆生，永居苦海，無由出離，皆此一言爲之作俑也。而其人猶洋洋得意，以爲吾言甚高。而不知其爲斷佛慧命，疑誤衆生之狂言也。哀哉（世間善業，不出輪迴，若對信願具足之往生淨業，則彼善業，仍屬惡業）。淨土一法，須另具隻眼，不得以常途教義相例。使如來不開此法，則末世衆生之了生死者，不可得而見之矣。蕅益大師，彌陀要解，理事各臻其極，爲自有此經以來之第一註解。當以之爲的，則他日往生品位，咸不得與閣下齊肩矣。古人修行，皆能證道。今人修行，少見明心。豈人根之不等耶，抑亦敬慢之所致耳。歷觀傳記高人，咸皆視經像如視活佛。其敬畏之跡，雖忠臣之奉聖主，孝子之讀遺囑，何能彷彿一二。因其恭敬之極，故能斷惑證真，超凡入聖。觀於二祖立雪，程門立雪，可見矣。今人視佛像如土木，視佛經如故紙。縱有信心，讀誦受持，亦不過供其口頭滑利而已，有何實益之可論也。雖種遠因，而褻慢之罪，有不堪設想者。願閣下以博學宏詞，提倡佛法時，必須常以此普利一切。則法門幸甚，衆生幸甚。

#### 復泰順謝融脫居士書一

吾有知乎哉，無知也，有鄙夫問於我，空空如也，我叩其兩端而竭焉。此聖人以己之心無念慮，而隨機說法示人也。斷斷不可會作謙詞。夫聖人之心，猶如明鏡。空空洞洞，了無一物，有何所知。鄙夫致問，如胡來漢來。叩兩端而竭，如胡現漢現。叩字，義當作即。兩端者，所問與其機也。而竭焉者，恰恰合宜，無過無不及也。即佛門所謂契理契機之謂也。若唯契於理，而不契機，於彼無益，便成閒言語矣。如問仁，問孝，問政等，所問是同，而所答各異。乃即彼之機，答彼之問，看孔著楔，對病發藥，恰恰合宜，了無一毫機教不投之弊。若非心空如鏡，安能使之若是乎。講章以空空屬於鄙夫，可謂枉讀聖賢書矣。孔子之心，至誠無妄，故曰空空如也。顏子去聖一等，雖未能究竟無妄，而其妄亦無幾何，故亦得屢至於空。三月不違，即是其事。故夫子許之以庶。若以爲簞食瓢飲屢至空乏，而不改其樂，故許以庶。則是捨本逐末，大失聖人因機定評之至論也。至於子貢貨殖，乃隨類論及，何可以令其針鋒相對。聖人因人論人，豈效後世做試帖詩，必須對得恰好，方爲合格乎。然此乃以閣下志慕佛法，不妨將聖人之心，隨機指點。若向三家村裏訓蒙，當以朱注是守。否則守文之徒，謗焰四起。不但不能知聖人之心，反因之毀謗佛法，由是永沉苦海。大失聖人叩兩端而竭焉之深旨矣。

#### 復泰順謝融脫居士書二

得手札。知閣下尚未圓具，及貴宅貴鄉佛法流通之象，喜不自勝。雖然，吾於喜中，不無大憂。何以言之。夫佛法者，乃九法界公共之法。無一人不當修，亦無一人不能修。持齋念佛者多，推其效則法道興隆，風俗淳善。此則唯恐其不多，愈多則愈美也。至於出家爲僧，乃如來爲住持法道，與流通法道而設。若其立向上志，發大菩提，研究佛法，徹悟自性。宏三學而偏贊淨土，即一生以頓脫苦輪。此亦唯恐不多，多多則益善也。若或稍有信心，無大志向。欲藉爲僧之名，遊手好閒，賴佛偷生。名爲佛子，實是髡民，即令不造惡業，已是法之敗種，國之廢人。倘或破戒造業，貽辱佛教。縱令生逃國法，決定死墮地獄。於法於己，兩無所益。如是則一尚不可，何況衆多。古人謂出家乃大丈夫之事，非將相所能爲，乃真語實語。非抑將相而揚僧伽也。良以荷佛家業，續佛慧命，非破無明以復本性，宏法道以利衆生者，不能也。今之爲僧者，多皆鄙敗無賴之徒。求其悠悠泛泛，持齋念佛者，尚不多得。況能荷家業而續慧命乎。今之佛法，一敗塗地者，以清世祖不觀時機，仰遵佛制。革前朝之試僧，永免度牒，令其隨意出家，爲之作俑也。夫隨意出家，於上士則有大益，於下士則大有損。倘世皆上士，則此法固於法道有益。而上士如麟角，下士如牛毛。益暫得於當時（清初至乾隆年間，善知識如林，故有益），禍廣覃於後世。致今污濫已極，縱有知識欲一整頓，無從措手。可不哀哉。以後求出家者，第一要真發自利利他之大菩提心，第二要有過人天姿，方可剃落。否則不可。至若女人有信心者，即令在家修行，萬萬不可令其出家。恐其或有破綻，則污敗佛門不淺矣。男若真修，出家更易。以其參訪知識，依止叢林也。女若真修，出家反難。以其動輒招世譏嫌，諸凡難隨己意也。如上揀擇剃度，不度尼僧，乃末世護持佛法，整理法門之第一要義。祈與令師及一切相識之僧，剴切言之，則其功德無量無邊矣。至禱至禱。

#### 復鄧伯誠居士書一

相晤已來，忽滿六年。不但星霜屢更，即國曆已非其舊。世相無常，誠可嘆悼。接手書，知不廢淨業，洵足嘉美。而云身心不安之至，爲境遇不嘉，致不安耶。抑或疾病纏綿，致不安耶。若境遇不嘉者，當作退一步想。試思世之勝我者固多，而不如我者亦復不少。但得不飢不寒，何羨大富大貴。樂天知命，隨遇而安。如是則尚能轉煩惱成菩提，豈不能轉憂苦作安樂耶。若疾病纏綿者，當痛念身爲苦本，極生厭離，力修淨業，誓求往生。諸佛以苦爲師，致成佛道。吾人當以病爲藥，速求出離。須知具縛凡夫，若無貧窮疾病等苦，將日奔馳於聲色名利之場，而莫之能已。誰肯於得意烜赫之時，回首作未來沉溺之想乎。孟子曰，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亂其所爲，所以動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故知天之成就人者多以逆，而人之祗承天者宜順受也。然孟子所謂大任，乃世間之爵位，尚須如此憂勞，方可不負天心。何況吾人以博地凡夫，直欲上承法王覺道，下化法界有情。倘不稍藉挫折於貧病，則凡惑日熾，淨業難成。迷昧本心，永淪惡道。盡未來際，求出無期矣。古德所謂不經一番寒徹骨，爭得梅花撲鼻香者，正此之謂也。但當志心念佛以消舊業，斷不可起煩躁心，怨天尤人，謂因果虛幻，佛法不靈。須知吾人自無始以來，所作惡業，無量無邊。華嚴經謂假使惡業有體相者，十方虛空，不能容受。豈泛泛悠悠之修持，便可消盡也。所以釋迦彌陀兩土教主，痛念衆生無力斷惑，特開一仗佛慈力，帶業往生之法門。其宏慈大悲，雖天地父母，不能喻其恆河沙分之一。只宜發慚愧心，發懺悔心，自可蒙佛加被，業消身安耳。若病苦至劇，不能忍受者，當於朝暮念佛迴向外，專心致志，念南無觀世音菩薩。觀音現身塵剎，尋聲救苦。人當危急之際，若能持誦禮拜，無不隨感而應，即垂慈佑，令脫苦惱而獲安樂也。念佛一法，乃至簡至易，至廣至大之法。必須懇切志誠之極，方能感應道交，即生親獲實益。若懶惰懈怠，毫無敬畏，雖種遠因，而褻慢之罪，有不堪設想者。縱令得生人天，斷難高預海會。至於佛像當作真佛看，不可作土木銅鐵等看。經典乃三世諸佛之師，如來法身舍利，亦當作真佛看，不可作紙墨等看。對經像時，當如忠臣之奉聖主，孝子之讀遺囑。能如是，則無業障而不消，無福慧而不足矣。現今士大夫學佛者多，然率皆讀其文，解其義，取其供給口頭，以博一通家之名而已。至於恭敬志誠，依教修持者，誠爲難得其人。餘常謂欲得佛法實益，須向恭敬中求。有一分恭敬，則消一分罪業，增一分福慧。有十分恭敬，則消十分罪業，增十分福慧。若無恭敬而致褻慢，則罪業愈增，而福慧愈減矣。哀哉。凡遇知交，當諄諄以此意告之，乃莫大之法施也。淨土法門若信得及，何善如之。若己智有不了，即當仰信諸佛諸祖誠言，斷不可有一念疑心，疑則與佛相背，臨終定難感通矣。古人謂淨土法門，唯佛與佛乃能究盡。登地菩薩，不能知其少分。夫登地大士，尚不全知。豈可以博地凡夫，妄生臆斷乎。若欲研究，當看淨土十要。此書乃蕅益大師於淨土諸書中，採其菁華，妙契時機，最爲第一。其開首彌陀要解，自佛說此經以來，爲西天東土中，絕無而僅有之註解也。宜恪遵守，不可忽略。今之聰明人，雖學佛法，以未親近具眼善知識，率皆專重理性，撥棄事修及與因果。既撥事修因果，並理性而失之。所以每有才高等輩，詞驚鬼神，究其行爲，與市井無知無識者無異。其病根皆由撥事修因果之所致也。俾上智者徒生憐愍，下愚者依樣妄爲。所謂以身謗法，罪過無量。法苑珠林一書（一百卷，常州天寧寺訂作三十本，蘇州瑪瑙經房訂作廿四本，瑪瑙經房板殘傷模糊，天寧寺板系新刻），詳談因果，理事並進。事蹟報應，歷歷分明。閱之令人不寒而慄。縱在暗室屋漏，常如面對佛天，不敢稍萌惡念。上中下根，皆蒙利益。斷不至錯認路頭，執理廢事，歸於偏邪狂妄之弊。夢東所謂善談心性者，必不棄離於因果。深信因果者，終必大明乎心性。此理勢所必然也。夢東此語，乃千古不刊之至論，亦徒逞狂慧者之頂門針也。各流通處皆有，宜請而閱之，其利益當自知之，亦宜令一切知交閱之。令弟去秋復來山，亦曾以恭敬相勉，但未知伊以餘言爲是否也。

#### 復鄧伯誠居士書二

接手書，讀之令人心神暢悅。蘧伯玉行年五十，而知四十九年之非。孔子年將七十，尚欲天假之年，卒以學易，以祈乎無大過。聖賢之學，未有不在起心動念處究竟者。近世儒者，唯學詞章。正心誠意，置之不講。雖日讀聖賢書，了不知聖賢垂書訓世之意。而口之所言，身之所行，與聖賢所言所行，若明暗之不相和，方圓之不相入，遑問究及於隱微幾希之間哉。佛經教人常行懺悔，以期斷盡無明，圓成佛道。雖位至等覺如彌勒菩薩，尚於二六時中，禮十方諸佛，以期無明淨盡，圓證法身。況其下焉者乎。而博地凡夫通身業力，不生慚愧，不修懺悔。雖一念心性，與佛平等。由煩惱惡業障蔽心源，不能顯現。譬如大圓寶鏡，經劫蒙塵。不但了無光明，即銅體亦不顯現。若知即此全體塵垢之鏡，具有照天照地之光。用力磨礱，日復一日，積功不已，銅質自露。又復加功，光明漸發。光明雖發，磨礱更切，力極功純，垢盡明覆，照天照地，爲世至寶。須知此光，鏡本具足，非從磨得。若非本具，從磨得者，磨磚磨石，亦應發光。又須知此光，鏡雖本具，不磨則永無發光之日。衆生心性，亦復如是。雖則與佛平等，若不改惡修善，背塵合覺，性具功德，永不能發。以本具佛性之心識，造長劫沉淪之業苦。猶如暗室觸寶，不但不得受用，反致受其損傷，可哀也已。念佛一法，乃背塵合覺，返本歸元之第一妙法。於在家人分上，更爲親切。以在家人身在世網，事務多端。攝心參禪，及靜室誦經等，或勢不能爲，或力不暇及。唯念佛一法，最爲方便。早晚於佛前隨分隨力，禮拜持念，迴向發願。除此之外，行住坐臥，語默動靜，穿衣喫飯，一切時，一切處，皆好念。但於潔淨處，恭敬時，或出聲，或默念，皆可。若至不潔淨處（如登廁等），或不恭敬時（如睡眠洗浴等），但宜默念，不宜出聲。非此時處不可念也。睡出聲念，不但不恭敬，又且傷氣，久則成病。默念功德，與常時一樣。所謂念茲在茲，造次必於是，顛沛必於是也。居士既能發露懺悔。於淨土法門，最易相應。所謂心淨則佛土淨也。然既知非，又肯發露懺悔，必須改過遷善。若不改過遷善，則所謂懺悔者，仍是空談，不得實益。至謂欲心不貪外事，專念佛。不能專，要他專。不能念，要他念。不能一心，要他一心等。亦無奇特奧妙法則，但將一個死字，貼到額顱上，掛到眉毛上。心常念曰，我某人從無始來，直至今生，所作惡業，無量無邊。假使惡業有體相者，十方虛空，不能容受。宿生何幸，今得人身，又聞佛法。若不一心念佛求生西方，一氣不來，定向地獄鑊湯爐炭劍樹刀山裏受苦，不知經幾多劫。縱出地獄，復墮餓鬼，腹大如海，咽細如針，長劫飢虛，喉中火然，不聞漿水之名，難得暫時之飽。從餓鬼出，復爲畜生，或供人騎乘，或充人庖廚。縱得爲人，愚癡無知，以造業爲德能，以修善爲桎梏，不數十年，又復墮落。經塵點劫，輪迴六道。雖欲出離，末由也已。能如是念，如上所求，當下成辦。所以張善和，張鍾馗，臨終地獄相現，念佛數聲，即親見佛來接引往生。如是利益，一代時教，百千萬億法門之所無者。吾常曰，九界衆生離此法，上不能圓成佛道。十方諸佛舍此法，下不能普利羣萌者。此之謂也。果能生死心切，信得及，不生一念疑惑之心。則雖未出娑婆，已非娑婆之久客。未生極樂，即是極樂之嘉賓。見賢思齊，當仁不讓。豈肯因循怠忽，以致一錯而成永錯乎哉。有血性漢子，斷斷不肯生作行肉走屍，死與草木同腐矣。勉旃勉旃。又念佛固貴專一。然居士上有父母，下有妻室。分外營謀，妄希富樂，實所不應。至於分內所當爲者，亦須勉力爲之。非必屏棄一切，方爲修行也。若屏棄一切，能不缺父母妻室之養則可，否則便與孝道相背。雖曰修行，實違佛教，是又不可不知也。又須以淨土法門利益勸父母，令其念佛求生西方。若能信受奉行，臨命終時，定得往生。一得往生，直下超凡入聖，了生脫死，高預海會，親炙彌陀，直至成佛而後已。世間之孝，孰能與此等者。又若能以此普告同人，令彼各各父母，皆得往生。則化功歸己，而親與自己之蓮品，更當高增位次矣。詩云，孝子不匱，永錫爾類。欲孝其親者，宜深思而力行之。

#### 復鄧新安居士書

今春令兄來書，觀其詞意，懇摯真切，(光)因不揣固陋，略爲啓發。至四月間又來一書，其訟過自責，詢求出要，頗合克己復禮，親師取友之行。(光)閱之，不勝慶悅，因亦縷析條陳以復之。茲接居士信片，雖詞句無幾，其意亦與令兄相爲伯仲。可謂難兄難弟，天倫佛法，咸爲同氣連枝。非多劫同種善根，同修淨行，曷克臻此。今居士有所請益，(光)實難於復答。何以故，以居士所志者大，(光)之所知者小，小大不相襲，機教不相契耳。雖然，一乘實相之中，覓小大相了不可得。於此不可得中，舉大則大爲法界，一切法趣大，是趣不過。舉小則小爲法界，一切法趣小，是趣不過。(光)所知之小法，乃統包十法界一切諸法之法也。善導和尚云，若欲學解，從凡夫地，乃至佛地，一切諸法，無不當學。若欲學行，當擇其契理契機之一法，專精緻力，方能速證實益。否則經劫至劫，尚難出離。所謂契理契機之法，無過信願持佛名號，求生西方。其法備在彌陀要解，及淨土諸書中。當尋繹之，茲不多贅。須知佛法乃十法界公共之法，無一人不應修，亦無一人不能修。彼謂佛教爲棄人倫，害聖道者，皆未見顏色之瞽論也。何以言之，佛於父言慈，於子言孝，於君言仁，於臣言忠，夫唱婦隨，兄友弟恭，舉世諦之嘉言懿行，佛經無不詳陳其宿因現果，現因後果。其言慈孝等，則與儒教相同。其詳示三世因果處，則儒教便無聞焉。況其斷惑證真，及圓滿菩提，歸無所得之法乎。惜其人之未睹也。倘詳閱而深思之，則當痛哭流涕，聲震大千世界，悲昔謗佛之罪咎也。雖然，以言謗者其罪小，以身謗者其罪大。今之口談大乘，自命悟道。謂我即是佛，何必更去念佛。煩惱即是菩提，何必斷煩惱。淫怒癡即是戒定慧，何必斷淫怒癡。由是之故，出言則高於九天之上，行事則卑入九地之下。如斯之流，名爲佛怨。比之不知佛法而謗者，罪深萬倍。其曾研究佛法，非全無利益，但作未來得度之因。其以身謗法之罪，不知經幾何劫量，在三途中受諸罪苦也。居士當以研究大乘經論開圓頓解爲先導，信願持名求生西方爲正行。至於居心行事，或恐過起於不知，福消於不覺。當詳閱安士全書，及法苑珠林。自然法法頭頭，有所取則。心心念念，無或逾越矣。倘尤恐鑑察不及，當取孚佑帝君功過格著實行去，則超凡入聖，斷惑證真，於震旦國中，當推君爲第一矣。功過格乃明云谷禪師傳袁了凡者。切不可謂其落索而藐視之。令兄次書，於身心性命，大有裨益。不如是自怨自艾，斷難克己寡過。今一併寄來。亦企居士亦如令兄之自怨自艾，以期至於斷惑證真，圓滿菩提而後已也。

#### 與福建劉廷誠居士書

原夫諸佛爲一大事因緣故，出現於世。所謂大事因緣者，無非欲令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，直下成佛而已。第以衆生之根性不一，故如來之教法萬殊。是以一代時教，隨機演暢。法門雖浩若塵沙。而行人依教修持，究竟歸元，皆證即心自性。然於塵沙法門之中，求其不離事修，全彰心性，三根普被，利鈍全收。上上根不能逾其閫，下下根亦可臻其域。高超一切禪教律，統攝一切禪教律。下手易而成功高，用力少而得效速，最利末法，直出五濁者，無如淨土持名念佛之殊勝超絕也。誠所謂九界衆生離此法，上不能圓成佛道。十方諸佛舍此法，下不能普利羣生。所以千經萬論，處處指歸，往聖前賢，人人趣向。若羣星之拱北，萬水之朝東也。居士既深信念佛。若未參承淨業知識。又不廣閱淨土經論。則真信切願，從何而生。縱能執持名號，只因不求出離，便成人天因果，受享癡福。因福造業，仍沉惡道。倘再路頭不真，涉入邪見，則善因反招惡果。人天福報，亦不可得。阿鼻極苦，長劫難出。譬如入海，既無導師，又乏指南。漂流於狂波巨浪之中，茫茫不知所趣。縱能撐篙搖櫓，豈能免於沉溺。（光）少乏問學，長無所知。唯於淨土一法，頗切向往。感子之誠，今將淨土經論之最切要者略開一二，一一標其大意。若能歸而求之，則心領神會，自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不自知者，遠勝愚之喋喋也。

#### 復高邵麟居士書一

謝恩光來山，持閣下書，展讀之下，見其慕道心切，而願力宏大，誓期深入，而不肯得少爲足，欣慰無量。至於過贊（不慧），令人慚愧無似耳。閣下欲了生死大事，況復年臨知命，來日無多。又無知識益友之可親近，而不專修淨業，一心念佛。而欲泛泛然研究諸經奧義典句，似未深知淨土法門之所以然者。宜往華嚴寺借閱淨土十要，及淨土聖賢錄，息心詳閱，自知所趣。一切衆生，皆是過去父母，未來諸佛。殺而食之，何能下嚥。若知此義，即喪身失命，亦不能喫一切肉矣。然佛之教人，循循善誘。上根則令其全斷。中下則令其漸減，而遂至於全斷耳。發願文，文雖宏大。然須真實從心而發，方名爲願。否則心口相違，何名爲願。現世之願，雖亦無妨。欲生福慧子孫，須從大積陰德廣行方便中求。況閣下年當六八，續娶三妻，但止生女。即此可徵宿世現生，皆少栽培。今欲轉回天心，必須真實改過遷善。如明季袁了凡先生之篤實做去，斷未有不蒙感格而滿所願者。且勿謂吾家素寒，不能廣積陰德，大行方便。須知身口意三業皆惡，即莫大之惡。倘三業皆善，即莫大之善。至如愚人不信因果，不信罪福報應。侃侃鑿鑿，依安士全書等所說，爲其演說。令其始則漸信因果，繼則深信佛法，終則往生西方，了生脫死。一人如是，功德尚無量無邊，何況多人。然須躬行無玷，方可感化同人。自己妻女，能信受奉行，別人自能相觀而善矣。豈在資財多乎哉。但求不飢不寒，何思財發鉅萬。遺子黃金滿籯，不如教子一經。祖德若虧，便當愧死。祖業縱虧，有何所傷。而以來日無多之身，思欲頓復。徒生妄想，了無實益。且自隨緣度日，便爲樂天知命矣。健壽處世，有順無逆，世人誰不願得。然而得者甚少，不得者甚多。以宿世現生，無大栽培，無因不能得果故也。今閣下欲生西方了生死。但當願高曾祖父母等神識，仗自己自行化他修持淨業之力，即蒙佛慈接引往生，則可謂大孝尊親。其不絕先祖祀，及復祖業等，皆世間凡情所共知見之淺近境界也。況求生西方者，不可怕死。若今日即死，今日即生西方。所謂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。豈可今日要死，且不願死。既貪戀塵境，不能放下。便因貪成障，淨土之境不現，而隨業受生於善惡道中之境便現。境現，則隨業受生於善惡道中矣。往生西方，便成畫餅。故修西方人，今日死也好，再活一百二十歲死也好。一切任彼前業，不去妄生計較。倘信願真切，報終命盡，便即神超淨域，業謝塵勞。蓮開九品之花，佛授一生之記矣。又世人無子，每多廣置妾媵，不知培德節慾。如此乃是速死之法，非求子之道。此事上關風化，及與宗祀，人皆冒昧而爲，其於人之大倫，不亦有愧於衷乎。（不慧）人微德薄，百無一能。寄食普陀，苟延殘喘，不敢爲人作師。故謝恩光在先亦有此說，皆辭而不受。閣下皈依三寶，隨於本地擇其品行端方者，拜以爲師，則已得爲如來弟子矣。下次再有筆札，不得用皈依字樣。貴地既無明眼通人，(光)自愧道業未成，不敢作師，然復隨緣開示者。喻如無足之人，一步難移，安坐三叉路口。有欲直達家鄉，不知所趣者，指令得其正道，速達家鄉。而歸家之人，斷不以彼之不能行，並其言而廢之也。

#### 復高邵麟居士書二

來書言禮法華經，攝心念佛，及欲寡其過而未能，擬欲依功過格日常檢點。足見汝近來操修，實屬爲己之學，非如今人之唯欲沽名邀譽，自欺欺人之可比也。幸甚幸甚。禮誦持念，種種修持，皆當以誠敬爲主。誠敬若極，經中所說功德，縱在凡夫地，不能圓得。而其所得，亦已難思難議。若無誠敬，則與唱戲相同。其苦樂悲歡，皆屬假妝，不由中出。縱有功德，亦不過人天癡福而已。而此癡福，必倚之以造惡業。其將來之苦，何有了期。當以此意普告同儕，俾修須真修，行須實行。則其利溥矣。所立拜經規矩，理固無礙。若依事相論之，若儱侗通拜，當念南無大乘妙法蓮華經，法華會上佛菩薩。拜下想禮經偈云。真空法性如虛空，常住法寶難思議。我身影現法寶前，一心如法歸命禮。想全經放光，及經中所說佛菩薩，各各放光，照觸自身，及法界有情。若逐字禮拜，當念一心頂禮大乘妙法蓮華經某字法寶。拜某字則念某字。從如是我聞，至經盡，皆如此念。然觀想一法，大非易事。若理路不清，及心識紛亂，或致起諸魔事。但以至誠恭敬爲主，能觀則觀。否則竭誠致敬，驀直拜去，亦自功德無量。若汝所立章程，對經而拜，拜下想偈，及拜起念佛觀佛，固不若供經佛前，專一禮阿彌陀佛，爲專精一致。且勿謂緣想一佛，不如緣想多佛之功德大。須知阿彌陀佛，是法界藏身。所有十方法界諸佛功德，阿彌陀佛一佛，全體具足。如帝網珠，千珠攝於一珠，一珠遍於千珠。舉一全收，無欠無餘。若久修大士，緣境不妨寬廣。境愈寬而心愈專一。若初心末學，緣境若寬，則心識紛散。而障深慧淺，或致起諸魔事。故我佛世尊，及歷代諸祖，皆令一心專念阿彌陀佛者此也。待其念佛得證三昧，則百千法門，無量妙義，咸皆具足。古人謂已浴大海者，必用百川水。身到含元殿，不須問長安。可謂最善形容者矣。至於止惡修善，刻實檢察，雖莫善於功過格。然使心不主於誠敬，縱日記功記過，亦是虛文。功過格此間未有其書。若約予所見，但當主敬存誠，於二六時中，不使有一念虛浮怠忽之相。及與世人酬酢，唯以忠恕爲懷。則一切時，一切處，惡念自無從而起。倘或宿習所使，偶爾忽生。而誠敬忠恕在懷，自能念起即覺，覺之即失。決不至發生滋長，舉三業而隨之矣。小人之所以僞爲善而實爲惡者，意謂人不我知。不知其不知者，但止世間凡夫耳。若得道聖人，固了了悉知。而天人鬼神，雖未得道。以報得他心通，亦了了悉知。況聲聞緣覺菩薩諸佛，他心道眼，圓見三世，如視諸掌者乎。欲無知者，唯己不知則可耳。己若自知，則天地鬼神佛菩薩等，無不悉知之而悉見之矣。若知此義，雖暗室屋漏之中，不敢怠忽。人所不知之地，不敢萌惡。以天地鬼神諸佛菩薩共知。縱不知慚愧者，知此亦當慚愧無地矣。況真修實踐之士哉。故欲寡其過，先須從畏此諸聖凡悉知悉見起。見先哲於羹牆，慎獨知於衾影，猶是約世間情見而淺近言之。實則我心與十方法界，覿體吻合。由我迷故，其知局在於一身。彼十方法界聖人，徹證自心本具之法界藏心。凡法界中一切有情舉心動念，無不親知親見。何以故，以同稟真如，自他無二故。若知此義，自能戰兢惕厲，主敬存誠。初則勉力息妄，久則無妄可得矣（惡念原屬妄想，若不覺照，便成實惡。倘能覺照，則妄想滅而真心現矣）。

#### 復高邵麟居士書三

書中語語真實，欲得佛法實益。但以未知淨土法門之所以，其心願便與佛願相違。世之修持求了生死者多矣。然每每以己愚見，測度如來不思議大法。遂致北轅適越，不能了脫。今生尚無正見，況來生乎。萬一復得人身，而被今生所修之癡福所迷，安望其更加精進以求出離也耶。佛說一切大小權實法門，皆須仗己功力，斷惑證真，方出生死。若惑業有一絲毫，生死決定難出。是以從生至生，從劫至劫，展轉修持。或有力量充足，直進不退，即能了脫者。多皆旋覺忽迷，暫進久退，經塵點劫，不能出離。所以爾我今日尚爲凡夫，皆坐不知如來普被三根，至極圓頓之淨土法門故也。汝縱未親知識，亦曾誦彌陀經，無量壽經，十六觀經，及各淨土發願文，龍舒文，歸元直指。彼皆令即生往生，汝偏欲展轉來生。佛愍衆生無力斷惑，難了生死，故特開一仗佛慈力，帶業往生之橫超法門。無論斷惑與否，若具真信切願，持佛名號（此是正行），及修行衆善，迴向往生（此是助行），無一不得生者。即五逆十惡之人，臨終地獄相現，若心識不迷，聞善知識教以念佛求生西方。若念十聲，或止一聲，當下命終亦得往生（此在十六觀經下品下生章，系金口誠言）。既往生已，即已高預海會，永出輪迴。漸次進修，以圓佛果。若此逆惡罪人，不聞此不思議法，經塵點劫，難出地獄。餓鬼畜生尚難得，況欲得人身而修行了生死耶。當須髮決定心，臨終定欲往生西方。且莫說碌碌庸人之身，不願更受。即爲人天王身，及出家爲僧，一聞千悟，得大總持，大宏法化，普利衆生之高僧身，亦視之若毒荼罪藪，決定不生一念欲受之心。如是決定，則己之信願行，方能感佛。佛之誓願，方能攝受。感應道交，蒙佛接引，直登九品，永出輪迴矣。三皈五戒，爲入佛法之初門。修餘法門，皆須依此而入，況即生了脫之至簡至易，至圓至頓之不思議淨土法門耶。不省三業，不持五戒，即無復得人身之分，況欲得蓮華化生，具足相好光明之身耶。汝日暮途遠，宜從徑直之法。且專門讀誦淨土三經，及普賢行願品。研究淨土諸經註疏。若諸語錄，金剛，法華，且先置之度外。以事宜急先，心無二用故也。至於寡過一事，實爲儒佛切要工夫。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。使人謂其欲寡其過而未能。此實在意地上用功，非身口動輒有過也。在家居士，日與常人酬酢，固宜刻刻提防。否則不但意業不淨，即身口亦或污穢不淨。欲其自他兼利，莫過於多識前言往行，以存龜鑑。安士全書，實爲古今第一融通儒佛心法，詳示因果報應，及修持方法之導俗奇書。宜常翻閱，庶無疑不釋，無行不謹矣。法苑珠林，更加闊大。雖非甚深經典，然初心由淺及深，則無誤會之失。若不先悉罪福因果，便擬直探第一義諦實相妙理。或恐見地不清，錯認消息。則以迷爲悟，求升反墜矣。汝既專修淨土，宜以蓮池大師新定淨土發願文爲主（省庵語錄下卷，有此願文註解，閱之自知其妙）。汝自立四願，或兼用或不用皆可。以彼願文，事理周到，了無一義一法之滲漏。彼云法界，則包括無遺。汝云大千，校法界量，奚啻大地一塵，大海一滴。歷觀汝書，似是真實在心地上用功。然今之學者，每每專說假話，不修實行。意擬沽名邀譽以求體面，並非真實自省寡過而作是言也。此名自暴自棄，名大妄語，名不知慚愧。若非此等，則爲聖賢之徒。若帶此氣，則是下流坯，乃法之罪人，佛之逆子。有則改之，無則加勉。直心直行，方與佛合。又自既修持淨業（謂改過遷善及念佛，即生即願往生西方），亦當教一切相識者，亦修淨業。宜依龍舒文普勸門，令其隨分隨力，種此不思議善根。然既欲教人，須由親及疏。妻妾子女，忍不令得此利益乎。文王刑于寡妻，至於兄弟，以御於家邦。世出世自行化他，莫不如是。汝專求往生，晨朝十念外，凡行住坐臥，語默動靜，著衣喫飯，屙屎放尿，一切時，一切處，皆當以六字洪名，置之心口之間。但於如法時處，聲默隨宜。若大小便睡眠，則只許默念，切勿出聲。默則功德齊等，聲則不恭。睡則又加傷氣，不可不知。須知西方極樂世界，莫說凡夫不能到，即小乘聖人亦不能到。以彼系大乘不思議境界故也。小聖迴心向大即能到。凡夫若無信願感佛，縱修其餘一切勝行，並持名勝行，亦不能往生。是以信願最爲要緊。蕅益云。得生與否，全由信願之有無。品位高下，全由持名之深淺。乃千佛出世不易之鐵案也。能信得及，許汝西方有分。（彌陀經，無量壽經，觀無量壽佛經，亦名十六觀經，此名淨土三經，加普賢行願品，名淨土四經。仿單中有淨土四經一本，其無量壽經，系魏承貫刪削，又依餘經增益，理雖有益，事實大錯，不可依從。）

#### 復高邵麟居士書四

接手書。知居士近來修持親切，自訟寡過，希聖希賢。非徒博一修行之虛名而已。欣喜無量。夫欲學佛祖了生死，須從慚愧懺悔止惡修善而來（慚愧懺悔止惡修善，即自訟寡過，克己復禮。若能自訟，自然寡過，寡過即克己之實行。既能克己，自然復禮矣）。持齋警策，意甚真切。但須腳踏實地，盡力做去。否則便成妄語中妄語。知之匪艱，行之維艱。世間多少聰明人，皆以唯說不行，了此一生。徒入寶山，空手而歸。可痛惜哉，可痛惜哉。若夫妄念滿腔，憧憧往來，朋從爾思。由未真提正念故也。倘正念真切，則朋從於專注一境之正念矣。所謂調御得法，即寇賊皆爲赤子。調御失道，雖手足亦作怨家。在凡夫地，誰無煩惱。須於平時預先提防，自然遇境逢緣，不至卒發。縱發亦能頓起覺照，令其消滅。起煩惱境，不一而足。舉其甚者，唯財色與橫逆數端而已。若知無義之財，害甚毒蛇，則無臨財苟得之煩惱。與人方便，究竟總歸自己前程，則無窮急患難求救，由惜財而不肯之煩惱。色則縱對如花如玉之貌，常存若姊若妹之心。縱是娼妓，亦作是想，生憐憫心，生度脫心。則無見美色而動欲之煩惱。夫婦相敬如賓，視妻妾爲相濟繼祖之恩人，不敢當作彼此行樂之慾具。則無徇欲滅身，及妻不能育，子不成立之煩惱。子女從小教訓，則無忤逆親心，敗壞門風之煩惱。至於橫逆一端，須生憐憫心。憫彼無知，不與計較。又作自己前生曾惱害過彼，今因此故，遂還一宿債，生歡喜心。則無橫逆報復之煩惱。然上來所說，乃俯順初機。若久修大士，能了我空。則無盡煩惱，悉化爲大光明藏。譬如刀以磨利，金以煉純。蓮因淤泥滋培，方得清淨光潔。境無自性，損益在人。三業四儀（四儀即行住坐臥），常持顏淵之四勿。五戒十善，必效曾氏之三省。暗室雖無人見，而天地鬼神咸知。念始萌乎隱微，罪福判若天淵。若能如是修省，將見舉動皆善，惡無從生矣。此實正心誠意之宏規，切勿謂釋氏瑣屑，不若儒者之簡捷也。若論念佛法門，唯以信願行三法爲其宗要。三法具足，決定往生。若無真信切願，縱有真行，亦不能生。況悠悠泛泛者哉。蕅益所謂得生與否，全由信願之有無。品位高下，全由持名之深淺。乃三世不易之常談，三根普被之妙道也。宜通身靠倒，庶親證實益耳。信願行三，十要中皆悉詳示。而第一要，彌陀要解五重玄義中，第三明宗，發揮三法，最爲精詳。其後節節段段，皆有指示，宜細參閱。此不備書。至於念佛，心難歸一。當攝心切念，自能歸一。攝心之法，莫先於至誠懇切。心不至誠，欲攝莫由。既至誠已，猶未純一，當攝耳諦聽。無論出聲默念，皆須念從心起，聲從口出，音從耳入（默念雖不動口，然意地之中，亦仍有口念之相）。心口念得清清楚楚，耳根聽得清清楚楚，如是攝心，妄念自息矣。如或猶湧妄波，即用十念記數，則全心力量，施於一聲佛號，雖欲起妄，力不暇及。此攝心念佛之究竟妙法，在昔宏淨土者，尚未談及。以人根尚利，不須如此，便能歸一故耳。（印光）以心難制伏，方識此法之妙。蓋屢試屢驗，非率爾臆說。願與天下後世鈍根者共之，令萬修萬人去耳。所謂十念記數者，當念佛時，從一句至十句，須念得分明，仍須記得分明。至十句已，又須從一句至十句念，不可二十三十。隨念隨記，不可掐珠，唯憑心記。若十句直記爲難，或分爲兩氣，則從一至五，從六至十。若又費力，當從一至三，從四至六，從七至十，作三氣念。念得清楚，記得清楚，聽得清楚，妄念無處著腳，一心不亂，久當自得耳。須知此之十念，與晨朝十念，攝妄則同，用功大異。晨朝十念，盡一口氣爲一念。不論佛數多少。此以一句佛爲一念。彼唯晨朝十念則可，若二十三十，則傷氣成病。此則念一句佛，心知一句。念十句佛，心知十句。從一至十，從一至十，縱日念數萬，皆如是記。不但去妄，最能養神。隨快隨慢，了無滯礙。從朝至暮，無不相宜。較彼掐珠記數者，利益天殊。彼則身勞而神動，此則身逸而心安。但作事時，或難記數，則懇切直念。作事既了，仍復攝心記數。則憧憧往來者，朋從於專注一境之佛號中矣。大勢至謂都攝六根，淨念相繼，得三摩地，斯爲第一。利根則不須論。若吾輩之鈍根，舍此十念記數之法，欲都攝六根，淨念相繼，大難大難。又須知此攝心念佛之法，乃即淺即深，即小即大之不思議法。但當仰信佛言，切勿以己見不及，遂生疑惑，致多劫善根，由茲中喪，不能究竟親獲實益，爲可哀也。掐珠念佛，唯宜行住二時。若靜坐養神，由手動故，神不能安，久則受病。此十念記數，行住坐臥皆無不宜。臥時只宜默念，不可出聲。若出聲，一則不恭，二則傷氣。切記切記。居士以年將半百，身系樊籠，素未參尋知識。倘欲即生了脫，但當專主淨土一門。金剛法華，且先置之度外。待淨土大通，一心已得後，再行研究不晚也。若此刻便即從事，恐智力不給，得彼失此。一法未精，二利咸失耳。揀魔辨異錄系禪宗。深通教理者尚不易知，況居士乎。凡禪宗典章，概勿研究。以禪宗意在言外，若按文解義，則錯會佛法，以善因而招惡果。釋氏稽古略，乃記事之書，而以禪宗爲主。凡屬此種言句，皆當置之勿究可也。吾常謂欲得佛法實益，須向恭敬中求。有一分恭敬，則滅一分罪業，增一分福慧。有十分恭敬，則滅十分罪業，增十分福慧。若全無恭敬，雖種遠因，其褻慢之罪，有不堪設想者。凡見一切信心人，皆須以此意告之。此係從初心至究竟之決定實義。若當作腐僧迂談，便爲自暴自棄，豈特孤負（印光），實爲孤負自己也已。

#### 與陳錫周居士書

如來出世，說法度生，原欲一切衆生，直下了生脫死，親證無上覺道而已。但以衆生根機不等，不能究竟暢佛本懷。只得隨順機宜，循循善誘。大根則稱性直談，爲說佛乘，令其即生圓證佛果。如華嚴經之善財，法華經之龍女等。次則爲說菩薩乘，緣覺乘，聲聞乘，令其漸次修習，漸次證果。又其次則爲說五戒十善，令其不墮惡道，受人天身，漸種善根。隨其所種善根大小，將來於三乘法中，隨宿善力，發諸現行。或依菩薩乘，修六度萬行，而得親證法身。或依緣覺聲聞乘，悟十二因緣及四諦法，而得斷惑證真。此諸法門，雖則大小不同，頓漸各異。然一一皆須自己修習力深，斷惑證真，方可超出輪迴，了生脫死。若三界內見思二惑，絲毫未盡。則生死根本，未能斬斷。縱令定慧力深，依舊無由解脫。如三果聖人，尚生五不還天，經許多劫，方證四果。若證四果，則生死根本，斷盡無餘。然只是小果聲聞，尚須回己所證小果，趣向如來大道。於十方世界，乘願受生，廣行六度萬行。上求佛道，下化衆生。隨己功行深淺，或漸或頓，以次證入十住，十行，十回向，十地，等覺諸位。至等覺已，再破一品無明，證一分三德，便入妙覺位而成佛矣。如來一代時教，所說法門，雖則無量無邊，其證入地位，畢竟不能超越於此。雖禪宗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，最爲圓頓直捷。然見性成佛，乃約本有法身，不涉凡聖因果修證而論。若依修證地位而言，亦與教家了無異趣。而末世之中，人根陋劣，知識鮮少，悟者尚難其人，何況實證。如來知諸衆生唯仗自力了脫之難，故於一切法門之外，特開念佛求生淨土一門。但能信願真切，即五逆十惡極重罪人，臨命終時，地獄相現。有善知識教以念佛，若能念佛十聲，或止數聲，或止一聲，亦得蒙佛慈力，接引往生。況彼修行世善，不作諸惡者乎。若是精修梵行，禪定力深，則往生品位更高，見佛聞法最速。即大徹大悟，斷惑證真之人，亦須迴向往生，以期圓證法身，速成佛果。其餘法門，小法則大根不須修，大法則小根不能修。唯茲淨土一門，三根普被，利鈍全收。上之則觀音勢至文殊普賢，不能超出其外。下之則五逆十惡，阿鼻種性，亦可預入其中。使如來不開此法，則末世衆生，欲即生了生脫死，便絕無企望矣。然此法門如是廣大，而其修法又極簡易。由此之故，非宿有淨土善根者，便難諦信無疑。不但凡夫不信，二乘猶多疑之。不但二乘不信，權位菩薩，猶或疑之。唯大乘深位菩薩，方能徹底了當，諦信無疑。能於此法深生信心，雖是具縛凡夫，其種性已超二乘之上。喻如太子墮地，貴壓羣臣。雖其才德未立，而仗王力故，感如此報。修淨土人，亦復如是。由以信願持佛名號，即能以凡夫心，投佛覺海。故得潛通佛智，暗合道妙也。欲說淨土修法，若不略陳諸法仗自力了脫之難，此法仗佛力往生之易，則不是疑法，便是疑自。若有絲毫疑心，則因疑成障。莫道不修，修亦不得究竟實益也。由是言之，信之一法，可不急急講求，以期深造其極乎哉。所言信者，須信娑婆實實是苦，極樂實實是樂。娑婆之苦，無量無邊。總而言之，不出八苦。所謂生，老，病，死，愛別離，怨憎會，求不得，五陰熾盛。此八種苦，貴極一時，賤至乞丐，各皆有之。前七種是過去世所感之果，諦思自知，不須詳說，說則太費筆墨。第八五陰熾盛苦，乃現在起心動念，及動作云爲，乃未來得苦之因。因果牽連，相續不斷。從劫至劫，莫能解脫。五陰者，即色受想行識也。色，即所感業報之身。受想行識，即觸境所起幻妄之心。由此幻妄身心等法，於六塵境，起惑造業，如火熾然，不能止息，故名熾盛也。又陰者，蓋覆義，音義與蔭同。由此五法，蓋覆真性，不能顯現。如濃云蔽日，雖杲日光輝，了無所損。而由云蔽故，不蒙其照。凡夫未斷惑業，被此五法障蔽，性天慧日，不能顯現，亦復如是。此第八苦，乃一切諸苦之本。修道之人，禪定力深，於六塵境界，了無執著，不起憎愛。從此加功用行，進證無生。則惑業淨盡，斬斷生死根本矣。然此工夫，大不容易。末世之中，得者實難。故須專修淨業，求生極樂。仗佛慈力，往生西方。既得往生，則蓮花化生，無有生苦。純童男相，壽等虛空，身無災變。老病死等，名尚不聞，況有其實。追隨聖衆，親侍彌陀。水鳥樹林，皆演法音。隨己根性，由聞而證。親尚了不可得，何況有怨。思衣得衣，思食得食。樓閣堂舍，皆是七寶所成，不假人力，唯是化作。則翻娑婆之七苦，以成七樂。至於身則有大神通，有大威力。不離當處，便能於一念中，普於十方諸佛世界，作諸佛事，上求下化。心則有大智慧，有大辯才，於一法中，遍知諸法實相，隨機說法，無有錯謬。雖說世諦語言，皆契實相妙理。無五陰熾盛之苦，享身心寂滅之樂。故經云，無有衆苦，但受諸樂，故名極樂也。娑婆之苦，苦不可言。極樂之樂，樂莫能喻。深信佛言，了無疑惑，方名真信。切不可以凡夫外道知見，妄生猜度，謂淨土種種不思議勝妙莊嚴，皆屬寓言。譬喻心法，非有實境。若有此種邪知謬見，便失往生淨土實益。其害甚大，不可不知。既知娑婆是苦，極樂是樂。應發切實誓願，願離娑婆苦，願得極樂樂。其願之切，當如墮廁坑之急求出離，又如繫牢獄之切念家鄉。己力不能自出，必求有大勢力者提拔令出。娑婆世界，一切衆生，於逆順境，起貪瞋癡，造殺盜淫，穢污本有妙覺明心，乃無底之廁坑。既造惡業，必受惡報。久經長劫，輪迴六道，乃不赦之牢獄。阿彌陀佛於往劫中，發四十八願，度脫衆生。有一願云，若有衆生聞我名號，求生我國，乃至十念，若不生者，不取正覺。阿彌陀佛誓願度生。若衆生不求接引，佛亦無可奈何。倘志心稱名，誓求出離娑婆者，無一不蒙垂慈攝受也。阿彌陀佛有大勢力，能拔娑婆無底廁坑不赦牢獄之人，直下出離其中，悉皆安置於極樂本有家鄉，令其入佛境界，同佛受用也。欲生西方，最初須有真信切願，若無真信切願，縱有修行，不能與佛感應道交，只得人天福報，及作未來得度之因而已。若信願具足，則萬不漏一。永明所謂萬修萬人去者，指信願具足者言也。既有真信切願，當修念佛正行。以信願爲先導，念佛爲正行。信願行三，乃念佛法門宗要。有行無信願，不能往生。有信願無行，亦不能往生。信願行三，具足無缺，決定往生。得生與否，全由信願之有無。品位高下，全由持名之深淺。言念佛正行者，各隨自己身分而立，不可定執一法。如其身無事累，固當從朝至暮，從暮至朝，行住坐臥，語默動靜，穿衣喫飯，大小便利，一切時，一切處，令此一句洪名聖號，不離心口。若盥漱清淨，衣冠整齊，及地方清潔，則或聲或默，皆無不可。若睡眠及裸露澡浴大小便時，及至穢污不潔之處，只可默念，不宜出聲。默念功德一樣，出聲便不恭敬。勿謂此等時處，念不得佛。須知此等時處，出不得聲耳。又睡若出聲，非唯不恭，且致傷氣，不可不知。雖則長時念佛，無有間斷。須於晨朝向佛禮拜畢，先念阿彌陀經一遍，往生咒三遍畢，即念贊佛偈，即阿彌陀佛身金色偈。念偈畢，念南無西方極樂世界大慈大悲阿彌陀佛。隨即但念南無阿彌陀佛六字，或一千聲，或五百聲，當圍繞念。若不便繞，或跪或坐或立皆可。念至將畢，歸位跪念觀音，勢至，清淨大海衆菩薩各三稱。然後念淨土文，發願迴向往生。念淨土文者，令依文義而發心也。若心不依文而發，則成徒設虛文，不得實益矣。淨土文畢，念三歸依，禮拜而退。此爲朝時功課，暮亦如之。若欲多多禮拜者，或在念佛歸位之時，則禮若干拜佛外，九稱菩薩，即作九禮。禮畢即發願迴向。或在功課念畢禮拜。隨己之便，皆無不可。但須懇切至誠，不可潦草粗率。蒲團不可過高，高則便不恭敬。若或事務多端，略無閒暇。當於晨朝盥漱畢，有佛則禮佛三拜，正身合掌念南無阿彌陀佛。盡一口氣爲一念，念至十口氣，即念小淨土文。或但念願生西方淨土中四句偈。念畢禮佛三拜而退。若無佛即向西問訊，照上念法而念。此名十念法門。乃宋慈云懺主爲王臣政務繁劇，無暇修持者所立也。何以令盡一口氣念。以衆生心散，又無暇專念。如此念時，借氣攝心，心自不散。然須隨氣長短，不可強使多念，強則傷氣。又止可十念，不可二十三十，多亦傷氣。以散心念佛，難得往生。此法能令心歸一處，一心念佛，決定往生。念數雖少，功德頗深。極閒極忙，既各有法。則半閒半忙者，自可斟酌其間而爲修持法則也。又念佛之人，必須事事常存忠恕，心心提防過愆。知過必改，見義必爲，方與佛合。如是之人，決定往生。若不如是，則與佛相反，決難感通。又舉凡禮拜讀誦大乘經典，及作一切於世於人有益之事，悉皆以此迴向西方。不可唯以念佛迴向西方，其餘功德，另去迴向世間福報，則念不歸一，便難往生。須知真能念佛，不求世間福報，而自得世間福報（如長壽無病，家門清泰，子孫發達，諸緣如意，萬事吉祥等）。若求世間福報，不肯回嚮往生，則所得世間福報，反爲下劣。而心不專一，往生便難決定矣。此念佛法門，一代時教大乘經典，盡皆讚揚。小乘經中，絕不提起。有不通教理者，斥爲小乘。乃無知邪說，不可聽從。又乩壇所說，多屬靈鬼依託當人之智識而作。若說世間道理，則是者尚多。若說佛法，則非己所知，妄造謠言。如金剛直解後，所附之先天古佛寶號，乃滅人慧命，瞎人正眼，極惡無比之魔話。以此施人，罪過無量矣。

#### 與心願居士書 （代友人作）

心者，一身之主，萬法之宗。順之則速成菩提，逆之則永沉生死。一切衆生，迷背本心，隨逐妄境，起貪瞋癡，造殺盜淫。輪迴於六道之中，汩沒於三界之內。久經長劫，莫能出離。汝既發心歸依三寶，爲佛弟子。須髮菩薩四宏誓願，自利利他。四宏誓願者，即衆生無邊誓願度，煩惱無盡誓願斷，法門無量誓願學，佛道無上誓願成也。須知此四宏誓願，乃三世一切諸佛誓願之本。汝於日用舉心動念，須令與此相合。若與合者，擴充令其圓滿。若不合者，斷除令其淨盡。然欲利他，先須自利。若非自己先出生死，何能度彼生死衆生。譬如溺於海者，不能救海中沉溺之人。如來所說了生死法無量無邊。唯淨土一法，下手易而成功高，用力少而得效速。若欲即生了辦，舍此末由。所謂淨土者，即生信發願，念阿彌陀佛，求生西方極樂世界也。果能信願真切，一心念佛。至臨命終時，決定蒙佛接引，往生彼國。既得往生，則俯謝凡質，高預聖流。見佛聞法，證無生忍。神通智慧，不可思議。然後乘本願輪，回入娑婆，種種方便，度脫衆生。如觀世音菩薩，應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現何身而爲說法。普令一切衆生，同出生死，同成佛道。方可圓證自己本具之妙真如心。方可究竟契合乎菩薩四宏誓願，與阿彌陀佛四十八願，及普賢菩薩十大願王也已。心願之義，如是如是。若能顧名思義，身體力行。可謂超格丈夫，火裏蓮華，如來真子，大士嫡孫矣。勉之勉之。

#### 與衛錦洲居士書（因鄰火延燒，物屋一空，其妻驚駭病故，遂心神迷悶，如醉如狂）

法華經云，三界無安，猶如火宅。衆苦充滿，甚可怖畏。天之所以成就人者，有苦有樂，有逆有順，有禍有福，本無一定。唯在當人具通方眼，善體天心，則無苦非樂，無逆非順，無禍非福矣。是以君子樂天知命，上不怨天，下不尤人，隨遇而安，無往而不自在逍遙也。所以素富貴行乎富貴（素者現在也，行者優遊自得之意，富則賙濟貧窮，貴則致君澤民，盡其富貴之分，是之謂素富貴行乎富貴也），素貧賤行乎貧賤（若家無餘財，身未出仕，則守乎貧賤之節，不敢妄爲），素夷狄行乎夷狄（若盡忠被讒，貶之遠方，如云貴兩廣黑龍江等，則心平氣和，不怨君上，不恨讒人，若自己就是彼地之人一樣），素患難行乎患難（或者不但遠貶，且加之以刑，輕則楚打監牢，重則斬首分屍，或至滅門，仍然不怨君上，不恨奸黨，若自己應該如此一樣。人與之患難，尚然如是，何況天降之患難，豈有怨恨者乎。如是之人，則人愛之，天護之。或在此生，或在後世，或在子孫，決定有無窮之福報，以酬其德矣）。居士雖有好善之資，未明儒佛至理。以故一遇逆境，便發狂亂耳。今諭之曰，世間最博厚高明者，莫過天地日月。而日中則昃，月盈則食。高岸爲谷，深谷爲陵。滄海變桑田，桑田成滄海。古今最道高德備者，莫過孔子。而且絕糧於陳，被圍於匡。周遊列國，卒無所遇。只有一子，年才五十，即便死亡。幸有一孫，得綿世系。降此而下，顏淵短命，冉伯牛亦短命。子夏喪明，左丘明亦喪明。屈原沉江（屈原盡忠被讒，後以懷王被秦所留，不勝憂憤，而力無能爲，五月五日，沉於汨羅江中），子路作醢（醢音海，肉醬也。子路仕衛，衛蒯瞶與其子輒爭國，子路死於其難，遂被敵兵斬作肉醬）。天地日月，猶不能令其常然不變。大聖大賢，亦不能令其有順無逆。唯其樂天知命，故所遇無不安樂也。而且千百世後，自天子以至庶人，無不景仰。以當時現境論之，似乎非福。以道傳後世論之，則福孰有過於此者。人生世間，千思萬算，種種作爲。究到極處，不過爲養身口，遺子孫而已。然身則粗布亦可遮體，何必綾羅綢緞。口則菜羹儘可過飯，何必魚肉海味。子孫則或讀書，或耕田，或爲商賈，自可養身，何必富有百萬。且古今爲子孫謀萬世之富貴者，莫過秦始皇。吞併六國，焚書坑儒，收天下兵器以鑄大鐘，無非欲愚弱其民，不能起事。誰知陳涉一起，羣雄並作。一統之後，不上十二三年，便致身死國滅，子孫盡遭屠戮。直同斬草除根，靡有孑遺。是欲令子孫安樂者，反使其速得死亡也。漢獻帝時，曹操爲丞相，專其威權。凡所作爲，無非弱君勢，重己權，欲令自身一死，子便爲帝。及至已死，曹丕便篡。而且屍猶未殮，丕即移其嬪妾，納於己宮。死後永墮惡道，歷千四百餘年，至清乾隆間，蘇州有人殺豬出其肺肝，上有曹操二字。鄰有一人見之，生大恐怖，隨即出家，法名佛安。一心念佛，遂得往生西方，事載淨土聖賢錄。夫曹操費盡心機，爲子孫謀。雖作皇帝，止得四十五年，國便滅亡。而且日與西蜀東吳互相爭伐，何曾有一日安樂也。下此若兩晉宋齊梁陳隋，及五代之梁唐晉漢周，皆不久長。就中唯東晉最久，僅一百三年。其他或二三年，或八九年，一二十年，四五十年，即便滅亡。此乃正統。其餘竊據僞國，其數更多，其年更促。推其初心，無非欲遺子孫以富貴尊榮。究其實效，反令子孫遭劫受戮，滅門絕戶也。且貴爲天子，富有四海，尚不能令子孫世受其福。況區區凡夫，從無量劫來，所作惡業，厚逾大地，深逾大海。可保家道常興，有福無殃也耶。須知世間萬法，悉皆虛假，了無真實。如夢如幻，如泡如影，如露如電，如水中月，如空中花，如熱時焰，如乾闥婆城（梵語乾闥婆，此云尋香，乃天帝樂神。其城乃幻現非實，世俗所謂蜃樓海市即此也）。唯自己一念心性，亙古亙今，不變不壞。雖不變壞，而常隨緣。隨悟淨緣，則爲聲聞，爲緣覺，爲菩薩，爲佛。由功德有淺深，故果位有高下。隨迷染緣，則生天上，生人間，墮修羅，墮畜生，墮餓鬼，墮地獄。由罪福有輕重，故苦樂有短長。若不知佛法之人，則無可如何。汝既崇信佛法，何不由此逆境，看破世相。舍迷染緣，隨悟淨緣。一心念佛，求生西方。從茲永出六道之輪迴，高證四聖之果位。豈不是因此小禍，常享大福耶。而乃昧昧不了，如醉如狂。倘若焦思過度，或致喪身失命，則長劫難出輪迴矣。而且弱妾孤子，何以自立。本欲自利利他，反成自害害他（他謂妾與子也）。何愚癡一至於此也。經云，菩薩畏因，衆生畏果。菩薩恐遭惡果，預先斷除惡因。由是罪障消滅，功德圓滿，直至成佛而後已。衆生常作惡因，欲免惡果。譬如當日避影，徒勞奔馳。每見無知愚人，稍作微善，即望大福。一遇逆境，便謂作善獲殃，無有因果。從茲退悔初心，反謗佛法。豈知報通三世，轉變由心之奧旨乎。報通三世者，現生作善作惡，現生獲福獲殃，謂之現報。今生作善作惡，來生獲福獲殃，謂之生報。今生作善作惡，第三生，或第四生，或十百千萬生，或至無量無邊劫後，方受福受殃者，謂之後報。後報則遲早不定。凡所作業，決無不報者。轉變由心者，譬如有人所作惡業，當永墮地獄，長劫受苦。其人後來生大慚愧，發大菩提心，改惡修善，誦經念佛，自行化他，求生西方。由是之故，現生或被人輕賤，或稍得病苦，或略受貧窮，與彼一切不如意事。先所作永墮地獄長劫受苦之業，即便消滅，尚復能了生脫死，超凡入聖。金剛經所謂若有人受持此經，爲人輕賤，是人先世罪業，應墮惡道，以今世人輕賤故，先世罪業，即爲消滅，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，即轉變由心之義也。世人稍遇災殃，不是怨天，便是尤人，絕無有作償債想，生悔罪心者。須知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。種稂莠則不能得嘉穀。種荊棘則勿望收稻粱。作惡獲福者，宿世之栽培深也。若不作惡，則福更大矣。譬如富家子弟，喫喝嫖賭，揮金如土，而不即凍餒者，以其金多也。倘日日如是，縱有百萬之富，不幾年即便家敗人亡，掃地而盡矣。作善遇殃者，宿世之罪業深也。若不作善，則殃更大矣。譬如犯重罪人，未及行刑，復立小功。以功小故，未能全赦，改重爲輕。倘能日日立功，以功多且大故，罪盡赦免，又復封侯拜相，世襲爵位，與國同休。大丈夫生於世間，當具超格知見。豈可使身外之物，累壞自身。譬如金珠滿屋，強盜來搶，只宜舍之速逃，豈可守財待死。良以金珠雖貴，若比身命，猶然輕賤。既不能兩全，只可舍金珠而全身命耳。且汝財物已燒，空憂何益。惟宜隨緣度日，竭力念佛，求生西方。則盡未來際，永離衆苦，但受諸樂。如是則由此火災，成無上道。當感恩報德之不暇，何怨恨迷悶之若是耶。祈以予言詳審忖度，當即釋然解脫，如撥云霧以見天日。從茲即災殃翻爲善導，轉熱惱直下清涼矣。倘猶執迷不悟，勢必發顛發狂。則本心已喪，邪魔附體。縱令千佛出世，亦不能奈汝何矣。

#### 復泰順林介生居士書一

（不慧）爲儒未能，學佛不就。久離故鄉，欲反未能。每一省察，慚惶無地。忽接華翰，若遇故人。但書中讚譽過分，令人如臨鈇鉞耳。祈以後再有筆談，勿用此套。令兄枝芬，於七月十四日晤面。因詢居士修持家道，言其爲善益力，道念日增。但以家門不幸，令郎早夭，二孫尚幼，頗懷憂思。予聞之不禁慨然長嘆。須知逆來順受，始名樂天。修身植德，方曰儘性。世有愚人，不知夙生善惡，惟觀眼前吉凶。見作善而得禍，便謂善不當爲。作惡而得福，便謂惡不足戒。不知善惡之報，非一朝一夕之故，其所由來者漸。譬如三尺之冰，豈一朝之寒所能結。百川之泮，亦豈一日之暖所能消。切不可怨天而尤人，猶豫而退悔。宜學俞淨意之修身，袁了凡之立命。將見二孫必成佳士，麟兒屢見誕生矣。至於華嚴重建，誠屬莫大功德。然居處深山，募化維艱。只可隨緣，不宜勉強。有殿可以供佛，有寮可以安身，行道居處有所庇覆，足矣。何必多造殿宇，廣列長廊。不爲利益自他，惟取快悅俗目乎。謝友才志雖高，可惜從未一遇通人。所言自悔時過難學者，特舉業耳。不知學聖學賢之時，無過無不過。其學亦無難無易。何以言之。孔子七十，尚欲假年學易，爲免大過計耳。豈爲熟其詞義以雄筆札，得高爵者哉。十五志學，七十尚學。彼年臨四十，豈時過不能爲學耶。堯舜之道，孝弟而已矣。一日克己復禮，天下歸仁焉。聖罔念而作狂，狂克念而成聖。有何難易之可論於其間哉。予謂謝友，爲學莫善此際。有父母可以盡孝，有兄弟可以盡弟，有兒女可以教訓，有詩書可以取法，正合夫子居家爲政之道。此時不學，真是時過難學矣。縱令文章蓋世，官居一品，終是一窮微極妙之藝人，非適時力學之儒士也。因聞佛語，遂持長齋，可知宿因深厚。廢棄前功，意欲出家，可知道眼昏朦。如來說法，恆順衆生。遇父言慈，遇子言孝。外盡人倫，內消情慮，使復本有真心，是名爲佛弟子，豈在兩根頭髮上論也。況貴鄉僻居深山，知法者少。高明者以語言不通之故，皆不至其地。仗此好心，竭力學道。孝弟修而閭里感化。齋戒立而殺盜潛消。研究淨土經論，則知出苦之要道。受持安士全書，則知淑世之良謨。以淨土法門諭親，以淨土法門教子，及諸親識。正以生死事大，深宜痛恤我後。不必另擇一所，即家庭便是道場。以父母兄弟妻子朋友親戚，盡作法眷。自行化他，口勸身率，使其同歸淨域，盡出苦輪。可謂戴發高僧，居家佛子矣。宜以鄙意告之。倘聞此不加誹毀，又欲進步，路頭不決。身事暇適，不妨親至普陀來訪一番。否則但觀淨土十要，及淨土聖賢錄，自知取法，不勞更問他人矣。令兄忠厚有餘，似與此道有緣。宜勸受持安士全書，庶不虛此一晤。彌陀疏鈔，安士全書各一部，隨書帶來，以結淨緣。

#### 復泰順林介生居士書二

數載未晤，時常憶念。今秋令兄枝芬赴鄉試，持書來山，方悉居士近來操持。又言家門不幸，喪其愛子。旦夕憂思，不能置懷。予欲詳陳事理因果，以錄遺期迫，不能住宿，故略言之。今嘉平望日，徹權師至，又言居士怨尤之狀，及無知俗人謂作善獲殃，修行無益等種種邪說。予聞之悽然。恐上智者因茲惰行，下愚者敢於作惡，故不揣固陋，直詞以告。如來說經，報通三世。凡人生子，略有四因。報通三世者，第一現報。謂現在作善作惡，現生獲福獲殃。如士子習舉業，現身得功名。此凡眼能見者。第二生報。謂今生作善作惡，來生享福受罪。如祖父重斯文，子孫方發達。此則凡眼所不能見，天眼猶能見之（今生來生，皆約本人說，然隔世之事，難以喻顯，權約祖父子孫，欲人易了，不可以詞害義，至禱）。第三後報。謂今生作善作惡，至第三生，或四五六七生，或十百千萬生，或一十百千萬劫，或至無量無邊恆河沙劫，方受善惡之報。如商周之王業，實肇基於稷契弼舜佐禹之時。若三四生等，天眼猶能見之。若百千萬劫，天眼則不能見，聲聞道眼，猶能見之。若無量無邊恆河沙劫，惟如來五眼圓明者能見。尚非聲聞道眼之境，況天眼肉眼哉。知此三報之義，則作善降祥，不善降殃，聖言原自無爽。富貴貧賤壽夭窮通，天命未曾有偏。境緣之來，若鏡現像。智者但修鏡外之容，愚人徒憎鏡內之影。逆來順受，方爲樂天。不怨不尤，始可立命。子有四因者。一者報恩，二者報怨，三者償債，四者討債。報恩者，謂父母於子，宿世有恩，爲報恩故，來爲其子。則服勞奉養，生事死葬。必使生則親歡，祭則鬼享。乃至致君澤民，名垂青史，令天下後世，敬其人而並敬其親。若曾魯公，陳忠肅，王龜齡，史大成（曾陳王三公，皆宋名臣，史公清初狀元，四公皆信佛，唯忠肅悟入甚深。以前世皆爲高僧，故雖處富貴，猶能不昧本因耳），今世之孝子賢孫，皆此類也。報怨者，謂父母宿世於子有負恩處，爲報怨故，來爲其子。小則忤逆親心，大則禍延親身。生無甘旨之養，死貽九泉之辱。又其甚者，身居權要，謀爲不軌，滅門戮族，掘墳夷墓，使天下後世，唾罵其人並及其親。若王莽，曹操，董卓，秦檜等是也。償債者，子宿世負親資財，爲償債故，來爲其子。若所負者多，則可以終親之身。若所負者少，故不免半途而去。如學甫成名而喪命，商才得利而殞身。討債者，謂親宿世負子資財，爲討債故，來爲其子。小債則徒費束脩聘金延師娶妻，及種種教誨，慾望成立，而大限既到，忽爾喪亡。大債則不止如此，必致廢業蕩產，家敗人亡而後已。諦觀令子，恐是討債而來。幸所負者少，故弱冠而去。當懺悔宿業，努力勤修。天必畀汝好子，光大門戶。況孔子聖人，中年喪子。顏淵大賢，壯歲夭亡。原憲赤貧，子路殉難。夷齊餓死於首陽，伯玉窮困於衛國。將謂聖賢因修德而遭天譴耶，抑亦死生有命，富貴在天耶。但責己德之不誠，勿問天報之禍福。能如是者，五福自然臨門，六極決定避舍。謂予不信，有如皦日。須知人生世間，具足八苦。縱生天上，難免五衰。唯西方極樂世界，無有衆苦，但受諸樂。將非天以汝倡導淨土，以此無福無壽之子，爲汝作頂門一針。使汝知三界無安，猶如火宅。衆苦充滿，甚可畏懼。人命無常，速如電光。大限到來，各不相顧。一切有爲法，如夢幻泡影。於此猶不惺悟，力修淨業，則與木石無情，同一生長於天地之間矣。有血性漢子，豈肯生作走肉行屍，死與草木同腐。高推聖境，自處凡愚。遇大警策而不憤發，聞聖賢佛祖之道而不肯行。是天負人耶，抑人負天耶。祈垂慧察。

#### 與泰順林枝芬居士書一

李綱是一通方作家。以易與華嚴對論，謂其全合，是善知識不拒來學，引人入勝，就彼所知而令擴充。如孟子以齊王不忍一牛之死，推此惻隱之心，可以保民而王天下。非謂徒愛一牛而便能王天下也。是引喻，非敵論。凡讀古人文字，貴得其意，否則糟粕而已。夫華嚴乃如來自證之法。所有諸度諸位，皆是實事，皆可表法。聲聞四果，雖處法會，猶如聾啞。人天凡品，豈能知見。縱有天龍八部，皆已親證法身，爲上求下化利益有情，特現八部身耳，非實業之凡夫也。易乃立虛象以兆吉凶，順天理而導人情。是治世之常法，非出世之大道。乃倫常之儀準，非佛道之標的。然通佛法者，法法頭頭，無不是道。橫說豎說，有何軌跡。若未能徹了自心，亦效其說，如庸醫未能診脈，即效剮骨。弱羽尚難棲枝，即欲奮飛。其不自他俱殞軀命者鮮矣。今以喻明。易以父母稱爲嚴君。又古人以邑令亦稱爲君。豈父母邑令，與聖天子敵體相齊，無有高下也。又如舉一漚曰此海也，舉一塵曰此地也。知漚與塵，是海與地之少分則可。謂漚塵與海地同其深廣，同其博厚，則不可。一隙之日，即照天照地之日。一管之天，即無邊無際之天。但當出戶而瞻日，舍管而窺天。豈可謂隙之外別無有日，管之外別無有天哉。古人爲儒者道，語多類此。若即爲實說，是抑聖天子與邑令同其尊也。俾海地與漚塵同其深廣博厚也。一隙一管之天日，與無邊無際之天日，同其普遍也。是齊東野人之鄙論，非明心見性之法言也。閣下且宜持戒念佛，以儒家修持爲常法，以佛教修持爲加行。入理深談，且緩數年。欲學佛祖，先須取法聖賢。倘躬行有玷，倫常乖舛，尚爲名教罪人，何能爲佛弟子。佛教雖出世法，然遇君言仁，遇臣言忠，遇父言慈，遇子言孝，由淺而入深，下學而上達。熟讀安士全書，可以知其梗概矣。凡人改過遷善，並修淨業，惟貴真誠，最忌虛假。不可外揚行善修行之名，內存不忠不恕之心。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，如此方可希聖希賢，學佛學祖。爲名教之功臣，作如來之真子。固不在窮達緇素上論也。（不慧）之所望於閣下者，望閣下亦以望一切親知。則不負一至普陀朝禮大士，與（不慧）一得覿面，而即聞佛乘也。

#### 與泰順林枝芬居士書二

佛法至今，衰殘實甚。茫茫衆生，如盲無導。縱有一二知識爲之開示。以業深障重故，正智不開。雖聞正法，不生信向。縱生信向，亦屬浮泛。如醉如夢，了無定見。一遇邪魔外道，則如蠅逐臭，如蛾赴火。蟻聚烏合，動盈千萬。故光緒初年，關東有一混元門，每年歸依者有十餘萬人。至十一二年，以劣跡已彰，人多見惡。一年之內，尚有數萬。近有出家魔子，擬欲大得名利。於三十年前，即抄襲古人語錄中成言，改頭換面，謂是自己語錄。而此魔子，一不通宗，二不通教，三無學問。恐人或謂己無學問，何能說此。特意用許多白字以實之。令人謂爲真是大徹大悟，隨口所說，詞理超妙。其有不大恰當者，蓋因不曾讀書，不通字義之故。舉凡萬法歸心錄，六祖壇經，寒山詩中詩偈，整個錄來，換三五字而已。所有言句，盡皆如是。隨即遠近流佈，然亦無大招徠。近又得一妙法，致令善男信女，相率歸依。且道得何妙法，便能如是。以此魔子，初則妄充悟道，人未歸附。近則妄充得道，故得遠近爭赴。且自謂我所說法，令人易於得道。故一境若狂，咸相崇奉。妄充得道，須有事實，人方肯信。故肆無忌憚，隨口亂說。常爲人言，我能入定，超度亡魂，令其生天，或生淨土。能知一切亡人，或生天上，或生人間及三惡道。又知某人生西方上品，某人生中品，某人生下品。由是之故，不但愚夫愚婦，靡然從風。即不明佛理之士大夫，亦以爲實屬得道，而歸依信奉者，日見其多。縱有智者斥其狂妄，由彼邪說入人深故，了不見信。自古高僧，或古佛再來，或菩薩示現。然皆常以凡夫自居。斷無說我是佛，是菩薩者。故楞嚴經云，我滅度後，敕諸菩薩，及阿羅漢，應身生彼末法之中，作種種形，度諸輪轉。終不自言我真菩薩，真阿羅漢，泄佛密因，輕言未學。唯除命終，陰有遺付。而智者大師，實是釋迦化身。至臨終時，有問所證位次者。答曰，我不領衆，必淨六根。損己利人，但登五品。是仍以凡夫自居也。五品者，即圓教觀行位。所悟與佛同儔，圓伏五住煩惱，而見惑尚未能斷。智者臨終，尚不顯本。意欲後學勵志精修，不致得少爲足，及以凡濫聖耳。今此魔徒，妄充得道者，乃壞亂佛法，疑誤衆生之大妄語人。此大妄語之罪，甚於五逆十惡百千萬倍。其師其徒，當永墮阿鼻地獄，經佛剎微塵數劫，常受極苦，末由出離。何苦爲一時之虛名浮利，膺長劫之慘罰酷刑。名利惑人，一至於此。此魔子自謂所說之法，令人易於得道者，即是以生滅心作常住解。以不修善，不斷惡，爲不生不滅。撥無因果，墮邪見坑。此即魔子招徠徒衆，令皆得道之實際。故有平日持齋念佛之人，一親近彼，即不持齋，不念佛。其餘一切改惡遷善，知因識果，培德植福等事，概行棄置。唯止令人看一話頭。而實不知如何是看。如何是話頭。遂將古人酬機之語，令人依文解義，卜度思量。如狗子無佛性，庭前柏樹子，乾矢橛，麻三斤，七斤布衫等，一一學拆字講義者，拆而講之。謂之爲參禪，謂之爲透公案。稍微能坐，及能按文解義，便爲印證曰，某人夙根深厚，某人現行精純，故得用功不久，便已透徹。夫參禪一事，談何容易。古人如趙州諗禪師，從小出家，至八十餘歲，尚且行腳。故有頌之者曰，趙州八十猶行腳，只爲心頭未悄然。長慶坐破七個蒲團，後方開悟。湧泉四十年尚有走作。雪峯三登投子，九上洞山。此等大祖師，大徹大悟，如是之難。彼魔子之徒，一聞魔說，遂皆開悟。如前所說祖師，直是替他提鞋也無用處矣。須知祖師之悟，乃從迷至悟，一悟永悟。魔徒之悟，乃因迷入誤，一誤永誤。悟之音雖同，悟之事實反。以彼魔徒，從初發心，一無戒行，二無正智，三不知話頭是參叩自心之方便，而以按文義卜度爲參。如此參禪，盡世間聰明人，通通皆是大徹大悟之人。如人不識摩尼寶珠，見一魚目，寶而藏之，誇耀於人，謂我已得此珠。諸人亦不知何者是珠，何者魚目，遂羣聚而尋求之，各各皆得此珠。從茲發大誓願，普令貧窮同胞，皆得此珠。一朝遇見賈胡，欲得貿易多金。賈胡擲而唾之曰，何持魚目，用黷我眼。方知費盡心機，只落得慚愧欲死而已。且人之常情，縱恣則易，攝束則難。教以持齋念佛，便覺口頭失美味，身心常辛勤。魔子則曰，只要心好，何必持齋。汝本是佛，何須更念他佛。以此恰合自己懶惰懈怠，不願攝束，任意放縱之機，如囚遇赦書，慶幸無已。又進而叩其所以，則曰達摩西來，不立文字，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。汝但看一話頭，自能見性。既見性已，即名成佛。既成佛已，則一切俱空，無因無果，無修無證。一法不立，名真解脫。彼教人持齋念佛，改惡修善，畏因果，培福德者，皆不知自性之中，無一法不具，亦無一法可立。執著法相，不肯舍離。捨本逐末，無繩自縛。如是之人，名爲小乘。何可以爲知識而親近之哉。須知如來所說因果修證等法，皆是以黃葉作金，爲止小兒啼故。彼等反執爲實，則其智與小兒何異。若大丈夫，佛尚不可得，何有因果修證等法。若立一塵，便非佛法。汝但識得自己是佛，一任食肉飲酒，行盜行淫，何一法不是佛法。上天堂，下地獄，天衣天食，鑊湯爐炭，何一境不是佛境。自己即是彌陀，當處即是極樂。豈待汝鼓起妄想業識心，鼓動父母所生口，畢生終日念佛，受許多冤枉苦，求到臨命終時，往生西方。捨己求人，拋家浪走。豈非知見顛倒，錯亂修習乎。種種魔說，大抵如是。今試論曰，只要心好，何必持齋。殺彼之身，悅己之口，是好心耶，非好心耶。且兵劫之時，賊來殺人，亦當皆是好心。設殺汝時，爲感恩乎，爲懷恨乎。汝本是佛，尚不肯念他佛，何肯殺而食彼皆是過去父母未來諸佛之衆生乎。如是，則汝之心性，本來是佛。汝之行爲，原是衆生。何可未得謂得，以凡濫聖，以念他佛爲辱，以殺衆生爲榮哉。達摩西來，不立文字者，欲人徹證本體，不以徒誦語言爲事。若契本體，則文字即是本體，即解脫相。終日讀誦，依教修行，畢竟無文字相可得。如永明壽，首山念，棲賢湜，育王微等諸大老，皆盡壽讀誦。豈彼盡皆不知不立文字之旨乎。只因汝錯認不立爲廢棄，遂謂如來所說一切大小乘經，無量法門，皆是黃葉作金，哄騙小兒。若然，則迦葉，阿難，馬鳴，龍樹，永明，首山等，皆是弄黃葉漢。汝既以彼爲非，何得承嗣其法，言是禪宗。彼若果是，則汝之禪宗，便非彼之禪宗。汝的的是冒彼之名，以壞彼法之惡賊耳。且汝執著廢棄文字爲不立文字者。六祖云，只此不立，便是文字。況尚有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等八字。且此達摩西來十六字，是文字耶，非文字耶。又一切俱空，無因無果，無修無證，一法不立，名真解脫。何又立破齋謗佛，怙惡廢善，瞞因昧果，折福損德等法，而不肯令其俱空乎。上智知空而進德。下愚知空而廢善。佛祖於千百年前，早爲汝判斷停當矣。汝謗人執著善法爲捨本逐末，爲無繩自縛，爲小乘。汝執著惡法，不肯棄捨。現生當遭國憲，死後永墮阿鼻。應是棄末循本，應是即縛無縛，應是大乘矣。汝謂大丈夫佛尚不可得，何有因果修證。若立一塵，便非佛法。是佛與因果修證，皆是塵，皆不容立。而食肉飲酒行盜行淫，何得便非是塵，便皆容立。且問食肉飲酒行盜行淫之心，是佛心耶，是衆生心耶。若道是佛心，佛豈存此心，行此事耶。若道是衆生心，何得便超因果之外，便非是塵，便是佛法乎。地獄尚是佛境，當處即是西方。是則苦亦不厭，樂亦不求。無取無舍，忘憎忘愛。何得貪圖現生名利，妄企死後流芳。剽竊古人言句，改頭換面，以爲自己語錄。未得謂得，未證謂證。以凡濫聖，妄充知識。教彼許多信心男女，墮邪見坑，喪失慧命。從茲永墮惡道，欲出末由。此魔子者，究其本因，不過欲得虛名浮利，企人謂己爲大善知識而已。詳其後報，則其苦痛慘悽之狀，罄竹難書矣。可不哀哉。汝既發心念佛，當依淨土經論所說而修。如此魔子所說，乃是竊取宗門祖師之言，妄以己見誤會宗意。故其所說，皆似是而非。實與宗門道理相反，實爲佛法之怨。若被彼所誘，墮彼黨中，則難免以好心而招惡果矣。如此魔子，斷斷不可親近。當恪守淨宗列祖成規，持齋念佛，改惡修善，知因識果，植福培德。以企現生消除業障，臨終正念往生。庶不虛此一生，及親爲如來弟子耳。須知禪宗一法，名爲教外別傳。凡所提倡，意在言外。千言萬語，總皆指歸不涉因果修證凡聖生佛之法身理體。令人先悟此體，然後起彼修因證果，超凡入聖，即衆生而成佛道之事。但其酬機之語，名爲機鋒，名爲轉語。欲令人蔘而自得，故無義路。若會得，固屬大幸。若會不得，但當將此一句話，當做本命元辰，廢寢忘餐，終日竟夕，如一人與萬人敵，不敢稍有間斷放縱。一年不悟兩年參，十年不悟二十年參，一生不悟，即生生參。果真拌此深心參者，決無不悟之理。既悟之後，乃名悟道。尚須歷諸境緣，煅煉習氣。直得煩惑淨盡，方名證道。彼魔子者，乃以誤爲悟。悟尚全體是誤，何況說證。乃不知慚愧，不懼因果，竟致無量好心男女，受彼所騙，同斷善根。汝宜篤信吾言，自不被彼所陷矣。至囑至囑。

#### 復永嘉某居士昆季書

仲春一別，忽值夏令，光陰迅速，殊堪驚人。每憶二位信心真切，法眼未明，致令舍高明而取卑暗。何異棄家裏之活佛，供野外之土偶。不特自失正見，貽誚大方。即(光)亦進退咸乖，殊深慚赧耳。來書謂後有所著，隨時見貺。(光)目昏體衰，無事不親翰墨。縱因事有作，亦同集字聚葉，有何可觀。然恐孤負所期，今將以前殘羹餿飯，略盛一二。倘不嫌酸臭，亦可作反嚐嚐自性之前茅。淨土決疑論，系民國三年狄楚青居士以端甫回籍，十三期報料不足，令作一二篇以助熱鬧耳。後竟以主持無人，遂停版不出。此論文雖鄙菲，而於斷疑生信，不無少補。至於永明料簡訓釋處，須仔細參詳。若不如是信向，便成虛文。此（不慧）數十年痛心疾首者，於此以發揮之。萬不可以今人所說爲的，致孤負永明大慈悲心也。持經利益隨心論，以今人受持經典，了無敬畏而發。欲得佛法實益，須向敬畏中求，能竭誠致敬，縱究竟果德，尚能即得，況其下焉者哉。餘皆隨事而書，所謂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。但取其益，勿校其跡，自有裨益。倘以古德著作繩之，則將焚燬之不暇，何可令其一經於目哉。揀魔辨異錄文理高深，禪教融貫。系雍正十一年夏初始著，至十三年方畢。未及刊板，龍馭賓天，迨後刊時，以草書替字，鈔者不察，便許多直作本字，而錯訛便不勝其多。使世宗在世，斷斷不至如此耳。今春細校兩次，俾還本來面目。倘後因緣果就，當不負世宗一番至意矣。善導和尚系彌陀化身，有大神通，有大智慧。其宏闡淨土，不尚玄妙，唯在真切平實處，教人修持。至於所示專雜二修，其利無窮。專修謂身業專禮（凡圍繞及一切處身不放逸皆是），口業專稱（凡誦經咒，能志心迴向，亦可名專稱），意業專念。如是則往生西方，萬不漏一。雜修謂兼修種種法門，迴向往生。以心不純一，故難得益，則百中希得一二，千中希得三四往生者。此金口誠言，千古不易之鐵案也。二位當以此自利，又當以此普利一切。至於持咒一法，但可作助行。不可以念佛爲兼帶，以持咒作正行。夫持咒法門，雖亦不可思議。而凡夫往生，全在信願真切，與彌陀宏誓大願，感應道交而蒙接引耳。若不知此意，則法法頭頭，皆不思議，隨修何法，皆無不可，便成無禪無淨土，鐵牀並銅柱，萬劫與千生，沒個人依怙矣。若知自是具縛凡夫，通身業力，匪仗如來宏誓願力，決難即生定出輪迴。方知淨土一法，一代時教，皆不能比其力用耳。持咒誦經，以之植福慧，消罪業，則可矣。若妄意欲求神通，則所謂捨本逐末，不善用心。倘此心固結，又復理路不清，戒力不堅，菩提心不生，而人我心偏熾，則著魔發狂，尚有日在。夫欲得神通，須先得道，得道則神通自具。若不致力於道，而唯求乎通。且無論通不能得，即得則或反障道。故諸佛諸祖，皆嚴禁之而不許人修學焉。以世每有此種見解人，故因覼縷及之。二位令親在堂，宜以淨土法門，感應事蹟，常時解說，令其發歡喜心，信受奉行。若不以此爲孝，則縱能盡世之所謂孝者，究竟於親有何利益。大禹，大聖人也，不救於鯀之神化爲黃能（音乃平聲，即三足鱉），入於羽淵。觀此，可不惕然驚，憬然悟，以求導親之神，高預海會，親炙彌陀，以證夫即心本具之無量光壽乎。志蓮居士苦行雖好，恐淨土宗旨，有所不知。或求轉女身，及生人天樂處之心，不能徹底放下。致無邊利益，隨世間小樂而失之。亦宜常爲講說，令其志向決定耳。夫勸一人生淨土，即成就一衆生作佛。凡成佛必度無量衆生，而其功由我始，其功德利益，何可思議也哉。又自既修淨土，尚須以此法門普告一切，況妻妾子女，豈可不勸令發心，而失此巨益乎。倘天性相近，則何善如之。如稍相遠，亦須漸磨漸染，俾即遠而成近耳。此所謂深愛，所謂宏慈，舍此而爲慈愛，皆名有而實無耳。吾言不足爲輕重，略錄一二，以見其概。當詳閱淨土十要，淨土聖賢錄，樂邦文類等，則取法有地，懷疑無由矣。法苑珠林一書，詳談因果，理事並進。可治近世排因撥果，肆無忌憚等膏肓痼疾。凡有信心讀書人，皆當令閱此書。豈但有益於身心性命，實于格物致知，文章學問，大有裨益也。安士全書，亦與此同其氣類耳，文人皆不可不知。娑婆之苦，說不能盡。縱時屬昇平，仍然日在苦惱中。以衆生久習相安，遂不知耳。近來中國屢經兵燹，已是苦不堪言。而外洋各國三年大戰，人死近千萬，爲開闢第一兵劫，而戰勢尚盛，不知何所底極。靜言思之，誠堪畏懼。而彼方力求其所以剿滅他國之道。其衆生往昔惡業所招之惡報，亦何至於此極哉。今聞此說，當憤發大心，以速求往生。然後回入娑婆，普度一切。經云，菩薩畏因，衆生畏果。菩薩恐招惡果，故斷惡因。惡因斷而惡果無從而生。衆生競作惡因，至受惡果。受惡果時，不知自懺往業，又復更造惡法以爲對治，則怨怨相報，經劫不息。可不哀哉，可不畏哉。知是而不求生西方者，非夫也。

#### 復永嘉某居士書一

綜觀二十年間抉擇問學，備歷艱險。竟能從儒入佛，即俗修真。簡去自力，專宗淨土。可謂三生有幸，一道同歸者也。幸甚慰甚。夫人宿世果種善根，且無論爲學求道，可爲出世大事之前茅。即貪瞋癡等煩惱惑業，疾病顛連種種惡報，皆可以作出生死入佛法之因緣。顧其人之能自反與否耳。不能自反，且無論碌碌庸人，爲世教之所拘。即晦庵，陽明，靖節，放翁等，雖學問操持見地，悉皆奇特卓犖。然亦究竟不能徹悟自心，了脫生死。其學問操持見地，雖可與無上妙道作基。由不能自反，竟爲入道之障。可知入道之難，真難於登天矣。不執著等語，理則是，而事非博地凡夫之所能爲也。終日穿衣喫飯，侈談不執飢寒。與終日枵虛，不得杯水粒米，餓且將死，而謂人曰，吾視龍肝鳳髓，直同穢物，思之即嘔，況其下者乎。同一空談耳。今時不明教理，即參禪宗者，每多中此空解脫病。至於靜坐澄思，空境現前。不過以靜澄伏妄，偶爾發現之幻境耳。若錯認消息，生大歡喜，則喪心病狂，佛亦難醫矣。幸能體察而不執著，棄捨幻妄，卒得貫通諸法法門。可謂久歷荊棘，忽達康莊矣。末世人根陋劣，知識稀少。若不仗佛慈力，專修淨業。但承自力，參叩禪宗。不第明心見性，斷惑證真者，罕有其人。而以幻爲真，以迷爲悟，著魔發狂者，實繁有徒矣。所以永明蓮池等，觀時之機，極力主張淨土法門也。至於逐吏之譬，乃現今數年來千真萬真之確論也。興利除弊，必須推及將來畢竟結果處，方爲濟時之務。否則與斷頭腳而醫頭腳，同一覆轍。能不令人痛哭流涕長太息也耶。若夫信心真切，行願專一之問答，理雖的確，但未能發或人之信心，伸自己之主見。今代爲答曰，吾已遍研教理，普親諸聖，故能如是。豈尋常所謂研究親近者哉。何以言之。淨土法門，釋迦彌陀之所建立也。文殊普賢之所指歸也。馬鳴龍樹之所弘揚也。匡廬，天台，清涼，永明，蓮池，蕅益之所發揮倡導，以普勸夫若聖若凡或愚或智也。此諸菩薩大士，於千百年前，早已爲吾遍研藏教，特地揀出此不斷惑業，得預補處，即此一生，定出樊籠，至圓至頓，至簡至易，統攝禪教律而高出禪教律，即淺即深，即權即實，殊特超越天然妙法也。吾信仰佛祖，以古爲師。豈不如親近今時知識之爲愈乎。華嚴一經，王於三藏，末後一著，歸重願王。華藏海衆，悉證法身，咸求往生，企圓佛果。吾何人斯，敢不景從。舍爾狂心，力行斯道。功德利益，當自證知。何待遍參，方爲知法哉。

#### 復永嘉某居士書二

彌陀衷論，若經若論，皆有功於淨業行人。亦有啓後人妄作排古之端，其過殊非淺淺。當取其閉關專修之法。其所謂自匡廬創建蓮宗以來，無一識經義者，其親證三昧，唯一省一大師。皆其偏見局論，最爲輕藐古德。開我慢之道，邀來哲共遊，豈非謗法謗僧。而其所以作此說者，實欲露出自己乃親得聖師真傳，實爲淨宗第一功臣而已。至於指斥紫閣，云棲，蕅益等，適彰其少見少聞，不達如來權實法門，欲以己之一機爲準。如古德謂得鳥者網之一目，不可以一目爲網。治國者功在一人，不可以一人爲國。王耕心決欲以一目爲網，一人爲國，發而爲論，頗自矜張。猶是少年時空腹高心，不可一世之狂態。謂己掩關二期，亦有所證，斷難取信。何以言之，證三昧人，非不開議論之辯口。但心平氣和，唯理是尚。若彼所論，多皆矜己斥人，乃堅白同異辯士之言，非契理契機決定之論也。縱然有功，吾不敢向人讚歎，令其受持流通也。流通佛法，大非易事。翻譯經論，皆非聊爾從事。故譯場之中，有主譯者，譯語者，證義者，潤文者，豈敢隨自心裁，傳佈佛經。王龍舒大彌陀經，自宋至明末，人多受持。由云棲以猶有不恰當處，故此後漸就湮沒。魏承貫之學識，不及龍舒，其自任過於龍舒。因人之跡以施功，故易爲力。豈承貫超越龍舒之上耶。蓮池尚不流通王本，吾儕何敢流通魏本，以啓人妄改佛經之端。及闢佛之流，謂佛經皆後人編造，初非真實從佛國譯來者。然此經此論，若真修上士觀之，亦有大益。以但取其益，而不染其弊。若下士觀之，則未得其益，先受其損。以徒效其改經斥古之愆，不法其直捷專精之行耳。觀機設教，對症發藥。教不契機，與藥不對症等耳。敢以一二可取，而遂普令流通，以貽下士之罪愆乎。釋羣疑論，(光)昔曾請得，亦曾看過一遍。以目力不給，不能多看爲欠。若論逗機最妙之書，當以淨土十要爲冠。而彌陀要解一書，爲蕅益最精最妙之注。自佛說此經以來之注，當推第一。即令古佛再出於世，現廣長舌相，重注此經，當亦不能超出其上。況後生淺聞薄解，便欲指斥，冀其超越乎哉。以螢光而較日，多見其不知量也。惜哉王生，何苦如此。澍庵之問書皆能誦，乃他心通耳。本欲詳言其旨，以修補藏經無暇，且待異日。

#### 復永嘉某居士書三

彌陀經當依蕅益要解。衷論詮釋，多有任己見，違經旨處，不可依從。佛爲九法界衆生說法，豈可以己之智力不能，而遂斷以決無此理。其一日七日之釋，顯是以己量九法界。若如是詮，豈特彌陀一經，不能統攝羣機。一代教典之圓頓妙談，皆當以己智不能，而疑爲妄語。謗佛謗法謗僧，罪在不原。雖於下根有警發處，然傷其大體，此（印光）不敢勸人受持也。淨土法門，猶如大海。長江大河亦入，杯水滴水亦入。證齊諸佛者，尚求往生。五逆十惡者，亦預末品。何得以得一心及三昧，而拒其未得者。但取法乎上，僅得其中。自己決志求生，唯當企及於此。若謂非此決不得生，是又自立科條，不依佛說矣。淨土三經，自古流通，並行願品爲四經，豈可謂不奉爲圭臬乎。今之修淨業者，多皆不知宗旨，但依事相。與而言之，亦可云淨宗中人。奪而言之，實百有九十九，皆屬無禪無淨土。何得以此等人爲準。但以小本文簡義豐，故列於日誦。餘則隨人受持有異耳。衷論所說，有益者固多，有礙者亦復不少。若無擇法智眼，或恐未得其益，而備受其損。如一日七日十念不度等是也。受持讀誦，爲佛門始終正行。即禪宗專務參究者，亦復如是受持。如藥山，仰山，永明，首山，棲賢湜，育王微等，但以拈提向上，則有似乎撥。不知拈提向上，舉盡世間法法頭頭，皆歸本分。彼未得其門者，遂隨語生解。從茲一輩參禪者，率多藐視經教。此輩雖自名禪人，實屬法門罪人，如來逆子，何足掛齒。勸令受持讀誦，諸經無不如是，豈特金剛行願乎哉。華嚴一經，王於三藏，末後一著，歸重願王。但宜尊重華嚴，不可小視餘經。以諸大乘經，皆以實相爲經體故。華嚴之大，以其稱性直談界外大法，不攝二乘等故。法華之妙，在於會三歸一，開權顯實，開跡顯本處故。臺宗謂法華純圓獨妙，華嚴猶兼乎權（即指住行向地等覺而言）。然佛於法華贊法華爲經王，於華嚴亦然。豈後世宏經者，必須決定於五大部，分出此高彼下，不許經經偏贊乎。修禪宗者贊禪宗，修淨土者贊淨土。不如是，不能生人正信，起人景仰。但宜善會其義，不可以詞害意。孟子稱孔子生民未有之聖，然孔子見堯於羹，見舜於牆，見周公於夢，其效法企慕乎三聖者，何其至誠如是之極也。念佛人但能真切念佛，自可仗佛慈力，免彼刀兵水火。即宿業所牽，及轉地獄重報，作現生輕報，偶罹此殃。但於平日有真切信願，定於此時蒙佛接引。若夫現證三昧，固已入於聖流，自身如影，刀兵水火，皆不相礙。縱現遇災，實無所苦。而茫茫世界，曾有幾人哉。行願品義理宏闊，文字微妙。誦之令人人我衆生之執著，化爲烏有。往生淨土之善根，日見增長。理宜自行化他。但不可以未持此經，即修淨土，亦屬偏僻薄福耳。蓮池，蕅益等，亦皆極力讚揚。彌陀要解中有云，如來一代時教，唯華嚴明一生圓滿，而一生圓滿之因，末後普賢以十大願王，導歸極樂，勸進善財，及華藏海衆。噫，華嚴所稟，卻在此經，而天下古今信鮮疑多，詞繁義蝕，餘唯有剖心瀝血而已。所以無隱謂華嚴即廣本彌陀，彌陀即略本華嚴。觀二大師之言，則知看經不具圓頓眼，其孤負佛恩處多矣。（不慧）拙作，雖義有可取，不當以實千古之傑構，非一代之常文過譽，不幾以凡濫聖，置寸木於岑樓之上乎。汝前書謂揚州之行，願相隨喜，吾未曾進止。繼思汝高堂有親，室有弱妻少子，理宜在家修持，不可外面奔馳。以主人若在，外虞自然不起。倘久出不歸，不但孝教有失，或恐小人乘間，盜賊水火，皆須預計。不但揚州不可去，即普陀亦不須來。縱慾談敘，郵局代爲通知。彼此之情既達，而所費實無幾何。豈不兩得其宜乎。祈此後切勿發信，若有所敘，當於三月半後發之。揚州之行，總在四月半間。若決定又欲來山，亦當在三月半後。人皆於正香期來，不知香客過多，諸凡皆難如法。近來輪船開通，從正月至八月，皆有人來。閒時來，種種次第。忙時則諸凡皆成潦草矣。真心禮謁大士者，不可不知。佛道非深不高，非淺不大，能深能淺，始名常住，詞不達意。當云即淺即深，即小即大，法法圓通，故名常住。

#### 復永嘉某居士書四

云棲大師立法教人，皆從平實處著手。依之修持，千穩萬當。斷不至得少爲足，著魔發狂。王耕心入道之要，未能十分明了，便任意操筆，肆開大口，抹煞一切。雖有宏法之心，實任壞法之咎。此皆由不親明眼知識，及反心自問二病所致。心跳惡夢，乃宿世惡業所現之兆。然現境雖有善惡，轉變在乎自己。惡業現而專心念佛，則惡因緣爲善因緣。宿世之惡業，翻爲今世之導師。惜世人多被業縛，不能轉變。遂成落井下石，苦上加苦矣。(光)以目盲不能看經書字。今夏擬作竭誠方獲實益論，未及半而目力不堪，因茲中止。尚欲冬月專心懺悔宿業，倘能目力稍強，當續成之。又於去年應陳錫周居士修普陀山志。(光)亦以目力祈緩二三年。目明願盡五六年力，將大藏所有觀音事蹟，悉分門別類，排成賦式，詳錄本文於下。書成，刻板兩付。一存經房，一存本山。俾一切有緣，同沾大士不思議恩。若目仍如舊，則只可曰命也何如耳。大教東漸，所有派別盛衰，非讀破全藏，一聞即記者，不能。倘率爾而爲，不但不足爲佛法光，反爲佛法辱矣。十往生經，今藏無有，不須遍求。集諸經禮懺悔文，西方禮讚等，若偈若文，多是善導觀經四帖疏中之文。若將四帖疏上品往生章注詳看，方知所言觀經，只舉觀經一句，下即詳釋，非全體盡屬經文。善導觀經四帖疏，中國多年失傳，近方由東瀛請來。金陵刻板。而流傳既久，錯訛甚多。即諸經禮懺悔文，亦屬訛謬不少。四帖疏懺悔文互觀，亦可正其少分。餘者亦有依義可正之處。(光)十年前，曾一再閱而標之。雖未敢必其復彼初出之原。然亦正正者多，而正訛者少，爲自信得及耳。他心通有種種不同，且約證道者說。如澍庵無論問何書，即能一一誦得清楚，一字不錯。其人素未讀書，何以如此。以業盡情空，心如明鏡。當無人問時，心中一字亦不可得。及至問者將自己先所閱過者見問，彼雖久而不記，其八識田中，已存納此諸言句之影子（看佛經亦如此，古人謂一染識神，永爲道種，當於此中諦信）。其人以無明錮蔽，了不知覺。而此有他心通者，即於彼心識影子中，明明朗朗見之。故能隨問隨誦，一無差錯。即彼問者未見此書，亦能於餘人見者之心識中，爲彼誦之。此係以他人之心作己心用。非其心常常有如許多經書記憶不忘也。凡夫不了，將謂有許多奇特。究其實只是業消慧朗，障盡智圓耳。扶乩多是靈鬼假冒仙佛神聖。鬼之劣者，或無此通力。其優者則能知人心。故能借人之聰明智識而爲之。紀文達謂乩多靈鬼假託，餘與兄坦然扶乩，餘能詩而不能書，餘扶則詩詞敏捷，書法潦草。坦然扶則詩詞庸常，書法遒勁。所冒古人，問及集中奧竅，則云年代久遠，不復記憶，故知非真。然此鬼之靈，但能於人現知之心，借而爲用。於識田中有，現知中無者。或此義非己所知者，便不能引以示人。其去業盡情空之他心通，實有天淵之遠。但其氣分似之。又恐汝等或爲乩教所迷，故不得不引及而並言之。又宋高僧傳載僧緘往王處厚齋。處厚讀文章甚得意。因問讀何文字。處厚言此我中進士策。緘曰，風檐之下，有此從容乎。於囊中取出一編曰，此非汝策乎。處厚視之，即當日原策。處厚曰，此吾後來筆削者。緘曰，吾固知非汝原策也。因問師囊中何以有我此策。緘曰，非但此策，汝自讀書以來，乃至戲頑，一筆一畫，吾囊中一一俱有。處厚驚懼，不敢致問。澍庵但有他心通，未見其有神通。僧緘乃有他心通，而兼有大神通。能將彼心識中所現之書，現出形質以示其人。實非自己囊中存留而取出也。近來上海乩壇大開，其所開示改過遷善，小輪迴，小因果等，皆與世道人心有大裨益。至於說天說佛法，直是胡說。吾等爲佛弟子，不可排斥此法，以其有阻人遷善之過。亦不可附贊此法，以其所說佛法，皆屬臆撰，恐致壞亂佛法，疑誤衆生之愆。（印光）宿多惡業，致今生有目如盲。斷不敢隨情不依理，自誤而誤人。祈斟酌情理而行，則無弊矣。念佛十種利益，謹考淨土指歸集下卷末十種勝利，慈云懺主謂諸經具說，未知的出何經。或是約義纂集，亦未可知。前數紙中有高聲念佛，誦經及禮佛，皆有十種功德。則標之曰業報差別經。護淨經未檢，容暇時閱之。書面之文，不宜多，只宜簡而明了。多者當於書皮裏面，或於皮後另印一張。念佛迴向，不可偏廢。迴向即信願之發於口者。然迴向只宜於夜課畢，及日中念佛誦經畢後行之。念佛當從朝至暮不間斷。其心中但具願生之念，即是常時迴向。若夫依儀誦文迴向，固不得常常如是。諸大乘經，經經皆令諸衆生直成佛道。但恨人之不誠心念誦，致不得其全益耳。楞嚴五卷末，大勢至菩薩章，乃淨宗最上開示。只此一章，便可與淨土四經參而爲五。豈有文長之畏哉。君子之學爲己，乃念念叩己而自省耳。夢覺一如，唯功夫到家者方能。但於覺時操持，久之夢中自能無大走作矣。

#### 復永嘉某居士書五

自去臘至三月下旬，所接四書，及師[辰+殳]所持二位與徐君問答，並布匹食物等，足見爲法心切，愛我情深。初則企徐君來，次則閱彼所印文鈔，目似喫虧，以故遲遲其復耳。去臘之書，實得以友輔仁之義。但以推我過高，令人益加慚赧。夫人生大倫，其數唯五。謂君臣，父子，兄弟，夫婦，朋友。而父生，師教，君食，三者相等。何五倫之中，不列其師。不知師有成我之德者，則屬於父。次則誘掖獎勸，以達其材，則屬於兄。故孟子謂師也父兄也。次則麗澤互益，如二月互照，二手互援，則屬於友（朋從二月，友從二手，古文友作[又/又]。又，手也，系又之變體）。故佛門每謂尋師訪友。（印光）毫無實德，不敢爲人作師。而以友輔仁之心，固自志學以至今日，未嘗息念。而人不我諒，不但不加磋磨，或時反見棄捨。汝企吾親證三昧，又恐有負初衷，致書勸進，不遺餘力。吾自束髮受書以來，未遇此之益友。感甚愧甚。而死罪四字，乃直臣諫君激其必納之詞。施於師友，殊爲失體。（印光）宿業深重，初生半載，病目六月。號啕哭泣，除食息外，了無一刻止息。其痛苦不知其何如。幸承夙善根力，得見天日，實爲萬幸。成童受書，由宿業引發，致服韓歐闢佛之毒。繼則深自省察，自知慚愧，歸命三寶，出家爲僧。若非三寶冥垂加被，使我自省。則當今之時，久在阿鼻地獄，受諸劇苦。何能與諸君子指東話西，論自力他力，以期同證真常，誕登覺岸乎哉。其七期已滿，三昧未成，一由夙業深重，二由精神衰頹所致。然佛固不見棄於罪人，當承茲行以往生耳。十念記數，不是數息。以其從一至十，同於數息。又以蓮宗寶鑑，訛作至百千萬，恐受其病，引爲證明。目爲數息持名，斷斷不可。欲證三昧，自有佛祖所示三世不易之法。何得問我所證，方能纘步。彌陀經云，執持名號，若一日乃至若七日，一心不亂（此一日七日，乃是舉例之詞，不可執定。若是等覺根性，一念即能不亂，何待一日。若是逆惡根性，畢生亦難一心，何況七日。王耕心混上中下根爲一例，發而爲論，深自矜誇，謂爲發前人所未發，實爲上違佛祖誠言，下啓後進狂妄，令人不勝悲痛哀憐而莫之能止也）。觀經云，諸佛如來，是法界身，入一切衆生心想中，是故汝等心想佛時，是心即是三十二相，八十隨形好，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（作指心想，是指心是，觀想既是作，持誦禮拜豈不是作，舉一反三，儒者尚然，況博地凡夫，上窺佛意，何得不依圓頓妙解，而以擔板之見推測乎）。楞嚴大勢至云，都攝六根，淨念相繼，得三摩地，斯爲第一。文殊選圓通偈，謂反聞聞自性，性成無上道。今例之曰，反念念自性，性成無上道。四十二章經云，夫心者，置之一處，無事不辦。夢東云，真爲生死，發菩提心，以深信願，持佛名號，此十六字爲念佛法門一大綱宗。欲修三昧，何不於此等語句中全身靠倒。不以聖言爲量，而以我之罪業凡夫爲準，豈不顛倒之甚乎。然汝發此言，蓋亦有由。以衷論詳示省一大師所見之境，及耕心謂承彼心傳。意者必有種種不思議妙境，及口傳心受之妙訣耳。不知三昧者，華言正定，亦云正受。正定者，寂照雙融之謂。正受者，妄伏真現之謂。寂照雙融，有何境界之可得。心經云，照見五蘊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又曰，以無所得故，三世諸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楞嚴云，圓滿菩提，歸無所得。修禪定人（指四禪八定）及參禪人，以唯仗自力，不求佛加。故於工夫得力真妄相攻之時，每有種種境界，幻出幻沒。譬如陰雨將晴之時，濃云破綻，忽見日光。恍惚之間，變化不測。所有境界，非真具道眼者，不能辨識。若錯認消息，則著魔發狂，莫之能醫。念佛人以真切之信願，持萬德之洪名。喻如杲日當空，行大王路。不但魑魅魍魎，鏟蹤滅跡。即歧途是非之念，亦無從生。推而極之，不過曰，念至功純力極，則全心是佛，全佛是心，心佛不二，心佛一如而已。此理此行，唯恐人之不知，不能合佛普度衆生之願。豈祕而不傳，獨傳於汝乎。若有暗地裏口傳心受之妙訣，即是邪魔外道，即非佛法。然（印光）實有人所不得而己所獨得之訣，不妨由汝之請，以普爲天下之諸佛子告。其訣唯何，曰誠，曰恭敬。此語舉世咸知，此道舉世咸昧。（印光）由罪業深重，企消除罪業，以報佛恩。每尋求古德之修持懿範。由是而知誠與恭敬，實爲超凡入聖了生脫死之極妙祕訣。故常與有緣者諄諄言之。持經利益隨心論，雖發其端，未明其概。擬續一二萬言，歷引古德誠敬之跡，與其感應之道，並參己蕪語，發揮評論。俾閱者法戒分明，知所取捨。自不至以巨因而獲微果，與夫以善因而招惡果耳。斯言已與徐君說之。須知誠與恭敬，非唯學佛宜然。世出世間，一切諸法，欲得精一，莫不以此而爲基本。觀孟子弈秋誨弈一事，可以知矣。徐君夙具靈根，而且歷代奉佛，自出世來，即受庭訓，又經二三十年之學問閱歷，何舍高明而取卑劣，寶（印光）之文而爲之流佈也。須知宏法利生，貴識時機。今人應受之法，與所受之病，高明者不肯詳言。其所言者，縱極玄妙，多非應病之藥。或由彼妙藥，反增其病。（印光）譬如無知無識之庸醫，不但不知病原，亦且不知藥性。唯以先祖祕制之阿伽陀萬應丸，舉虛實寒熱種種諸病，皆以此藥投之。倘不懷疑，取而服之，立見全愈。即秦緩扁鵲無從措手之症，一服此藥，立見起死回生。於是有心活人濟世者，爲之廣出招帖，令有病者，同服此藥。雖知秦緩等之神妙不測，而不廣告者，以病屬宿業，有神仙不能療者，況神醫乎。至於所斷評衷論語，實屬婆心真切，與（印光）交互發明。特欲開人正眼，非是文飾（印光）。仁老評語，亦極痛切。然於王生心病，及衷論流弊，尚欠發揮。（印光）所說，多致力於此二者耳。及餘所答，皆悉圓融恰當。唯論四土一段，約理固無大礙，約事殊欠精詳。以凡聖同居，方便有餘二土，乃約帶業往生之凡夫，與斷見思惑之小聖而立，不可約佛而論。若約佛論，非但西方四土，全體寂光。即此五濁惡世，三途惡道，自佛視之，何一不是寂光。故曰毗盧遮那，遍一切處，其佛所住，名常寂光。遍一切處之常寂光土，唯滿證光明遍照之毗盧遮那法身者，親得受用耳。餘皆分證。若十信以下至於凡夫，理則有而事則無耳。欲詳知者，當細研彌陀要解論四土文。而梵網玄義，亦復具明（毗盧遮那，華言光明遍照，亦云遍一切處，乃一切諸佛究竟極果滿證清淨法身之通號。圓滿報身盧舍那佛亦然。若釋迦彌陀藥師阿閦等，乃化身佛之各別名號耳。盧舍那，華言淨滿，以其惑業淨盡，福慧圓滿，乃約智斷二德所感之果報而言）。又須知實報寂光，本屬一土。約稱性所感之果，則云實報。約究竟所證之理，則云寂光。初住初入實報，分證寂光。妙覺乃云上上實報，究竟寂光。是初住至等覺，二土皆屬分證。妙覺極果，則二土皆屬究竟耳。講者於實報則唯約分證。於寂光則唯約究竟。寂光無相，實報具足華藏世界海微塵數不可思議微妙莊嚴。譬如虛空，體非羣相，而一切諸相，由空發揮。又如寶鏡，虛明洞徹，了無一物，而復胡來胡現，漢來漢現。實報寂光，即一而二，即二而一。欲人易了，作二土說。金輪咒法所示，乃三世因果。爲獵爲僧，乃前世因果。今得爲人，福盡將墮，乃約迷不修，示前因後果。念佛閱經，悟二空理，證實相法，乃約省悟修持，示現因後果。且勿儱侗自任，謂現生便能如是。現生證實相者，非無其人。恐賢契無此善根。若不詳陳其故，或致妄期聖證，則志高而行不逮。久而久之，必致喪心病狂，未得謂得，未證謂證，求升反墜，弄巧成拙。究其結果，難免永淪惡趣。不但埋沒己靈，實爲孤負佛恩。二空理唯言悟，則利根凡夫即能。如圓教名字位中人，雖五住煩惱，毫未伏斷，而所悟與佛無二無別（五住者見惑爲一住，思惑爲三住，此二住於界內。塵沙惑無明惑共爲一住，此二住於界外）。若約宗說，則名大徹大悟。若約教說，則名大開圓解。大徹大悟，與大開圓解，不是依稀彷彿明了而已。如龐居士聞馬祖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，即向汝道，當下頓亡玄解。大慧杲聞圓悟薰風自南來，殿閣生微涼，亦然。智者誦法華，至藥王本事品，是真精進，是名真法供養如來。豁然大悟，寂爾入定。親見靈山一會，儼然未散。能如是悟，方可名大徹大悟，大開圓解。若云證實相法，則非博地凡夫之所能爲。南嶽思大禪師，智者之得法師也。有大智慧，有大神通。臨終有人問其所證，乃曰，我初志期銅輪（即十住位，破無明，證實相，初入實報，分證寂光。初住即能於百三千大千世界，示作佛身，教化衆生，二住則千，三住則萬，位位增數十倍，豈小可哉），但以領衆太早，只證鐵輪而已（鐵輪，即第十信位，初信斷見惑，七信斷思惑，八九十信破塵沙，伏無明。南嶽思示居第十信，尚未證實相法。若破一品無明，即證初住位，方可云證實相法耳）。智者大師，釋迦之化身也。臨終有問未審大師證入何位。答曰，我不領衆，必淨六根（即十信位，獲六根清淨，如法華經法師功德品所明）。損己利人，但登五品（五品，即觀行位，圓伏五住煩惱，而見惑尚未斷除）。蕅益大師臨終有偈云，名字位中真佛眼，未知畢竟付何人（名字位人，圓悟藏性，與佛同儔，而見思尚未能伏，何況乎斷。末世大徹大悟人，多多是此等身分。五祖戒爲東坡，草堂清作魯公，猶其上者。次則海印信爲朱防禦女。又次則雁蕩僧爲秦氏子檜。良以理雖頓悟，惑未伏除，一經受生，或致迷失耳。藏性，即如來藏妙真如性，乃實相之異名）。蕅益大師示居名字，智者示居五品，南嶽示居十信。雖三大師之本地，皆不可測。而其所示名字觀行相似三位，可見實相之不易證，後進之難超越。實恐後人未證謂證，故以身說法，令其自知慚愧，不敢妄擬故耳。三大師末後示位之恩，粉骨碎身，莫之能報。汝自忖度，果能越此三師否乎。若曰，念佛閱經，培植善根，往生西方之後，常侍彌陀，高預海會，隨其功行淺深，遲早必證實相。則是決定無疑之詞，而一切往生者之所同得而共證也。又金輪咒法，不許問事，唯許問善根，問法門。而末世衆生，無論有善根無善根，皆當決定專修淨土，法門亦不須問。善根有，固宜努力。無，尤當篤培。則善根亦不須問。只宜持咒，助修淨業。勿輒作法，煩瀆佛聖。倘動輒作法，若身心不恭敬，不至誠，或致起諸魔事。唯一事宜作法，而非汝等分上事。如有發心出家者，自未證道，不能觀機，上叩佛慈，冥示可否，庶無匪徒敗種混入之弊。而今之收徒者，唯恐其不多。明知爲下流，尚急急欲收，唯恐其走脫。誰肯如此抉擇。貪名利，喜眷屬，致令佛法一敗塗地，莫之能興也。至於業障重，貪瞋盛，體弱心怯，但能一心念佛，久之自可諸疾咸愈。普門品謂若有衆生，多於淫慾瞋恚愚癡，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，便得離之。念佛亦然。但當盡心竭力，無或疑貳，則無求不得。然觀音於娑婆有大因緣。於念佛外，兼持觀音名號亦可。或兼持楞嚴大悲等咒，亦無不可。至於閱經，若欲作法師，爲衆宣揚，當先閱經文，次看註疏。若非精神充足，見解過人，罔不徒勞心力，虛喪歲月。若欲隨分親得實益，必須至誠懇切，清淨三業。或先端坐少頃，凝定身心，然後拜佛朗誦，或止默閱。或拜佛後端坐少頃，然後開經。必須端身正坐，如對聖容，親聆圓音。不敢萌一念懈怠。不敢起一念分別。從首至尾，一直閱去。無論若文若義，一概不加理會。如是閱經，利根之人，便能悟二空理，證實相法。即根機鈍劣，亦可以消除業障，增長福慧。六祖謂但看金剛經，即能明心見性，即指如此看耳，故名曰但。能如此看，諸大乘經，皆能明心見性，豈獨金剛經爲然。若一路分別，此一句是甚麼義，此一段是甚麼義。全屬凡情妄想，卜度思量。豈能冥符佛意，圓悟經旨，因茲業障消滅，福慧增崇乎。若知恭敬，猶能少種善根。倘全如老學究之讀儒書，將見褻慢之罪，嶽聳淵深。以善因而招惡果，即此一輩人也。古人專重聽經，以心不能起分別故。如有一人出聲誦經，一人於旁，攝心諦聽。字字句句，務期分明。其心專注，不敢外緣一切聲色。若稍微放縱，便致斷絕，文義不能貫通矣。誦者有文可依，心不大攝，亦能誦得清楚。聽者惟聲是託，一經放縱，便成割裂。若能如此聽，比誦者能至誠恭敬之功德等。若誦者恭敬稍疏，則其功德，難與聽者相比矣。今人視佛經如故紙，經案上雜物與經亂堆。而手不盥洗，口不漱蕩，身或搖擺，足或翹舉。甚至放屁摳腳，一切肆無忌憚，而欲閱經獲福滅罪，唯欲滅佛法之魔王，爲之證明讚歎，謂其活潑圓融，深合大乘不執著之妙道。真修實踐之佛子見之，唯有黯然神傷，澘焉出涕。嗟其魔眷橫興，無可如何耳。智者誦經，豁然大悟，寂爾入定。豈有分別心之所能得哉。一古德寫法華經，一心專注，遂得念極情亡，至天黑定，尚依舊寫。侍者入來，言天黑定了，只麼還寫，隨即伸手不見掌矣。如此閱經，與參禪看話頭，持咒念佛，同一專心致志。至於用力之久，自有一旦豁然貫通之益耳。明雪嶠信禪師，寧波府城人，目不識丁。中年出家，苦蔘力究。忍人所不能忍，行人所不能行。其苦行實爲人所難能。久之大徹大悟，隨口所說，妙契禪機。猶不識字，不能寫。久之則識字矣。又久之則手筆縱橫，居然一大寫家。此諸利益，皆從不分別專精參究中來。閱經者亦當以此爲法。此老語錄，已入清藏。譚埽庵以名進士，皈依座下，爲制道行碑，有一萬餘言。閱經時，斷斷不可起分別。自然妄念潛伏，天真發現。若欲研究義理，或翻閱註疏。當另立一時，唯事研究。當研究時，雖不如閱時之嚴肅，亦不可全無恭敬。不過比閱時稍舒泰些。未能業消智朗，須以閱爲主，研究但略帶。否則終日窮年，但事研究。縱令研得如撥云見月，開門見山一樣，亦只是口頭活計。於身心性命，生死分上，毫無干涉。臘月三十日到來，決定一毫也用不著。若能如上所說閱經，當必業消智朗。三種情見，當歸於無何有之鄉矣。若不如是閱經，非但三種情見，未必不生。或恐由宿業力，引起邪見，撥無因果。及淫殺盜妄種種煩惱，相繼而興，如火熾然。而猶以爲大乘行人，一切無礙。遂援六祖心平何勞持戒之語，而諸戒俱以破而不破爲真持矣。甚矣，修行之難得真法也。所以諸佛諸祖，主張淨土者。以承佛慈力，制伏業力，不能發現耳。當以念佛爲主，閱經爲助。若法華，楞嚴，華嚴，涅槃，金剛，圓覺。或專主一經。或此六經，一一輪閱。皆無不可。而閱之之法，斷斷不可不依吾說，而苟且從事。致令不思議利益，由肆無忌憚，並分別妄情而失之。豈不哀哉。吾昔謂汝與師[辰+殳]已能徹底信向淨土法門。及觀汝問徐君諸稿，則又欲持咒，又欲研究戒學。以密咒功德，淨土中無此稱述。便中心漾漾，毫無定見。汝是何等根機，而欲法法咸通耶。其急切紛擾，久則或致失心。吾與徐君言，祈彼極力開示，以盡法門師友之誼。師[辰+殳]以密宗氣衝塵沾，皆獲解脫，淨宗無此等益。何不觀五逆十惡，臨終獄現，念佛數聲，即獲往生乎。又何不觀華嚴證齊諸佛之等覺菩薩，尚以十大願王迴向往生，以期圓滿佛果乎。若謂有勝此者，便欲廢此修彼。何不體貼佛祖千經萬論殷勤叮嚀之至意乎。刻實論之，大乘法門，法法圓妙。但以機有生熟，緣有淺深，故致益有難得與易得耳。善導，彌陀化身也。其所示專修，恐行人心志不定，爲餘法門之師所奪。歷敘初二三四果聖人，及住行向地等覺菩薩，末至十方諸佛，盡虛空，遍法界，現身放光，勸舍淨土，爲說殊勝妙法，亦不肯受。以最初發願專修淨土，不敢違其所願。善導和尚，早知後人這山看見那山高，渺無定見，故作此說。以死盡展轉企慕之狂妄偷心。誰知以善導爲師者，尚不依從。則依從之人，殆不多見。豈夙世惡業所使，令於最契理契機之法，覿面錯過，而作無禪無淨土之業識茫茫，無本可據之輪迴中人乎，哀哉。吾以汝究學心切，若常致書通問，彼此皆爲煩擾。因問師[辰+殳]有無教乘法數等書，令請去，則有處查閱。翻譯名義，系釋梵語名義之書。釋氏稽古略，系載歷代佛門事蹟之書。閱藏知津，系標示大藏經論語錄及諸著述大意之書。龍藏匯記，即是清藏目錄。此諸書皆不可不有。有此諸書，如一師相隨，有問即答。未斷煩惑之人，須依事懺。懇切極處，不思議妙理，徹底圓彰。若舍事說理，只成得一個畫餅利益。說時則有，用時則無。又高僧傳初二三四集，居士傳，比丘尼傳，善女人傳，淨土聖賢錄，皆記古德之嘉言懿行。閱之，自有欣欣向榮之心，斷不至有得少爲足，與卑劣自處之失。宏明集，廣宏明集，鐔津文集，折疑論，護法論，三教平心論，續原教論，一乘決疑論，皆護教之書。閱之，則不被魔外所惑，而摧彼邪見城壘矣。此等諸書，閱之，能令正見堅固，能與經教互相證明。且勿謂一心閱經，置此等於不問。則差別知見不開，遇敵或受挫辱耳。汝書所陳，有未標示者，若能詳細體察，其意固自彰彰。又二空，即我空法空。我空者，謂於五陰色受想行識中，了知若色若心（色即色法，下四即心法），悉皆因緣和合而生，因緣別離而滅，了無主宰之實我可得。法空者，於五陰法，了知當體全空。心經照見五蘊皆空，即是其義。只此法空之理，即是實相。由破無明，證實相，故曰度一切苦厄也。實相者，法身理體，圓離生滅斷常空有等相，而爲一切諸相之本，最爲真實，故名實相。此之實相，生佛同具。而凡夫二乘，由迷背故，不能得其受用。喻如衣裏明珠，由不知故，不免貧窮。非曰在迷凡夫與證真諦之二乘，無此理體也。悟者，了了分明，如開門見山，撥云見月。又如明眼之人，親見歸路。亦如久貧之士，忽開寶藏。證者如就路還家，息步安坐。亦如持此藏寶，隨意受用。悟則大心凡夫，能與佛同。證則初地不知二地舉足下足之處。識此悟證之義，自然不起上慢，不生退屈。而求生淨土之心，萬牛亦難挽回矣。又凡鈔錄文字，必須諦審精詳，不可粗略了事。彌陀要解序，經成時大師節略，語句便不圓潤。而末後云，不敢與二翁競異，亦不必與二翁強同，譬如側看成峯，橫看成嶺，縱皆不盡廬山真境，要不失爲各各親見廬山而已。時師略去此譬，不必與二翁強同之必字，訛作敢字，便成我慢自大，藐視二翁。意中便有二翁所注違經，不敢依從之義。並與下譬相反。實爲冤誣蕅益，貽誤後學，讀之令人痛心疾首。今之時，是何時也。南北相攻，中外相敵。三四年來，人死四五千萬。自有生民以來，未聞有如此之慘悽者。又復風吹，水衝，地震，瘟疫，各處頻頻見告。又兼水旱，不一年中，每兼受其災。諸物之貴，比昔幾倍。當斯時也，幸而得生，敢不竭力專修淨業，以期往生淨土乎。敢以幸得之身，遊逸其志，不註定一法，而泛泛然致力於不契時機之法門乎。倘或一息不來，而欲再聞如此之徑直法門，恐無有如是之僥倖也已。

#### 復永嘉某居士書六

(光)既無學問，又無色力。若說話過多，目即發赤，而難觀字矣，何可講經。況現有刻書一事，萬不能假手於人。即無一事，亦不能應此事。汝所說之語，乃是爲土木形骸裝金，聽得甚好。倘令人識破，則不值半文矣。已後不可如此說話，免令(光)生慚愧，而人見譏誚也。學道之人，道念重一分，則凡情輕一分，此必然之勢也。然未斷惑之人，常須努力。若一放縱，舊病定至復發。見思惑斷盡者，纔好任運騰驤，無須制束攝持也。人家欲興，必由家規嚴整始。人家欲敗，必由家規頹廢始。欲子弟成人，須從自己所作所爲，有法有則，能爲子弟作榜樣始。此一定之理。今欲從省事省力處起手，當以因果報應爲先入之言。使其習以成性，庶後來不至大有走作。此淑世善民，齊家教子之第一妙法也。智者大師世稱釋迦化身。其所證者，誰得而知。然佛爲衆生現身作則，故即以凡夫自居。其曰我不領衆，必淨六根者，以己誡人，乃現身說法也。以大師最初志期斷惑證真，直登地等（地，十地。等，等覺）。以弘法利生，荒曠自己禪定工夫，故止證得圓五品觀行位而已。故曰，損己利人，但登五品。五品者，即隨喜，讀誦，講說，兼行六度，正行六度五種耳。圓五品位，圓悟藏性（藏性即實相妙理，在纏名如來藏，出纏名法身。纏即無明，未斷，故名在纏）。與佛所悟，了無有二。圓伏見思塵沙無明煩惱，而見惑尚未能斷。若斷見惑，即證初信。及至七信，則思惑斷盡，得六根任運不染六塵之實證，故名六根清淨位。又於一一根中，俱能具六根功德，作六根佛事，故亦名六根互用。如法華經法師功德品所說。南嶽即示居此位。此位之人，不但有大智慧，而且有大神通。其神通又非小乘阿羅漢所能比。故南嶽生前歿後，皆有不可思議之事，令人若見若聞，發起信心。南嶽智者，皆法身大士。其實證地位，誰能測其高深。此不過欲勉後世專精學道，而作此曲折耳。豈真止證十信相似位，五品觀行位而已耶。我等博地凡夫，那堪擬彼。我等只好粗持重戒，一心念佛，兼修世善，以爲助行。依永明蓮池之法行之，則無往不利矣。自己改惡修善，一心念佛。凡一切親故並有緣之人，亦當以此教之。其反對之人，當作憐憫想，不可強制令行。按牛頭喫草，萬萬做不得。若曰我一心念佛，諸事不理，不唯與世法有礙，亦不與佛法相合。素位而行，方爲得之。勸人念佛修行，固爲第一功德。然下而妻子兄弟，上而父母祖妣，皆當勸之。倘不能於家庭委曲方便，令吾親屬，同得不思議即生了脫之益。便爲捨本逐末，利疏而不計利親。其可乎哉。勸人念佛之功，淨土書中說者甚多，恐費筆墨，故不詳書。汝與師壽既修淨業，只可在家念佛。普陀不可常來。即其餘名山，縱然朝謁，亦不過看看山景而已。豈若在家修持，不廢錢財時日。不勞身心奔馳之爲愈也。又無知愚人，以耳爲目。一人傳虛，萬人傳實。妄謂地藏菩薩，是暹羅國太子。其肉身塔遇閏大七月，彼國之王，親來開塔。此等無稽之談，切不可當做真實，待至其時便去。以致人多地少，或致推擠跌撲，備受痛苦。此係新羅國王族出家，姓金名喬覺，於唐玄宗時來九華，居數十年。後坐脫，肉身不壞，遂以全身入塔。絕無開塔之說。當唐之時，高麗有三國。一高句麗，二新羅，三百濟。後高句麗吞滅二國，而但名高麗耳。近時愚人，不知新羅，遂訛作暹羅。唐時亦無暹羅之名。彼系兩國，一暹國，一羅斛國。後併爲一，遂名暹羅。此僧事蹟，俱載九華志，宋高僧傳。若欲一禮法顏，當於閒空時節。九華香期，香客之多，多於普陀百倍。況今年有此謠言，其朝山之人，不知比常時會期，更多幾倍。況塔在高處，前面若有二三百人，即有推擠跌撲之事。若不洞事帶婦女去，其因擠而喪身失命者，或亦難保。何可不依法言，而專信謠話，以自討煩惱也。(光)以二尊人年高，恐汝等不知利害，以爲盡孝，故不禁絡索言之。統祈洞察，幸甚。

#### 與徐福賢女士書

餘寄食普陀二十餘年，在家二衆，概無交涉。茲因至愚老友，駐錫慈巖，時常晤語。近來福嚴師至，不浹旬日，每過予舍，言及貞操，輒興悲感。因慰之曰，彼雖貞烈可風，無奈不知修途。吾當略陳綱要，令隨分隨力，篤修淨業耳。嚴師即隨禮懇，因爲言曰。佛法者，一切衆生即心本具之法也。三乘（聲聞，緣覺，菩薩），六凡（天，人，阿修羅，地獄，餓鬼，畜生），皆當遵行。在家出家，俱能受持。而況女身多障，諸凡不能自由。離鄉別井，易招外侮譏毀。爲爾慮者，只宜在家持戒念佛，決志求生極樂世界。斷斷不可遠離家鄉，出家爲尼。至於研窮經教，參訪明師，乃決烈男子分內之事，非女人所宜效法也。女人但當篤修淨業，專持佛號。果能都攝六根，淨念相繼。自然現生親證念佛三昧，臨終往生上品。縱未能親證三昧，亦得以高預海會，長侍彌陀。由是親證無生，復本心性。無邊教海，皆悉了知。如寶鏡當臺，萬象俱現。然後承佛慈力，及己願輪，不違安養，回入娑婆，種種方便，度脫衆生。俾一切有情，同登蓮邦，悉證無生，庶不負一番決烈修持之心。可謂火裏蓮花，女中丈夫矣。凡修淨業，以決志求生西方爲本。而淨土法門，以信願行三法爲宗。所言信者。須信娑婆之苦，苦不可言。極樂之樂，樂無能喻。娑婆之苦，所謂生，老，病，死，愛別離，怨憎會，求不得，五陰（音印，與蔭同，蓋覆也）熾盛（五陰熾盛者，謂衆生於色受想行識五陰之中，起惑造業，如火熾然，不能止息也。此一屬招苦之因，前七乃所招苦果。娑婆之苦，雖多逾恆沙，此八攝無不盡。諸苦既經身歷，不煩備釋）。極樂之樂，約根身則蓮花化生，長生不死。體稟男質，絕無女形。不聞惡道之名，況有其實。約器界則黃金爲地，七寶爲池，行樹參天，樓閣住空。思衣得衣，思食得食。凡所受用，無不如意。而諸凡用度，皆是化現。非如此土，由人力造作而成也。而彌陀導師相好光明，無量無邊，一睹慈容，即證法忍。況復觀音勢至，清淨海會，各舒淨光，同宣妙音。故雖具縛凡夫，通身業力。若能信願真切，即蒙佛慈攝受。一得往生，則煩惱惡業，徹底消滅。功德智慧，究竟現前。能如是信，可謂真信。欲詳知者，當熟讀阿彌陀經，無量壽經，觀無量壽佛經，此名淨土三經，專談淨土緣起事理。其餘諸大乘經，咸皆帶說淨土。而華嚴一經，乃如來初成正覺，爲四十一位法身大士稱性直談一乘妙法。末後善財遍參知識，於證齊諸佛之後，普賢菩薩爲說十大願王，普令善財及與華藏海衆，迴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以期圓滿佛果。而觀經下品下生，五逆十惡，具諸不善，臨命終時，地獄相現，有善知識，教以念佛，彼即受教稱念佛名，未滿十聲，即見化佛授手，接引往生。大集經云，末法億億人修行，罕一得道，唯依念佛得度生死。是知念佛一法，乃上聖下凡共修之道，若愚若智通行之法。下手易而成功高，用力少而得效速。以其專仗佛力，故其利益殊勝，超越常途教道。昔人謂餘門學道，似蟻子上於高山。念佛往生，如風帆揚於順水。可謂最善形容者矣。若欲研究，阿彌陀經有蕅益大師所著要解，理事各臻其極，爲自佛說此經來第一註解，妙極確極。縱令古佛再出於世，重注此經，亦不能高出其上矣。不可忽略，宜諦信受。無量壽經有隋慧遠法師疏，訓文釋義，最爲明晰。觀無量壽佛經有善導和尚四帖疏，唯欲普利三根，故多約事相發揮。至於上品上生章後，發揮專雜二修優劣，及令生堅固真信，雖釋迦諸佛現身，令其舍此淨土，修餘法門，亦不稍移其志。可謂淨業行者之指南針也。若夫臺宗觀經疏妙宗鈔，諦理極圓融，中下根人，莫能得益。故不若四帖疏之三根普被，利鈍均益也。既知如上所說義理，必須依此諦信。自己見得及者如是信，即自己見不及者，亦必也如是信。仰信佛言，斷斷不可以己凡情不測，稍生絲毫疑念。方可謂真信矣。既生信已，必須發願。願離娑婆，如獄囚之冀出牢獄。願生極樂，如窮子之思歸故鄉。若其未生淨土以前，縱令授以人天王位，亦當視作墮落因緣，了無一念冀慕之想。即來生轉女爲男，童真出家，一聞千悟，得大總持，亦當視作紆曲修途，了無一念希望之心。唯欲臨命終時，蒙佛接引，往生西方。既得往生，則了生脫死，超凡入聖，位居不退，忍證無生。回視人天王等，及出家爲僧，不知淨土，修餘法門，歷劫辛勤，莫由解脫者，如螢火之與杲日，蟻垤之與泰山矣。可勝悲哉，可勝悼哉。以故修淨土人，斷斷不可求來生人天福樂，及來生出家爲僧等。若有絲毫求來生心，便非真信切願，便與彌陀誓願間隔，不能感應道交，蒙佛接引矣。以此不可思議殊勝妙行，竟作人天有漏福因。而況享福之時，必造惡業。既造惡業，難逃惡報。如置毒於醍醐之中，便能殺人。不善用心者，其過如是。必須徹底斬斷此等念頭，庶淨土全益，通身受用矣。既有真信切願，必須志心執持南無阿彌陀佛六字聖號。無論行住坐臥，語默動靜，穿衣喫飯，及大小便利等，總不離此六字洪名（或四字持亦可）。必須令其全心是佛，全佛是心，心佛無二，心佛一如。若能念茲在茲，念極情忘，心空佛現。則於現生之中，便能親證三昧。待至臨終，生上上品。可謂極修持之能事也已。至於日用之中，所有一絲一毫之善，及誦經禮拜種種善根，皆悉以此功德，迴向往生。如是則一切行門，皆爲淨土助行。猶如聚衆塵而成地，聚衆流而成海，廣大淵深，其誰能窮。然須髮菩提心，誓願度生。所有修持功德，普爲四恩三有法界衆生迴向。則如火加油，如苗得雨。既與一切衆生深結法緣，速能成就自己大乘勝行。若不知此義，則是凡夫二乘自利之見，雖修妙行，感果卑劣矣。念佛雖一切時，一切處，皆無妨礙。然須常存敬畏，必須視佛像一如活佛。視佛經祖語，一如佛祖對己說法一樣，不敢稍存疑慢。雖孝子之讀遺囑，忠臣之奉敕旨，當不過是。至於平時念佛，聲默隨意。若睡臥，大小便，澡身濯足等，及經過臭穢不潔之地，俱宜默念，不可出聲。出聲則便爲不恭，默念則功德一樣。吾常謂欲得佛法實益，須向恭敬中求。有一分恭敬，則消一分罪業，增一分福慧。有十分恭敬，則消十分罪業，增十分福慧。若或了無恭敬，則雖種遠因，而褻慢之罪，有不堪設想者矣。今之在家讀佛經者，皆犯此病。故於有緣者前，每諄諄言之。念佛必須攝心，念從心起，聲從口出，皆須字字句句，分明了了。又須攝耳諦聽，字字句句，納於心中。耳根一攝，諸根無由外馳，庶可速至一心不亂。大勢至所謂都攝六根，淨念相繼，得三摩地，斯爲第一者，即此是也。文殊所謂反聞聞自性，性成無上道者，亦即此是也。切不可謂持名一法淺近，舍之而修觀像觀想實相等法。夫四種念佛，唯持名最爲契機。持至一心不亂，實相妙理，全體顯露。西方妙境，徹底圓彰。即持名而親證實相，不作觀而徹見西方。持名一法，乃入道之玄門，成佛之捷徑。今人教理觀法，皆不了明。若修觀想實相，或至著魔。弄巧成拙，求升反墜。宜修易行之行，自感至妙之果矣。淨土十要，乃蕅益大師以金剛眼，於闡揚淨土諸書中，選其契理契機，至極無加者。第一彌陀要解，乃大師自注。文淵深而易知，理圓頓而唯心。妙無以加，宜常研閱。至於後之九種，莫不理圓詞妙，深契時機。雖未必一一全能了然，然一經翻閱，如服仙丹。久之久之，即凡質而成仙體矣（此是譬喻法門之妙，不可錯會謂令成仙）。淨土聖賢錄，歷載彌陀因中行願，果上功德。及觀音，勢至，文殊，普賢，馬鳴，龍樹，諸菩薩，自行化他之事。次及遠公，智者，暨清初諸大祖師善知識往生事蹟。及比丘尼王臣士庶婦女惡人，畜生，念佛往生之事。又復採其言論之切要者，並錄傳中，俾閱者取法有地，致疑無由。以古爲師，力修淨業。較參叩知識，更加真切矣。龍舒淨土文，斷疑起信，修持法門，分門別類，縷析條陳。爲導引初機之第一奇書。若欲普利一切，不可不從此以入手。此上三種，及無量壽經疏，觀經四帖疏，共五種，前已爲福嚴師說，令請而郵寄，不知已請得否。若無，當寄回音，即爲郵寄。有此諸書，淨土衆義，可以備知。縱不遍閱羣經，有何所欠。倘不知淨土法門，縱令深入經藏，徹悟自心。欲了生死，尚不知經幾何大劫，方能滿其所願。阿伽陀藥（梵語阿伽陀，此云普治，普治一切諸病也），萬病總治。此而不知，可痛惜哉。知而不修，及修而不專心致志，更爲可痛惜也已矣。女人出門，大有妨礙，況用度艱難，更爲不便。受戒一事，若男子出家爲僧，必須入堂習儀，方知叢林規矩，爲僧儀則，則遊方行腳，了無妨阻。否則十方叢林，莫由住止。若在家女人，家資豐厚，身能自主，詣寺受戒，亦非不可。至於身家窮困，何必如此。但於佛前懇切至誠，懺悔罪業一七日，自誓受戒。至第七日，對佛唱言，我弟子福賢，誓受五戒，爲滿分優婆夷（優婆夷，此云近事女，謂既受五戒，堪事佛故。滿分者，五戒全持也），盡形壽不殺生，盡形壽不偷盜，盡形壽不淫慾（若有夫女，則曰不邪淫），盡形壽不妄語，盡形壽不飲酒。如是三語，即爲得戒。但自志心受持，功德並無優劣。切勿謂自誓受戒者，爲不如法。此係梵網經中如來聖訓。普陀秋不傳戒。傳戒在於正月上旬開堂，至二月十九圓滿。然祈安住修持淨業，不可奔馳跋涉。倘或執著不改，便爲不識好惡。妨自己之清修，負老僧之忠言。我欲汝即生成就道業，斷不至障汝法緣。汝但諦思，自知取捨。至於不能出家，即欲捨命，此念雖烈，此心實癡。今之尼僧，誰堪爲師。住持庵廟，強暴實多。汝既是女，上士則難爲禦侮，爲避嫌故。下愚則竭力夤緣，欲造業故。汝只知出家爲尼之解脫，不知出家爲尼之障礙。故不辭煩瑣，剴切言之。汝將謂捨命便解脫乎。不知識隨業牽，又復受生。驢女馬女，亦未可知。欲復得人女之身，恐未有此之大幸。縱令復得人女，或得爲男，或爲人王，天王，安保其能遇佛法而信受也。又安保其於佛法中，又復遇此即生了脫之淨土法門也。縱令能遇，何若今生忍耐住世，報盡即生西方之爲愈也。汝從生已來，有如此爲汝籌畫者否。倘或不依吾言，即爲忘恩負義，則將來之苦，當更甚於今日無量無邊倍矣。把手牽他行不得，直須自肯始相應。可聽與否，祈自裁度。並祈以此告福蓮貞女知之。

#### 與康澤師書

(光)宿業深重，現行劣弱。雖起長期，絕無進步。妄念勝於佛念，業識障彼智識。佛慈普被，猶不蒙益。每一思及，慚赧無喻。然佛既不以攝受誑人，(光)必以死期敗烈（死期敗烈，北方土語，烈者功烈，敗者敗壞。如張巡守睢陽，誓立滅賊功烈，以死爲期，決不退敗，若不死必定要成此功烈，若死才見敗壞耳。此語北人常談，南方來曾未聞，故標其意致耳），哀求加被。即當時不蒙加被，終有加被之日。今擬三十隨衆過年，至初一日仍復起期，直至和尚退院，方始解期，再定後來章程。決定要得心佛相應，方可稍安此心。現在法道日見傾頹，後來事體，將有不忍言者。宜著力念佛求生西方，庶不虛此出家修行矣。否則恐後來雖欲修行，無地可修，雖欲求法，無法可求矣。奈何奈何。期中略將無量壽經疏，細閱兩遍。其玄譚總判，雖不及臺宗。而消釋文義，甚是清楚。不可不看。觀經疏，閱三遍。善導和尚專以平實事相法門，接引末世凡夫。不用觀心約教等玄妙法門，其慈悲可謂至極無加矣。良以業識未消，三昧未成，縱談理性，終成畫餅。又以古人聞理性當體便是，則進行彌速。今人聞此等語言，則廢弛道業，但欲任己業識茫茫之天真耳。其書經中外抄錄，錯訛不勝其多。仁山楊子，凡點句讀處皆恰當。至於校訛，亦只照樣校對，並未釐正錯訛，如所刻彌陀疏鈔等。(光)不惜獲罪，略爲正訂。覺善導婆心，更加親切。然不敢與楊子及今之當道弘法者觀。彼若見之，將又如通公之罵聰明人耳。往生論注，閱一遍。文義顯豁直捷。真能上繼匡廬，下啓天台西河長安等。宜細看之。此三種訛字皆標於頂格。待明春解期時當呈上一覽。

#### 與諦閒法師書

(光)自出家以來，即信淨土一法。但以業障所遮，二十年來，悠悠虛度。口雖念佛，心不染道。近蒙法師訓勵，誓期不負婆心。無奈昏散交攻，依舊昔時行履。因日閱十餘紙淨典，以發勝進之心。至寶王隨息法門，試用此法，遂覺妄念不似以前之潮湧瀾翻。想久而久之，當必有霧散云消徹見天日之時。又查文類，聖賢錄，皆錄此一段。因悟慈云十念，謂藉氣束心，當本乎此。而蓮宗寶鑑亦載此法。足見古人懸知末世機宜，非此莫入，而預設其法。然古人不多以此教人者，以人根尚利，一發肯心，自得一心。而今人若(光)之障重根鈍者，恐畢生不能得一念不亂也。故述其己私，請益高明。當與不當，明以告我。(光)又謂只此一法，具攝五停心觀。若能隨息念佛，即攝數息念佛二觀。而攝心念佛，染心漸可斷絕，瞋恚必不熾盛，昏散一去，智慧現前，而愚癡可破矣。又即勢至都攝六根法門。愚謂今之悠忽念佛者，似不宜令依此法。恐彼因不記數，便成懈怠。有肯心者，若不依此法，決定難成三昧。法師乘願利人，自雖不用，當爲後學試之，以教來哲。若是利根，一七二七定得一心。縱(光)之昏鈍魯劣，想十年八年或可不亂矣。

#### 與玉柱師書

竊聞如來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，隨機逗教，說種種法，無非欲令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而已。然佛之知見，衆生本具。而無始迷昧，淺深不同。迷之淺者，隨修一法，便得悟入。迷之深者，匪仗彌陀宏誓願力，往生淨土，決難克證。況茲一門，爲諸法之歸宿，乃修證之極致。如來初成正覺，說華嚴經，具無量法門，收一乘根性。而善財於證齊諸佛之後，普賢菩薩乃令發十大願王，導歸極樂。並勸海會大衆，咸求往生。由是而諸大乘經皆悉讚揚，而淨土三經專明其致。有謂淨土爲權漸小乘，而不肯修習，復障他修者。總因未能研究大乘經論，但執直指之指，未見自心之月。觀華嚴行願品可以知矣。而況迦葉，阿難，馬鳴，龍樹，智者，永明等諸大祖師，皆注經造論，極力讚揚。謂非六方諸佛之化身，兩土教主之嫡嗣者乎。所謂千經萬論，處處指歸。往聖前賢，人人趣向。矧茲末世，人根陋劣，知識稀少。舍此一法，其何能淑。願兄於宗教之暇，略分心於此法。自利利他，報佛深恩。如或不無疑惑，當廣閱淨土經論。而淨土十要，斷疑啓信，乃破堅衝銳之元勳。當先讀之。而彌陀疏鈔並演義，尤爲參研宗教之良導。愈當熟讀而精思之，非徒發明淨土而已。中峯謂禪者淨土之禪，淨土者禪之淨土。二書之謂也。又兄欲遍搜賢宗妙注，而疏鈔二書，乃賢宗妙注之最切於身心修證者。當購而研之，其妙利非弟所能形容也。

#### 與廣東許豁然居士書 （代康澤師作）

居士身居善堂，力行善事，終日宣講，勸人爲善。擔荷聖賢居家爲政在野盡忠之道，遵守佛祖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之法。每一思及，羨慕不已。然善事固有大小不同，善書亦有淺深不等。欲令自他同登善域，宜擇其善書之最精微顯著者，刊印流通。使天下後世之見聞此書者，皆悉改過遷善，希聖希賢。何異閣下遍提天下後世之耳而面命之。較宣講於一時一處者，其功德大小，不可同年而語矣。但善書雖多，所說皆世間小因小果。惟安士全書，覺世牖民，盡善盡美。講道論德，超古超今。言簡而該，理深而著。引事蹟則證據的確，發議論則洞徹淵源。誠傳家之至寶，亦宣講之奇書。言言皆佛祖之心法，聖賢之道脈。淑世善民之要道，光前裕後之祕方。若能依而行之，則繩武聖賢，了生脫死，若操左券以取故物。與彼世所流通善書，不啻有山垤海潦之異。茲因了得師由普陀朝九華，（衲）特令繞道至金陵請來，呈於閣下，祈細心玩索，則食嘉餚而知旨，學至道而知善，其刊板流通博施濟衆之心，必有決江河而莫御之勢焉。安士先生姓周名夢顏，一名思仁，江蘇崑山諸生也。博通三教經書，深信念佛法門。弱冠入泮，遂厭仕進。發菩提心，著書覺民。欲令斯民先立於無過之地，後出乎生死之海。故著戒殺之書，曰萬善先資，戒淫之書，曰慾海回狂。良以衆生造業，唯此二者最多，改過亦唯此二者最要。又著陰騭文廣義，使人法法頭頭，皆知取法，皆知懲戒。批評辯論，洞徹精微。可謂帝君功臣。直將垂訓之心，徹底掀翻，和盤托出。使千古之上，千古之下，垂訓受訓，兩無遺憾矣。以其以奇才妙悟，取佛祖聖賢幽微奧妙之義，而以世間事蹟文字發揮之，使其雅俗同觀，智愚共曉故也。又以修行法門，唯淨土最爲切要。又著西歸直指一書，明念佛求生西方，了生脫死大事。良以積德修善，只得人天之福，福盡還須墮落。念佛往生，便入菩薩之位，決定直成佛道。前三種書，雖教人修世善，而亦具了生死法。此一種書，雖教人了生死，而又須力行世善。誠可謂現居士身，說法度生者。不謂之菩薩再來，吾不信也。竊念虞舜爲善，捨己從人。商書修德，主善爲師。素知閣下及同堂諸位善人，無功不立，有善皆納。敢請刊板，宣講流通，則展轉傳揚，燈燈相續，盡未來際，皆受其賜。祈發救世之婆心，勿以人微而廢言，則幸甚幸甚。居士傳，系乾隆間蘇州長洲進士彭紹升，博覽羣書之暇，採自漢至今之大忠大孝，清正廉潔，有功名教，深通佛法者，錄其入道修證之事，兼載發揮佛法之文。人有數百，書成六冊。三教平心論，系元學士劉謐所作。先明三教並是勸人止惡行善，不可偏廢。次明極功淺深不同。後廣破韓愈之說，並歐陽程朱之說。釋氏稽古略，以歷代紀年爲綱，儒釋事蹟爲目。自伏羲至明末以來，國家之治亂，佛法之興衰，信毀之罪福，修持之利益，祖師法言，高僧行實，並及出格忠孝，至極奸惡，皆錄其大端。使人展卷便知法戒，端坐曠觀古今。豈徒有益於修道之士，而實爲讀書論古者之袖裏奇珍也。佛法唯教人止惡修善，明心見性，斷惑證真，了生脫死。一大藏經，絕無一字教人運氣煉丹，求成仙昇天，長生不老者。國初魔民柳華陽作慧命經，盡用佛經祖語，證煉丹法。挽正作邪，以法謗法。未開眼人，見其邪說，認爲真實，正見永失。所言所修，皆破壞佛法。而猶囂囂自得，謂吾幸遇真乘，得聞正法。所謂認賊爲子，煮砂作飯，一盲引衆盲，相牽入火坑。可不哀哉。夫煉丹一法，非無利益。只可延年益壽，極功至於成仙昇天。尚非老子真傳，況是佛法正道。孔子曰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。老子曰，吾有大患，爲吾有身。若能領會此語，便不被彼所迷。兼能熟閱安士全書，居士傳，平心論，稽古略等書。則明鏡當臺，妍醜自分。洪爐驗金，真僞立判。恐曾從事此書，故不禁覼縷云。禪宗一法，惟令人真參實悟。故所有言句，皆無義路。不可以凡夫知見，作文字義理領會。若非親近明眼善知識，及用拌命死心一番工夫參究，必不能頓明自心。心既不明，必不解祖師意旨。切不可依文解義，學口頭禪。譬如山野小民，妄號帝王，罪必滅族。凡稽古略，居士傳及一切語錄中機鋒轉語，切勿妄會，至禱至禱。

#### 復丁福保居士論臂香書

臂香者，於臂上燃香也。靈峯老人，日持楞嚴梵網二經，故於燃香一事，頗爲頻數。良以一切衆生，無不愛惜自身，保重自身。於他則殺其身，食其肉，心更歡樂。於己則蚊噆芒刺，便難忍受矣。如來於法華楞嚴梵網等大乘經中，稱讚苦行。令其燃身臂指，供養諸佛。對治貪心及愛惜保重自身之心。此法於六度中仍屬布施度攝。以布施有內外不同。外則國城妻子，內則頭目髓腦。燃香燃身，皆所謂舍。必須至心懇切，仰祈三寶加被。唯欲自他業消慧朗，罪滅福增（言自他者，雖實爲己，又須以此功德，迴向法界衆生，故云自他）。絕無一毫爲求名聞及求世間人天福樂之心，唯爲上求佛道下化衆生而行。則功德無量無邊，不可思議。所謂三輪體空，四弘普攝。功德由心願而廣大，果報由心願而速獲。其或心慕虛名，徒以執著之心，效法除著之行。且莫說燃臂香，即將全身通燃，亦是無益苦行。以以執著心，求名譽念。既無三輪體空之解，又無四弘普攝之心。以如來破除身見之法，轉增堅固身見。罪福由心而分，果報由心而異。故華嚴謂牛飲水成乳，蛇飲水成毒，智學證涅槃，愚學增生死者，此也。

#### 與廣東蕭永華孝廉書 （代康澤師作）

五燈會元，各經房仿單俱無，無從購請。但不知閣下求此書之意，故不禁覼縷云。爲真參實悟，洞明自心，徹見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耶。抑欲學其一棒一喝，喝佛罵祖，但取口舌辯給，以邀譽於流俗耶。或欲記其言句，以雄筆札，使揮毫染翰時，神機活潑，文詞幽邃，如蘇子瞻輩出詞吐氣，殆非食人間煙火者所能也。若欲得第一者，須先研究佛經，使教眼明了。又須親近具眼高人，得聞一言一句，窮參力究。至力極功純，自然冷灰豆爆，徹悟自心，如伸手見掌，了無自他之疑。又須高人印證，恐或錯認消息。若能如此，再看此書及一切禪書，猶家裏人共家裏人說家裏話，但有所益，毫無所損。若未能如上用功，及開悟印證。先觀禪書，欲得開悟者。如蒙塵古鏡，欲頓發光明，不去磨垢，但塗白粉，塗至經劫，亦無光發。所謂依他作解，塞自悟門，說食數寶，何濟飢貧。若欲得第二者，則雖是善因，反招惡果。此現世僧俗同陷之萬丈深坑也。良以禪宗舉揚，皆歸向上一著。悟者便能神會，迷人盡隨語轉。不知古人棒喝喝罵之意，便以此爲行持。其失豈止王莽學周公，曹操學文王。醍醐上味，爲世所珍，遇斯人等，翻成毒藥。裴公美謂得其意則疾成佛道，失其旨則永入泥犁。可不懼哉。祈閣下勿萌此念也。至於欲文類古人作詞料用者。不知古人皆於自心大有發明，故出言吐詞，妙合禪機。譬如庖丁解牛，由基射猿，非學而能者也。

#### 與某居士書 （代了餘師作）

仲春來山，瞬息半載。縱壽百年，彈指即過。一息尚存，當求出路。毋使臨終，悔之無及。每憶經云，人身難得，中國難生，佛法難遇，信心難生。四者幸備，尤當努力。如登寶山，要得摩尼。良以在凡夫地，未斷惑業，生死不了，難免墮落。所以如來極勸衆生，發真信心，及切願心，持佛名號，求生淨土。當以供養三寶，守戒一生，一切所作，種種功德，不求來生人天福報，不求現世長壽康寧，唯求臨終往生淨土。則與佛誓願相契相合，感應道交，定滿所願。如人墮海，有船來救，若肯上船，即登彼岸。求人天福，不求往生，如不上船，難免沉溺。佛欲令汝超凡入聖，汝卻願得有漏之福。福報一盡，永墮三途。如摩尼珠，用彈黃雀。所得者少，所失者多。可不惜哉，宜警省焉。當知念佛往生一法，乃一切衆生速出生死之第一要道，實一切諸佛疾成正覺之最上法門。不可以簡便易行，視作等閒。必須以勤懇志心，方能成辦。至於修持法則，龍舒文中具載。又有安士全書，具載念佛往生法則並隨事積德，居塵學道，齊家教子，淑世善民，種種法則，悉臻奧妙。可謂通儒釋於不二，冠古今而無雙。一切緇素男女，皆堪永爲龜鑑者也。

#### 與海鹽某夫人書（代悟開師作）

身乃招苦之本，厭乃得樂之基。宿因厚而現善濃，則多劫之重報，轉而現生輕受。罹災戾而猛修持，則娑婆之痛苦，即是極樂導師。當作償債之想，懊悶自消。倘生怨尤之心，罪障續起。逆來順受，始爲樂天知命之人。厭此欣彼，方是修淨念佛之士。緬想居士崇信大法，世德相承，固當報享康寧，何緣身膺篤疾。得非彌陀如來觀音大士，他心天眼，放大光明，借夫人之幻病，作同人之棒喝，俾於苦海，普拯沉溺耶。敢祈深勸子媳，以及奴仆，外及族黨，與諸親眷，悉令戒殺放生喫素念佛。則淨如之家法，千秋續美。庶熙朝之天爵，萬古聯芳。如是則只此悽悽之病身，爲苦海之舟楫。惶惶之病話，作塵世之津樑。又何待證無生忍，方可入俗利生。登不退地，始堪現身說法也哉。經云，至心念佛一聲，能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。教人念佛一聲，勝於百年所行七寶布施。但能至心念佛，則病無不愈，馮氏夫人之芳躅可追。教人念佛，則生品最高，荊王夫人之懿範不遠。以此禱佛，立見痊癒。請即致力，無或疑貳。又淨如彌陀疏鈔擷，言簡而精，理深而著，乃淨土之要書，實初機之良導。宜熟閱之。並祈有便人來，多帶幾部，以廣淨如法施。

#### 與海鹽顧母徐夫人書 （代悟開師作）

某某來山，問及起居。言日閱禪錄，常談機鋒。愚謂衰老之年，當勤念佛，即淨爲宗，方有實詣。請試論之。禪與淨土，理本無二。若論事修，其相天殊。禪非徹悟徹證，不能超出生死。故潙山云，可中頓悟正因，便是出塵階漸。生生若能不退，佛階決定可期。又云，初心從緣，頓悟自性。猶有無始曠劫習氣，未能頓盡，須教渠盡除現業流識。弘辨謂頓悟自性，與佛同儔。然有無始習氣未能頓盡，須假對治，令順性起用。如人喫飯，不一口便飽。長沙岑謂天下善知識未證果上涅槃，以功未齊於諸聖故也。所以五祖戒又作東坡，草堂清復爲魯公。古今宗師，徹悟而未徹證者，類多如此。良由惟仗自力，不求佛加，絲毫惑業不盡，生死決不能出。淨土則具信願行三，便可帶業往生。一得往生，則永出生死。悟證者頓登補處，未悟者亦證阿鞞。所以華藏海衆，悉願往生。宗教知識，同生淨土。良由全仗佛力，兼自懇心。故得感應道交，由是速成正覺。爲今之計，宜屏除禪錄，專修淨業。於一塵不染心中，持萬德洪名聖號。或聲或默，無雜無間。必使念起於心，聲入乎耳，字字分明，句句不亂。久之久之，自成片段。親證念佛三昧，自知西方宗風。是以觀音反聞聞自性之工夫，修勢至都攝六根淨念相繼之淨業。即淨而禪，孰妙於是。

#### 復永嘉某居士書一

念佛之人，亦非不可持咒。但須主助分明，則助亦歸主。若泛泛然無所分別，一目視之，則主亦非主矣。準提大悲，豈有優劣。心若至誠，法法皆靈。心不至誠，法法不靈。一句佛號，包括一大藏教，罄無不盡。通宗通教之人，方能作真念佛人。而一無所知一無所能之人，但止口會說話，亦可爲真念佛人。去此兩種，則真不真皆在自己努力，依教與否耳。至於修行淨土，有決定不疑之理。何必要問他人之效驗。縱舉世之人，皆無效驗，亦不生一念疑心。以佛祖誠言可憑故。若問他人效驗，便是信佛言未極，而以人言爲定。便是偷心，便不濟事。英烈漢子，斷不至舍佛言而取信人言。自己中心無主，專欲以效驗人言爲前途導師，可不哀哉。隨自意三昧，乃從凡至聖通途修法。其言初發心菩薩。雖該攝一切凡夫，實則乃是三心圓發三德圓證之圓初住菩薩（約別教則是初地），以正因理心發，證法身德。了因慧心發，證般若德。緣因善心發，證解脫德。故能於十方世界，現十法界身，普應羣機，上求下化。汝將謂初發心即凡夫之初發心修行者而已乎。汝見金輪所示悟二空法證實相理，便踊躍歡喜，即欲擔荷。（光）恐汝著魔，故詳示其身分，令汝了然無惑。悟二空法，證實相理，正此初發心菩薩之身分耳。其書中所示之法，凡夫皆可依之而修。其所示之身分，且莫說凡夫。聲聞緣覺具大神通，尚不能彀，何況凡夫。其書另刻出時，當諦視之。於無所住生心（一），不住法而行布施（二），三輪體空（三），一道清淨之義（四）（此四句乃佛法綱要，看經修行者宜知之），大有發明。（光）欲取此義爲頌揭出，令閱者得其綱要。已與蔚如言之。而人事叢沓，力不暇及，且待來年。十往生經，乃觀經初首三種淨業之流，刻以傳世，亦無不可。已與蔚如言之。而其錯字等未暇標示，當將原經寄去。古字雖不錯，亦不宜用。至言觀身不觀一切，唯觀無緣。無緣者，即隨自意三昧謂空無所有性。既無所有，故無從用其攀緣。若不從根本上一刀兩斷，則心緣紛紛，何能解脫。此數語簡略之極，而意義宏深。祈與蔚如言之。

#### 復永嘉某居士書二

法幢和尚，宿具靈根。初爲真儒，後爲真釋。可謂不枉讀書學道耳。世有真儒，方有真僧。彼無賴之徒出家者，固皆破壞佛法之魔王外道也。其語錄皆痛快直捷，豁人心目。可以刊板流通，以爲禪家法寶。然此乃唯發揮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道。吾人專修淨業，勿於彼言句中捉摸卜度，以致兩失其益。不可不知。宗家提倡，唯指本分，此外概不闡發。其修因克果，斷惑證真，皆密自修持耳。門外漢見宗家不提此等修證道理，遂謂宗家全不用此等法，便成謗宗及謗佛謗法矣。馬僧摩見地高超，文字美妙，亦可壽梓流通。王幻如於宗門非無見處。但以不肯深研教理，兼亦絕未親近知識，故只成一個宗門文字知見而已。其人於光緒廿一年乙未春至普陀，於法雨寺住持化聞和尚座下披剃。未受戒，居半載歸家，而遂復爲居士。初冊中謂丙申至普陀，與化聞爲知己，擬欲剃染，因家事促歸。其言行不相應，於此可見。（光）曾見其人，未與一言相交。問其常與相晤者，彼何行持。言亦不念佛，亦不看經。其明心錄中所說，半皆彼昔時鏡花集中之言。其禪宗之意，實有所得。禪宗之行，實未措辦。故致不知時務，妄投法藥，致令無知無識者，學此空套子話，反撥棄經中實理實事以自盲盲人耳。其始終不露出朝代及年號者，皆其意欲後世謂己是上古之高人而已。此全體是凡夫生死結業心，何嘗有任運隨緣自樂天真之意。此等人亦不可贊，恐人因我贊而認彼爲全是。亦不須謗，恐人因我謗而謂彼爲全非。但子守子法，吾行吾道即已。那有閒工夫論他家不關己分之閒事乎。卍蓮淨土詩小序，前兩行發明遮表一心，亦屬謬論。善導專修淨業，可名錶專一心。永明萬善圓修，何名遮專一心。直是一錯到底。當云淨土法門，修有專圓。由衆生根器不一，致諸祖立法不同。善導令人一心持名，莫修雜業者。恐中下人以業雜致心難歸一，故示其專修也。永明令人萬善齊修，迴向淨土者。恐上根人行墮一偏，致福慧不能稱性圓滿，故示其圓修也。要之人未到大徹大悟地位，其立言決難無弊。譬如井蛙，只見一井量之青天而已。隨自意三昧校正重刻序，於初發心菩薩，約大心凡夫，通說。約圓教初發心住菩薩，正說。了此則不生我慢與退屈二種過愆矣。

#### 復永嘉某居士書三

普陀已來過幾次，當在家息心念佛，不可常來。來則曠功費日耗財，於己於他，均無利益。未曾來過，一瞻菩薩道場則可。已經來過，便可在家供養恭敬禮拜。豈菩薩唯在普陀，不遍界以應感乎哉。觀音菩薩，常在一切衆生起心動念處，顯大神通，演說妙法。無奈衆生迷背錯過，孤負慈恩。倘能常念觀世音菩薩名號，自於一切時一切處，常蒙覆被矣。宜以此意，轉告一切知交。

#### 復永嘉某居士書四

茲知欲居通州之意。雖志在成就子弟，而不知子弟之成，唯在家教。凡屬子女，必須從幼教以孝弟忠信，勤儉溫恭。至其長而入學讀書，方有受益之基。倘自幼任性而慣。且無論無天姿無善教。即有天姿有善教，亦只成得個文字工人，儒門敗類而已。世有才高北斗，學富五車，而其所作所爲，皆仗此聰明，以毒害生靈，毀滅道義者。其原皆由初無家教以爲之肇也。文王刑于寡妻，至於兄弟，以御於家邦。與大學欲治天下國家者，必從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而起，同一臭味。此儒門教人希聖希賢之無上祕訣。舍是而求，皆其末耳。爲今之計，子女當能言語知人事時，即於家庭先令認字塊（女子雖不必令其造大學問，斷不可不識字，不通文理。母尚宜胎教。若識字通文理，則所生子女，便易爲學矣）。每一塊紙方，只寫一字，不可兩面俱寫。若兩面寫，則便同記口歌矣。日限幾字，每日將認過熟字，又須遍認一二過。不上年餘，便認許多。後讀書時，凡讀過者，通皆認得，不致有隻記口歌之弊。凡彼力能爲者，必須令其常做以習勤（如灑掃執侍等）。凡飲食衣服，勿令華美。但凡拋撒五穀及損壞什物，無論物之貴賤輕重，必須告其來處不易，及折福損壽等義。倘再如此，定遭撲責，決不放過。如此則自能儉約，斷不至奢侈暴殄。及能讀書，即將陰騭文，感應篇，令其熟讀，爲其順字面講演之。其日用行爲，合於善者，則指其二書之善者而獎之。合於不善者，則指其二書之不善者而責之（彭二林居士家，科甲冠於江浙，歷代以來，遵行二書，其家狀元甚多，然皆終身守此不替）。如金入模，如水有堤。豈有不能成器，仍舊橫流之理乎。人之爲人，其基在此。此而不講，欲成全人，除非孟子以上之天姿則可矣。然讀書之時，不可即入現設學校。宜合數家請一文行兼優深信因果之師，令其先讀四書及五經耳。待其學已有幾分，舉凡文字道理，皆不被邪說俗論所惑。然後令其入現學校，以開其眼界，識其校事。不致動與時乖，無由上進矣。能如是，則有天姿者，自能有爲。無天姿者，亦爲良善。獨善兼善，自利利他，實不外此老僧常談也。又前在揚州請感應彙編十三部送人，云雷亦送一部。次日云雷至寓，令爲汝帶一部去。彼令送餘人，言當於有正書局去請。不知已請與否。此書文筆議論，悉皆超妙（有三幾處微有礙，然大體俱好，故可取）。但不如安士全書之貫通佛法耳。除安士全書之外，當推此爲第一。然此不易與婦孺開導。（光）於揚州，因見此書首未刻感應篇文，令其補刻。因尋其書，遂遇一本感應篇直講。此書系大通家所著，其注直同白話。但順文一念，其義自顯。最宜於幼年子女。今將此寄來，以企依此訓誨其子女，將來必能得實用而釋親憂矣（王雷夏曾刻彭希涑二十二史感應錄，系正史事實，最易令人警惕，止有二本）。

#### 復永嘉某居士書五

蔚如所說，頗有道理。但爾我乃無知無識自了漢，其教人亦以自了漢之法則。彼乃欲人大通佛法，方期由茲深信淨土。故致表面似不相合，而內情實各有所主，各有所長。及其弊也，則各有所失。若能取其益，不致成弊，則法門之大幸也。然而難矣。如來諸祖所立之法，後人尚依之成弊，況吾儕乎。但各守一法，以期自利兼以利於有緣者，則可耳。無緣者佛尚不能度，吾儕縱設種種法，亦將曰奈何奈何而已。蔚如兩書，過譽（不慧），令人慚惶無地。此之派頭，斷不可學。學之則是令人疑藐古人，反致彼此受損矣。汝書說得亦甚有理。但（光）事體甚多，無暇詳述。彼請問者，合則告之，違則令其別參高人。如市間店鋪，各有專售之貨。或一種貨，亦可通商裕國，興家立業。或多種貨，亦不過通裕興立而已。吾人既不豎大法幢，檢得大富長者門首所棄之殘羹餿飯以自資養。有不嫌酸臭者，不妨展轉相施。否則任伊取龍肝鳳髓以自資補。豈曰盡人皆貽，盡人皆受我此殘羹餿飯，方愜吾心哉。市間專售一貨者往往起家，俱售衆貨者或亦折本。弘法利生，何獨不然。千機並育，乃如來出世事。如來降跡爲善知識，亦不以此爲準。吾法法不通，但肯念佛，亦可仗之以了生死。吾之不通，亦何愧哉。所愧者言行不相應，有名而無實耳。

#### 復永嘉某居士書六

嘉夢奇特，必有嗣書香而繩祖武，出類拔萃之嘉男，賜自佛天也。不勝欣慰，賀賀。華嚴經云，一切衆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，但因妄想執著，不能證得。是知智慧德相，乃生佛所同。即性德也。有妄想執著，離妄想執著，則生佛迥異。即修德也。修德有順有逆。順性而修，愈修愈近。修極而徹證，證而了無所得。逆性而修，愈修愈遠。修極而永墮惡道，墮而了無所失。了此則愚者可賢，賢者可愚，壽者可夭，夭者可壽。富貴貧賤，及與子孫之蕃衍滅絕，一一皆可自作主宰。則有憑據者亦可無憑據，無憑據者亦可有憑據。如山之高不可登，人不能由，不妨鑿巖設砌，則絕頂亦可直到矣。古今人不知隨心造業隨心轉業之義。多少大聰明大學問人，弄得前功盡棄，尚且遺害累劫。若不修德，即親身做到富有天下貴爲天子，與夫位極人臣聲勢赫奕之宰輔地位，有不即世而身戮門滅者哉。是親得者皆無憑也。袁了凡頗會此義。故一切所享者，皆非前因所定也。前因俗所謂天。天定者勝人，謂前因之難轉也。人定者亦可勝天，謂兢業修持，則前因不足恃。是以現因爲因而消滅前因也。若恣意妄爲則反是。了此則欲愚者賢，庸平者超拔，皆在自己之存心修德與隨時善教而已。可不以努力栽培，以祈嘉夢有據也已。

#### 復永嘉某居士書七

一行居集，其刻字跡過細，少刷數千部。此蔚如諸人不仔細體貼處。其校對頗精細，不見錯訛。其書誠爲淨宗之一大護衛。然亦有令人受病之處，今不得不爲汝說，餘人當從略耳。二林居士最信扶乩，所錄乩語，實皆與教吻合。若肯依之而行，自能得大利益。然彼一時也，此一時也。倘執著乩語皆悉與教吻合，皆悉可依從。必有從乩違教之失。乩中多系靈鬼，絕少真仙。縱是真仙，豈能超於諸佛諸祖之上。切不可以二林居士尚信乩，吾人何敢不信。則錯之多多矣。內有禪宗祕密了義經跋，謂爲的系佛說。此二林之差別智未開，而啓後人濫漫杜撰之端也。此經法雨先亦有一本，（光）曾看一過，其語實無過咎。但是摘取楞嚴華嚴圓覺金剛等經，及六祖壇經，並淨宗合會禪淨二宗之語句以湊成之。通家看之固有益，不通家以此準一切乩語則誤。（光）因燒之以滅禍胎。二林爲之校正重刻，此二林之智只知其有益，而不知其流弊之無窮。將有以邪說作正教，皆此一跋倡導之也。若（印光）刻此書，斷不刻此一跋。流通佛法，大非細故，豈可不慎之於始哉。爾我世外人，何須賀節賀歲。陽曆過年，何亦送片相賀，豈非無事生事。即堯歷過年，亦不須賀。此世諦人情之俗套，如有因緣，隨便提句亦可。特爲賀歲數千裏轉致一片，則不如息心省事爲妙矣。

#### 復永嘉某居士書八

接手書，知由病中蒙三寶力，化險爲夷。方知生死了手，非一門深入，不克濟事。因研閱淨宗各書。方知彌陀爲我發願立行，以期成佛。我違彌陀行願，以故長劫恆淪六道，永作衆生。了知彌陀乃我心中之佛，我乃彌陀心中之衆生。心既是一而凡聖天殊者，由我一向迷背之所致也。如是信心，可爲真信。從此信心上，發決定往生之願，行決定念佛之行。庶可深入淨宗法界，一生取辦，一超直入如來地，如母子相會，永樂天常矣。雖然，知之匪艱，行之維艱。世有一班掠虛漢，聞得心佛衆生三無差別之理，或由閱教參宗，悟及此理。遂謂我與佛同，而了無所用其若修若證。遂放心恣意於一切境緣之中。誤謂六塵即覺，貪瞋癡即戒定慧，何須制心攝身，無繩自縛。此種見解，最爲下劣。謂之執理廢事，撥無因果。如以畫餅充飢，陵空作屋。自誤誤人，罪豈有極。以善因而招惡果。三世諸佛，名爲可憐憫者。汝當仗此心佛因果不二之理，切實修持信願行法。則往生可期，成佛有望矣。幸甚慰甚。一行居集禪宗祕密了義經序，已與蔚如言之。彼回書云，彼絕未見此經，故刻時忽略過去。當將此序抽去，免滋疑誤。又令刻字須粗，以期多刷。彼亦言已與刻工囑令粗些。又言於二月初當即北上。（光）亦不問仍復從政與否。然北京現創刻經處，非蔚如照應不可。戒菸方散佈四遠，有依之戒者，皆得藥盡病除，真神方也。如來說法，原爲被機。故有爲實施權，開權顯實，五時施化之事。又以仗自力了脫則難，仗佛力了脫則易。兼以末世衆生，根機陋劣。故特開淨土法門，俾上中下三根，等蒙利益，同登不退。世有好高務勝者，不觀時機，每以多分不能契悟者，令人修習。其意雖亦甚善，然約教而遺機，則其用力也多，而得益者少矣。

#### 復永嘉某居士書九

來書頗合善導專修之說，又契吾人庸劣之機，喜甚。衆生習氣，各有所偏。愚者偏於庸劣，智者偏於高上。若愚者安愚，不雜用心，專修淨業，即生定獲往生，所謂其愚不可及也。若智者不以其智自恃，猶然從事於仗佛慈力，求生淨土一門，是之謂大智。倘恃己見解，藐視淨土。將見從劫至劫，沉淪惡道，欲再追隨此日之愚夫，而了不可得。彼深通性相宗教者，吾誠愛之慕之，而不敢依從。何也。以短綆不能汲深，小楮不能包大，故也。非曰一切人皆須效我所爲。若與我同卑劣，又欲學大通家之行爲。直欲妙悟自心，掀翻教海，吾恐大通家不能成，反爲愚夫愚婦老實念佛往生西方者所憐憫。豈非弄巧翻成大拙，騰空反墜深淵乎哉。一言以蔽之，曰自審其機而已矣。吾人但安分守愚，一任舉世之人盡作通家，俾佛法大明於世，衆生盡得度脫而已。快何如之。師壽處祈亦以此言告之。弘一師擬僻居深山，可謂篤信真修之士矣。欣慰無量。

#### 復永嘉周羣錚居士書

汝所說頗有道理，慰甚。生死大事，須當預辦。若待臨行方修，恐被業力所奪。閉方便關，拒絕不急事緣，甚爲有益。羅台山之不往生墮福處，在於文字氣習重耳。此習既重，則雖曰念佛，實念念在文字裏做工夫。念佛工夫，只是支撐門面而已。此文人通病，非台山一人而已也。世智辨聰，佛謂爲八難之一者，正爲此也。念佛欲得一心，必須發真實心，爲了生死，不爲得世人謂我真實修行之名。念時必須字字句句從心而發，從口而出，從耳而入。一句如是，百千萬句亦如是。能如是，則妄念無由而起，心佛自可相契矣。又須善於用心，勿致過爲執著，或致身心不安，或致起諸魔事。都攝六根，淨念相繼。依此而行，決無歧誤。了凡四訓，不知是鈔安士書中者，或單有流通之本。（光）見一流通本，積善篇中，缺十條因果事蹟。若欲排印，當以安士書後所載者校之。缺則補之，訛則改之。序文湊千餘字，意雖可取，文不舒暢。（光）本欲發揮四訓未暢之旨，而意爲詞阻，究亦無所發明。但弁之於首，亦可作互相參證之微益耳。又現在見佛之志，可謂真切。然此事頗不容易。當以都攝六根，淨念相繼，以期一心不亂，爲決定主宰。於未得一心前，斷斷不萌見佛之念。能得一心，則心與道合，心與佛合。欲見即可頓見。不見亦了無所礙。倘急欲見佛，心念紛飛。欲見佛之念，固結胸襟，便成修行大病。久之，則多生怨家，乘此躁妄情想，現作佛身，企報宿怨。自己心無正見，全體是魔氣分，一見便生歡喜。從茲魔入心腑，著魔發狂。雖有活佛，亦末如之何矣。但能一心，何須預計見佛與否。一心之後，自知臧否。不見固能工夫上進，即見更加息心專修。斷無誤會之咎，唯有勝進之益。世間不明理人，稍有修持，便懷越分期望。譬如磨鏡，塵垢若盡，決定光明呈露，照天照地。若不致力於磨，而但望發光。全體垢穢，若有光生，乃屬妖光，非鏡光也。（光）恐汝不善用心，或致自失善利，退人信心，是以補書所以耳。永明云，但得見彌陀，何愁不開悟。今例其詞曰，但期心不亂，不計見不見。知此當能致力於心與佛合之道矣。

#### 復弘一法師書

接手書，知發大菩提心，誓證念佛三昧。刻期掩關，以祈遂此大願。（光）閱之不勝歡喜。所謂最後訓言，（光）何敢當。然可不盡我之愚誠以奉之乎。雖固知座下用此種絡索不著，而朋友往還，貧富各盡其分，則智愚何獨不然。但盡愚誠即已，不計人之用得著與否耳。竊謂座下此心，實屬不可思議。然於關中用功，當以專精不二爲主。心果得一，自有不可思議感通。於未一之前，切不可以躁妄心先求感通。一心之後，定有感通，感通則心更精一。所謂明鏡當臺，遇形斯映，紜紜自彼，與我何涉。心未一而切求感通，即此求感通之心，便是修道第一大障。況以躁妄格外企望，或致起諸魔事，破壞淨心。大勢至謂都攝六根，淨念相繼，得三摩地，斯爲第一。敢爲座下陳之。

#### 復無錫尤惜陰居士書

居士無我，樂受磋磨。但有誤會（光）意之失，故首稱師尊，不用印光法師四字。未免於（光）於己，皆所未安。夫（印光）一粥飯僧耳。稱爲法師，已經過分之極。然通途泛稱，亦不能不如是。至於不名，且稱爲師尊，實失正名交友之道。下次切勿用此故套。至於署名之下，古今通用，凡平交皆當如是，非於尊者前方用和南頂禮等也。今禮教陵遲，凡研究佛學者與知識信札，多皆用合十合掌謹啓等，而不肯稍屈。夫禹拜昌言。子夏喪明怨天，曾子責之，尚投杖而拜。是同儕有一言啓迪於我者，皆以屈禮謝之。今行於歧路，有所不決，擬欲問人尚須合掌。況欲資之以了生死大事，而以行路之儀奉之，是輕法也。輕法則不能實得法益。昔古靈贊禪師大悟後，欲報剃度師恩，多方啓迪。其師異之，令其爲伊宣說。彼謂當設法座，令其師迎己升座禮拜，然後可說。其師依之，遂於言下大悟。使古靈不如此重法，其師不如此重得法之人。莫道不說，說亦只得文字知見而已。決不能一言之下，明白本心。語云，下人不深，不得其真。夫如來滅度，所存者唯經與像。若以土木金彩等像視作真佛，即能滅業障而破煩惑，證三昧而出生死。若以土木金彩視之，則亦土木金彩而已。又土木金彩，褻之則無過。若以褻土木金彩之佛像，則其過彌天矣。讀誦佛經祖語，直當作現前佛祖爲我親宣，不敢稍萌怠忽。能如是者，我說其人必能即生高登九品，徹證一真。否則是遊戲法門，其利益不過多知多見，說得了了，一絲不得真實受用，乃道聽途說之能事也。古人於三寶分中，皆存實敬。不徒泛泛然口談已也。今人口尚不肯談一屈字，況實行乎。昔清世祖章皇帝，拜玉琳通琇禪師爲師。尚欲取一法名，琇師謂帝王何須用此。彼不肯，祈取一醜字眼名之。玉琳乃書十餘醜字，令其自選。乃取一癡字。其派在行字輩，故名行癡。凡與玉琳之法徒書，其署名則云法弟行癡和南。開國之皇帝尚如此自屈，若以今人推之，當先加以刑，然後問法，方合其式。否則平人失其爲平人，皇帝失其爲皇帝矣。（光）於佛學，一無所得。如盲對五色，聾對五聲。了不知其如何爲聲，如何爲色。然於主敬存誠之表面，頗願竭我愚誠，以盡他山石之小益。既屬心交，當不以瑣屑棄之。

#### 擬答某居士書 （附某居士原書）

鄙人信從淨土，已決定奉行，而於願行兩字，尚須乞教。願與行是否兩種分運，抑須同運。一，若以兩種而論，則念佛時先發願求生，如慈云十念求生文然後再念，惟念佛時只存心外無佛佛外無心之旨，心口如一，歷歷而轉，於念念中但存這麼念，並亦無求生之願，而依此念法往生均屬上品，此是照徹悟禪師之語。二，若以願行同運而論，則念佛時聲聲如嬰兒墮水急呼母救，此杭州玉峯禪師之說。又若堅密大師云，六字洪名，念念之間，欣厭具足，與玉峯師說正同。惟以上兩說，第一說所云，念佛時似少懇切之旨。蕅益大師曾云，求生淨土，全賴信願。若無信願，則雖念至風吹不入，雨打不溼，如銀牆鐵壁，亦無得生之理。然則雖念到一心不亂，恐未能十足穩當。照第二說所云，雖念佛時願行具足，而念念之間，心中多存一願，則於一心不亂，似又嫌不純。近時杭僧□□師亦以不能兼顧，不能不顧爲慮。玉峯有用兵之喻。末學鈍根未明究竟，想高賢必有確論以作後學津樑。

淨土法門，以信願行三法爲宗。如鼎三足，缺一不可。閣下既已篤修淨業，信之一字，諒已全體擔荷，究竟無疑矣。至於願行二法，似猶有彼此對待之執，不能融會貫通。致於圓融無礙法中，生起許多障礙。俾徹悟堅密蕅益三大師之普照萬匯圓滿月光，只因一絲當目，便成分隔矣。惜哉。今謂真念佛人，當念佛時，信願行三，全體具足。如子憶母，其間斷無狐疑不信，與不願見母之念頭可得。說甚同運分運，說甚願存則一心不純。原是一個，何得頭上安頭，以不能兼顧及不能不兼顧爲慮。觀閣下之所說，與某僧之論，皆實未能著實從事，乃於未發足前，先擬議到家景象。故於古人對治分別之法言，反生出種種分別。試問心外無佛，佛外無心，不懇切而能然乎，無信願而能然乎。徹悟堅密二師之語雖有異，而意實相資而相成。認做分運同運，可謂無擇法眼。至於蕅益所說，乃是爲一輩倚傍宗門，念自性彌陀，生唯心淨土，及不依淨土宗旨而修，但以念至一心不亂爲究竟極則事者之法藥也。何可引此淨宗門外之事，以例信願具足之真修，致門徑混濫也。此上約理通說也。若約事別說，發願當於朝暮念佛畢時（晨朝十念，亦先念佛後發願），或用小淨土文。若身心有暇，宜用蓮池大師新定淨土文。此文詞理周到，爲古今冠。須知發願讀文，乃令依文發願耳。非以讀文一遍，即爲發願也。除朝暮發願外，一切時但以至誠懇切念佛即已。

#### 與高鶴年居士書

南五臺山，乃千三百年前，觀世音菩薩，現比丘身，降伏毒龍，所開之古道場也。亦蓮宗八祖，云棲蓮池大師，中興蓮宗之發源處也。明嘉靖時，有性天文理老和尚者，隱居此山無門洞。後因云遊至杭州，住西山黃龍庵。蓮池大師仰其道風，與夫人湯氏，歸依座下。不二三年，又依之出家。使此老無有出格道德，豈能令如大師之博學鴻詞，躬行實踐，盛德君子，屈身座下，始終依止，以爲弟子乎。大師出家後，老人復歸關中。大師志慕遍參，未能遠從。而關中法道，至清乾隆後，日漸式微。哲人云亡，志乘佚失。致老人嘉言懿行，無由永傳於世，何勝悼嘆。然以異地之僧，能令蓮池歸依出家，可以想見其爲人。事見云棲法匯蓮池大師塔銘中。其派爲宗福法德義，普賢行願深，文殊廣大智，成等正覺果。大師正在殊字輩。其改爲袾者，以洪武時，有一高僧，洪武詔見，甚加優寵，特以玉盞，賜乳令服。因詠謝恩詩，有一盞瓊漿來殊域，九重恩德自上方之句。洪武姓朱，遂謂殊者，歹朱，是罵己。即令斬之。及斬，乃悟其非罵，而已悔無所及矣。此宿世殺業所感，業力現時，不能自主。殺業之難消如此，可不戒哉。如來於諸戒之中，皆以殺戒居首。其深慈大悲，至極無加矣。而迷倒愚夫，不知感恩，反加謗毀。勢必從劫至劫，互相殺戮，可不哀哉。蓮池大師以此之故，去歹加衣，而用袾字。世多不察，每每訛作從示之祩。其不識字義，粗心浮氣，有如此者。而大師慎微杜禍正名順言之道，遂因之埋沒。惜哉。無門洞者，即今之湘子洞。意昔或名湘子洞，老人居之，改爲無門洞。及老人去世，無知僧俗，不知無門之義。以韓湘子修行成仙爲奇，故仍呼爲湘子洞耳。何以知之，南五臺山，無有大洞，可以住人。亦無有洞，名無門者。唯湘子洞，高深寬大，可以住人。兼復僻居山後，上下懸崖。而逼近聖泉，柴水方便。又復地勢向陽，冬暖夏涼。遊人樵夫，皆所不至。洵爲辦道最勝之地。咸同以來，兵火連綿，以故久無人住。至光緒初，法忍冶開等老，卜居於此，至今成大蘭若。而道由人宏，地由人靈，可不信哉。名無門者，蓋以大士以普門法道，度脫衆生。老人效法大士，名其居曰無門。亦取楞伽佛語心爲宗，無門爲法門之義。須知無門即是普門。良以法法頭頭，迷之則皆可起惑造業，悟之則皆可斷惑證真。故楞嚴二十五聖，於六根，六塵，六識，七大，各證圓通。故無一法不是三諦妙理，亦無一法不契三德祕藏。唯其普皆是門，故不須另立一門，而號爲無門焉。居士幸住此山，諒亦宿受此老之法潤所致。宜將此意詳告大茅篷主僧。令知有高人故事，及無上甚深之真正名目在。不可仍以外道虛名，相沿傳去，以致失卻佛法中之正名耳。攝身巖者。以其峯巒陡峻，壁立萬仞。至其巔者，向下望之，不禁戰兢惕厲，身心悚然，妄想消滅，正念昭彰。即楞嚴所謂都攝六根，淨念相繼之意。蓋以身爲總名，六屬別目。以總攝別，故但曰攝身耳。其後哲人悉沒，志乘佚失。無知僧俗，遂訛作捨身。以訛傳訛，無人改正。誣罔名山，莫此爲甚。豈有菩薩現身親開之山，而以此害道誤人之名，以名其山峯之理乎。又有魔民，造作魔說，謂觀音於此捨身，方成道果，以誑惑愚夫愚婦。如是齊東無稽之談。玷污大士，貽辱法道，招外道之邪謗，啓愚人之魔思，爲害誠非淺淺。此與普陀以觀音眺作觀音跳，同一魔見。誠令人可嘆可恨可悲可憐。南五臺山，開山緣起，昔年毫無根據。光緒十一年，（光）住大頂，親侍大士香火。一日下山，至劉村西寺中（系大頂下院），見有數碑，所載皆非最初緣起。中有一碑，被水垢封蔽，成一石板。（光）取磚磨之，乃元至元七年依古碑所序之緣起碑也。使（光）不磨出，安知無知俗僧，不取之以作石板用乎。則大士救苦不思議靈蹟，永劫埋沒矣。今幸失而復得，故爲居士詳言耳。碑記鈔奉，並祈存覽（碑記列入附錄）。

#### 致諦閒法師問疾書

二月下旬，聞公自溫歸來，身嬰篤疾，手足不便運動。光固知我公悲心深重，欲令現在諸學子，及一切四衆，及早努力修行。勿待病魔臨身時，則不易擺脫矣。其直以口說，尚恐不親切，遂現身以說。可謂深慈大悲無以復加矣。光自愧財法兩缺，欲效愚忱，直無其力。但只旁問於根祺然云輩。後聞佛曦謂病已復原，但足尚不能大行。意謂行固能行，但艱於出外而已。昨萬年寺住持了悟見訪，問及，言喫飯說話，與好人無異。唯手足絕不能動，雖飲食便利，一一須人代爲周旋。光竊念病體如此，何以弘法。或令淺見之人，謂佛法無靈。以故數十年講經，天下聞名之大法師。身嬰痼疾，只管求醫服藥，亦不見愈。彼素謂依教修持，能轉定業，及阿伽陀藥，萬病總持者，皆誑人耳。若其不誑，彼當依教轉彼定業。彼素崇淨土，以彌陀名號爲阿伽陀藥，何不服之。又普門品，觀音圓通，講時不曉得多有道理。直是菩薩跟到稱名求救者。彼既如此，何不放下身心，拌一條窮性命，志心念觀音菩薩，以求身心悉皆安隱。以及得大解脫，獲真圓通也。光念世人多有此見。倘我公能仰求大士垂慈，即令貴體復原，福慧崇朗。則彼淺知淺見者，將斷盡狐疑，增長正信。當相率而出邪途，入佛道，以期普利自他於無既也。是誠所謂以大慈悲，現身說法也。其利益大矣。按周克復觀音持驗記，載一事。其病與公稍同，其人品與公天地懸殊。彼尚能蒙菩薩加被，令其宿業頓消，痼疾立愈。況我公爲現在法門第一人，其法道之興衰，繫於一身之存亡。倘能將平日與人講普門品，及觀音圓通之全幅精神，用稱念洪名。當不離此心，即蒙消宿業而獲安隱。轉使先生譏誚，謂爲佛法不靈者，皆相援而皈依信奉，唯恐或後也。明崇禎辛巳，當塗縣官圩，有山東一癱子至。以手代足，乞食於市，人多厭之。癱者雖病而負氣，被罵詈，輒不平。聞塘橋庵，有修行僧曰水谷，往訴以乞食艱難之苦。谷曰，汝能發心出家，仗慈悲大力，或有施主。癱子從之，遂剃髮，受齋戒。雖行乞，不茹葷血。雖被辱罵，安忍而受。谷又教以念觀世音名號，兼持準提咒。受持逾二年。戊子秋，忽夢一老嫗呼之曰，汝起汝起。癱子云，我是癱子，何能起。老嫗以手扯其兩足，覺直而不拳。晨起癱病遂愈，居然一昂藏之僧矣。取號曰半崖，遂有供養之者。出唐宜之己求書。觀音大士，唯以尋聲救苦爲事。從古至今，其蒙感應而離苦惱者，何止百千萬億也。而載籍所傳，乃億萬中略見一二而已。然公之本心，光固不得而知，且約己淺見爲論。即實受安樂，絕無苦惱。亦當以求菩薩救苦，爲大衆作榜樣也。

#### 復弘一師書一

座下勇猛精進，爲人所難能。又欲刺血寫經，可謂重法輕身，必得大遂所願矣。雖然，光願座下先專志修念佛三昧。待其有得，然後行此法事。倘最初即行此行，或恐血虧神弱，難爲進趣耳。入道多門，唯人志趣，了無一定之法。其一定者，曰誠，曰恭敬。此二事雖盡未來際諸佛出世，皆不能易也。而吾人以博地凡夫，欲頓消業累，速證無生，不致力於此，譬如木無根而欲茂，鳥無翼而欲飛，其可得乎。今將辦法之利弊，並前人證驗，略開一二，庶可隨意作法矣。刺血寫經，有專用血寫者，有合金合朱合墨者。合金一事，非吾人力所能爲。憨山大師寫經，系皇太后供給紙與金耳。金書之紙，須用藍色方顯，白紙則不顯。即藍紙金字，亦不如白紙墨字，及朱字之明了。光曾已見過矣。若合金朱墨等，則血但少許，以表其志誠心。如憨山於五臺妙德庵，刺舌血研金，寫華嚴經。妙峯日刺舌血爲二分，一分研朱書華嚴經，一分著蒙山施食中，施鬼神。高麗南湖奇禪師，見蕅益彌陀要解，欲廣流通。刺舌血研墨寫要解，用作刻板底樣刻之。冀此書遍法界，盡來際，以流通耳。其寫一字，禮三拜，繞三匝，稱十二聲佛名。可謂識見超拔，修持專摯者也。此三老之刺舌血，當不須另行作法。刺出即研金朱墨而寫之便了。決非純用血，當仍用水參合之。若專用血寫，刺時先須接於小碗中，用長針盡力周匝攪之，以去其筋。則血不糊筆，方可隨意書寫。若不抽筋，則筆被血筋縛住，不能寫矣。古有刺血寫華嚴，以血筋日堆，塑成佛像，有一寸餘之高者。又血性清淡，著紙即散，了無筆畫，成一血團。其紙必須先用白礬礬過，方可用。礬過之紙不滲，最省血。大紙店中有賣的，不須自制。此係備畫工筆者之用也。其礬過之紙，格外厚重，又復經久。如黃紙已染者便堅實，未染之紙頭即磽脆。古人刺血，或舌或指，或臂或胸前，亦不一定。若身則自心以下，斷不可用，若用則獲罪不淺。不知座下擬書何經。若小部頭，則舌血或可供用。若大部，及專用血書，則舌血恐難足用。須用指及臂血，方可告圓。以舌爲心苗，取血過多，恐心力受傷，難於進修耳。光近見刺血寫經者，直是造業。以了無恭敬。刺血則一時刺許多。春秋時，過二三日即臭，夏日半天即臭，猶用以寫。又有將血曬乾，每寫時，用水研幹血以寫之者。又所寫潦草，毫不恭敬，直是兒戲。不是用血以表志誠，乃用刺血寫經，以博自己真心修行之名耳。竊謂指血舌血，刺則不至太多。若臂則一刺或可接半碗血。與其久則臭而仍用，及曬乾研而方用。似不若最初即用血合朱作錠，曬乾聽用。爲不虛耗血，又不以臭血污經，爲兩適其宜矣。然此錠既無膠，恐久則朱落。研時宜用白芨再研，庶不至落。又將欲刺血，先幾日即須減食鹽，及大料調和等。若不先戒食此等，則其血腥臊。若先戒食此等，則血便無濁氣。又寫經不同寫字屏，取其神趣，不必工整。若寫經，宜如進士寫策，一筆不容苟簡。其體必須依正式體。若座下書札體格，斷不可用。古今人多有以行草體寫經者，光絕不贊成。所以寬慧師發心在揚州寫華嚴經。已寫六十餘卷，其筆法潦草，知好歹者，便不肯觀。光極力呵斥，令其一筆一畫，必恭必敬。又令作訟過記以訟己過，告誡閱者。彼請光代作，故蕪鈔中錄之。方欲以此斷煩惑，了生死。度衆生，成佛道。豈可以遊戲爲之乎。當今之世，談玄說妙者，不乏其人。若在此處檢點，則便寥寥矣。尤君來書，語頗謙恭。光復之，已又致謝函，可謂篤信之士。然仍是社會之知見，於佛法中仍不能息心實求其益。何以見之，今有行路之人，不知前途。欲問於人，當作揖合掌。而尤君兩次來函，署名之下，只云合十。是以了生死法，等行路耳。且書札尚不見屈，其肯自屈以禮僧乎。光與座下心交，與尤君亦心交。非責其見慢，實企其獲益耳。

#### 復弘一師書二

接手書。見其字體工整，可依此書經。夫書經乃欲以凡夫心識，轉爲如來智慧。比新進士下殿試場，尚須嚴恭寅畏，無稍怠忽。能如是者，必能即業識心，成如來藏。於選佛場中，可得狀元。今人書經，任意潦草。非爲書經，特藉此以習字，兼欲留其筆跡於後世耳。如此書經，非全無益。亦不過爲未來得度之因。而其褻慢之罪，亦非淺鮮。座下與尤居士書，彼數日前亦來信。意謂光之爲人，唯欲人恭敬。故於開首即稱師尊，而印光法師四字亦不用。光已詳示所以。座下信首，亦當仍用印光二字。不得過爲謙虛，反成俗套。至於古人於同輩有一言之啓迪者，皆以作禮伸謝。此常儀也，無間僧俗。今禮教陵替，故多多皆習成我慢自大之派頭。學一才一藝，不肯下人，尚不能得，況學無上菩提之道乎。此光盡他山石之愚誠也。刺血寫經一事，且作緩圖，當先以一心念佛爲要。恐血耗神衰，反爲障礙矣。身安而後道隆。在凡夫地，不得以法身大士之苦行，是則是效。但得一心，法法圓備矣。

#### 復汪夢松居士書

昨接手書。備悉介懷。雖未覿面，卻叨知心。光一介庸僧，毫無淑狀。不過所說皆按己本分，不敢以過頭大話，自瞞瞞人。蔚如居士，以其與己之意見合，遂屢爲排印流佈。致其殘餿酸臭之氣，遍刺人耳目。不意閣下不以酸臭見棄，而復過爲推崇。不禁令人慚惶無地。然由此一函，備知閣下之德與過。不以光爲無知，且請言其大略。厭儒者假聖賢經傳以欺世盜名，佛者假普度衆生以誆騙錢財。有此志操，自強不息，必能正心誠意，以爲真儒。斷惑證真，以爲真佛。厭之之心愈切，則修之之心愈力。修之之心愈力，則證之之益愈大矣。其德誠可繼往開來。若惟知厭而不肯從事，則成厭世疾俗狷介者之志操耳。所謂不善用厭，則即德成過矣。閣下一向似偏於用厭。今於厭中打一轉身，遂全過以爲德。而其於儒佛之心法，將必因是而親得矣。敢爲閣下預賀。欲爲真佛，須先從能爲真儒始。若於正心誠意，克己復禮，主敬存誠，孝友弟恭等，不能操持敦篤。則根基不固，何以學佛。選忠臣於孝子之門，豈有行悖儒宗，而能擔荷如來家業，上續慧命，下化衆生乎。佛法大無不包，細無不舉。世出世間，無一法不在範圍之中。世之拘墟者，每以出家爲悖倫理。遂不體究，反加謗毀。因噎廢食，自喪性命。實可哀憐。若能放開眼界，方知佛法流佈中外。二千年來，其道盛行。經幾多聖君賢相，傑士偉人，爲之護持傳佈者，固自有非凡情所測之真道在也。縱有一二拘墟之儒闢之，暴惡之君毀之。究屬隻手遮日，仰面唾天。適自形其少知少見，妄作妄爲之過咎耳。於佛究何損哉。又有外彰闢撥之名，內取修證之實。由宋以來，凡儒門大宗，莫不皆然。光所謂誠意正心，由此致有欠缺者，實屬決定論也。閣下宿根深厚，故能於厭中企求其真，不以光不肖而求其入階。然光學喻如蚊蟲飲於大海，只知飽腹，不測深廣。若欲作大通家，須從通途佛學而論。則起信論，楞嚴經，最爲切要。當專攻之，以爲自利利人，上求下化之本。然其道理宏深，得大通且不易，況由通而親證乎。其餘大乘經論，悉當研究。而法門無量，必須以禪淨二法爲本。如是則自可宏揚法化，導利衆生。若非天資高邁，斷難實獲巨益。若欲隨分隨力修持，即生便了生死，當專主淨土一門。以真信切願，念佛求生西方。則不論工夫深淺，無不臨終得遂所願。此之一法，乃如來爲末世衆生，無力斷惑，不能了生死者，特設一決定了之之法。使佛不開此法，則無力斷惑者，皆於了生死無望也。何幸得遇此法，雖無大根，能自斷惑。而帶業往生，速出生死，又何歉憾乎。然此一法，統攝一切。能自斷惑，自了生死者。猶須迴心嚮往，方可速登佛地。切勿謂此爲淺近之法，以爲愚夫愚婦之所從事者，則當自得其益矣。其宜看書，光文鈔中亦略標一二，今不復贅。就慾念佛求生西方，必須知因識果。身之所行，心之所念，須與佛合。若與佛悖，則縱能念佛，亦難往生。以感應之道，不相交故。若能生大慚愧，大怖畏。改過如去毒瘡，立志如守白玉。則萬無一失，各得往生。其意光文鈔，及淨土諸書，皆詳言之，不須多說。

#### 復陳慧超居士書

接手書。知居士慕道之心，極其懇切，不勝欣慰。但以校定安士書，及諸冗務，不暇裁復，故遲至今。貪瞋癡心，人人皆有。若知彼是病，則其勢便難熾盛。譬如賊入人家，家中主人若認做家中人，則全家珍寶，皆被彼偷竊淨盡。若知是賊，不許彼在自家中停留一刻，必須令其遠去淨盡。庶財寶不失，而主人安泰矣。古德云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覺遲。貪瞋癡一起，立即覺了，則立即消滅矣。若以貪瞋癡爲自家正主，則如認賊爲子，其家財寶必致消散矣。念佛時不能懇切者，不知娑婆苦，極樂樂耳。若念人身難得，中國難生，佛法難遇，淨土法門更爲難遇。若不一心念佛，一氣不來，定隨宿生今世之最重惡業，墮三途惡道，長劫受苦，了無出期。如是則思地獄苦，發菩提心。菩提心者，自利利他之心也。此心一發，如器受電，如藥加硫。其力甚大，而且迅速。其消業障，增福慧，非平常福德善根之所能比喻也。被境所轉，系操持力淺。則喜怒動於中，好惡形於面矣。操持者，即涵養之謂也。若正念重，則餘一切皆輕矣。是以真修行人，於塵勞中煉磨。煩惱習氣，必使漸漸消滅，方爲實在工夫。在家人不隨衆，各人念佛。坐立繞跪，皆無不可。但不可執定一法，若執定，則人易勞而心或難得相應。當斟酌其自己之色力及工夫，而取其合宜行之，則有益矣。若常途通行，宜先繞，次坐，次跪。繞跪皆覺辛苦，宜坐念。坐念若起昏沉，宜繞念，或立念。昏沉去，當復坐念。宜按鍾，不宜掐珠，以掐珠難養心故。安士全書，實爲末世最勝良導。尤惜陰居士極欲全國流佈，俾大家同開眼界。由茲挽回世道人心，止息天災人禍。現已募得一萬餘部，尚難廣佈。今寄上通告，並辦法一張，祈閣下閱之。隨分隨力相助，隨緣隨機相勸。無力出資，則以言讚歎，令人發心，亦是功德。務使迷昧之流，聞晨鐘而夢醒。貪惡之輩，見因果而心驚。人心若轉，天災自息。此係正本清源之道。即世諦淺近之法，而直達乎出世深遠莫測之法之最勝方便也。凡在知交，當爲勸發。無信心人，亦勿強勸，以繫結善緣故。若一強勉，便雜煩惱。雖有小功，實獲大咎。未能令彼得巨益，有礙自己利人心故。

#### 復酈隱叟書

昨由嘉興海屍道人處，轉來閣下手書。知其久攻道學，深有所得。今又欲問津於佛法中，成始成終之淨土法門。可謂宿生曾於佛法深種善根。不執河伯之拘見，而擬知法海之要津也。既知海屍道人，何不問彼。乃舍高明而求卑劣，致負所望。夫海屍者，乃宗教兼通，禪淨雙修，實生死海中之大願船也。但以謙抑過甚，故以屍名。生死海中，若遇此屍。管保速登彼岸，歸家安坐矣。若光者，尋常粥飯僧耳。法門中事一無所知。然既謬爲過問，不妨爲君稍除疑滯而已。竊以釋道本源，原無二致。其末流枝派，實有天殊。佛教教人，最初先修四念處觀。觀身不淨，觀受是苦，觀心無常，觀法無我。既知身受心法，全屬幻妄。苦空無常無我不淨。則真如妙性，自可顯現矣。道教約原初正傳，亦不以煉丹運氣，唯求長生爲事。後世凡依道教而修者，無一不以此爲正宗也。佛教大無不包，細無不舉。不但身心性命之道，發揮罄盡無餘。即小而世諦中孝弟忠信，禮義廉恥等，亦毫善弗遺。唯於煉丹運氣等，絕無一字言及，而且深以爲戒。以一則令人知身心爲幻妄，一則令人保身心爲真實耳。此所謂心，乃指隨緣生滅之心，非本有真心也。煉丹一法，非無利益。但可延年益壽，極而至於成仙生天。若曰了生脫死，乃屬夢話。閣下既知仙劫有數，佛壽無量。當此高年，正宜於念佛法門，專精緻力。其餘禪教諸法，且從簡略。以彼諸法，廣大深遠，不易研窮。即窮到極處，尚須歸宗淨土法門，方能究竟了辦。凡淨土經論，當急急研窮，依教奉行。不可以己見不到，稍生一念疑心。仰信佛祖誠言，生信發願，持佛名號。自能蒙佛慈力，接引往生。一得往生，則便超凡入聖，了生脫死。長侍彌陀，參隨海衆。當即徹證無生，速登補處矣。回視成仙而爲天帝所轄，殆天淵相隔矣。閣下所言夢東語錄，及彭紹升諸說。似皆煉丹家抄錄妄行改削之文，非從原書中見也。以煉丹家亦有以打坐爲參禪者，故云念佛與參禪同，與道法少別。與道法少別一句，的是丹家糅入。除此一句外，其上下之文，雖於義無大謬。然亦儱侗顢頇。夢東語錄，絕無此文。殆彼取其義，而實不知其所以然者之抄錄耳。今亦不須詳辨，祈息心看夢東語錄自知矣。所引彭二林居士語，亦與此同，而其訛更有甚焉。所云阿彌陀佛四字易念，只要念念相續一心不亂，才能一氣循環，精氣神凝聚一處。久之成舍利子，再久之結爲菩提珠，而成佛矣。此語乃以念佛法，作煉丹法。二林斷斷不爲此語。正眼未開，援正入邪，諸多此類。慧命經，仙佛合宗，乃其甚者。引人之語而不知其義，妄爲改削，以作己法之證。其蔑理誣人，惑世誤人之罪，非口筆所能宣也。欲圖一時之虛名，不懼長劫之實禍，如來稱爲可憐愍者。至云迴光返照之法，雖無大礙。兩眼看著手尖，當是鼻端之訛。此或是二林居士所立。雖亦有益，然長時合掌，甚爲喫力。固不如觀鼻端白之安樂自在，身心各適其適也。以初心習定，念難歸一。若能常觀鼻端，則心自不外馳而紛動耳。此係最初之淺近法耳。夢東語錄，乃錢伊庵居士，於夢東遺集中，摘其專示淨土言句，於南方流通，以補久仰無緣會晤之憾。全集北京則有，南方唯伊庵略本。此書詞理精妙，爲蕅益省庵後之第一著作。若於此書能一踏到底，諦信無疑。光敢保閣下蓮蕊敷榮於珍池，臨終即託質其中，而爲淨土之嘉賓矣。彌陀要解，爲自有此經以來之妙注，實爲修淨業者之指南。其書載於淨土十要之首。淨土十要，乃大師採淨土著述之最契理契機者，匯而成之。共十種，故名十要。以要解注經，故居其首，乃尊經也。言舍利者，系梵語。此云身骨，亦云靈骨。乃修行人戒定慧力所成，非煉精氣神所成。此殆心與道合，心與佛合者之表相耳。非特死而燒之，其身肉骨發變爲舍利。古有高僧沐浴而得舍利者。又雪巖欽禪師剃頭，其發變成一串舍利。又有志心念佛，口中得舍利者。又有人刻龍舒淨土文板，板中出舍利者。又有繡佛繡經，針下得舍利者。又有死後燒之，舍利無數，門人皆得。有一遠遊未歸，及歸致祭像前，感慨悲痛，遂於像前得舍利者。長慶閒禪師焚化之日，天大起風，煙飛三四十里。煙所到處，皆有舍利。遂羣收之，得四石餘。當知舍利，乃道力所成。丹家不知所以，妄臆是精氣神之所煉耳。以丹家見佛法中名相，不究本而著跡。故以己丹家之事，妄爲附會耳。得菩提道則成佛。未聞煉精氣神，先爲舍利子，後爲菩提珠而成佛也。丹家保固色身，謂其保之及極，則可成佛。此其一證。明眼人見之，不值一笑。丹家所謂性，所謂命，皆在色身神識上作活計。反謂佛教止知修性，不知修命。不知彼之所從事者，皆系佛教之所破除者。觀四念處，自可了知。慧命經，系清初魔民柳華陽所著。彼出家爲僧，而種性邪謬。故引佛經中文，一一皆以己意妄會，以作煉丹之證。有不便者，則改其字句，而且又自爲注。其意欲人以己爲千古第一高人。而一班無知無識輩，爲之刻板，私相授受。恐明眼人知之，則殃禍不淺。凡看此種書者，皆邪正不分之流。若具眼者見之，當即付之烈火，以免瞎天下後世人之正眼。仙佛合宗，其誣謗佛法，比慧命經爲更甚。夫欲煉丹，即以己煉丹家之言論倡導即已。何得挽正作邪，作掩耳盜鈴之計。引人之言而不依人之義，既慕其名而反惡其實。豈非喪心病狂，求升反墜乎哉。此等本不足掛齒，何堪詳談。但以閣下未知彼此之源雖同，彼此之流迥異。若不分辨，則尚以丹法爲負郭田，不能如莊復真之直下舍彼而取此耳。光豈好辯哉，誠恐含糊其詞，致閣下二門皆不得其益矣。觀世音菩薩，於往劫中，久已成佛，號正法明。但以慈悲心切，雖則安住常寂光土，而復垂形實報方便同居三土。雖則常現佛身，而復普現菩薩，緣覺，聲聞及人天六道之身。雖則常侍彌陀，而復普於十方無盡法界，普現色身。所謂但有利益，無不興崇。應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現何身而爲說法。普陀山者，乃菩薩應跡之處，欲令衆生投誠有地，示跡此山。豈菩薩唯在普陀，不在他處乎。一月麗天，萬川影現，即小而一勺一滴水中，各各皆現全月。若水昏而動，則月影便不分明矣。衆生之心如水，若一心專念菩薩，菩薩即於念時，便令冥顯獲益。若心不志誠，不專一，則便難蒙救護矣。此義甚深，當看印光文鈔中，石印普陀山志序自知。名觀世音者，以菩薩因中由觀聞性而證圓通，果上由觀衆生稱名之音聲而施救護，故名爲觀世音也。普門者，以菩薩道大無方，普隨一切衆生根性，令其就路還家，不獨立一門。如世病有千般，則藥有萬品。不執定一法，隨於彼之所迷，及彼之易悟處，而點示之。如六根六塵六識七大，各各皆可獲證圓通。以故法法頭頭，皆爲出生死成正覺之門，故名普門也。若菩薩唯在南海，則不足以爲普矣。閣下於佛菩薩不思議事理，概未究心。故於此淺近之事，悉皆迷悶不了耳。此上所說，乃以閣下所問而談，實非閣下究竟得益之淨土法門之事也。若欲詳說，則太費筆墨。當請無量壽經，觀無量壽佛經，淨土十要，淨土聖賢錄，徹悟語錄，看之。自知其若何修，若何證也。又徐蔚如居士，裒集印光應酬筆札，兩次排印於京，名印光法師文鈔，二本。所代來者，已經散了。今春又令商務印書館另編重排，兼令留板。而本館又謂凡各處分館，皆爲代售。現在尚未出書。或年終春初出書，祈購而閱之。雖無大發揮，而於初機頗有小益。以故蔚如爲之屢印，而期其廣傳也。閱此，則禪淨之界限分明，自力佛力之利益大小，明如觀火。自不致欲了生死，不知路頭。並於一切法中，見其法法圓妙，不至無所適從耳。

#### 復尤弘如居士書

閣下宿根深厚，慕道心切。又與弘一大師向爲摯友。今又欲扳光爲蓮池會中法契，不勝欣忭。但以曬經因緣，不暇即復，歉甚。光少失問學，老無所知。近三二年，每有謬聽人言，有所問訊者，然只以己之所知所能者告之。至於佛法之精義，禪定之實證，則非光所知。亦不敢以不知爲知，而妄爲談敘也。弘一師博學多聞，以光雖固陋，而其居心頗真實，其修行頗依固陋者之本分，故相與周旋，實未一覿其面。今發心掩關，拒絕一切，當必親證念佛三昧，以之餉一切有緣也。不勝盼望之至。今人研究佛法，多多皆欲作一通家。擬於一切大衆前，清談高論，令人悅服。少有爲了生死特學佛法者。閣下若欲作第一等人，則光之知見，了無裨益。當請益於當世緇素中之大通家，則可不孤所期。若欲即俗修真，以有限光陰，兼營世事，又期即生定了生死者。則光不妨以聞於古人者，轉以告閣下也。夢東云，真爲生死，發菩提心，以深信願，持佛名號。此十六字爲念佛法門一大綱宗。此一段開示，精切之極，當熟讀之。而夢東語錄，通皆詞理周到，的爲淨宗指南。再進而求之，則蕅益老人彌陀要解，實爲千古絕無而僅有之良導。倘能於此二書，死心依從。則即無暇研究一切經論，但常閱淨土三經，及十要等。仰信佛祖誠言，的生真信，發切願。以至誠恭敬，持佛名號。雖在暗室屋漏，如對佛天。克己復禮，慎獨存誠。不效近世通人，了無拘束，肆無忌憚之派。光雖生死凡夫，敢爲閣下保任即生便可俯謝娑婆，高預海會。親爲彌陀弟子，大士良朋矣。如於淨土一法，不能死盡偷心，決志修持。於主敬存誠，克己復禮等，猶欲以不執著，爲疏散放逸作遮護之巧符。則其所得之利益，固非光劣知劣見所得而知也。餘則光蕪鈔中已備言之，故不多瀆。看經一事，惟恭敬方能得益。若不恭敬，縱得，亦不過依文解義之益。而其業消智朗，徹悟自心，斷斷無此僥倖。況褻慢之過，有不可勝言者乎。此舉世通病，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。

#### 復戚智周居士書一

既在杭州，便可息心辦道。何須待香會過，又來普陀。大士無剎不現身，何處不好禮拜供養。即曰特爲見光，亦不必來。文鈔此番所印，有九十餘篇。光滿腹中草料，通通倒出矣。豈更有口傳心授之祕訣，以私授於汝乎。光學識褊淺，無大發揮。然能依之而行，決定有益無損。決定能了生死於現生，侍彌陀於沒後。誠恐視爲卑劣，則卑劣矣。譬如金木泥彩所造之佛，以真佛敬之，即可成佛。以金木泥彩視之，則亦金木泥彩而已。然褻金木泥彩，則無罪愆。若褻金木泥彩之佛像，則罪過彌天矣。善得益者，無往而非益，鴉鳴鵲噪，水流風動，無不指示當人本有天真（禪宗所謂祖師西來大意）。況光之文鈔，文雖拙樸。所述者皆佛祖成言，不過取其意而隨機變通說之，豈光所杜撰乎哉。光乃傳言譯語，令初機易於曉了耳。然雖爲初機，即做到極處，亦不能捨此別修。以淨土一法，乃徹上徹下之法。非如小乘之法，大乘便不用以修習也。

#### 復戚智周居士書二

光順師至，持汝手書。並夏布蓮子交光。言汝已住伊庵等情。竊念汝資非餘裕，何須效世諦人情，作投桃報李之儀。爾我以道相交，當以直道而行耳。茲既寄來，當以爲作福之資。謝謝。令嚴，令岳母，既生信向。當時以淨土利益爲之啓迪。令其信心，由微而著。倘能信願真切，決定可生淨土。其爲孝也，豈世間之孝所能比擬乎哉。汝於淨土修法，尚未了了。當唯以翻閱研究淨土爲事。半日學解，半日學行。必期於徹頭徹尾，了無疑惑而後已。楞嚴正脈，且作緩圖。縱親見如來藏妙真如性，亦不能即了生死。見性是悟，非是證。證則可了生死。若唯悟未證，縱悟處高深，奈見思二惑不能頓斷，則三界輪迴，決定莫由出離矣。若不通楞嚴，倘淨土法門，能仰信佛言，決定無疑。真信切願，以修實行。則決定往生，爲極樂世界中人。況兼現世國界危岌。尚欲以危險時際，有限精神。作不急之法務，企得大通家之名聞，以充體面。致自己專修一事，竟成顢頇乎哉。倘淨土法門，悉皆諦信深知。不妨再研楞嚴，及各經論。汝昔求光開示，光以文鈔相寄，尚不一一全閱。光固知汝不知緩急，泛泛然學時人研究佛經，只期作一通家而已。光文鈔文字雖劣，頗能示人修持門徑。昔大智律師，深通臺教，嚴淨毗尼。行願精純，志力廣大。唯於淨土，不生信向。後因大病，方知前非。嗣後二十餘年，手不釋卷，專研淨土。方知此法，利益超勝。遂敢於一切人前，稱性發揮，了無怖畏。雖則三歲孩子，亦會念佛。汝此法門徑，尚未認清。又非講期見逼，如講家之擬撐門庭，何須先研楞嚴，不以歸家識路爲急務乎。至於光之所說，不過搪塞差事，不致負彼來意。豈真能顯示楞嚴之要義乎。如來欲令一切衆生，就路還家。故令二十五聖，各陳宿因。末世衆生，無論上中下根，皆當以勢至念佛法門，自利利人。都攝六根，淨念相繼。反念念自性，性成無上道。此居士所當致力者。至於徵心辨見，破陰超濁。且待念到心佛不二，心佛兩忘，親證念佛三昧後，再商量。則可如世尊拈華，迦葉微笑矣。否則入海算沙，腦暈心迷。說食數寶，飢寒莫濟。知好歹者，決不以吾言爲河漢也。

#### 復戚智周居士書三

光意欲令閣下，安居己家，即俗修真。上可感發上人，發生淨信。下可率其妻子，同沾佛恩。如必欲寄居他寺亦可。至於聽經，不須往靈隱去，以慧明法師，脫略文義，專以援引宗門公案爲事。大達之人，或得其益。初機之士，將茫無所從。稍聰明點，或致宗教混濫。其過誠非淺鮮。普賢十願，文殊一行，若能精修，一切經論即不貫通，亦可頓脫煩籠，高預海會。若於此仗佛力一法，信不真，靠不定。即深通宗教，亦只是口頭三昧。欲以此口頭三昧了生死，真同欲以畫餅充飢。必致途窮深悔，而毫無裨益也。現今世道，不知將來作何相狀。尚欲以將盡之光陰，作不急之務哉。光雖有修山志之願，若非大士冥加，俾目力明了，斷不能從事。倘目力有餘，何地不堪纂集。而必欲往杭，借居他所耶。祈專心念佛，即是真法門眷屬。切勿來山，以致彼此爲難。至於必欲出家，當另禮高明知識，斷勿以光爲隔礙，不便另拜餘師，致失巨益也。寧波觀宗諦法師病未好，亦不須往彼聽經。古人云，少實勝多虛，大巧不如拙。說得一丈，不如行取一寸。真心爲己者，其繹思之。

#### 復範古農居士書一

淨土一法，以信願行三法爲宗。唯其具真信切願，方有篤行。禍害迫切，便能誠懇，優遊無事便寬緩，此凡夫通病也。然當今之時，其世道局勢，有如安臥積薪之上。其下已發烈火，但未燒至其身。轉瞬則全體熾然，遍界無逃避處。尚猶悠忽度日，不能專志求救於一句佛號，其知見之淺近甚矣。佛法諸宗修持，必到行起解絕，方有實益。不獨淨宗修觀爲然。宗家以一無義味話頭，置之心中，當作本命元辰。不計時日，常爲參叩。待至身心世界，悉皆不知，方能大徹大悟。非行起解絕乎。六祖謂但看金剛經，即能明心見性。非行起解絕乎。愚謂起之一字，義當作極。唯其用力之極，故致能所雙忘，一心徹露。行若未極，雖能觀念，則有能有所。全是凡情用事，全是知見分別，全是知解，何能得其真實利益。唯其用力及極，則能所情見消滅，本有真心發現。故古有死木頭人，後來道風，輝映古今，其利益皆在極之一字耳。又今人多尚空談，不務實踐。勸修淨業，當理事並進，而尤須以事爲修持之方。何也，以明理之人，全事即理。終日事持，即終日理持。若理事未能大明，一聞理持，便覺此義深妙。兼合自己懶惰懈怠，畏於勞煩持念之情，遂執理廢事。既廢於事，理亦只成空談矣。願閣下以圓人全事即理，爲一切人勸，則利益大矣。

#### 復範古農居士書二

中陰者，即識神也。非識神化爲中陰，即俗所謂靈魂者。言中陰七日一死生，七七日必投生等，不可泥執。中陰之死生，乃即彼無明心中，所現之生滅相而言，不可呆作世人之死生相以論也。中陰受生，疾則一彈指頃，即向三途六道中去，遲則或至七七並過七七日等。初死之人，能令相識者，或見於晝夜。與人相接，或有言論。此不獨中陰爲然。即已受生善惡道中，亦能於相識親故之前，一爲現形。此雖本人意念所現，其權實操於主造化之神祇。欲以彰示人死神明不滅，及善惡果報不虛耳。否則陽間人不知陰間事。則人死形既朽滅，神亦飄散之瞽論，必至羣相附和。而舉世之人，同陷於無因無果，無有來生後世之邪見深坑。將見善者則亦不加惕厲以修德，惡者便欲窮兇極欲以造惡矣。雖有佛言，無由證明，誰肯信受。由其有現形相示等，足徵佛語無妄，果報分明。不但善者益趨於善，即惡者其心亦被此等情理折伏，而亦不至十分決烈。天地鬼神，欲人明知此事。故有亡者現身於人世，陽人主刑于幽冥等。皆所以輔弼佛法，翼贊治道。其理甚微，其關係甚大。此種事古今載籍甚多。然皆未明言其權之所自，並其事之關係之利益耳。中陰雖離身軀，依舊仍有身軀之情見在。既有身軀之情見，固須衣食而爲資養。以凡夫業障深重，不知五蘊本空，仍與世人無異。若是具大智慧人，則當下脫體無依。五蘊空而諸苦消滅，一真顯而萬德圓彰矣。其境界雖不必定同，不妨各隨各人之情見爲資具。如焚冥衣，在生者只取其與衣之心。其大小長短，豈能恰恰合宜。然承生人之情見，並彼亡人之情見，便適相爲宜。此可見一切諸法，隨心轉變之大義矣。死之已後，尚未受生於六道之中，名爲中陰。若已受生於六道中，則不名中陰。其附人說苦樂事者，皆其神識作用耳。投生必由神識與父母精血和合。是受胎時，即已神識住於胎中。生時每有親見其人之入母室者，乃繫有父母交媾時，代爲受胎。迨其胎成，本識方來，代識隨去也。慾海回狂，卷三第十二頁，第八，九，十，十一，十二行，曾有此問。原答頗不中理，光爲之改正，當查閱之。原答云，譬如雞卵，有有雄者，有無雄者。未有識託之胎，如卵之無雄者也。不知卵之無雄者，即令雞孵，亦不生子，何可爲喻。光只期理明，不避僭越。故爲居士陳其所以。圓澤之母懷孕三年。殆即此種情事耳。此約常途通論。須知衆生業力不可思議。如淨業已成者，身未亡而神現淨土。惡業深重者，人臥病而神嬰罰於幽冥。命雖未盡，識已投生。迨至將生，方始全分心神附彼胎體。此理固亦非全無也。當以有代爲受胎者，爲常途多分耳。三界諸法，唯心所現。衆生雖迷，其業力不思議處，正是心力不思議處，亦是諸佛神通道力不思議處。光近十餘年，目力不堪爲用，故於經論不能廣引以證。然其理固非妄出臆見，以取罪戾也。死生，衆生之大事。因果，教化之大權。願閣下不惜廣長舌，以因果報應爲轉煩惱生死，成菩提涅槃之一助。則法門幸甚，衆生幸甚。

#### 復吳希真居士書一

念佛一法，約有四種。所謂持名，觀像，觀想，實相。就四法中，唯持名一法，攝機最普，下手最易，不致或起魔事。如欲作觀，必須熟讀觀經。深知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，及心淨佛現，境非外來。唯心所現，不生取著。既不取著，則境益深妙，心益精一。能如是，則觀想之益，殊非小小。如觀境不熟，理路不清。以躁妄心，急欲境現。此則全體是妄，與佛與心，皆不相應，即伏魔胎。因茲妄欲見境，心益躁妄，必致惹起多生怨家，現作境界。既最初因地不真，何能知其魔業所現。遂大生歡喜，情不自安。則魔即附體，喪心病狂。縱令活佛現身救度，亦末如之何矣。須自量根性，勿唯圖高勝，以致求益反損也。善導和尚云，末法衆生，神識飛颺，心粗境細，觀難成就。是以大聖悲憐，特勸專持名號。以稱名易故，相續即生。誠恐或有不善用心，致入魔境也。宜自詳審。又志誠懇切，亦消除躁妄魔境之一妙法也。宜竭盡心力以行之，則幸甚。

#### 復吳希真居士書二

得預楞嚴法會，何勝慶幸。觀想一法，非理路明白，觀境熟悉，無躁妄欲速之心，有鎮定不移之志者，修之，則損多益少。至於實相念佛，乃一代時教，一切法門，通途妙行。如臺宗止觀，禪宗參究向上等皆是。所謂念自性天真之佛也。楞嚴一經，實爲念實相佛之最切要法。然又爲持名念佛，決志求生極樂，無上大教。何以言之，最初征心辨見，唯恐以妄爲真，錯認消息。迨其悟後，則示以陰入界大，皆如來藏妙真如性。乃知法法頭頭，咸屬實相。既悟實相，則覓陰入界大之相，了無可得。而亦不妨陰入界大行布羅列。所示二十五圓通。除勢至圓通，正屬持名，兼餘三種念佛之外。餘者總爲念實相佛法門。以至七趣因果，四聖階位，五陰魔境。無非顯示於實相理，順背迷悟之所以耳。如是念實相佛，說之似易。修之證之，實爲難中之難。非再來大士，孰能即生親證。以此之難，固爲持名念佛之一格量勸贊。了此而猶欲仗自力以斷惑證真，復本心性。不肯生信發願，執持佛號，求生西方者，無有是處。以實相遍一切法。持名一法，乃即事即理，即淺即深，即修即性，即凡心而佛心之一大法門也。於持名識其當體實相，則其益宏深。外持名而專修實相，萬中亦難得一二實證者。能得蘇東坡，曾魯公，陳忠肅，王十朋等之果報，猶其上焉者。了生脫死一事，豈可以志大言大而成辦乎哉。宜自詳審。是知實相之理，不可不知。息心研究楞嚴，則凡聖因果迷悟修證之若事若理，明如觀火。而自力佛力，持名實相之利益大小，亦明若觀火。固當若自若他，皆期以即持名而實相。決不致以好高務勝，離持名以修實相。致使徒有修心，而無證果也。

#### 復吳希真居士書三

佛視衆生皆是佛，衆生視佛皆是衆生。佛視衆生皆是佛，故隨順機宜，爲之說法。俾得消除妄業，親證本有。即一切衆生皆得究竟涅槃，了不見我爲能度，衆生爲所度，以彼原是佛故。衆生視佛皆是衆生，故西天九十五種外道，及此方拘墟儒士，莫不竭盡心力，多方毀謗。必期於佛法斷滅，了無聲跡，而其心始快。然杲日當空，隻手焉遮。適足以彰佛法之光明，而形自己之淺陋而已。有宿根者，由謗佛闢佛因緣，遂復歸依佛法，爲佛弟子，代佛揚化。無宿根者，當乘此業力，永墮阿鼻地獄。待其業報盡時，往劫聞佛名之善根，當即發現。由茲方入佛法，當即漸種善根，以至業盡情空，復還本有而後已。甚矣，佛恩之廣大深遠，莫能形容也。一句染神，永爲道種。譬如聞塗毒鼓，遠近皆喪。食少金剛，決定不消。能如是生信，是謂正信。爾宜勉之。又善得益者，無往而非益。甘受損者，無往而非損。今之人每以世智辨聰之資，研究佛學。稍知義路，便謂親得。從茲自高位置，藐視古今。且莫說現今之人，不入己目。即千數百年之高僧，多有古佛再來，或法身菩薩示現者。彼皆以爲庸常，不足爲法。未得謂得，未證謂證。聽其言，高出九天之上。察其心，卑入九地之下。如是習染，切宜痛除。否則如貯醍醐於毒器中，便能殺人。若能念念返究自心，不但如來所說諸法，即能得益。即石頭碌磚，燈籠露柱，以及遍大地所有種種形色音聲，無非第一義諦實相妙理也。謂古今無人者，何曾夢見。祈諦信而勉行之。

#### 與陸稼軒居士書

昨晚鶴年居士，持來莊居士所書法華經。見其筆法堅勁精秀，不勝欽佩。但其用筆，猶有文人習氣。於流通法道，似有未合。如俗體帖體變體等，則有從俗之弊。又有執泥古體，如魔作磨，懸作縣，瑪瑙硨磲作馬腦車渠，陣作陳等，則有違時之失。如必曰悉依古文，即時行正體，皆不堪用。則字字皆須更換，無一字可用矣。楊仁山破泥古者曰，字須遵時，何必泥古。如必欲從古，且請先從人入二字改起。古人字作入，入字作人。如人入不能改，則餘字何須特改。且古體亦非當日蒼頡所制之字，不知幾何變更，方成此體。君既好古，宜從蟲文鳥書爲正體，則吾無由置喙矣。否則畢竟爲無事生事，勞而無功。生今反古，聖有明訓。如莊居士志在流通，當一掃文人習氣，字字遵時。凡諸破體俗體等，一概不用。俾一筆一畫，皆可爲法。則刊而傳之，令見者聞者，發起信心。光雖固陋，當爲序贊。此本且請保存家中，以爲後世子孫作遺念可也。又凡書經，中縫必須書經名卷數頁數，俾閱者一目了然。即紛亂亦不難整理。何可不依此法，以致後遇不通佛法之人，便成顛倒錯亂之咎。祈將中縫宜書之字，按頁補足。則書經功德，方堪圓滿矣。光目力不給，兼以略無閒暇，未能逐一齊閱。其中有三四字，隨便標出。餘未閱者，不能知也。

#### 復劉智空居士書

昨接手書，知久病始愈，不勝欣幸。生死事大，無常迅速。耳聞者之驚懼，遠不如身歷者之痛切也。當發起大菩提心，以教家親眷屬，外及朋友故舊，及有緣者，則其利溥矣。書中言念佛急進，中氣虛極，此汝不善用心所致。夫念佛一事，當隨各人力量，隨便出聲默念，大聲小聲，皆無不可。何得一向大聲念，致令傷氣受病耶。然汝此大病，雖由傷氣而起，實無量劫來業力所現。以汝精進念佛之故，遂轉後報爲現報，轉重報爲輕報。即此一病，不知消幾何劫數三途惡道之罪。佛力難思，佛恩難報，當生大慶幸，生大慚愧，生大淨信。以淨土一法，自行化他。俾家中眷屬，與一切有緣者，同生西方。則可不負此病，及佛爲現身也。普陀可不必來，以來往用費，動須數十。居家念佛，一易進功，二不需費。甚好甚好。

#### 復周智茂居士書

周木居士鑑，接手書，知生淨信心，欲皈依佛法。然皈依佛法，必須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，力敦倫常，恪盡己分，生信發願，念佛求生西方。並須戒殺護生，喫素，如不能淨素，亦當以不貪食爲是，更須持六齋，或十齋，否則便與佛相背矣。今爲汝取法名爲智茂，以心性如木，由煩惱障蔽故，心性不能顯現，如木枯槁。既有智慧，則煩惱不生，而心性之木自然茂盛也。所言五戒，且自考心，如能受而不犯，則向化三問其佛前受之規矩，彼當教汝，光不備書。既皈依佛法，當熟讀文鈔，依之而行，自不致受庸人所誤，致求來生福報，及外道煉丹運氣，以求成仙等。汝果能領會得文鈔義，縱百千外道，亦不能搖動汝心。且勿謂此係光所說，恐不足依據。須知光乃取佛菩薩祖師善知識之意而說，非光自出心裁妄說也。祈慧察，則幸甚。

汝心高如天，志劣如地，口雖云依光所說，實則全依自己偏見。淨土法門，唯信爲本，信得極，五逆十惡皆能往生。信不及，通宗通教未曾斷惑者，皆無其分。汝既不能通宗通教斷惑證真，仗自力以了生死。又不信佛力不可思議，自性功德不可思議，若具真信切願念佛求生西方，無一人不得生者。淨土法門，乃即生了生死之無上直捷圓頓法門，於此法門方向尚未知，便以好高務勝之狂妄心，去研究起信論。起信論實爲學佛之綱要，然於劣根，及初機人，亦難得益。即研得起信論通徹無疑，其用功尚須依念佛求生，方爲穩當。況法相禪教之精微奧妙高深而不可企及乎哉。汝心如此其高，乃不知分量之高。其志又謂根性劣弱，何望生西，但能不墮惡道，此堪自慰。不知不生西方，將來必墮惡道。此係違背佛教，及與光說，何可云始終奉行教誨，一心持念彌陀乎哉。今以汝之身，膺人之職業，又非上等資格，其所立之心與志，真令人可嘆可笑。汝且息彼做大通家之狂妄心，專心研究淨土法門中書，文鈔與高邵麟徐女士書中備說。隨所開示，依之生信發願，不以自己根器下劣，高推往生於度外。且常隨動隨靜，將一句彌陀，當做本命元辰。其居心行事，須要與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之宗旨合。倘有餘力，諸大乘經，不妨隨意受持讀誦，當以志心受持爲本，且勿急欲洞徹其義理爲事也。果能志誠之極，教理自會透徹。若先欲透徹，不從志誠持誦做，即透徹亦無實益，況決難透徹乎。法相禪教，畢生研究，也難得其旨歸。即得，誰能不斷惑業，了生脫死。欲斷惑業了生死，恐夢也夢不著。汝於光文鈔尚未詳閱，故其所說，高則衝於霄漢，卑則入乎滄溟。文鈔中屢屢說所當看之書，及看經等法則，並法相禪教之難以得益處。以淨土法門，仗佛慈力，其餘法門，皆須己力。一爲通途教理，如世之士人，由資格而爲官。一爲特別教理，如世之王子，一墮地即爲一切臣宰所恭敬。二種法門，不可並論，而具足惑業之凡夫，可不慎所擇哉。流通基金，縱慾增益，何可作募緣辦法。有信心有財力者，與之商量，俾其補助，即可矣。又經典甚多，汝心欲大開門庭，鄭州有幾個人請。但取普通人能看者，請以備購。有大部普通人不看者，須預訂，轉爲代請，則省資本，亦不至請來售不出，將錢佔到不得受用耳。汝自謂來日無多，實力有限，光故作如此說。倘不以爲然，仍依自己心相而行，則光亦不強汝。能做得一個大通家，亦是佛門之幸。恐汝大通家做不到，淨土法門又信不及，則兩頭落空。今生稍修點功德，來生必定生於富貴家。汝試細思之，富貴人有幾個不造業的。今日之國運危岌，民不聊生，皆是一班無智慧修行人之來生福報所搗亂而成者。汝打甚麼窮妄想，欲不墮惡道。不生西方，則一生不墮者或有之，二生不墮者便少也。

佛說經咒甚多，誰能一一遍持。古人擇其要者列爲日課，早則楞嚴大悲十小咒心經，念畢，則念佛若干聲，迴向淨土。晚則彌陀經，大懺悔，蒙山，念佛迴向。今叢林皆圖省工夫，早則只念楞嚴咒心經，晚則單日念彌陀經，蒙山，雙日念大懺悔，蒙山。汝言禪門日誦經咒甚夥者，不知乃朝暮課誦外之附錄者。在家居士，功課亦可照禪門朝暮功課做，亦可隨自意立。如早晚專念彌陀經往生咒念佛，或早則專念大悲咒念佛，晚則念彌陀經往生咒念佛。或有持金剛經者亦可。然無論誦何經持何咒，皆須念佛若干聲迴向，方合修淨業之宗旨。汝之所說，乃見異思遷，雖是好心，實爲心無定主，隨境所轉。何經何咒，不稱讚其功德殊勝。依汝知見，則看此經必廢彼經，持此咒則廢彼咒，以力不能兼顧，勢必如此，是尚得名爲明理真修之士乎。再推廣言之，汝若遇參禪者贊禪而破斥淨土，必至隨彼參禪。及他天台，賢首，慈恩，祕密各宗，每遇一知識提倡，必至舍此修彼。不知汝是甚麼根性，要做法法皆通之大通家，但以業深智淺，大通家做不到，並將仗佛慈力帶業往生一法置之度外。待到臨命終時，不向鑊湯爐炭裏去，定向驢胎馬腹裏去。即幸而不失人身，以今生尚無正智，頗有修行之癡福，以茲享彼癡福，便造惡業，一氣不來，直入三途，欲得知天地父母之名尚不能，況得知淨土法門乎。汝看光文鈔，作麼生解，須知一句阿彌陀佛，持之及極，成佛尚有餘，將謂念彌陀經念佛者，便不能滅定業乎。佛法如錢，在人善用，汝有錢則何事不可爲。汝能專修一法，何求不得，豈區區持此咒念此經，得此功德，不得其餘功德乎。善體光言，自可一了百了，否則縱說的多，汝仍是心無定見，有何益乎。

凡夫在迷，信心不定，故有屢信屢退，屢修屢造之跡。亦由最初教者不得其道所致，使最初從淺近因果等起，便不至有此迷惑顛倒也。然已往之罪，雖極深重，但能志心懺悔，改往修來，以正知見，修習淨業，自利利他，而爲志事，則罪障霧消，性天開朗。故經云，世間有二健兒，一者自不作罪，二者作已能悔。悔之一字，要從心起，心不真悔，說之無益。譬如讀方而不服藥，決無愈病之望。倘能依方服藥，自可病癒身安。所患者立志不堅，一暴十寒，則徒有虛名，毫無實益矣。

#### 復某居士書

易本聖人觀象立法，示人以明明德親民之道，非徒只爲卜吉兇已也。後世學者，捨本逐末，遂成藝術，可哀也已。試觀每卦之大象，其語言多剴切詳明。如乾卦，則曰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。坤卦，則曰地勢坤，君子以厚德載物。六十四卦之大象，可錄之一幅，以爲立身行道之準。將由此以繼往聖，開來學，豈區區然只成一算命之藝，以求餬口而已哉。吾言不足爲輕重，試熟讀各卦之大象，自可悉知，況各卦之全文，及一部之全文乎。易乃聖道之源也，故孔子讀至韋編三絕。年將七十，尚期天假以年，以期學易而免大過，其自強不息，厚德載物，爲何如哉。願深長思之，則幸甚。

#### 復黃智海居士書

接手書，知修持嚴密，欣慰之至。五旬外人，兼以事務多端，只好專修淨業。若泛泛然研究，或恐經論不能大通，淨業反成副事。所言性心意之分別。心，多約體而言。意，即念慮，乃心之用。性，則約心體之不變動者爲論。若泛言之，心性皆可通稱，而意則必指其念慮而已。然心有真心，有妄心。言約體者，乃指真心。妄心亦屬念慮，乃心體上之妄念耳。藏通別圓四教，乃如來隨衆生根機，說相契之法，有此等義，故智者依義而立此名目。藏教，爲小乘根性，說經律論之三藏，故名藏教。大乘亦有三藏，此單指小乘說耳。通教，乃大乘初門，以根機不同，鈍根則通前藏教，利根則通後別圓，故名通教。別者，各別，此教獨菩薩法，所有教，理，智，斷，行，位，因，果，一一各別，未能如圓教之圓融互攝，故名別教。圓者，圓滿，圓融，以法法圓融，法法圓具，故名圓教。此教爲最上佛法，乃佛以自己所證所悟之理，與一切大根菩薩所說者。當看教觀綱宗，自知其義，若欲用筆墨敘說，不但太費力，且不如看彼之爲得也。末世衆生，根機淺薄，欲於教義禪宗，得真利益，甚難甚難。唯淨土法門，方可依怙。試觀顯蔭之死，遠不如愚夫愚婦。而顯蔭之所知，非愚夫愚婦所能企及，而愚夫愚婦之所得，又非顯蔭所能企及。正光所謂性水澄清，由分別而昏動，識波奔湧，因佛號以渟凝，故致上智不如下愚，弄巧翻成大拙也。願居士專志淨業，勿歆羨於宗通說通，庶可於了生脫死，不成畫餅。周德廣，二月初二，念佛坐逝，無悲戀之情，有悅豫之色，當必直入蓮邦，爲彌陀弟子矣。去年病中，發願以所積萬金作善舉，因以七千元交光，三千四百元，印大士頌一萬部，一千六百元印不可錄，二千元印新排之增廣文鈔。餘三千元，作別種善舉。其子四人，俱不甚豐裕，而能以親所積者，爲親作功德，不肯自己受用，亦可謂難行能行矣。祈專志淨宗，勿被密宗現身成佛之語所動。現身成佛，乃理性，非事實。若認做事實，則西藏東洋之佛，不勝其多。且勿說平民，即班禪之心行作爲，佛氣尚無，況說成佛乎。以彼於民不聊生之時，猶然不惜百姓脂膏，任其鋪排耗費，而錢到己手，便當命寶貴，毫無慈悲喜捨之念故。顯蔭自命得密宗正傳，謂佛法東流中國，唯弘法大師教理圓妙。歷斥中國各宗祖師，皆不及弘法大師之正傳。而死時竟成一業識茫茫，無本可據之人。其已現身成佛矣，何又結果如是也。祈洞察是幸。

菩薩之心，猶如太虛，無不包括。欲利益衆生，作種種方便，先以欲鉤牽，後令入佛智，不得以凡夫知見，妄生測度。以彼已證法忍，了無人我之可得。唯欲攝受一切衆生，入於如來大覺法海。若有計校，便屬情見，便與無人我之道，不能冥契矣。云布施頭目髓腦，則誠然。至於妓女綵女等，不過擴充菩薩布施之心，不可以詞害意。若死執其語，則願令阿僧祇世界妓女充滿之文，又將如何安置乎哉。此顯菩薩內外俱舍，了無貪惜。內而頭目髓腦，外而國城妻子，無一法生貪著，故能於生死中獨得解脫。彼受施者，由菩薩願力攝持，或於即時，或於後世，無不親蒙利益，了生脫死。如歌利王之割截身體，後爲最初得度之憍陳如。此種如太虛量之大菩提心，何可以凡夫小知小見測量。須知未得法忍之凡夫，心中當慕菩薩之道，其行事當依凡夫常理。否則便於住持法道，或有妨礙。若未證無生法忍，即不住持法道，亦不宜學菩薩之舍頭目髓腦等。以自力不足，不堪忍受，若自若他，俱無所益。凡夫須按凡夫能行者行之，則可矣。

#### 復潘對鳧居士書

前者大夢未醒，致有衝突，不勝慚愧。今夢醒矣，本欲無言，然恐閣下或有未喻，且略陳之。孟子云，有不虞之譽，有求全之毀，孟子此語，極確切，而未明其所以然。佛說一切利，衰，毀，譽，稱，譏，苦，樂，各有前因，致獲現果。了此，則只宜自懺宿業，何暇怨人乎哉。所以君子上不怨天，下不尤人，素富貴行乎富貴，素貧賤行乎貧賤，素夷狄行乎夷狄，素患難行乎患難，受寵若驚，受辱不怨，逆來順受，無往而不自在逍遙也。此傳作於民國十三年，彼在青島悅來公司，函告於（光），實未寄文來。（光）極力呵斥，令毀其稿。至今年四月，彼持其自作之年譜令（光）看，於十三年譜內，有此文。（光）即將傳文撕作粉碎，極力呵斥，謂彼是甚麼人，何得自作年譜。而又何得妄造謠言，陷（光）於以凡濫聖，藐視天下宗教知識，及賢士大夫之極大罪中乎，令永勿再錄。至八月，因催印觀音頌到申，於友人處，見彼油印之文，（光）持回撕之。時彼亦寄居太平寺，謂之曰，汝以此恭維（光），甚於持刀殺（光）百千萬倍，令勿流佈。豈知彼早已寄於海潮音令登報矣。及閣下寄來，（光）意謂才印未久，尚可收拾，所以祈蔚如勸閣下盡行焚燬，務成愛我之實。又令上海居士林，淨業社，各於林刊月刊聲明，免致不知者謂彼承（光）意而作耳。及閣下來書，方知不可收拾，遂悟孟子，子思，及佛所說之各事理，而心中已於此了不介意。是蓋宿業所使，只可自怨宿生少栽培，何暇怨彼之妄造謠言乎。馬契西此舉，（光）於一切前境，皆悉無煩計慮，或可完我天真，卒能無愧於自心耳，則是因禍而得福，實爲大幸。閣下所印之傳，隨閣下意，燒之也好，散之也好。如其愛我情殷，略將（光）誡彼之意，撮略敘百數十字，印於皮子裏邊之白墊紙中，以免無知者之效尤更好，並非爲洗雪此誣，免人唾罵也。何以故，唾罵者愈多，（光）得利益愈深，以非（光）自爲，而（光）受唾罵，則其消業障而增福慧，有如金剛經十六分所說者。（光）色力衰弱，冗事繁多，以致淨業工夫，徒慚疏略，得此因緣，用作不修而獲益之據，幸何如之。

#### 與聶云臺居士書

接貴家語，不勝欽佩。文正公心法，閣下得而傳之，故能脫離富貴習氣，樂我天真，不隨物轉也。致某君書，實爲振興頹敝之妙法，恐某君無此志向，則了無所益。然公之衆覽，必有肯取法者。盜竊因緣，推至其極，則可以爲聖爲賢，實爲救世至文。由是知因果之道，至深至遠，彼以因果爲權漸小乘者，皆道聽途說之流也。光常曰，因果者，世出世間聖人，平治天下，度脫衆生之大權也。當今之世，若不提倡因果報應，雖佛菩薩聖賢俱出於世，亦末如之何矣。又曰，善教兒女，爲治平之本，而教女尤要。又曰，治國平天下之權，女人家操得一大半。以世少賢人，由於世少賢女。有賢女，則有賢妻賢母矣。有賢妻賢母，則其夫其子女之不賢者，蓋亦鮮矣。彼學堂提倡男女平權，直是不知世務。須知男有男之權，女有女之權。相夫教子，乃女人之天職，其權極大。不於此講究，令女子參政等爲平權，直是不識皁白者之亂統也。光之愚見如是，不知閣下以爲然否。如其不甚悖謬，敢祈大加發揮，亦未始非挽回世道之一助也。

#### 復喬智如居士書

凡人做事，當認真做，不可潦草塞責。況佛弟子爲監獄之教誨師，有感化人心，成就正器之責任乎。語云，君子思不出其位，既膺此職，必期於令監犯革心服化爲事，則功德大矣。所言三女居士，既欲歸依，當與彼說，要喫素念佛，求生西方，不可求來生人天福報。必須要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，戒殺護生，善教兒女。兒女雖小，萬不可任性憍慣，必須對彼常說因果報應，使彼心中常存畏懼，自然不至將來作傷天損德之事。此提倡因果報應，及善教兒女，乃天下太平之根本法輪，對一切人，皆當以此相勸，非但爲女人言也。陳吳氏法名志清，康金氏法名志淨，倪康氏法名志澄，總以出此濁惡世界，生彼清淨佛國爲志而已。祈爲函致，兼說光所囑之意，令彼作一真實修行人，並教兒女亦修行，庶不愧歸依佛法之一大事也。天下治亂，在於家庭中操之有道與否，此根本上之切實議論也。

#### 復江易園居士書

接手書，知貴地淨土法門，由閣下提倡，得以大行，慰甚。光徒張虛名，毫無實德，但願有益於人，即屬虛張聲勢，其損在我，而人或得益，亦所樂爲。如談梅口酸，想崖足戰，雖無實事，人起斯心。亦非無益。至於閣下擬以慈覺故事，直令光慚愧無地耳。光願再寄二十包文鈔，以期送有緣，並留圖書館以長供閱覽。又今之提倡佛學，須注重於淨土法門，及因果報應。並令入社之人，各各戒殺護生，各各善教兒女。國之荒亂，由乏賢人，其源由家無善教而始。而家庭之教，母教更爲要緊，故教女比教子關係更大也。有賢女，則有賢妻賢母矣。人少有賢母，長有賢妻，欲不爲賢人，不可得也，此正本清源圖太平之良策也。願閣下於提倡佛學時，諄諄以此告之，庶佛法世間法皆振興也。

#### 復唐大圓居士書

觀汝書言學生話，不禁令人好笑。今說一喻，譬如太醫院御醫，凡醫書，病源，脈訣，讀得熟如明鏡映現，及至臨症，則茫無所從，不知該用何藥。汝之所問，與此醫生見識，毫無有異。佛法原是教人了生死的，非只當一種高超玄妙話說說。彼下劣知見之當哲學研究佛法者來，必須先對彼說佛說法之所以然，是要人對治習氣，洗心滌慮，敦倫盡分，慈悲仁讓，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，斷惑證真，了生脫死，自利利他，共證真常，漸次修習，至成佛道耳。所有經教，皆爲發明如上所說諸事理故。若唯求明了，不欲實行，豈非優人作戲，尚得謂之爲學生乎。如其天姿聰敏，不妨研究性相各宗，仍須以淨土法門而爲依歸，庶不至有因無果，致以了生脫死之妙法，作口頭活計，莫由得其實益也。必須要主敬存誠，對經像如對活佛，不敢稍存怠忽，庶幾隨己之誠大小，而得淺深諸利益也。至於根機鈍者，且專研究淨土法門，果真信得及，守得定，決定現生了生脫死，超凡入聖，校彼深通經論，而不實行淨土法門者，其利益奚啻天地懸殊也。如上所說，無論甚麼資格，最初先下這一味藥。則無論甚麼邪執謬見，我慢放肆，高推聖境，下劣自居等病，由此一味阿伽陀萬病總治之藥，無不隨手而愈。汝學到一肚皮佛法，於此二種學生，便沒奈何。可知汝但知說藥，自己也未實行，使汝實行，斷不至懷此種疑。而以昔某某爲文殊普賢之儔，此皆由不能鑑別真僞，遂致茫無所從，或至以僞爲真也。汝父之不能喫素，由於不細心體貼，反身而觀。設使自己作了食物之牲，斷不至願人殺而食我，今有五穀養命，尚欲助其貪饞，生死不了，到了被人食時，誠可哀憫，而已無可救援矣，哀哉。念如已剃髮，受戒固爲正理，何必又待。但須審其本心，及察其平日對境之感想，果能具足清操，便當成就僧相。如或雖近此種氣象，難具百折不回之真切鐵心，則還是從夫爲嘉。念光亦然。汝於某報中，載念如念光二人之論，（光）絕不以爲然。即使實是九歲童女所說，不登報有何所損。倘代爲作，則成欺世欺人而令作僞。即彼自作，或致自矜自恃，遂成我慢。此等皆汝不知臨症下藥之實案。汝既不以（光）爲無知，（光）不妨以無知爲有知而與汝言之。汝絕不知教小人之法則，故有此舉。使汝知者，斷不登報。顯蔭之天姿極聰明，自己本好勝好名，諦法師不能下抑彼矜張之藥，至於短命而死。汝於念光亦然。無得居士，既有六十老父，何得要出家。使不出家，無由聞法修行，尚有可原。今藩籬大撤，在家人研究修習者其多如林，得利益生西方者，亦常有其事，何得要離親出家乎。此事（光）絕不贊成。按實說，當今修行，還是在家人好，何以故，以一切無礙故。出家人之障礙，比在家人多，是以非真實發道心者，皆成下流坯，無益於法，有玷於佛也。

#### 復汪雨木居士書 （附來書）

雨木念佛十年，略知旨趣。竊謂靈峯，夢東諸大師，及我師文鈔，所示念佛方法，大抵皆就愚夫愚婦通途立說。若吾輩能通文字，心思復雜之人，仍用彼愚夫愚婦之念佛方法，斷斷不能往生淨土。鄙意以爲念佛求生之人，當先求知念佛的是誰，蓋既見主人翁，則念佛方有用處，往生方有把握。不特念佛應當如是，即念經持咒，亦何莫不然。今人動謂老實念佛，死心念佛，即可往生。不知苟不能識得念佛的是誰，則念佛何能老實，何能死心。縱使日夜十萬聲，於生死有何相干哉。有以古人多專主持名，不參是誰相詰者。雨木曰，此乃古德罷參以後之事，初心非可效法也。雨木見今日念佛之人，十九不明此旨，實可哀愍。嘗時時苦口勸人，而居士中竟有謂我爲邪見者。佛法真義，沉晦至此，曷勝痛嘆。茲特披陳所懷，敬求印證，並乞詳加闡示，衆生之幸，非僅雨木一人之幸也。

詳觀來書，不勝欽佩。閣下欲令一切人親見本來，直登上品，觀經所謂讀誦大乘，解第一義，發菩提心，勸進行者，其閣下之謂乎。雖然，說法當須觀機，若不察機，妄投法藥，則與庸醫以藥殺人無異。須知禪淨二宗，歸元是一，修法各別。禪以徹見本來面目爲宗，淨以信願念佛求生爲宗。使世皆上根，則閣下所說，誠爲有益。而上根甚少，中下甚多，不教以信願求生，而教以參究是誰，參而得之，固爲大幸，尚須重發切願，以求往生。若參而不得，以心中常存一不知是誰不能往生之念，則斷無與佛感應道交，親蒙接引之事矣。而今之參者，其能真到大徹大悟地位者有幾。夫知念佛的是誰者，乃大徹大悟明心見性也。勿以餘人論，即閣下亦未曾到此地位。何以知閣下未到，以到則決不敢說靈峯夢東爲就愚夫愚婦立說，而不知是誰，即老實念，死心念，亦不得名爲老實死心，縱使日夜十萬，於生死有何相干，及謂古人專主持名爲罷參後事，初心不可效法等語。由是言之，閣下之心，實欲自利利人，閣下之語，實爲自誤誤人矣。切請緘默莫說，否則如來普度衆生之一大法門，被閣下關塞錮蔽，莫由開通，其罪當與謗佛謗法謗僧相等，可不慎乎。閣下之見，以不知契理契機之所以然，妄執利上根之法，而普勸一切修習，遂成偏執謬見。以不合機之法，妄行勸修，謂爲佛法真義。光雖庸劣，敢與閣下同陷謗佛謗法謗僧之咎，而妄爲讚許乎哉。如謂不然，祈付丙丁，各行各道即已，光豈能強閣下捨己所學而從我乎。不過以閣下見問不得不直貢愚誠耳，祈洞察是幸。

#### 復盛機師書

昨接汝書，不勝慨嘆。汝學佛者，何得以自己知見，測佛境界，測之不得，遂生疑惑乎。夫證真如者，則三際坐斷，十界平沉，有因緣故，亦可於一念現無量劫，於無量劫作一念，念劫圓融，兩不混濫。汝謂六十小劫，猶如食頃，五十小劫，只如半日，無此事理。然則經中所有大小互入，念劫互現之說，皆爲妄語乎。如來初成正覺，現圓滿報身相，爲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說華嚴經，二乘在座，不見不聞。所見之佛，乃老比丘相，所聞之法，乃生滅四諦。故維摩經云，佛以一音演說法，衆生隨類各得解，汝將謂無此事理乎。須知時無定法，隨人所見不同，佛菩薩境界且置，姑以凡小之境明之。周靈王子子晉，學仙，過七日，於緱山出現，已到晉朝。故有詩曰，王子去求仙，丹成入九天，洞中方七日，世上幾千年（幾，讀平聲，近也。從周靈王至晉彼出時，將及一千年耳）。又呂純陽遇鍾離權於邯鄲逆旅中，鍾勸其學仙，呂意欲得富貴後方學，鍾與一枕令睡，則夢見由小至大，以至宰相，五十年富貴榮華，世所罕有，子孫滿堂，其樂無央，後以一事與上意不合，遂自引退，乃醒。睡時逆旅主人煮黃粱米粥，夢中出入將相，做許多大事，經五十年之久，及醒，黃粱粥尚未煮熟，此不過仙人所現，尚能於一念中作五十年境界事業。況佛爲天中天，聖中聖，諸大菩薩已證法身之境界乎。故善財入彌勒樓閣，入普賢毛孔，皆於十方世界，行六度萬行，經佛剎微塵數劫，汝看此文，又將何以測度乎。須知三際無實體，而在凡夫分中，只見凡夫所應見之境，不得以凡夫所見之境，謂佛菩薩亦復如是，了無有異也。今爲喻明，如鏡照數十重山水樓閣，實無遠近，而復遠近歷然。世間色法，尚能如是，況已證唯心自性之心法者乎。故曰，於一毫端，現寶王剎，坐微塵裏，轉大法輪。十世古今，始終不離於當念，無邊剎土，自他不隔於毫端也。汝既發心閉關，當懇切至誠禮拜持誦，以求三寶加被，令其業消智朗，障盡福崇。凡屬不思議境界，但當仰信佛言，勿妄測度。果能懇切至極，自可悉皆明了，亦不須問人也。若不在懇切至誠禮拜持誦上致力，終日取非凡夫所能測之境界而妄測之，則與幻人法師同一覆轍，欲不受謗佛謗法謗僧之罪報，何可得乎。祈慧察是幸。

#### 與方遠凡居士書

世間人之病，多多都是自己造者。即如令嚴之病，乃不知慎口腹，貪食水果涼物之所致者。及乎有病，不能從善養上令恢復，而一味靠醫生轉移。醫生每遇富貴人之病，便大喜過望，遂用種種方法，令其闊張，而後始令收斂，則金錢自可大得矣。然醫之善者，亦只醫病，不能醫業。即如子重病腸癰，醫云非開剖不可，汝四嬸不放心，遂不醫，與德章拌命念佛念金剛經，五日即愈，此病可謂極大，極危險矣，然不醫而五天即愈。子庠之顛，乃屬宿業，汝四嬸以至誠禮誦，半年即愈。汝父既皈依佛法，當依佛所說，不當信從洋醫，特往彼醫院去醫也。使一切病皆由醫而始好，不醫便不好者，則古來皇帝，及大富貴人，皆當永不生病，亦永不死亡。然而貧賤者病少，而壽每長，富貴者病多，而壽每短。其故何哉，以一則自造其病，二則醫造其病，有此二造之功能，欲脫病苦，其可得乎。祈爲汝父說，不必往上海求西醫，就在家中求阿彌陀佛，觀世音菩薩之大醫王，則自可勿藥而愈矣。求西醫好否參半，求大醫王，或身軀上即好，即身軀上未好，而神識上決定見好。若妄欲即好，完全廢棄先所持之戒，大似剜肉做瘡，有損無益。西醫未入中國，中國人有病皆不治乎。固宜放下妄想，提起正念，則感應道交，自可全愈矣。所言天冷身弱，衣絲綿者，必須非此不能生活方可。若借冷弱爲名，以自圖華美輕快，則是不知慚愧之人，以所殺蠶命，實非小可。至於服阿膠，更非所宜問者，此與喫肉有何分別。阿膠吃了就會不冷乎，倘日常禮拜，身體自然強壯，何用阿膠爲哉。彼貧人亦曾過冬，誰曾用絲綿阿膠乎。一言以蔽之，曰不知慚愧，與不知自己是甚麼人而已。祈洞察是幸。

#### 復慧朗居士書

接手書，不勝感愧，（光）粥飯庸僧耳，何可與諸君論外典事。然既見託，只得略說所以，欲知此義及所主，先須知命爲何物，力爲何物，並列子意中將二子認作何物，然後再講所主，則便成有功於世道人心之言論。若俱不知，則此力命之說，皆非儒佛所許。命者何，即前生所作之果報也。又依道義而行所得者，方謂之命，不依道義而行所得者，皆不名命。以此得之後，來生之苦，殆有不忍見聞者，如盜劫人錢財，暫似富裕，一旦官府知之，必至身首兩分，何可以暫時得樂，便謂之爲命。力者何，即現生之作爲之謂。然作爲有二，一則專用機械變詐之才智，一則專用克己復禮之修持。列子所說之命，混而不分，所說之力，多主於機械變詐。故致力被命屈，無以回答。以孔子困陳蔡，田恆有齊國爲命，是尚可謂之知命哉。孔子不遇賢君，不能令天下治安，乃天下羣黎之業力所感，於孔子何干。顏淵之夭，義亦若此。田恆之有齊，乃篡奪而有，何可爲命。現雖爲齊君，一氣不來，即爲阿鼻地獄之獄囚，謂此爲命，是教人勿修道義而肆志劫奪也。吾固曰，列子不知命。不觀孟子之論命乎，必窮理盡性以至於命，方爲真命，則不依道義而得，不依道義而失，皆非所謂命也。列子論力，多屬於機械變詐之才智，聖賢之所不言。聖賢所言者，皆克己復禮之修持也。唯聖罔念作狂，唯狂克念作聖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，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。作善降之百祥，作不善降之百殃。木從繩則正，後從諫則聖。惠迪吉，從逆兇，惟影響。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，欲寡其過而未能。假我數年，五十以學易，可以無大過矣。人皆可以爲堯舜。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懼乎其所不聞，皆力也，此儒者之言也。至於佛教，則以一切衆生，皆有佛性，皆當作佛，令其懺悔往業，改惡修善，必期於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。以戒執身，不行非禮。以定攝心，不起妄念。以慧斷惑，明見本性。皆克己復禮修持之力，依是力而行，尚可以上成佛道，況其下焉者。故楞嚴經云，求妻得妻（求妻者，求賢慧貞靜之妻也，否則妻何得向菩薩求），求子得子，求長壽得長壽，求三昧得三昧，如是乃至求大涅槃得大涅槃。大涅槃者，究竟佛果，皆由依教修持而得，其力之大，何可限量。袁了凡遇孔先生，算其前後諸事，一一皆驗，遂謂命有一定。後蒙云谷禪師開示，兢業修持，孔生所算，一毫不應。然了凡乃一賢者，使其妄作非爲，則孔生所算，亦當不靈。是知聖賢訓世，唯重修持，如來教人，亦復如是。故所說大小權實法門，無非令衆生斷除幻妄之惑業，徹證本具之佛性。故世有極愚極鈍者，修持久久，即可得大智慧，大辯才。列子以一切皆歸於命，則是阻人希聖希賢之志，而獎人篡奪奸惡之心，俾下焉者，受此禍害於無窮，即上焉者，亦頹奮志時勉之氣，以致終身不入聖賢之域，作一碌碌庸人。此一篇文，完全於世無益，有何可研究之價值乎哉。（光）少不努力，老無所知，偶因問及，任己意說，其是與非，任人所指。又（光）年近七旬，精神衰頹，兼以冗務繁多，直是不能支持。祈勿再以此種事來問，再來問，則原函寄回，決不答覆，以免於人無益，於己有損也，祈慧察是幸。

#### 復龐契貞書

道濟禪師，乃大神通聖人，欲令一切人生正信心，故常顯不思議事。其飲酒食肉者，乃遮掩其聖人之德，欲令愚人見其顛狂不法，因之不甚相信。否則彼便不能在世間住矣。凡佛菩薩現身，若示同凡夫，唯以道德教化人，絕不顯神通。若顯神通，便不能在世間住。唯現作顛狂者，顯則無妨，非曰修行人皆宜飲酒食肉也。世間善人，尚不飲酒食肉，況爲佛弟子，要教化衆生，而自己尚不依教奉行。則不但不能令人生信，反令人退失信心，故飲酒食肉不可學。彼吃了死的，會吐出活的。你吃了死的，尚不能吐出原樣的肉，何可學彼喫肉。彼喝了酒，能替佛裝金。能將無數大木，從井裏運來，汝喝了酒，把井水也運不出來，何可學他。濟公傳有幾種，唯醉菩提最好。近有流通者，云有八本，多後人敷衍之文。醉菩提之若文若義均好，所敘之事，乃當日實事。世人不知所以然，不是妄學，便是妄毀，妄學則決定要墮地獄，妄毀則是以凡夫之知見，測度神通聖人，亦屬罪過，比之學者，尚輕之多多矣。見其不可思議處，當生敬信。見其飲酒食肉處，絕不肯學，則得益不受損矣。祈洞察是幸。

#### 復袁聞純居士書

接大圓書，謂居士與夫人，並令郎，皆欲皈依於光。夫光一迂腐不堪之粥飯僧，大圓不詳察而謬爲皈依，何居士又踵襲其謬，而不以爲浼乎。雖然，泥塑木雕之佛，敬之亦可生福。汝既發心，且即將錯就錯，一旦翻然悟其非真，不妨再轉而敬真佛，固未始不可也。今爲汝取法名爲智純，令夫人爲智本，以衆生本具佛智，由煩惱夾雜，則如金在礦，不得真實受用，則此本具之智，變而爲妄知。雖此妄知依本智而起，而本智之體用全失，若反而念佛以自攝其心，則其智漸歸於純而得其本矣，此與令夫婦命名之大意也，不知有合於汝心否。又智本既能持月十齋，年三齋，何不長齋。食彼之肉，養我之身，人固習而安之，試一反思，則將戰懼不安，況實殺之食之乎。孟子謂如知其非義，斯速已矣。夫與子皆長齋，汝何忍不長齋。淨業正因，以慈心不殺，修十善業爲第一。食肉之人，雖不自殺，亦難免殺業。以非殺無肉故，以錢僱人代殺故。扶球當名福球，以環球之禍，由於不知因果報應生死輪迴之事理，遂致任自己野蠻心，行弱肉強食，互相殘害之慘事。汝既皈依佛法，當以此事此理，由自行而漸及於他，俾一切內而眷屬，外而鄉黨鄰里與一切相識之人，同知此理，同皆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，戒殺護生，喫素念佛，則殺業消而風俗淳厚，神人和而天下太平矣。諸惡莫作二句，乃三世諸佛之略戒經，切勿淺視，當從舉心動念處審察。若能推致其極，尚可以上成佛道，況其餘福慧果位乎哉。佛於大乘經中屢言之，非出於陰騭文，乃文昌帝君引用佛經耳。其餘修持淨業之說，文鈔中具說之，此不詳書。今之世道，乃患難世道，若不以阿彌陀佛，觀世音菩薩爲依怙而常念之，則禍患之來，或所不測，及其卒遇，徒喚奈何。倘能預先持念，必有冥爲轉移。況生死到來，人各有此日，故宜常作臨終想，則一切非分之妄想，與不能資之以了生死之諸法門，自不致力馳騖，而令此決定仗之可了生死之法荒疏不修也。願汝夫妻父子，同不以光言爲迂腐，則幸甚。

末世衆生，根機陋劣，不依淨土法門，決定無由了脫。一班好高務勝者，多多越分自命，覺得禪教之理性淵深，遂不以淨土爲事。從茲棄佛力而仗自力，弄到結局時，皆成種遠因而了不得其實益耳。智本與汝夫婦也，汝能實行，彼久而久之，則相觀而化，固無所用其憂慮也。譚碧云之著急，不獨彼一人獨犯此病，一切學佛之人，多多皆犯此病，既有此病，不是招感魔境，便是未得謂得。須知心本是佛，由煩惱未除，枉作衆生，但能使煩惱消滅，本具佛性自然顯現。如磨鏡然，止期垢淨，勿慮無光。如醫目然，但能去翳，自復本明。若於垢未淨，翳未去時，即欲大發光明，曷可得乎。若發，便是妖魔所現，決非鏡目之真正光明也。凡初發心人，俱宜以此意告之。

#### 復袁福球居士書

所言由佛學撮要，頓生正信，一以宿有善根，一以令嚴慈之薰陶使然。印光一介庸僧，於法道無所知曉，唯諦信淨土，以期帶業往生。有志願相同者，隨便酬答以自分之事業，意似有可取者，而文筆膚淺，實爲貽誚高明，不禁慚惶無地。何得以理圓詞妙等以譽之，不懼膺以凡濫聖之愆乎。所言念佛三昧，說之似易，得之實難，但當攝心切念，久當自得。即不能得，以真信切願攝心淨念之功德，當必穩得蒙佛接引，帶業往生。事一心，若約蕅益大師所判，尚非現世修行人之身分，況理一心乎。以斷見思惑，方名事一，破無明證法性，則名理一。若是內祕菩薩行，外現作凡夫，則此之二一，固皆無難。若實系具縛凡夫，則事一尚不多得，況理一乎。當過細看印光與永嘉某居士之極長一信，則可知。至於悟無生以後，護持保任，銷鎔餘習，彼自了明，何須預問，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。否則縱令飲者說得十分的確，而未飲之人，究不知其是何滋味。以居士將此悟無生忍，看得容易，恐自己或悟而不知保任護持，致餘習復蒙，得而復失，故有此問。真無生忍，實非小可，乃破無明證法性，最下者爲圓教初住菩薩，即別教之初地也，談何容易。祈且依印光文鈔所說而行，待其悉知淨土法門之所以然，及信願行俱能不被一切知識異說所奪，此後若有餘力，不妨兼研諸大乘經論，以開智識，以爲宏淨土之根據。如是則雖是凡夫，可以隨機利生，行菩薩道。且勿妄意高遠，恐或於事理不清，則難免著魔。永嘉某居士之長信，專治此病，彼病與汝病，名目不同，性質是一，光固不願多說，祈於彼信領會之。須知悟後之人，與未悟之人，其修持仍同，其心念則別。未悟無生者，境未至而將迎，境現前而攀攬，境已過而憶念（攀攬二字，賅攝好惡憎愛，勿謂好愛爲攀攬，憎惡爲不攀攬）。悟無生者，境雖生滅，心無生滅，猶如明鏡，來無所黏，去無蹤跡。其心之酬境，如鏡之現象，絕無一毫執著繫戀之思想。然雖於境無心，猶然波騰行海，云佈慈門，凡世間綱常倫理，與夫上宏下化之事，必須一一認真實行，雖喪身命，不肯逾越。且莫認作於境無心，便於修持自利利他上宏下化之事，悉皆廢弛，則是深著空魔，墮於頑空，由茲撥無因果，肆意冥行，乃成以凡濫聖，壞亂佛法，疑誤衆生之阿鼻地獄種子矣。此中關係，甚深甚深，光固不得不爲略陳其利害也。

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。世間之亂，乃衆生同分惡業所感，彼邪僻諸說亦然。世風之變，最初皆一二人爲之發起，治亂邪正，無不皆然。何可不於人力轉變處講，而專歸於佛菩薩顯神變乎。佛菩薩非不能顯神變，奈衆生業重，亦無如之何。譬如濃云厚霧，渺不見夫天日，將謂天日已無有乎。而人與天地，稱爲三才，僧與佛法，名爲三寶，其如此稱者，以參贊化育，宏揚法道之義而名之。汝專欲棄人力，而任佛菩薩天地之力，是尚可謂知道者乎。大亂之世，大悲菩薩示現救護，亦救其有緣耳。以亂乃同業，其宿因現緣乃別業，有感菩薩之別業，則蒙菩薩加被救護，何可儱侗而論。菩薩逆順方便，救護衆生之事，非膠知板見者所能知。今爲汝說一例，由此而推，勿道是菩薩，即真怨家，亦好作入道成佛之基。諸佛以八苦爲師，成無上道，是苦爲成佛之本。又佛令弟子最初即修不淨觀，觀之久久，即可斷惑證真，成阿羅漢，則不淨又爲清淨之本。北俱盧洲之人，了無有苦，故不能入道。南閻浮提苦事甚多，故入佛道以了生死者，莫能窮數。使世間絕無生老病死，刀兵水火等苦，則人各醉生夢死於逸樂中，誰肯發出世心，以求了生死乎。至謂擁強兵踞高位，作種種苦惱衆生事者，或亦有大悲示現者歟。此義唯可與通人言，不可與無知無識者道。若是通人，即真惡魔，亦可得益。無知無識者若知此義，則不知發心修行，反去毀謗佛法。譬如用藥，小兒不肯吃藥，塗之於乳，則不喫而喫矣。汝欲作通人大張此義，則害人處多而利人處少矣。且祈緘默，勿妄談說。佛菩薩之境界，非凡夫所能測度。中國之貧弱，由於不依禮義，依禮義何至貧弱。試問貧弱之因，何一不是貪贓受賄以利外人乎。汝未認清病源，便謂藥不見效，可謂智乎。外國之強，以國小，不同心協力，不能自立。中國則人各異心，縱有同者，外人以賄誘之，則隨賄所轉，不但不顧國與民，並將自身亦不顧，謂爲奉行禮義之失，其可乎哉。昔林文忠公之驅夷，即是其證。以後大小事，何一非中國人代爲周旋令成乎。中國之人，多半皆屬亡八字，故致外國如是之強，中國如是之弱。使皆守禮義，則外國之無益各貨，將無處可消，而中國一年當保全數千萬萬金矣。中國人之下作，誠可謂下作之極矣。孟子曰，獨孤臣孽子，其操心也危，其慮患也深，故達。汝雖讀書閱世，未知讀書閱世之道，故有此問也。爲今之計，當以提倡因果報應，生死輪迴，及改惡修善信願往生，爲挽回劫運，救國救民之第一著。談玄說妙，尚在其次。然欲救世，非自己躬行，斷無實效。由身而家，由家而邑，由邑而國，此風一倡，或可有意料不及之效，否則便難夢見矣。

#### 與周法利童子書

人之一生成敗，皆在年幼時栽培與因循所致，汝已成童，宜知好歹，萬不可學時派。當學孝，學弟，學忠厚誠實。當此輕年，精力強壯，宜努力讀書。凡過讀之書，當思其書所說之事，是要人照此而行，不是讀了就算數了。書中所說，或不易領會。而陰騭文，感應篇等皆直說，好領會。宜常讀常思，改過遷善。於暇時尤宜念阿彌陀佛，及觀世音菩薩，以期消除業障，增長福慧，切勿以爲辛苦。古語云，少壯不努力，老大徒傷悲。此時若錯過光陰，後來縱然努力，亦難成就。以年時已過，記性退半，所學皆用力多而得效少耳。第一先要做好人。見賢思齊焉，見不賢而內自省焉。第二要知因果報應。一舉一動，勿任情任意。必須想及此事，於我於親於人有利益否。不但做事如此，即居心動念，亦當如此。起好心，即有功德。起壞心，即有罪過。要想得好報，必須存好心，說好話，行好事，有利於人物，無害於自他方可。倘不如此，何好報之可得。譬如以醜像置之於明鏡之前，決定莫有好像現出。所現者，與此醜像了無有異。汝果深知此義，則將來必能做一正人君子，令一切人皆尊重而愛慕之也。祈審慎思察，則幸甚幸甚。

#### 與馬契西書

人生世間，須安本分，越分作爲，及與讚譽，皆爲招禍取辱之本。光一庸劣粥飯僧，汝爲甚麼爲我作傳，膽敢以去聖時遙，真修日鮮等四句下，便以我承之，令我得罪於天下宗教知識，賢士大夫。汝意謂說得好聽，便爲榮幸乎，不知以凡濫聖，罪在不原。汝亦曾看楞嚴經，何不知犯大妄語，其罪重於殺盜淫罪，百千萬億倍乎。汝如此妄爲，不但汝自己罪過得不得了，且令光現在受明眼人唾罵，將來受阿鼻地獄之苦報，無有出期。譬如庶民，妄稱帝王，罪必滅族。良以大妄語能壞亂佛法，疑誤衆生，汝以此當架子擺乎。祈將其稿焚之，以後不得另有所述。我只要得生西方，要傳做甚麼。汝將謂由此便可留芳百世乎，而不知瞎造謠言之傳，不但遺臭萬年，且復受苦永劫也。若以吾言爲非，則是魔王眷屬， 請從此絕。

# 增廣印光法師文鈔卷第二

## 書 二

#### 復包右武居士書一

適接手書，不勝感愧。（印光）一粥飯僧耳。法門中事，概不能知。唯於淨土，頗欲自他同生。以故凡有緇素見訪，皆以此奉答。徐蔚如居士，以其於禪淨界限，分析明了。並佛力自力之難易得失，及主敬存誠等種種膚論，皆於初機稍有利益。以故雖文詞鄙拙，亦不見棄，而三四次排印流佈。以期有志了生死者，同皆納此芻議而已。然以殘羹餿飯，陳於飽餐王膳者前，則噁心發嘔矣。況敢注經乎哉。閣下既不以酸臭見棄，敬贈蕪鈔一部。此去年蔚如令商務印書館另編排印，今年所出者。彼書館恐售不出，故止印二千。出書後，尚未發行，已經售盡。雖已留板，但以彼館急於時尚之新書，至今未印二板。一二年來，亦有知友勸（光）刻板，（光）擬待商務書館編好出書後，再刻，則可省心力。去歲北地大荒，各善士設法籌捐。（光）遂盡數將刻款助賑矣。兩次共五百元。如以爲有益初機，肯爲刊佈，未始非利人之一端也。

#### 復包右武居士書二

生死大海，非念佛無由得度。欲知念佛之所以然，不看淨土經論，何由而知。固當日誦阿彌陀經，常看無量壽經，及觀無量壽佛經。此名淨土三經。讀此則知彌陀之誓願宏深，淨土之境緣殊勝，行人之往生行相。此外最親切開示念佛方法，有楞嚴經第五卷末後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。又有華嚴經，普賢行願品。以十大願王，導歸極樂。讀此知念佛求生西方一法，乃華嚴一生成佛之末後一著。實十方三世諸佛因中自利，果上利他之最勝方便也。彼妄謂淨土法門，爲權漸小乘者，皆毀謗華嚴，及謗佛謗法謗僧之極重罪人也。其淨土三經之注，並淨土諸書之宜專精看者。光文鈔中與徐女士書中備言之，此不具書。晨朝十念，當於盥漱後，功課前行之。淨土十要，西歸直指中，各有其儀，依而行之即已。但不可過十念，以多則傷氣。光文鈔中亦屢言其利害。朝暮功課，照功課中念之即已。如公事多端，不暇念功課，則但用十念亦可。此外則但止念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即已。所謂十念者，以盡一口氣爲一念。如是念十口氣，名爲十念。如氣壯之人，一口氣多念一二十句。氣弱之人，只能數句。不論佛數多少，但以一口氣，至十口氣，爲度耳。其法之妙處，文鈔亦說之。若多念，則又傷氣受病矣。不可不知。古語云，聰明不能敵業，富貴豈免輪迴。生死到來，一無所靠。唯阿彌陀佛，能爲恃怙。惜世人知者甚少，知而真信實念者更少也。通州王鐵珊，前清曾作廣西藩臺。其地土匪甚多，彼設計剿滅，所殺無算。前年得病，閤眼即見在黑屋中。其鬼甚衆，皆來逼惱，隨即驚醒。如是三晝夜，一閤眼即見此象。人已困極，奄奄一息。其夫人勸令念佛，隨念數十聲即睡著，因睡一大覺。而精神漸健，病遂痊癒，即長齋念佛。使此時無人以念佛告之，恐萬不能至今日也。故知教人念佛，功德無量。知念佛利益者，皆多生多劫善根所使也。所示令親之事，甚爲希奇，可謂宿有善根。然又須兢兢業業以自修持，庶不虛此一夢。倘以凡夫知見，妄謂我已蒙三寶加被，已入聖流，從茲生大我慢，未得謂得，未證言證，則是由善因而招惡果。末世之人，心智下劣，每受此病。楞嚴經所謂不作聖心，名善境界。若作聖解，即受羣邪者。此也。請以力修淨土法門自勉，則將來決定獲大利益矣。須知淨土一法，乃十方三世諸佛，烹凡煉聖之大爐韛。九法界衆生，無一不入其中，能出其外者。以出則究竟成佛矣。能如是信，方名正信，方名有淨土耳。

#### 復永嘉某居士書一

昨接來書，言及教女爲齊家治國之本，可謂見理透徹。周之開國，基於三太。而文王之聖，由於胎教。是知世無聖賢之士，由世少聖賢之母之所致也。使其母皆如三太，則其子縱不爲王季文王周公。而爲非作奸，蓋亦鮮矣。而世人只知愛女，任性憍慣，不知以母儀爲教。此吾國之一大不幸也。人少時常近於母，故受其習染最深。今日之人女，即異日之人母。人慾培植家國，當以教女爲急務。勿曰此異姓之人，吾何徒受此憂勞哉。須知爲天地培植一守分良民，即屬莫大功德。況女能德鎮坤維，其子女必能肖其懿範。榮何如之。況自己子孫之媳，亦人家之女乎。欲家國崛興，非賢母則無有資助矣。世無良母，不但國無良民，家無良子。即佛法中賴佛偷生之蟒流僧，一一皆非好母所生。使其母果賢，斷不至下劣一至於此。惜哉。佛法大無不包，細無不舉。譬如一雨普潤，卉木同榮。修身齊家治國親民之道，無不具足。古今來文章蓋一時，功業喧宇宙者。與夫至孝仁人，千古景仰。人徒知其跡，而未究其本。若詳考其來脈，則其精神志節，皆由學佛以培植之。他則不必提起。且如宋儒發明聖人心法，尚資佛法，以爲模範。況其他哉。但宋儒氣量狹小。欲後世謂己智所爲，因故作闢佛之語，爲掩耳盜鈴之計。自宋而元而明，莫不皆然。試悉心考察，誰不取佛法以自益。至於講靜坐，講參究，是其用功之發現處。臨終預知時至，談笑坐逝，乃其末後之發現處。如此諸說話，諸事蹟，載於理學傳記中者，不一而足。豈學佛即爲社會之憂乎。宋葛繁之日行利人事。趙閱道之日之所爲，夜必焚香告帝。袁了凡之立命，周夢顏之著書。莫不汲汲然企人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。明因果，示罪福。使人知舉心動念，天地鬼神，無不悉知悉見。雖欲欺人，以天地鬼神悉知悉見，而有所不敢。從茲勉力爲善，實心戒惡。雖最剛強難化，不可以理喻者。聞三世因果之道，必漸行戢斂，以致轉暴惡爲良善者，不知其幾。竊謂父母愛子，無所不至。唯疾病患難，更爲嬰心。小兒甫能言，即教以念南無阿彌陀佛，及南無觀世音菩薩名號。即令宿世少栽培，承此善力，必能禍消於未萌，福臻於不知。而關煞病苦等險難，可以無慮矣。稍知人事，即教以忠恕仁慈，戒殺放生，及三世因果之明顯事蹟。俾習以成性。在兒時不敢殘暴微細蟲蟻，長而斷不至作奸作惡，爲父母祖先之辱。佛法遇父言慈，遇子言孝，遇兄言友，遇弟言恭，夫唱婦隨，主義仆忠。雖統名爲出世之法，實具足乎經世良謨。經世良謨，亦同儒教。但儒教只令人盡義，而佛教一一各言因果。盡義則可教上智，難化下愚。因果則上智下愚，無不受益。今之社會，專以智巧而爲主體。故發而爲事，則借爲民作共和幸福之名，成同室操戈之實。使國勢日危，人民日益困悴於爭意氣爭權力中。若是結果，總以不知因果報應。使人人知因果，則自利利他，己立立人矣。何至如此其極乎。所謂小兒學佛者，學其前來所說數義而已。豈即令其參禪悟性，閱教觀心等耶。王君未知佛法，所以過慮如是之甚。若即其言而推之，殆將畢世不敢言及佛法矣。答王君書，當並光所說之意而融會之，則更闊大矣。法名如數寫來。竊謂小兒取一名，恰當即已，何必定取三名。孔子之名，原是乳名。豈乳名便只可兒時用乎。法名亦後世所立。佛諸弟子，莫不皆是在家俗名。今之取法名者，以別其入法與否。若兒女輩俗名，最初即取好，畢生可用。何須絡索二三耶。先盡人事，後聽天命。人謀不及處，以三寶之威神是託。則冥冥中自有不思議之轉旋矣。

#### 復永嘉某居士書二

昨接汝書，知師壽已心有迴轉，不決定即欲出家。幸甚。出家一事，今人多以爲避懶偷安計。其下焉者，則無有生路，作偷生計。故今之出家者，多皆無賴之徒。致法道掃地而盡，皆此輩出家者爲之敗壞而致然也。光觀師壽根性，在家修持，固不失爲一鄉之善士。雖不能大弘法化，於自於他，皆有實益。若出家，則年時已過。又且身弱，不堪受苦。其於學教參禪一道，若不問津，則了不知其方向。若去參學，則盡此生力，亦未有得。宗教不知，於一心念佛之道，惟能利己。其於利人，尚欠參學。以故不如在家，依龍舒安士二林等之修持爲愈也。

#### 復永嘉某居士書三

昨接手書，知又得麟兒。喜甚。書中所說，皆有道理。張奐伯教子女之事，乃知體而不知用，不可全取爲法。至於幼時，又須以因果報應之事，與淨土法門之利益，於學堂回時，諄諄訓誨。則子女現時蒙念佛之益，必能免意外之虞。將來以爲立家立業，及滅罪得福之本。若全不與學堂交涉，則不諳時務。縱有作爲，亦難進步，況庸常者乎。在家人必須先要得一謀生之法。奐伯之舉，可用於三十年前，不可用於今日。今之時，是何時也。乃僞妄排擠，互相競爭之時。倘與伊等全無交涉，必受其欺侮，而難以安身矣。至於法名，大兒已經皈依，即不須另取。餘者仍以福字爲首，慧融淵和明。其母宜名師越。以宋荊王夫人王氏，自行化他，專修淨業，爲女中之冠。若名師王，似不合宜。以夫人亦稱越國夫人，故以名越爲妥。又離五濁，生淨土，乃超越凡俗濁惡。至往生以後之漸漸上升，亦超越事也。名者，實之賓。必須常垂訓誨，令諸子女知世間道理，知佛法道理。將來爲人父母時，自能爲子女立規立法。不至雖有上等天姿，如俗某某，僧某某者。皆以堪作佛祖之姿，爲自他塞人天之正路，掘地獄之深坑。其源皆由於乃父乃母初未嘗以因果報應之若事若理，以啓迪之故也。因果不講，則名實絕不相應矣。而況欲得爲聖爲賢，成佛作祖之實效乎哉。因果二字，爲今日救國救民之正本清源，決定要義。舍此則無術矣。況教子女乎哉。

#### 復永嘉某居士書四

汝家屬甚多。倘諸弟婦令妹令女等，學堂歸來，宜以因果報應，及念佛利益，與之談論。俾彼等各各心中自知己心與天地鬼神相通，與彌陀慈父相通。由茲斷除惡念，增長正信。俾彼現在堪爲人之賢妻，將來堪爲人之賢母。以此風於鄉邑，是亦治天下國家之根本法輪也。菩薩隨俗利生，並不另起爐竈。對病發藥，令彼各各就路還家而已。現今學堂中婦女，多多妄生異圖，擬操政權。不知各守本分，相夫教子，乃天下太平之根本。以故周之王業，基於三太。彼太姜太任太姒，乃女中聖人。但以陰相其夫，胎教其子爲事。今人不此是學。其所計慮，皆爲亂天下之媒糵，可勝道哉。光本世外人，何論婦女事。以汝家女眷多故。亦願將來師表女流，儀型閨閫，以揚佛日之光耳。

#### 復永嘉某居士書五

教子女當於根本上著手。所謂根本者，即孝親濟衆，忍辱篤行。以身爲教，以德爲範。如鎔金銅，傾入模中。模直則直，模曲則曲。大小厚薄，未入模之先，已可預知，況出模乎。近世人情，多不知此。故一班有天姿子弟，多分狂悖。無天姿者，復歸頑劣。以於幼時失其範圍。如鎔金傾入壞模，則成壞器。金固一也，而器則天淵懸殊矣。惜哉。佛以無我爲教。今人每每稍有知見，便目視云漢。是以知文字義理爲佛法，而不知以修身淨心，滅除我相，力修定慧，以期斷惑證真爲佛法也。

#### 復永嘉某居士書六

娑婆世界，是一大冶洪爐。能受得烹煉，則非世界中人矣。不能受得烹煉，則烹煉之大冶洪爐，反爲毒器，爲苦具。是在各人能自得益耳。同室之人，固宜於閒暇無事時，委曲宛轉，開陳至理，令其心知有是非可否。則心識不知不覺，漸摩漸染而爲轉變。至其愚傲之性發現時，可對治，則以至理名言，和氣平心以對治之。否則任伊，一概置之不理。待其氣消，再以平心和氣，論其曲直，久之則隨之而化。若用強蠻惡辣手段，斷非所宜。以彼有所恃（所恃者子女也），兼失子女觀法之訓。念佛要時常作將死，將墮地獄想。則不懇切亦自懇切，不相應亦自相應。以怖苦心念佛，即是出苦第一妙法。亦是隨緣消業第一妙法。

#### 復永嘉某居士書七

靈峯老人，乃末法絕無而僅有者。其言句理事具足，利益叵測。隨人分量，各受其益。子弟之有才華，有善教，則易於成就正器。無善教，則多分流爲敗種。今日之民不聊生，國步艱難，幾於蹶覆者。皆有才華無善教者，漸漸釀成之也。無才華，固宜教其誠實。有才華，益宜教其誠實。然誠實亦可僞爲。最初即以因果報應，及人之一舉心動念，天地鬼神一一悉知悉見，作常途訓誨。而陰騭文，感應篇，必令其熟讀。且勿謂此非佛書而忽之。以凡夫心量淺近，若以遠大之深理言之，則難於領會。此等書，老幼俱可聞而獲益。而況德無常師，主善爲師乎。佛尚以死屍糞穢毒蛇，令人作觀，以之證阿羅漢者，逾恆河沙。況此種貼實存養省察之言句乎。楞嚴一經，不知淨土者讀之，則爲破淨土之元勳。知淨土者讀之，則爲宏淨土之善導。何以言之。以自力悟道之難，淨土往生之易。十法界因果，一一分明。若不仗佛力，雖陰破一二，尚或著魔發狂，爲地獄種子。而且二十四圓通之工夫，今人誰能修習。唯如子憶母之念佛，凡有心者，皆堪奉行。但得淨念相繼，自可親證三摩。知好歹者讀之，其肯唯主自力，不仗佛力乎。不知好歹者反是。以其止欲爲通家，無心了生死耳。

#### 復永嘉某居士書八

來書發明普敬僧尼，此理此事，實爲至當。然教兒輩，又須反覆爲論。若止一往，則或恐不知去取親疏，或致受損。譬如有人，若詩若文，若宗若教，皆悉高超。而其品行卑劣，不堪爲人榜樣。倘不加分別，概行親近。此人親之，不但行爲或隨彼轉。而其任己臆見，妄說道理處。無真知見，或被所惑。須必居心則若賢若愚，通皆恭敬，不生傲慢。行事則親賢遠愚，取優去劣。如是則可免相染之弊，及掛誤之愆。天下事，有一定之理，無一定之法。若不以情事而爲定奪，如執死方子醫變症，則生者少而死者多矣。必使情與理相合，法與事相契，則得之矣。

#### 復永嘉某居士書九

來書所說，皆從自己身心習氣上究竟，不勝欣慰。然在凡夫地，不能無病，亦不能任而不治。其治之之法，最省力，最得益處，在以病爲藥。以病爲藥，則病不爲累矣。即如愛子女之病，決不能斷。不妨即以此愛爲本，必欲使子女生爲正人，沒生淨土。此其愛，乃以世間凡情，成就出世間聖果。若不善用愛，任性嬌養，則與殺其身，過百千萬億無量無邊倍者多多也。國之滅亡，民之塗炭，皆此種不洞事之父母釀成之。可不哀哉。每日功課迴向，一一當與法界衆生。若此功課爲此，彼功課爲彼，亦非不可。然必又有普迴向之願，方爲與三種迴向相合。三種迴向者，一回向真如實際，心心契合。二回向佛果菩提，念念圓滿。三迴向法界衆生，同生淨土。人各有志，人各有業（業，謂職業）。但隨緣隨分即可，不必與一切人皆同也。

#### 復何槐生居士書

接手書，知居士有向上志。然未知法門所以，及與時機。縱曾讀光文鈔，亦未究光所說之意旨也。夫修行用功，原爲了生死耳。倘用功而生死不能了，猶不肯依能了者而爲之。豈非擔麻棄金，自貽其咎乎。參禪縱能大徹大悟，如五祖戒，草堂青，真如喆，斷崖義，尚不能了。而再一受生，反致迷失，較前爲遠不能及，況吾儕乎。某某和尚，雖於禪門知所向方，猶未打破禪之區域。故不能令閣下息心念佛。意謂一悟即便無生死可了，亦無涅槃可證耳。不知縱悟到無生死可了，無涅槃可證地位。依舊仍在生死中不能出，在涅槃中不能證。末世衆生，仗自力斷惑證真，了生脫死者，甚難甚難。況汝既看此一念落在何處，當時時專一看此念之落處。除此之外，皆不理會，直如怨家相尋，不肯一瞬失照，令彼走脫。必欲直下捉得，令其喪身失命而後已。而說出此念來時，種種境界，遂將看落處全體丟開，而以現出之境界爲心得。不知此種境界，雖由靜定而發，實爲參禪之障。何以故。以忘卻窮究此念落處，而以幻境爲得故。且此境界，夾雜煉丹家之境界。閣下殆先曾用過彼之工夫，今由靜定而發現耳。倘以爲得，後來尚有著魔發狂之慮在。閣下不知全體拋卻，尚企常久。以不能得，爲之椎心警呵，豈非認賊爲子，令守家業乎。金剛經云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心經云，照見五蘊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閣下此相，爲是相耶，非相耶。爲是五蘊耶，非五蘊耶。若是相，是五蘊，皆在所棄，何得寶貴。若非相，非五蘊，則能看之念尚不可得，此種境相，從何而出。古云，學道之人不識真，皆因從前認識神。無量劫來生死本，癡人認作本來人。正閣下貼切之對症妙藥也。禪豈可妄以己意參乎。當此一念起時，直須看其落處。不在此處著力，則差之毫釐，失之千里。而猶以爲得，豈不大可哀哉。雖然，光非禪客，絕不以禪學教人。此不過以閣下不識其境，爲邪正是非，不禁稍爲辯析。倘閣下欲高豎禪幟，以大徹大悟爲事，當更參禪宗大老。如曰吾於即生決定要了生死，請將參禪之念，拋向東洋大海外。依淨土法門，生信發願，念佛求生西方，則仗佛慈力，決定可以滿其所願。倘不依淨土法門，所有修持，皆成人天福報，及未來得度之因緣而已。欲了生死，斷難夢見。欲知禪淨之所以然，非博覽禪淨諸書不可。即能博覽，倘無擇法智眼，亦成望洋興嘆，渺不知其歸著。是宜專閱淨土著述。然淨土著述甚多，未入門人，猶難得其綱要。求其引人入勝，將禪淨界限，佛力自力，分析明白，了無疑滯。語言顯淺，意義平實，爲研古德著述之初步向導者，其印光文鈔乎。祈息心研究，當自知之。

#### 復周羣錚居士書一

蕅益生於明末，沒於清初。一生弘法，皆在南方，未曾一到北地。兼以順治初年，南方多未歸服。故大師於崇禎升遐，明圖版蕩之後。凡所著述，但書歲次，不書國號及年號耳。及至福建寧波，各處歸順之後，不一二年，即入涅槃。而臺宗有仿之者，於康熙時著述，亦不書國號年號，可謂誣衊蕅益與國家耳。其不善學，有如此者。南方學者，多宗臺教。北方學者，多宗賢首，慈恩。彼既不相習，故其流通也少。世宗雖倡刻大藏，其年初夏，即已賓天。其清藏中，所入所出，容有世宗裁奪者。實多半由當時所派之親王，總理刻藏首領大和尚主持。又刻藏預事之僧，盡屬賢首慈恩臨濟宗人。臺宗只一人，而且尚屬校閱無權之人。蕅益著述，所入唯相宗八要，釋大乘止觀法門二種。餘者北方所無，將何由而附入乎。此係雍正末乾隆初年事。至乾隆末年，蕅益著述，京中尚無多少。徹悟老人，見閱藏知津，即欲刻板。擬再得一部，即不須另寫，庶省心力。因遍詢各剎，止得一部。凡大師流通到京之著述，徹悟及徹悟之門人，皆爲刻板。亦有一二十種。不知世務之人，一歸之於世宗不取，可謂誣罔世宗。使世宗若全見蕅益著作，斷當具足入藏，一部不遺。須知清藏肇始於世宗。及世宗崩後，高宗繼立。凡刻藏事，皆當時僧俗中之權人主之。高宗亦不過應名而已。何以知之。世宗所著揀魔辨異錄，草稿甫畢，尚未謄清，隨即崩駕。高宗雖令繕寫刻板，亦不暇檢點。由未派一大通家主事，竟致錯訛不勝其多。此其父之手澤，尚且如是，況大藏乎。又世宗於開首著此之時，即頒上諭，內有入藏流通之語。迨後止刻書冊板，竟未入藏。但將此上諭，附於圓明居士語錄之後，將謂世宗亦嫌其習氣而不入乎。此其不入之由，以漢月藏子孫之外護，多屬當權之人，故不敢提倡耳。若言習氣，蕅益可謂絕無。而一般瞎眼禪和，謂爲徒有文字，未得大悟，貢高我慢。此等人乃仰面唾天，何得據以評論耶。至於毀世宗者，亦與毀蕅益者知見相同。皆道聽途說，隨聲附和之流輩耳。

#### 復周羣錚居士書二

昨接師導信，言汝上月病勢甚險。近已痊癒，幸甚。人之處世，一一須按當人本分，不可於分外妄生計慮。所謂君子思不出其位。又曰君子素其位而行。汝雖於淨土法門，頗生信心。然猶有好高務勝之念頭，未能放下，而未肯以愚夫愚婦自命。須知了生死，愚夫愚婦則易。以其心無異見故也。若通宗通教，能通身放下，做愚夫愚婦工夫，則亦易。否則通宗通教之高人，反不若愚夫愚婦之能帶業往生。淨土法門，以往生爲主。隨緣隨分，專精其志，佛決定不欺人。否則求升反墜，乃自誤耳，非佛咎也。

#### 復周羣錚居士書三

學佛必須專以自了爲事，然亦須隨分隨力以作功德。若大力量人，方能徹底放下，徹底提起。中下之人，以無一切作爲，遂成懶惰懈怠。則自利也不認真，利人全置度外。流入楊子拔毛不肯利人之弊。故必須二法相輔而行，但專主於自利一邊。二林之語，亦不可誤會。誤會則得罪二林不小。二林之意，乃專主自利，非並隨分隨力教人修習淨土法門全廢也。利人一事，唯大菩薩方能擔荷。降此誰敢說此大話。中下之人，隨分隨力以行利人之事，乃方可合於修行自利之道。以修行法門，有六度萬行故。自未度脫，利人仍屬自利。但不可專在外邊事蹟上做。其於對治自心之煩惱習氣，置之不講，則由有外行，內功全荒。反因之生我慢，自以功利爲德，則所損多矣。譬如喫飯，須有菜蔬佐助。亦如身體，必用衣冠莊嚴。何於長途修行了生死之道，但欲一門深入，而盡廢餘門也。一門深入盡廢餘門，唯打七時方可。平時若非菩薩再來，斷未有不成懈慢之弊者。以凡夫之心，常則生厭故也。天之生物，必須晴雨調停，寒暑更代，方能得其生成造化之實際。使常雨常晴，常寒常暑。則普天之下，了無一物矣。況吾儕心如猿猴，不以種種法對治。而欲彼安於一處，不妄奔馳者，甚難甚難。人當自諒其力，不可偏執一法，亦不可漫無統緒。以持戒念佛，求生西方爲主。遇一切人，上而父母，中而兄弟朋友，下而妻子奴仆，皆以此爲導，將謂非自利乎。一燈只一燈，一燈傳百千萬億燈，於此一燈，了無所損。孰得孰失，何去何從。豈待問人方了知乎。

#### 復周羣錚居士書四

前月十五，接到汝書。以汝言孟由一到，即便登程。恐回書落空，是以不復。即午復接汝書，知孟由尚未歸省。其所以稽遲不歸者，殆不敢擔由彼歸而汝即走出之擔子也。汝何不體我心，及諸人之心，而硬做道理乎。光亦出家之人，豈必定礙滯汝，阻止汝，學在家人戀戀於家，不願令人速得解脫乎。但人之際遇，萬有不齊。約汝分論。實爲在家益大，而出家益小。汝祖業頗可度用，上有慈親可事，中有兄弟可靠。室有賢妻，膝無子女。而且汝之大兄，頗信佛法。三弟四弟，亦皆與道不相悖戾。汝在家篤修淨業，亦可爲慈親生信念佛，以期了脫之導。亦可爲兄弟在外，料理家門之事。亦可以率其妻室，弟婦等，同修淨業，同出輪迴之計。外而鄉黨親戚，隨緣開導。即家舍爲道場。舉慈親，及兄弟妻室子侄，鄉黨親朋，皆爲法眷。隨力隨分，身率言化。俾永嘉一班迷途之人，並彼邪見種性之人，同納於佛法至極圓頓淨土法門大冶洪爐之中，共成法器，同修淨業。將來同登蓮邦，共證菩提。豈不如汝出家爲僧，舍親遠去。室人有無依之恨，慈親有怨子之懷。而且一班不明至理之人，反謂佛法爲背畔世道，妄生謗毀。俾此等人造口業，墮惡道。未見其益，而先受此等大損之爲愈乎。況汝慈親，既不應許，豈可不遵慈命，仍懷此心乎。如汝親絕不許汝修行，猶有可原。汝親甚歡喜汝修行，何得必欲離親修行乎。佛法中有六度萬行種種之功業，皆爲利益衆生。汝不出家，則於親有大利益。只此一事，即可曲順親心，居塵學道。俾親日見之熟，不期其信向而自然信向，即爲莫大功德。況不止親一人乎。又親既不許，則義不可再思出家。以佛戒律中，父母不許出家，自己任意求出家者，不許攝受剃度，及受戒等。否則師弟各皆得罪。汝既以光爲師，謂爲善知識。然光實非善知識，而於背佛法事，斷不敢爲。但祈依光所說，順親之心，在家修行可也。古人有爲知己者，不妨以身許之。況慈親留汝，光勸汝，豈可違抗，固執不改乎。當知孝順父母，奉事師長，慈心不殺，修十善業，乃往生正因。宜隨王虛中，周安士，彭尺木三先生，則不愧爲佛弟子矣。

#### 復周羣錚居士書五

天下事皆有因緣。其事之成與否，皆其因緣所使。雖有令成令壞之人，其實際之權力，乃在我之前因，而不在彼之現緣也。明乎此，則樂天知命，不怨不尤。素位而行，無入而不自得矣。汝獨不知身爲人子，義當從親之命。又欲爲人徒，猶當從師之命。然父母爲子謀者，或有不當，以恩愛重而或有偏處。師則既能視爲知識，斷不至所謀過於失當。居塵學道，即俗修真。乃達人名士，及愚夫愚婦，皆所能爲。勉力修持，以在家種種系累，當作當頭棒喝。長時生此厭離之心，庶長時長其欣樂之志。即病爲藥，即塞成通。上不失高堂之歡，下不失私室之依。而且令一切人同因見聞，增長淨信。何樂如之。但祈上遵母命，並順光心。隨分隨緣，自利利人。菩薩舍頭目髓腦，以救衆生飢餓。在家修行，於親於汝，皆有大益。何得妄生違拒。如必曰決欲依我心行，光豈能令其不許如是。但祈將師徒之假名字取消，一任汝拜甚麼高僧，光概不過問。他日相見，一同路人，不得猶執師弟之禮。若不如是，且請依我所說。代光勸化甌江士女，同入蓮池海會。較與汝強欲爲僧，致高堂失其歡心，兄弟妻室各懷憂念，而甌人妄生誹謗佛法之心與業，其得失實不啻天地懸隔。汝試詳審思之。光其爲汝耶，害汝耶。光言盡於此矣，過此則一字不肯虛寫，任汝自便而已。

#### 復周羣錚居士書六

因果一法，爲佛教入門之初步，亦爲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圖。丁氏所錄，或有紕繆。然其大體卻好，未可以袁氏之不德，而謂其爲不足流通也。且袁氏往矣，能知其不德者幾何人哉。使因果報應之事，寓諸目，感諸心。即素鄙袁氏者，亦當閒邪存誠，克己復禮，以自求免於罪戾，培植來福耳。未可以一眚而掩之也。且袁氏初則闢佛，繼則閱歷轉深，的知因果毫無差忒。雖未息心研究佛典，觀其所載感應事蹟，實於佛法心悅誠服。所以未能如彭二林者，以文字障深，又以懶惰懈怠。致其結果，只爲將來因種，爲可惜耳。吾謂以袁氏紀氏之博達，尚孜孜然以因果報應是輯。後之鑑者，或必有深感焉。不欲流通即已，若意欲流通，即便流通。政不宜過於計慮也。

#### 復周羣錚居士書七

講起信論甚好。但恐能領會者少，則於天機淺者失利益矣。似宜淨土法門，與之並行。令彼先知了生死之要道，又知佛法心法之要，則爲機理雙契矣。現在人的對症藥，唯因果爲第一。宜修法，唯淨土爲第一。若夫研究起信，雖亦具因果淨土。而凡夫知見，不能普領全義，又不能按論起修，則只一解義了之矣。無論何等根性，因果淨土，爲必不可不先講究也。至於教相，亦須擇人而施。以學生各有所學之事，佛學乃兼帶耳。天機若淺，則專務教相，或將淨土拋在腦後，致成有因無果之結果。是不可不相機而設法也。今之崇相宗者，其弊亦復如是。彼提倡者，實不爲了生死，只爲通理性，能講說耳。使彼知自力了生死之難，斷不肯唯此是務，置淨土於不問，或有誹薄之者。此其人皆屬好高務勝，而不知其所以高勝也。使真知之，殺了亦不肯棄置淨土法門而不力修也。甚矣，學道之難也。弘一師之志，唯弘一師則可。若無大精進，生死心不切，則成懶惰懈怠之流矣。今之僧人，實難令人生信。但既追悼僧人，何可誹謗僧人。若舉其善者，戒勵不善者，則無過矣。然自既在學生之列，即戒勵亦宜緘默。以此種事，唯有德望者，方可舉行，非黃口雛生之所宜爲也。殘經無可修補，燒則無過。如可看可補者，則不宜燒。有不知變通，一向不敢燒。此經畢竟不能看，兼不能如好經收藏，反成褻瀆。兼以褻瀆之過，貽於後人也。豈可不知權變乎哉。光常曰，因果者，世出世間聖人平治天下，度脫衆生之大權也。今時若不以因果爲救國救民之急務，任汝智巧道德，如何高超，皆屬虛設。以不講道理，兼無王法故也。

#### 復洪觀樂居士書

古之聖賢，無不戰戰兢兢，以自操持，故其心不隨富貴窮通所轉。窮則獨善其身，達則兼善天下。今之人於日用云爲，父子兄弟夫婦之間，尚不能一一如法。稍有知見，便妄企作出格高人。未得其權，則肆其狂妄之瞽論，以惑世誣民。已得其位，則逞其暴虐之惡念，以誤國害民。其病根皆在最初其父母師友，未曾以因果報應之道，以啓迪之也。使稍知因果報應，則舉心動念，皆有所畏懼，而不敢肆縱。即不欲希聖希賢，戰戰兢兢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，不可得也。以故天姿高者，更須要從淺近處著手。勿以善小而不爲，勿以惡小而爲之。少時栽培成性，如小樹標使壁直。其至長成，欲令其曲，不可得也。

#### 復汪穀人居士書

真境有限量，乃不識真境二字之妄計。世界無同異，唯圓證寂光者方見。生死涅槃同一源，而迷悟不同，故縛脫有異。真妄本無二體，而迷真成妄，則只見其妄，不見其真。若問何故如是，且請扣己而參。直待己亦了不可得，則故自親知。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。若向別人口裏討分曉，縱令別人說得了了，亦如話餅，豈能令自己知其滋味，消其飢餓乎。全真成妄，何問真體奚有，有在何處。全妄即真，何問妄相本無，無至何底。如是問者，不名智人。佛語雖如雷，奈業障於心耳何。一乘若真通達，則四大各失本性，六根一一互用矣。如是理體，說之似易，證之實難。在昔或有其人，而今皆成好高務勝，不事實修，妄談般若之掠虛流派。祈熟讀普賢行願品，與證齊諸佛之等覺菩薩，同求往生，乃光之所深望也。否則各守己志，不須相商。

#### 復徐蔚如居士書一

律藏不許未受戒者看，一則恐其未明遠理之人，見其因犯制戒之跡。不知乃大權菩薩，欲佛制戒以淑後世，遂現作不如法相，以啓如來立制以垂範耳。由其未明此理，唯據近跡。遂謂如來在世，佛諸弟子多有不如法者。從茲起邪見以藐視僧倫，則其罪不小。二則律藏中事，唯僧知之。倘令未爲僧者閱之，或有外道假充比丘，作不法事，誣謗佛法，則其害非小。故此嚴禁而預防耳。至於好心護法，校正流通，何可依常途爲例。若執定此語，則律須僧書僧刻，僧印，僧傳，方可不違佛制矣。天下萬事，皆有一定之理。而當其事者，須秉一定之理，而行因時適宜之道。理與權相契，法與道相符，斯爲得之。律中必有明文，（光）以目昏，未能遍閱。蕅益毗尼集要，亦有此議，亦不須檢查。但無上不明遠理，只據近跡。及欲知佛法中機密之事，擬欲假充比丘等過。則放心安意，校正流通。其功德無量無邊，何須過慮。然須緘默，不可以律中文相，對無知無識之人宣說。及泛泛然錄之於尋常文集中，以啓無知人妄造口業之釁。世出世間，理皆有定，法皆無定。大而經國治世，小而一飲一啄，莫不如是。何獨於律藏而板執乎哉。

#### 與徐蔚如居士書二

前在揚州，知太夫人身嬰貴恙，閣下回申侍疾。意謂年過七十，淨業已熟。或欲警策同流，以西歸一大事，爲當頭之棒喝乎。及（光）於九月初四至申，次日見云雷，言太夫人身已康健，閣下亦已回京數日矣。不勝幸慶之至。誰知太夫人，畢竟不欲久住此界，以身說法。唯企一切親朋眷屬，咸知世相無常，生必有死。篤修淨業，速求出離此五濁惡世，徹證吾人本具之天真佛性而後已。可謂真大慈悲，現身說法也。適接云雷之信，心甚悲傷。繼思太夫人，實欲免吾等輪迴之苦，示現來去耳。所可傷者，閣下失恃，坤倫失導而已。雖然，既已神超淨域，業謝塵勞，蓮開九品之華，佛授一生之記。縱閣下天眼未開，不能徹見。在太夫人覆庇分上，固不間絲毫，更甚曩昔也。祈節哀念佛，以企蓮品轉高，無生速證爲事。斷不可過爲悲傷，以致彼此無益也。（光）忝蒙不棄，得預友倫。財法俱貧，將何爲禮。亦只可朝暮禮誦時，爲太夫人迴向菩提，以盡方外友誼而已。

#### 與徐蔚如居士書三

昨接手書，並哀啓。讀之，不禁悲感無已。夫諸佛菩薩，法身大士。愍念衆生，示生世間。和光同事，以行教化。或男或女，或國王大臣，妃後大家，及與貧窮下賤之流，俾觸目感發。隨地隨人，而得入於一乘閫奧而不自知。如是則法道流通，如春回禹甸，日朗堯天。無一處一人，不蒙其光明，沐其含育也。觀太夫人一生行跡，及臨終景象。（光）前所謂乘願輪以示生，居坤維而說法者，爲的確之極。（光）虛受男身，濫廁僧倫，四十年來，於法門毫無裨益。讀太夫人汲汲流通大藏，刻印契理契機之書，直欲愧死。而朝暮禮誦時迴向，乃攄我愚誠。尚望太夫人慈愍，挽彌陀聖衆，以速度我，何可謂爲法施。然不妨藉此緣事，以增長自利利他之心。故博地凡夫，當禮誦時，尚爲諸佛迴向，況示居凡位，於理又有何妨。至於七中，及一切時，一切事，俱宜以念佛爲主，何但喪期。以現今僧多懶惰，誦經則不會者多，而又其快如流，會而不熟，亦不能隨念。縱有數十人，念者無幾。唯念佛，則除非不發心，決無不能念之弊。又縱不肯念，一句佛號，入耳經心，亦自利益不淺。此（光）絕不提倡作餘道場之所以也。人當臨終，唯同聲念佛爲有益。若識心未去，沐浴舉哀等，大有所妨。是以修淨業人，須於平日，與眷屬說其所以，庶不至誤用親愛。若過量大人，出格高士，正不必懼其被此牽掛耳。良由彼福德深厚，當穢業已滅，淨境現前時。即在此時，其所見所聞，已非此間景象矣。太夫人蓋非常流，固不得以常格律之。其往生可必，其品位當不在中下。然佛法宏曠，唯成佛方可歇手。欲決得往生，正不妨懇切念佛，常行追薦。即佛經所謂雖知罪性本空，而常悔先罪，不說已得清淨。蓮池謂年中常須追薦先亡，不得謂已得解脫，遂不舉行耳。須知念佛誦經，雖曰薦親。實爲現前眷屬親知，開心地，種善根。及所有薦親功德，迴向法界一切衆生。以廣大自他存亡之心量，以消滅自他存亡之執礙耳。至於不主於誠，唯以奢華張羅誇耀於人。則所謂以親喪作鬧熱，非人子所宜爲也。閣下深通佛法，斷不至此。或恐眷屬知交，有被近來諸大家行事，豔羨歆動者。不妨與閣下言之，以杜其違法違理趨時之心耳。

#### 與徐蔚如居士書四

前日云雷寄無依道人金剛了義，閱之，知閣下佛學，其來也遠，不勝感佩。孟由將一行居集寄來，見其字跡過細，不受久刷。此京中刻經處未能慮及者。明書冊藏，刻得甚粗。現今版小，不能照彼。然亦當如南京揚州款式。祈寄信經理人，說其所以。令一副板多印幾千，其利益大矣。又一行居集，若文若理，通通皆好。唯禪宗祕密了義經跋，爲醍醐中含有毒味之作。此經出於乩壇。其文悉取華嚴法華楞嚴圓覺之成文，並六祖壇經，及合會禪淨語錄中文。大通家看之固有益。不具眼者，謂此經乩壇中出，金口親宣。由茲遂謂乩壇中經，皆是佛經。古有閉目誦出之經，皆不流通者，恐其肇杜撰之端耳。大明仁孝皇后夢感經，其義理利益，皆不思議。而靈峯老人，閱藏知津，目爲疑僞。清藏初亦刻入，高宗後又撤去，以防僞濫。二林見地甚高，何以慮不及此。法雨先亦有一本，（光）燒之以杜禍胎耳。以法門知己，不妨絡索一上。現今國窮民困，已至極點。貼骨之煙患，尚未能除。亦有世道民生之責任者，一大憾事。今夏有友，自哈爾濱來，言其地菸禁大弛。亦有二三友人，欲戒而苦無良方。（光）先聞陳錫周戒菸方，靈得非常，爲從來所未有。候其來山，令開出寄去。又開一張與本寺副寺，令其送人。以彼曾在商務中做過事，交遊必寬，企其普遍流傳。至十一月間，哈爾濱有信來。言（光）所寄方，靈得非常，代爲戒好友人致謝。不勝歡喜。因問本寺副寺，彼言其友汪蟾清，其內人以氣痛吃煙。後欲戒之，即買市賣藥丸服之，終不斷根。若不吃藥，煙氣二病即發。得此方一料服完，煙氣二病，化爲烏有。其子開汪李濟堂藥店，生大感激，印其方送人。並依方制成丸藥，藥水，以期濟人，於自己各店賣之。（光）即令要二百張方子來，凡遠近知交有信來，皆爲附寄一張。有力者令其排印廣傳。竊念閣下及云雷，悉皆有心利人。宜將此方，長年上報，俾舉世咸知，則功德無量矣。已與云雷談過，當出半分報費，此費當覓三五有心世道之人均認，則事在必行。於報館，於自己，皆無妨礙。倘欲戒者，即可頓離此苦，亦救國救民之一端也。（光）於廣東云南各處，皆隨文鈔寄去。令其排印此方，普遍傳佈。前與哈爾濱寄方時，亦令彼覓三五有財力肯利人者出資，於當地兩報館，長年登報，俾本界及外界咸知。今既親獲靈驗，當必能常時登報矣。真辦道人，何預他事。但未能通身放下，斬斷萬緣。不妨帶培心地，以救取一半耳（方附集末）。

#### 與徐蔚如居士書五

王弘願居士，雖則崇信密宗，頗有效驗。然始則錯認消息，將有未得謂得之失。繼由多閱教典，方知錯認。次則現雖工夫得力，而虛火上炎，無法自治。（光）以此二事，斷其密宗一法，不能普被三根，不如淨土法門之千穩萬當。謂君宿具靈根，見地高超。尚有錯認，及受病不知對治之失，則世之不及君者可知矣。彼謂密宗高出顯教之上，引種種言論以辨。然佛無二心，亦無兩法，欲抬高密宗，但當論密宗所以高處。既以密宗之妙處，與顯教之妙處證同。是欲推尊而實持平也。彼之所論，乃約教而遺機。（光）乃約機而論教之利益。蓋契理而不契機，則不能感應道交。所謂說法不投機，便是閒言語矣。大意如此。（光）所說多絡索，兼以目力不給，凡屬信札，概無存稿。一位攝一切位，而從淺至深，行相仍復歷然。圓融不礙行布二語，最爲恰當。蓋以圓融，正圓融其行布。若無行布，說甚圓融。行布，正行布其圓融。若無圓融，則其行布，便成生滅，便屬小乘諦理，便非因該果徹之道矣。

#### 與徐蔚如居士書六

接手書，及觀經嘉祥大師義疏。一再細閱，其文法實在令人迷悶。一句話反覆數說，而義意含糊。兼且只派名義，前不詳其所以，後不結其歸宿。（光）意此疏，恐未必是嘉祥大師親筆。當是東洋耳食之徒，冒名而作。否則縱令傳寫致訛，不致通皆不成文理，雜沓瑣碎，絕無顯示大義，如須彌高出於海，八風悉吹不動。縱令好爲更端者，不能移易一字之處。是爲可疑。十一面疏亦然。彼慕吾國高人之名，妄自著書。不知自非高人，冒名亦冒不到耳。又北京近所印書，皆用毛邊紙。此紙現視頗好，久則發脆。（光）在京時，見百餘年外之書，紙皆發脆。粗心人翻閱，便見破碎。心竊疑之，而不知其所以。光緒三十一年，問仁山先生。彼云，被煤煙燻過之故。其說雖有理，亦不能息疑。以藏書多者，豈皆在有煤煙處。紅螺無煤，書亦發脆。知先生此言，殆想出之理由，非實驗之的據。至前年到藏經院，與一老做書者，談及紙性。因說北京舊書皆發脆，彼云此係毛邊。毛邊新時覺得厚實堅固，以草料多，竹料少，故久則發脆。毛太重太紙質，不如毛邊堅實，但經久不變。外行人多以毛邊爲美，我等做書各工，亦願做毛邊，以其硬爽好做。實則毛太重太經久。（光）聞，疑心豁釋。

#### 與徐蔚如居士書七

觀經疏，釋文釋義，甚爲疏漏。其科則三四次頻標，直是蕪蔓不堪。今閣下亦知是僞，似宜令發心者息此刻事，勿令嘉祥大師受誣。凡流通古人註疏，須擇其義理文字，能啓發人心，暢徹經義者爲準。如此疏文，刻之何益。即令（光）修，亦無生色。若大改換，直成另著，不名爲修。況天台善導各疏，遍法界流通。何不惜金錢，作此無益之事耶。取其嘉者流通，則於古人有光，於後學有益。若不論真僞，並皆流通。則令古人受誣，令後人煩神亂思，而了無利益。祈爲彼言之。（光）前年見十一面疏，亦以爲僞，特未形之言論耳。此等書斷以不流通爲是。

#### 與丁福保居士書

近世士大夫，多守拘墟之見。有以因果報應，生死輪迴之事理相告者，則曰此稗官野史小說家憑空造者，何足信乎。其人亦曾讀經閱史，雖見此種事，亦不體察其所以然，其拘墟也仍復如是。居士將歷史之因果報應生死輪迴等事，集之於一編之中。上而麟經，下及明史，其事蹟的的可考。彼拘墟者讀之，當必啞口不敢謂其無稽妄造矣。至於學佛一事，原須克盡人道，方可趣向。若於孝弟忠信，禮義廉恥等事，一不實踐。雖終日奉佛，佛豈祐之哉。良以佛教該世出世間一切諸法。故於父言慈，於子言孝。各令盡其人道之分，然後修出世之法。譬如欲修萬丈高樓，必先堅築地基，開通水道。則萬丈高樓，方可增修，且可永久不壞。若或地基不堅，必至未成而壞。語云，選忠臣於孝子之門，學佛者亦復如是。昔白居易問鳥窠禪師，曰如何是佛法大意。師曰，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。欲學佛法，先須克己慎獨，事事皆從心地中真實做出。若此人者，乃可謂真佛弟子。若其心奸惡，欲借佛法以免罪業者。何異先服毒藥，後服良藥。欲其身輕體健，年延壽永者，其可得乎。實驗一書，堪破此弊。流通於世，大有利益。又蘇州彭希涑曾輯二十二史感應錄，於歷史中，摘錄因果事實百八十餘條。不知閣下曾有此書否。若有，宜一併排印，以闢拘墟者之眼界。又二十四史，奇事固多。居士博覽無遺。宜將非凡情所測之事，如慾海回狂後所標者，並諸因果輪迴等事，盡錄而輯作一書。以爲治國安民，了生脫死之一助，則其功德大矣。不知肯滿我愚願乎。

#### 復寧波某居士書

接手書，知治習之心，唯勤唯切。而消習之效，未得未見。其故何也。蓋以生死心不切，而只將此超凡入聖，消除惑業，成就淨念，作口頭活計，故無實效也。倘知人身難得，佛法難聞，淨土法門更爲難聞。今幸得此大丈夫身，又聞最難聞之淨土法門。敢將有限光陰，爲聲色貨利消耗殆盡。令其仍舊虛生浪死，仍復沉淪六道，求出無期者乎。直須將一個死字（此字好得很），掛到額顱上。凡不宜貪戀之境現前，則知此吾之鑊湯爐炭也。則斷不至如飛蛾赴火，自取燒身矣。凡分所應爲之事，則知此吾之出苦慈航也。則斷不至當仁固讓，見義不爲矣。如是則塵境即可作入道之緣。豈必屏絕塵緣，方堪修道乎。蓋心有所主，不隨境轉，則即塵勞爲解脫。所以金剛經屢屢令人心不住相。發心度盡一切衆生，而不見能度之我，所度之人與衆生，並所得之無餘涅槃之壽者相，方爲真行菩薩道。若見有我爲能度，生爲所度，及無餘涅槃之所度法者。雖則度生，實於一乘實相之道，未能相契。以不了衆生當體是佛，佛性平等平等。妄起凡情聖解，致無爲利益，成有爲功德矣。何況聲色貨利之貪戀黏著乎哉。然人生世間，不可無所作爲。但自盡誼盡分，決不於誼分之外，有所覬覦。士農工商，各務其業，以爲養身養家之本。隨分隨力執持佛號，決志求生。凡有力能及之種種善事，或出資，或出言，爲之贊助。否則發隨喜心，亦屬功德。以此培植福田，作往生之助行。如順水揚帆，更加櫓棹，其到岸也，不更快乎。臘月三十日，乃一歲之盡日。倘預先未曾打疊得好，則債主怨家，羣相繫縛，那容你過。臨命終時，乃一生之臘月三十日也。倘信願行資糧未具，貪瞋癡惡習猶存。則無量劫來怨家債主，統來逼討，那肯饒你。莫道不知淨土法門者，無可奈何，隨業受生。即知而不務實修者，亦復如是，被惡業牽向三途六道中，永永輪迴去也。欲求出苦之要，唯有念念畏死。及死而墮落三途惡道，則佛念自純，淨業自成。一切塵境，自不能奪其正念矣。心經云，照見五蘊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內之根身，外之器界，五蘊包含淨盡。能見其是空，則即五蘊，離五蘊。法法頭頭，皆是大解脫法門，大涅槃境界矣。

#### 與友人書

凡爲善知識，一舉一動，皆有關於如來慧命，衆生善根。非止升座說法，方爲宏法利生也已。吾讀續傳燈錄，見投子顒禪師，有大智慧，具大作略。升座而左右顧視，能令富鄭公直下知歸。從茲力參，徑造其極。而以十餘擔行李，令司馬溫公欲見而中止。畢生於如來大法，自己本性，爲門外漢。使顒師一鉢一杖，則溫公未必不如鄭公。而溫公以吹毛求疵，自失鉅益。顒師以什物過多，損衆福田。有法道之任者，俱宜鑑之。

#### 復嶽仙嶠居士書

若欲此生親得實益，當依淨土法門，信願念佛，求生西方，則可決定了生脫死。若不依念佛法門，且莫說未得佛教之真傳者不能了，即得亦不能了。何以故。以得真傳，乃大徹大悟，非是實證。證則可了，悟則未了。修餘法門，皆須斷惑證真，方了生死。淨土法門，但具真信切願，持佛名號。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。正助合行，不但決定往生，而且品位優勝。不但精粹純篤之人，決定往生。即五逆十惡之流，臨終能生大慚愧，生大怖畏，志心念佛數聲，隨即命終者，亦得決定往生。以佛慈廣大，專以度生爲事。一念回光，即蒙攝受。所謂仗佛慈力，帶業往生也。末世衆生，不依淨土，修餘法門。但得人天福報，及作未來得度之因緣而已。以無力斷惑，則生死根尚在，何能不發生死之苗芽乎哉。

#### 與揚州萬壽寺寂山和尚書

久仰高風，未獲一晤。幸由通公開蒙法緣，得承謦欬。而且不輕末學，下詢芻蕘。感愧之私，筆難盡述。昨悟開師一接華翰，即持以相示。知黎端甫居士，已允修治，刻期告圓。晚喜出望外，不禁手舞足蹈。公在山時，晚亦議及黎公。但慮應聘校對地論，恐不暇及。今既允公請。足徵大士智慧，猶如日輪當午，大地普照，非我輩持螢火以尋行墨者可比也。然通公開蒙，實纂集諸家菁華。其於發揮理性，可謂深切著明。但以賦性率真，不事支末。故於措詞立言，不無參差疏漏之弊。若夫略玄黃而取神駿，須待得意忘言之人。玩圖象而怖真龍，每多尋行數墨之士。若不大加修治，決難三根等益。竊思魯史春秋，一經仲尼筆削，遂成千古致治之大經。憨山全集，因囑謙益修治，即爲隨藏流通之妙典。古既如是，今亦宜然。只期徹露廬山真面，不必確守原稿成規。譬如拆倒五鳳樓以重修，打散左氏序以另集。材料雖則仍舊，結構須隨所宜。不妨以柱爲梁，一任截長補短。文之贅者去之，義之闕者補之。宜在前者移之於前，當在後者置之於後。俾大佛頂理，圓通常性，與夫若義若文，悉皆徹底掀翻，和盤托出。使上中下根，無不一目了然，各獲鉅益。庶可令通公黎公我公之本懷，究竟舒暢矣。若限以兩月告圓，恐致成略加讎校。日期過促，黎公之匠手莫形。修治不精，通公之婆心仍晦。刊而傳之，欲與楞嚴諸注，並壽於世，恐難必矣。宜革欲速見，多限數月。俾得反覆研究，諦審精修。自然上契諸佛之妙心，下滿諸公之宏願。罄來際以流通，盡生界而得度也已。疏首題名，二公並書。初云憶蓮沙門通智尋源述，次云端甫居士黎養正重治。雖黎公心遊華藏，志在利人，悟人我以皆空，了自他之不二。然在吾人感恩頌德分上，固應如是施設也。修治已訖，即付手民，不須寄來。黎公儒門山斗，法海津樑。宗說兼通，行解相應。若非觀音普賢之應化，定是方山無爲以再來。所有著述，機理雙契。倘懸之國門，易一字者，賞以千金。當窮年竟月，無一人敢一著筆。有何所疑，尚須傍人相證耶。待至全部刻圓，即祈普惠法施。晚雖盲目，不能親見日光，然長夜重昏之中，常欲蒙其照燭也已。臨穎依依，不任神馳。

#### 復江西端甫黎居士書

東風解凍，企闡顯密融通之宗。化日舒長，願蒙佛頂圓滿之光。恭維端甫黎公大居士，夙植德本，乘願再來。博極羣書，深入經藏。憫象教之衰頹，明法性之綱要。出言成章，機理雙契。立願濟世，解行俱崇。破夢醒迷，震驚心之霹靂。扶教宏宗，施當頭之棒喝。而且成人之美，不辭勞苦。曲引末學，和光利物。若非普門應現，維摩後身者，儔克如是也耶。光幼失問學，長無所知。宗教門高，末由進步。權依淨土，以爲躲根。天姿陋劣，故無從廣參知識。客路竛竮，因廿載寄食普陀。壬子仲冬，得睹佛學叢報。始知宏法大士，多現儒門。歡喜感嘆，非言可喻。其於閣下著述，更加欽佩。但恨根鈍骨朽，不能常侍丈室，叨蒙雕琢耳。季秋萬壽寂公，以開蒙因緣，俯臨光舍，因勸重治。注意於公，又慮其力不暇及。幸三寶加被，預示夢兆，得蒙俞允。幸何如之。寂公即函示其由，期以兩月告成。光以公未詳睹原稿，彼未細陳修法。恐公但隨彼意，略加讎校。因稍陳梗概，以致寂公。不意轉蒙蓮鑑，感愧無極。茲於除日，得承手教。足徵我公接物閱經，直同洪鐘在虡，有叩則鳴。寶鏡當臺，無形不映。感荷感荷。竊謂開蒙草稿，雖屬通公。其發揮潤色，全仗閣下。若精神不給，只得將計就計。倘色力強健，何妨於顯宗外，處處另標密宗綱要。俾閱者知顯密圓通，法門無二。事修宜一門深入，理性固二法融攝。當不惜如椽之筆力，使佛頂放圓滿之光明，以普照於盡未來際一切有情也。又末世講家，每好談宗。致令聽衆，多隨語轉。竊謂禪家機語，絕無義味。唯就來機，指歸向上。只宜參究，何可講說。如是講經，唯超格大士，能得其益。其他中下之流，盡受其病。於宗則機鋒轉語，不知力參，妄自以義路卜度。於教則實理實事，由非己境，便認作寓意表法。以宗破教，以教破宗。近世流弊，莫此爲甚。伏祈出廣長舌，拯此沉溺。又悟開師宿根固深，好勝心切。始則專意禪宗，藐視淨土。後預通公法會，從茲漸生信心。但負性狂妄，志願則高不可扳。色力尪羸，行持則遠難相應。去冬曾露本心，光遂深加呵斥。奈執心過重，豈能挽回。不意亦白閣下。冬月廿一，抱病回山。與其師兄敘外面事未畢，即不能言。至次日未刻即逝，有何祥瑞感應之可言也。楊次公謂愛不重，不生娑婆。念不一，不生極樂。悟師非不信有西方，但以愛根固結，念頭不一。平生所期，皆成畫餅。其求見道，求臨終普現瑞相，皆其愛根發露處。打頭不遇作家，到老終是骨董。悟師之謂也，哀哉。又壬子臘月，因念佛學叢報，印用洋紙，不如本國紙之耐久。致諸公所著奇文偉論，因用紙失當，不能經久廣益。遂不避罪責，略陳鄙懷。事雖數條，唯此爲主。於癸丑正月初，寄至編輯所。豈料一乘濮公，嫌其蕪穢，絕不寓目。高居士來，重爲抄錄，企轉達諸公，以詳知洋紙之害。不知曾蒙青盼否。現雖叢報停版，亦須仰白者。以洋紙之害，甚於洪水猛獸。窮國，屈民，斷滅儒釋聖教，其禍無有底極。企有力大人，遏此習風，以福同胞而永法道耳。楚青狄公，有志流通。有正書局，近印數種，皆用洋紙。若不痛示利害，將來各處所刻大藏，定難免用。則是以流通而致速滅亡。此不慧所痛心疾首，籲訴無門者。今幸蒙垂教，故敢上呈。我公學冠通國，道高當世。交遊遍於中外，言論服於人心。懇祈普告宏法諸公。並撰述鴻文，長登報紙。俾舉世同胞，咸知禍害。凡屬聖賢傳世經書，及契約文憑，概勿用此。庶三教不至速滅，五族同沾洪惠矣。

#### 與張連勝總戎書 （代友人）

禹甸春回，堯天日永。北苑梅開，花陳箕疇之五福。東園竹秀，葉報華封之三多。恭維總戎張大人，才兼文武，職任爪牙。道隨時以暢茂，爵共日以高升。入春以來，榮膺尊秩。而復地近南海，密邇觀音。此乃多生多劫，於大士所，曾種善根。及大士悲心，欲仗其威力，護持法門之所致也。其道體康泰，起居納福，可以不卜而知矣。慰慰賀賀。竊念普陀，乃大士應化之地。歷朝敕建，舉世欽崇。而尤與總戎，有大因緣。往古則不及詳，近世有大功勳於此山者有三。明萬曆間，總戎侯公繼高。講武之暇，纂修山志。護持流通，拳拳於茲。國初以來，海氛不靖，山寺頹敗。至康熙廿八年，世道昇平，翠華南幸。總戎黃公大來，啓奏名山廢墜狀。隨即賜帑敕修。而黃公未經一年，即升尊爵。次年總戎藍公理蒞任，奉旨監造。鞠躬盡瘁，竭力經營。佛事王事，一肩擔荷。前後兩寺，爲立生祠，永隨大士享受香火。而於黃公，亦設祠祀之。其他武臣，護持此山者，多難枚舉。良由武臣，每當兩軍對壘，鋒矢交馳之際。多默念大士，密蒙護佑。由之立戰功，致太平，故致然也。縱時屬靖謐，亦藉大士威力，鎮軍威於遐域，消禍亂於未萌。唯其沐恩也深，故其報恩也切。唯其報恩也切，故其食報也厚。如黃藍二公，及近世曾彭左等諸公，莫不皆然也。現今時值末法，法弱魔強。每有無賴之徒，混入法門。不守清規，敗壞佛法。由是不達深理之儒士，見此遊行人間造作惡業之僧。遂謂舉世僧衆，無不如是。從茲一唱百和，誹謗沮遏。甚至毀廢寺宇，焚燒經像。不知玉雖出於昆岡，必玉隱而石露。若不鑽鑿，則止見其石，不見其玉。以不見玉，遂欲措以烈火，則因惡頑石而盡焚美玉矣。昔人負荊山之世寶，尚且兩獲刖足。況負無上大涅槃山實相妙寶者，而世俗知見，何能識之，宜其頻加毀辱也。伏願閣下，護持名山，摧邪輔正。以國家之爪牙，作大士之金湯。繼黃藍之芳蹤，抉俗眼之翳膜。其食報也，當必果證無生，地登不退。成正覺於將來，作調御之丈夫。豈第印變成方，秩轉爲文。百年福壽，裔世聯芳而已哉。

#### 復張云雷居士書一

梁任公，有出羣之才，值相忌之世。何不卷而懷之，賦歸歟而力究出世大法，以期徹悟本具妙性。又須力修淨業，迴向往生。俾所悟者，一一親證。然後乘大願輪，示生濁世。以不思議神通變化，作對治法。於強弗友，剛克。燮友，柔克。無論上中下根，無一不被其澤。此大丈夫繼往開來，自利利他之究竟實義。於此時此世，而不竭力研究。徒存憂世之心，不免危身之慮。乃英雄豪傑憤世悶時之跡，非聖賢素位而行，樂天知命之本色也。宿生培此慧根，固不容易。倘不於此專精緻力，以期親證。則如坯器未火，經雨則化。光陰短促，人命幾何。一氣不來，即屬後世。未證道人，從悟入迷者，萬有十千。從悟增悟者，億無一二。忍令無上法器之坯，經再生之雨，而復爲塵土乎哉。任公與光，素無交情。近以謬聽人言，亦可攀爲知己。知己者爲知己謀，須於大體統處立言，方不失爲一言相契，畢生知己之誼也。不知梁公視此，爲豎點頭乎，抑橫搖首乎。祈以此意轉達之。

#### 復張云雷居士書二

入佛問答一書，導引未悟，令生正信。隨機開示，漸入漸深。贈送結緣，誠屬莫大功德。然此係泛論入佛事理。雖亦偏贊淨土，實未大暢厥旨。若已有信心，當閱淨土諸書。若不能多閱，其最顯豁者如徑中徑又徑一書。採輯諸家要義，分門別類，令閱者不費研究翻閱之力，直趣淨土壼奧。於初機人，大有利益。入佛問答所示研究次第，唯天姿高，宿根深者，方堪擔荷。若二俱退半，仍欲依彼所示而爲研究。恐教理不能大通，而淨土一法，由篤志研窮教理，遂成擔擱矣。佛法因人而施，斷不可執通途宏規，而與機相違，致失即生了脫之殊勝利益。是在當人自量根性，而爲修持耳。往生咒梵文，學之亦甚好。但不得生分別心，謂此略文爲非。一起此念，則一大藏所有咒，皆生疑心，謂爲未合佛意。須知譯經之人，皆非聊爾。何可以他譯不同，便藐視之乎。千餘年持之得利益者，何可勝數。豈千餘年來之人，皆不知梵文乎。學固宜學，斷斷不可起優劣勝負之念。則利益自不可思議矣。又持咒一法，與看話頭相似。看話頭以無義路，故能息分別之凡情，證本具之真智。持咒以不知義理，但止至誠懇切持去。竭誠之極，自能業消智朗，障盡福崇。其利益有非思議所能及者。禮佛儀式，極忙之人，不便特立。但至誠懇切，口稱佛號，身禮佛足，必致其如在之誠則可矣。世當劫濁，互相戕賊。不有護身符子，斷難永無禍害。所謂護身符子，亦只至誠禮念阿彌陀佛而已。而觀音大士，悲願洪深。尋聲救苦，隨感即應。宜於朝暮禮念佛外，加以禮念大士。則冥冥之中，必蒙加被，自可轉禍爲福，遇難成祥，而不自知也。此方外野人爲知己作救世之方法也。若曰爲舉世，非不能救。但人不肯依法而行，則無如之何矣。

#### 復張伯巖居士書

息戰書，略閱一遍。江神童，可謂非常之人，抱非常之志。擬欲作非常之事，普令天下人民，同得非常之常道。實爲千古稀有。若非聖賢再世，便是菩薩示生。其生也，必非聊爾。而天下萬國，當由此長夜洪鐘，通皆震醒。由茲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。自利利他，視人猶己。同歸無我之域，共享大同之風。光老矣，恐不及見。不妨預爲萬國賀。雖然，其立法猶有不合時機處。光無知無識，何敢評論江君著述。而知己人前，不妨一爲商榷，諒無罪責見加耳。當今世道人心，壞至極點。欲挽救之，但以五教聖賢道德爲訓。此唯能轉變天機深者。若中下之人，任汝說得脣敝舌焦，彼縱能領會，亦與自心了無干涉。況不領會者，居其多半乎。則用力多而收效鮮矣。欲萬國共敦此誼，除非萬國之人，皆屬上等天姿，欲力求聖賢之道，而未得其門徑者，方有實益也。否則誨爾諄諄，聽我藐藐，衛武公早言之於二千餘年前矣。江神童可謂知體而不知用，得根本智而未明差別智也。又其設會之法，範圍過大。恐無此汪洋支費，不落空談，亦屬有始無終。又此種大會，何可特設女會。女會一立，將必全國女人，戮力爭權，事事皆須男女一體。果皆如虞之二妃，周之三太，則實爲大幸。否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。以天生非常之奇人，而開此弊端，實爲不慧所痛惜。吾嘗謂治國平天下之權，女人操得一大半。以相夫教子於家庭之中，俾有天姿者，即可希聖希賢，大立德業。無天姿者，亦可循規蹈矩，作一善良人民。若舍此不講，而專欲操權與男人同，則是亂天下之第一大禍也。神童何其未慮及此。又其論佛教，亦大有失言之弊。若上等人聞之，當必汲汲以求其戒定慧空。若下等人聞之，或致欲人其人，火其書者，相繼而起。當此殺劫熾盛之時，不以佛之慈周無形，悲拔三世之道，爲救國救民第一要義爲訓。而發揮僞佛教，即以棄倫物，談禍福爲證。夫因果報應，乃世出世間聖人，平治天下，度脫衆生之大權。當此人心陷溺之際，正宜倡明因果報應，使中下之人，雖欲爲惡而有所不敢，雖欲不爲善而有所不能。而反破斥談禍福爲僞，爲所痛恨。豈真知佛教哉。夫棄倫物談禍福，何嘗無僞，又何嘗無真。而概以僞目之，則釋迦如來便成罪魁。自佛以下，何堪再論。若曰諸賢所闢者跡，未知其真，則吾無間然。而謂諸賢闢者是僞，則過在佛教，不在諸賢。充所謂僞佛教之詞，則非滅除佛教，唯留戒定慧空不可也。夫戒定慧空，佛未出世，法未東來，固已充塞宇宙，無少欠缺。而堯舜周孔之聖，亦未發明。迨至佛教東來，則方知吾人日在戒定慧空中過活，從生至死，不能出乎其外。而無端怖頭狂走，爲可憐耳。醫家治病，急則治標，緩則治本。譬如有人咽喉壅腫，飲食難入，氣息難出。必先消其腫，然後方可按其病原，調理臟腑。若不先消其腫，則人將立斃。縱有治本之良方妙藥，將何所施。因果者，即今日消腫之妙法也。然因果一法，標本統治。初機依之，可以改惡修善。通人依之，可以斷惑證真。乃徹上徹下，從博地凡夫，以至圓滿佛果，皆不能離者。豈徒治標而已哉。

#### 與謝融脫居士書

貴鄉之知有淨土法門，由林介生之請淨土典章。倘諸居士於宿世中，向此法門，未種善根。何能以古爲師，一聞之下，即便生信發願，自行化他。不十五年，其道大行之若是乎。觀閣下之天姿境緣，及現在之法運時機，似宜以持五戒而護持三寶，宏淨土而普勸往生，爲契理契機之第一要義。何以言之。閣下年已過四十，天姿非上等。欲研窮經藏，參訪知識。恐有法門無量，光陰不多，縱慾鑽研，措手不及之嘆。又現今雖有知識，而僧多濫污，同行乏人（同行，名爲內護，能互相磋磨，挾持進道）。若向上之志一衰，則懶惰懈怠隨之，而不復振矣。如（不慧）二十一歲，辭親出家。亦可謂發心真而立行猛矣。至今五十三歲，若宗若教，毫無所得。徒負親恩，空爲佛子。所幸者淨土一法，於出家學彌陀經時，已生信心。實未蒙一知識開示。以當時業師，與諸知識，皆主參究。所有開示，皆破淨土。吾則自量己力，不隨人轉。雖佛祖現身，猶不改作，況知識所說乎。又現今法弱魔強，欲護持佛法，在俗則易，在僧則難。閣下若能嚴持五戒，專念彌陀。克己復禮，言行相應。然後廣行化導，普利羣倫。不可居師位而自高，不可受錢財而自益。在家爲一家演說，對衆爲大衆詳陳。則人皆仰其德而信從其言。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，草上之風必偃也。令郎不信此道，亦不可強。俟其遇境逢緣，天機發現時，一啓迪之，自有沛然莫御之勢矣。蓮社初開，須有定規。女人入社，斷乎不可。切不可效他方之漫無檢約，以致一法才立，而百弊叢生矣。至要至要。舍利不能禮拜，叢林不能親炙，有何所欠。但能見佛像，即作真佛想。見佛經祖語，即作佛祖面命自己想。必恭必敬，無怠無忽。則終日見佛，終日親炙諸佛菩薩祖師善知識。舍利叢林云乎哉。市井習氣，出家若不真修，更甚於俗。若欲遠離，先須了知世間一切諸法，悉皆是苦，是空，是無常，是無我，是不淨。則貪瞋癡三毒，無由而起矣。倘猶不能止，則以忠恕忍辱治之，則自止矣。若又不止，則設想於死，自然無邊熱惱，化爲清涼矣。報恩經謂次第受戒。今出家受戒者，亦先三皈，次五戒，次十戒，次具戒，次菩薩戒。但古之受戒者，是發心爲了生死。今之受戒者，多是爲充大僧而圖體面。得戒之言，從未措懷。故外方之蟒流子，下流坯，無不皆是受過三壇大戒之僧。此其弊由於清世祖罷試僧，免度牒。與近世之爲師者貪名利，喜眷屬之所致也。吾恐貴地諸僧，不知此義。謂度人出家，是第一好事。致匪類入法，法隨以滅。故不避繁瑣，而覼縷言之也。須知淨土一法，乃如來一代時教，最玄最妙，至圓至頓之法門（一法具一切法名圓，即生修，即生證名頓）。博地凡夫，亦能入此法中。等覺菩薩，不能出此法外。實上聖下凡，速成佛道之一條捷徑。諸佛諸祖，普度衆生之一隻慈航。於此不生信心，或信不真切，便是業深障重，不合了生脫死，超凡入聖。永世永劫在此世界，常輪六道，無有出期。縱得人天，爲時甚少，如客邸寄居。一墮三途，則其時甚長，如安住家鄉。每一思及，衣毛皆豎。不惜苦口，懇告同人。今爲閣下引一明證。庶可策發信願之心，而鼓勵宏贊之力耳。此之法門，唯阿彌陀經，觀無量壽佛經，無量壽經，專說。其餘一切大乘經中，無不發明此事。其他勿論。華嚴一經，乃佛初成道，爲十住，十行，十回向，十地，等覺，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直說界外大法，不與凡夫二乘所共。末後入法界品，善財童子（童子，乃斷惑證真，破無明覆本性之美稱，非如塑像作小孩子，爲童子也。文殊菩薩，華嚴有處亦稱文殊童子，餘經亦有作此稱者），受文殊教，遍參知識。初見德云，即聞念佛法門，遂證初住。從此隨參隨證。至五十三普賢菩薩所。普賢以威神加被，令善財所證與普賢等，與諸佛等（是名等覺菩薩）。然後普賢令善財，與華藏海衆，一切諸大菩薩，發十大願王。以此十大願王功德，迴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以期圓滿佛果。又觀無量壽佛經，下品下生章云，下品下生者，或有衆生，作不善業。五逆十惡，具諸不善。如此愚人，應墮惡道，經歷多劫，受苦無窮。臨命終時，遇善知識，教稱佛名。滿十聲已，滅罪往生。龍舒淨土文中張善和，張鍾馗等，即是其人。上之則文殊（文殊有發願經）普賢，久成佛道之大菩薩。下之則五逆十惡，將墮地獄之惡衆生。皆承彌陀接引之力，皆爲淨土所攝之機。可見法門廣大，了無棄物。佛願宏深，等視衆生。吾嘗有聯云，舍西方捷徑，九界衆生，上何以圓成佛道。離淨土法門，十方諸佛，下不能普利羣萌。閣下當發大勇猛，發大精進，擔荷此法。取古人宏揚淨土之逗機言論，爲鄉里倡。居塵不染，即俗修真。方合融脫命名之義。蓋融脫者，乃和光而不同其塵之謂也。鄙見如此，不知閣下以爲何如。祈自裁度。

#### 復顧顯微居士書

令友某君，對於佛學種種情見。及復閣下書，雖數百言。只因因果，空有，事理，性相混亂。致於金剛，於淨土，悉皆不依佛祖誠言生信。妄自違理究理。欲爲出格之大智慧人，不肯墮於愚夫愚婦之窠臼。而自謂爲理障，實則是業障於心。如盲睹日，了不見其光相，尚謂見者爲妄。豈不大可哀哉。此種知見，誠不易破。況（光）之所說，語涉支離，理難徹透。固當愈滋疑議，有損無益矣。欲不奉命，恐或見責。且作塞責之計，而妄評之。祈勿致於某君。否則撕裂踐踏，或所不免。若以（光）之文論，則適當其宜。若以其中所說，不是引經之文，便是宗經之義。而字又爲世間至寶，被彼踐踏。不但彼自獲罪不淺，閣下與（光），亦復獲罪不淺也。今代爲復曰，諦觀來書，種種議論。一言以蔽之，曰以凡夫知見妄測佛智而已。且吾人從生至死，內而身心，外而境界，何一能知其所以然。從自有知識以來，見前人之所爲，而自亦爲之。遂得身體成立，諸事順適，身心安樂。從生至死，受用自在。若如來諭，己不知佛之所以然，及淨土之所以然。雖佛祖誠言，亦不肯因之生信。推是以求，閣下終日喫飯，終日穿衣。其充飢禦寒之所以然，爲知也，否也。若道知，則知者爲誰，請的的指出。若指不出，猶依前人成規穿衣喫飯，何於了生死第一妙法，必企其先知所以然而生信，斷不肯因佛祖之誠言而生信耶。又閣下有病，須服藥者。爲先遍閱本草脈訣，知其藥性病原，方始按病立方，而後服藥耶。爲即請良醫診脈，立即服藥耶。若立即服藥，則治病與學佛相悖矣。縱令遍閱本草脈訣，知其藥性病原。亦與學佛相悖。何以故。本草脈訣，系前人之成言。汝未能親見，何可取信。若謂本草脈訣之言，不可不信。則佛祖善知識之言，何以皆不生信，必欲自見方信耶。如汝知見，刻實論之。當先見某藥走某經，治某病，方肯開方服藥。斷不肯依本草脈訣所說，以開方服藥。何以故，以未見故。今充飢禦寒治病之所以然未見，而即穿衣喫飯服藥。佛與淨土之所以然，己未親見，縱佛祖誠言，皆不生信者，此何故也。一則以性命相關，雖不知不敢不如是行。一則以高明自詡，必徹見方肯修持其法。古今來幾多出格豪傑，由此知見，畢生不沾佛法實益。彼謂爲愚夫愚婦者，初亦不知。而能依前人成規，顓蒙念佛。因茲潛通佛智，暗合道妙。遂得帶業往生，及斷惑往生者。將見悉證佛果，況徒知之而已乎。而此種自命出格者，因疑生謗，將從劫至劫，長墮惡道。被彼愚夫愚婦念佛往生者之所憐憫，欲垂救援亦不可得。何也，以宿世之不信惡業所障也。閣下之智，如干將莫邪，切玉如泥。以不善用其智，如以干將莫邪切泥，則泥無所成，徒損鋒芒。可不哀哉。佛法乃心法，非世間一切法所能喻。其喻者，不過令人會其義。何得死執其事，而敵體論之。舉扇喻月，動樹訓風。必於扇上求光明，於樹上求披拂。是尚得名爲智乎。夢境是假的，因果是真的。亦不妨以夢境喻因果，悉令敵體相符。何也，妄心是因，夢境是果。若無妄心，決無夢境。此決定不易之論也。善惡及修持之心之事是因，得善惡及修持之果報是果。閣下爲信也，否也。妄心爲夢因，則得夢境。念佛之心爲佛因，則近之即得往生西方，遠之畢竟圓成佛道。是滋君之疑也，抑起君之信也。佛爲究竟有無且置。閣下必欲致詰佛之有無，且問閣下自己畢竟是有是無。若謂是無，此一上絡索，是誰述說。若謂是有，請的的指出其述說者。語言系喉舌與識心相即而有，文字亦識心手筆運動而現。二者皆不出色受想行識五蘊之外，皆非閣下自己。離此五法指得出，許閣下問佛究竟有無爲大智慧問。若指不出自己之有無，欲先知佛爲有無，乃狂妄無謂之問，非切己窮理之問也。佛畢竟是有，因汝凡情未滌，決不能見。閣下自己亦是有，因汝五蘊未空，亦不能離色受想行識，的的指出也。金剛經令發菩提心菩薩，發心度盡一切衆生，令其皆證無餘涅槃，而不見有一衆生得滅度者。不住色聲香味觸法而行布施。布施爲六度萬行之首，舉布施則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，乃至萬行，皆當不住色聲香味觸法而修。此經文略，唯舉布施以該其餘。應無所住而生其心，無我人衆生壽者相，修一切善法。如上所說，且道是有相耶，是無相耶。如此廣大光明之相，逼塞太虛，而謂之爲無，是何異於生盲乎哉。其言無一衆生得度，不住相，無相，無所住者，欲人不滯凡情聖見之執著相耳。其言度盡衆生，行布施，生心，修善法，欲人稱性修習自利利他之法，以期自他同得圓滿菩提而後已。不於此中著眼，妄執無相爲究竟。與噇酒糟漢同一知見，尚得謂有智慧人乎。信有何難起，疑有何難去。汝決定不肯起，決定不肯去。雖佛親與之說法，亦無如之何，況吾儕具縛凡夫乎。欲知佛之虛實，淨土文，西歸直指，所論之理，所載之事，何不於此起信斷疑。將謂此種言論事蹟，皆系妄造謠言，不堪寓目乎。若作此見，則靈魂決定不墮餘五道，唯在阿鼻地獄，盡未來際。長享隨心所現之鑊湯爐炭劍樹刀山，種種自在受用之樂境耳。其爲樂也，莫能喻焉。必欲知佛虛實，雖淨土文西歸直指所說，皆非實，唯自己親見親證方爲實。今有一事相問，汝須直心相酬，不得含糊躲託。北通州王鐵珊者，前清曾作廣西藩臺，其時廣西土匪甚多，彼於作兵備道時，即設計剿滅其黨，所殺甚多。四年前得病甚重，一閤眼即見在黑屋中。其屋甚大，又甚黑。其鬼無數，皆來逼迫，遂即驚醒。久則復合眼，其境仍如是，復驚醒。三晝夜不敢閤眼。其人已奄奄一息。其妻因諭之曰，你如此只麼樣好。你念南無阿彌陀佛吧，念佛總會好。鐵珊一聞此言，遂拌命念。未久，即睡著，遂睡一大覺，了無境界可得，而病亦漸漸痊癒矣。因長齋念佛。鐵珊前年與陳錫周來山，親與（光）說耳。設閣下當此境，爲先知佛之虛實而後念耶，爲一聞即念耶。若此時不暇究虛實而即念，則現在何得並前人與人示虛實之言論事蹟，概指爲妄。唯求於仲，援救此徜恍迷離之心境，而欲涕泣求之耶。富貴尚能如敝屣，何不以執著亦作敝屣，淨盡棄之乎。汝將謂此知見爲入道之門耶，不知乃墮阿鼻地獄之達道也。以夢喻佛者，妄心爲因，夢境爲果。喻念佛爲因，往生見佛爲果。何可以金剛六喻爲證。夫世間語言文字，雖是一字一事，不妨尊卑並詮，美惡兼訓。即如子之一字，稱夫子亦好單用，稱平人亦好單用，稱兒子亦好單用。須必以文定義，斷不能將稱夫子者，亦作兒子訓也。佛國爲夢境，須待閣下成佛以後說。此刻就說，則唯損無益矣。事理性相空有因果混而不分。但可學愚夫愚婦，顓蒙念佛，須致恭致敬，唯誠唯懇。久而久之，業消智朗，障盡福崇。此種疑心，徹底脫落。則佛之有無，己之有無，入佛之門徑，彼岸之確據，何待問人。若不專心致志念佛，而於別人口裏討分曉，亦與看金剛經，而不知實相。看淨土文，西歸直指，而不生信心。以業障於心，不能領會。如盲睹日，日固在天，睹固在眼，其不見光相，與未睹時無異也。倘復其明，則一睹即見光相矣。念佛一法，乃復明之最切要法。欲見實相之相，當竭誠於此法，必有大快所懷之時矣。真我欲親見，非大徹大悟不可。欲證，非斷惑證真不可。欲圓證，非三惑淨盡，二死永亡不可。若論所在，則閣下之長劫輪迴，及現今之違理致詰，皆承真我之力而爲之。以背覺合塵，故不得真實受用。譬如演若之頭，衣裏之珠，初未嘗失，妄生怖畏，妄受窮困耳。念佛人臨終蒙佛接引，乃生佛感應道交。雖不離想心，亦不得謂獨是想心所現，絕無佛聖迎接之事。心造地獄，臨終則地獄相現。心造佛國，臨終則佛國相現。謂相隨心現則可，謂唯心無境則不可。唯心無境，須是圓證唯心之大覺世尊說之，則無過。閣下若說，則墮斷滅知見，是破壞如來修證法門之邪說也。可不慎諸。一一具說，太費筆墨。知一反三，當無遺義矣。

#### 復四川謝誠明居士書

適奉手書，知貴地尚有儒佛心法，一肩擔荷者，欣慰無似。至於譽不慧處，頗涉世諦俗套。誇魚目逾寶珠，謂寸木高岑樓，令人慚惶無地耳。光一介庸僧，無法自給。常時行乞於大富長者之門，見其所棄之殘羹餿飯，取而自資。有不嫌酸臭者，亦復以此用施。而徐蔚如謂其有益飢人，遂屢爲流佈。雖意有可取，而文不足觀。不意竟瀆閣下青眼，感愧何極。蕪鈔二次所印，以蔚如丁母憂出京，託友人校對。由通家不能細心，遂致錯訛數十。去春蔚如又令上海商務印書館，另編另排，兼以留板（此次校對頗精）。至今春正月出書，以印二千部，未出正月，即已售盡。該館事忙，不暇再印。後由請者屢催，許抽暇先印一千以應之。待後有暇，再爲多印。今奉上二部，祈查收。此中比京中二次印者，多卅餘篇。其於正心誠意，竭誠盡敬之旨，亦略爲發揮。以對治今人向外馳求，及肆無忌憚之病。於初學稍有裨益，若通宗通教者見之，未免有發嘔者。然果嘔盡宗教不消之陳食，則此殘羹餿飯，亦可培補元氣。待其氣力充足，再用王膳，則方得實益矣。川中若有不嫌酸臭者，當令商務印書分館，代爲發售可也。至律教禪淨之種種法門，何者合機，當於淨土決疑論，息心詳閱，自知梗概。今不具書。至謂以佛法助儒道，二法並行，俾一切人於世法爲真儒，於出世法爲真釋。若大通家，則禪淨雙修，而必以淨土爲主。若普通人，則亦不必令其遍研深經奧論，但令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，一心念佛求生西方即已。此人不廢居家業，而兼修出世法。雖似平常無奇，而其利益不可思議。良以愚夫愚婦，顓蒙念佛，即能潛通佛智，暗合道妙。較比大通家之卜度思量，終日在分別中弄識神者，爲益多多也。以故愚夫愚婦念佛，易得益。大通家能通身放下，亦易得益。若唯以義理是卜度者，則不得益，或反得病。及未得謂得，流入狂派者有之。參禪一法，非現今人所宜學。縱學亦只成文字知見，決不能頓明自心，親見自性。何以故，一則無善知識提持抉擇，二則學者不知禪之所以。名爲參禪，實爲誤會。光於宗教不宜混濫論，及淨土決疑論，已示大概。今人無論上中下根，皆須以力敦倫常，主敬存誠，深信因果，廣行衆善，一心念佛求生西方爲事。因果一法乃世出世間聖人，烹凡煉聖之大冶洪爐。若最初不以因果是究，則通宗通教之後，尚或有錯因果事。因果一錯，則墮落有分，超升無由矣。且勿謂此理淺近而忽之。如來成正覺，衆生墮三途，皆不出因果之外。而凡夫心量小，凡經中所說之大因果處，或領會不及。當以世間淺近者，爲入勝之方便。如文昌陰騭文，太上感應篇等（感應篇，上海中華書局有感應篇彙編，爲古今注此篇者之冠，文理俱佳，有二本），俾熟讀而詳審以行之。則人人可以爲良民，人人可以了生死矣。光前年曾刻安士全書（文鈔中有二序，可知大概）板存揚州，各經房皆爲流通。誠淑世善民之要書也。念佛所重在往生，念之至極，亦能明心見性。非念佛於現世了無所益也。昔明教嵩禪師，日課十萬聲觀音聖號，後於世間經書，悉皆不讀而知。當看淨土十要，淨土聖賢錄，方可知念佛之妙。而光之蕪鈔，屢屢言之。居士謂現世無益者，不但未深體淨宗諸經論，即光鈔亦屬走馬觀燈，未暇詳究耳。律不獨指粗跡而已，若不主敬存誠，即爲犯律。而因果又爲律中綱骨。若人不知因果，及瞞因昧果，皆爲違律。念佛之人，舉心動念，常與佛合。則律教禪淨一道齊行矣。須知如來所說一切法門，皆須斷惑證真，方可了生脫死。絕無惑業未斷，得了脫者。念佛法門，斷惑業者往生，則速證法身。具惑業者往生，已超登聖地。一則全仗自力，一則全仗佛力，又兼自力。二者難易，奚啻天淵。每有聰明人，涉獵禪書，覺其有味，遂欲以禪自命，擬爲通方高人。皆屬不知禪淨所以，妄自尊大之流類。如是知見，斷斷不可依從。依之則了生脫死，恐經塵點劫數，尚無望也。祈細閱光文鈔自知。

#### 與吳璧華居士書

吾人心性，與佛同儔。只因迷背，輪迴不休。如來慈憫，隨機說法。普令含識，就路還家。法門雖多，其要唯二。曰禪與淨，了脫最易。禪唯自力，淨兼佛力。二法相校，淨最契機。如人度海，須仗舟船。速得到岸，身心坦然。末世衆生，唯此堪行。否則違機，勞而難成。發大菩提，生真信願。畢生堅持，唯佛是念。念極情忘，即念無念。禪教妙義，徹底顯現。待至臨終，蒙佛接引。直登上品，證無生忍。有一祕訣，剴切相告。竭誠盡敬，妙妙妙妙。

#### 復馬契西居士書一

所言長齋念佛外之應守規律，即是敦行孝友，務盡倫常。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。居心動念，不幹邪僻，並及虛僞。與人做事，克盡厥職。遇有緣者，勸令入道。其種種行相，不須具標，但勤看印光文鈔，及安士全書自知。須知爲佛弟子，凡所作爲，必須超過世俗所行，方能自己得真實益，令他相觀而善。若口說修行，心懷不善。於父母兄弟，以及一切世人上，未能盡其本分。如是之人，名爲假善人。因地既僞，實益何得。聖賢之學，皆從格物致知，誠意正心而始。況欲了生脫死，超凡入聖者乎。格物致知，當看四書蕅益解重刻序，及袁了凡四訓序。昔白居易，問鳥窠禪師。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。窠曰，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。白曰，這兩句話，三歲孩童也會恁麼道。窠曰，三歲孩童雖道得，八十翁翁行不得。須知此語，乃一切學佛法人之總關切要語。諸惡衆善，皆須在心地上論。不專指行之於事而已。心地上了不起惡，全體是善。其念佛也，功德勝於常人百千萬倍矣。欲得心地唯善無惡，當於一切時處，主敬存誠，如面佛天，方可希企。心一放縱，諸不如法之念頭，隨之而起矣。

#### 復馬契西居士書二

西方路書中，權實頓漸辨疑之文。須先明權實頓漸四字，然後再論念佛參禪之爲權爲實爲頓爲漸，則可了無疑義矣。權者，如來俯順衆生之機，曲垂方便之謂也。實者，按佛自心所證之義而說之謂也。頓者，不假漸次，直捷疾速，一超直入之謂也。漸者，漸次進修，漸次證入，必假多劫多生，方可親證實相之謂也。彼參禪者，謂參禪一法，乃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法，固爲實爲頓。不知參禪，縱能大徹大悟，明心見性。但見即心本具之理性佛。若是大菩薩根性，則即悟即證，自可永出輪迴，高超三界。從茲上求下化，用作福慧二嚴之基。此種根性，就大徹大悟人中論之，亦百千中之一二人耳。其或根器稍劣，則縱能妙悟，而見思煩惱未能斷除。仍須在三界中，受生受死。既受生死，從悟入迷者多，從悟入悟者少。是則其法雖爲實爲頓，苟非其人，亦不得實與頓之真益，仍成權漸之法而已。何以故，以其仗自力故。自力若十分具足，則何幸如之。稍一欠缺，則只能悟理性，而不能親證理性。今時則大徹大悟者，尚難其人，況證其所悟者哉。念佛一法，徹上徹下。即權即實，即漸即頓。不可以尋常教理批判。上至等覺菩薩，下至阿鼻種性，皆須修習（此徹上徹下之謂也）。如來爲衆生說法，唯欲令衆生了生脫死耳。其餘法門，上根則即生可了，下根則累劫尚難得了。唯此一法，不論何種根性，皆於現生往生西方，則生死即了。如此直捷，何可名之爲漸。雖有其機，不如尋常圓頓之機，有似乎漸。而其法門威力，如來誓願，令此等劣機，頓獲大益。其利益全在仗佛慈力處。凡禪講之人，若未深研淨宗，未有不以爲淺近而藐視者。若深研淨宗，則當竭盡心力，而爲宏揚。豈復執此權實頓漸之謬論，而自誤誤人哉。念佛須善發心者，心爲修持之主。心若與四宏誓願合，則念一句佛，行一善事，功德無量無邊。況身口意三業，恆以念佛利生爲事乎哉。心若唯求自利，不願利人。所行之事雖多，而所得之功德甚少。況或再加以傾人害人之意，及自炫自矜之心。則所念之佛，所行之善，亦非全無功德。實屬百千萬億分中，僅得一分半分。而其惡念之過，亦復不少。故修行人，皆須善於發心，不止念佛人耳。言取捨者，此約究竟實義爲難（難者，反詰問也）。不知究竟無取無舍，乃成佛已後事。若未成佛，其間斷惑證真，皆屬取捨邊事。既許斷惑證真之取捨，何不許舍東取西，離垢取淨之取捨。若參禪一法，則取捨皆非。念佛一法，則取捨皆是。以一屬專究自心，一屬兼仗佛力。彼不究法門之所以然，而妄以參禪之法破念佛，則是誤用其意。彼無取捨，原是醍醐。而慾念佛者，亦不取捨，則便成毒藥矣。夏葛而冬裘，渴飲而飢食。不可相非，亦不可固執。唯取其適宜，則有利無弊矣。所願汝篤盡倫常，專志念佛。以其餘力，於父母兄弟妻子朋友等，隨分隨力，爲之勸導。俾可同得念佛實益。庶不虛此生此遇矣。

#### 復馬契西居士書三

傅大士語錄，錯訛不勝其多。兼且偈頌多屬提倡禪宗。恐汝無此學識，不是疑大士訛說，便是以己意誤會，則罪過無量。宜送大通家看，汝千萬勿看。縱要看，待明年興慈法師，二次刻成刷印出，再請看之。初興慈法師，得此本鑑定刻板。前年送光一部，光息心校正，勸彼另刻。彼擬明年方刻，此板當好看多矣。護法錄甚好，但非專主淨土者。其談宗處，不可妄會。而高僧嘉言懿行，閱之則能長人善根。往生論注，照光標示，已標過否。此書文理甚好，宜熟看之。汝妄想之心，遍天遍地，不知息心念佛。所謂向外馳求，不知返照回光。如是學佛，殊難得其實益。孟子曰，學問之道無他，求其放心而已矣。汝學佛而不知息心念佛，於儒教尚未實遵，況佛教乃真實息心之法乎。觀世音菩薩，反聞聞自性。大勢至菩薩，都攝六根，淨念相繼。金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不住色聲香味觸法而行布施，乃至萬行。心經照見五蘊皆空。皆示人即境識心之妙法也。若一向專欲博覽，非無利益。奈業障未消，未得其益，先受其病矣。

#### 復馬契西居士書四

永明等錄，有何不合。汝且認真念佛。淨土十要一書，多看即已足矣。餘且待財智有餘時，再請而讀之，不晚也。念佛之樂，唯真念佛者自知。然必須志誠懇切，攝心而念，不可著外境相。否則心地不通，觀道不熟，魔境現前，亦不了知，則殆矣。切囑切囑。今之真宏淨土者，實難其人。遍參知識之念，改作一心念佛，則利益大矣。否則徒成一個勞碌奔跋而已。諦法師處，宜多請教，餘則非光所知也。安士全書，爲古今善書之冠。擬排印普遍流佈，藉以挽回世道人心。幸尤惜陰居士極力料理。特出廣告，普勸印施。因令打四付紙板，擬印二三十萬部。俾全國二千四十一縣之各要機關，及各要人，皆得瞻視。則以後之流通，當更普遍廣遠矣。然成事在天，不必預計。但以救國救民爲事，盡力而爲即已。念佛不能純一，必須制心不令外馳。久久自會純一。成片者，純一無雜之謂也。大丈夫能令文章蓋天下，功業宣宇宙。而不能斷惑證真，了生脫死者。以著於外而遺其內，著於有爲之末，而遺其無爲之本也。世間人誰能一一佔全。吾人但取其克盡倫常，力修淨業即已。何暇計其他哉。

#### 復馬契西居士書五

念佛時各隨所宜。今叢林念佛堂，皆先念彌陀經，經完，念往生咒，或三遍或一遍。然後舉贊佛偈。至偈畢。接念南無西方極樂世界大慈大悲阿彌陀佛，即繞念。須從東至南至西至北繞。此爲順從，爲隨喜。順從有功德。西域最重圍繞。此方亦與禮拜均行。若從東至北至西至南，則是反繞，有罪過。不可不知。繞念一半，即坐默念，約一刻，又出聲念。念畢跪念佛十聲，觀音勢至清淨大海衆各三聲。然後念發願文。在家人恐室小難繞，則立跪坐念，皆須按己精神而定。正不必令他人爲立法則也。念而無念，無念而念者。乃念到相應時，雖常念佛，了無起心動念之相（未相應前，不起心動念念，則不念矣）。雖不起心動念，而一句佛號，常常稱念，或憶念。故云念而無念，無念而念也。無念，不可認做不念。無念而念，謂無起心動念之念相，而復念念無間。此種境界，殊不易得。不可妄會。觀想一法雖好。必須了知所見佛像，乃屬唯心所現。若認做心外之境，或致著魔發狂。不可不知。唯心所現者，雖其像歷歷明明，實非塊然一物。若認做外境，作塊然實有，便成魔境矣。閤眼開眼，但取合宜可也。兼持觀音聖號，甚有恃怙。一切人皆宜如此修之。作事時，不能念茲在茲者。以未到一心不亂境界，則心無二用，難免間隔。苟能常存覺照，亦無所礙。人須各守本分。汝上有祖母父母，下有小弟妻室。而且職業極閒，最易修持。不於此境，真實用功，而妄欲出家修行。汝出家有此好機緣，專心辦道乎。不知出家有出家之事，誰能一事不理。即如光了無一事，亦幾終歲長忙，無暇專心念佛。況其餘者哉。祈隨分隨力修持，勿作分外之想，則幸甚。

#### 復馬契西居士書六

修行之人，要息心靜養。汝名靜庵，何不顧名思義，一味無事找事，弄得一切人討厭。自己胸膈膨脹，頭暈神疲。再不自重，必致吐血。輕則便成廢疾，重則或致隕命。反貽人謂汝學佛修行，不唯無益，而反受損。從茲一班無知，遂謂佛法之咎。因之誹謗阻遏，斷人善根。不知由汝不依佛教而行之所致也。汝須自知好歹。修行要各盡其分，潛修默契方可。汝之病，皆爾自取，謂之何哉。急急改過，攝心念佛，即經典亦暫且勿看。過一二月，便可復原。不然，即絕交。他日再見，一任情同陌路而已。

#### 復馬契西居士書七

名者，實之表。有實有名，亦不爲榮。何以故。以屬本分故。無實得名，辱孰甚焉。況欲張羅，動人視聽，必致遍登報紙，彼於表彰處，必加一番疑議，則成欺世盜名之實案矣。汝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以故不得不一再詳告也。汝信心頗深，但好張羅，及好遊，好結交，實爲修行一大障。且汝年始二十餘，即如此結交。後來佛學大通時，當日不暇給矣。祈沉潛杜默，則其益無量。戒之。

#### 復馬契西居士書八

屢次戒汝，沉潛杜默，一心念佛。然究不肯將張羅習氣放下。顯蔭將知事稿寄海潮音，已屬太不洞事。汝又以爲得意，不亦唯名是求乎。募印文鈔之事且止。以汝尚非做此種事業之時。汝且息心念佛，毋求博覽。令內既發心皈依，當名契淨。名說以現無工夫，且待暇時爲之。汝後所問者，實皆切要之語。只因汝不能息心念佛，故茫然不知下落。汝且認真念佛，久當自知，不須人說。令內既皈依，當令心依佛說，身去女習，庶可獲大利益。依佛說，即依四宏誓願。及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。雖尚非彼分，然其心固宜發利己利人之心。除女習，即勿事妝飾，勿懷諂曲。於上人同輩，必盡孝盡友。如此方不愧爲佛子矣。

#### 復馬契西居士書九

便蒙鈔，乃道光末年，紅螺山慕蓮法師所著。淨土決疑論，特借彼口氣，而作發起。民國三年，狄楚青致書令作論，以湊佛學叢報材料。光先概不用印光之名，故借彼名。於題下標云，紅螺山慕蓮法師遺稿，云水僧釋常慚鈔寄。及與孟由寄，則標云借紅螺慕蓮法師口氣。及蔚如排印，兩種標語全刪去。故致汝疑光曾著有此書也。前所問者，今條示之。心本無象，而森羅萬象皆由心現。心本非法（法即事也，世間凡可以名目者通謂之法），而一切諸法，皆由心顯。故曰無象而爲萬象之主，非法而爲諸法之宗（宗者，歸趣之義，如江漢朝宗於海。又主質之義，以諸法莫不以心爲體故）。生佛體同，有何差別。差別何可名同。汝將相用，混而爲體。故有此問。生佛體本無二。其不同者，乃迷悟順逆於體之相用耳。生迷逆於體，佛悟順於體。迷逆悟順之相與用，則天地懸殊也。普賢以十大願王，勸進善財，及與華藏海衆。當看普賢行願品自知。光文鈔中，處處說之，何不領會。極樂四土，帶業往生者，居同居。斷見思惑者，居方便。破無明者，居實報。無明淨盡者，居寂光。又實報，約所感之果報說。寂光，約所證之理性說。本屬一土，講者冀人易曉，故以分證者屬實報，滿證者屬寂光。實則二土中，俱有分證滿證。文鈔中亦詳述之。同居雖具三土，而未斷惑者，止受用同居之境耳。雖屬帶業往生之人，不可以凡夫定名之。以皆得三種不退故。此乃以常途教理，與極樂往生所證者，相比較，細閱自知。事持者，信有西方阿彌陀佛，而未達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。但以決志願求生故，如子憶母，無時暫忘。此未達理性，而但依事修持也。理持者，信西方阿彌陀佛，是我心具，是我心造。心具者，自心原具此理。心造者，依心具之理而起修，則此理方能彰顯，故名爲造。心具即理體，心造即事修。心具即是心是佛，心造即是心作佛。是心作佛，即稱性起修。是心是佛，即全修在性。修德有功，性德方顯。雖悟理而仍不廢事，方爲真修。否則便墮執理廢事之狂妄知見矣。故下曰，即以自心所具所造洪名，爲繫心之境，令不暫忘也。此種解法，千古未有。實爲機理雙契，理事圓融。非法身大士，孰克臻此。以事持縱未悟理，豈能出於理外。不過行人自心未能圓悟。既悟焉，則即事是理。豈所悟之理，不在事中乎。理不離事，事不離理，事理無二。如人身心，二俱同時運用。斷未有心與身，彼此分張者。達人則欲不融合而不可得。狂妄知見，執理廢事，則便不融合矣。全真成妄，全妄即真。猶如全水成波，全波即水，水是靜相，波是動相。動靜雖異，溼性原同。終日隨緣，終日不變。終日不變，終日隨緣。猶如虛空了無諸相，而云屯則暗，日照則明。塵由風起則昏濁，塵因雨灑則澄清。虛空是不變，不妨隨種種緣，成明暗清濁。雖則明暗清濁不同，而虛空本體了無改變。了此，則可隨悟淨之緣，以造即心本具之佛界。棄迷染之緣，以滅即心幻現之六界，與三界也（此約十法界說，故以六道爲六界，三乘爲三界也，勿錯會）。此心周遍常恆，如虛空然。吾人由迷染故，起諸執著。譬如虛空，以物障之，則便不周遍，不常恆矣。然不周遍，不常恆者，乃執著妄現。豈虛空果隨彼所障之物遂不周遍，不常恆乎。是以凡夫之心，與如來所證之不生不滅之心，了無有異。其異者，乃凡夫迷染所致耳。非心體原有改變也。彌陀淨土，總在吾人一念心性之中。則阿彌陀佛，我心本具。既是我心本具，固當常念。既能常念，則感應道交。修德有功，性德方顯。事理圓融，生佛不二矣。故曰以我具佛之心，念我心具之佛。豈我心具之佛，而不應我具佛之心耶。下所說由不了真無自相，隨迷染而當體成妄。妄無自性，當迷染而其體原真。終日隨緣，終日不變。終日不變，終日隨緣兩語。乃互相發明，互爲贊助。由汝心無正智，遂疑矛盾。念佛畢，起我人，則是自生障礙。凡行菩薩道者，須髮四宏誓願，能以四宏要心，縱有我人之境，心地內究不起我人之執著也。起我人者，皆由心住於相。不知菩薩心無所住，而行六度萬行上求下化之微旨也。如上所說，能自領會固好。如仍不領會，但息心念佛，到業消智朗時，自可了了悉知，不必專以問人爲事也。

#### 復馬契西居士書十

令愛法名，宜作福貞。貞者，正也，女德之本。若能一心念佛，俾煩惱惑業，消滅淨盡。功德智慧，徹底全彰。亦如女德之貞而無所外染，正而卓然自立也。故易曰，貞者，事之幹也。幹爲樹之正身。故修行人得其菩提正身，則道業自可成就，福慧自可滿足。雖小人未能即如是。然須以如是望之，以如是呼之。期彼顧名思義，而終得如是，則後之爲人賢妻，爲人賢母，助成夫德，胎教子女，榮孰大焉。令內既皈依，須當勤爲修持，勿令有名無實，則幸甚。經目略爲一閱，不宜看者勾之。即宜看者，亦祈少看。但以念佛治習消業爲事。業消看書，一覽知妙。此由約而得之妙法也。今人根性陋劣，一博則泛漫無依，心緒紛張，難以相應矣。

#### 與馬契西居士書十一

兩次颶風，各處被災，普陀亦然。殆衆生同分惡業之所感召。不知貴宅房屋如何。居科長年正壯盛，氣象淳厚，堪爲入道之器。光之爲人，絕無執著。前念相信，不妨相交。後念不信，不妨即絕。來去任人，我固無心於交與絕也。然他人教人，多在玄妙處著力。光之教人，多在盡分上指揮。設不能盡分，縱將禪教一一窮源徹底，也只成一個三世佛怨而已。況尚無窮源徹底之事乎。居君既已到過山上，何必七月又來。往返跋涉，路途資費，動需若干，祈勿復來。即有疑問，尚有顯微居士。即欲問光，郵遞最便。何必重來，作無益以害有益也。今爲居君取名契心，以彼名秉磐，字漱庵。以其心果能如磐石之貞固不動，又加以漱蕩其外垢，則心之本體自可顯現矣。心字，指常住真心而言，非隨緣所起之習心也。習心，乃情染耳，非本體也。

#### 與馬契西居士書十二（戒磕頭布上打印）

下院當家來，以所寄壬年信，及物件交光。知所寄白布，託壬年以打印者。此事罪過之極，以菩薩名號作拜墊用，已屬褻瀆至極。況尚有就地作坐墊用者。餘光緒二十年在普陀一見，二十一年在育王又見，以爲詫異。告於舍利殿殿主，彼云此寧波家風也。自慚無力挽此惡風。使光若作一方主人，當必到處聲明此事之過。俾有信心者，唯得其益，不受其損也。且託者既屬至戚，何不開陳罪福，以祈用白布作墊。一則仍不污衣，二則唯益無損，其於彼方爲有益。何可循例緘默，仍代爲彼轉求。安士全書書底印字，汝尚肯說其過失。此過失大於彼百千萬倍，固宜爲一切信心人詳言之。育王之印，現已破碎不成字相（此約光緒二十一年所見說）。實則釋迦如來真身舍利寶塔之印。普陀印有幾顆，法雨寺金印玉印，皆是敕建南海法雨禪寺觀音寶印。世有子孫將其祖父之名，用作拜墊，人必以爲忤逆。況佛菩薩大聖人之名號哉。宜於親信人前，勸其勿用。以一傳十，至百至千至萬，豈不能即滅此惡風耶。凡事皆由一人倡之，衆人和之，遂成俗例。反邪歸正，何獨不然。

#### 致陝西陳柏生督軍書

光一介庸僧，毫無淑狀。雖出家四十一年，離秦三十六年。而道業依然未成，無顏見故鄉人，不敢再賦歸歟。去歲蒙閣下青盼，令定慧和尚促光回秦，弘揚法化。光雖感不去心，而實無才德勝此重任。故以最初立願，倘道業不成，即老死他鄉，終不回秦爲辭。閣下藻鑑高懸，遂原情而恕之。不肖如光，尚蒙如是嘉許。足見閣下尊德好道，爲法爲民之心。今春上海商務印書館，排印光文鈔出版。特寄五部，以答厚愛。秦地之民，素稱良善。世風日變，法律廢弛，遊手遊食之敗類，遂得肆意橫行。勾通當地壞人，劫掠鄉村，慘不忍聞。近數年中，有自秦來，言及秦地現狀，無不哽噎涕零。蓋土匪一至，遇稍有餘裕者，則炮烙燒燎，無所不施，以期其盡獻貯積而後已。其苦不堪，勢必盡獻。而一受此刑，即當時不死，亦難久生。多有富人之室，通皆掘地三尺。凡竈炕牆壁，悉皆毀壞，以求埋金。其淫掠之跡，爲千古所未聞。以官府不能制，百姓無控訴。直同長處地獄，了無出期矣。此大幫土匪也。至於小幫，其人衆雖少，其酷烈亦然。其來多在夜間。凡聞有此消息，天將暮，先送女人於村外，或田禾中，樹林間，墳墓間。即風雨霜雪，亦不敢歸。小兒啼哭，則以物杜口，每有閉氣致死者。男子多宿於房上。土匪一過，如火燎原，了無生物。此種苦況，說不能盡。尚不知其何所底止。閣下雖在秦地，實所未聞，以出則兵擁，居則兵衛。既未親身察訪，百姓亦難控訴，則無由而知。以是之故，凡稍有家資，可逃出外方者，悉皆棄祖籍，而逃命於他鄉矣。上海逃者，不計其數，況各處乎。止一土匪，已屬不堪。再加以靖國一軍，數年交戰，其兵所到處，蹂躪淫掠，何可名言。嗚呼。秦人何辜，罹此鞠兇。閣下宿根深厚，才略宏遠，以故士卒推爲督帥。惜於往昔劫中，少結人緣。致多數人民，不肯愛戴。由是一般不爲國與民慮者，私投南軍，爲靖國軍，以與閣下對敵。雖鏖戰數年，未分勝負，而兩軍對敵，炮聲如雷，子彈如雨，所殺傷者，皆吾秦之同胞。其兩軍之兵，所經之地，人民遭其淫掠，亦吾秦之同胞。哀哉同胞，呼天不應，入地無門，身爲魚肉，其誰痛惜。光竊謂閣下雖則位尊威重，人莫敢侮。實與百姓之畏土匪，不相上下。凡欲行刺者，不知幾何。況靖國軍之揭旗聲鼓，以爲對敵者乎。幸閣下宿福深厚，卒未有虞，然兩軍交攻，固已危險萬狀矣。倘一有不測，則高堂二親，及兄弟妻子，將何倚靠。況敵人之心，決難推孝友之情，以保護全家，不肯一加殘傷乎。是百姓之苦荼，其毒尚淺。閣下之苦荼，其毒更深。中央政府，軫念民生，意謂閣下雖則才德深遠，但以未洽民心，故有靖國一軍，爲之發起。閣下若退，靖國自可取消。以故特派閻督相代。閣下已經交謝，固當回思數年以來，仇敵林立。雖未受傷，亦甚危險。縱然軍威赫赫，實屬夢寐不安。即欲抽身事外，亦不可得。今幸有人替代，自可釋此重任，退歸田裏，逍遙安樂，以孝友爲爲政，樂我天真。屏競爭於度外，化彼貪殘。雖處競爭時代，身作羲皇上人。一則不負所學，一則永爲民望。其於廢專制而興共和，與同胞而作倖福之名詞，徹底相應，了無乖違矣。何可聽不知大體，妄冀得功者之扇惑。拒不受命，帥兵相攻。俾人民塗炭，國用空乏乎哉。縱令閣下一戰即勝，仍復原職，豈能免以後之各軍相攻乎。夫兵者不祥之器，聖人不得已而用之。今非出於不得已，特以聽讒諂面諛之人言，徒欲固己爵位，不顧百姓常遭塗炭，國家喪失元氣。如此作爲，如堅立射侯，以期衆矢交集。何可以最重之身命，與嚴慈兄弟妻子，日在仇敵中討生活。印光雖愚，亦不以是爲得計。縱始終無虞，於清夜靜思中，能不愧怍於戰死飢亡之兵民乎。孟子曰，雖有智慧，不如乘勢。雖有鎡基，不如待時。閣下之才略，乃智慧鎡基也。其民不佩服，羣起而攻之。乃宿世少結人緣，現政未洽民心，是無勢可乘也。無勢可乘而強爲之，是失時也。大丈夫欲建大功，立大業。未有不上順天理，下合民心而能者。故孔子可以仕則仕，可以止則止，可以久則久，可以速則速。相時適宜，無所適莫。曾謂顏淵曰，用之則行，舍之則藏，惟我與爾有是夫。祈閣下以孔子爲法。以督軍之位，視若毒藪，不但不起戰事，亦復不生憾心。非惟秦民受賜，國家無虞。實則閣下獲福無疆，餘慶覃及後裔矣。若堅持此見，不肯回慮。則成乾卦上九亢龍之象。以其貴而無位，高而無民，必有後悔。悔之於後，將何及乎。孔子釋之曰，亢之爲德也，知進而不知退，知存而不知亡，知得而不知喪。其惟聖人乎。知進退存亡，而不失其正者，其惟聖人乎。再言其惟聖人乎者，令人深思而取法也。縱閣下不以聖人自居，亦豈不欲趨吉避凶爲哉。懇祈閣下上思綿祖宗之厚德，下思貽子孫之幸福。生知足想，頓息戰事。則秦地人民，尚可蘇息。各處強暴，無從藉口。雖退歸田裏，實與秦民普施生死肉骨之莫大恩澤也。印光才德俱無，何敢幹冒鈞威。不過欲報答閣下一番厚愛，以冀秦民少受兵災耳。由是不避誅戮，直詞上陳。倘能俯鑑愚誠，則秦民幸甚，國家幸甚。又以閣下念切民生，必欲究禍福之所由來，善惡之所結果。一以開拓心胸，一以導化同人。故將自所存之感應篇彙編一部，佛學捷徑，佛學基礎，佛學起信編，佛學指南，六道輪迴錄，各一本，隨函寄來。以期閒暇無事時閱之。則誠意正心，窮理盡性，超凡入聖，了生脫死之道，當自得於心矣。安士全書，爲天下古今善書之冠。劉省長曾請四百部結緣，當已送閣下垂覽矣。此外則感應篇彙編，即屬第一。其論議雖不及安士全書之十分透徹，然於諸善書中，未見及者，況能過乎。餘五書皆以由淺入深，由因果而至於了生死。無機不被，無法不攝。深者見深，自可斷惑證真。淺者見淺，亦堪消災增福。法無定相，損益在人。有志於己躬下永劫常存之大事者，當不以光爲多事也。佛法一聞，利益無盡。北通州王鐵珊者，前清曾作廣西藩臺。以其地土匪甚多，彼遂設法剿滅，殺戮無算。至前年得病，一閤眼即見身在黑屋中，其鬼無數，欲來逼惱，遂驚醒。久則復合眼，所見亦然，隨復驚醒。凡三晝夜不能安寢。人已困憊不堪。其夫人教令念南無阿彌陀佛，彼遂竭誠朗念，未久即睡著，遂睡一大覺。病漸痊癒。方知念佛功德，不可思議。鐵珊去夏來山，親與光道其事。光以此陳於閣下者，亦欲閣下得念佛之實益也。

#### 復甬江某居士書

色慾一事，乃舉世人之通病。不特中下之人，被色所迷。即上根之人，若不戰兢自持，乾惕在念，則亦難免不被所迷。試觀古今來多少出格豪傑，固足爲聖爲賢。只由打不破此關，反爲下愚不肖。兼復永墮惡道者，蓋難勝數。楞嚴經云，若諸世界六道衆生，其心不淫，則不隨其生死相續。汝修三昧，本出塵勞。淫心不除，塵不可出。學道之人，本爲出離生死。苟不痛除此病，則生死斷難出離。即念佛法門，雖則帶業往生。然若淫習固結，則便與佛隔，難於感應道交矣。欲絕此禍，莫如見一切女人，皆作親想，怨想，不淨想。親想者，見老者作母想，長者作姊想，少者作妹想，幼者作女想。欲心縱盛，斷不敢於母姊妹女邊起不正念。視一切女人，總是吾之母姊妹女。則理制於欲，欲無由發矣。怨想者，凡見美女，便起愛心。由此愛心，便墮惡道。長劫受苦，不能出離。如是則所謂美麗嬌媚者，比劫賊虎狼，毒蛇惡蠍，砒霜鴆毒，烈百千倍。於此極大怨家，尚猶戀戀著念，豈非迷中倍人。不淨者，美貌動人，只外面一層薄皮耳。若揭去此皮，則不忍見矣。骨肉膿血，屎尿毛髮，淋漓狼藉。了無一物可令人愛。但以薄皮所蒙，則妄生愛戀，華瓶盛糞，人不把玩。今此美人之薄皮，不異華瓶。皮內所容，比糞更穢。何得愛其外皮，而忘其皮裏之種種穢物，漫起妄想乎哉。苟不戰兢乾惕，痛除此習。則唯見其姿質美麗，致愛箭入骨，不能自拔。平素如此，欲其沒後不入女腹，不可得也。入人女腹猶可。入畜女腹，則將奈何。試一思及，心神驚怖。然欲於見境不起染心，須於未見境時，常作上三種想，則見境自可不隨境轉。否則縱不見境，意地仍復纏綿，終被淫慾習氣所縛。固宜認真滌除惡業習氣，方可有自由分。每日除了己職分外，專心念佛名號。朝暮佛前，竭誠盡敬，懇到懺悔無始宿業，如是久之，當有不思議利益，得於不知不覺中。法華經云，若有衆生，多於淫慾，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，便得離欲。瞋恚，愚癡，亦然。是知能至誠念彌陀觀音聖號者，貪瞋癡三惑，自可消除也。又現今乃患難世道，須於念佛外，加念觀音聖號，冥冥中自有不可思議之轉回。庶不至宿業現前，無法躲脫耳。更宜常閱戒淫因果報應之書，遠離狂蕩匪鄙之友，則內志正而外誘絕，淨業自可成就矣。勉之勉之。

#### 復徐蔚如居士書

接手書，以瑣務紛沓，未能即復。光爲太夫人雖則朝暮迴向，豈能有益於太夫人。實則企太夫人憫我一念之誠，挽彌陀觀音而拔濟我耳。閣下譽之過甚，不禁令人慚惶。令弟同皆發心，祈爲講演。足知宿世同種善根，將來同作蓮池海會之永劫昆季。慰慰賀賀。戒菸方登報，須長年常登，方能廣知。須拉有財力者共之。若一人供費，恐力綿而難久矣。蕪鈔所節，皆恰當之至。以光信筆所書，原只對彼一人。若普及大衆，當須了無所妨，方可不招譏議。唯斥魔子之狂妄處，用撮略敘法，於文體甚合。然今之宗徒，多不識宗。既未指彼妄造謠言之實跡，彼宗徒必謂光爲謗宗。即宗教不宜混濫論，不知宗氣之宗徒，亦以爲謗宗。宗徒多分之見識皆如是，則宗法殆掃地而盡矣。近來佛法流通，潮州居士王弘願，素好密宗。依之修持，頗有效驗。於餘宗雖未大通，亦各涉其藩籬。彼譯出東瀛密教綱要，刻出寄兩部來。今寄上一部，以祈隨喜。然彼系弘密之人，故偏抬高密宗。約教而論，固無大礙。若與淨土三根普被，教機相投之法門論，固相懸殊。王弘願來書所說，皆約教而遺機。光與彼書，乃約機而論教之利益也。雖不相合，亦無大背。其人年四十餘，若再研究得十餘年。當亦可爲一大通家矣。禪宗祕密了義經跋，斷宜取消，免滋疑誤。至於聲聞回己所證小果，趣向如來大道。雖則頓漸有異，而中間位次，必不磨滅。大鵬一舉九萬，亦是自下升高。利刀一截千紙，亦是從一至千。頓教唯約頓說，故有無位次之論。然無位次中，不妨位次歷然。若異漸，則漸非頓家之漸，頓非漸家之頓。二法判然各別，了不相即。唯宜以實義立言，不當以漸頓之表語爲據。則佛法無一法不相通矣。王弘願論密宗，亦以弘密宗之詮表爲論。是知尚未知如來教須契機之至意也。羅漢根性，亦不一定。有迴向即超證深位者，有入住漸升者。然頓漸有異，位次仍復歷然，似無大謬。十方世界隨類現身，圓教初住即能。不歷住行向等，唯佛後所示羅漢則然。若實證，實回小向大之羅漢，恐無此本領。若有，則住行向地等位菩薩，皆成鈍根無奇之人矣。有是理乎。離頓說漸，離漸說頓。離教說宗，離宗說教。高抬密宗，藐視顯教。皆所謂徐六擔板，只見一邊耳。佛法善會，則法法皆通，否則法法互礙。光實少聞少見，然約理約義而論，當如是爲融通，斷無兩個道理。鄙見如是，不知閣下以爲何如。

#### 復徐彥如軼如二居士書

所言俗務糾纏，無法擺脫者。正當糾纏時，但能不隨所轉，則即糾纏便是擺脫。如鏡照像，像來不拒，像去不留。若不知此義，縱令屏除俗務，一無事事。仍然皆散妄心，糾纏堅固，不能灑脫。學道之人，必須素位而行，盡己之分。如是則終日俗務糾纏，終日逍遙物外。所謂一心無住，萬境俱閒，六塵不惡，還同正覺者，此之謂也。至於念佛一事，最要在了生死。既爲了生死，則生死之苦，自生厭心。西方之樂，自生欣心。如此則信願二法，當念圓具。再加以志誠懇切，如子憶母而念。則佛力法力，自心信願功德力，三法圓彰。猶如杲日當空，縱有濃霜層冰，不久即化。初心念佛，未到親證三昧之時，誰能無有妄念。所貴心常覺照，不隨妄轉。喻如兩軍對壘，必須堅守己之城郭，不令賊兵稍有侵犯。候其賊一發作，即迎敵去打。必使正覺之兵，四面合圍。俾彼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。彼自懼獲滅種，即相率歸降矣。其最要一著，在主帥不昏不惰，常時惺惺而已。若一昏惰，不但不能滅賊，反爲賊滅。所以念佛之人，不知攝心，愈念愈生妄想。若能攝心，則妄念當漸漸輕微，以至於無耳。故云，學道猶如守禁城，晝防六賊夜惺惺。將軍主帥能行令，不動干戈定太平。

#### 致包師賢居士書

溫州之災，聞之慘然。天災人禍，無有底極。實足爲三界無安，猶如火宅之證。亦堪爲信願念佛，往生西方之最切警策也。念佛心不歸一，由於生死心不切。若作將被水衝火燒，無所救援之想。及將死，將墮地獄之想。則心自歸一，無須另求妙法。故經中屢云，思地獄苦，發菩提心。此大覺世尊最切要之開示，惜人不肯真實思想耳。地獄之苦，比水火之慘，深無量無邊倍。而想水衝火燒則悚然，想地獄則泛然者。一則心力小，不能詳悉其苦事。一則親眼見，不覺毛骨爲悚然耳。

#### 與弘一上人書

講起信論，雖不必定宗裂網疏，然決不可謂裂網爲非。此決定不易之法也。靈峯著述，千古少有。彼等正眼未開，不知其要，故輒吠影以惑初學。果真具正知見者聞之，則彼之心腹，徹底了知矣。靈峯老人，乃末法絕無而僅有者。其言句理事具足，利益叵測。隨人分量，各受其益。

#### 復法海大師書

座下十餘年來，參師訪道，自利利他，不勝欽羨。今則放下萬緣，一心念佛。以果地覺，爲因地心。當必親證念佛三昧，臨終定登上品。但辦肯心，決定成就。然世人念佛者多，證三昧者甚少甚少。良由未能通身放下一念單提。故致心與佛難得相應也。座下之放下既真切，決無不得之理。所說了生脫死，明心見性，及證道把柄在手等，須稍分別。若按通途教理而修，雖明心見性，去了生死，尚大遠在。以明心見性是悟，不是證。今人能悟者尚少，況能證乎。證則惑業淨盡，生死之因既斷，自不感生死之果矣。初果七生天上，七返人間，方能斷盡見思二惑，而證阿羅漢果。天台示居五品，南嶽示居十信。如此大士，尚自隱其本德，示居內外凡位。則證道之說，實非易易。此約通途教理，欲即生證道之難也。若按如來所立之特別法門，生信發願，念佛求生西方。則上至等覺，下至五逆十惡之流。莫不蒙佛慈力，往生西方。既生西方，則悟道證道，直同拾芥，極速極易。座下既專心念佛，於臨終不曰往生，而曰可能得證道憑據到手。夫曰證道即已，何得說憑據到手。憑據到手，則不須論。憑據不到手，又將如何。觀座下之語意，似是唯止念佛，不生信，不發願求生。乃禪家以念佛作話頭用者，非淨土宗信願行三並行之法也。無信願念佛，雖較參禪看話頭功德大。然自未斷惑，自力不能了脫。又無信願，不能蒙佛接引了脫。猶是仗自力之通途法門。其證道也，大非容易。且勿謂信願求生爲卑劣。華藏海會，同以十大願王，迴向往生，爲華嚴末後一著。況淨土諸菩薩祖師，所有言教，皆示信願求生。何座下自立門庭，不按佛祖之成規乎。且終日終年終身念佛之人，豈可於佛，不行禮敬。十大願王，禮敬居首。座下一切可以不，禮佛決不可以不。若不禮佛，便難感通。何以故，以身圖安逸，心之誠亦末由必致其極也。善導專修，身業專禮，口業專稱，意業專念。念至其極，則心佛外佛，一如不二。其證道也，非自力證道之所能比也。古人謂劣夫乘輪寶力，一日可以遍遊四大部洲。何得以念佛之特別法門，修通途之自力觀行。光雖下愚，不敢肯許。倘以此一塵不染之清淨心，圓發三心。則現生親證三昧，臨終往生上品，便可預爲座下賀。一得之愚，尚祈矜鑑。

#### 復王與楫居士書

光一介庸僧，毫無淑狀。一向行乞，亦不能得。遂於大富長者之門，拾取所棄之殘羹餿飯，以自滋養。亦有不嫌酸臭者，迫以求施，遂即以此見與。但取彼此相適，並不計餘人之所厭聞而不欲見也。以故一無所宗，二無門庭，三無眷屬。並未與人結一同參，立一社會。凡有來者，則令其各盡己分，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，信願念佛，求生西方。即上等天姿，出格學識，亦以此相奉。喻如童子奉沙，只期攄我之誠，絕不計及彼之可用與否。不意二字賤名，竟瀆閣下之耳。二十日接手書，不勝慚惶驚懼欣慰憂戚之至。以閣下誤聽人言，誤許爲法門中人。遂將錯就錯，陳我劣見於左右，以答謬爲稱許之意。知所說固不當閣下一盼，然不妨聊表我心而已。竊謂現今世道人心，陷溺至於極點。又加國用空乏，賦稅比前重得數倍。諸物昂貴，民不聊生。天災人禍，頻頻降作。值此時際，欲宏法道，只可普與來者，指其學佛要義。於父言慈，於子言孝，兄友弟恭，夫倡婦隨。各盡己分，以立基址。由是加以主敬存誠，克己復禮。明因識果，期免輪迴。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。信願念佛，求生西方。天姿縱高，亦當依此而行。於有餘力時，不妨研究一切經論。令其在己家庭，隨分修持。則不須廣建屋宇，備立人員。彼此往來，曠職費日。此誠現今宏法，將計就計之最上一著也。若如閣下所訂之破天荒章程，雖國家興盛，人民豐富之時，亦不能辦。況此國運危岌，民不聊生之時乎。然閣下此議一出，全國之人，當無一不歡喜讚歎，慶法道之將興。光實懷深憂，不能不爲閣下略陳其概。謹按章程所列之事，雖數百萬萬，亦不足用。若閣下能變大地作黃金，則光之所說，誠爲愚癡無知。若欲靠捐款而作此彌綸宇宙之事業，則直同春夢，毫無實際。況閣下未聞已具大神通，無論何人，在遠在近，皆能以法攝持，令其不稍逾越，如優波鞠多尊者。則如此大事，其所用之人，能保其一一悉以爲公之心而爲之，絕無弊端乎。現今之人，子於父事尚作弊，況此汪洋無邊際之大事乎。又今人了無定志，無論何等社會，多皆彼此同入。倘有心懷異圖之人，入於其中，引誘無知無識者爲之黨援。一旦事發，必至火炎昆岡，玉石俱焚。閣下當此人心陷溺已極之時，何不計慮及此乎。宋慈云懺主，赴蘇講經，聽者日萬夜千，屠沽爲之不售。法道之盛，誠所未有。慈云懼之，恐致意外之虞，遂即中輟。夫慈云乃具大智慧，大辯才，兼有神通之高僧。當國家成平，人心淳善之時，尚如此慎重。閣下內祕，則非光所知。若據外現者，則比慈云，何止泰山之比須彌耳。況時當上無道揆，下無法守。雖父母之大恩，夫婦之各別，尚欲棄置。公然提倡，謂盡孝爲奴隸性質，共妻爲大同之道。倘此等人混入，則將何以處。否則彼忌我法，加以蜚語，又將何以處乎。夫一法既立，百弊潛生。不謹於始，決難令終。且古德宏法，皆各人自爲範圍。閣下於廢置專制世代，立一佛法專制之門庭。居然我爲法王，於法自在。千機並育，萬派朝宗。美則美矣，誠恐無神通制伏，必有奸人入中以破壞。或懷嫉忌以誣謗。則未見興法之益，竟罹滅法之禍。以大菩提心，獲此惡果。有人心者，莫不痛傷。然雖痛傷，究有何益。以故光不得不預爲閣下言之，而不計其見錄否也。即決欲依所訂章程而行，光亦只有讚美閣下之心而已，豈能強閣下以勿行哉。千祈將印光賤名取消，印光決不敢承認上座導師之名與職也。光一向退縮，故所見與人不同。若不以光之言爲是，將有悔無所及之時。易曰，其唯聖人乎，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，其唯聖人乎。願閣下詳察焉。

#### 與永嘉某居士書

令友求子，擬舍百金。當令請百部感應篇彙編，以送通文理有信心之正人君子，實爲不可思議功德，當獲感通。又須知求子，先須從培德節慾起。印施善書，乃培德之一端，非止乎此而已。培德，當常看感應篇，陰騭文。善則隨分隨力而行，惡則如怨如仇而去。袁了凡行功過格，乃認真體察，絲毫不容放過。故命本不壽而壽，無大功名而大功名，無子而有子。果能追彼芳躅，以期德日增而過日減。即不用功過格，凡了凡之所得者，令友亦當得之。況彼主持報館，握言論機關之權。凡傷風敗俗之無益文字，概勿登報。凡淑世善民之格言至論，日載幾則。漸摩漸染，令人日趨於善而不自知。此實大丈夫不據位而行救國救民善政之大權。具此因緣，不知如此而爲。所謂雖登寶山，仍復空手而歸耳。惜哉。節慾一事，其理甚深，其關係甚大，其話甚不易說。夫天生男女，聖人法天立則，令男女居室，以爲人倫之最大者。以上關風化，下承宗祧。豈爲人日圖快樂，而常以欲事爲事乎。貪慾之人，其精薄而無力，如秕種不能生芽，故難生。即生，多多皆未成人而夭。即幸而不夭，亦必單弱柔懦，無大樹立。若能保養精神，節慾半年，待其婦天癸發後，擇良宵吉期，相與一交，決定受孕。從此永斷欲事，則所生之子，不但性行貞良，慾念輕薄。而且體質龐厚，無諸胎毒痘疹疾病等患。天癸，即經水也。經水盡後方受孕，餘時多不受孕。經水未盡，斷不可交。交則婦即受病成帶，勿望受孕矣。人之大倫之事，豈可惡日惡時而行，故須擇良宵也。禮記月令篇，記聖王於仲春，先雷三日，奮木鐸以令兆民曰，雷將發聲，有不戒其容止者，生子不備，必有兇災。奮木鐸以令兆民者，令地方官聲鐸以告百姓也。容止，猶言動靜。不戒容止，謂行房事也。生子不備，即五官不全等。世每有生子，或異人類，或形體缺損，皆坐此故。必有兇災，言其父母，尚有兇禍災殃，如惡病，夭壽等，不止生子不備也。古聖王重民生，故特注意其事，奮木鐸以告之。不但震雷當忌，即大風大雨，惡星值日，及天時交節，佛聖誕期，皆所當忌。此實尊天敬聖，遵王制而敦人倫之大道。惜世人概不肯出諸口，俾其子子孫孫體質，一代劣於一代。或者少年早夭。或由欲事過度，雖不早夭，竟成衰殘，無大樹立。多半皆乃父乃母，不知人倫之道之所致也。乃父乃母之不知，由於乃祖乃妣之無教也。子女成人時，當以節慾保身等，委曲開導。父教女不便，母則無妨。能如此，方爲真愛子女。而世之愛者，多皆任其縱慾，則其害更有甚於殺子女者，可不哀哉。聖人重胎教，於此致意，乃未胎而預教也。予濫廁僧倫，何得論夫婦房室之事。一以出家之前，曾閱過古人敦本至論，欲以饋知己而報護法之恩。一以佛爲大醫王，無病不療，光爲佛弟子，亦欲隨分隨力而行醫道。此病乃舉世間人之通病大病。若通病大病，任其發生滋長，而去詳治別病小病，豈非輕重倒置乎。鄧伯誠亦欲求子，光答書亦略述此意。及蔚如所印三信稿，及文鈔，皆刪去。意謂此事不合僧道，亦不合於佛法中說。其意固善。然人苦無子，敢以其事向佛求，向僧說。僧爲說其所以然之善法，令彼子子孫孫，得大受用，又有何過。將謂僧教人節慾，便涉淫慾。則僧教人戒殺，便涉殺業乎。但此事不可爲無知無識者告，恐彼不會其意，反作笑柄。若對明理君子說之，正是不據位而振木鐸以令兆民也。致治於未亂，保邦於未危，與此同一作略。謂之爲過，則聖王聖賢佛菩薩，乃過之渠魁元首也。湖南一儒士姓劉忘其名，娶妻不與相親。妻謂曰，娶妻原爲生子，汝不相親，則宗支斷絕矣。遂親一次，即生子，因名傳支，即絕欲。妻又謂曰，一子獨立，孤無倚靠，曷若再生一子。又親一次，復生一子，名再支。二子皆入翰院。其人一生，止行兩次房事。而又詳述房事忌日，並清心寡慾，保元毓神之事，載於家乘，冀子孫世守焉。湖南友爲予言之。欲求貴子，舍是而求，縱得之，亦屬僥倖。依是而求，求則得之矣。凡發科發甲，皆其祖父有大陰德。若無陰德，以人力而發，必有大禍在後，不如不發之爲愈也。歷觀古今來大聖大賢之生，皆其祖父積德所致。大富大貴亦然。其子孫生於富貴，止知享福造業，忘其祖父一番栽培。從茲喪祖德以蕩祖業，任其貧賤。此舉世富貴人之通病。能世守先德，永久勿替者，唯蘇州范家，爲古今第一。自宋文正公以來，直至清末，八百餘年，家風不墜，科甲相繼。可謂世德書香之家。而長洲彭家，自清初以來，科甲冠天下。其家狀元，有四五人。有同胞三鼎甲者。而世奉佛法，雖狀元宰相，猶日誦感應篇，陰騭文，以爲誠意正心，致君澤民之鑑。彼狂生謂此等書，乃老齋公老齋婆之所從事者。非但不知聖賢之所以爲聖賢，並不知人之所以爲人。生爲行肉走屍，死與草木同腐。而且惡業難消，永沉惡道。彼囂囂然自命爲博雅通人，致令後世並天地父母之名字亦不得聞者，何可勝數。欲子孫之不趨敗途，共入正道者。當以感應篇彙編，陰騭文廣義，爲定南針。則世俗習染之惡浪滔天，黑云障日，亦不至不知所趨，而載胥及溺。否則縱令風平浪靜，天日昭彰，亦難保不入洄澓，而隨即沉溺矣。況絕無風平浪靜天日昭彰之望之世道人心乎。須知陰德二字，所包者廣。成就他人子弟，令入聖賢之域，固屬陰德。成就自己子弟，令入聖賢之域，亦是陰德。反是，則誤人子弟固損德，誤己子女亦損德。力能兼及，何幸如之。否則且就家庭日用云爲，以作爲聖爲賢之先容。正所謂即俗修真，現居士身而說法者。祈以此意，與令友，及一切知交，愷切言之。亦未始非己立立人，自利利他之一端也。

#### 復黃涵之居士書一

接手書，知夫人身嬰貴恙，已經月餘。用藥頗難，諸醫束手。當此時機，正好用萬病總持之阿伽陀藥。閣下每以此藥，普施於人。何於夫人之病，尚沾沾然以難於用藥爲憂哉。其令郎令愛令媳等，既受生育之恩。當此大病臨身，存亡莫保之時。教以各各爲其母志誠懇切念南無阿彌陀佛，以祈壽未盡則速愈，壽已盡則速得往生西方。令郎等孝心淳篤，當必皆如救頭然，而常持念也。如是則豈但有益於夫人，實則深有益於令郎等也。凡人有病，可以藥治者，亦不必決不用藥。不可以藥治者，雖仙丹亦無用處，況世間藥乎。無論能治不能治之病，皆宜服阿伽陀藥。此藥絕不誤人，服則或身或心，必即見效。然人生世間，無論久暫，終有一死。其死不足惜，其死而所歸之處，可不預爲安頓乎。有力量者，自己預爲安頓妥帖，則臨終固不須他人爲之輔助。然能輔助，則更爲得力。無力量者，當令家屬代爲念佛，則必能提起正念，不致恩愛牽纏，仍舊被愛情所縛，住此莫出也。（光）之爲此言者，非徒爲令夫人計也。以太夫人已經八十有三。雖閣下之德，足能延親之壽。而期頤之後，終必有去世之一日。恐閣下未能慮及於此，而猶復注意於醫藥，則爲捨本逐末。益不能得，而反將一心念佛，由忙碌於醫藥而成間斷，不能純一，則其損大矣。故借夫人之病，預爲閣下陳其盡心力於親之神識得所，以期閣下究竟能報親恩耳。今將陳了常之佛性助念發隱，附函寄來。雖文不雅馴，而意義有可取焉。至於保病薦亡，今人率以誦經拜懺做水陸爲事。（光）與知友言，皆令念佛。以念佛利益，多於誦經拜懺做水陸多多矣。何以故，誦經則不識字者不能誦，即識字而快如流水，稍鈍之口舌，亦不能誦。懶坯雖能，亦不肯誦，則成有名無實矣。拜懺做水陸，亦可例推。念佛則無一人不能念者。即懶坯不肯念，而大家一口同音念，彼不塞其耳，則一句佛號，固已歷歷明明灌於心中。雖不念，與念亦無異也。如染香人，身有香氣。非特欲香，有不期然而然者。爲親眷保安薦亡者，皆不可不知。

#### 復黃涵之居士書二

五月廿八接廿四手書。知尊夫人病體沉重，諸醫束手。因祈令令眷，代爲念佛。以祈壽未終則速愈，壽已終則速生耳。豈料夫人淨業已熟，脫體而去。昨由契西來函方知，不禁爲閣下失賢助，爲令郎失所恃嘆。然夫人宿根深厚，殆欲令令慈，及閣下，並令郎等，切念世相無常，急求出離。特以身說法，冀同修淨業，同生淨土耳。（光）過蒙青盼，亦不能不盡我心。但（光）向與時人異道，雖摯友親喪，絕不行挽誄等儀。但於朝暮課誦時，於佛前回向一二七，以盡友誼。已於昨晚，爲尊夫人迴向。擬以二七爲度。以日間諸冗叢集，惟夜方克有暇耳。祈閣下以大義開示令郎等，俾息哀念佛，以期存歿咸益。倘唯執世誼，哀毀縱至其極。究於其親之靈，有何利益。至於作佛事，不必念經拜懺做水陸。以此等事，皆屬場面。宜專一念佛，俾令郎等亦始終隨之而念。女眷則各於自室念之，不宜附於僧位之末。如是則不但尊夫人令眷，實獲其益，即念佛之僧，並一切見聞，無不獲益也。凡作佛事，主人若肯臨壇，則僧自發真實心。倘主人以此爲具文，則僧亦以此爲具文矣。如一期佛事已畢，夜間放臺焰口即已。（光）以四十三年之閱歷，謹爲知己者陳之。若不以爲迂腐，則幸甚幸甚。書尚未封，適郵差持閣下初五日書至。因知夫人病體雖重，正念尚自昭彰。既能常見大士，兼有信願，其往生也，可以決斷。所言尼姑服飾，則所不須。其既願受皈戒，仍照常服，但加法衣於上即已（即僧人所穿之袍子）。或著於身，或附於棺。棺已蓋，則燒之於靈前。皈戒當於今夜，（光）一人於佛前虔誠禮拜後，爲說之。固不須作鋪張羅列諸儀，但取其至誠感通即已。法名當云蘊空，乃三皈五戒優婆夷也。若作尼師形式，於事於理，皆有妨礙。但宜勖諸子女媳等，以成就母往生之志爲孝。認真代母念佛，俾蓮品轉高，華開轉速以盡孝。切勿徒效世人作無益以害有益也。至於喪事，始終不須一葷，藉此倡導愚俗，亦公之一大責任也。

#### 復黃涵之居士書三

初九之書，諒已收到。昨得初十手書，知尊夫人確得往生，了無疑慮。其宿世固於淨土法門，有大栽培。惜閣下提倡較晚，倘於十年前即提倡，俾淨土法門之若事若理，一一明了，兼以力修。則其淨業之成，當比此高超數倍矣。平時愛子孫心重，自顧劣弱，至臨終時，則反能擺脫情愛，決志求生，乃宿世善根所使。平時面東臥，終時則面西右脇，亦宿善根力所使，有不期然而然者。有臨終種種景相，即可決其往生，並無須驗其頂胸之熱，何處先涼也。著法衣爲佛弟子相，能滿其願，甚善甚善。既囑兒媳女輩早晚靈前多念佛，閣下當開示彼等，祈以妥親之神識，爲孝之極致。即真實往生，亦須志誠念佛，以祈蓮品高升，無生速證，以各盡孝思。此雖爲利亡者，實則令兒女媳輩同種善根也。孫之能念者，亦令隨之而念。終時全家能不哭泣念佛，最有利益。然其時猶短，宜以三小時不斷佛聲，不起哭聲，及動轉等爲最善。祈切記之。六數亦不必敷衍附會，以無關緊要。若認定以說，反成穿鑿。須知六爲坤數，夫人德鎮坤維，堪爲世範。即無一數是六，而從生至死，日在六數中周旋，固無一息不是六也。六之義在躬行，不在年月房屋等。然年月房屋等，適逢其數，亦極平常，毫無奇特。所謂諸法從緣生，諸法從緣滅。惡業重者，動輒得咎，善根深者，無往不吉。亦自然而然，非有所安排者，而實似有安排者。世人慾得吉慶，不知培德，如滅燭以求明，北轅而適越。徒勞苦心，有損無益。祈以此義，與令郎及媳女等說之，則其利大矣。做佛事一事，（光）前已詳言之。祈勿徇俗，徒作虛套。若念四十九天佛，較誦經之利益多多矣。念佛之法，重在信願。信願真切，雖未能心中清淨，亦得往生。何以故，以心中有佛爲能感，故致彌陀即能應耳。如江海中水，未能了無動相。但無狂風巨浪，則中天明月，即得了了影現矣。感應道交，如母子相憶。彼專重自力，不仗佛力者，由於不知此義故也。

#### 復黃涵之居士書四

接手書，不勝欣慰。尊夫人宿生有大善根，故感閣下曲爲成就淨業，資以往生。兼率兒女媳等爲之長時念佛，豈但亡者得益，實令彼等，深種善根。如是之法，可謂大慈。較彼世人存者以殺生折福折壽，令亡者拘滯幽途者，不可同年而語矣。尊夫人之事，可謂得法。然太夫人年已八十有三，當常勸諭，令其信願念佛。若令終日長念，或恐不能如是。前者頗欲設法，在生助念，思之未得。鎮守使王悅山，奉母來山，見其眷屬甚多，因得一絕妙之助念法。已與彼略說之。亦與彼說，當與閣下言之。倘閣下能實行，彼亦不至漠然置之，亦自利利他之道也。閣下眷屬，兒輩則各有職業，固難常時依行。若媳輩，則無事清閒。女使輩若奶媽等，則無甚要事。當令諸人，按鐘點日在太夫人旁，高聲念佛半點鐘。過時換班，一日不斷佛聲。太夫人能隨之而念亦好。如不能隨，但令攝心諦聽。則一日之中，常不離佛。在諸人亦不喫力。以一日之中，不過當一回值，或至兩回，亦隔許久時候。彼等一無事事，藉此令盡孝思，令種善根。即女使等，亦得因此之故，得植出離生死之緣。從此以往，率以爲常。即太夫人壽過期頤，此法無令中輟，其利益不可思議。凡有信心人，欲成就父母往生之道業者，皆當以此告之。閣下政務多端，不能按定。若有暇亦如是念一次，以作表率。則兒媳女使等，當更踊躍歡喜也。（光）意謂如此而行，實爲利便。當以此法述爲一文，以附於排印文鈔之後。俾欲報父母之恩者，不至徒詠昊天罔極也。

#### 復崇明黃玉如書

接手書，不勝欣慰。持名一法，最爲末法透機之法。善導雖疏觀經，實最重持名一行。不觀末法衆生，神識飛颺，心粗境細，觀難成就。大聖悲憐，特勸專持名號。以稱名易故，相續即生之言乎。觀雖十六，行者修習，當從易修者行。或作如來白毫觀，或作第十三雜想觀。至於九品之觀，不過令人知行人往生之前因與後果耳。但期了知即已，正不必特爲作觀也。觀之理，不可不知。觀之事，且從緩行。若或理路不清，觀境不明，以躁心浮氣修之，或起魔事。即能觀境現前，若心有妄生喜悅之念，亦即因喜成障，或復致退前功。故楞嚴云，不作聖心，名善境界。若作聖解，即受羣邪。祈一心持名，以爲千穩萬當之行。待至心歸於一，淨境自會現前。四帖疏錯訛甚多。光二十年前，先曾約校。去年南京羊皮巷觀音庵妙蓮和尚要其本去另刻，明年當可出書，祈爲請閱。隨自意三昧，爲上中下三根同修之行。念佛人雖不專以彼爲主，亦不可不知。知此，則念佛之菩提心更爲殊勝。以其知行住坐臥食語，無非自利利他之時也。然須從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，喫素戒殺做起，則方爲真念佛人矣。

#### 復何慧昭居士書

接手書，知宿根甚深，現行頗純，故有種種勝境相現。然今人多半是要體面，憑空造樓閣，有一分半分，便說有百千萬分，如某居士錄，其境界皆是手筆所做，不是心地所做。汝固不妄，誠恐或有此習氣，則其過不小。佛以妄語列於根本五戒者，正爲防此弊也。若或見言不見，不見言見，乃妄語之流類，若憑空造樓閣，妄說勝境界，即犯大妄語戒，乃未得謂得，未證謂證，其罪甚於殺盜淫百千萬億倍。其人若不力懺，一氣不來，即墮阿鼻地獄，以其能壞亂佛法，疑誤衆生故也。汝切須慎重，所見之境有一分，不可說一分一，亦不可說九釐九，過說亦罪過。少說亦不可。何以故，以知識未得他心道眼，但能以所言爲斷耳。此種境界，向知識說，爲證明邪正是非，則無過，若不爲證明，唯欲自炫，亦有過。若向一切人說則有過，除求知識證明外，俱說不得。說之則以後便永不能得此勝境界。此修行人第一大關，而臺教中屢言之。所以近來修行者，多多著魔，皆由以躁妄心，冀勝境界。勿道其境是魔，即其境的是勝境，一生貪著歡喜等心，則便受損不受益矣，況其境未必的確是勝境乎。倘其人有涵養，無躁妄心，無貪著心，見諸境界，直同未見，既不生歡喜貪著，又不生恐怖驚疑。勿道勝境現有益，即魔境現亦有益。何以故，以不被魔轉，即能上進故。此語不常對人說，因汝有此種事，固不得不說也。汝最初禮佛所見之大士像不的確，以若果實是，不至因念與觀經不合而隱。然汝由此信心更切，是亦好因緣，但不宜常欲見像，但志誠禮拜而已，庶無他慮。臨睡目前白光，及禮佛見佛像懸立虛空，雖屬善境，不可貪著，以後不以爲冀望，當可不現。窺汝根性，似是宿生曾習禪定者，故致屢有此相也。明虞淳熙在天目山高峯死關靜修，久之，遂有先知，能預道天之陰晴，人之禍福。彼歸依蓮池大師，大師聞之，寄書力斥，謂彼入於魔罥，後遂不知矣。須知學道人，要識其大者，否則得小益必受大損。勿道此種境界，即真得五通，尚須置之度外，方可得漏盡通，若一貪著，即難上進，或至退墮，不可不知。夢入佛殿所記之二句經文，固屬善境，然此二句，語甚明白，返虛依覺路，歸真悟常空者，謂人妄認世間諸法爲實，故迷入生死，若能返觀諸法當體本空，則便依乎覺路，出迷入悟，歸真諦而悟真常之真空實相矣。魔境勝境之分別，在與經教合不合上分。果是聖境，令人一見，心地直下清淨，了無躁妄取著之心。若是魔境，則見之心便不清淨，便生取著躁妄等心。又佛光雖極明耀，而不耀眼，若光或耀眼，便非真佛。佛現以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之理勘，則愈顯。魔現以此理勘，則便隱，此勘驗真僞之大冶洪爐也。夜見白光，及虛空清白等境，乃心淨所現，何可以法界一相，寂照不二自擬，以此自擬，則成以凡濫聖矣，其過殊非淺淺。二句經文，未見所出，蓋亦宿生記憶之文，未必即經中文也。修淨業人，不以種種境界爲事，故亦無甚境界發生。若心中專欲見境界，則境界便多。倘不善用心，或致受損，不可不知。彼頭陀之所說，乃屬禪家道理。彼尚不破淨土，是其長處，然彼絕不知淨土宗旨，故與禪對論。彼注重祥光勝境一語，大須斟酌，否則誤人不淺。又謂不可著，以佛法無量，著則成有量，即不能入佛智。何止不入佛智。亦復或入魔界耳。至所云之各佛，乃禪家約心理之論，與淨宗無涉。白光清空，既爲如來一毛頭許功德，汝何得以法界一相，寂照不二妄認。實則宿世定境，由淨心而發，固不得當作奇特也。淨土法門，以信願行三法爲宗，有信願，無論行之多少淺深，皆得往生。無信願，即到能所兩忘，根塵迥脫之地步，亦難往生。以真證到能所兩忘，根塵迥脫之實理，便可自力了生死，則不必論。若但有工夫見此理，尚未實證，若無信願，亦難往生。禪家說淨土，仍歸於禪宗，去信願說，果能依之而做，亦可開悟。而未斷惑業，欲了生死，則夢也夢不著。以凡夫往生，由信願感佛，故能仗佛慈力，帶業往生。今既不生信願，又將佛一一說歸自心，何由感佛。感應不符，則生自生，佛自佛，以橫超法，作豎出用，其得益淺而受損深，不可不知。得益者，依彼所說，亦能開悟，受損者，既去信願，則無由仗佛慈力。吾故曰，真修淨土人，用不得禪家開示，以法門宗旨不同故，祈爲慧察。如不以爲然，請求之大通家，庶可契汝心志矣，光固不執著也。

#### 復湯昌宏居士書

接手書，不勝感愧，光何人斯，何堪如是過譽耶。雖然，同病者相憐，固不得不各道衷曲也。今之學聖賢者，但學其文言而已，於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處，蓋忽略不究，此舉世學人之病根，非爾我一二人之病根也。既有此根，決定不能素位而行，決定隨富貴貧賤威武之境，而爲之淫與移屈也。勿道今人，即宋儒之傳聖人之心法者，于格物二字，尚未認清，況後人乎。欲明明德，不先格其心人慾之物，則明明德便是空談。即學得文章蓋世，固常在人慾中盤桓，何能不隨境轉乎哉。所云明明德，如證菩提，儒佛固無二致，及學孔學佛，理不外大學一章等語。蓋是以明白人，強作糊塗，欲試印光於此有分曉否。有則可證閣下之明見，無則將欲發揮其所以然之至意耳。然既是同病相憐，何妨各道苦況，聊以舒其抑鬱而已。儒佛之本體，固無二致。儒佛之工夫，淺而論之，亦頗相同，深而論之，則天地懸殊。何以言之，儒以誠爲本，佛以覺爲宗。誠即明德，由誠起明，因明致誠，則誠明合一，即明明德。覺有本覺，始覺，由本覺而起始覺，由始覺以證本覺，始本合一，則成佛。本覺即誠，始覺即明，如此說去，儒佛了無二致。閣下所謂學孔學佛，理不外大學一章者，乃決定無疑之語，此淺而論之也。至於發揮其修證工夫淺深次第，則本雖同，而所證所到，大有不同也。儒者能明明德，爲能如佛之三惑圓斷，二嚴悉備乎。爲如證法身菩薩之分破無明，分見佛性乎。爲如聲聞緣覺之斷盡見思二惑乎。三者唯聲聞斷見思最爲卑下，然已得六通自在，故紫柏云，若能直下忘情，山壁由之直度。初果尚七生天上，七反人間，而其道力，任運不犯殺戒，故凡所至處，蟲自離開，所謂初果耕地，蟲離四寸，況二三四果乎。儒教中學者且置，即以聖人言之，其聖人固多大權示現，則本且勿論。若據跡說，恐未能與見思淨盡者比，況破無明證法性之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乎。即謂明其明德，堪與破無明者比肩，然破無明者，有四十一位，爲與最初之初住比肩耶，爲與最後之等覺比肩耶。即與最後之等覺比肩，尚於明德未明至乎其極，直待再破一分無明，方可謂爲誠明合一，始本無二耳。吾故曰，體同而發揮工夫證到不同也。世人聞同，即謂儒教全攝佛教。聞異，即謂佛教全非儒教。不知其同而不同，不同而同之所以然。故致紛紛諍論，各護門庭，各失佛菩薩聖人治世度人之本心也，可不哀哉。六月間廣東香山楊棣棠，於太平洋檀香山，寄信于山東臧貫禪，以彼輯古今和會儒釋之書，曰儒釋一貫，欲引儒入佛，謬託貫禪，祈光作序。光少不努力，老無所知，以彼之求，恐難推脫，乃湊千餘字，以塞其責。今將其稿寄來，祈爲麈政。

#### 與泉州大同放生會書

放生一事，以提倡戒殺護生爲本。凡入會者，俱宜喫素，方可以喫素之利益，與一切人說。縱不能人各依從，而人以貴會諸公，皆盛德君子，實行喫素，自然潛移密化，悉皆不殺生，不食肉矣。若仍舊食肉，放生之功德，亦不可思議，但自己所行，尚自矛盾，尚不能依慈悲忠恕之道而實行，況欲令見聞者潛移密化乎。光無道德財力，不能助貴會之善舉，謹獻愚誠，以當布施。上海諸居士，立常齋會，凡入會者，無論冠婚喪祭，概不用葷。前年關絅之居士，令光作一序，觀之自知其概。欲詳知者，當致書上海白克路懷安裏關絅之居士，彼有章程，祈寄來一覽。光文鈔中，勸人戒殺之文字，有十多篇，但以文詞拙樸，不堪雅目所睹，然其意故有可取者，倘不以蕪穢見棄，亦可作輕塵益嶽之一笑具。又貴會提倡佛學，而推尊晉蘇先生，不遺餘力。且爲廣施其道味錄，又爲介紹欲學道者，求彼傳授真經妙訣，以期同登覺岸。其心志可謂誠懇篤實，期於利人，惜未知佛法之所以然，以煉丹運氣之長生法，當作佛法。若曰凡欲求長生者，及衛生者，則爲介紹，固無所礙。以煉丹法，大得之則可延年益壽，小得之亦可葆養色身，實爲有益於人之一法。若儱侗名之爲道，驅佛弟子而求得彼之真訣，則名實大有相反者。何以故，佛法具足世間出世間一切諸法，毫善弗遺。唯煉丹一法，絕不言及，且深以爲戒。以佛入手先教人修四念處觀，一觀身不淨，二觀受是苦，三觀心無常，四觀法無我，欲看破此之幻妄身心，以期悟證本具之真心妙性也。煉丹者唯以葆養色身爲事，與佛之宗旨不合。然各修各法，隨人自取其益，固彼此不相礙。觀道味錄晉蘇先生自敘，至以抽添火候口訣，爲佛門了性了命之道，會三教以同歸，亙萬古而不絕，離乎此道，即爲外道，出乎此門，即爲旁門，此先天道脈，歷代一貫相承，自達摩初祖，移西過東，至白馬七祖，衣鉢傳於火宅等。則是借佛法名目，而傳煉丹法，且反謗毀佛法。彼前月曾以二本寄來，光以彼自詡過深，彼豈肯以光之不才而依從之乎，故置之不論。今見貴會提倡佛學，猶復不知彼非佛學，固不得不盡我愚誠相告也。如以光爲多事，謂光知見錯謬，未聞大道，則亦任之。鴟守腐鼠，鳳凰決不能令其勿食也。今寄來文鈔一包共三部，祈貴會大家看，並與周子秀居士看。如謂爲是，未始非貴會之幸，如謂爲非，亦任其覆瓿代薪。從茲加工用行，以擴充晉蘇先生煉丹運氣之道，使天下之人，同得長生，亦好。但謂此爲佛法，則雖不謗佛法，亦得謗佛法之咎。竊以貴會未能分別邪正，故致如是。既以光爲法門中人，光若仍以待晉蘇者待貴會，則光便有負於貴會之意，故多此一番絡索也。

#### 復安徽萬安校長書

貴校四語，儘性學佛，盡倫學孔，道學爲體，科學爲用，實爲學道不易之宗旨。自儒者以詞章爲事，遂將學道之法，變作學藝，曷勝痛惜。而今之新學，多皆捨本逐末，能如貴校之宗旨者，實不多見。儘性學佛，方能盡倫學孔。盡倫學孔，方能儘性學佛。試觀古今之大忠大孝，與夫發揮儒教聖賢心法者，無不深研佛經，潛修密證也。儒佛二教，合之則雙美，離之則兩傷。以世無一人不在倫常之內，亦無一人能出心性之外。具此倫常心性，而以佛之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，爲克己復禮，閒邪存誠，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之助。由是父子兄弟等，相率而盡倫儘性，以去其幻妄之煩惑，以復其本具之佛性，非但體一，即用亦非有二也。此實也，所云佛化之儒宗，不過表示其實而已，有何不可。然在家學佛，必須深信因果，恪盡己分，戒殺護生，至心念佛，爲決定不易之修持。所言恪盡己分，即慈孝友恭等。然世之不治，國乏賢人，其根本皆由家庭無善教所致。而家庭之教，母之責任更重，是以光屢言教子爲治平之本，而教女爲尤要者，以此。倘常以此與學生說，俾同以此相倡導，則不患不見治平之世矣。

#### 復鬱智朗居士書

福峻之事，若汝所敘，生前死後，種種是實，則可決定往生。以生時已將軀殼看破，此係最大一種利益。以女人每每唯戀幻質，日事妝飾，既無此念，自與淨土法門，容易相應。臨終之瘦削，及病苦，乃多劫之業障，以彼篤修淨業，殆轉重報後報，爲現報輕報耳。汝謂由修持精進，致身體日弱，此語不恰當，兼有令信心淺者，因茲退惰之過。須知念佛之人，決定能消除業障。其有業障現前者，系轉將來墮三途之惡報，以現在之病苦即了之也。金剛經謂持金剛經者，由被人輕賤之小辱，便滅多劫三途惡道之苦。則福峻之將往西方，固以此小苦，了無量劫來之惡報，實爲大幸。切不可學不知事務人，謂因修持而致病及死也。念佛人平時有真信切願，無一不得往生者，況福峻臨終正念昭彰，作問訊頂禮等相，而死後身體柔軟潔淨，顏貌如生，又何必以彼工夫淺爲疑乎。夫彌陀願王，十念尚度，況彼精進修持，已二三年，又有何疑。世有種人，志意下劣，雖常念佛，不求往生，唯欲求人天福報，此種人縱畢世修行，只得來生之癡福而已。有正信者，自己以信願感佛，佛以慈悲攝受，感應道交，必能仗佛慈力，帶業往生，又何須問彼見佛與否，方可斷判也。至於人未終前，若彼自能沐浴更衣，則甚善。如其不能，斷不可預行沐浴更衣，令彼難受疼痛，致失正念。以汝尚以未著法衣，令其盤膝趺坐爲遺憾。不知當此之時，只好一心同聲念佛，萬萬不可張羅鋪排（指沐浴更衣令坐等）。若一張羅鋪排，即成落井下石，切記切記。令慈年邁，光若不說此弊，汝後會以盡孝之心，阻親往生，俾長劫流轉於生死中，莫之能出也。吾人但取其實，毋矜其名，汝之記頗好，並不必求人作文以傳，此皆世間虛浮之事。但宜自己，並其家屬念佛，以期同生西方即已。光每日朝暮課誦迴向時，兼稱福峻名，迴向一七，以盡師徒之誼。又福峻此番之生與死，可謂不虛生浪死矣，幸甚。至於骨作面丸之事，甚好。但不可粗心爲之，必須將骨研成細粉，用細羅羅過，與面無異方可。倘粗心大概研之，便和麪作丸，恐小魚食之，或有鯁刺於腹之患。光恐汝粗心，不得不說。

#### 復某居士書

病與魔，皆由宿業所致，汝但能至誠懇切念佛，則病自痊癒，魔自遠離。倘汝心不至誠，或起邪淫等不正之念，則汝之心，全體墮於黑暗之中，故致魔鬼攪擾。汝宜於念佛畢迴向時，爲宿世一切怨家迴向，令彼各沾汝念佛利益，超生善道。此外概不理會，彼作聲，也不理會作怕怖，不作聲，也不理會作歡喜。但至誠懇切念，自然業障消，而福慧俱皆增長矣。看經典切不可照今人讀書之毫不恭敬，必須如佛祖聖賢降臨一般，方有實益，汝果能如是，則心地正大光明，彼邪鬼邪神，便無地可安身矣。倘汝心先邪，則以邪招邪，何能令彼遠離不擾也。他心通，鬼神雖有，小而且近，若業盡情空，則猶如寶鏡當臺，有形斯映。汝不至心念佛，而欲研究此之真相，不知此心，便成魔種。譬如寶鏡，無絲毫塵垢，自會照天照地。汝之心被塵垢封蔽深固，而欲得此，如塵封深厚之鏡，斷不能發光，或有發者，乃妖光，非鏡光也。此事且置之度外，如墮水火，如救頭然以念佛，則無業魔不消矣。

#### 復張季直先生書

光一無知無識之粥飯僧耳，由徐蔚如謬以蕪稿再四排印，竟致瀆及青眼，尚不以蕪穢見棄，反謂其儒釋融通，有體有用。殆所謂志在敬佛，遂忘其僧之庸劣也，感極愧極。易園與光，殆有宿緣，每欲拉閣下以同往西方，俾無量劫來，及與現生，所培之善根福德，同歸實際，光極爲佩服。以閣下當代文宗，光一無知無識之掛搭僧，故不敢隨易園之班，以修書奉勸也。今接閣下華翰，見其曾看佛經，不知何者禪也，但覺淨耳，不勝欣慰。足知閣下般若種子，殆非一佛二佛三四五佛所之所種者。夫禪至於不知，方是真禪，以見聞覺知，皆意識中事，唯其不知，方能靈光獨耀，迥脫根塵，體露真常，即如如佛耳。淨至於但覺，則全心是佛，全佛是心，心佛不二，心佛一如矣，否則何名但覺。閣下見解如此，已是超越近之學佛者萬萬。倘再能生信發願，迴向往生，則上品蓮臺，當可獨據。或恐閣下於禪淨之所以然，佛力自力之大小難易，未能深知。謂既悟自心，當處便是西方，不須求生，則其誤非淺。何以故，以凡夫縱能悟到極處，尚有無始以來之煩惱習氣，未能頓斷。煩惱習氣若有一絲毫，便不能超出生死輪迴之外，此仗自力了生死之難也。念佛法門，但具真信切願，無論工夫之淺深，功德之大小，皆可仗佛慈力，帶業往生。末世衆生，欲了生死，不依此法，其難不可以喻矣。祈詳讀淨土十要，淨土聖賢錄，自知光言不謬。若不以爲謬，且無多暇，但息心詳閱文鈔，自可悉知矣。

#### 廬山青蓮寺結社念佛宣言書

大覺世尊，愍諸衆生，迷背自心，輪迴六道，久經長劫，莫之能出。由是興無緣慈，運同體悲，示生世間，成等正覺，隨順機宜，廣說諸法。括舉大綱，凡有五宗。五宗維何，曰律，曰教，曰禪，曰密，曰淨。律者佛身，教者佛語，禪者佛心。佛之所以爲佛，唯此三法，佛之所以度生，亦唯此三法。衆生果能依佛之律教禪以修持，則即衆生之三業，轉而爲諸佛之三業。三業既轉，則煩惱即菩提，生死即涅槃矣。又恐宿業障重，或不易轉，則用陀羅尼三密加持之力，以薰陶之，若蜾蠃之祝螟蛉，曰似我似我，七日而變成蜾蠃矣。又恐根器或劣，未得解脫，而再一受生，難免迷失。於是特開信願念佛，求生淨土一門，俾若聖若凡，同於現生，往生西方。聖則速證無上菩提，凡則永出生死繫縛，以其仗佛慈力，故其功德利益，不可思議也。須知律爲教禪密淨之基址，若不嚴持禁戒，則教禪密淨之真益莫得，如修萬丈高樓，地基不固，則未成即壞。淨爲律教禪密之歸宿，如百川萬流，悉歸大海，以淨土法門，乃十方三世諸佛，上成佛道，下化衆生，成始成終之法門。故華嚴入法界品，善財蒙普賢加被開示，已證等覺，普賢乃令發十大願王，迴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以期圓滿佛果，復以此普勸華藏海衆。而觀無量壽佛經，下品下生，乃五逆十惡，將墮阿鼻地獄之人，蒙善知識教以念佛，或念十聲，或但數聲，即便命終，亦得蒙佛接引，往生西方。觀此，則上自等覺菩薩，不能出於其外，下至逆惡罪人，亦可入於其中。其功德利益，出於一代時教之上。以一代時教，皆仗自力，以出生死。淨土法門，未斷惑者，仗佛慈力，即可帶業往生，已斷惑者，仗佛慈力，遂得速登上地。乃一代時教中之特別法門，不可以常途教道，相爲並論也。以故華嚴法華等諸大乘經，文殊普賢等諸大菩薩，馬鳴龍樹等諸大祖師，悉皆顯闡贊導，普勸往生。迨至大教東來，遠公大師，遂以此爲宗。初與同學慧永，欲往羅浮，以爲道安法師所留。永公遂先獨往，至潯陽，刺史陶範，景仰道風，乃創西林寺以居之，是爲東晉孝武帝太元二年丁丑歲也。至太元九年甲申，遠公始來廬山，初居西林，以學侶浸衆，西林隘莫能容，刺史桓伊，乃爲創寺于山東，遂號爲東林。至太元十五年庚寅，七月二十八日，遠公乃與緇素一百二十三人，結蓮社念佛，求生西方。命劉遺民作文勒石，以明所誓。而慧永法師，亦預其社。永公居西林，於峯頂別立茅室，時往禪思，至其室者，輒聞異香，因號香谷，則其人可思而知也。當遠公初結社時，即有一百二十三人，悉屬法門龍象，儒宗山斗，由遠公道風遐播，故皆羣趨而至。若終公之世，三十餘年之內，其入蓮社而修淨業，蒙接引而得往生者，則多難勝數也。自後若曇鸞，智者，道綽，善導，清涼，永明，莫不以此自行化他。曇鸞著往生論注，妙絕古今。智者作十疑論，極陳得失，著觀經疏，深明諦觀。道綽講淨土三經，近二百遍。善導疏淨土三經，力勸專修。清涼疏行願品，發揮究竟成佛之道。永明說四料簡，直指即生了脫之法。自昔諸宗高人，無不歸心淨土，唯禪宗諸師，專務密修，殊少明闡。自永明倡導後，悉皆顯垂言教，切勸修持矣。故死心新禪師勸修淨土文云，彌陀甚易念，淨土甚易生。又云，參禪人最好念佛，根機或鈍，恐今生未能大悟，且假彌陀願力，接引往生。又云，汝若念佛，不生淨土，老僧當墮拔舌地獄。真歇了禪師淨土說云，洞下一宗，皆務密修，其故何哉。良以念佛法門，徑路修行，正按大藏，接上上器，傍引中下之機。又云，宗門大匠，已悟不空不有之法，秉志孜孜於淨業者，得非淨業見佛，尤簡易於宗門乎。又云，乃佛乃祖，在教在禪，皆修淨業，同歸一源，入得此門，無量法門，悉皆證入。長蘆賾禪師，結蓮華勝會，普勸道俗，念佛往生，感普賢普慧二菩薩，夢中求入勝會，遂以二菩薩爲會首。足見此法，契理契機，諸聖冥贊也。當宋太真二宗之世，省常法師，住持浙之昭慶，慕廬山遠公之道，結淨行社。而王文正公旦，首先歸依，爲之倡導，凡宰輔伯牧，學士大夫，稱弟子而入社者，有百二十餘人，其沙門有數千，而士庶則不勝計焉。後有潞公文彥博者，歷仕仁英神哲四朝，出入將相五十餘年，官至太師，封潞國公。平生篤信佛法，晚年向道益力，專念阿彌陀佛，晨夕行坐，未嘗少懈。與淨嚴法師，於京師結十萬人求生淨土會，一時士大夫多從其化。有頌之者曰，知君膽氣大如天，願結西方十萬緣，不爲自身求活計，大家齊上渡頭船。壽至九十二，念佛而逝。元明之際，則有中峯，天如，楚石，妙葉。或爲詩歌，或爲論辯，無不極闡此契理契機，徹上徹下之法。而蓮池，幽溪，蕅益，尤爲切摯誠懇者。清則梵天思齊，紅螺徹悟，亦復力宏此道。其梵天勸發菩提心文，紅螺示衆法語，皆可以繼往聖，開來學，驚天地，動鬼神。學者果能依而行之，其誰不俯謝娑婆，高登極樂，爲彌陀之弟子，作海會之良朋乎。自後國運日衰，不暇提倡，法運亦隨之而衰，至咸同時，兵災四起，哲人日稀，庸流日多。儒者唯奉韓歐程朱闢佛之說，以爲至理名言，而不知佛法包括羣聖之薪傳，發明當人之心性，其妙義微言，功德利益，有非語言文字所能形容者。以故悉以毀滅佛法爲志事，不肯讀誦受持，保護流通，致令佛法，一敗塗地。譬如小兒，見摩尼珠，不但不加保重，尚欲毀而棄之。至光緒末，廢除舉業，大開遊學之端，凡天姿高者，悉以博覽爲事，所有各種學理，皆不足以饜飫其心。唯佛學幽深宏博，無妙不備，真俗互資，空有圓融，從茲羣相研究，而修習焉。禮云，雖有嘉餚，弗食不知其旨也，雖有至道，弗學不知其善也。今既知其旨，知其善矣，豈肯將此無上心法，讓古人獨得，而自己與一切同人，皆不得乎。是故研究會，居士林，念佛社，素餐會，各處建設。其戒殺護生，喫素念佛者，日見其多。譬如窮子，自迷家鄉，一旦得人指示，當即直求歸路，斷不肯仍舊循乞，孤露他方也。青蓮寺由黃谷法師開山以來，固爲淨土一大道場。其形勢雄偉，實爲廬山第一勝地，以故千數百年，道風不墜。經洪楊之亂，悉成劫灰，以法門式微，無人恢復，竟成荒山。妙培大師，出家以來，即以淨土爲宗。擬欲以即生了脫之法，普利同人，特往紅螺，燻修數年。今春遊廬山，深慨遠公之道，無人振興。於世道人心，殊失裨益。至青蓮寺基，見其形勢，若蓮華然。而復前臨三疊之瀑布，後倚五老之雄峯，左右則有獅子象鼻二峯，以爲護衛，殆天造地設一淨土道場。不忍永令湮沒，遂發願恢復，以宏蓮宗。乃與上海諸大居士商榷，幸得均示同心，故先建立數間殿堂，以爲修持之地，至於寺之全體齊備，須待龍天感應，非今所急。爲今之急務者，開蓮社以行道耳。或謂念佛求生西方即已，何必結社。是不知世間萬事，須待衆緣相助，方得有成，況學了生脫死之無上妙法乎。易曰，麗澤兌，君子以朋友講習，蓋取其二澤相併，彼此互益之義。又聖人以朋友列於五倫者，蓋取其勸善規過，如二月互照，扶危保安，如兩手相援之義也（友，古作[又/又]。又，手也，今文變又作耳）。人之常情，若無依倚，則多涉因循怠忽之弊。大衆同居，功課有定，雖欲懈怠，亦不可得。功課之外，其奮發精進者，即可攝彼懈怠者，勉力而行。人皆前進，誰甘後退，彼此相輔，其行易成。或有所疑，及有所見，有可抉擇。每日暇時，請諸耆宿，略示淨宗綱要，則邪正去取，了了分明。有此諸益，故古人咸以結社爲倡導。即身有職業，不能親預，但依社章修持，待開會日，或親往，或函告，明己修持之勤怠，利益之大小，亦與預修，相去不遠，以心冀社友，不敢怠荒故也。須知佛法，原不離世間法，凡諸社友，必須各各恪盡己分，如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，夫倡婦隨，主仁仆忠等。又須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，戒殺護生，不餐葷酒，閒邪存誠，克己復禮，自利利他，以爲己任。如是則基址堅正，堪受法潤，果具真信切願，當必往生上品。世之愚人，每多不修實行，偏欲得一真修之虛名，以故設種種法，妝點粉飾，成一似是而非之相，冀人稱讚於己。其心行已污濁不堪，縱有修持，亦爲此心所污，決難得其真實利益，此所謂好名而惡實，爲修行第一大忌。倘具前之所當行，無後之所當忌，則於世間則爲賢人，於佛法則爲開士。以身率物，由家而鄉，由鄉而邑，以至全國，及與天下。則禮義興而干戈永息，慈善著而災害不生，庶天下太平，人民安樂矣。願見者聞者，同皆發起倡導，則幸甚幸甚。所有簡章，開列於後。

#### 復河南第五軍副司令部楊明齋書

所言公門修行，不專指誦經持咒念佛而已。必須盡己職分，除暴安良，並所統之士卒，一一皆以除暴安良保護人民爲志。則地方受福，而主將士卒同於冥冥中消除業障，增長福壽矣。若不以此事，以懇切至誠心誡勖士卒。則兵所到處，地方受淫掠之慘，殆有不堪言者。況甚至又有毀燒屋廬，殺人示威者乎。居士果能如此，以至誠心令士卒將地方人民作自己家人想，不使彼受無謂之逼抑苦惱，則其功德大矣。能如是，再加以誦持經咒，念佛名號，則必蒙佛天護佑。無事則軍威遠鎮，宵小潛伏，有事則承佛天力，剋制敵軍，則是護國將軍，救世菩薩矣。光以不德，何堪爲師。然泥塑木雕之佛，若作真佛敬之，則與敬真佛之利益無異。以故且順汝志，而爲汝師。汝若看佛敬僧，則縱屬粥飯庸僧，亦未必不能因之以超凡入聖了生脫死。若唯以光之道德具備是責，則便失所冀望，不如不皈依之爲愈也。今爲汝取法名爲智毅。以有智之勇毅，內之可以修聖道斷煩惑，外之可以保國家安人民。汝能顧名思義，其利益及於國家社會，豈止汝一人獨得而已。至於誦經持咒念佛，一本於至誠恭敬而受持之即已，不必急急求解義爲要也。果能如是受持，久之則業障消除，智慧發現，經之實益，尚能親得，況文義乎。文鈔中屢屢言之，故不多述。祈熟閱文鈔，即是常相晤對，況一函二函者乎。

#### 復周孟由昆弟書

　汝母年高，於淨土一法，未能認真修持。宜常與談說六道輪迴之苦，極樂世界之樂。人生世間，超升最難，墮落最易。若不往生西方，且莫說人道不足恃，即生於天上，福壽甚長，福力一盡，仍舊墮落人間，及三途惡道受苦。不知佛法，則無可如何。今既略曉佛法，豈可將此一番大利益事，讓與別人，自己甘心在六道輪迴中，頭出頭沒，永無解脫之日乎。如是說之，或可發其宿世善根，信受奉行也。菩薩度生，隨順機宜，先以欲鉤牽，後令入佛智。汝能力修孝友，及以淨土法門，勸導自己眷屬，及一切有緣者，同作蓮池會里人，則功德大矣。

世人有病，及有危險災難等，不知念佛修善，妄欲祈求鬼神，遂致殺害生命，業上加業，實爲可憐。人生世間，凡有境緣，多由宿業。既有病苦，念佛修善，懺悔宿業，業消則病癒。彼鬼神自己尚在業海之中，何能令人消業。即有大威力之正神，其威力若比佛菩薩之威力，直同螢火之比日光。佛弟子不向佛菩薩祈禱，向鬼神祈禱，即爲邪見，即爲違背佛教，不可不知。又一切衆生，皆是過去父母，未來諸佛，理宜戒殺護生，愛惜物命，切勿依世俗知見，謂奉父母甘旨爲孝。彼未聞佛法者，不知六道輪迴之事理，妄謂爲孝，尚有可原。若已聞佛法之人，殺過去父母親屬，以奉養現在父母及喪祭等，豈但不是孝道，直成忤逆矣。是以通人達士，由聞佛法之真實義諦，悉不肯依世俗之權法以行。以此權法，殆姑順世俗迷情而立，非如來洞徹三世因果之道故也。若欲深知，取文鈔中諸戒殺文，及觀音頌之普勸戒殺挽劫文，閱之自知。

念佛人有病，當一心待死，若世壽未盡，則能速愈。以全身放下念佛，最能消業，業消則病癒矣。若不放下，欲求好，倘不能好，則決定無由往生，以不願生故。此等道理不明白，尚能得仗佛慈力乎。汝母之病，宜切勸放下求往生，如壽未盡，求往生，反能速愈，以心至誠故，得蒙佛慈加被也。祈與汝母婉曲言之，令勿效癡人說癡話也。

昨接守良書，知汝母求生之心，尚未實發，病中且勿提及，但勸至心念佛，即得蒙佛加被，身心安樂。待大好後，婉曲勸導，令其求生，則利益大矣。並祈於汝母前，代爲問好。又當爲說（光）勸彼放下一切，一心念佛，是爲自己要事，餘皆是替兒孫殫心，有累自己念佛利益矣。

羣錚知悉，汝母現有病，斷不可不愈而去。然（光）看汝母，恐難高壽，宜與孟由及智昭等，日換班在旁念佛，俾其隨念，不能念則靜聽。若世壽盡，如此行，則決定往生。若世壽未盡，亦當消除業障，增長善根。如汝決欲來山，只好照汝此議，庶兩無所礙。現汝母病未愈，決不可發此心，發則於世間世出，兩俱違悖矣。人之臨終，得其助念，定可往生，失其助念，或再以哭泣搬動，動其愛情瞋恨，則墮落難免矣，險極險極。汝能成就母往生，亦是三世諸佛淨業正因，所謂即塵勞行佛事，其功德比尋常殊勝萬分矣。祈與孟由說此助念法，並告汝母令聽（光）言。至爲親開陳佛法，固爲大善。然定省撫慰，亦須格外留意，幸甚。

汝母發願寄款交（光）隨意作功德，及助印蕪鈔。依（光）鄙見，做功德當以開人智識爲最。擬以此款任印觀音頌，普遍施送於遠近，俾一切人同知觀音大士，爲法界衆生之恃怙。隨類現身，尋聲救苦，兼以輔弼彌陀，接引衆生。況乎現今世人，日在患難中，無法防護。倘人人見此書，知大士之恩德，無不欲仗其威力以免災禍。既發信仰依賴大士之心，自然心存慈善，改往修來，以期不與大士相背而得蒙其覆庇護祐也。世之不治，由於人心險惡，倘人能仰慕大士之慈悲，自可日臻善域，是故此書流通，其利無窮，比較別種暫時之益者，實相去天淵。且以此增汝母福慧，消汝母罪愆，必能生獲安樂，沒歸蓮邦。至於蕪鈔，則見之發心修善念佛者甚多，茲不具書。

汝母何以病不見愈，蓋以宿業所致，殆轉重報後報爲現報輕報，於此時以了之乎。玄奘法師臨終亦稍有病苦，心疑所譯之經，或有錯謬。有菩薩安慰言，汝往劫罪報，悉於此小苦消之，勿懷疑也。當以此意安慰汝母，勸彼生歡喜心，勿生怨恨心，則決定可蒙佛加被，壽未盡而速愈，壽已盡而往生耳。凡人當病苦時，作退一步想，則安樂無量。近來兵火連綿，吾人幸未罹此，雖有病苦，尚可作欲出苦之警策，則但宜感激精修，自得利益。否則怨天尤人，不但宿業不能消，且將更增怨天尤人之業。當與汝母說之，果能不怨不尤，淨心念佛，其消業也，如湯消雪。（光）自回山，日日於課誦迴向時，爲汝母迴向，祈三寶加被，壽未盡則速愈，壽已盡則速得往生西方耳。

接手書知汝母已於初二日念佛往生，不勝傷嘆。雖然，汝等既知佛法，當依佛法，令親神識得益爲事，不可徒爲哀毀，令存亡兩無所益。至於喪祭，通須用素，勿隨俗轉。縱不知世務者，謂爲不然，亦任彼譏笑而已。喪葬之事，不可過爲鋪排張羅。做佛事只可念佛，勿做別佛事。並令全家通皆懇切念佛，則於汝母，於汝等諸眷屬，及親戚朋友，皆有實益。有財力，多做功德，若喪事用度無出，即以之辦喪事亦可，切勿硬撐架子，至有虧空，後來受窘，則不必矣。

接手書，知汝母去得甚好，此殆汝母往昔善根，及現在善願，並汝等助成之功效也。人一生事事皆可僞爲，唯臨死之時，不可僞爲。況其無愛戀之情，有悅豫之色，安坐而逝，若非淨業成熟，曷克臻此。但願汝昆弟與闔家眷屬，認真爲汝母念佛，不但令母親得益，實則比自己念佛之功德更大。佛所以教人，凡誦經持咒念佛作諸功德，皆爲法界衆生迴向。平時尚爲無干涉之法界衆生迴向，況母歿而不至心爲母念佛乎。以能爲一切衆生迴向，即與佛菩提誓願相合，如一滴水，投於大海，即與大海同其深廣。如未到海，則勿道一滴，即長江大河，固與大海天地懸殊也。是知凡施於親，及一切人者，皆屬自培自福耳。知此義，有孝心者，孝心更加增長，無孝心者，亦當發起孝心。請僧念七七佛甚好，念時汝兄弟必須有人隨之同念。婦女不必隨於僧次，以爲日既多，人情熟悉，或令人起嫌疑。婦女宜另設一所，或居於幕，出入各門戶，兩不相見，是爲表率鄉邑，開通儀式之懿範。若漫無界限，或他人仿之，久則弊生。昔人立法，雖上上人，亦以下下人之法爲範圍，故能無弊。汝昆弟能如是爲母念佛，兼又印施觀音頌文鈔等。有此善心淨資，並利人之事之功德，豈但汝母蓮品增高。將見汝祖父母，汝父，並歷代祖妣，同沾法利，同得往生也。（光）之所說，乃本理本情，非漫然爲汝等說悅心快意語也。富貴人家子弟，多不成器，其源由於愛之不得其道，或偏與錢財，或偏令穿好衣服。錢隨彼用，則必至妄喫致病。若爲彼存以生息，餘不得者，於父母生嫌心，於所偏得兄弟姊妹生忌心，皆非所以教孝教弟之道。若女有錢，出嫁必以錢自驕，或輕其夫，或不洞事，以錢助夫爲不法事。欲兒女成賢人，當爲培福，不當爲積財。財爲禍本，汝等看多少白手起家者，皆由無錢，自勤而來，而大富家多多不久房產一空。故古人云，遺子黃金滿籯，不如教子一經。能讀則讀，不能讀，或農或工或商，各有一業，爲立身養家之本。女子若有錢，明道理，錢固爲助道之本，不明道理，則害其女，並害其婿，並害其外孫孫女矣。汝母善理財，幸汝家祖德深厚，故兄弟姊妹，皆賢善和睦。或於一人，有偏私偏愛，亦不至彼此計較，然不可以此爲法。須令兒女永無計較之嫌隙可生，及倚恃之驕情長起，庶幾家道興而子孫通皆循規蹈矩矣。（光）之性情多絡索，以汝兄弟以（光）爲師，恐後來或致兒女受害，故爲絮叨及之，切勿謂所說無因，視作廢言，幸甚。但祈汝兄弟認真念佛，則爲報母之恩，亦爲報佛之恩矣。

火葬一法，唐宋佛法盛時，在家人多用之。然宜從俗葬埋，恐執泥者妄生議論。實則燒之爲易泯滅，過七七日燒彌妥。葬之年辰久，或致骨骸暴露耳。三年之喪，不作禮樂，固宜遵守。前清文官必丁憂，武官不丁憂，以軍事不可或輟，故不爲制。今則廢倫非孝，紛紛而起，守制之期，尚足掛齒乎。吾人當依古禮，斟酌行之，不可遽變，不必過泥可耳。頂聖眼天生等說，實可依據。(光)恐無知者，唯以探冷熱爲事，意謂有信願及臨終正念分明，即可往生，不得專以探冷熱爲據，故云亦不一例。恐其探之頻數，或致誤事，不可不知。大寶積無量壽如來會所說，乃說此等墮疑悔者，名爲胎生，亦有謂爲疑城者，此約障蔽隔礙之義，立胎生疑城之名，以在蓮華中五百歲，不見佛聞法，何得死執其字以說義，將謂此等不在九品之數乎。須知西方無胎生，亦無城郭，乃約不能即出蓮苞及與佛相隔之義，喻取於胎於城，汝遂執定其詞，謂此在蓮品之外。然則下品中生六劫，下生十二劫，則其胎其城，爲更厚更遠矣。彼十二劫者，尚歸九品，何五百歲者，便居品外。又何不觀於蓮華中不能出現八字，是蓮爲不列九品之蓮乎。佛法本無可說，一死執，則無事生事，便費盡筆墨矣。總因自己居於疑胎，其爲城也，厚逾鐵圍。果能直下明了，則大地平沉，鐵圍了不可得矣。孟子謂以意逆志，是爲得之。只此逆字，亦是疑城。若知逆即迎合之意，則疑城化爲烏有。一般死執著漢，所以終日講說，終日違背，皆坐此死執著之病根未消，故致難得實益也。

#### 復馮不疚居士書

若欲化人，必須自己實行，人自生信。光所言實行，尚不專指能念佛而已。凡發心學佛之人，必須所作所爲，高出平人之上。所謂高出者，謂能力敦倫常，恪盡己分。父慈子孝，是所應然。一切時，一切處，務存真實。凡起心動念行事，俱須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。凡有迷而不信者，必須以真實誠意爲彼宣說所知之因果等事理。不能知者，不可強說。衆生在迷，如生而盲者，迷本有家。若欲歸還，須待人領，方可不致撞牆磕壁，墮坑落塹。彼得人領，當須全體依從領者所說，不得稍生違抗。彼若違抗，不但不能到家，或恐喪失身命。佛所說之淨土法門，即三界內一切衆生之導師也。衆生依佛言教而修行之，決定能到西方極樂世界，本有家鄉，享受安樂。但以凡情不解聖智，故又自作聰明，妄相詰難，殊可哀憐。今一一答之。一，物極必反，樂極生悲，爲亙古今通天下毫不可易之公理公則。西方以極樂名，然則亦反乎悲乎。答，世間所有若根身（即吾人之身），若世界（即現所住之天地），皆由衆生生滅心中同業（世界）別業（根身）所感。皆有成壞，皆不久長。身則有生老病死，界則有成住壞空。所謂物極必反，樂極生悲者，此也。以因既是生滅，果亦不能不生滅也。極樂世界，乃阿彌陀佛徹證自心本具之佛性，隨心所現不思議稱性莊嚴之世界，故其樂無有窮盡之時期。譬如虛空，寬廓廣大，包含一切森羅萬象。世界雖數數成，數數壞，而虛空畢竟無所增減。汝以世間之樂，難極樂之樂。極樂之樂，汝未能見。虛空汝雖未能全見，當天地之間之虛空，汝曾見過改變否。須知一切衆生，皆具佛性，故佛（指釋迦佛）令人念佛求生西方。以仗阿彌陀佛之大慈悲願力，亦得受用此不生不滅之樂。以根身則蓮花化生，無生老病死之苦。世界則稱性功德所現，無成住壞空之變。雖聖人亦有所不知，況以世間生滅之法疑之乎。二，一陰一陽之謂道，世傳江慎修先生，獨居深山，做天地日月星辰皆成，惟居而不運。及得其婢之陰氣，則能運行。西方既無女身，安非獨陽不長乎。答，江慎修系清朝一隱君子，其於聖賢心法，天文地理，無不通達，實世間不可多得之人。先生未曾研究佛法，而於戒殺放生等事，頗形讚歎（光曾爲其書作序，並先生年譜，一同流通）。此佛法中最淺近者，尚且如是。使當日有通法高人化之，當必深入法藏，徹證自心矣。至謂做天地日月星辰皆成，而不能運動，必待其婢之陰氣而後運動。此煉丹之下流坯，妄造謠言，欲引諸無識行邪僻事。特借慎修做天地，證明陰陽和合爲道。乃極惡不法，無倫理，無廉恥，引人作禽獸之邪見魔話。彼無知者，認爲道妙，可不哀哉。一陰一陽之謂道，此孔子贊易之言。易以陰陽爲本，故孔子作如此說。後世之人不知道，便將陰陽二字，崖板認作陰陽。彼邪見者，又將陰陽移於男女。所謂鸚鵡學人語，了不知人事。今不避煩瑣，略爲指明。庶不致由聖人明道之言，而無知者誤之以作永墮三途之惡業耳。一非一二之一，乃混合無間之謂。陽，即明德。此之明德，人人具有，由其人慾之物障蔽，致本有明德，不能顯現。若能格除人慾之物，則明德自可顯露，是之謂明明德。陽，即明德。陰，即明明德之明。中庸所謂誠明。誠，即明德。明，即明明德之明。誠明合一，則是明明德。則是伏羲神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各聖所傳之道。孔子在大學，則直言明明德。子思在中庸，則言誠明。周易一書，乃聖人觀象喻道與教之書，故以一陰一陽爲道。後世智識淺劣，遂死認陰陽，竟至拉及男女，竟至邪人引爲誆騙無知行邪僻事之據。其誣衊孔子，破壞易理，疑誤後人，罪豈有極。我如此說，恐汝不信。試觀乾卦六爻之龍，自可備知，亦不必遍研六十四卦矣。彼謂陰陽相合爲道，深山中豈無陰陽之氣，而必欲用人之陰陽乎。人之陰陽，是生兒女之本，豈天地日月星辰之本乎。此種邪說，臭穢之極，不堪掛齒，彼猶以爲道。真所謂以人糞作栴檀，乃不識香臭之人也。哀哉。三，參禪所以調神養氣，信其有益。念佛則是多言傷氣，豈亦有益耶。且如有人，日居汝旁，叫汝名不停，汝不厭乎。答，禪者靜坐，養氣調神，亦是不知禪者之言，只得禪之皮毛，不知禪之所以也。禪者雖坐，坐而參究本來面目，非爲養氣調神也。念佛亦養氣調神之法，亦參本來面目之法。何以言之，吾人之心，常時紛亂，若至誠念佛，則一切雜念妄想，悉皆漸見消滅。消滅則心歸於一，歸一則神氣自然充暢。汝不知念佛息妄，且試念之，則覺得心中種種妄念皆現。若念之久久，自無此種妄念。其最初覺有妄念者，由於念佛之故，方顯得心中之妄念，不念佛則不顯。譬如屋中，清淨無塵，窗孔中透進一線日光，其塵不知有多少。屋中之塵，由日光顯，心中之妄，由念佛顯。若常念佛，心自清淨。孔子慕堯舜周公之道，念念不忘，故見堯於羹，見舜於牆，見周公於夢。此常時憶念，與念佛何異。佛以衆生之心口，由煩惱惑業致成染污。以南無阿彌陀佛之洪名聖號，令其心口稱念，如染香人，身有香氣。念之久久，業消智朗，障盡福崇，自心本具之佛性，自可顯現，何得以世間喚人名而比之乎。若然，則孔子念念慕堯舜周公，亦爲不是。若謂念念思慕爲是，則聲聲稱念何得非是乎。況此念佛，乃轉凡成聖妙法，豈世間之法所能比乎。四，人之病也，體中多蟲，以藥醫之，則所以殺蟲。廢藥必坐視其死，二者如何。答，病有能醫者，有醫不能醫者。能醫者，外感內傷之病也。若怨業病，神仙亦不能醫。念佛，便能令宿世怨家，仗佛慈力，超生善道，故怨解釋而病即痊癒矣。外感內傷，念佛亦最有益，非獨怨業病有益也。江易園作校長，因極力教授生徒，致用心過度，得病甚重（此時在上海），中西醫俱無效。彼向不知佛法，江味農來看，謂醫既不效，則不須再醫。當至心念佛，即可痊癒。易園信之，病遂痊癒。故所以極力勸人念佛耳。後回家，有一親戚，年近七十，雙目失明，易園勸彼念佛，未至一年，其目復明。今夏婺源江灣地方旱，易園勸大家念佛求雨，不七日，即得大雨。一方之民，踊躍歡喜。易園遂起佛光社，教一切男女老幼皆念佛，亦拉光爲會長。可知念佛一法，隨在何事，皆可成就。但不可念佛求作惡事成就。若欲作惡事念佛求成就，當被雷殛。恐愚人不知，故爲表明。念佛之利益，古今不知有多少，今且以能見而問者言之，當無可疑。彼謂廢藥念佛，坐視其人之死。試問易園用藥何以不愈，念佛又何復得痊癒乎。然此其小利益，大利益則往生西方，了生脫死，超凡入聖，以至成佛也。彼井中蝦蟆，焉能知佛法大海之寬廣乎，宜當作如是胡說巴道，以自逞其無知識也。五，如雞食蟲，養雞則是殺蟲，保蟲必須殺雞，然則如何。答，佛大慈悲，各令一切悉遂其生。雞乃人之所養，若不設法令生，彼將斷絕，非彼自生者可比。雞食蟲，以飢故，使不飢，則可不食，非必定食蟲也。若如彼說，則殺雞即爲救蟲。然人之喫一切物命，亦當殺之以爲救一切物命，可乎不可。小智不知大理，妄以己之愚見，阻人戒殺放生之善。後來做了物類，決定不能遇放生救命之人。此時之苦，皆今日之邪智所培植也。六，佛以萬法皆空，何以有西方極樂世界。答，萬法皆空，乃凡夫惑業所感之境，何得以如來福慧所感之極樂世界相比。彼將謂西方亦同此世界，了無有異乎。以凡情測聖境，何異跛夫疑六通聖人一念便達一切世界，當即時累死也。又何異愚人謂一月普印千江，當不勝其勞也。佛言世智辯聰，不可入道。彼之所說，正佛所謂愚癡。而彼尚囂囂然自命爲智，豈不大可哀哉。欲詳說之，太費筆墨，熟讀文鈔，無疑不釋。

#### 復馬舜卿居士書

接手書，知居士樂道之心，極爲真切，至於譽不慧處，未免失於俗派。（光）一介庸僧，但只知學愚夫愚婦之專念佛名，何可如是過贊。至於所募印之安士全書，實格致誠正修齊治平，與夫斷惑證真了生脫死之法，一一皆備，隨人之見淺深，各得其益。所自任者已經送完，今將友人結緣所餘之一部，特爲寄來，祈詳閱之，自有手舞足蹈之樂。又印光法師文鈔，乃徐蔚如三四次排印者，已散完矣。若九月到上海，當於商務印書館請一部寄來。若過細看，則禪淨之界限，及所以然，並佛力自力之大小難易利害得失，固已明若觀火，可以永無疑慮矣。但文不足觀，但取其有益於初機入道即已，若以古德著述之模範繩之，則將棄置之不暇，何堪更爲研究也。最初從此入，已經知其門路，再看古人所著，則固易爲了然矣。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，無足廢人，當途指路，玉與行人，當不以粗厲殘廢見棄也。

十三日接到手書，並乩書二部，隨即送與俗人，本欲即復，以冗事多端，不暇及。至廿一日，又接手書，及其中乩語等，其意固亦欲人改惡從善，但肯改惡從善，則便爲莫大利益。若謂明印師到普陀，大士賜示，則爲誣衊普陀及與大士。（光）在普陀，已滿三十年，未曾聞有扶乩之事。明印既是高僧，當將佛教中因果報應事理，及修持淨土法則，發揮示人。何得冒大士之名，以造謠言，雖亦有勸人之益，而自己先陷於誑妄罪中。至救劫仙方，更爲俗鄙不堪，此係燒琉璃者所作，絕不知觀音爲何如人，玉帝爲何如人。居士詳看安士書首冊，天必錫汝以福下注，及慾海回狂卷三之論天與佛菩薩之文，自不被此等胡說巴道所惑。居士信心雖切，奈絕未嘗著佛法滋味，故將靈鬼妄冒仙佛等乩語，一體尊重。前二部書，其勸世文，頗有切實有益世道人心者，然拉雜亂錄，固已不成片段。況其中說佛法者，多不如法。在家善人，宜取其戒勸之語，不必究其修行之語，則有大利而無少弊矣。至於感應篇，陰騭文，覺世經，則系示人克己復禮之寶鑑，比遊移浮泛之乩文，固不可一目視之。扶乩一道，實有真仙降臨，然百無二三次。若盡認做真仙，則是以平民妄稱帝王矣。所臨壇者，多屬靈鬼，倘果有學識之靈鬼，其語言頗有可觀，至說佛法，則非己所知，故多謬說。一班無知無識之人，遂謂真佛真菩薩，其語言之訛謬處，害人實深。居士宜潛心讀安士書，並印光文鈔，倘有入處，再去研究法華楞嚴，自可明如觀火矣。

接手書，不勝傷時之感，十餘年來，天災人禍，相繼降作，總由不知三世因果，唯欲自利，不顧殺生害命，以及害人之所致也。欲挽劫運，非提倡三世因果生死輪迴，與戒殺護生喫素念佛不可。現今之世，常在患難中，唯有阿彌陀佛與觀世音菩薩可以倚靠，當常持聖號，冥冥中自有不可思議轉移。又祈與諸眷屬，及親友鄉黨，皆以是爲倡導，則其利大矣。其倡導之法，當以安士書及文鈔爲本，庶不至入於外道邪見法中。雷峯塔倒，內中之經，悉破壞不堪，好事者以重價購求，其意實非重經，乃重古也。使現所完全之經，一如寶貴此經，則功德利益，唯佛能知。彼以此係古人所藏，不思完全之經，非古人所傳乎。寶貴此經，固有功德，而唯以古爲貴，不以經爲貴，則成棄本逐末矣。金剛經註解甚多，在家人素未研窮教理者，實不易領會，唯呂祖所注之金剛經，先用注以釋義，後用講話以消文，易於明白耳。閣下有心救劫，當極力提倡因果報應，及戒殺護生，喫素念佛，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，力敦倫常，各盡己分，則有實益矣。否則但有空言，決無實效。

接手書，不勝感愧，（光）何人斯，敢膺此贊。監獄說法，乃因上海各居士發起，而常時巡往各縣說法之人，皆（光）之皈依弟子，以故彼等亦將（光）名列於名譽會長之列，而祈其往就近之第二監獄中一爲開導也。觀音大士頌，其書乃（光）請江西一大文學居士所著，去年已脫稿，因戰事起，未能付排，今秋至上海付排，明年當出書，此書於世道人心，大有關係。（光）欲印數十萬部，遍佈中外，恐人微德薄，無此感格，上十萬部，當可做到，現已任及五萬餘矣。此書即普陀山志之卷首，以卷帙多，故別行也。山志新修已脫稿，尚待（光）校正過，方可刊行。（光）以事繁，恐在明年方可付手民耳。書出，當寄贈一二部。至謂各教之同異處，人多偏執，或執其異，則是不知道本之見。或執其同，則是不知各教之發揮修證淺深大相懸殊之見。閣下且勿論其同異，如不以佛法爲非，祈息心研究而修持之，久則自知其道體道用之同而不可相等，異而不可歧分之所以耳。佛法淵深，大聰明人，盡平生心力，尚研究不得到詳悉處。然佛法隨機施教，若欲得其實益，即從特別超異之淨土法門研究而修持之，則頗省心力，實爲最要之道。閣下身居世網，又苦無知識請教，若不以（光）之文字拙樸見棄，請詳閱文鈔，依所說而修持之，其爲利益不可思議。然（光）之文雖刺目，而多引經論成言，或宗經論意義，必須竭誠盡敬而閱之，方可得其利益。語云，下人不深，不得其真。泥塑木雕之佛，作真佛敬，小則消災增福，大則超凡入聖，其利益在自己之誠否，不在佛像之真假也。閣下果能以此意息心靜閱而力行之，則爲西方極樂世界之法門良朋善友矣。願勉之，勿虛此望，則幸甚。

#### 復裘佩卿居士書一

所言瞋心，乃宿世習性。今既知有損無益，宜一切事當前，皆以海闊天空之量容納之。則現在之寬宏習性，即可轉變宿生之褊窄習性。倘不加對治，則瞋習愈增，其害非淺。至於念佛，必須按自己之精神氣力，而爲大聲，小聲，默念，及金剛念（即有聲，別人聽不見者，持咒家謂之金剛念）之準則，何可過猛，以致受病。此過猛之心，亦是欲速之病。今既不能出聲念，豈心中亦不能默念，何可止限十念乎。況病臥在牀，心中豈能一空如洗，了無有念。與其念他事，何若念佛名號之爲愈乎。是宜將要緊事務，交代家人，長時作將死，將墮地獄想，心中不掛一事。於此清淨心中，憶想佛像，及默念佛名，並觀世音菩薩像及名號。果能如是，決定業障消除，善根增長，疾病痊癒，身心康健矣。蓋閣下之病，屬於宿業，因念佛過猛而爲發現之緣，非此病完全繫念佛過猛而有。使不念佛，又當因別種因緣而得。世之不念佛者多多，豈皆不得一病，長年康健乎。了此自可不誤會，謂念佛致病，有損無益也。（光）與閣下，未能一面，其爲閣下謀者，實與自己之父母兄弟無二。以本佛慈悲，欲令有緣者，同得即生往生也。念佛法門，若未詳悉，宜日間略閱一二篇文鈔，以作前途引導，則可不虛此一番往來談敘也。

#### 復裘佩卿居士書二

閣下既相信（光），當依（光）所說，方有實益。否則雖有信心，但作種未來之善根而已。吾人在生死輪迴中久經長劫，所造惡業，無量無邊。若仗自己修持之力，欲得滅盡煩惱惑業，以了生脫死，其難愈於登天。若能信佛所說之淨土法門，以真信切願，念阿彌陀佛名號，求生西方，無論業力大，業力小，皆可仗佛慈力，往生西方。譬如一顆沙子，入水即沉，縱有數千萬斤石，裝於大火輪船中，即可不沉而運於他處，以隨意使用也。石喻衆生之業力深重，大火輪喻彌陀之慈力廣大。若不念佛，仗自己修持之力，欲了生死，須到業盡情空地位方可。否則縱令煩惱惑業斷得只有一絲毫，亦不能了，喻如極小之沙子，亦必沉於水中，決不能自己出於水外。閣下但生信心，念佛求生西方，不可再起別種念頭。果能如是，壽未盡則速得痊癒，以專一志誠念佛功德，便能滅除宿世惡業，猶如杲日既出，霜雪即化。壽已盡則即能往生，以心無異念，即得與佛感應道交，故蒙佛慈接引往生也。閣下若信此話得及，則生也得大利益，死也得大利益。瞋心乃宿世之習性，今作我已死想，任彼刀割香塗，於我無干，所有不順心之境，作已死想，則便無可起瞋矣。此即如來所傳之三昧法水，普洗一切衆生之結業者，（光）特爲閣下述之，非（光）自出心裁妄說也。若不念佛求生西方，縱生到至極尊貴之非非想天，天福一盡，仍復輪迴六道。若具志誠懇切念佛，縱將墮阿鼻地獄，尚能蒙佛接引，往生西方。萬不可卑劣自居，謂我業重，恐不能生，若作此想念，則決定不能生矣。何也，以心無真信切願，無由感佛故也。觀音菩薩，久已成佛，特以慈悲心切，現九法界身，種種方便，度脫衆生（九法界，即菩薩，緣覺，聲聞，天，人，阿修羅，畜生，餓鬼，地獄也）。於人法界，又復種種不一，或爲帝王宰官，或爲隱逸庶民，或爲婦女，或爲乞丐，了無一定。但以菩薩之像，微妙莊嚴，世人不能形容，以故多類女像，非菩薩原是女身也。欲供養者，當於北京路長康裏佛經流通處，請石印之西方三聖像，用鏡龕裝好，彼處亦有，則阿彌陀佛，觀音，勢至，俱全矣。臥室若不潔，可將佛像供於淨室，日請來熟視一二次，則心中便可作憶念矣。念佛雖貴至誠清潔，然病人做不到，但心存至誠默念，或出聲念，功德仍是一樣。以佛慈廣大，如父母於兒女病苦時，則不以平常之儀式見責，而且爲其撫摩身體，洗濯污穢。若兒女病好，猶然令父母同彼病時一樣伺候，則當被雷打。閣下何得謂臥牀默念，恐有罪過乎。即無病人，睡時尚宜默念，況病人乎。

#### 與方聖胤居士書

聞有貴恙，想日見痊癒矣。世間不明理之人，一有病，不是怨天尤人，便是求神禱鬼，徒增業障，有損無益。閣下素修淨業，而且令夫人料理家事，妻賢子孝，心中了無可憂慮者。宜將一切家事，並自己一個色身，悉皆通身放下。以一塵不染心中，持萬德洪名聖號，作將死想，除念佛求接引外，不令起一雜念。能如是者，壽已盡，則決定往生西方，超凡入聖。壽未盡，則決定業消病癒，慧朗福崇。若不如是作念，癡癡然唯求速愈，不唯不能速愈，反更添病。即或壽盡，定隨業漂沉，而永無出此苦娑婆之期矣。祈慧察是幸。

## 論

#### 淨土決疑論

藥無貴賤，愈病者良。法無優劣，契機則妙。在昔之時，人根殊勝，知識如林，隨修一法，則皆可證道。即今之世，人根陋劣，知識稀少，若舍淨土，則莫由解脫。餘自愧多生多劫，少種善根。福薄慧淺，障重業深。年當志學，不逢善友。未聞聖賢傳薪之道，爭服韓歐闢佛之毒。學問未成，業力先現。從茲病困數年，不能事事。諦思天地鬼神，如此昭著。古今聖賢，如此衆多。況佛法自無權力以脇人服從，必賴聖君賢相護持，方能流通天下耳。倘其法果如韓歐所言，悖叛聖道，爲害中國。豈但古今聖君賢相，不能相容於世。而天地鬼神，將亦誅滅無遺也久矣。又何待韓歐等託空言而闢之也耶。中庸謂君子之道，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與能。及其至也，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焉。韓歐雖賢，其去聖人遠甚。況聖人所不知不能者乎。佛法殆非凡情世智所能測度之法也。遂頓革先心，出家爲僧。自量己力，非仗如來宏誓願力，決難即生定出生死。從茲唯佛是念。唯淨土是求。縱多年以來，濫廁講席，歷參禪匠，不過欲發明淨土第一義諦，以作上品往生資糧而已。所恨色力衰弱，行難勇猛。而信願堅固，非但世間禪講諸師，不能稍移其操。即諸佛現身，令修餘法，亦不肯舍此取彼，違背初心。奈宿業所障，終未能得一心不亂，以親證夫念佛三昧。慚愧何如。一日有一上座，久參禪宗，兼通教理，眼空四海，誓證一乘。效善財以遍參知識，至螺山以叩關餘舍。時餘適以彌陀要解，文深理奧，不便童蒙。欲搜輯臺教，逐條著鈔，俾初學之士，易於進步。非敢效古德之宏闡道妙，聊以作後進之入勝因緣。喜彼之來，即贈要解一本，且告以著鈔之意。上座因謂餘曰，要解一書，吾昔曾一視之。見其詞曰，華嚴奧藏，法華祕髓，一切諸佛之心要，菩薩萬行之司南，皆不出於此矣。若此者不勝枚舉。直是抑遏宗教，過贊淨土。謗正法輪，疑誤衆生。不意蕅益大師，以千古稀有之學識，不即直指人心，宏揚止觀。反著斯解，以爲愚夫愚婦之護身符。俾舉世緇素，守一法以棄萬行，取蹄涔以舍巨海。同入迷途，永背覺路。斷滅佛種，罪過彌天矣。欲報佛恩者，當即毀滅令盡，又何堪著鈔，以助其流通耶。憤心厲氣，若對讎仇。餘俟其氣平，徐謂之曰，汝以蕅益此解，爲罪過藪者。但知其末流，而不知其本源。是逐塊之癡犬，非擇乳之鵝王也。須知其過，實不在於蕅益此解。在於釋迦，彌陀，及十方諸佛。與淨土三經，及華嚴，法華，諸大乘經。文殊，普賢，馬鳴，龍樹，智者，善導，清涼，永明等，諸大菩薩祖師也。汝若能爲大法王，正治其罪，庶汝之所言，舉世奉行矣。否則即是山野愚民，妄稱皇帝，自制法律，背叛王章，不旋踵而滅門誅族矣。汝作是說，謗佛謗法謗僧。當即生陷阿鼻地獄，永劫受苦，了無出期。恃宿世之微福，造窮劫之苦報。三世諸佛，名爲可憐憫者，即汝是也。彼瞿然曰，師言罪在釋迦彌陀等者，何反常之若是也。請詳陳其故，若其理果勝，敢不依從。餘曰，如來爲一大事因緣故，出現於世。所謂大事因緣者，欲令衆生，開示悟入佛之知見，直下成佛而已，豈有他哉。無奈衆生，根有大小，迷有淺深，不能直下暢佛本懷。因茲隨機設教，對病發藥。爲實施權，開權顯實。於一乘法，作種種說。或有善根成熟者，令其誕登覺岸。其有惡業深厚者，令其漸出塵勞。曲垂接引，循循善誘。雖天地父母，不能喻其少分矣。又以一切法門，皆仗自力。縱令宿根深厚，徹悟自心。倘見思二惑，稍有未盡。則生死輪迴，依舊莫出。況既受胎陰，觸境生著。由覺至覺者少，從迷入迷者多。上根猶然如是，中下又何待言。斷見惑如斷四十里流，況思惑乎。了生脫死，豈易言哉。以是不能普被三根，暢佛本懷。唯念佛求生淨土一法，專仗彌陀宏誓願力。無論善根之熟與未熟，惡業之若輕若重。但肯生信發願，持佛名號，臨命終時，定蒙彌陀垂慈接引，往生淨土。俾善根熟者，頓圓佛果。即惡業重者，亦預聖流。乃三世諸佛度生之要道，上聖下凡共修之妙法。由是諸大乘經，咸啓斯要。歷代祖師，莫不遵行。汝以禪教自負，而妄謂宏淨土者，爲謗正法輪，斷滅佛種。足徵汝乃魔附其身，喪心病狂，認迷爲覺，指正爲邪之地獄種子耳。夫釋迦彌陀，於往劫中，發大誓願，度脫衆生。一則示生穢土，以穢以苦折伏而發遣。一則安居淨土，以淨以樂攝受而鈞陶。汝只知愚夫愚婦，亦能念佛，遂至藐視淨土。何不觀華嚴入法界品，善財於證齊諸佛之後，普賢菩薩，乃教以發十大願王，迴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以期圓滿佛果，且以此普勸華藏海衆乎。夫華藏海衆，無一凡夫二乘。乃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同破無明，同證法性，悉能乘本願輪，於無佛世界，現身作佛。又華藏海中，淨土無量。而必迴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者，可知往生極樂，乃出苦之玄門，成佛之捷徑也。以故自古迄今，所有禪教律叢林，無不朝暮持佛名號，求生西方也。汝歷參叢林，何日日修習，而反生毀謗之若是也。儒書所謂習矣不察，日用不知者，莫汝爲甚也。夫華嚴爲諸經之王，王於三藏。華嚴不信，即一闡提。縱不生陷阿鼻，報終定墮無間。吾欲離苦而求生淨土，汝欲得苦而毀謗華嚴。汝守汝志，吾行吾道。將軍不下馬，各自奔前程。道不同不相爲謀，汝去，吾不語汝。彼曰，道貴宏通，疑須剖決，師何見拒之甚也。嘗聞毗盧遮那，遍一切處。其佛所住，名常寂光。則但證法身，當處即是寂光淨土。又何必以生滅心，舍東取西，然後爲得也。餘曰，談何容易。寂光淨土，雖則當處即是。然非智斷究竟，圓證毗盧法身者，不能徹底親得受用。圓教住，行，向，地，等覺，四十一位，尚是分證。汝若圓證毗盧法身，則不妨說當處便是寂光。其或未然，則是說食數寶，不免飢寒而死也。彼曰，唯心淨土，自性彌陀，宗門常談，不應有錯。餘曰，宗門所說，專指理性，非論事修。所以然者，欲人先識不涉因果修證凡聖生佛之理。然後依此理以起修因證果，超凡入聖，即衆生而成佛道之事。汝何事理儱侗，知見顛倒之若是也。又汝以舍東取西，爲生滅者。不知執東廢西，乃斷滅也。夫未證妙覺，誰離取捨。三祇煉行，百劫修因，上求下化，斷惑證真，何一非取捨之事乎。須知如來欲令一切衆生速證法身，及與寂光，所以特勸持佛名號，求生西方也。問，棗柏李長者華嚴合論，謂西方淨土，乃爲一分取相凡夫，未信法空實理，以專憶念，其心分淨，得生淨土，是權非實。何以華藏海衆，同願往生。棗柏現生證聖，神通智慧，不可思議。定是華嚴會上菩薩示現。所有言說，當無錯謬。答，棗柏雖菩薩示現。以經未全來，不能預斷，故作此說。按棗柏造論，在唐玄宗開元年間。論成之後，隨即入滅。歷五十餘年，至德宗貞元十一年，南天竺烏茶國王，方進普賢行願品四十卷之梵文。至十四年，始譯畢流通。其前之三十九卷，即八十華嚴之入法界品，而文義加詳。彼第八十，善財承普賢威神之力，所證與普賢等，與諸佛等。普賢乃爲說偈，稱讚如來勝妙功德。以文來未盡，故未結而終。及行願品來，第四十卷，普賢乃以十大願王，勸進善財，及與華藏海衆，令其迴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。說畢，如來讚歎，大衆奉行，文方圓備。故古德以此一卷，續於八十卷後流通。欲後世學者，咸得受持全經云耳。古德謂念佛求生淨土一法，唯佛與佛乃能究盡。登地菩薩，不能知其少分者，即此是也。則一切上根利器，淨土總攝無遺矣。大集經云，末法億億人修行，罕一得道，唯依念佛，得度生死。則一切人天六道具縛凡夫，淨土亦總攝無遺矣。汝信棗柏而不信行願品，大集經。是遵縣令一時權宜之告示，而違皇帝萬古不易之敕旨，何不知尊卑輕重之若是也。問，彼既海衆示現，何待經來方知。答，宏揚佛法，大非易事。須有證據，方能取信。華嚴一經，迥越羣典。無從引類，以自裁度。問，涅槃全經未至，生公何以預倡闡提皆有佛性。將謂棗柏，不及生公。答，闡提原是衆生，一切衆生皆有佛性，闡提何得獨無。有智識者，皆可預斷。往生圓滿佛果，諸經絕未宣說。誰敢自出心裁，豎此奇義。二者事理絕不相侔，不可引以爲證。至於二公所證，則非吾輩博地凡夫可知，何敢戲論。須知菩薩宏法，或順或逆，種種方便，不可思議。得非棗柏示以不知，以敦後世之信向耶。問，禪宗諸師，多撥淨土，此又何說。答，禪宗諸師，唯傳佛心。所有言說，皆歸向上。汝參禪有年，尚不知此。則汝之所解，皆破壞禪宗之惡知見也。問，博地凡夫，豈敢自任。諸祖誠言，斷可依憑。六祖謂東方人造罪，念佛求生西方，西方人造罪，念佛求生何國。趙州云，佛之一字，吾不喜聞。又云，老僧念佛一聲，漱口三日。禪宗諸師，多有此等言句，則又何說。答，六祖直指向上，令人識取自心。汝當作訓文釋義，辨論修持法門。所謂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，幾許誤哉。汝須知西方之人，見思淨盡，進破塵沙，及與無明。只有進修，絕無造罪之事。謂彼求生何國者，若在此間，未斷見思，仗佛慈力，帶業往生之人，則生凡聖同居淨土。一生彼土，則見思二惑，徹底消滅。喻如洪爐片雪，未至而化。德人覿面，鄙念全消。若是見思淨盡，則生方便有餘淨土。分破無明，則生實報無障礙淨土。無明淨盡，福慧圓滿，則生常寂光淨土。在此土現證者如是，在彼土進修者亦然。汝何過慮彼無生處，而自障障人，不肯求生。聞噎廢食，自喪性命。則天下癡人，莫汝若也。汝但知趙州佛之一字，吾不喜聞。何不領取下文僧問和尚還爲人也無，州云佛佛乎。但欲依念佛一聲漱口三日，何不依僧問和尚受大王如是供養，以何報答，州云念佛乎。又何不依僧問十方諸佛，還有師也無，州云有。問，如何是諸佛師，州云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乎。汝謂禪宗諸師，多有此等言句。不知禪家酬機之言，名爲機鋒，名爲轉語。問在答處，答在問處。不知返照回光，叩己而參。一向但噇酒糟，逐土塊，有甚了期。吾出家三十餘年，漱口佛不喜聞之言，則衆口同宣。至於以佛佛爲人，以念佛報恩，以阿彌陀佛爲十方諸佛師，絕未聞一人說一句者。夫言出一口，既以彼爲實爲可依，則此亦是實是可依。何受損者即依，得益者即違。一依一違，自相矛盾。夫趙州所言，總歸本分。佛不喜聞，與念佛等，皆屬轉語。若能直下識得自心，方知趙州道越常情，語出格外。當孜孜念佛，唯日不足矣。倘不能親見趙州，則寧可以念佛爲修持，不可依撥佛爲把柄。依念佛，則即生便出輪迴，將來定成佛道。依撥佛，則謗佛謗法謗僧。現生則罪業山積，福慧冰消。命終則永墮阿鼻，長劫受苦。其利害得失，奚啻天淵。總之，今人率皆福薄慧淺，業重障深。於得益者，皆若罔聞。於受損者，全身頂戴（得益受損，且約未悟錯會說，非古德所說之法，有益有損也）。諸師酬機之言，悉皆如是，不勞備釋。汝謂諸祖誠言，斷可依憑，何不依百丈云，修行以念佛爲穩當乎。又何不依百丈立祈禱病僧，化送亡僧之規，皆悉迴向往生淨土乎。將謂百丈唯令死者往生，不令生者求生乎。又何不依西天第十四祖龍樹菩薩，如來預記往生，龍宮誦出華嚴，廣造諸論，偏贊西方。如毗婆沙論，稱爲易行疾至之道乎。又何不依第十二祖馬鳴菩薩，於起信論末後，示最勝方便，令人念佛求生西方，常侍彌陀，永不退轉乎。又何不依二祖阿難，初祖迦葉，結集三藏，與淨土諸經乎。倘淨土不足爲法，有害於世。彼何不知好歹，貽後世以罪藪乎。又諸大乘經，皆贊淨土。而小乘經則無一字言及。將謂諸大乘經，不足爲法乎。又佛說彌陀經時，六方恆河沙數諸佛，悉皆出廣長舌，勸信此經。將謂六方諸佛，亦貽人以罪藪乎。如謂六祖趙州等，不可不信。則龍樹，馬鳴，阿難，迦葉，釋迦，彌陀，六方諸佛，諸大乘經，更爲不可不信。若謂諸佛諸祖諸經，皆不足信，又何有於六祖趙州爲哉。見近而不見遠，知小而不知大。如鄉民慕縣令之勢力，而不知皇帝之威德。小兒見銅錢而即拾，遇摩尼寶珠而不顧也。汝還知永明四料簡，所示禪淨有無，利害得失乎。夫永明乃彌陀化身，豈肯貽人罪藪，謗正法輪，疑誤衆生，斷滅佛種乎。彼曰，永明料簡，語涉支離，不足爲法。何以言之，彼謂有禪有淨土，猶如戴角虎，現世爲人師，來生作佛祖。若如所說，則今之禪者，類多皆看念佛的是誰。又有住念佛堂，長年念佛者。彼皆現世能爲人師，來生即成佛祖乎。又云，無禪有淨土，萬修萬人去，若得見彌陀，何愁不開悟。今之愚夫愚婦，專念佛名者，處處皆有。未見幾人臨命終時，現諸瑞相，蒙佛接引，往生西方也。故知永明料簡，爲不足法。餘曰，汝何囫圇吞棗，不嘗滋味之若是也。夫永明料簡，乃大藏之綱宗，修持之龜鑑。先須認準如何是禪，如何是淨，如何是有，如何是無。然後逐文分剖，則知字字皆如天造地設，無一字不恰當，無一字能更移。吾數十年來，見禪講諸師所說，皆與汝言，無少殊異。見地若是，宜其禪與淨土，日見衰殘也。問，何名禪淨，及與有無，請垂明誨。答，禪者，即吾人本具之真如佛性，宗門所謂父母未生以前本來面目。宗門語不說破，令人蔘而自得，故其言如此。實即無能無所，即寂即照之離念靈知，純真心體也（離念靈知者，了無念慮，而洞悉前境也）。淨土者，即信願持名，求生西方。非偏指唯心淨土，自性彌陀也。有禪者，即參究力極，念寂情亡，徹見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，明心見性也。有淨土者，即真實發菩提心，生信發願，持佛名號，求生西方也。禪與淨土，唯約教約理。有禪有淨土，乃約機約修。教理則恆然如是，佛不能增，凡不能減。機修須依教起行，行極證理，使其實有諸己也。二者文雖相似，實大不同。須細參詳，不可儱侗。倘參禪未悟，或悟而未徹，皆不得名爲有禪。倘念佛偏執唯心而無信願。或有信願而不真切，悠悠泛泛，敷衍故事。或行雖精進，心戀塵境。或求來生生富貴家，享五欲樂。或求生天，受天福樂。或求來生，出家爲僧，一聞千悟，得大總持，宏揚法道，普利衆生者。皆不得名爲有淨土矣。問，出家爲僧，宏法利生，又有何過，而亦簡除。答，若是已斷見思，已了生死，乘大願輪，示生濁世，上宏下化，度脫衆生者，則可。若或雖有智願，未斷見思。縱能不迷於受生之初，亦復難保於畢生多世。以雖能宏法，未證無生，情種尚在，遇境逢緣，難免迷惑。倘一隨境迷，則能速覺悟者，萬無一二。從迷入迷，不能自拔，永劫沉淪者，實繁有徒矣。如來爲此義故，令人往生淨土，見佛聞法，證無生忍。然後乘佛慈力，及己願輪。回入娑婆，度脫衆生。則有進無退，有得無失矣。未斷見思，住此宏法，他宗莫不如是，淨宗斷斷不許也。世多謂參禪便爲有禪，念佛便爲有淨土。非但不知禪淨，兼亦不知文義。孤負永明古佛一番大慈悲心，截斷後世行人一條出苦捷徑。自誤誤人，害豈有極。所謂錯認定盤星，毫釐有差，天地懸隔也。彼曰，禪淨有無，略知旨趣。四偈玄文，請詳訓釋。餘曰，有禪有淨土，猶如戴角虎，現世爲人師，來生作佛祖者。其人徹悟禪宗，明心見性。又復深入經藏，備知如來權實法門。而於諸法之中，又復唯以信願念佛一法，以爲自利利他通途正行。觀經上品上生，讀誦大乘，解第一義者，即此是也。其人有大智慧，有大辯才。邪魔外道，聞名喪膽。如虎之戴角，威猛無儔。有來學者，隨機說法。應以禪淨雙修接者，則以禪淨雙修接之。應以專修淨土接者，則以專修淨土接之。無論上中下根，無一不被其澤，豈非人天導師乎。至臨命終時，蒙佛接引，往生上品。一彈指頃，華開見佛，證無生忍。最下即證圓教初住。亦有頓超諸位，至等覺者。圓教初住，即能現身百界作佛。何況此後，位位倍勝，直至第四十一等覺位乎。故曰，來生作佛祖也。無禪有淨土，萬修萬人去，若得見彌陀，何愁不開悟者。其人雖未明心見性，卻復決志求生西方。以佛於往劫，發大誓願，攝受衆生，如母憶子。衆生果能如子憶母，志誠念佛，則感應道交，即蒙攝受。力修定慧者，固得往生。即五逆十惡，臨終苦逼，發大慚愧，稱念佛名，或至十聲，或止一聲，直下命終，亦皆蒙佛化身，接引往生。非萬修萬人去乎。然此雖念佛無幾，以極其猛烈，故能獲此巨益。不得以泛泛悠悠者，較量其多少也。既生西方，見佛聞法，雖有遲速不同。然已高預聖流，永不退轉。隨其根性淺深，或漸或頓，證諸果位。既得證果，則開悟不待言矣。所謂若得見彌陀，何愁不開悟也。有禪無淨土，十人九蹉路，陰境若現前，瞥爾隨他去者。其人雖徹悟禪宗，明心見性。而見思煩惱，不易斷除。直須歷緣煅煉，令其淨盡無餘，則分段生死，方可出離。一毫未斷者，姑勿論。即斷至一毫未能淨盡，六道輪迴依舊難逃。生死海深，菩提路遠。尚未歸家，即便命終。大悟之人，十人之中，九人如是。故曰，十人九蹉路。蹉者，蹉跎。即俗所謂擔擱也。陰境者，中陰身境。即臨命終時，現生及歷劫，善惡業力所現之境。此境一現，眨眼之間，隨其最猛烈之善惡業力，便去受生於善惡道中，一毫不能自作主宰。如人負債，強者先牽。心緒多端，重處偏墜。五祖戒再爲東坡，草堂清復作魯公，此猶其上焉者。故曰陰境若現前，瞥爾隨他去也。陰，音義與蔭同，蓋覆也。謂由此業力，蓋覆真性，不能顯現也。瞥，音撇，眨眼也。有以蹉爲錯，以陰境爲五陰魔境者，總因不識禪及有字，故致有此胡說巴道也。豈有大徹大悟者，十有九人，錯走路頭，即隨五陰魔境而去，著魔發狂也。夫著魔發狂，乃不知教理，不明自心，盲修瞎煉之增上慢種耳。何不識好歹以加於大徹大悟之人乎。所關甚大，不可不辯。無禪無淨土，鐵牀並銅柱，萬劫與千生，沒個人依怙者。有謂無禪無淨，即埋頭造業，不修善法者，大錯大錯。夫法門無量，唯禪與淨，最爲當機。其人既未徹悟，又不求生。悠悠泛泛，修餘法門。既不能定慧均等，斷惑證真。又無從仗佛慈力，帶業往生。以畢生修持功德，感來生人天福報。現生既無正智，來生即隨福轉，耽著五欲，廣造惡業。既造惡業，難逃惡報。一氣不來，即墮地獄。以洞然之鐵牀銅柱，久經長劫，寢臥抱持，以償彼貪聲色，殺生命等，種種惡業。諸佛菩薩，雖垂慈愍，惡業障故，不能得益。昔人謂修行之人，若無正信求生西方，泛修諸善，名爲第三世怨者，此之謂也。蓋以今生修行，來生享福，倚福作惡，即獲墮落。樂暫得於來生，苦永貽於長劫。縱令地獄業消，又復轉生鬼畜。欲復人身，難之難矣。所以佛以手拈土，問阿難曰，我手土多，大地土多。阿難對佛，大地土多。佛言，得人身者，如手中土。失人身者，如大地土。萬劫與千生，沒個人依怙，猶局於偈語，而淺近言之也。夫一切法門，專仗自力。淨土法門，專仗佛力。一切法門，惑業淨盡，方了生死。淨土法門，帶業往生，即預聖流。永明大師，恐世不知，故特料簡，以示將來。可謂迷津寶筏，險道導師。惜舉世之人，顢頇讀過，不加研窮。其衆生同分惡業之所感者歟。彼曰，我昔何罪，早昧真詮。宿有何福，得聞出要。願廁門牆，執侍巾瓶。餘曰，餘有何德，敢當此說。但餘之所言，皆宗諸佛諸祖。汝但仰信佛祖，宏揚淨土。則無德不報，無罪不滅。昔天親菩薩，初謗大乘，後以宏大贖愆。汝能追彼芳蹤，我願捨身供養。上座乃禮佛發願云，我某甲從於今日，專修淨業。唯祈臨終，往生上品，見佛聞法，頓證無生。然後不違安養，遍入十方，逆順隱顯，種種方便，宏通此法，度脫衆生。盡未來際，無有間歇。虛空有盡，我願無窮。願釋迦彌陀，常住三寶，愍我愚誠，同垂攝受。餘曰，淨土事者，是大因緣。淨土理者，是祕密藏。汝能信受奉行，即是以佛莊嚴而自莊嚴。上座唯唯而退。因錄其問答，以爲不知此法者勸。

#### 淨土法門普被三根論

一切衆生，具有如來智慧德相。但由迷真逐妄，背覺合塵，全體轉爲煩惱惡業。因茲久經長劫，輪迴生死。如來愍之，爲說諸法。令其返妄歸真，背塵合覺。使彼煩惱惡業，全體覆成智慧德相。從此盡未來際，安住寂光。猶如結水成冰，融冰成水。體本不異，用實天殊。然衆生根有大小，迷有淺深。各隨機宜，令彼得益。所說法門，浩若恆沙。就中求其至圓至頓，最妙最玄，下手易而成功高，用力少而得效速，普被三根，統攝諸法，上聖與下凡共修，大機與小根同受者，無如淨土法門之殊勝超絕也。何以言之，一切法門，雖則頓漸不同，權實各異。皆須修習功深，乃得斷惑證真，出離生死，超凡入聖。是謂全仗自力，別無倚托。倘惑稍未盡，則仍舊輪迴矣。且皆理致甚深，不易修習。若非宿有靈根，即生實難證入。惟有淨土法門，不論富貴貧賤老幼男女智愚僧俗士農工商一切人等，皆能修習。由阿彌陀佛大悲願力，攝取娑婆苦惱衆生，是故較餘門得果爲易也。凡我有情，聞是淨土法門者。當信娑婆極苦，西方極樂。當信多生已來，業障深重，匪憑佛力，驟難出離。當信求生決定剋期得生。當信念佛定蒙慈悲攝受。由是堅定一心，願離娑婆，如囚之慾出牢獄，絕無繫戀之心。願生西方，如客之思歸故鄉，豈有因循之念。從此隨分隨力，至心持念阿彌陀佛聖號。無論語默動靜，行住坐臥，迎賓待客，著衣喫飯，務令佛不離心，心不離佛。譬如切事繫心，凡百作爲，不忘此事。或有公私衆務，了無少暇，須於早晚十念念佛，至心發願，亦能往生。以阿彌陀佛曾有願云，十方衆生，至心信樂，欲生我國，乃至十念，若不生者，不取正覺。是故十念念佛，亦得往生也。但既念佛求生西方。必須發慈悲心，行方便事。息貪瞋癡，戒殺盜淫，自利利人，方合佛意。否則心與佛背，感應道隔。但種來因，難獲現果矣。若志誠念佛，行合佛心，心口相應。如是念佛之人，至臨命終時，阿彌陀佛，與諸聖衆，必然親垂接引，往生西方。一生西方，則超凡入聖，了生脫死，永離衆苦，但受諸樂矣。此則全仗佛力，不論功之深淺，惑之有無。但具真信切願，決定萬不漏一。至於已斷惑者求生，則頓超十地。已登地者求生，則速證佛乘。所以文殊，普賢，馬鳴，龍樹等菩薩，皆願往生也。具十惡者念佛，尚預末品。將墮獄者念佛，亦登蓮邦。因茲張善和，張鍾馗，雄俊，惟恭等惡人，同出輪迴也。其他戒善具修，定慧均等，居塵不染，處濁恆清，克志西方，高登上品者。如羣星之拱北，衆水之朝東，何可得而勝數耶。是以千經萬論，處處指歸。往聖前賢，人人趣向。以其爲如來普度衆生之要道，衆生即生出苦之妙法故也。

#### 宗教不宜混濫論（因講經者每喜談宗而發）

如來說經，諸祖造論，宗教二門，原是一法。從無可分，亦無可合。隨機得益，隨益立名。上根一聞，頓了自心，圓修道品，即名爲宗（此約後世說，當初但只圓頓教耳）。中下聞之，進修道品，漸悟真理，即名爲教。及至像季，法流此土，人根聰利，多得聞持。率以記誦講說爲事。衲僧本分，向上一著，實悟親證者少，說食數寶者多。以故達磨大師特地而來，闡直指人心之法，令人親見本來面目。後世名之曰宗。既見本來面目，然後看經修行，方知一大藏教，皆是自己家裏話。六度萬行，皆是自己家裏事。是以宗之悟解爲目，教之修持爲足。非目則無由見道，非足則不能到家。是宗教之相需而不相悖，相合而不相離也。至於南嶽天台，其究竟指歸，大略皆同。故傳燈指月二錄，皆列二師於應化聖賢科中。而高僧傳不列於義解，而列於習禪。是古之具眼知識，以宗教爲一貫矣。及至曹溪以後，禪道大行。不立文字之文字，廣播寰區。解路日開，悟門將塞。故南嶽青原諸祖，皆用機語接人。使佛祖現成語言，無從酬其所問。非真了當，莫測其說。以此勘驗，則金鍮立辨，玉石永分。無從假充，用閒法道。此機鋒轉語之所由來也。自後此法日盛，知識舉揚，唯恐落人窠臼，致成故套，疑誤學者，壞亂宗風。故其機用愈峻，轉變無方，令人無從摸索。故有呵佛罵祖，斥經教，撥淨土者（如此作用，南嶽思大師兩句道盡，曰超羣出衆太虛玄，指物傳心人不會。認做實法，則罪同五逆矣）。以此語言，剿人情見，塞人解路。根熟者直下知歸，徹悟向上。機生者真參力究，必至大徹大悟而後已。良以知識衆多，人根尚利。教理明白，生死心切。縱未能直下了悟，必不肯生下劣心，認爲實法故也。今人多是少讀儒書，不明世理。未窮教乘，不解佛法。才一發心，便入宗門。在知識只爲支持門庭，亦學古人舉揚，不論法道利害。在學者不下真實疑情，個個認爲實法。或有於今人舉處，古人錄中，以己意卜度出一番道理，總不出按文釋義之外，便自謂徹悟向上，參學事畢。即處知識位，開導後學。守一門庭，恐人謂非通家。因茲禪講並宏，欲稱宗說兼通。談宗則古德指歸向上之語，竟作釋義訓文之言。講教則如來修因克果之道，反成表法喻義之說。以教破宗，以宗破教。盲引盲衆，相牽入火。致使後輩不聞古人芳規，徒效其輕佛陵祖排因撥果而已。古人語言，絕未曉了。衲僧本分，何曾夢見。今將宗教語言意致，略爲分別。用冀唯得其益，不受其病也。何謂宗何謂教。演說之，宗教皆教。契悟之，宗教皆宗。教固有宗，宗亦有教。教家之宗，即實相妙理三德祕藏，乃宗家之衲僧本分向上一著也（此對宗說，故以體爲宗，若就教論，即名爲體，教中之宗，乃是入體之門，不堪與宗之向上一著對論）。教家之教，即經論所說文字語言，及法門行相。無不皆詮妙理，皆歸祕藏。亦猶宗家之機鋒轉語，種種作用也。但教則未悟亦令解了，宗則未悟不知所謂爲異耳。宗家之教，即機鋒轉語，揚拳豎拂，或語或默，種種作用，皆悉就彼來機，指歸向上。是轉語等，乃標向上真月之指，非轉語等即是向上真月。倘能依指觀月，則真月直下親見。所見真月，方是宗家之宗。今人以機鋒轉語爲宗，不求契悟，唯學會透。是認指爲月，不復知有真月矣。惜哉。又教則三根普被，利鈍全收。猶如聖帝明詔，萬國欽崇。智愚賢否，皆令曉了，皆須遵行。有一不遵者，則處以極刑。佛教有一不遵者，則墮於惡道。宗則獨被上根，不攝中下。猶如將軍密令，營內方知，營外之人，任憑智同生知，亦莫能曉。以此之故，方能全軍滅賊，天下太平。軍令一泄，三軍傾覆。祖印一泄，五宗喪亡。未悟以前，只許參究話頭，不準翻閱禪書。誠恐錯會祖意，則以迷爲悟，以假亂真，即名爲泄，其害甚大。大悟之後，必須廣閱祖錄，抉擇見地，則差別智開，藥忌明了。尚須歷緣鍛鍊，必使行解相應，方可出世爲人，宏闡宗風。今人不教人力參，而爲人講演。使其開解路，起卜度，以己見會祖意，依稀彷彿，想個義理。全體是錯，便謂就是。直饒不錯，只是泥龍畫餅，豈能致雨充飢。所以宗須真參，方有實益也。未開眼者，聞其講說，喜出望外。其有具眼者，必痛徹骨髓矣。如此宏宗，徒有大損，毫無實益。何異以軍令往告敵兵，相邀共戰，其不自殄滅者鮮矣。由是假充悟道者，不勝其多。壞亂佛法者，實繁有徒矣。又教則以文顯義，依義修觀，觀成證理，令人由解了而入。故天台以三止三觀，傳佛心印也。宗則離文顯意，得意明心，明心起行，令人由參究而得。故禪宗以直指人心，傳佛心印也。又經教所說因果修證，凡聖生佛，事理行相，歷歷分明。若能修因，自然證果，超凡入聖，即衆生而成佛道矣。既得此事，則不涉因果修證凡聖生佛之理，豈待外求。宗門所說，總歸本分，不涉因果修證凡聖生佛（此理即也）。若得此意（此名字及觀行初心也），定然依此不涉因果修證凡聖生佛之理，而起修因證果，超凡入聖，即衆生而成佛道之事矣（此觀行至究竟也）。所以古德大悟後，有三次七次閱大藏經者（汾州無業，三終大藏。育王知微，大慧杲門人，禁足於上塔院十餘年，七終大藏。見育王山志）。有以坐看爲不恭，跪讀行披立誦者（棲賢湜三終大藏皆如此）。有畢生日持一部法華者（永明壽，首山念）。有看經唯恐打差（差音叉去聲，異也），貼帖子於方丈門首，曰看經時不許問話者（仰山寂）。有持觀音聖號者（明教嵩，日誦十萬觀音，世出世間經書，不讀而知。又華林覺常念觀音，遂感二虎常相依附）。有持準提神咒者（金華俱胝和尚）。有日課百八佛事者（永明壽，一部法華，亦在百八之數）。有對立像不敢坐，對坐像不敢臥者（大通本，又凡食物以魚胾名者，即不食）。有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者（百丈海）。至於念佛求生西方，則多不勝數也。良以百丈乃馬祖傳道嫡子，其開示有云，修行以念佛爲穩當。又所立清規，凡祈禱病僧，化送亡僧，皆歸淨土。故五宗諸師，多事密修也。多有久歷年所，躬行苦行（如潙山作典座，雪峯作飯頭之類）。無非欲圓滿六度，自利利他。類皆重法如寶，輕身似塵。絕不似今人之輕慢古今，褻黷經論也。是知宗爲前鋒，教爲後勁。其所辦是一事，其所說是一法。但以語言施設，門庭建立不同。門外漢不知其同而不可合，異而不可離之所以。妄用己見，強作主宰。不是互謗，便是混濫。互謗之過，愚或能知。混濫之愆，智猶難曉。蓋以歸元無二，方便多門。宗家方便，出於格外，所有語言，似乎掃蕩。未得意者，不體離言之旨，唯噇出酒之糟。在宗則開一解路，不肯力參。在教則妄學圓融，破壞事相。唯大達之士，雙得其益。否則醍醐甘露，貯於毒器，遂成砒霜鴆毒矣。教雖總明萬法唯心，然須就事論事，事理因果，毫無混濫，原始要終，不出唯心。宗家的實商量，亦復如是。若舉揚向上，雖指盡世間法法頭頭爲問。答時總歸本分，絕不就事論事。所謂問在答處，答在問處。縱有似乎就事說者，意則在彼而不在此。若認作就事者，即白云萬里矣。的實商量者，禪書不錄。所錄者皆屬本分話。若欲知者，必須廣閱羣書。否則看萬善同歸集，及淨土十要中禪匠著述，亦可見其梗概矣。克論佛法大體，不出真俗二諦。真諦則一法不立，所謂實際理地，不受一塵也。俗諦則無法不備，所謂佛事門中，不捨一法也。教則真俗並闡，而多就俗說。宗則即俗說真，而掃除俗相。須知真俗同體，並非二物。譬如大圓寶鏡，虛明洞徹，了無一物。然雖了無一物，又復胡來則胡現，漢來則漢現，森羅萬象俱來則俱現。雖復羣相俱現，仍然了無一物。雖復了無一物，不妨羣相俱現。宗則就彼羣相俱現處，專說了無一物。教則就彼了無一物處，詳談羣相俱現。是宗則於事修而明理性，不棄事修。教則於理性而論事修，還歸理性。正所謂稱性起修，全修在性，不變隨緣，隨緣不變，事理兩得，宗教不二矣。教雖中下猶能得益，非上上利根不能大通，以涉博故。宗雖中下難以措心，而上根便能大徹，以守約故。教則世法佛法，事理性相，悉皆通達，又須大開圓解（即宗門大徹大悟也），方可作人天導師。宗則參破一個話頭，親見本來，便能闡直指宗風。佛法大興之日，及佛法大通之人，宜依宗參究。喻如僧繇畫龍，一點睛則即時飛去。佛法衰弱之時，及夙根陋劣之士，宜依教修持。喻如拙工作器，廢繩墨則終無所成。教多顯談。宗多密說。宗之顯者，如達磨云，淨智妙圓，體自空寂。馬祖云，即心即佛。百丈云，靈光獨耀，迥脫根塵。體露真常，不拘文字。心性無染，本自圓成。但離妄念，即如如佛。此則與法華楞嚴諸大乘經，毫無異致。總之六祖前多顯，六祖後多密。愚人不知宗教語言同異之致，每見宗師垂問，教家不能加答。遂高推禪宗，藐視教典。佛經視作故紙，祖語重愈綸音（綸音即聖旨）。今之慾報佛恩，利有情者。在宗則專闡宗風，尚須教印。在教則力修觀行，無濫宗言。良以心通妙諦，遇緣即宗。柏樹子，乾屎橛，鴉鳴鵲噪，水流花放，欬唾掉臂，譏笑怒罵，法法頭頭，咸皆是宗。豈如來金口所說圓頓妙法，反不足以爲宗耶。何須借人家扛子，撐自己門庭。自家楩楠豫章，何故棄而不用。須知法無勝劣，唯一道而常然。根有生熟，雖一法而益別。然則教外別傳之說非歟。曰，言教外別傳者，令人於指外見月也。又宗家提持，超越常格之外，名爲教外別傳。然此四字，埋沒多少豪傑，今爲道破。對教說，則曰教外別傳。機鋒轉語等，亦是教。對宗說，則曰機鋒轉語外別傳。庶不至孤負佛祖，徒造口業矣。若真佛教不能傳佛心印，則已得別傳之迦葉，阿難，馬鳴，龍樹，當另宏別傳之法，何用結集三藏，注經造論爲哉。宗須教印者，如木須從繩則正也。予嘗勸一狂僧念佛。彼言衲僧鼻孔，三世諸佛尚摸不著，用念佛作麼。予曰，若真摸著三世諸佛摸不著的鼻孔，尚須步步隨著三世諸佛腳後跟轉。倘不隨三世諸佛腳後跟轉，則摸著者非衲僧鼻孔，乃阿鼻地獄鐵牀銅柱上火孔也。達磨云，二百年後，明道者多，行道者少，說理者多，通理者少。智者示登五品。南嶽示證鐵輪。故知今人於宗教二門，開眼尚難，何況實證。其有慈悲願深，生死心切者，宜隨遠公，智者，永明，蓮池，專致力於念佛求生淨土一門也。書至此，有傍不甘者呵曰，佛法廣大如法界，究竟如虛空，妙性圓明，離諸名相。安用汝許多落索，分疆立界爲。予應之曰，妙性雖離名相，名相豈礙妙性。虛空法界雖無疆界，疆界豈礙虛空法界。吾欲舍東往西，必須定南辨北。庶幾方向不迷，措足有地。又恐己見錯謬，欲請正於達人。是跛夫之路程，非輪王之輿版（輿版即地輿圖）。若夫通方開士，過量大人，世法全是佛法，業道無非佛道。祖意教理，佛經禪錄，本自融通，有何混濫。盡吾之智，不能測其境界。竭吾之力，不能窺其藩籬。吾之鄙論，姑就吾之鄙機言耳。子何以迦樓羅王之飛騰，用責於蠓螟蚊蚋，而令其齊驅也哉。

#### 佛教以孝爲本論

孝之爲道，其大無外。經天緯地，範聖型賢。先王修之以成至德，如來乘之以證覺道。故儒之孝經云，夫孝，天之經也，地之義也，民之行也。佛之戒經云，孝順父母師僧三寶，孝順至道之法，孝名爲戒，亦名制止。是世出世間，莫不以孝爲本也。奈何世俗凡情，只知行孝之顯跡，不知盡孝之極致。每見出家釋子，輒隨己臆見，肆其謗讟，謂爲不孝父母，與蕩子逆徒無異。不知世法重孝，出世間法亦無不重孝。蓋世之所謂孝者，有跡可循者也。釋氏之所謂孝者，略於跡而專致力於本也。有跡可循者，顯而易見。專致力於本者，晦而難明。何以言之，儒者服勞奉養以安其親，孝也。立身行道，揚名於後世以顯其親，大孝也。推極而論，舉凡五常百行，無非孝道發揮。故禮之祭義云，斷一樹，殺一獸，不以其時，非孝也。故曰，孝悌之道，通於神明，光於四海也。論孝至此，可謂至矣盡矣，無以復加矣。然其爲孝，皆顯乎耳目之間，人所易見。惟我釋子，以成道利生爲最上報恩之事。且不僅報答多生之父母，並當報答無量劫來四生六道中一切父母。不僅於父母生前而當孝敬，且當度脫父母之靈識，使其永出苦輪，常住正覺。故曰釋氏之孝，晦而難明者也。雖然，儒之孝以奉養父母爲先者也。若釋氏辭親出家，豈竟不顧父母之養乎。夫佛制，出家必稟父母。若有兄弟子侄可託，乃得稟請於親，親允方可出家，否則不許剃落。其有出家之後，兄弟或故，親無倚托，亦得減其衣鉢之資，以奉二親。所以長蘆有養母之芳蹤（宋長蘆宗賾禪師，襄陽人，少孤，母陳氏鞠養於舅家，及長，博通世典，二十九歲出家，深明宗要，後住長蘆寺，迎母於方丈東室，勸令念佛求生淨土，歷七年，其母念佛而逝，事見淨土聖賢錄），道丕有葬父之異跡（道丕，唐宗室，長安人，生始週歲，父歿王事。七歲出家，年十九，世亂谷貴，負母入華山，自辟穀，乞食奉母，次年往霍山戰場，收聚白骨，虔誦經咒，祈得父骨。數日父骨從骨聚中躍出，直詣丕前，乃掩餘骨，負其父骨而歸葬焉。事見宋高僧傳）。故經云，供養父母功德，與供養一生補處菩薩功德等。親在，則善巧勸諭，令其持齋念佛求生西方。親歿，則以己讀誦修持功德，常時至誠爲親迴向。令其永出五濁，長辭六趣。忍證無生，地登不退。盡來際以度脫衆生，令自他以共成覺道。如是乃爲不與世共之大孝也。推極而論，舉凡六度萬行，無非孝道擴充。故梵網戒經，一一皆言應生慈悲心，孝順心。又云，若佛子以慈悲心，行放生業。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，我生生無不從之受生。故六道衆生，皆是我父母。而殺而食者，即是殺我父母。因茲凡所修持，皆悉普爲法界衆生而回向之。則其慮盡未來際，其孝遍諸有情。若以世孝互相較量，則在跡不無欠缺，約本大有餘裕矣。惜乎不見此理者，不謂之爲妄誕，便謂之爲渺茫。豈知豎窮三際，橫遍十方，佛眼圓見，若視諸掌也。

#### 如來隨機利生淺近論

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生佛不二，凡聖一如。由迷悟之攸分，致升沉以迥別。大覺世尊，愍而哀之。示成正覺，普度衆生。以醍醐之一味，隨機宜而殊說。大根則爲說頓法，令其速成佛道。小器則授以漸教，使彼徐出塵勞。隨順世間，循循善誘。示戒善，闢人天之坦路。明因果，陳趨避之良謨。言戒善者，五戒不殺，即仁。不盜，即義。不邪淫，即禮。不妄語，即信。不飲酒，則心常清而志凝，神不昏而理現，即智。五戒全持，不墮三途，恆生人道。此與儒之五常大同。第儒唯令盡義，佛則兼明果報耳。十善者，不殺，不盜，不邪淫，名身三業。不妄言，不綺語，不兩舌，不惡口，名口四業。不貪，不瞋，不癡，名意三業。此與五戒大同。而五戒多分約身，十善多分約心。十善具足，定生天界。至於遇父言慈，遇子言孝，對兄說友，對弟說恭，種種倫理之教，則皆欲使人各盡其分，無或欠缺，隨順世相，修出世法。若夫廣明因果報應，不爽毫釐。墮獄生天，唯人自召。乃如來至極悲心，欲令衆生永離衆苦，但受諸樂耳。故不惜現廣長舌相，爲諸衆生盡情宣演。經云，菩薩畏因，衆生畏果。若欲不受苦果，必須先斷惡因。若能常修善因，決定恆享樂果。此即書之作善降祥，作不善降殃。易之積善必有餘慶，積不善必有餘殃之意。但儒唯約現世與子孫言，佛則兼過去現在未來三世無盡而論。而凡情未測，視作渺茫，不肯信受。如盲背導師，自趣險道，欲不墮坑落塹，何可得耶。是故佛法廣被十法界機。若約人道而言，即無一人不堪受佛法，亦無一人不能受佛法。藉令各修戒善，則俗美人和，家齊國治。唐虞盛世之風，何難見於今日。因茲道啓西乾，法流東震。歷代王臣，咸皆崇奉。以其默化人心，隱贊治道，伏兇惡於未起，消禍亂於未萌故也。至於出家爲僧，乃爲專志佛乘，與住持法道而設。非謂佛法唯僧乃可修持也。此諸淺說，乃如來隨順世間，漸令出世之人天乘法。餘如聲聞，緣覺，菩薩等乘，咸皆以此爲基。若夫有大根者，直趣妙覺，徹證吾心本具之佛性，極暢如來出世之本懷，其義深遠，姑置勿論。

#### 持經利益隨心論

大覺世尊，所說一切大乘顯密尊經，悉皆理本唯心，道符實相，歷三世而不易，舉十界以咸遵。歸元復本，爲諸佛之導師。拔苦與樂，作衆生之慈父。若能竭誠盡敬，禮誦受持，則自他俱蒙勝益，幽顯同沐恩光。猶如意珠，似無盡藏，取之不匱，用之無窮，隨心現量，悉滿所願。楞嚴所謂求妻得妻，求子得子，求三昧得三昧，求長壽得長壽，如是乃至求大涅槃得大涅槃。夫大涅槃者，究竟果德。若論如來本心，契經全力，實屬乎此。但以衆生志願狹劣，與夫致誠未極，不能直契。故隨彼行心，滿彼所願。倘宿根深厚之士，則頓明自性，徹證唯心，破煩惑而直趣菩提，圓福慧而速成覺道。獲契經之全益，暢如來之本懷矣。譬如一雨普潤，卉木同榮。大根則拂云以蔽日。小根則長寸而增分。道本唯一真如，益隨心而勝劣。然善根苟種，佛果終成。縱不能即獲巨益，亦必以因茲度脫。聞塗毒鼓，遠近皆喪。食少金剛，決定不消。先以欲鉤牽，後令入佛智者，其斯之謂歟。

#### 竭誠方獲實益論

諺云，下人不深，不得其真。此言雖小，可以喻大。夫世間大而經術文章，小而一才一藝。若欲妙義入神，傳薪得髓，藝超儕伍，名傳古今。而不專心致志，竭誠盡敬，其可得乎。故管子曰，思之思之，又重思之。思之不得，鬼神其將通之。非鬼神之與通，乃精誠之極也。漢魏昭，見郭林宗。以爲經師易遇，人師難逢。因受業，供給灑掃。林宗嘗有疾，命昭作粥。粥成進之，林宗大呵曰，爲長者作粥，不加意敬事，使不可食。昭更爲粥復進，又呵之者三，昭容色不變。林宗曰，吾始見子之面，今而後知子之心矣。宋楊時，遊酢，師事伊川。一日請益時久，伊川忽瞑目假寐，二子侍立不敢去。良久，伊川忽覺曰，賢輩尚在此乎，歸休矣。乃退，門外雪深尺餘矣。張九成，十四歲遊郡庠。終日閉戶，無事不越其限。比舍生隙穴視之，見其斂膝危坐，對詩書若對神明，乃相驚服而師尊之。此四子者，所學乃世間明德新民，修齊治平之法。其尊師重道，尚如此之誠。故得學成德立，致生前沒後，令人景仰之不已。至於弈秋之誨弈也，唯專心致志者勝。痀僂之承蜩也，以用志不分而得。由是觀之，學無大小，皆當以誠敬爲主。而況如來於往昔劫中，欲令衆生，同成覺道。以無緣種，莫由得度。因茲普現色身，垂形六道。種種方便，隨機利物。千門具啓，一道同歸。善根未種未熟未脫者，令其即種即熟即脫。應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現何身而爲說法。云佈慈門，波騰行海。六度齊修，四攝普益。其布施也，內外俱舍。所謂國城妻子，頭目髓腦，身肉手足，歡喜施與。故法華云，觀三千大千世界，乃至無有如芥子許，不是菩薩捨身命處。夫如來爲衆生故，經歷三大阿僧祇劫，廣行六度，普結緣種。待其機熟時至，然後示成正覺。宏開法會，普應羣機。上根則顯示實相，令其誕登道岸。中下則曲垂接引，令其漸次薰陶。顯密權實，偏圓頓漸。隨機而施，相宜而用。乘雖有三，道本無二。爲實施權，權是實家之權。開權顯實，實是權家之實。俯順羣機，循循善誘。必令機理雙契，方得解行俱圓。學者雖則專主大乘，亦不可輕蔑棄捨小乘。以小乘原爲進入大乘而設。乃如來之度生妙用，實下根之出苦宏猷。故四十二章經云，學佛道者，佛所言說，皆應信順。譬如食蜜，中邊皆甜，吾經亦爾。大海雖有淺深，水味原無二致。凡屬佛經，固應一體尊重。如輪王命令，事雖種種不同，其爲王敕則一也。而圓人受法，無法不圓。治世語言，資生業等，皆順正法。況如來金口所說之生滅無生四諦十二因緣等法乎哉。及如來一期事畢，示現滅度。迦葉阿難等諸大弟子，結集法藏，遍界流通。一千年後，教傳此土。兩土高僧，東西往還，譯布佛經，不惜軀命。讀法顯，曇無竭，玄奘等傳，其道路險阻，非常艱辛。不覺哽噎涕泣，莫之能已。經云，人身難得，佛法難聞。若非宿有因緣，佛經名字，尚不能聞。況得受持讀誦，修因證果者乎。然如來所說，實依衆生即心本具之理。於心性外，了無一法可得。但以衆生在迷，不能了知。於真如實相之中，幻生妄想執著。由茲起貪瞋癡，造殺盜淫。迷智慧以成煩惱，即常住而爲生滅。經塵點劫，莫之能反。幸遇如來所說大乘顯密諸經，方知衣珠固在，佛性仍存。即彼客作賤人，原是長者真子。人天六道，不是自己住處。實報寂光，乃爲本有家鄉。回思從無始來，未聞佛說。雖則具此心性，無端枉受輪迴。真堪痛哭流涕，聲震大千。心片片裂，腸寸寸斷矣。此恩此德，過彼天地父母，奚啻百千萬倍。縱粉身碎骨，曷能報答。唯有依教修行，自行化他。方可少舒春草仰暉，夏葵向日之微忱而已。然今之緇素，翻閱佛經，毫無誠敬。種種褻慢，難以枚舉。而習行既久，彼此相安。其褻慢之跡，不忍備言。視如來之法言，同破壞之故紙。且勿謂不知旨趣者，了無所益。即深知實義者，亦只是口頭三昧，面門輝光。如飢說食，如貧數寶。雖有研究之功，絕無實證之益。況褻慢之罪，奚啻彌天。而受苦之期，豈止窮劫。雖是善因，反招惡果。縱爲將來得度之因，難免多劫備受其苦。用是心懷慘傷，敢陳芻蕘。企依佛教以奉行，庶唯得益而無損。金剛經云，若是經典所在之處，即爲有佛。若尊重弟子。又云，在在處處，若有此經，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所應供養。當知此處，即爲是塔。皆應恭敬作禮圍繞，以諸華香而散其處。何以令其如此。以一切諸佛，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，皆從此經出故。而諸大乘經處處教人恭敬經典，不一而足。良以諸大乘經，乃諸佛之母，菩薩之師。三世如來之法身舍利，九界衆生之出苦慈航。雖高證佛果，尚須敬法。類報本追遠，不忘大恩。故涅槃經云，法是佛母，佛從法生。三世如來，皆供養法。況博地凡夫，通身業力，如重囚之久羈牢獄，莫由得出。何幸承宿世之善根，得睹佛經。如囚遇赦書，慶幸無極。固將依之以長揖三界，永出生死牢獄。親證三身，直達涅槃家鄉。無邊利益，從聞經得。豈可任狂妄之知見，不存敬畏。同俗儒之讀誦，輒行褻黷。既讀佛經，何不依佛經所說恭敬尊重。既褻佛法，豈能得佛法所有真實利益。倘能暫息狂見，清夜自思。當必心神驚悸，涕淚滂沱。悲昔日之無知，誓畢生以竭誠。從茲心意肅恭，身口清淨。永絕粗鄙之惡態，恆依經論之聖謨。果能如是，庶可於佛法大海中，隨分隨力，各獲實益。如修羅香象，及與蚊虻，飲於大海，咸得充飽。又如一雨普潤，卉木同榮。如是，則自己受持之功，方不枉用。而如來說經，諸祖宏法之心，亦可以稍得舒暢而慰悅矣。今將古德恭敬經典之事蹟利益，略錄數條。企欲真修實踐者，有所取法焉。

齊僧德圓，不知氏族，天水人。常以華嚴爲業。讀誦受持，妙統宗極。遂修一淨園，樹諸榖楮。並種以香草，雜以鮮花。每一入園，必加洗濯，身著淨衣。溉以香水，楮生三載，香氣氛馥。別造淨屋，香泥壁地。結壇淨器。浴具新衣。匠人齋戒，易服出入，必盥漱薰香。剝楮取皮，浸以沉水。護淨造紙，畢歲方成。別築淨基，更造新室。乃至柱樑椽瓦，並濯以香湯，每事嚴潔。堂中別施方柏牙座，周布香花。上懸寶蓋，垂諸玲佩，雜以旒蘇。白檀紫沉，以爲經案，並充筆管。書生日受齋戒，香湯三浴。華冠淨服，狀類天人。將入經室，必夾路焚香，唄先引之。圓亦形服嚴淨，執爐恭導。散花供養，方乃書寫。圓胡跪運想，注目傾心。才寫數行，每字皆放光明，照於一院，舉衆同見，莫不悲感，久之方歇。復有神人執戟，現形警衛。圓與書生同見，餘人則不睹焉。又有青衣梵童，無何而至。手執天華，忽申供養。前後靈感，雜沓相仍。迄經二載，書寫方畢。盛以香函，置諸寶帳，安彼淨堂，每伸頂謁。後因轉讀，函發異光。至於嚴潔，敬絕今古。此經遞授，於今五代。有清淨轉讀者，時亦靈應昭然。其經今在西太原寺賢首法師處，守護供養。 【注】此與下二條，皆系晉譯六十卷華嚴經也。榖，音谷，從木，不從禾，楮之別種。德圓種楮，造紙寫經。入此楮園，尚須洗濯，著淨衣服。其平日禮佛誦經，誠敬淨潔，蓋可知矣。今人登大雄殿，尚無彼入楮園之虔潔，良可慨嘆。浴具新衣者，浴，即浴室，新字宜作觸，謂浴室中具有登廁之衣。匠人齋戒，易服出入者，所用匠人，皆須持五戒，日受八關齋法。凡欲登廁，先至浴室，脫去常服，著登廁衣。及出，先洗淨，次洗浴，方著常服。旒蘇，即須子。乃聚衆絲線，於頭上綰一結子，下則散分者。唄，唱贊也。五代，即齊梁陳隋唐，此傳系唐人所作，故曰於今五代。德圓之誠，超越古今。故其靈感，雜沓相仍。今人雖無此財力，於力所能爲者，可不竭誠盡敬以期三寶垂慈，冥顯加被乎。倘惟事形跡，了無誠敬。則無邊法力，莫由感通。謂爲佛法不靈，其可乎哉。此依華嚴懸談及會玄記二書錄出。

唐定州中山僧修德者，不知氏族。苦節成性，守道山林。以華嚴起信，安心結業。於永徽四年，發心抄寫。故別爲淨院，植楮樹，兼種香花，灌以香水。凡歷三年，潔淨造紙。復別築淨臺，於上起屋。召善書人潙州王恭，別院齋戒，洗浴淨衣，焚香布花，懸諸幡蓋，禮經懺悔，方升座焉。下筆含香，舉筆吐氣，每日恆然。德日入靜室運想。每寫一卷，施縑十匹，一部總六百縑。恭乃罄竭志誠，並皆不受。才寫經畢，俄即遷化。德以經成，設齋慶之。大衆集已，德於佛前，燒香散花，發宏誓願。方開經藏，放大光明，周七十餘里，照定州城。城中士女，普皆同見。中山齋衆，投身宛轉，悲哽懺悔。　 【注】此與上事蹟大同，可見古人於三寶分上，多皆竭誠盡敬。絕不似今人之怠忽褻慢，有名無實也。舉筆吐氣者，或欲咳嗽，或欲呵欠，即停筆少頃，面向旁邊，令氣出之，不敢以口氣燻經故也。才寫經畢，俄即遷化者，以專心寫經，不求名利，志誠之極，致令業盡情空，了生脫死。高登上品寶蓮，親證不退轉地矣。觀此，可見佛法不孤負人，而今之緇素，多多皆是孤負佛法耳。奈何奈何。此一條出會玄記。

唐僧法誠，姓樊氏，雍州萬年縣人。幼年出家，以誦華嚴爲業。因遇慧超禪師，隱居藍谷高山。遂屏囂煩，披誠請益。後於寺南嶺，造華嚴堂，澡潔中外。莊嚴既畢，乃圖畫七處九會之像。又竭其精志，書寫受持。宏文學士張靜者，時號筆工，罕有加勝。乃請至山舍，令受齋戒，潔淨自修。口含香汁，身被新服。然靜長途寫經，紙直五十。誠料其見，才寫兩紙，酬直五百。靜利其貨，竭力寫之。終部已來，誠恆每日燒香供養，在其案前。點畫之間，心緣目睹，略無遺漏。故其克心鑽注，時感異鳥，形色稀世。飛入堂中，徘徊鼓舞。下至經案，覆上香爐。攝靜住觀，自然馴狎，久之翔逝。明年經了，將事興慶，鳥又飛來，如前馴擾，鳴唳哀亮。貞觀初年，造畫千佛，鳥又飛來，登止匠背。後營齋供，慶諸經像。日次中時，怪其不至。誠顧山岑曰，鳥既不至，吾誠無感也。將不嫌諸穢行，致有此徵。言已，欻然飛來，旋還鳴囀。入香水中，奮迅而浴，中後便逝。前後如此者，非復可述。靜素善翰墨，鄉曲所推。山路巖崖，勒諸經偈，皆其筆也。手寫法華，正當露地。因事他行，未營收舉。屬洪雨滂注，溝澗波飛。走往看之，合案並幹，餘便流潦。嘗卻偃橫松，遂落懸溜。未至下澗，不覺已登高岸，不損一毛。　 【注】法誠張靜，各竭誠敬。故其感應，俱難思議。出華嚴懸談，及會玄記，並續高僧傳。

唐僧曇韻，定州人。行年七十，隋末喪亂，隱於離石北千山。常誦法華經。欲寫其經，無人同志。如此積年。忽有書生，無何而至。云所欲潔淨，並能行之。即於清旦，食訖入浴。著淨衣，受八戒。入淨室，口含檀香，燒香懸幡，寂然抄寫，至暮方出。明又如先，曾不告倦。及經寫了，如法奉襯。相送出門，斯須不見。乃至裝潢，一如正法。韻受持讀之，七重裹結。一重一度香水洗手，初無暫廢。後遭胡賊，乃箱盛其經，置高巖上。經年賊靜，方尋不見。周慞窮覓，乃於巖下獲之。箱巾糜爛，撥朽見經，如舊鮮好。

　【注】寫經心誠，感聖來應。聖雖來應，示同凡夫。故一依其法，清旦食訖入浴，著淨衣等也。八戒，即八關齋法，以過中不食爲體，以不殺等八戒助成。關閉貪瞋癡等煩惱惑業，不令生起。乃令在家人受出家戒。從今朝清晨受，至明日明相出爲限。寫經令其日日常持，故須日日常受。至暮方出，則午亦不食矣。裹音果，包也。一重一度香水洗手者，即讀一回經，先用香水洗一度手。箱巾爛而經鮮好者，一以聖人之法力加持，一以韻師之誠心感格，一以妙經之功德難思故也。韻師後住隰州。道宣律師，貞觀十一年至彼見之。時年已七十矣。此下數條，皆出三寶感通錄。

唐貞觀五年，有隆州巴西縣，令狐元軌者，敬信佛法。欲寫法華，金剛般若，涅槃等，無由自檢。憑彼土抗禪師檢校。抗乃爲在寺如法潔淨，寫了下帙。還岐州莊所，經留在莊。並老子五千言，同在一處。忽爲外火延燒，堂是草覆，一時灰蕩。軌於時任馮翊令，家人相命撥灰，取金銅經軸。既撥外灰，其內諸經，宛然如故。潢色不改。唯箱帙成灰。又覓老子，便從火化。乃收取諸經，鄉村嗟異。其金剛般若一卷，題字焦黑。訪問所由，乃初題經時，有州官能書。其人行急，不獲潔淨，直爾立題，由是被焚。其人現在，瑞經亦存。京師西明寺主神察，目驗說之。　【注】老子五千言，即道德經。一切佛事，俱以戒行誠敬爲本。若戒行精嚴，誠敬篤至。則三寶諸天，皆爲擁護。否則無邊法力，莫之能感。觀此諸經毫無所損，唯金剛經題，字跡焦黑，以其人既無戒力，又無誠心故也。受持佛經者，可不以持戒竭誠爲急務哉。

唐河東有練行尼，常誦法華。訪工書者寫之，價酬數倍。而潔淨翹勤，有甚餘者。一起一浴，燃香薰衣。筒中出息，通於壁外。七卷之功，八年乃就。龍門寺僧法端，集衆講說。藉此尼經，以爲楷定。尼固不與，端責之。事不獲已，乃自送付端。端開讀之，唯見黃紙，了無文字，餘卷亦爾。端愧悔送尼。尼悲泣受已，香水洗函。頂戴繞佛，七日不休。開視，文字如故。即貞觀二年，端自說之云。（本擬廣錄恭敬三寶之利益，及褻慢三寶之罪愆，令研究佛學者取法有地，獲罪無由，以目力不給，遂止。）

#### 挽回劫運護國救民正本清源論

道德仁義，乃吾人本具之性德。因果報應，實天地化育之大權。人生天地之間，藐爾七尺之軀。其與廣大高厚莫測之天地，並立爲三，稱爲三才者。以其能仰體天地之德，皆可以爲堯舜，皆可以作佛，以參贊其化育故也。故聖人於易乾坤二卦之象，一以自強不息法天，一以厚德載物法地教人。夫自強不息，則閒邪存誠，克己復禮，非到明明德，止至善，人慾淨盡，天理流行，以復其本具之性德不可也。厚德載物，則仁民愛物，推己及人，當必本忠恕，行慈悲，胞與爲懷，物我同觀，非盡其參贊之天職弗止也。然此非專指居位行政者言，即匹夫匹婦，亦皆能行。以堯舜之道，孝弟而已。聖賢之學，修身而已。能修身者，必能孝弟，必能格除物慾，擴充良知，以獨善其身矣。而其效必能刑于寡妻，至於兄弟，以御於家邦。況得位行政，豈有不能兼善天下之理乎。天下不治，匹夫有責。使人人各秉誠心，各盡孝弟，各行慈善，矜孤恤寡，救難憐貧，戒殺放生，喫素念佛。則人以善感，天以福應。自然雨順風調，民康物阜。決不至常降水旱瘟蝗，風吹地震等災。而時和年豐，人樂其業。加以慈和仁讓，相習成風。縱有一二愚頑，亦當化爲良善。如矜樑上之君子，一方永絕竊賊。賙匿室之偷兒，此後遂成善士。古人仁慈爲政，真誠愛民，尚能感化異類。如虎不入境，魚徙他方等瑞徵。載諸史冊，不一而足。果能各以慈善相感，斷不至常有土匪刀兵，蹂躪劫掠等禍。然人之氣稟，萬有不齊。天機深者，自能恪遵道義，以盡爲人之分。其有宿習濃厚，障蔽性德。以至心之所念，口之所言，身之所行，每與道義相悖。然由聞其福善禍淫之理，及見其善惡報應之事，未有不戰兢惕厲，以自修省，冀其獲福而免禍者。是知天地以福善禍淫，爲攝持人民悉遵道德仁義之大權。聖人本天地之心，以行教化。以故惠吉逆兇，五福六極，作善降之百祥，作不善降之百殃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，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之說，屢見於經。其所以感發人之善心，懲創人之逸志者，至深切矣。然則因果報應之吉凶禍福，乃道德仁義依違真僞之實驗也。既知其實驗，則欲爲善而益加奮勉，必底於成。欲爲不善而遂生恐懼，有所不敢矣。如是則提倡因果報應，乃仰承天地聖人之心，以成全世人道德仁義之性德也。若以因果報應爲渺茫無稽，不但違背天地聖人之心，自己神識，永墮惡趣。且使上智者不能奮志時敏，聿修厥德。下愚者無所忌憚，敢於作惡。以致天地聖人化育之權，抑而不彰。吾人即心本具之理，隱而弗現。其爲禍也，可勝言哉。但以世間聖人，語言簡略。又且只說現生，及與子孫。至於生之以前，死之以後。與從無始以來，隨罪福因緣，輪迴六道，皆未發明。以故識見淺者，雖日讀聖人因果報應之言，猶然不信因果報應。如來大教，顯示吾人心性之妙，與夫三世因果之微。舉凡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道，與夫斷惑證真了生脫死之法，無不備具。是故遇父言慈，遇子言孝。兄友弟恭，夫倡婦隨，主仁仆忠，各盡己分。則與世間聖人所說，了無有異。而復一一各示前因後果，則非世間聖人所能及。盡義盡分之語，只能教於上智，不能制其下愚。若知因果報應，則善惡禍福，明若觀火。其誰不欲趨吉而避兇，免禍而獲福乎。又不知因果，多有外彰善相，實則暗存噁心，以行惡事。意謂人既不知，有何妨礙。不知吾人之心，與天地鬼神，及諸佛菩薩之心，息息相通。我心隨起一念，彼則無不了知。故曰人間私語，天聞若雷。暗室虧心，神目如電。周安士曰，人人知因果，大治之道也。人人不知因果，大亂之道也。甚矣佛恩之浹於民生也。人特不深思，故弗知耳。上古之世，人情淳樸，勝過叔季之澆漓，奚啻數倍。文王之澤，及乎枯骨。不數百年，殺人殉葬之風，遍於天下。列國諸侯之死，殺所愛之臣妾，動至數十百人。不惟不生憐愍，而復反以爲榮，各相效尤。以秦穆公之賢，尚殺百七十七人以殉葬。子車三子，乃國之良臣，亦復不爲國與民計而免，況其他無道之暴君哉。國君如是，大夫與士，亦各隨其力而爲之。雖孔孟老莊齊出，亦莫能止。及佛教東來，闡明因果報應，令人戒殺放生，斷葷喫素。即蟲蟻蚤蝨，尚令護惜，勿行殺害，何況於人。以一切衆生，皆有佛性，皆知貪生怕死，皆是過去父母眷屬，皆是未來諸佛世尊。固宜愍念憐恤，何敢妄行殺害，以充口腹乎。慈風一扇，勝殘去殺。勿論諸侯大夫士，不敢殺人殉葬。即南面稱朕者，亦不敢行此惡法。即有一二暴虐者行之，亦斷不敢以多爲榮也。使無佛法生死輪迴，因果報應之說。則後世之人，能盡其天年而死者，蓋亦鮮矣。此係至淺近之法，而其效尚能如是。況論心性極賾之理，與斷惑證真之道乎哉。而如來隨順衆生，循循善誘。初以五戒十善之人天乘，接引劣機，以作超凡入聖了脫生死之前方便。若根機稍深，則爲說四諦十二因緣，令其斷見思惑，證聲聞緣覺之二乘果。若是大乘根性，則令其發大菩提心，遍修六度萬行。上求佛道，下化衆生。興無緣慈，起同體悲。不住色聲香味觸法而行布施，以及六度萬行。度脫一切衆生，令入無餘涅槃。不見能度之我，與所度之人及衆生，並所證之無餘涅槃之壽者相。由其四相不著，三輪體空。故令塵沙無明，因之消滅。隨其功行，以次證夫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覺之菩薩果。及全彰自性，徹悟唯心，福慧圓滿，智斷究竟之佛果耳。又以末世衆生，根機陋劣，匪仗如來洪誓願力，決難現生即出生死。由是以大慈悲，特開一仗佛慈力了生脫死之淨土法門。但具真信切願，持佛名號，求生西方極樂世界。其所行一絲一毫之世善，並六度萬行種種功德，悉以迴向往生。此則以己信願，感佛慈悲。感應道交，必蒙攝受。待至臨終，蒙佛接引，往生西方。既往生已，則圓離衆苦，但受諸樂。親炙彌陀，參隨海衆。其證無生而成覺道，如操左券而取故物。較彼仗自力以了生死者，其難易固天淵懸殊也。又仗自力者，百千萬人，難得一二即生了脫。以其必須定慧具足，惑業淨盡，方可如願。倘惑業尚有絲毫未盡，則生死輪迴決難出離。仗佛力則信願真切，萬不漏一。三根普被，利鈍全收。上根則速證法身，下根則帶業往生。如來度生之懷，唯淨土法門，方能究竟舒暢耳。由有如上種種利益，故古今來聖君賢相，傑士偉人，莫不自行化他，護持流通。以其能陰翼郅治，顯淑民情。消禍亂於未萌，證本具之佛性也。近來世道人心，日趨日下。各懷我見，互相競爭。以致刀兵連綿，無時靜謐。而上有好者，下必有甚焉者。一班頑民，盡作土匪，肆行劫掠，毒害生民。人以惡感，天以災應。水旱疾疫，風吹地震，種種慘災，頻頻見告，國運危岌，民不聊生。欲行拯救，苦無其力。唯有懇求當權諸公，及一切同胞。悉本忠恕之心，以行慈悲之道。視一切人民，皆如同胞。互相扶持，勿行殘害。思前因與後果，必修德而行仁。利人者實爲利己，此生他世，福報無窮。害他者甚於害自，現在未來，苦報無盡。與其逞勢於一時，以致神識受苦於永劫。何如修德於畢世，以期身心受樂於多生乎。然在凡夫地，未斷惑業，縱生人天，終非究竟安隱之處。倘能隨分隨力，持佛名號，求生西方，以期盡此報身，高登極樂，方爲最上脫苦之道。而堂堂丈夫，忍令本具佛性，常被惑業所縛，以受生死苦荼乎。張季鸞君，特刊中華新報，每日專闢一欄，提倡佛學。舉凡如來應化，法道流通，信毀罪福，修持利益。與夫戒殺放生，喫素念佛之言論事蹟，隨便登載。冀閱報諸君，同悟心佛衆生，三無差別之理。以行斷惡修善，復本心源之事。餘謂此實護國救民正本清源之道。因將吾人天職，天地化育，聖賢心法，佛教綱要。與夫亂之所始，治之所由。撮略言之，以貢當世具眼高人。所愧文字拙樸，不能暢發蘊奧。然其意義，固非妄談杜撰，有可取焉。又人生世間，所資以成德達才，建功立業，以及一才一藝養活身家者。皆由文字主持之力，而得成就。字爲世間至寶，能使凡者聖，愚者智。貧賤者富貴，疾病者康寧。聖賢道脈，得之於千古。身家經營，遺之於子孫。莫不仗字之力。使世無字，則一切事理，皆不成立，而人與禽獸無異矣。既有如是功力，固宜珍重愛惜。竊見今人任意褻污，是直以至寶等糞土耳。能不現生折福折壽，來生無知無識乎哉。又不但有形之字，不可褻污遺棄。而無形之字，更不可褻污遺棄。孝弟忠信禮義廉恥，若不措之躬行，則成亡八字矣。八字既亡，則生爲衣冠禽獸，死墮三途惡道矣。可不哀哉。

## 疏

#### 南潯極樂寺重修放生池疏

戒殺放生之事，淺而易見。戒殺放生之理，深而難明。若不明其理，縱能行其事，其心決不能至誠惻怛。其福田利益，亦隨其心量而致成微淺。倘遇不知者阻誹，遂可被彼所轉，而一腔善心，隨即消滅者有之。以故不避繁詞，用申其義。俾物類同沐慈恩，人倫各培福祉。以懇到之深仁，滅自他之殺報。同臻壽域，共樂天年。尚祈以此功德，迴向西方。則永出輪迴，高超三界。爲彌陀之弟子，作海衆之良朋矣。閱者幸注意焉。原夫水陸衆生一念心性，直下與三世諸佛，無二無別。但以宿惡業力，障蔽妙明，不能顯現，淪於異類。遂致知識陋劣，除求食避死之外，了無所知。譬如大寶銅鏡，經劫蒙塵。不唯毫無光明，即彼銅體，亦不顯現，直同廢物。忽遇智人，知是寶鏡具有照天照地無邊光明。遂日事磨礱，初則略露鏡體，次則漸發光明。及乎磨之至極，則照天照地之光，全體顯現。無智之人，方始貴重，視爲至寶。須知此光，鏡本自具，非從磨得。雖復自具，倘無磨礱之緣，從劫至劫，亦無發光之日。一切人天六道衆生心性，悉皆如是。由無始來，惑業障蔽，不能顯發本具妙明。迷背真性，造生死業。大覺世尊，知諸衆生一念心性，與佛同儔。因茲種種方便，隨機說法。普令修習戒定慧道，以期斷惑業而復本有，圓福慧以證法身。又令世人發慈悲心，戒殺放生。良以我與一切衆生，皆在輪迴之中。從無始來展轉相生，展轉相殺。彼固各各皆爲我之父母兄弟姊妹兒女，我亦各各皆爲彼之父母兄弟姊妹兒女。彼固頻頻由惡業力，或於人中，或於異類，受我殺戮。我亦頻頻由惡業力，或於人中，或於異類，受彼殺戮。久經長劫，相生相殺，了無底止。凡夫不知，如來洞見。不思則已，思之則不勝慚愧悲憫矣。我今幸承宿世福善，生於人道。固宜解怨釋結，戒殺放生。令彼一切有生命者，各得其所。又爲念佛迴向淨土，令得度脫。縱彼業重，未能即生，我當仗此慈善功德，決祈臨終往生西方。既往生已，即得超凡入聖，了生脫死，永出輪迴，漸證佛果矣。且愛物放生，古聖先賢，皆行此事。故書有鳥獸魚鱉咸若之文，而文王澤及枯骨，況有知覺之物哉。至於簡子放鳩，子產畜魚，隨侯濟蛇，楊寶救雀。此固聖賢一視同仁之心，尚不知其蠢動含靈，皆具佛性。展轉升沉，互爲怨親，及將來決定成佛等義。迨至大教東來，三世因果，及生佛心性平等無二之理，大明於世。凡大聖大賢，無不以戒殺放生，爲挽殺劫以培福果，息刀兵而樂天年之基址。古云，欲知世上刀兵劫，須聽屠門半夜聲。又云，欲得世間無兵劫，除非衆生不食肉。是知戒殺放生，乃拔本塞源之濟世良謨也。故陳智者大師，買臨海江滬溪梁六十餘所，亙四百餘里爲放生池。請敕立碑，禁止漁捕。有偷捕者，動輒得禍。直至唐貞觀中，猶然如是。唐肅宗乾元二年，詔天下諸州各立放生池，敕顏真卿撰碑文，並書丹。有云我皇舉天下以爲池，罄域中而蒙福，承陀羅尼加持之力，竭煩惱海生死之津。揆之前古，曾何彷彿。宋真宗天禧元年，詔天下立放生池，而杭州西湖，亦宋之放生池也。明蓮池大師立放生池於上方長壽二處。其戒殺放生文，流通天下。迄今三百餘年以來，景仰高風，慈濟物類之緇素通人，何可勝數。或曰，鰥寡孤獨，貧窮患難，所在皆有。何不周濟，而乃汲汲於不相關涉之異類。其緩急輕重，不亦倒置乎哉。答曰，子未知如來教人戒殺放生之所以也。夫人物雖異，佛性原同。彼以惡業淪於異類，我以善業幸得人身。若不加憫恤，恣情食啖。一旦我福或盡，彼罪或畢，難免從頭償還，充彼口腹。須知刀兵大劫，皆宿世之殺業所感。若無殺業，縱身遇賊寇，當起善心，不加誅戮。又況瘟疫水火諸災橫事，戒殺放生者絕少遭逢。是知護生，原屬護自。戒殺可免天殺，鬼神殺，盜賊殺，未來怨怨相報殺。鰥寡孤獨，貧窮患難，亦當隨分隨力以行賙濟。豈戒殺放生之人，絕不作此項功德乎。然鰥寡等雖深可矜憫，尚未至於死地。物則不行救贖，立見登鼎俎以充口腹矣。又曰，物類無盡，能放幾何。答曰，須知放生一事，實爲發起同人，普護物命之最勝善心。企其體貼放之之意，中心惻然，不忍食啖。既不食啖，則捕者便息。庶水陸空行一切物類，自在飛走游泳於自所行境，則成不放之普放。非所謂以天下而爲池乎。縱不能人各如是，而一人不忍食肉，則無量水陸生命，得免殺戮，況不止一人乎。又爲現在未來一切同人，斷鰥寡孤獨貧窮患難之因。作長壽無病，富貴安樂父子團圞，夫妻偕老之緣。正所以預行賙濟，令未來生生世世永不遭鰥寡等苦。長享受壽富等樂。非所謂罄域中而蒙福乎。何可漠然置之。子審思之。戒殺放生，畢竟是汲汲爲人，抑止汲汲爲物，而緩急輕重倒置乎。南潯極樂寺外，向有放生池，以磡未全砌，遂致坍塌。兼復多年未浚，淤泥充滿。每有善士就河放生。雖發善心，生難獲益。其旦蒙放而暮復遭捕者，當居多半。若近大江，則固宜放之江中，小河則斷非所宜。園林大師心有不忍，擬欲深浚其池，外築圍牆以爲防護。俾放生有地，而盜捕無由。其意亦良厚矣。尚未開工，適普陀覺三大師至，一見即志道相契。旋以寺事付託，而己則放下萬緣，專修淨業焉。覺師纘承舊緒，即欲速成其事。但以工程浩大，獨力難成。擬募闔鎮善信共襄勝事。祈予作序。予常痛念近世殺劫之慘，欲挽無力，因彼之請，觸動予懷。遂將吾人與物類之本具真心，及隨業升沉，並殺生護生之現未果報，撮略言之。冀諸位檀越，同發善念，同捐淨資，俾此舉速得成功，庶物類悉皆得所，其功德利益，無量無邊。豈特現世萬禍冰消，千祥云集，而未來世之銜恩報德者，正不知其幾千萬億也。

#### 金陵三汊河法云寺放生池疏

金陵爲文獻之邦，素稱佛國。其地之人，多有大乘根性。以大法東來，百七十餘年，只在北方。至吳孫權赤烏四年，康僧會尊者，行化至此。以感佛舍利降臨，孫權爲之建塔修寺，以宏法化。至晉而佛馱跋陀羅，譯華嚴經，亦在其地。宋齊梁陳以來，譯經宏法，大有其人。一則宿昔薰陶，善根所使。一則山水崇深，地靈所致也。迨至唐肅宗時，顏魯公真卿，適守是邦。詔天下諸州各立放生池，命魯公撰文。其曰，舉天下以爲池，罄域中而蒙福。是豈獨爲物計哉，蓋欲有所感也。今清涼山下烏龍潭，乃魯公自立之放生池。魯公精忠貫日月，文筆動風云。而且篤信佛法，極意護生。其懿德弘慈，千百年後，莫不景仰。近來世道人心，陷溺已極。天災人禍，頻頻降作。憂世之士，以爲此等業果，皆由殺起。倘能知物不可殺，則斷無殺人之理。由是各懷慈善，互相扶持。自可移風易俗，感召天和矣。於是馮夢老，王幼農，龐性存，魏梅蓀等諸居士，謀立放生池。以提倡息殺行慈之道，企敦民胞物與之風。以烏龍潭魯公故址，不能通江。另覓三汊河方家下圩，其地寬敞，有百數十畝。足可以建立道場，開池放生。幸其地主方君峻生，元屬樂善君子。只取半價，亦可謂稀有功德矣。議甫成，而予適至金陵。魏君以其事告予，且令作疏，以爲之倡。予常痛近世殺劫之慘，欲挽無力。因彼之請，觸動予懷。予前撰南潯極樂寺放生池疏，已將吾人與物類之本具真心，及隨業升沉，並殺生護生之現未果報，撮略言之，茲不縷述。冀諸位檀越，同發善念，同捐淨資。俾此舉速得成功，庶物類各得其所。其功德利益，無量無邊。豈特現世萬禍冰消，千祥云集。而未來世之銜恩報德者，正不知其幾千萬億也。須知放生原爲戒殺，戒殺必從喫素始。倘人各戒殺，人各喫素。則家習慈善，人敦禮義。俗美風淳，時和年豐。何至有刀兵劫起，彼此相戕之事乎。此挽回天災人禍，正本清源之要務也。凡有欲家門清泰，身心康寧，天下太平，人民安樂者。請皆於戒殺放生喫素念佛中求之，則求無不得矣。

#### 金陵三汊河法云寺增設佛教慈幼院疏

乾爲大父，坤爲大母。民吾同胞，物吾與也。故孔子以老安少懷爲志，如來以普度衆生爲心。以一切衆生，皆具佛性。皆是吾人過去父母親屬，皆於未來得成佛道。其有由惡業力，墮於水陸空行異類之中，其佛性固無少損。其貪生怕死，避苦求樂之心，與吾人初無少異。由是馮夢老邀同諸居士，發起法云寺念佛放生道場，以爲提倡。冀一切善人，咸體天地父母之心，共懷民胞物與之念。弭自他之殺業，培菩提之道本。豈獨注意於區區一道場而已哉。蓋欲感發於普天之下也。而惻隱之心，無所不至。凡一切鰥寡孤獨，顛連困苦，無所倚賴者，無不欲爲救援。但以財力維艱，於法云寺放生池旁隙地增設一慈幼院。取無父無母，無法存活之孤兒，養之教之，俾其成才而自立。免令凍餓而死，以填溝壑，飽鴉犬。致彼祖宗斷祭祀，兼使國家少人民。其心可謂真切懇摯，知所先務矣。良以小兒一失父母，必至死亡。即或稍能行乞，不至即死。以無力就學，亦不過終身爲傭。何能開智識以達本天姿，敦倫理以不悖人道乎哉。試思晉道安，唐一行，明妙峯，皆孤兒也。由得爲僧，遂致道傳天下，德被兆民。宋呂文穆，讀書土窯，乞食活命。一僧憐而供給之，遂得高中魁選，致君澤民。故發願有云，願子孫世世食祿，護持佛法。不信三寶者，勿生吾家。蓋其所感深也。是知神龍之雛，每有沙磧之困。仁人能以斗升之水濟之，待其羽翼既成，風云際會，便能普天之下，悉降甘霖。縱令天姿庸常，無此作略。而養其良知良能，俾各爲良善，亦可以爲天下太平之本。況孤兒既多，當必有出類拔萃，堪能成道立德，參贊化育，如道安一行妙峯文穆者。其教養成就之功德，何可稱量乎哉。所願仁人君子，一切善信，各推幼幼之心，勿吝涓涓之助。須知施爲福本，天道好還。我既濟人之孤，則己之子孫，當必多皆出類拔萃，大有作爲。決不至困苦顛連，無所籲告耳。宋范文正公，唯以濟世濟人爲事。其子孫至今，多有達者。固知急人之急者，其自己與子孫，世世生生，皆不至有急而待人賙濟也。倘能俯納芻蕘，不惜家珍，俾此舉大成，豈特孤兒之大幸哉，實天下國家之大幸也。

#### 普勸施資助刻大藏疏

夫大藏者，乃般若之叢林，真如之府庫，一切世出世間諸法之淵海也。舉凡如來究竟親證之道，衆生即心本具之法，及十方世界之廣，三世因果之微，與夫日用倫常孝弟慈善之道。悉皆顯闡贊導，了無佚遺。以故宏法大士，莫不以流通大藏，爲宏法利生之急務焉。刻大藏經，與單刻一二部經論有異。不得謂此功德大，彼功德小，此法當機，彼不當機。良以一大藏雖有經律論，及西竺此方種種著述，部類各別，卷數逾萬，總是一部大藏經故。既是一部，何可割裂疆域，妄分優劣。譬如萬川歸海，同一咸味。百華成蜜，同一甜味。卉木雖有大小，春光原無偏僻。形相雖有殊異，明鏡豈有二照。如修九層之塔，施磚石於各級，功德同等。如鑄千尺之佛，鎔金銅於一爐，那分高低。但可即末以得本，豈宜執源而廢流。菩薩度生，不見能度所度之相。菩薩行施，不著色聲香味觸法。故得一心無住，三輪體空，致其福德，直與十方虛空，同一廣大悠久。一大藏教，雖有大小權實，偏圓頓漸，顯密真俗，禪淨性相，種種不同。然其心光血脈，固皆融會貫通，一無滯礙。如帝網千珠，重重交映。如佛殿千燈，光光相涵。助刻檀越，但取錢不落空，勿論刊刻何種。庶經理之人，少費心力，而汪洋大藏，速得圓成矣。倘或以分別心，妄生揀擇，則人各效尤，必致或有一種，多人願刻，以成重復。或有一種，無人發心，常時闕漏。功德雖有，緩急失當。全藏流通，知在何時。況此時經理校對，悉皆有人。勝緣難再，忍令錯過耶。須知爲實施權，權是實家之權。開權顯實，實是權家之實。如來說經，菩薩造論。若無西竺此方諸宗古德著述，輔弼翼贊。何能中外流通，至今不替。且世主治國，尚賴文武輔弼，方得萬民仰德而畏威，觀光而自化。況如來所證之三德祕藏，實相妙理。若舍古德隨順機宜種種發揮，則佛心所證，唯佛與法身大士能知。其餘劣機衆生，將何由而知，何由而證乎哉。是知一大藏萬餘卷經，同是一法，何可分別。所願施資助刻諸大檀越，同以無所住而生心，不住法而行布施。則一大藏之不思議功德，人人各獲全分。如一月當空，萬川普映。一氣值節，大地皆春矣。

#### 吉林哈爾濱創建極樂寺疏

佛法流通，利益無量。天機深者得其深，即可明心見性，斷惑證真。天機淺者得其淺，亦可改惡修善，希聖希賢。良以如來設教，雖則正爲出世，而隨順機宜，循循善誘。故於經世之道，亦復發揮淨盡，毫善弗遺。遇父言慈，遇子言孝，兄友弟恭，夫倡婦隨。凡一切倫常日用之道，與儒教所說，了無異致。其所異者，一一各示三世因果，善惡報應。使人心存敬畏，不敢逾越。雖在暗室屋漏之中，常如面對佛天。即下而貪殘暴惡之倫，絕無信心。以久聞因果報應之事，其心已冥受制伏，亦不至十分酷烈。觀於列國殺人殉葬，以多爲榮。佛教東來，遂滅此風，可以見矣。其入人深而利益溥，譬如杲日麗天，生盲悉獲安樂。陽春回地，焦芽亦荷生成。誠所謂如來不出世，萬古冥若夜遊。佛法若流通，人天悉有恃怙。教傳東震，年將二千。其間具聰明睿智之姿，立掀天揭地之業。學識通人天，節操陵風云者。莫不崇奉護持，極力流通。不惜鉅資，建立塔寺。以其陰翼治道，顯淑民情，使民日遷善而不知所以爲之者。故古今首出庶物之人，莫不以流通佛法，爲天下太平，萬國咸寧之基址焉。吉林哈爾濱，僻處邊陲。在昔但爲華俄漁場而已。自鐵路開通，遂成歐亞交通重要地點。萬商云集，各行星羅。較京津滬漢，無多讓焉。但以寺宇絕無，高僧不來駐錫。經典未布，人民無緣培修。中東鐵路監察局長陳飛青君，宿植德本，篤信佛乘。欲使濱江同人，咸沐如來法化。特向中東路局，請地數畝，擬建十方叢林，命名極樂，以宏佛法而資信仰。其紳商首領，若某某等數十人，莫不皆本己立立人之心，行自利利他之事。爲之協力贊襄，以速其成。其建築規模，悉仿內地大寺之制。以倓虛法師，博學多聞，深通經教，志切宏法而利人，因請爲住持。祈其寺成之後，長年講經。俾蒞濱人士，咸知修身淑世之道，與夫了生脫死之法。兼復堂開蓮社，繼廬山之遺風。室闢閱經，窮修持之祕要。但以平地建築，與長時宏法。其事體甚大，其費用甚繁。以故懇祈當道長官，巨紳富商，及一切善信人等。各各發菩提心，行方便事。打開寶藏，培植福田。輸金輸粟，轉勸轉募。俾含空寶殿，指日成功。滿月金容，經劫常住。高僧蒞止，經典流通。蓮社開，而淨土之宗風丕振。經教宣，而苦海之舟筏長存。從茲人慎三業，戶敦十善。勝殘去殺，同登仁壽之域。信願念佛，共生極樂之邦。將見出資善士，常蒙佛天護佑。當必災障冰消，吉慶云集。身心安泰，家門靜謐。富壽康寧，現生獲箕疇之五福。尊爵上章，後裔納伊訓之百祥矣。

#### 杭州彌陀寺啓建蓮社緣起疏

一切衆生，一念心性，與佛全同。而其居心行事，與佛全異者，其故何也。良以迷本具之性德，逐妄合塵。以性具無著之戒定慧，反作逐境染污之貪瞋癡，遂造隨事爭執之殺盜淫。由是之故，輪迴六道，受諸極苦。久經長劫，莫之能出。大覺世尊愍之，興無緣慈，運同體悲。示生世間，成等正覺。說法四十九年，談經三百餘會。其間教隨機異，法以緣殊。大小偏圓，權實頓漸，各就機宜，令得利益。於中求其三根普被，利鈍全收。下手易而成功高，用力少而得效速。不斷惑業，得預海會。即此一生，定出輪迴者。無如信願念佛，求生西方之殊勝超絕也。以故華嚴法華等諸大乘經，文殊普賢等諸大菩薩，馬鳴龍樹等諸大祖師。悉皆極力讚揚，普勸往生。迨至大教東流，遠公大師，隱居廬山。創開蓮社，宏通此法。最初結社之時，高僧鉅儒之預會者，凡百二十三人。若終公之世，三十餘年之內，其入蓮社而念佛名，蒙接引而得往生者，則多難勝數也。自茲厥後，代有高人。宏揚蓮宗，導利含識。宋初永明大師，住持淨慈（淨慈初名永明）。圓修萬善，偏贊淨土。恐學者不知自力佛力之所以然，作四料揀，以爲指南。俾上中下根，若凡若聖，皆有遵循。若非彌陀化身，何克臻此。後有省常法師，當太宗真宗之際，住持昭慶。慕廬山之遺風，結淨行之蓮社。而王文正公旦，首先歸依，爲之倡導。凡宰輔伯牧，學士大夫，稱弟子而入社者，有百二十餘人。其沙門則有數千。而士庶則不勝記焉。明季蓮池大師，參禪大悟之後，力修淨業，重興云棲。以契理契機，莫過淨土。遂著彌陀經疏鈔，發其甚深旨趣。淨土宗風，爲之丕振。而一生悲敬雙修，事理不二。以故戒殺放生，濟孤利冥之懿範，數百年來，中外景仰。清雍正間，省庵法師，住持梵天。宏闡淨土，不遺餘力。其勸發菩提心文，堪與日月爭光，虛空等壽。由此諸祖心光所映，杭州人士多皆信向。又以山水佳勝，高人蔚生。而人以類聚，故法門知識，亦多蒞止。因茲法化之盛，較各處爲優。地靈人傑，法以緣興，信非虛語。迨光緒初年，玉峯法師，創建彌陀寺，爲淨土道場。鑿山鐫經，宏揚淨土。雖其道德不敢與永明諸祖相比。而其誓願宏深，語言痛切，不愧爲淨土嚮導，法門知識。繼往開來，厥功實非淺鮮。自後國家多故，住持非人，遂致一敗塗地。近數年來，各界眼界大開。凡有志於學聖賢者，無不研究佛學，修持淨業。某某等諸居士，不忍令此道場，長時湮沒。公推智慧法師爲住持。以期提倡蓮宗，普利一切。智師以己立立人，自利利他爲心，仰效前修，特開蓮社。每月六齋日，舉行一次。有信心者，同來念佛。念畢少頃，恭請智師，或餘知識，或通法居士，升座講演淨土法門中切要理事。俾諸人克治習氣，增長信心，誠盛舉也。（光）與智師，志同道合，乃委其敘述緣起，以爲一切大衆勸。宋時長蘆賾禪師，景仰廬山蓮社，啓蓮華勝會，而普賢普慧二菩薩，夢中祈其書名。故知此會，是名最勝法施之會。凡入會者，各宜勉旃。又近世之人，多務虛名，不修實行。口雖念佛，心與佛違。譬如藥忌並服，何能愈病。必須念念克治自己習氣，心心憶念彌陀洪名。凡有與佛不合之念頭起，則自責曰，汝念佛求生西方之人，何可起此念乎。正念一起，邪念自消，決不許其稍住頃刻。必使心中淨無瑕穢，如淨琉璃，內含寶月。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。信願持名，決定求生。方爲真正修淨土人。若有一念求來生人天福報之心，即修持精純，亦名違背佛教。雖種善根，而了生脫死，當在驢年。可不哀哉。此段雖於緣起無涉，實爲修持要義，故拉雜書之。

#### 杭州南高峯榮國禪寺重修寶塔疏（代住持振機作）

大覺世尊，愍諸衆生，迷本妙心，輪迴生死。示生世間，成等正覺。隨衆生根，爲說妙法。普令有情，悉獲利樂。及至一期事畢，示現滅度。又以悲心無盡，特碎全身爲八斛四鬥舍利。分佈天上人間，以爲未來衆生滅罪植福，出離輪迴度脫生死，直至成佛之無上第一不可思議因緣。由是凡有得佛舍利者，無不高建寶塔，藏於其中。普令自他幽顯，同消宿業，同種善根也。南高峯者，省會之名山，浙江之巨鎮。自下至頂，高一千六百餘丈。登巔遠望，長江若帶，西湖如杯。極湖山之勝概，豁達士之胸懷。與北高峯對峙，相去十餘里。層巒疊嶂，蜿蜒盤結。山勢既峻，能興云雨，故其上多奇云。山峯高出云表，時露雙尖，望之如插，因目之爲雙峯插云，爲西湖十景之一。五代石晉天福間，浙江時屬吳越。有梵僧自西竺來，登南高峯之巔，見其遠望無極。遂欣然曰，於斯可以立大覺世尊之表相，令四遠望者，同種善根。因出舍利一顆，託有德望僧道圓，稟吳越國主文穆王，爲建寶塔。高七層，通計十丈。其規模制度，精妙絕倫。於下建寺一所，名爲榮國。以如來舍利來儀，爲國榮慶故也。歷漢周宋元明清，以迄於今，年滿一千。其間革故鼎新，已非一次。現今寶塔崩壞，止存一級。寺院傾頹殆盡，破屋數間，不蔽風雨。前住僧人，不堪其苦，遂即捨去。（機）近方接住，奉侍香火。竊念前人建塔，原爲國民植福。今已崩壞將盡，忍令古蹟泯滅，損西湖之勝景，荒衆生之福田乎。觸目傷心，不遑安處。擬欲即興工作，揭底重修。又以前人造法，難以經久。今不得不深慮而預防之。緬維古人建塔，原爲藏如來之舍利，令其遠而望者，近而禮者，悉種善根，同得解脫。至其塔中設道，屈曲宛轉，從下漸升，以至厥頂。四面開窗，以瞻四方。無非欲令衆生，了知欲獲佛果，必須腳踏實地，斷惡修善，從凡至聖，漸次增進。既能身登上地，自可永斷凡情。由茲徹見真空，何難直證妙覺。然由中空，致不堅久。又無知之人，不知古人之用意處，每以登高望遠爲事。則褻慢實深，獲罪非淺。今擬中不設道，通做實心。中豎鐵柱，以爲剛骨。一免烈風地震之摧殘，一免遊戲登臨之罪咎。則唯得其益，不受其損。當爲佛天所允許，善信所贊成也。但以工程浩大，非三萬餘圓，不克成辦。因恭繪塔圖，謹述愚誠。懇祈十方檀越，感佛恩德，發菩提心。打開寶藏，培植福田。俾巍巍寶塔，復峙云中。穰穰衆生，重瞻法相。滅過去之罪業，種未來之善根。將見佛天云護，災障冰消。身心安泰，家門迪吉。前程隨心地以遠大，定獲富壽康寧之徵。餘慶偕厚德以無疆，永膺簪纓爵位之福矣。

#### 佛頂山萬年水陸募緣疏（此其懸敘下敘事不錄）

竊以無緣之慈，方能度無緣之輩。非常之事，必須待非常之人。溯水陸之緣起，由觀音之善權。現面然以警阿難，懇如來以宣祕咒。普使飢虛，悉獲飽滿。咸令鬼獄，盡生人天。迨至大教西來，梁武御極。虔修齋戒，感通幽冥。夢孤魂以求度，遂設法以薦拔。廣請禪教之高僧，遍閱顯密之奧典。運絲綸之睿藻，制水陸之儀文。仗三乘三密之真詮，承萬德萬靈之威力。銷鎔惑業，滅除罪愆。若輕霜之對於赫日，猶片雪之落於洪爐。利益難名，功勳罔測。其有往劫根熟，即舍苦域而頓超樂邦。縱令宿世機生，亦升人天而永離鬼獄。以故當時求佛證明，滅燭而燭遂自然。後代依科作範，薦親而親蒙度脫也。

#### 杭州石經山彌陀寺募修葺殿堂寮舍並浚放生池疏

天下名勝之宣傳宇宙者，必先有其地，而後得其人，則其名始著。是勝地名山，端賴有儀刑現未之具德高人，方可令人寤寐神馳，以生景仰。若廬山之以遠公著，云棲之以蓮池重也。浙江山水冠天下，其地素稱佛國。高人哲士，相繼而出。殆所謂地靈則人傑耳。清同治間，妙然法師，專修淨業。以彌陀一經，普被三根。實華嚴歸宗之要義，亦末法最勝之慈航。擬欲鐫諸山石，以垂永久。俾現未見者聞者，同種善根以生正信，修淨業以往西方。因見城北松木場，石巖高峻，石性堅緻。乃買其地址，倩工開鑿。請善書之沈善登居士書之。居士遂棲鄧尉山，先請四位發菩提心道友，晝夜念佛，以爲加持。自己放下萬緣，齋沐敬書。凡書一字，必先禮佛三拜，持佛號一百八聲，結印持穢跡金剛咒七遍，跪而書之。寫經之外，息心念佛，不提餘事。以此佛力法力加持功德，冀現未一切若見若聞之人，悉發菩提大心，頓出娑婆穢苦。如此五十三日，千八百餘字，方始書畢。字大幾寸，鐵畫銀鉤，遒勁圓潤，誠爲稀有。然師遂爲鐫刻，深及八分。日持佛號，以爲加持。尚未畢工，即已西逝。其友玉峯成方二法師，先固相與輔弼，至是遂力任其事。石經刻成，飾之以金。凡屬見者，莫不肅然起敬，生稀有想。則全經功德，固已印於八識田中，作未來往生西方，究竟成佛之種子。是蓋以佛力，法力，及三師沈居士之心力，爲增上緣，以顯發見者聞者性具功德，俾其終得受用耳。由是諸檀越悉皆歡喜，爭先布金。遂得佛殿僧寮，一一悉備。居然一專修淨業之大道場。所謂地由人著者，非乎。三門之外，開一池塘，以放水族諸物。繼云棲天台之慈行，令將登鼎鑊以充口腹者，咸得游泳其中，以盡天年。乃所以息刀兵而弭殺劫之最上良策也。自建立以來，迄今五十餘年，悉守成規，無忝前修。近數年來，住持才力薄弱，頗形艱難。既無田產以充常住之需用，又無道德以感檀信之供養。此之道場，幾將湮沒。諸居士憂之，去秋強智慧法師爲住持。因特開蓮社，以紹玉峯之業。必期四衆同念彌陀，同求往生，復以轉化一切，悉皆同辭五濁，同登九品而後已。其殿堂寮舍，已經五十餘年，未曾修葺。兼以今夏風災，諸多坍塌破壞。若不即修，久則更難爲力。而且放生池多年未浚，淤泥充滿。於放生一事，大有所礙。擬欲開拓浚掘，悉皆加倍。外豎圍欄，以爲防護。庶放生得所，而盜捕無由。俾流水智者慈云蓮池之慈惠，永久無替。豈徒曲全物命，實欲啓世仁慈。倘能人各不殺，則世道有不太平者乎。但以工程浩大，所費實繁。祈（光）作疏，遍懇諸大檀越。各發菩提之心，共植出世之業。捐寶海之涓滴，成梵宇之莊嚴。須知祇園始經營，天界之宮殿已現。佛念才發起，淨土之蓮華即生。流水所濟之魚，已作十千天子。智者所放之物，多爲海東王臣。古既如是，今豈不然。以如是因，感如是果。倘能不惜五家所共之殊珍，成就三寶興隆之勝舉。將見現生永膺多福，臨終高登九品。庶可圓彰本具之佛性，速證無上之菩提矣。

#### 募建普陀山輪船碼頭疏

觀音大士，誓願宏深。濟度無方，津樑罔測。絕攀緣而赴衆感，如一月普印於千江。住真際而應羣機，猶陽春遍育乎萬卉。悲運同體，慈起無緣。尋聲救苦，處處現應化之身。隨類逐形，在在作迷途之導。恩周庶類，澤潤蒸民。冀含識親見性天，固已無剎不赴感。欲衆生投誠有地，特示應跡於普陀也。由是歷朝欽敬，舉世尊崇。佛殿經樓，傑出於云霄之外。偉文瑰筆，輝煌乎瀛渤之中。按華嚴經入法界品，善財南參第二十八，於補怛洛迦，參觀世音菩薩，即此山也。在昔大教未來，道場未開。凡俗雖莫睹夫慈容，仙真固常瞻乎佛日。故秦之安期生，漢之梅子真，晉之葛稚川輩，悉皆寄寓此山，修真養道。及至朱梁開山，四衆始知歸向。報德心切，不憚梯山航海之勞。投誠情殷，必致瞻儀接足之敬。但以輪船無有碼頭，常須小船接送，稍有風浪，甚屬危險。年力壯盛者猶可，老弱婦女，更爲可慮。是則碼頭不修，實爲大士慈悲心中一大憾事，亦屬善信報答分中一大歉事。第以颶風一起，則怒浪衝激，數萬斤巨石，直同轉丸。若非下大資本，斷難永久不壞。以故近來發心者衆，而卒未實行者。以工大費鉅，恐不久長，則徒費金錢，枉勞心力耳。大護法蘭舫祝公，與其子伊才。素固熱心公益，兼復篤信三寶。愍此情形，發菩提心。雖知不易建立，而必欲實行其事。非秉如來自利利他，孔子己立立人之心，能有是勇毅乎哉。然此功德，非數十萬金，固弗能辦。非但己力不足，亦欲善與人同。因以緣起，委光敘述。光住山多年，深知其事之難。又幸祝公志在利人，爲之提倡。必有與祝公同其心力財力者，羣起而和之，衆志成城，何難成辦。況普締夫四衆報恩誠心，仰契乎大士慈悲願力。將見海若風伯，亦當上遵聖意，下順凡情。常相擁護，俾永無虞。庶後之禮大士者，悉免虛驚，穩登彼岸也。經云，若令衆生生歡喜者，則令一切如來歡喜。故知或以一言，或以一圓。贊成此舉者，一切諸佛，悉皆歡喜。況其多多者乎。即彼最少功德而論，譬如一滴，投大海中，直下與大海同其深廣，同其悠久。多者又何待論。今秉志心，以淨財投於覺海，必至業海乾枯，福海洪深，以迄覺海圓澄而後已也。懇祈入寶山者，切勿空手。沐法澤者，務報佛恩。

#### 天台山上方廣寺募修三聖殿疏

天台，爲東南第一名山。上方廣，乃天台開山之第一古寺也。溯自東晉曇猷尊者，以神通道力，降伏山神，而爲開山，創建此寺。初名石橋寺，以在石橋之側，過石橋則有方廣寺，乃五百應真寄居之聖寺，非道鄰應真者，莫能一見。猷師曾入其寺，受齋而出，知其爲應真之所示現無疑。後人慕應真之勝蹟，遂名石橋爲方廣云。方廣寺之最高處，爲西方三聖殿，向爲念佛堂，正殿三楹，供三聖像，以作禮念之所，兩邊二楹，以作念佛僧安住之舍。竊以法門無量，皆須斷盡煩惑，方可了生脫死。唯念佛一法，但具真信切願，皆可仗佛慈力，往生西方。以故古今出格高人，莫不注重此法，自行化他，以期一切同人，咸於現生超凡入聖也。方廣寺之三聖殿，歷年久遠，材木腐朽，早宜重新，奈住持以資斧無出，且待時機。今年三月初，來一客僧，住其中念佛，頗著勤懇。至四月初四夜，自化其身於三聖殿，及寺衆咸知，則火已大熾，無法挽救矣。然幸只燒此處，餘未延及。不知此僧特欲重新此殿而爲此舉耶，抑山靈慾重新而使彼爲此舉耶，抑佛菩薩五百應真欲大宏淨土法門，俾一切出資助修諸善信，同仗此善根，出此苦娑婆國土，生彼極樂世界，而令彼爲此舉耶。今住持即欲重修，祈光作疏。乃述其開山建寺，及此殿早宜重修，而適逢此因緣，以祈一切檀越，念淨土法門具契理契機之妙，此僧有爲法捐軀之誠，各舍淨資，贊襄勝舉，其爲功德，唯佛能知矣。

#### 普陀山伴山庵募修大殿疏（代撰）

圓通大士，示跡普陀，誓願無疆，慈悲莫測。絕攀緣而赴衆感，如一月普印於千江。住真際而應羣機，猶一雨遍潤乎萬卉。伴山庵者，法雨之分藍，大士之別院也。暮鼓晨鐘，接普濟之清韻，拈華豎拂，承法雨之家風。輔弼兩寺，宏闡一乘，因是之故，名曰伴山。第以創建以來，歷年久遠，革故鼎新，代有其人。迄今雨淋日炙，霧浸云蒸，復將傾頹，急宜修葺。衲披剃本院，遍參諸方，一朝踏破草鞋，致令腳跟點地。由是倦飛知還，忘緣樂道，得故鄉之風月，持別庵之門庭。睹茲形勢，觸目驚心，常恐金容掩色，不鏡三千之光，普門扃戶，難由廿五之路。欲徹底以掀翻，復本來之面目。奈工大費鉅，鉢罄囊空，爰述鄙誠，遍募檀越。懇祈發菩提心，行方便事，捨本有之家珍，培不朽之功德，量力隨緣，施金輸粟。庶含空寶殿，指日可成，滿月金容，經劫常住。使南參緇素，東請僧俗，登門歸命，睹相發心。了知相相離相，親證實相之妙相，門門普門，直入無門之法門。展劫外之玄風，翼寰中之郅治。其功德利益，豈語言文字所能形容者哉。

#### 啓建普門無遮普度勝會大道場募緣疏（代撰）

觀音大士，乘大願輪，以普門法，度脫衆生。言普門者，以法法頭頭，皆歸實相，根根塵塵，悉證圓通，無有一法，不通涅槃，故曰普門。又覆上中下根，皆使就路還家，善惡中庸，無不等蒙攝受，無有一人，不垂慈濟，故曰普門。但以衆生在迷，妄於根塵等境，起惑造業，因業受苦，久經長劫，了無出期。故致天災人禍，更迭而興，水火刀兵，相繼而起。豈天之枉虐斯民，實民之往業所感。若不歸命大士，則苦果復生苦因，倘能懇恩蓮座，則善緣當獲善報。竊念吾潮，近年以來，屢遭瘟疫，又經兵災，復罹地震，水旱蟲蝗，不時見告。因茲數端，以致死亡貧困者，實繁有徒。縱有幸而獲免，未受損傷者，亦復憂怖戰兢，如吞棘蓬，如坐鍼氈，苦毒衷懷，無處籲訴。（某等）由是謹發虔心，歸命慈父，企滅已往之愆尤，預培將來之福祉。擬某年月日，於南海普陀山法雨禪寺，啓建普門無遮普度勝會大道場七晝夜。仗此良因，俾亡者蒙佛接引，神超極樂之天，存者沐法威力，身享康寧之福。宿業消而在在解脫，謀爲順而事事亨通，轉煩惱之逼迫，成自在之逍遙。各各先亡祖禰，俱獲超升，人人後代兒孫，常納吉慶。但此道場，費用實繁，懇祈吾邑善信人等，同發善心，共襄勝事，則功德無量矣。

#### 上海殘疾院勸捐疏

一切衆生，心性原同，而其身心受用，苦樂懸殊者，以宿世之修持不一，致今生之感報各別也。故經云，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，欲知來世果，今生作者是。感應篇云，禍福無門，唯人自召，善惡之報，如影隨形。是以君子樂天知命，不怨不尤，聿修厥德，自求多福，以期消滅宿業，培植來報也。世之最可憐可憫者，莫過於貧無衣食之瞽目殘疾人。均是人也，人皆眼目明了，徹見一切，彼則雖處光天化日之下，無異暗室幽谷之中。人皆手足完全，隨意動作，彼則肢體殘缺，諸凡不便。如是之人，又加以無家室以庇身，無衣食以養體。彼等同爲天地父母之所生，固爲吾之同胞。吾人幸受天地父母之所覆載，而境遇稍亨。若不設法，令彼身有所託，心有所依，俾其宿業消滅，來報勝妙，便失天地父母平等生育之心，兼負天地父母錫吾福樂安適之念。況乎博施濟衆，老安少懷，視民如傷，恩先無告，古聖賢無不提倡而躬行之，以爲天下後世法。豈可不仰體天地聖賢之心，以行一視同仁之道，而漠然置之乎。以故一亭王居士，特發大心，糾集同志，立一殘疾院，於上海南車站附近，俾彼無家可歸之殘疾人，安住其中，供其衣食，以盡天年。有手足不完具者，派人照護，其有目能視，手能作者，隨彼身分，作諸工業，以稍貼補其服用。又請通達佛法之人，數日一往其中，爲彼演說改過遷善，閒邪存誠，信願念佛，求生西方之法。俾彼等了知前因後果，聿修厥德，一心念佛，以期往生。庶可永離娑婆生死輪迴之苦，常享淨土常樂我淨之樂，其爲彼等慮者，可謂懇切周摯，至極無加矣。然人衆既多，所費實繁，端賴富有力者，發同體之悲心，捐無盡之寶藏，補天地化育之遺憾，培自己莊嚴之法身，則幸甚幸甚。

#### 募修永嘉羅漢山景德禪寺疏

佛法深妙，非凡情所能測度。若非有大智慧，大辯才，大神通之聖人。而欲化導愚俗，共歸正法，舍拘墟之劣見，開性具之正知，各舍家珍，創建梵剎。俾得宏宗演教，作長夜之明燈，辦道修心，爲苦海之巨筏者，誠非易易也。永嘉羅漢山景德寺者，唐藤蘿尊者之所造也。按寺志，尊者不知何許人，於武宗會昌二年，乘木浮海而至瑞安巡簡司前，邑人異之，祈師登岸。由是一方之民，崇信景仰，有如活佛。於是隨機開導，令生正信。逆知武宗將有滅法之兆，故其建立梵剎，皆悉從緩。至中宗繼立，佛日重明，尊者乃普遍化導溫州屬邑，共建梵剎十有八所，可謂大宏法化，爲衆福田矣。羅漢山景德寺，乃其一也。其山峯巒峻秀，景趣清幽，爲永嘉之首鎮，洵修道之靈區。其寺自唐迄今，歷一千一百餘年，其間宏揚法化，鼎革梵剎者，固難悉數。現以久未修葺，佛殿僧寮，傾頹殆盡，尊者聖蹟，將欲湮沒。邑人潘鑑宗，吳碧華，葉健雄等數十人憂之，共議興復。然以時局艱難，且縮小辦，擬建佛殿五楹，前殿三楹，兩廊寮舍十餘楹，俾凡禮誦棲息，各得其所。安住數位精修淨業之比丘居士，常住其中，專修念佛三昧，以期自他同出娑婆，同生淨土，爲彌陀之弟子，作海會之良朋耳。但以工程浩大，獨力難成，懇祈十方檀越善信人等，發菩提心，行方便事，打開寶藏，培植福田，俾含空寶殿，指日成功，滿月金容，經劫常住，蓮社開而見聞蒙益，淨宗闡而僧俗明心。將見佛天云護，吉慶駢臻，富壽康寧，現身獲箕疇之五福，尊徽高爵，裔世納伊訓之百祥矣。

#### 廬山青蓮寺啓建蓮社緣起疏

佛法廣大如法界，究竟如虛空，而其全體大用，悉在衆生一念心中。但以迷而未悟，遂致於本無生死中，妄受生死輪迴之苦。故我釋迦世尊，特垂哀愍，示生世間，以施拯濟。於是棄捨國榮，出家修道，菩提樹下，成等正覺。欲使一切衆生，悉皆徹證自心，圓成佛道，於是隨機說法，應病與藥。俾彼善根成熟者，頓證無餘涅槃，善根未熟者，隨分各得利益。說法四十九年，談經三百餘會，雖則大小權實不同，偏圓頓漸有異。在佛本心，無非欲直授己所證之覺道，以機多不契，故不得不曲垂方便以攝受耳。致於出世本懷，未能頓暢。由是於常途教理外，開一特別法門，所謂念佛求生淨土，使彼若聖若凡，若愚若智，同於現生，出離生死。俾已破無明者，圓證法身，具足煩惑者，亦登不退，其功勳利益，出於一代時教之上，誠可謂至圓至頓之教外別傳也。以故一切大乘經中，無不顯闡贊導，一切菩薩祖師，無不依教奉行，以其爲三世諸佛普度衆生之大道，九界衆生圓證佛果之妙法也。及至大法東來，遠公大師，首於廬山東林，宏揚此法。一時緇素高人，咸皆云集川赴。而廬山之名，淨土之法，人皆景仰而修持焉。自茲厥後，所有律教禪密，莫不以求生淨土爲返本還元之末後一著，以故蓮風扇於中外，法利遍及古今。況茲時丁末法，人根陋劣，更宜專修此法，以期現生了脫。而廬山最勝之地，青蓮寺適當其基。高踞山巔，其形勢固天然一朵蓮華。故晉之黃谷大師，繼遠公之宏猷，建寺其中，以闡揚蓮宗也。自晉迄清，千五百餘年，由高人相繼住持，故蓮風常得丕振。至洪楊之亂，悉成劫灰，法道式微，無人恢復，致令千餘年選佛道場，竟成荒山，可不哀哉。爰有妙培大師，系微軍老人之高足弟子，恪遵師訓，篤修淨業。特往紅螺，參學多年，今春來遊廬山，至其寺基，見其形如蓮華，而復前臨三疊之瀑布，後倚五老之雄峯，左右則有獅子象鼻二峯，以爲衛護，殆天造地設一淨土道場，不忍永令湮沒，遂發願恢復，以宏蓮宗。乃與上海諸大居士商榷，先募千餘元，用建念佛堂一座，僧寮數間，安真心辦道數人，六時行道，用繼遠公芳規。待後有大功德主，則隨力擴充。以財力維艱，行道是急，故不得不隨分隨力，以期修持得益，而不致有礙淨業也。其結社之法，一遵遠公成規，人不論僧俗，必須具真信願，決定求生西方。又須各持齋戒，清淨身口意業，朝暮課誦，三時念佛，除有病，及公事外，概不得避懶偷安。暇則隨意禮誦坐禪，但取其於道有益而已。唯不得習學詩文，泛覽俗典，以及閒談雜話，虛度光陰。昔遠公結社，即有一百二十三人，悉皆佛門棟樑，儒宗山斗。今則人根陋劣，遠不及昔，而即心本具之佛性，三根普被之法門，古今固無二致。則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之理，都攝六根，淨念相繼之事，豈不自我而修，自我而證乎哉。用是謹立簡章，以勖同志。又祈諸大檀越，發菩提心，各相護持，輸金輸粟，轉勸轉募，俾含空寶殿，指日成功，滿月金容，經劫常住。蓮社興而宗風丕振，正法盛而災障潛消。將見佛天云護，吉慶駢臻，現生備膺五福，臨終高登九品。如是則可謂真大丈夫，真佛弟子，上不孤於佛化，下不負於己靈。所願見者聞者，同修此道，以一傳十，以十傳百，乃至遍界，則世界太平，人民安樂矣。不勝馨香禱祝之至。

#### 普陀山法雨寺募修天王殿及鼓樓疏

普陀名山，乃大士示跡之勝地，法雨禪寺，實國民祈福之道場。創建以來，歷年久遠，革故鼎新，代有其人。兩頒內帑，前清蒙二次敕修，遍募衆緣，亂後經一番締造。奈大海之中，咸霧颶風，摧殘諸物，較之內地，愈爲速朽。現今天王殿鼓樓，椽棟腐敗，柱根蠹朽，若不早爲之圖，勢必立見傾覆。雖則名標天王，實奉彌勒法相。彌勒慈心，與觀音兩相符合，隨類逐形，尋聲救苦，慈隆即世，悲臻末劫，作現在之恃怙，爲未來之世尊。此時覿面一笑，以結系珠之緣，他年龍華三會，同授無生之記。彌勒於世，因緣甚深。若不修葺，將何以妥聖靈而致誠懇，消災戾以福黎元。但以工程浩大，獨力難成，因茲疏述愚誠，敬募十方檀護，懇祈發菩提心，行方便事，打開寶藏，培植福田。俾含空寶殿，指日成功，滿月金容，經劫常住。庶一切來者，登歡喜地，入樓閣門，現在深契佛心，將來同圓種智。將見佛天云護，吉慶駢臻，闔潭永膺多福，裔世長髮其祥矣。

#### 嘉興真如寺開念佛堂專修淨業緣起疏

佛法深廣，猶如大海，雖法身大士，尚不能窮源徹底，況博地凡夫乎。然如來以大慈悲，欲令一切若聖若凡，同於現生，出離生死，特開一信願念佛求生淨土法門。如跛足懦夫，終日難行數里，若乘轉輪聖王輪寶，不須崇朝，即可遍達四大部洲，二者遲速，天淵懸殊。凡夫未斷惑業，固無了生死分，若以信願念佛，感佛慈悲攝受，即於現生，往生淨土，超凡入聖，登不退地。較彼唯仗自力，修戒定慧，以期業盡情空，了生脫死者，殆非譬喻言說所能形容也。由是歷代緇素高人，無不以此自行化他，以其爲入道之要門，成佛之捷徑故也。真如禪寺，創建以來，千數百年，宏宗演教，代有其人，兵燹以後，用度日絀。致令法輪幾乎停轉。邇者住持念慧，志圖恢復，但以資斧無出，暫擬安住清淨戒僧八人，長年二時課誦外，專持佛號三支香。暇則隨意禮誦，人各月給衣單銀三元，凡經懺佛事，概不應酬。若施主來寺念佛，及打佛七，則無拒。如是則庶可一意精修，速獲實益，亦可以上報四恩，普資三有，其爲利益，固非尋常一切修持所可比擬也。但以寺產素薄，香積不充，懇祈有力檀護，發菩提心，成就勝事，或助道糧，或助燈油，俾此念佛道場，日益開擴，並令見者聞者，悉皆興起。將見佛天云護，吉慶駢臻，生獲箕疇之五福，沒預珍池之九品矣。唯冀不惜家珍，庶可共沐佛恩。

#### 南京三汊河法云寺募鑄幽冥大鐘疏

娑婆世界，以音聲作佛事，叢林法器，唯大鐘爲第一。以其發瞶振聾，啓人天之耳目，通幽徹顯，實惡趣之救援。增一阿含經云，若打鐘時，願一切惡道諸苦，並皆停止。若聞鐘聲，及佛經咒，得除五百億劫生死重罪。故付法藏傳中，罽膩吒王，以大殺害故，死墮千頭魚中，劍輪繞身而轉，隨斫隨生。羅漢爲僧維那，依時打鐘，若聞鐘聲，劍輪在空，因遣信令長打，過七日已，受苦即息。又翻譯名義集云，南唐上元縣一民暴死，三日復甦，云死至陰間，見先主縲械甚嚴。曰吾爲宋齊邱所誤，殺和州降者千餘人，怨訴囚此。凡聞鐘聲，得暫息苦。汝還，語嗣君，爲吾造一鍾，長時擊之。彼若不信，以吾藏玉天王像於瓦棺寺佛左膝，人無知者，以此爲驗。民具告，驗實，遂造一鍾於清涼寺，鐫其文曰，薦烈祖孝高皇帝，脫幽出厄。此擊幽冥鍾之所由來也。而況法云寺，效法云棲，念佛放生，教養孤兒，爲江南第一慈善道場。以近來殺劫至慘，而南京和記洋行，殺一切牛羊飛走等物，不計其數。由是馮夢老，魏梅蓀等諸居士，糾集僧俗若干人，提倡戒殺放生，喫素念佛，以期挽回劫運。遂買地四百四十畝於三汊河，開放生池九區，佔百餘畝。又設慈幼院，教養孤兒，現已滿六十名。鄧璞君居士募四十八願，啓建大殿，每願千元，現已將圓，明年當即建造。殿成之後，量資安僧，專修淨業，兼以講演。崔益榮居士發心募鑄大鐘，任人隨心隨力布施，或千元百元十元一元俱可。但此鍾須晝夜常擊，宜用響銅，至少須三千斤。而響銅頗貴，每斤須一元多，則料及工資，當須四五千元。若所募有餘，則用鑄報鍾，大磬，呼板各一，此俱作佛事不可少者。須知法云寺一起，和記洋行遂止殺業，但作制蛋之廠，其關係實非淺鮮。蓋由大家之誠心，感三寶冥燻加被，故致然也。所願諸大檀越善信人等，同發善心，成就此舉。所有功德，必能超薦先亡祖禰，咸生蓮邦，覆庇現在眷屬，各獲福慶。出資人名，當刻一大牌位，供於鐘下。鐘身遍刻經咒，但書總計施資若干人，及銀若干圓而已。譬如一滴，投於大海，即與大海，同其深廣。若人以淨信心，歡喜布施，即與如來大覺法海，相契相合。其爲功德，莫能名焉。

#### 法雨寺羅漢裝金募緣疏（代撰）

大覺法王，出現世間，隨機說法，度脫衆生。必有菩薩聲聞，輔弼法化，方能普使羣倫，悉蒙利益。譬如一人御極，百辟輔理，方能垂衣拱手，坐致太平。故有道超十地，德邁等覺者出世，必有三祇果滿，萬德因圓者，隱其實德，權示小果。如法華所說諸阿羅漢，悉皆內祕菩薩行，外現是聲聞，非到佛地，誰能測度。又佛敕諸阿羅漢，常住世間，受人天供，爲世福田，如五百大阿羅漢等。而十八羅漢，乃其首領，故叢林佛殿，咸塑形儀，令瞻禮者，滅罪增福。法雨常住，乃觀音大士圓通道場，歷朝敕建，舉世尊崇。是故殿啓九龍盤拱之制，聖塑大士慈悲之容，而十八羅漢，分坐兩傍，如星拱辰，羽翼慈化。但以久歷歲月，金色剝落，非徒不副瞻仰，實爲難妥聖靈。（衲）擬欲重裝金身，俾得永鏡三千，無奈屢搜囊資，何能稍完一二。用是具述愚誠，仰祈十方善信，倘隨緣以樂助金幣，自聖像以大放光明。將見以如是因，感如是果，未來亦當證金色身，爲世福田。至其現生災障消滅，福壽增崇，前程遠大，後裔綿延，乃其小焉者耳。

#### 法雨寺建如意寮募緣疏（代撰）

生老病死，人各具有，如來說法，首先陳之。蓋欲令衆生悟出苦之要道，證本具之佛性。由茲永離幻苦，常享真樂也。然四苦之中，病死爲最，在俗則備有眷屬，照應調護，出家則孑然一身，無所依倚。故從上古德，仰體佛慈，爲之寮舍，擇人奉侍，飲食醫藥，悉令如意，較之在俗，無多讓焉，此如意寮之所由始也。普陀爲天下第一名山，本寺又介乎山之三大叢林，故十方衲僧，往來不絕，久居不去者，恆數百人。惟如意寮狹隘褊窄，兼之常住產業微薄，既不足以適病者之身心，又無力以供病者之藥餌，寮名如意，其義奚存。（衲）接住之初，即以是爲急務，擬欲另建精舍七楹，中間前供如來聖像，後供亡僧牌位，使病者禮誦有地，觀感易興。兩邊隔作十有二間，除香燈寮外，皆爲養病之所。少則人各一寮，多則二人共之，彼此相隔，庶無傳染之患，身心適悅，易獲勿藥之徵。愈則任彼行藏，沒則相宜殯葬。使來者生有依止，死有歸宿。更置田百畝，則以後之棺龕藥餌，置辦有資，勒碑一通，俾將來之住持職司，廢替無敢。懇祈諸大護法，愷分鶴俸，喜舍蚨囊，俾此舉速得圓成，庶福報永無央既。將見佛天云護，吉慶駢臻，五福萃於厥躬，餘慶覃及後裔矣。

# 增廣印光法師文鈔卷第三

## 序

#### 印施極樂圖序（代撰）

大矣哉，淨土法門之爲教也。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，直指人心者，猶當遜其奇特。即念念佛，即念成佛，歷劫修證者，益宜挹其高風。普被上中下根，統攝律教禪宗。如時雨之潤物，如大海之納川。偏圓頓漸一切法，無不從此法界流。大小權實一切行，無不還歸此法界。不斷惑業，得預補處。即此一生，圓滿菩提。九界衆生離是門，上不能圓成佛道。十方諸佛舍此法，下不能普利羣萌。是以華嚴海衆，盡遵十大願王。法華一稱，悉證諸法實相。最勝方便之行，馬鳴示於起信。易行疾至之道，龍樹闡於婆沙。釋迦後身之智者，說十疑論而專志西方。彌陀示現之永明，著四料簡而終身念佛。匯三乘五性，總證真常。導上聖下凡，同登彼岸。故得九界咸歸，十方共贊，千經並闡，萬論均宣。誠可謂一代時教之極談，一乘無上之大教也。不植德本，歷劫難逢。既獲見聞，當勤修習。（不慧）生值末世，幸遇斯門。愧無自利利他之力，頗有己立立人之心。欲令貴賤智愚，僧俗男女，回客途以歸本國，舍穢土而生蓮邦。因繪極樂世界依正莊嚴圖，明示淨境，用生信向。傍書念佛起止儀，及十念法門，令隨分隨力，逐日修持。明初鄞江有大禪師，厥名妙葉，徹悟禪宗，深通教理，自行化他，專主淨宗。所著寶王三昧念佛直指，文理兼暢，今古絕倫。其極樂依正篇，揭示樂邦妙境，包括淨土諸經，與上圖像，交光相映，一際無痕。遂依原本，錄於其下。庶見聞禮誦者，知出苦之要道，修成佛之真因。信願任運發生，佛號執持不已。從茲同離穢土，同生淨邦，同侍彌陀於九蓮，同圓種智於一念。如斯利益，何可名言。良由以果地覺，爲因地心，故得因該果海，果徹因源也。石印萬張，用結淨緣。又祈善信展轉流通，俾十方法界一切有情，齊還本有之家鄉，常住寂光之淨土云爾。

#### 重刻佛說阿彌陀經序（代撰）

竊惟淨土之爲教也，肇始於彌陀導師，演暢於釋迦世尊。十方諸佛，出廣長舌以讚揚。兩土聖賢，發金剛心而流佈。總而論之，一代時教，百千法門，無非令人由文字般若而起觀照般若，由觀照般若而證實相般若。既證實相般若，則心淨土淨，情空境空。如一月普印於千江，若萬籟咸鳴於一風。光明壽命，橫遍豎窮。直與彌陀世尊，同一廣大悠久。如是則何經非淨土之經，何行非淨土之行。約而言之，唯淨土三經，專明其致。大啓願輪，深明緣起，其唯無量壽經。專闡觀法，兼示生因，其唯十六觀經。如上二經，法門廣大，諦理精微。末世鈍根，誠難得益。求其文簡義豐，詞約理富，三根普被，九界同遵，下手易而成功高，用力少而得效速，篤修一行，圓成萬德，頓令因心，即契果覺者，其唯佛說阿彌陀經歟。良由一聞依正莊嚴，上善俱會，則真信生而切願發，有若決江河而莫御之勢焉。從茲拳拳服膺，執持萬德洪名，念茲在茲，以至一心不亂。能如是，則現生已預聖流，臨終隨佛往生，開佛知見，同佛受用。是知持名一法，括囊萬行。全事即理，全妄即真。因該果海，果徹因源。誠可謂歸元之捷徑，入道之要門。古德謂餘門學道，如蟻子上於高山。念佛往生，似風帆揚於順水。良有以也。（某）宿業深重，罔諳淨宗。實無自利利他之力，頗有己立立人之心。重刊此經，廣爲流通。俾讀者各各執持名號，咸歸一心。迥出塵世，倏登極樂。以法藏之願輪，攝取衆生。仗淨土之境緣，直趨佛果。庶無問自說，不付空談。而有聞斯行，方爲實行。遂稽首謹勸而說頌曰。見聞隨喜者，悉發菩提心。盡此一報身，同生極樂國。

#### 重刻彌陀略解圓中鈔勸持序

念佛求生淨土一法，乃十方諸佛普度衆生之要道，九界衆生速證佛果之妙門。諸大乘經，皆啓斯要。淨土三經，專明其致。世多習矣不察，視爲淺近。謂不若教海之宏深，禪宗之直捷。每揚宗教而抑淨土，尚自力而惡佛加。當仁固讓，見義不爲。致如來徹底悲心，鬱而不暢。衆生出苦捷徑，塞而罔通。今不避罪責，略引證據。冀見聞隨喜，同生蓮邦。如來初成正覺，爲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演大華嚴。及至入法界品，善財以十信滿心，受文殊教，遍參知識。初見德云，一聞念佛法門，即證初住。從茲隨參隨證。及五十三至普賢所，普賢以威神加被，即時善財所證，與普賢等，與諸佛等。普賢乃爲說十大願王，勸進善財，並華藏海衆，迴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。而觀經五逆十惡，地獄相現，十稱佛名，即得往生。夫法身大士，悉願往生。阿鼻罪人，尚預末品。法門之宏深直捷，孰有過於此者。誠可謂教海之南針，禪宗之北極。一切諸法，無不從此法界流。河沙妙義，無不還歸此法界。以故西天文殊，普賢，馬鳴，龍樹。東土遠公，智者，善導，永明。或發願而說經（文殊有發願經，普賢說行願品），或注經而造論。莫不以此法門自行化他，普利含識。而古人慾令舉世咸修，故以阿彌陀經列爲日課。以其言約而義豐，行簡而效速。宏法大士，註疏讚揚。自古及今，多不勝數。於中求其至廣大精微者，莫過於蓮池之疏鈔。極直捷要妙者，莫過於蕅益之要解。幽溪法師，握臺宗諦觀不二之印，著略解圓融中道之鈔。理高深而初機可入，文暢達而久修咸欽。奈流通既久，錯訛甚多。因校訂重刻，俾復舊觀。彌陀一經，得此三疏，法無不備，機無不收。隨研一種，亦可知其指歸。遍閱三書，方堪徹其閫奧。自此圓發三心，執持聖號。期出五濁之惡世，冀證四德之玄猷。如是則臨命終時，定蒙彌陀接引，聖衆偕迎。託質蓮胎，離險道以安居寶所。聞法受記，由同居而頓證寂光。撩起便行，阿誰無分。書此愚忱，敢告同人。

#### 隨自意三昧校正重刻序

佛法廣大如法界，究竟如虛空。欲修習者不得其要，必致望洋興嘆，生退屈想。若得其要，則雖有無量法門，無邊行相，一以貫之。愈博而愈見其約，愈繁而愈見其簡。雖其理性廣大高深，如天如地，如山如海。而博地凡夫，亦可坐進此道。由茲斷煩惑以獲三昧，圓福慧以證四德。直趣果覺，成無上道。況登住行向地之聖人哉。其要唯何，曰根塵識等一切諸法，其實體實性，悉皆空無所有。了此則四相原無，三輪體空。萬法森羅，一道清淨。凡夫迷之，故法法頭頭，皆成障礙。於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七大，各起煩惑，造生死業。聖人悟之，故法法頭頭，總是真如。於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七大，各證圓通，成菩提道。迷悟雖異，性本無二。性雖無二，苦樂迥殊。南嶽大師憫之，因著隨自意三昧。於行住坐臥食語六威儀中，處處點示諸法實相。所謂根塵識性，空無所有，及三輪體空，四相叵得等。令人於一機一境，各得親見實相，咸了自心。處處點示六波羅蜜殊勝妙行。令人於一動一靜，皆能上求下化，自利利他。其所點示，與楞嚴陰入界大，皆如來藏妙真如性。法華治世語言資生業等，皆順正法，皆與實相不相違背。金剛無所住而生心，不住色聲香味觸法而行布施，度脫一切衆生，而不見能度所度之義，悉皆吻合。乃將自己所悟所證之法，徹底掀翻，和盤托出，普施後世。俾得依此而修，以期同悟同證而已。又所言初發心菩薩者，具有二義。一即博地凡夫發大心者。一即圓教初發心住，初破無明見法性者。其所謂根塵識性，空無所有等。在凡夫地，欲趣佛果，必須先悟此理，方有實證。否則縱有修持，皆屬有漏，不成菩提。其所謂於一念中，遍於十方佛前，普興供養，受佛法化。遍於十方衆生前，隨類現身，應機說法，普令三根，咸得利益。此則唯圓教初住菩薩，乃能爲之。若不知其理其修，通於凡夫。必有高推聖境，自處凡愚之過。若不知大體大用，初住方得。必有未得謂得，以凡濫聖之愆。了此則上慕諸聖，下重己靈。既無安愚之失，又無濫聖之咎。其直趣覺路，速到寶所，若操左券而取故物，夫何難之有。因此流通遍於中外。其後之得失因緣，具於初刻序跋中，茲不復贅。蔚如徐君浙西世家，十世奉佛。君於幼時，即稟庭訓，兼學佛乘。近於公暇，遍閱內典。得東瀛此書流通本，息心研究，見其錯訛甚多，因取日藏校對，改正者有數十處，隨即刻板，以期普利。以（量）屬同志，遂贈數本。因焚香敬閱，見其文義，多有不安。如云籠月，不見真相。竊念此書流傳至今，經千三百餘年，安得無訛。乃按文按義，略事修治。則直同云開月露，光體具呈。文理俱暢，悅人心目。隨以其本寄與徐君，深蒙讚許，即事重刻。又令作序以述緣起，（量）雖固陋，義不容辭。須知此刻，雖有修治，實無更改。不過正其傳寫之訛，俾還南嶽本來面目而已。世有病人，醫爲診脈，臟腑之虛實，尚能知之。況此文義顯露，的的可據。豈不能知其贅脫錯訛者乎。其大方家，必不以（量）之修治爲失慎，而深見罪責也已。

#### 石印普陀山志序

觀世音菩薩於無量劫前，久成佛道，號正法明。但以度生念切，救苦心殷，不離寂光，垂形六道。遍於十方微塵佛國，普現色身，度脫衆生。非獨止現菩薩之身，而二乘六道，無身不現。法華所謂應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現何身而爲說法。雖則遍入十方佛國，而於娑婆因緣，甚深甚深。雖則普現十法界身，而世人據跡而論，止云菩薩而已。以其徹證唯心，圓彰自性，故得悲運同體，慈起無緣。由本高而體大，故跡廣而用宏。其隨類逐形，尋聲救苦，有感即應，無願不從之跡，喻如月麗中天，影現衆水。不但江湖河海，各現全月。即小而一勺一滴，無不各各皆現全月。又江湖河海中月，一人觀之，則其月與己相對。即百千萬人於百千萬處觀之，亦皆各各與己相對。人若東行，月則隨之而東。人若西行，月則隨之而西。人若安住不動，月則不離當處。一人乃至百千萬人，悉皆如是。菩薩於一念中，遍法界感，遍法界應。感應道交，無少差殊。與此一月普現衆水，隨人隨地各見全月，了無有異。良由菩薩心包太虛，量周沙界。以衆生之心爲心，以衆生之境爲境。故得不謀而合，無緣而應。豈世智凡情所能測度者哉。至若水昏而目盲，則不能見。非月不現，是昏盲咎。其感應之跡，有顯感顯應，冥感冥應，冥感顯應，顯感冥應，亦冥亦顯感而顯應，亦冥亦顯感而冥應之不同（顯感顯應者，現生竭誠盡敬禮念供養，即蒙加被，逢凶化吉，遇難成祥，及業消障盡，福增慧朗等。冥感冥應者，過去生中曾修竭誠禮念等行，今生雖未修習，由宿善根，得蒙加被，不知不覺，禍滅福臻，業消障盡等。冥感顯應者，宿生曾種善根，今生得蒙加被。顯感冥應者，現生竭誠禮念，不見加被之跡，冥冥之中，承其慈力，兇退吉臨，業消障盡等。亦冥亦顯感而顯應者，宿世曾種善根，今生竭誠禮念，顯蒙加被，轉禍爲福等。亦冥亦顯感而冥應者，宿世曾種善根，今生竭誠禮念，冥冥之中，承其慈力，獲種種益也。了此則知功不虛棄，果無浪得，縱令畢生不見加被之跡，亦不至心生怨望，半途而廢。感應之道，微妙難思。略書梗概，以勖來哲）。其應之大小優劣，在其誠之至與未至而已。縱令心不諦信，致誠未極。但能一念投誠，亦必皆蒙利益。但隨己一念之誠，而分優劣，不能如竭誠盡敬者蒙益之殊勝超絕耳。如昏水中，亦有月影，但晦而不顯。盲人雖不能親見月光，又何嘗不蒙其照燭也。菩薩大慈大悲，普爲法界衆生恃怙。由茲舉國人民，各皆信奉，故有家家觀世音之常談。其應化道場，固非一處。如陝西南五臺山，大香山，浙江天竺山等。其感應昭著，香火肸蠁，唯南海普陀山最爲第一。以其名載華嚴，昔年善財親參。恩周庶類，歷代皇帝敕建。故致舉世欽崇，各國景仰。緬維菩薩應化三乘天仙一類大機，固於此山經劫常住，何止天長地久。至於凡夫所見之跡，乃於五代朱梁貞明二年，慧鍔大師由五臺請銅觀音像，欲歸日本，至此舟膠不動，方始開山。迄今千有餘年，其事蹟詩文，錄之成帙，名曰普陀山志。餘嘗病其於菩薩不思議感應事理，殊欠發揮。擬欲遍閱大藏，博覽羣書，凡屬菩薩隨機赴感之跡，悉備錄之，刊板流通。一以闡菩薩度生之妙道，一以啓衆生出苦之良緣。但以目疾未愈，未能如願。會稽何廉臣居士者，儒得聖心，醫稱國手。志行高潔，信心純真。曾邀同人結桑榆社。以其暮景無多，擬作歸計。同修淨業，企生安養。又以一切衆生久沉苦海，不仗法力，莫由得出。擬將菩薩應化事蹟，爲救生船。泛於其中，振臂疾呼。俾諸溺者，相引登舟。庶可同登彼岸，直達家鄉，永離衆苦，但受諸樂矣。因石印山志以廣其傳。用酬大士度生之恩，用開衆生投誠之路。令餘作序。遂不勝歡喜，頓忘固陋，乃將菩薩感應之妙，略爲發揮。其餘事蹟，固有全書在也。何須多贅。

#### 紹興何閬仙家慶圖序

詳夫春回大地，百卉各遂其生成。風起長空，萬籟咸爲之鳴嘯。世無無因之果，亦無無果之因。喻如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。聲和則響順，形直則影端。此舉世親知親見，諦信無疑者也。因果二字，遍攝世出世間一切諸法，罄無不盡。世間聖人，非不明示因果。以其專主經世，欲其可繼可傳。因只局在現生，及先代後代。而不詳其生之以前，死之以後，及前自無始，後盡未來。後之學者不能深體聖人之意，遂謂人物之生，特天地之氣，偶爾湊泊其形骸而已。其至於死，則形既朽滅，魂亦飄散。無因無果，成斷滅見。其負聖教而昧己靈也甚矣。孔子之贊周易也。最初即曰積善之家，必有餘慶。積不善之家，必有餘殃。箕子之陳洪範也。末後方明向用五福，威用六極。二者若不併過去現在未來三世而論，則上天之畀與，聖人之言論，明王之政令，諸多矛盾（如奸黨榮貴，忠藎誅戮，顏淵短命，盜蹠長壽等）。若知前後因果，則窮通得喪，皆我自取。縱遇逆境，不怨不尤。只慚己德之未孚，不見人天之或失。樂天知命，無往而不自在逍遙也。人徒見何君之一門慈孝，四世同堂爲慶。而不知其致此者，由多生之培植來也。須知娑婆世界，壽命短促，百年即爲上壽，而能得者有幾。今何君幸慈親之壽，已滿六旬。特啓華筵，承歡上壽。廣徵詩文，用佐壽觴。可謂篤於事親，以身設教者也。又須知其窮三際而不遷不變，歷萬古而無減無增者，方是老夫人即心本具之真實壽量也。蓋吾人現前一念，本自靈明洞徹，湛寂常恆。直下與三世諸佛，無二無別。但以背覺合塵，迷心取境之故。致令原無遷變增減者，常受遷變增減之厄。了無一念常住不動之時矣。我大覺世尊愍之，示生世間，成等正覺。隨順機宜，廣垂言教。普令一切衆生，背塵合覺，復本心性。滅元無之幻業，了本有之真心。故華嚴經云，奇哉奇哉，一切衆生，皆具如來智慧德相，但因妄想執著，不能證得。若離妄想，一切智，自然智，即得現前。須知智慧德相，與妄想執著，唯是一心，原非二物。迷之則全智慧德相，便成妄想執著。悟之則全妄想執著，即爲智慧德相。喻如水結成冰，冰融成水。亦如醉見屋轉，屋實不轉。迷謂方移，方實不移。所謂萬境本閒，唯心自鬧，一心不生，萬法俱息者。此之謂也。然此理悟之雖易，證之實難。若非宿根成熟，孰能親證親到。故我世尊，特垂方便，立一信願念佛求生淨土法門。無論若聖若凡，或愚或智，與夫天仙修羅之輩，地獄鬼畜之儔。但能至誠發願，持佛名號。聖則頓成佛道，餘則帶業往生。既得往生，則惑不期斷而自斷，德不期證而自證。譬如洪爐片雪，未至而化。德人覿面，鄙念全消。夫孝子之於親，宜先乎本而次乎末，養其體而導其神。倘唯知服勞奉養以安之，立身行道以榮之，而不知以常住無生之道，念佛往生之法，諭令修持。使其生念佛號，死生佛國。辭生死之幻苦，享常住之真樂。承事彌陀，參隨海衆。聞圓音而三惑淨盡，睹妙境而四智圓明。不違安養，遍入十方。上求下化，廣作佛事。徹證即心本具之佛性，普作苦海度人之慈航。是所謂見小而忘大，得近而遺遠。乃中人之局見，非達士之大觀也。若能令慈親與己，並及家眷，同出娑婆，同生安養，同證無量光壽，同享寂滅法樂，同作彌陀法王子，同爲人天大導師。方可盡其孝慈之心，與夫教育之誼。其所謂孝慈教育，非世之所謂孝慈教育也。此家慶圖原始要終之極致。倘不以予言爲非，待至同生淨土之後，用大圓智鏡，攝彼蓮池海會之影，普贈沉溺苦海之同胞。予亦當竭其愚誠，序而贊之。

#### 募設千僧齋序（代在家善人作）

泥龍雖不能致雨，禱雨者必祭泥龍。凡僧雖不能降福，求福者須供凡僧。而況觀音大士現身塵剎，尋聲救苦，其應化之跡，在乎普陀。是以歷朝欽敬，舉世尊崇。其山僧衆，及十方來者，皆屬如來弟子，大士兒孫。當香會時，幾滿二千。其中凡聖交參，行位難辨。可不念大士恩，培出世因，以至誠心，平等供養乎。心若真切，不但住世大阿羅漢如賓頭盧尊者等，定來應供。即大士或亦現凡僧身，俯臨法會。其功德利益，何可名言。某擬於來年二月間，於法雨禪寺虔設千僧大齋，廣結良緣。非但自力微弱，實欲與人爲善。因募善信，隨心樂助。入寶山者切勿空手，沐法澤者各報佛恩。

#### 重刻明宋文憲公護法錄序

歲在己未，奉化玉仙孫君，刻宋文憲公全集成。又將專闡佛學諸作，依蓮池牧齋所訂之護法錄，於全集中挑印之。有不相接續者，則另刻之。以二集各送觀宗諦閒法師一部。（光）往觀宗見之，不勝歡喜，祈爲代請護法錄一部。初孫君擬另刻護法錄板，祈諦師作序。師以日與學徒講演臺教，不暇命筆。孫君因（光）之請，遂託諦師命（光）勉作。（光）心被茅塞，見等面牆。何能發揮乘願再來，現文雄宰官之身，即身口意三業，寫華嚴大經，以宏佛祖心要之道乎。然既蒙見委，敢以陋辭。因略論其舉世疑議之大關節而已。至於其文之雄渾辨博，圓融直捷，發明儒佛之心宗，永爲人天之眼目處。直同杲日當空，有目咸睹。正不須（光）之管窺預告也。序曰，阿彌陀佛，久證菩提，安住常寂光土，常享寂滅法樂。但以衆生無盡，我願無盡之故，不離寂光自受用土，遍入十方無盡世界。普現色身，度脫衆生。或顯或密，或折或攝，必期於究竟出離二種生死而後已。所謂善根未種未熟未脫者，令其即種即熟即脫。應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現何身而爲說法。其道大事廣，罄海墨而莫書。姑以文憲公一事，以明其概。按文憲與釋幻滅作血書華嚴經贊序，末後自敘宿因曰，無相居士（文憲道號），未出母胎。母夢異僧，手寫是經，來謂母曰，吾乃永明延壽，宜假一室，以終此卷。母夢覺已，居士即生。今逢勝因，頓憶前事。餘諸著作，亦輒敘述。而世之拘墟者多疑之，謂永明乃彌陀化身，豈彌陀化身者，生死猶未了耶。既以寫經借室，考之文集，未有題跋，得無虛受此身，莫償宿願耶。予謂此正所謂以凡情測聖智，不但不知文憲，又何嘗知永明與彌陀哉。極欲發揮，愧無妙筆。然詞取達意，何妨直談。夫彌陀既已證窮法界，舉凡法界中事，無不隨意化現。正報則佛身，菩薩身，二乘身，六道身，隨類備現，以行教化。依報則樓臺殿閣，飲食衣服，但有利益，無不化現。怡山所謂疾疫世而現爲藥草，饑饉時而化作稻粱。以常寂光土，身土不二，理智一如。身能現土，土能現身。身復現身，土復現土。彌陀經云，是諸衆鳥，皆是阿彌陀佛變化所作。維摩詰云，以一切衆生病，是故我病。夫彌陀身土交現，何妨現永明而復現文憲。且永明之現文憲者，乃乘悲願以示生。將謂永明生死未了，復隨業力以受生乎。衆生病故，菩薩亦病。欲度衆生，若不俯順機宜，示生世間，和光同事，以行教化。則凡聖異趣，教莫由施。白鶴孔雀等奇妙雜色之鳥，尚肯變化。豈雅思淵才文中王，制禮作樂輔聖主之純儒，便有所妨乎。永明乃彌陀所現，文憲乃永明所現，即身復現身之豎證。其無量壽經等，謂光中化佛及諸菩薩，無量無邊，乃遍該橫豎二義。以佛光橫遍豎窮，無時無處不周遍也。永明之假室以寫華嚴者，乃以身寫，以義寫，非拘拘然按文字語言論也。凡文憲畢世所作所爲，並所撰述，皆所寫之華嚴經也。其至德懿行，雖載明史，然亦略示一二而已。其遺軼者固多。其文之傳於世者，唯全集，及此集耳。閱之，則其道德操持，可想見矣。全集雖不專說佛法，即世諦文字，未嘗不含佛法宗要，如小兒有病，不肯服藥，塗藥於乳，則不服而服，病即痊癒矣。彼不知佛法者，讀文憲公集，既欽其文之洪闊，又服其理之高深。能不斷疑生信，愈入愈深，大明儒佛之心法，企出生死之樊籠乎。況其中發揮佛法者，有一百七十餘篇之多乎。華嚴所謂或邊咒語說四諦，或善密語說四諦，或人直語說四諦，或天密語說四諦，是其證也。或曰，楞嚴戒泄佛密因。文憲自說永明後身，得無違佛清淨明誨，而啓後世狂妄之徒，以凡濫聖之端乎。予曰，出格之人，不可以常格律之。君豈不見傅大士之自稱彌勒現身乎。彼既不以爲非，此何獨以爲非乎。且狂妄濫聖，適足取辱。如刻人糞爲栴檀形，豈能與栴檀相混哉。或曰，如來智斷究竟，其功德智慧，神通道力，不可思議。永明雖高，去佛甚遠，況文憲乎。予曰，君亦知皇帝微行之事乎。智者知是皇帝，愚人視作平民，更有疑其爲細作，爲盜賊者。何獨於如來內祕外現而疑之。須知此正如來權巧設化，密示即生即佛，即權即實，即生滅而寂滅，即同居而寂光，治世語言資生業等，皆順正法，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之微旨也。上根之士，目擊道存。中下之流，因言解了。以大慈悲，偶一現此即跡顯本之事。俾淺見之人，備知法身大士，普現色身之不思議事。如陰間之事，陽間不知。然上帝亟欲世人改惡遷善，亦嘗攝陽人以入陰，示陰獄於陽世。上帝教人之權巧方便，尚非凡夫情見所能測度，況菩薩神變無方者乎。予故表而出之，企人各遵行，同出娑婆，同生淨土，以慰彌陀展轉現身之大慈悲心，亦不孤負文憲寫經，孫君刻板之一番至意。夫希驥之馬，亦驥之乘。希顏之人，亦顏之徒。孫君之面，予初未識。若非宿承佛囑，便是深沐宋恩。以故乘願再來，極力流通，使現未有情，同沾法利於無既也。猗歟懿哉。

#### 重刻龍舒淨土文題詞並序（代王弘願作）

衆生心性，與佛同儔。由迷背故，輪迴不休。如來慈愍，隨機說法。普令含識，就路還家。無奈根性，萬有不齊。非出格人，決難出離。因茲特開，淨土一門。普攝一切，上中下根。五逆十惡，地獄相現。一念投誠，即登彼岸。等覺菩薩，德與佛齊。尚須往生，方證菩提。博地凡夫，具足煩惱。不肯念佛，如何是好。寄語世人，同生信願。執持佛號，始終莫變。待至臨終，蒙佛接引。頓出五濁，直登九品。見佛聞法，親證無生。乘大願輪，普度有情。

淨土法門者，如來徹底悲心，普度衆生之法門也。令彼無力斷惑，具縛凡夫，信願持名，現生了脫。與觀音勢至同爲伴侶。上而至於等覺菩薩，位鄰佛果。尚須往生，方成正覺。至頓至圓，徹上徹下。超越一代時教所說一切法門。以故當佛說彌陀經時，六方諸佛出廣長舌，一音讚歎，稱爲不可思議功德一切諸佛所護念經。又謂我釋迦世尊，能爲甚難稀有之事。而我世尊，自敘宿因。謂我於五濁惡世，行此難事，得證菩提，爲一切世間說此難信之法，是爲甚難。令其聞者，信受奉行，以究竟暢己出世之本懷而已。然此法門，甚深難測。雖經諸佛本師交相勸信。而世之疑者，猶復甚多。不但世智凡情不信，即深通宗教之知識，猶或疑之。不但知識不信，即已證真諦，業盡情空之聲聞緣覺，猶或疑之。不但小聖不信，即權位菩薩，猶或疑之。即法身大士，雖能諦信，尚不能窮源徹底。良以此之法門，以果覺爲因心，全體是佛境界。唯佛與佛，乃能究盡，非彼諸人智所能知故也。我輩凡夫，仰信佛言，依教奉行，自獲實益。若得聞此不思議法門，便是多劫深種善根，況信受奉行乎哉。溯自大教東來，遠公創開蓮社。嗣後宗教高人，無不弘贊。如智者，慈恩，清涼，永明等。以其爲初機入道之第一要門，華嚴成佛之末後一著也。由是具縛凡夫，仗佛力以了生死者，非算數譬喻所能知也。當南宋時，吾宗先德，有龍舒居士，名日休，字虛中者。乘願再來，以身說法。雖在塵俗，不納妻室。雖入國學，不履仕途。發揮儒佛之心宗，教授具信之子弟。又欲同人，咸生淨土。作爲此書，普遍倡導。言淺而典，理深而著。俯順劣機，循循善誘。曲盡婆心，無所不至。恐其畏難不入，故以晨朝十念，作普攝羣機之最勝方便。待其漸入漸深，如得嘉餚，既知其味，則日用云爲，自能拳拳服膺，唯佛是念。非限於一茶之頃，以爲定章也。倘能具真信願，畢生堅持十念，決定往生。況更能加功用行者乎。不但此也。即絕無信願，絕不修持。知有彌陀聖號，亦爲不可思議善根。何以故，以由知故，遇境逢緣，便能提起。如陳企被所殺之怨鬼見逼，由念佛而鬼遂不現，因茲畢世念佛，臨終往生。且能歸而敘述前因，親現生西本身妙相，使先未預聞，則便被鬼奪命，永劫沉淪矣。所以觀經三福，初則世善皆堪迴向。及至九品，末則獄現尚獲往生。至於一心不亂，妙觀圓成，證三昧而往生者，更不須言矣。是知淨土法門，普攝羣機，了無棄物，猗歟大哉。其書以真信切願，持佛名號，即生決定往生爲宗。詳觀斷疑生信，普勸修持，往生事蹟，特爲勸諭等，以及居士一生所行，末後所現。則上中下三根，無根不被。信願行三法，無法不彰矣。爰付剞劂，普遍流通。企酬釋迦說法，諸佛證明，列祖傳燈，居士著書之大慈悲心於剎塵海滴云耳。

#### 佛學指南，佛學起信編，六道輪迴錄總序

一切衆生，一念心性，直下與三世諸佛，無二無別。但以從未悟故，不得受用。故華嚴經如來出現品云，一切衆生，具有如來智慧，但以妄想執著，而不證得。若離妄想，一切智，自然智，無礙智，則得現前。須知智慧與妄想執著，原非二物。迷之，則全智慧，以成妄想執著。悟之，則全妄想執著，以成智慧。喻如握拳舒掌，原是一手。結冰融泮，原是一水。良由心體不變，用常隨緣。體不變故，在凡不減，在聖不增，居塵不染，離垢不淨，在生死而不受輪迴，證涅槃而不屬寂滅，無象而爲萬象之主，非法而爲諸法之宗，從本以來，常自如如，了無凡聖生佛之異。悟之名賢，證之名聖，若但具而未悟，則雖有性德，了無修德，只爲六道輪迴之凡夫而已。用隨緣故，則有四聖六凡，苦樂升沉之殊。而緣有染淨，必隨其一。隨染緣，則起惑造業，輪迴六道。隨淨緣，則斷惑證真，常住涅槃。由惑業有輕重，故有人天善道，及阿修羅之善惡夾雜道，並畜生餓鬼地獄之三惡道。而由惑起惑，由業造業，或善或惡，了無定相。致所受生處，展轉遷移，如輪無端，忽上忽下。以既具煩惑，皆被業縛，隨業受生，不能自主故也。由斷證有淺深，故斷見思者，證聲聞果。侵習氣者，證緣覺果。破無明者，證菩薩果。若無明淨盡，福慧圓滿，修德功極，性德全彰者，則證佛果。證佛果者，亦不過徹底究竟證其在凡夫地本具心性功德力用，親得全體受用而已，實未加一絲毫於其初也。若聲聞緣覺菩薩，雖則所證高下不同，然皆未能全體受用性具功德。而一切凡夫，反承此不思議心性之力，於六塵境，起貪瞋癡，造殺盜淫，以致墮三惡道，永劫沉淪者，比比皆是，可不哀哉。縱令恪修五戒十善，得人天身。然人間福樂，乃墮落之根本。天上雖不比人間煩惑猛利，然天福一盡，決定下生。由宿福未盡，故享福。由享福，故造業。既造業已，則墮落惡道，直在瞬息間耳。況有由天命終，承宿世惡業已熟之力，直墮惡道者乎。故古德以修行之人，若無正念修持淨業，唯得人天福報者，名爲第三世怨。法華經云，三界無安，猶如火宅，衆苦充滿，甚可怖畏。知好歹者，當以急求出離，企得安隱，爲上計也。大丈夫生於世間，既知自己一念心性，與佛無二。又知十法界因果修證，不出自心。固當發大菩提，力修定慧，以期斷惑證真，直成佛道。普令法界衆生，同出迷途，共登覺岸，畢竟親證本具心性而後已。如或根機陋劣，未能如是。必須以深信願，篤修淨業，仗佛慈力，往生西方。迨至證無生忍，再乘願來，度脫衆生。然於未生以前，尤宜發菩提心，自行化他。縱不能出廣長舌，震海潮音。亦當於佛祖經論，先賢遺書中，採其契理契機，易於領會者，編輯成書，垂示將來。舉凡三世因果，六道輪迴，及三寶功德，佛法利益，與夫三根普被之道，凡聖共修之法，分門別類，縷析條陳。俾閱者一目了然，自知取捨。從茲斷疑生信，歸心大覺。或於現生即了生死，或作未來得度因緣。如其無此手眼，不可冒昧從事。當取古人契理契機之書，刊印流佈，俾展轉傳揚，永用舟航，實屬莫大功德。如上所說，雖則志在利人，而化功實歸自己。由是現生福慧增崇，臨終直登上品，豈不堂堂丈夫，表表懿範者哉。若不知此義，唯依世諦而爲操修。縱此生意誠心正，有大把持。恐一經轉世，便致迷惑。則被業所縛，隨業受報。如風飄葉，不能自主。或墮茵褥之上，或墮溷廁之中。思之誠可畏也。福保丁居士，專精醫學，歷有年所。繼思病從身生，身從業生，業從心生，但只治身，實非拔本塞源究竟之道。於是研究佛學，箋註各經。欲令初機易入，故用漢儒訓詁之法，俾若文若義，悉皆了了。良以佛經深奧，意義無窮。古德註疏，多重提綱闡妙。字句之間，不甚詳釋。致令初機，殊難領會。若由訓詁入門，自可登堂入室。然後進而研究古德之註疏，則如杲日當空，無微不照。正不必守此以爲究竟也。又以世儒狃於見聞，不信人死神明不滅，及三世因果，六道輪迴之事。上焉者，只可作自了漢。斷不能移風易俗，覺世牖民。下焉者，則謂既無因果，一死永滅，何不隨意所作，以取此生快樂乎。從茲肆無忌憚，安於爲惡。致世道人心，日趨日下。因將佛祖經論，及古今緇素羣賢遺書中，所有因果報應顯著事蹟，錄成三冊。一曰六道輪迴錄。蓋以發明六道升沉之若理若事，與夫幽冥之景象，鬼神之情狀。兼顯欲脫冥途之苦，舍如來大法，則絕無依怙。實爲改惡修善，舍迷歸悟，欽崇佛法，企慕真乘之初步。次則名爲佛學起信編。次則名爲佛學指南。二書大旨相同。初說因果報應，次說佛法功德。但起信初義居多，指南次義居多爲異耳。所說佛法功德，亦皆抄錄高人軼士成言。但以限於篇幅，不免疏漏。然信根既生，則具有大藏經論及羣賢諸書在。此不過爲引人入佛法之前導，豈宜以此自限，止而不進哉。其事雖述，其心誠溥，其利益實非思議所能及。（光）宿業深重，有目如盲。濫廁僧倫，虛消信施。愧不能力修定慧，斷惑證真。唯期以仗佛慈力，帶業往生。叨蒙丁君不以無狀見棄，凡所著述，皆爲郵寄。然字小目昏，亦不過略加翻閱，以結隨喜之緣而已。近得見此三冊，不禁有感於中，擬欲廣爲流佈，無奈貧無卓錐，因不揣固陋，序其大略。企在在處處，有心世道之人，爲之展轉流通，多方傳播。如是，則豈但慰丁君纂輯之心，實爲代佛祖羣賢，出廣長舌，震海潮音於無既也。將見風移俗易，遄臻大同之治。民和時雍，共享無爲之樂。其功德利益，當與十方虛空同其壽量，豈語言文字所能形容。倘不以人微而竟廢其言，則幸甚幸甚。

#### 重刻安士全書序一

大矣哉吾心本具之道，妙矣哉吾心固有之法。寂照不二，真俗圓融。離念離情，不生不滅。謂之爲有而不有，不有而有。謂之爲空而不空，不空而空。生佛皆由此出，聖凡俱莫能名。類明鏡之了無一物，而復胡來漢現。猶太虛之遠離諸相，不妨日照云屯。正所謂實際理地，不受一塵。本覺心中，圓具諸法。乃如來所證之無上覺道，亦衆生所迷之常住真心。三教聖人，依此心性，各垂教跡，廣導羣萌。由是尼山抉誠明之奧，作修齊治平之軌。柱史說道德之經，陳長生久視之術。大覺世尊，稱法界性，示真如心，演背塵合覺之道，立不生不滅之宗。雖淺深大小不同，世出世間有異。要皆不外即吾心本具之理，以發揮演暢之。普令含識，稱性起修，即修顯性。消原無之幻妄，復本有之天真。永出迷途，誕登覺岸而後已也。文昌帝君，於宿世中，心敦五常，躬奉三教。自行化他，惟欲止於至善。功高德著，遂得職掌文衡。恐末學無知，昧己永劫常住之性。因作文廣訓，示吾一十七世之言。妙義無盡，誰測淵源。註解縱多，莫窺堂奧。致令上下千古，垂訓受訓，皆有遺憾，不能釋然。安士先生，宿植德本，乘願再來。博極羣書，深入經藏。覺世牖民，引爲己任。淑身變俗，用示嘉謨。以奇才妙悟之學識，取靈山泗水之心法，就帝君隨機說法之文，著斯民雅俗同觀之注。理本於心，詞得其要。徵引事實，祛迷云於意地。闡揚義旨，揭慧日於性天。使閱者法法頭頭，有所仿效。心心念念，有所警懲。直將帝君一片婆心，徹底掀翻，和盤托出。俾千古之上，千古之下，垂訓受訓，悉皆釋然，毫無遺憾。而又悲心無既，慈願莫窮。欲使斯民推忠恕以篤胞與，息刀兵而享天年。守禮義以敘彝倫，好令德而遠美色。因著戒殺之書，曰萬善先資。戒淫之書，曰慾海回狂。良由世人殺業最多，淫業易犯。以故不憚煩勞，諄諄告誡。又以泛修世善，止獲人天之福，福盡墮落，苦毒何所底極。乃宗淨土經論，採其逗機語言，集爲一書，名曰西歸直指。普使富貴貧賤，老幼男女，或智或愚，若緇若素，同念阿彌陀佛，求生極樂世界。迥出輪迴，直登不退。謝妄業所感之苦，享吾心固有之樂。前三種雖明修行世善，而亦具了生死法。後一種雖明了生死法，而亦須修行世善。至於惠吉逆兇，縷析條陳。決疑辨難，理圓詞妙。其震聾發瞶之情，有更切於拯溺救焚之勢。誠可以建天地，質鬼神，羽翼六經，扶持名教。允爲善世第一奇書，與尋常善書不可同日而語。不謂之菩薩乘本願輪，現居士身，說法度生者，吾不信也。（不慧）少讀儒書，罔知孔孟之心傳。長學佛乘，未悟如來之性體。迄今年臨知命，見等面牆。徒有樂善之心，毫無利人之力。欲將此書，刊刻流佈。無奈貧無卓錐，兼以懶於募緣。因是多年，未償所願。西蜀居士李天桂，夙具靈根，篤修善行。企得無上佛法，朝禮普陀名山。於法雨禪寺，偶然會遇。若非宿緣有在，何以邂逅如斯。乃屈膝問法，詢求出要。餘因示以力敦倫常，精修淨業，自利利他，唯此爲要。若能躬行無玷，方可感化同人。倘所行不符所言，乃奉法反以壞法。彼世之德不加修，而善不力遷者，非無修德遷善之資，乃無良師益友以身率之故也。即贈以此書，令詳悉披閱。務使己之動作云爲，與書之指示訓誨，相契相合，無少參差，庶幾可耳。彼遂若獲至寶，慶幸無已，發願刊板，用廣流通。又祈作序，普告同人。因不揣固陋，略述顛末。其有欲致君澤民，修身齊家，教子孫以希聖賢，悟心性以了生死者。請熟讀而力行之，當不以吾言爲謬妄也。

#### 重刻安士全書序二

淫殺二業，乃一切衆生生死根本。最難斷者唯淫，最易犯者唯殺。二者之中，淫則稍知自愛者猶能制而不犯。然欲其意地清淨，了無絲毫蒂芥者，唯斷惑證真之阿羅漢方能之耳。餘則愛染習氣，雖有厚薄不同。要皆纏綿固結於心識之中，從劫至劫，莫能解脫。殺則世皆視爲固然。以我之強，陵彼之弱。以彼之肉，充我之腹。只顧一時適口，誰信歷劫酬償。楞嚴經云，以人食羊，羊死爲人，人死爲羊，如是乃至十生之類，死死生生，互來相啖，惡業俱生，窮未來際。古德云，欲得天下無兵劫，除非衆生不食肉。又云，欲知世間刀兵劫，須聽屠門半夜聲。既有其因，必招其果。不思則已，思之大可畏也。安士先生恭稟佛敕，特垂哀愍。因著慾海回狂以戒淫，萬善先資以戒殺。徵引事實，詳示因果。切企舉世之人，同懷乾父坤母，民胞物與之真心。永斷傷風亂倫，以強陵弱之惡念。又欲同人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。因將文昌帝君陰騭文詳加註釋。俾日用云爲，居心行事，大而治國安民，小而一言一念，咸備法戒，悉存龜鑑。由茲古聖先賢之主敬慎獨，正心誠意，不至徒存空談而已。如上三種，文詞理致，莫不冠古超今，翼經輔治。以其以奇才妙悟，取佛祖聖賢之心法，而以雅俗同觀之筆墨髮揮之故也。雖然已能戒淫戒殺，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。若不了生脫死，安能保其生生世世不失操持。則恆生善道，廣修福慧，不墮惡趣，彼此酬償者，有幾人哉。而了生脫死，豈易言乎。唯力修定慧，斷惑證真者，方能究竟自由。餘則縱令尊爲天帝，上而至於非非想天，福壽八萬大劫。皆屬被善惡業力之所縛著，隨善惡業力之所輪轉耳。因是特依如來仗佛慈力，帶業往生之法，薈萃淨土經論要義，輯爲一書，名曰西歸直指。若能一閱是書，諦信不疑，生信發願，求生西方。無論根機之利鈍，罪業之輕重，與夫工夫之淺深，但能信願真切，持佛名號，無不臨命終時，蒙佛慈力，接引往生。既往生已，則超凡入聖，了生脫死，悟自心於當念，證覺道於將來，其義理利益，唯證方知，固非筆舌所能形容也。此係以己信願，感佛慈悲，感應道交，獲斯巨益。較仗自力斷惑證真，了生脫死者，其難易奚啻天地懸隔而已。現今外洋各國大戰數年，我國始因意見不同，竟成南北相攻。加以數年以來，水風旱潦，地震土匪瘟疫等災，頻迭見告。統計中外所傷亡者，不下萬萬。痛心疾首，慘不忍聞。（不慧）濫廁僧倫，未證道果。徒存傷世之心，毫無濟人之力。有同鄉芹浦劉在霄先生者，清介之士也。世德相承，篤信佛法。今夏來山見訪，談及近來中外情景。戚然曰，有何妙法，能爲救護。餘曰，此是苦果，果必有因。若欲救苦，須令斷因。因斷則果無從生矣。故經云，菩薩畏因，衆生畏果。遂將安士全書示之，企其刊板廣傳，普令見聞，同登覺岸。先生不勝歡喜，即令其甥趙步云出資七百元，祈餘代任刊事。憶昔戊申，曾勸李天桂刊板於蜀，彼即祈餘作序。後以因緣不具，事竟未行。今蒙劉公毅然贊成，殆非小緣。竊以袁了凡四訓，爲改過遷善之嘉言。俞淨意一記，爲至誠格天之懿行。其發揮事理，操持工夫，最爲嚴厲純篤，精詳曲盡。因分附於陰騭文廣義三卷之後。蓮池戒殺放生文，爲滅殘忍魔軍之慈悲主帥。省庵不淨觀等頌，爲滅貪慾魔軍之淨行猛將。省庵勸發菩提心文，爲沉淪苦海衆生之普度慈航。爰附於三種法門之後。譬如添花錦上，置燈鏡旁，光華燦爛，悅人心目。果能讀之，則不忠不恕之念，忽爾冰消。自利利他之心，油然云起。從茲步步入勝，漸入漸深。不知不覺，即凡情而成聖智矣。庶可了生脫死，永出輪迴。面禮彌陀，親蒙授記。謹爲閱此書者賀曰，久沉業海，忽遇慈航。遵行忠恕，歸命覺皇。信真願切，執謝情亡。感應道交，覲無量光。餘詳戊申序中，茲不復贅。

#### 袁了凡四訓鑄板流通序

聖賢之道，唯誠與明。聖狂之分，在乎一念。聖罔念則作狂，狂克念則作聖。其操縱得失之象，喻如逆水行舟，不進則退。不可不勉力操持，而稍生縱任也。須知誠之一字，乃聖凡同具，一如不二之真心。明之一字，乃存養省察，從凡至聖之達道。然在凡夫地，日用之間，萬境交集。一不覺察，難免種種違理情想，瞥爾而生。此想既生，則真心遂受錮蔽。而凡所作爲，咸失其中正矣。若不加一番切實工夫，克除淨盡。則愈趨愈下，莫知底極。徒具作聖之心，永淪下愚之隊。可不哀哉。然作聖不難，在自明其明德。欲明其明德，須從格物致知下手。倘人慾之物，不能極力格除。則本有真知，決難徹底顯現。欲令真知顯現，當於日用云爲，常起覺照。不使一切違理情想，暫萌於心。常使其心，虛明洞徹。如鏡當臺，隨境映現。但照前境，不隨境轉。妍媸自彼，於我何干。來不預計，去不留戀。若或違理情想，稍有萌動。即當嚴以攻治，剿除令盡。如與賊軍對敵，不但不使侵我封疆，尚須斬將搴旗，剿滅餘黨。其制軍之法，必須嚴以自治，毋怠毋忽。克己復禮，主敬存誠，其器仗須用顏子之四勿，曾子之三省，蘧伯玉之寡過知非。加以戰戰兢兢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，與之相對。則軍威遠振，賊黨寒心。懼罹滅種之極戮，冀沾安撫之洪恩。從茲相率投降，歸順至化。盡革先心，聿修後德。將不出戶，兵不血刃。舉寇仇皆爲赤子，即叛逆悉作良民。上行下效，率土清寧。不動干戈，坐致太平矣。如上所說，則由格物而致知，由致知而克明明德。誠明一致，即凡成聖矣。其或根器陋劣，未能收效。當效趙閱道日之所爲，夜必焚香告帝，不敢告者，即不敢爲。袁了凡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，命自我立，福自我求，俾造物不能獨擅其權。受持功過格，凡舉心動念，及所言所行，善惡纖悉皆記，以期善日增而惡日減。初則善惡參雜，久則唯善無惡。故能轉無福爲有福，轉不壽爲長壽，轉無子孫爲多子孫。現生優入聖賢之域，報盡高登極樂之鄉。行爲世則，言爲世法。彼既丈夫我亦爾，何可自輕而退屈。或問，格物，乃窮盡天下事物之理。致知，乃推極吾之知識，必使一一曉了也。何得以人慾爲物，真知爲知，克治顯現爲格致乎。答曰，誠與明德，皆約自心之本體而言。名雖有二，體本唯一也。知與意心，兼約自心之體用而言。實則即三而一也。格致誠正明（此指明明德之明，與誠明之明），五者皆約閒邪存誠返妄歸真而言。其檢點省察造詣工夫，明爲總綱，格致誠正乃別目耳。修身正心誠意致知，皆所以明明德也。倘自心本有之真知爲物慾所蔽，則意不誠而心不正矣。若能格而除之，則是慧風掃蕩障云盡，心月孤圓朗中天矣。此聖人示人從泛至切從疏至親之決定次序也。若窮盡天下事物之理，俾吾心知識悉皆明了，方能誠意者。則唯博覽羣書遍遊天下之人，方能誠意正心以明其明德。未能博覽閱歷者，縱有純厚天姿，於誠意正心，皆無其分，況其下焉哉。有是理乎。然一切不深窮理之士，與無知無識之人，若聞理性，多皆高推聖境，自處凡愚。不肯奮發勉勵，遵循從事。若告以過去現在未來三世因果，或善或惡，各有其報。則必畏惡果而斷惡因，修善因而冀善果。善惡不出身口意三。既知因果，自可防護身口，洗心滌慮。雖在暗室屋漏之中，常如面對帝天，不敢稍萌匪鄙之心，以自幹罪戾也已。此大覺世尊普令一切上中下根，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大法也。然狂者畏其拘束，謂爲著相。愚者防己愧怍，謂爲渺茫。除此二種人，有誰不信受。故夢東云，善談心性者，必不棄離於因果。而深信因果者，終必大明夫心性。此理勢所必然也。須知從凡夫地乃至圓證佛果，悉不出因果之外。有不信因果者，皆自棄其善因善果。而常造惡因，常受惡果，經塵點劫，輪轉惡道，末由出離之流也。哀哉。聖賢千言萬語，無非欲人反省克念，俾吾心本具之明德，不致埋沒，親得受用耳。但人由不知因果，每每肆意縱情。縱畢生讀之，亦只學其詞章，不以希聖希賢爲事，因茲當面錯過。袁了凡先生訓子四篇，文理俱暢，豁人心目。讀之自有欣欣向榮，亟欲取法之勢。洵淑世良謨也。永嘉周羣錚居士，感佩之極。祈上海商務印書館鑄鉛爲板，以公同志，又印送若干，以結法緣。祈予爲序。因撮取聖賢克己復禮閒邪存誠之意，以塞其責云。

#### 四書蕅益解重刻序

道在人心，如水在地。雖高原平地，了不見水。苟穴土而求之，無不得者。水喻吾心固有之明德，土喻吾心幻現之物慾。果能格物致知，無有不能明其明德者。然穴土取水，人無不施工求之，以非水不能生活故也。而道本心具，人多不肯施工。致物慾錮蔽真知，不知希聖希賢，甘心自暴自棄。由茲喪法身以失慧命，生作走肉行屍，死與草木同腐，可不哀哉。四書者，孔門上繼往聖，下開來學，俾由格物致知以自明其明德，然後推而至於家國天下，俾家國天下之人，各皆明其明德之大經大法也。前乎此者，雖其說之詳略不同，而其旨同。後乎此者，雖其機之利鈍有異，而其效無異。誠可謂先天而天弗違，後天而奉天時，萬世師表，百代儒宗也。其大綱在於明明德修道。其下手最親切處，在於格物慎獨，克己復禮，主敬存誠。學者果能一言一字皆向自己身心體究。雖一介匹夫，其經天緯地參贊化育之道，何難得自本心。俾聖賢垂訓一番苦心，不成徒設，而爲乾坤大父大母增光，不愧與天地並稱三才。可不自勉乎哉。如來大法，自漢東傳。至唐而各宗悉備，禪道大興。高人林立，隨機接物。由是濂洛關閩以迄元明諸儒，各取佛法要義以發揮儒宗，俾孔顏心法，絕而復續。其用靜坐參究，以期開悟者，莫不以佛法是則是效。故有功深力極，臨終預知時至，談笑坐逝者甚多。其誠意正心，固足爲儒門師表。但欲自護門庭，於所取法者，不唯不加表彰，或反故爲闢駁，以企後學尊己之道，不入佛法。然亦徒爲是舉。不思己既陰取陽排，後學豈無見過於師之人。適見其心量狹小，而誠意正心之不無罅漏也。深可痛惜。明末蕅益大師，系法身大士，乘願示生。初讀儒書，即效先儒闢佛，而實未知佛之所以爲佛。後讀佛經，始悔前愆，隨即殫精研究，方知佛法乃一切諸法之本。其有闢駁者，非掩耳盜鈴，即未見顏色之瞽論也。遂發心出家，弘揚法化。一生注述經論四十餘種，卷盈數百。莫不言言見諦，語語超宗，如走盤珠，利益無盡。又念儒宗，上焉者取佛法以自益，終難究竟貫通。下焉者習詞章以自足，多造謗法惡業。中心痛傷，欲爲救援。因取四書周易，以佛法釋之。解論語孟子，則略示大義。解中庸大學，則直指心源。蓋以秉法華開權顯實之義，以圓頓教理，釋治世語言。俾靈山泗水之心法，徹底顯露，了無餘蘊。其取佛法以自益者，即得究竟實益。即專習詞章之流，由茲知佛法廣大，不易測度。亦當頓息邪見，漸生正信。知格除物慾，自能明其明德。由是而力求之，當直接孔顏心傳。其利益豈能讓宋元明諸儒獨得也已。近來各界，眼界大開。天姿高者，無不研究佛法。一唱百和，靡然風從。既知即心本具佛性，無始無終，具足常樂我淨真實功德。豈肯當仁固讓，見義不爲，高推聖境，自處凡愚乎哉。以故偉人名士，率多喫素念佛，篤修淨業。企其生見佛性，死生佛國而已。鬱九齡施調梅二居士，宿具靈根，篤信佛法。一見四書蕅益解，不勝歡喜。謂此書直指當人一念，大明儒釋心法。於世出世法，融通貫徹。俾上中下根，隨機受益。深則見深，不妨直契菩提。淺則見淺，亦可漸種善根。即欲刊板，用廣流通。以此功德，恭祝現在椿萱，壽登期頤，百年報盡，神歸安養。過去父母，宿業消除，蒙佛接引，往生淨土。祈序於（光），企告來哲。（光）自愧昔作闡提，毀謗佛法。以致業障覆心，悟證無由。喜彼之請，企一切人，於佛法中，咸生正信。庶可業障同消，而心光俱皆發現矣。周易禪解，金陵已刻。孟子擇乳，兵燹後失傳。楊仁山居士求之東瀛，亦不可得，惜哉。

#### 法華入疏序

如來一代所說大小權實，偏圓頓漸，種種法門，無非隨機施教，對病發藥。及至法華會上，開權顯實，會三歸一。開跡顯本，示本壽量。舉手低頭，皆成佛道。治世語言，皆順正法。即一切法，顯示實相。即所迷心，示覺道體。凡一代時教之所以然，皆悉顯闡贊導，徹了無疑。普令上中下根，悉得開示悟入佛之知見，究竟暢佛出世本懷。猗歟妙哉。故其義理深固幽遠，不易測度。傳至震旦，千餘年來，注者雖多，唯天台智者爲得其宗。故以五重玄義，總釋經題。以因緣，約教，本跡，觀心，消釋經文，名爲文句。可謂無義不顯，無機不被矣。又以止觀，發明行相。俾法華教行理三，徹底圓彰，了無餘蘊。以故在昔依之而修者，得道如林。至唐而荊溪尊者，以三大部文理深邃，不便初機。乃於玄義，文句，止觀，各撰註釋。註文句者，名文句記。昔者經疏記三，悉皆各行。初學閱之，頗費心力。宋四明道威法師，撮取文句及記，揉而錄於經文之下，名爲入疏。俾學者不勞遍翻，即得明了，其利大矣。因茲流通中外。元明以來，中國失傳。清光緒末，式定大師，請得東洋宏教書院新印藏經，內有此書。因交金陵淨戒寺滅盡師洋數百圓，令其刻板。滅師分作二十卷，樣本通皆寫完校訖。只刻成六卷，而滅師謝世，因擱置數年。（光）於民國八年，因刻安士全書等，自普陀來維揚，方知其事。意欲續成，苦無財力。有張瑞曾居士者，宿植德本，篤信佛乘。頗傷世道人心，日趨日下。謂非如來大法，莫能挽回。故於戒殺放生之事，則實力奉行。於戒殺放生之文，則多方流通。以及種種勸善格言，皆不惜巨資，刊刻傳佈。唯欲同人，共推乾父坤母之心，各懷民胞物與之念。必期於己立立人，自利利他，同登壽域，咸沐佛恩而後已。聞（光）至揚，頻來見訪。因以此告，企其成就。彼欣然允許，令（光）任其校對。奈其書傳久，錯訛甚多。初未詳視，意謂滅師校過，當無大訛。及刻出再校，方知遺漏甚多。因按文句及記，爲之改正。其中每有字句不甚圓潤，似欠似贅，而於大意無所妨礙者任之。以板已刻成，不便修治耳。所願閱是書者，各於自己一念心中，直下開示悟入佛之知見。則不負自己本具佛性。亦不負如來說經，智者造疏，荊溪述記，威師匯入，以及式定大師，瑞曾居士等流通也。刻既竣，遂敘其緣起云。

#### 普賢行願品疏鈔擷序

淨土法門，其大無外。一切諸佛，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，皆從此出。一切菩薩，及菩薩上求下化稱性所修之道，皆從此入。所謂無不從此法界流，無不還歸此法界也。夫如來爲一大事因緣，出現於世。雖隨機設教，種種不一。求其若聖若凡，上中下根，乃至逆惡之流，同於現生了生脫死，俯謝三界，高登九品者，唯淨土一門爲然也。噫。如來大慈，普度衆生。唯此一法，堪暢本懷。衆生修行，冀出生死，唯此一法，決遂所願。法門廣大，利益宏深。固宜一切佛子，悉皆奉行。何近見愚夫愚婦，率多竭誠歸命。而通宗通教之士，反漠然置之，若不聞知者然。其故何在。以研教者按常途教理以論斷證，不信有帶業往生之事。矜常處生死以度衆生，不願爲速出生死之人。不知坯器未燒，經雨即化。煩惑未斷，轉生即迷。自利尚難，焉能利他。此皆不諒己德，以博地凡夫，稍具慧性，便以法身大士之作略自擬，以致一誤永誤也。參宗者專主參究，以期明心見性。不知其機稍劣，不能明心見性者多多也。即使已得明心見性，而惑業未斷，仍舊輪迴生死，不能出離者，又多多也。五祖戒，草堂清，海印信，真如喆等，乃其確證。噫。死生亦大矣，何可以專仗自力而不仗佛力耶。抑或自力果愈於佛力耶。夫人之處世，大而創業垂統，小而一衣一食，莫不仗衆人之力，以成自事。至於了生死大事，乃雖有佛力而不肯倚仗。欲顯出格之作略，恐墮愚夫之窠臼。其志可謂大矣，惜乎不知其所謂大也。不觀華嚴一經，王於三藏。乃如來初成正覺，爲界外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所說一生成佛之法。其一生成佛之歸宗結頂究竟實義，在於以十大願王，迴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以期圓滿佛果。夫善財所證，已得與普賢等，與諸佛等，所謂等覺菩薩也。等覺去佛，特一間耳，尚須迴向往生。舉華藏世界海諸菩薩，同稟此教，同修此法。豈今之通宗通教者，其根性之利，證入之深，悉能超過此等菩薩乎。千經萬論，處處指歸。往聖前賢，人人趣向。豈此諸經論，皆不足遵依。此諸聖賢，皆愚夫愚婦耶。一言以蔽之，曰，業深障重，未應解脫。故致日用不知，習矣不察而已。普賢行願品者，即八十卷華嚴經，末後之入法界品，善財遍參五十三員知識，至普賢所，承普賢開示，及威神之力，即證等覺。普賢乃爲說偈，稱讚如來勝妙功德。以文來未盡，故未結而終。清涼國師特著疏鈔，以大宏其道。至德宗貞元間，南印度烏茶國王，方貢普賢行願品之梵本全文，譯成四十卷。前之三十九卷，即八十華嚴經之入法界品，而文義加詳。第四十一卷，乃現所流通之普賢行願品也。時清涼亦預譯場，極爲讚揚，奉命撰疏。四十卷之全疏，中國久已失傳。幸東洋藏中，尚有其書。北京刻經處，專刻古德佚書，不久當可流通也。此一卷經，又復重爲別行疏，以備樂簡略，及修淨土者之研窮。其徒圭峯，爲之造鈔，固已中外流通矣。但以文富義繁，不便初機。範古農居士，以世以淨土三經並行願品一卷，爲淨土四經。三經注者頗多，不妨隨機取閱。此經唯有疏鈔，雖發揮盡致，而初機每多茫然。遂即疏鈔，擷其要義，刊板流通。文雖簡略，義仍具足，可謂觀機逗教。有益法門，殊非淺鮮。學者果能先閱擷本，後讀全文，不但清涼宏贊之心，可以悉知。而普賢勸發，如來出世之心，亦可以悉知矣。敢請通宗通教之士，共隨華藏海會諸菩薩，及諸愚夫愚婦之班，一致進行，同往西方。庶可不孤佛化，不負己靈也已。

#### 金剛經次詁序

金剛經者，即有談空，不墮空邊。即空論有，不墮有邊。空有兩泯，真俗不二。生佛一致，事理圓融。行起解絕，直趣覺海。一切菩薩，依此而修因。三世諸佛，依此而證果。乃如來一代時教之綱要，實菩薩上宏下化之準繩。示如如之本體，機理雙契。證空空之三昧，解行俱圓。妙而又妙，玄之又玄。猗歟懿哉，何可得而思議也已。世多不察，謂爲空宗，其孤負佛恩也甚矣。夫度盡一切衆生，不見能度所度之相。不住色聲香味觸法，而行布施，以至六度，及與萬行。以無我人衆生壽者，修一切善法。無所住而生心。雖說法而無法可說。雖成佛而無菩提可得。是則云騰行海，波湧度門。乃稱性緣起之道，行所無事。以故內不見有能度之我，外不見有所度之人與衆生，中不見有所證之無餘涅槃之壽者相。自他見亡，凡聖情盡。三輪體空，一道清淨。如如不動實相妙理，徹底圓彰。故得福德等彼十方虛空也。至於受持此經，爲他人說。雖四句三句二句一句，其福勝彼三千大千世界滿中七寶布施，及無量百千萬億劫，日日三時，以恆河沙等身命布施之福。良以一切諸佛，及諸佛無上覺道之法，皆從此經出故。故說法者，即是以佛莊嚴而自莊嚴，並以莊嚴一切衆生。此其自行化他真實功德，名之爲空，豈有當哉。是故隨說此經，雖止四三二一句等，而一切天人，皆應如佛塔廟而供養之。以持經之人，心與道合，心與佛合。故能轉最重之後報，作最輕之現報，而復當得菩提也。以自行化他，心不住相。則以如如智，契如如理。直下與菩提涅槃，混而爲一。如水投水，似空合空。雖有聖智，莫能分別也。如來一代所說法門，悉以此智照了而修。則水到渠成，云開月露，一塵不立，萬德圓彰矣。馬通白居士者，宿植德本，篤信佛乘。品行清高，著述宏富。實當代之文宗，具超格之學識。然以志樹儒宗，未暇殫精內典。迨歲周華甲，以滄桑迭遷，悟身世無常，遂屏除一切，專閱佛經。始知如來所說，皆示吾心。而本有衣珠，幾致忘卻。慶幸之極，轉爲悲感。後閱此經，心華頓發，因隨所見，注爲次詁。渾融之文，以章段顯之。玄妙之義，以平實明之。契理契機，徹上徹下。固初機之良導，實入佛之要門。諸門人慾爲刊板，永用流通。庶通方儒士，悉皆景仰而效法焉。其爲利益，唯佛能知。勉抒愚懷，用爲序引。

#### 金剛經線說鑄板流通序

此一卷經。人人具足，個個不無。但由迷真逐妄，背覺合塵，不知返觀內照，致使不能親得受用耳。故華嚴如來出現品云，如來成正覺時，嘆曰，奇哉奇哉，一切衆生，皆具如來智慧德相。但以妄想執著，而不證得。若離妄想，則一切智，自然智，無礙智，則得現前。此經由須菩提見佛威儀，嘆爲稀有世尊，善護念付囑諸菩薩。欲令護念付囑之法，大明於世。故問菩薩發無上菩提心，云何應住，云何降伏其心。此二句，乃護念付囑之要旨也。而如來以所有一切九類衆生，悉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，不見衆生得滅度相，答其降伏。以菩薩於法，應無所住，不住色聲香味觸法而行布施，答其應住。又謂不應住色生心，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。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且深嘆其不住相布施之福德，與十方虛空，同一不可思量。何以度盡一切衆生，而曰實無衆生得滅度者。以無餘涅槃，即衆生本具性體。由迷背不知，初非有失。菩薩爲指示之，令其了知衣裏之珠，項上之頭。既了知已，豈復有得。不過衆生自性自度，豈有能度之我，所度之人與衆生，並所入無餘涅槃之壽者相哉。四相既無，則三輪體空，一道清淨矣。由其三輪體空一道清淨。故萬行云興，心無所住。雖復萬行云興，實則一法不立。凡所見情與無情，同一實相。故得山河及大地，全露法王身。而楞嚴以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七大，皆如來藏妙真如性，即是其證。是知如來智慧德相，本自具足，無欠無餘。但以迷背之故，無端幻起妄想執著，致智慧德相隱而不現。若肯窮究此妄想執著之所從來處，則彌空云霧，徹底消滅。本有天日，全體顯現矣。云霧封時，天日亦不曾失。云霧散時，天日又豈是得。度盡一切衆生，不見一衆生得度者，此之謂也。其能見此理以行此行者，以無所住而生心，悉見諸相非相也。如是之人，受持此經，乃至四句三句二句一句，爲人演說。其福德雖滿大千世界七寶布施，尚不能及。以一句染神，永爲道種。住相布施，報在人天故也。以故說是經處，即爲塔廟。經所在處，即三寶具足。故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，皆應供養也。以說者能不取於相，如如不動。以如如智，契如如理。佛如衆生如，一如無二如。終日說而實未嘗說，即杜默不說亦未嘗不說。以其人行住坐臥，周旋俯仰。著衣喫飯，揚拳豎指。無不是不生不滅無餘涅槃，無住心之全體大用。劫外田地，故鄉風月。任人自得，有誰阻止。以故賣柴翁聞一句，即得嗣祖傳燈，騰輝宇宙。彼既丈夫我亦爾，不應自輕而退屈。則受持之人，宜何如發大菩提心，宜何如生無所住心也。清道光末，有無住老人陳柱者。宿有慧根，弱冠即誦此經。至七旬外，廣閱諸注。折衷其義而爲線說。以不住相一線，直貫到底。其語句頗平實顯豁，有益初機。倘由是而得其旨歸，則古德之注，如來之經，如開寶藏，隨意受用矣。粵東簡照南玉階二昆弟。以母氏逝世，諸親友弔奠者，各送誄詞輓聯。匯而刻之，名哀思錄。又欲藉母氏之故，普利一切。因鑄金剛經線說板，印數千卷。與哀思錄同贈弔奠親友，以酬嘉貺。一以冀母氏蓮品高升，一以冀親友善根增長。誠所謂孝子不匱，永錫爾類者矣。或疑金剛無相，淨土有相，二法如何相融。予曰，金剛經令度盡一切衆生，而不見度相。不住色聲香味觸法而行布施。布施乃六度萬行之首。既令不住相布施，則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，以及萬行，莫不皆然。然則金剛經乃令人遍行六度萬行，普度一切衆生之規矩準繩也。遍與一代時教一切法門而爲綱要。蓋是即相離相，何得謂與淨土不相融通乎。夫度生之法，唯淨土最爲第一。欲生淨土，當淨其心。隨其心淨，則佛土淨。以不住相之清淨心念佛，則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。其往生西方，證無生忍，乃決定不易之理事也，又何疑乎。

#### 贊禮地藏菩薩懺願儀重刻序

心體本淨，因根塵而濁念斯興。佛性常存，由迷背而凡情孔熾。於是承寂照之力，反作昏動之緣。於常住之中，妄受生死之苦。執著五陰，不知畢竟皆空。障蔽一心，曷了本不可得。耽染六塵之幻境，墜墮三惡之苦途。縱經微塵劫數，莫出六道輪迴。故我世尊，特垂哀愍。因地藏菩薩之問，說十力佛法之輪。摧碾煩惑，成就道器。由茲棄捨惡法，斷除一切無依行。修持善法，具足一切有依行。然欲得無生法忍，須懺宿世愆尤。若能不著五陰，自可圓證三身。外承佛力法力菩薩誓願力，內仗誠力悔力自性功德力。故得彌空罪霧，徹底消滅。本有性天，全體顯現。是知十輪本願佔察三經。同由地藏大悲願力，令末世孤露無依衆生，悉皆得大恃怙也。蕅益大師，已證法身，乘願再來。初現闡提之跡，後爲如來之使。一生行解，事理圓融。畢世著述，性修雙備。欲令濁智成淨智，依三經而制懺儀。冀使凡心作佛心，即十輪而明贊悔。寶鏡既磨，光明自發。摩尼既濯，珍寶斯雨。誠可謂反本還元之妙法，即心作佛之達道也。弘一上人，宿欽大師著述。特爲刻板，用廣流通。俾有志於滅幻妄之惑業，證本有之真心，上續如來之慧命，下作末世之典型者，咸得受持云。

#### 揀魔辨異錄重刻序

學道之人，居心立行，必須質直中正，不可有絲毫偏私委曲之相。倘稍有偏曲，則如秤之定盤不準，稱諸物而輕重咸差。如鏡之體質不淨，照諸像而妍媸莫辨。差之毫釐，失之千里。展轉淆訛，莫之能止。故楞嚴經云，十方如來，同一道故，出離生死，皆以直心。心言直故，如是乃至終始地位，中間永無諸委曲相。書曰，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執厥中。法藏宿世，固有靈根。即現生之悟與見地，亦非卑淺。但以我慢根深，欲爲千古第一高人。特意妄立種種宗旨名相，著五宗原。以企後學推尊於己，竟成魔外知見。使當日直心直行，允執厥中。將見密云會下，無人能敵。道風之振，何難超越諸方。惜乎不以實悟實證爲事，而預先設法，以爲超越一切之計。遂緻密云七闢三辟，以正其非。然人非聖賢，孰能無過。果是英烈漢子，自當慚愧懺悔，知非改過，以期實悟實證。則臨濟法脈，如來慧命，豈不直接其傳。何得慢幢高豎，護短飾非。引起其徒宏忍等，更加狂妄。逞己臆見，著五宗救。挽正作邪，以邪爲正。謗法謗僧，自誤誤人。較之法藏，更深十倍。盲引盲衆，相牽入火。噫。可哀也已。藏忍平生，刻意文飾。致令門庭甚盛，士大夫多爲外護。故彼父子之語錄，並五宗原，五宗救之僻謬邪說，悉皆續入大藏。至雍正十一年，世宗欲選語錄。遍閱彼等著作，知其意見僻謬，必至瞎人正眼。著令盡毀其板。又敕天下叢林，凡有此書及板，盡行毀除。倘有私藏者，發覺以違律論。又恐或有深受其毒，莫能盡吐。因將五宗救中狂悖甚者，摘錄八十餘條，逐條駁正。命續入大藏，以企開人正眼，報佛祖恩。但以萬幾無暇，至十三年春，方始脫稿。未及謄清，龍馭上賓。高宗繼立，方始刊板。只因未委通人，凡草書替代之字，許多竟作本字。如以謂作爲，多至百餘。世宗所刻書冊經板，悉皆校對精嚴。唯此一書，錯訛甚多。故知的系賓天之後所刻。又雍正十三年春，開工刊大藏板。此書上諭，命入藏流通。而竟未入者，以高宗御極未久，殫精政治，無暇提倡。其餘緇素，以法藏徒黨甚盛。恐其一經提倡，或致招禍，因皆置之不論，以故未入。書冊殿板，存於大內。除皇帝有敕，無由刷印，因茲不傳於世。然此法寶，必有神物守護。令其久祕復出，得廣流通。其因緣具於石印序中。茲擬重刻木板，因息心校閱，俾還世宗本來面目。應季中居士，願任刻資。遂序其顛末，以告來哲。夫欲了生死，必須實證。若唯悟而未證，則煩惑尚在，大須努力。倘能兢兢業業，歷緣煅煉。則覺照存心，冥符聖智。人我是非之凡情，無由而起。若不加覺照，依舊凡情熾然。功行愈高，情見愈重。由悟入迷，在所難免。如人睡惺不起。久復睡著。古人謂大事已明，如喪考妣。正以煩惑未斷，或恐復迷。須知斷惑之人，便無凡情。既無凡情，何有生死。大悟之人，其悟縱與佛同，其惑猶未斷除。必須念念覺照，庶免凡情用事。藏忍父子，雖則悟處高深。只因我慢過甚，全體埋沒於人我情見之中。而猶欲爲續佛慧命之第一高人。以致一錯永錯，而莫之能反。盡其智力，只做得個平侍者之身分。可不哀哉。如來深知末世衆生，煩惑難斷。特開一信願念佛，求生淨土法門。令其於臨終時，蒙佛接引，往生西方。既得往生，則超凡入聖，了生脫死。承侍彌陀，追隨海衆。從茲圓破無明，徹證自心。直至成佛而後已。使藏忍知此，當即上品往生，證無生忍。普現色身，廣度羣迷。又何至妝點文飾，欲得超師越祖之虛名，企其流芳百世。一經明眼人看破，竟落得個邪魔外道之實號，而遺臭萬年。嗚呼哀哉。

#### 揀魔辨異錄石印序（代企覺居士趙希伊作）

自佛法入中國，歷代皇帝，無不崇奉。其唯結緣種，與有所悟證者，種種不一。求其深入經藏，直達禪源。證涅槃之妙心，具金剛之正眼。於修齊治平之暇，闡拈華直指之宗者，其唯清世宗皇帝爲第一也。若非法身大士，乘願再來。握權實不二之道柄，度輪迴無依之衆生者。其能如是也耶。其所著述，藏內有圓明居士語錄三卷（圓明居士世宗道號）。其他序跋傳記，散見於經論語錄中。悉皆妙契佛心，冥符祖意。言言見諦，語語歸宗。如走盤珠，似摩尼寶。凡具眼者，無不佩服。當明季時，密云悟會下，有法藏字漢月者。天姿聰敏，我慢根深。大悟之後，欲爲千古獨一無侶之高人。從茲妄立主見，著五宗原，擬己超邁一切。不知如來心印，如清涼月。慢云一起，便掩月光。真如妙性，猶太虛空。慢塵既颺，即污空體。種種塗飾，翻形狂悖。求升反墜，弄巧成拙。密云則闢而又闢，彼與其徒弘忍，執迷不返，則救而又救。反欲陵駕密云，謂己無師自悟，密云強以源流懇付之。所有言說，類多妄造，少有實情。當時知識，雖知其非，以其師尚不奈何，兼彼門庭甚盛，士大夫多爲外護。恐其一經闢駁，難免招禍，故皆不敢置論。至雍正十一年，世宗遍閱密云，法藏，弘忍等錄。見彼知見紕謬，錄其臆見邪說數十條，逐一辨正。通計十萬餘言，名曰御制揀魔辨異錄。即刊書冊殿板，又令續入大藏。企其除邪說以正人心，振宗風而明祖道耳。至十三年，開工刊藏，而龍馭旋即賓天。高宗繼立，以日親萬幾，不暇提倡，遂致竟未入藏。而書冊殿板，存於大內，不易流通。故今之博學多聞緇素大家，皆不知其名。吾友子任，光緒甲辰，於京師書肆中得二部。以一送諦閒法師，企彼倡募流通。以一託楊仁山寄東洋，入於弘教書院新印藏中。今春餘欲朝海至滬上，遇楚青狄居士。餘曰，公好流通古蹟，何不取弘教藏中揀魔辨異錄，刊板印行。此世宗以靈山泗水之心法，爲儒釋兩教，作開金剛正眼之大光明藏也。若得流通，不但參禪者直下知歸。即宗孔孟而探誠明之極賾者，亦如乘輪遇順風，速得到彼岸也。居士曰，餘昔於京師爛貨攤得一部，藏書笥有年矣。不因子說，幾致錯過。即付印刷所，俾照式石印一千部。命餘作序。餘喜極，遂忘其固陋，爲序其隱顯機緣如此。

#### 三十二祖傳贊序

粵自世尊拈華，迦葉微笑。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遂得普播寰區。及至大教東布，達磨西來。其圓悟佛性，徹證自心。續如來之慧命，作人天之導師者，實繁有徒。若傳燈錄，高僧傳所載，乃存十一於千百耳。其隱而弗彰，祕而不顯者，又何可勝數耶。清世宗憲皇帝，久證法身，乘願再來。若宗若教，無不窮源徹底。御極以來，十年之內，專理政治，不提佛法。以期天下太平，俗美風醇。然後宣佈法化，則易得其益。如器除毒，堪貯甘露。至十一年，則以人王身，行法王事。佛法世法，一肩擔荷。儒教釋教，一道齊行。取靈山泗水之心法，述傳薪續焰之綸音。空有不二，真俗圓融。直欲普天人民，同爲如來真子。現未有情，共獲本地風光。每於朔望，及佛菩薩誕辰。或面訓廷臣，或傳諭疆臣，以迄士庶。令其咸了自心，悉趣背塵合覺之道。不至徒具佛性，枉受生死輪迴之悲。或敕天下叢林，一切僧衆。令其恪守清規，精修梵行。真參實悟，明心見性。以期光揚法道，翼贊皇猷。又於朔望，必親運睿筆，恭繪一古德道像。取彼本傳，提綱摘要，作一小傳。又作一讚，以發其奧義。親筆書於像首。刻石大內，以備摹拓而企流佈。自十一年二月起，至十三年三月止。共繪三十二尊。至四月中，龍馭上賓，致無量古德，未蒙一發幽光，爲可惜耳。至乾隆九年，高宗以裝潢所拓祖像三十二軸賜武林理安寺。後修寺志，即以此傳贊，載於首冊，以志恩寵。然此傳贊，未刻書板，故世不獲見聞。竊念古德道風，人天景仰。如皓月當空，萬川俱現，其光明皎潔，豁人心目。自可頓開心地，徹見性天。又得世宗睿筆發揮，與古德交光相映，一際無痕。若得一覽，當即達本逢源，獲衣裏之明珠。破塵離著，出大千之經卷。從茲心心相印，燈燈相傳。俾自他以共證真常，令凡聖以同登覺岸。庶不負世宗述傳一番至意矣。因募應季中居士，出資刻板，以公同志。於每傳前，列其題目，以期一目了然。並書緣起，以告來哲。

#### 淨業良導序

娑婆，生死險道也。極樂，常住家鄉也。衆生由一念不覺，入此險道，莫之能出。縱慾出此險道，歸彼家鄉。而生無慧目，不知所趣。若無良導，不但誤入歧途，竟成背馳，且有墮坑落塹，喪身失命之憂。淨土三經一論，以及一切大乘經論，皆導師也。但以文深義奧，初機不易領會。雖則無邊妙義，具足無遺。而以暗鈍心識當之，每致有疑而不能決，有信而不能生。因茲歷代古德各垂言教，以逗時機。由是法流無壅，而羣機悉蒙其利濟矣。無名居士，自雖未度，志切度人。因將樂邦文類，及蓮池，紫柏，憨山，蕅益，各集中之合時機者。錄數十篇，以應初入法門之士。待其門徑已得，然後遍閱全書，則知一滴之味，與大海之味，無二無別。而如來出世一大事因緣，唯淨土一法，方能究竟暢佛本懷也。無名居士，撝謙不敢自專，命（光）鑑定。因題之曰淨業良導云。

#### 佛學初階序

佛法廣大，不易窺測。欲使同人盡沐法澤，必由耳目見聞因果報應，生死輪迴之淺近事蹟，啓迪而引誘之。令其舍拘墟之固執，見天地之廣大。庶可斷疑生信，愈入愈深。必期於徹悟自心，復還本有。及與仗佛慈力，往生西方。而又以化諸人人。決不肯上孤佛化，下負己靈。長劫甘受生死輪迴之苦毒也已。福保丁居士，誓願宏深，慈悲廣大。欲令斯民同登覺岸，因將緇素名賢遺集，及佛祖經論中，因果輪迴之事，及三寶功德，淨土利益，輯之成帙，名爲佛學初階。企閱者因是而求，舉凡斷惑證真，即凡成聖之不思議大法，皆可親得而實有諸己矣。又伊先所輯佛學指南，佛學起信編，六道輪迴錄。雖繁簡不同，要皆爲初機學佛之階梯而已。若是決烈丈夫，當必登峯造極。決不至畫地自限，以卑自安而不復上進耳。

#### 釋教三字經序（代明天啓時，蜀東忠州聚云寺，吹萬老人釋廣真作）

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凡聖不二，生佛一如。由迷悟之或殊，致升沉之迥別。大覺世尊，愍而哀之。示成正覺，轉大法輪。本一心以建立，作迷津之寶筏。普欲未來，咸登道岸。故以五時所說，及教外別傳之旨，付諸弟子，命廣流通。由是列宗諸祖，相繼而興。宏宗演教，代佛揚化。迄今世遠年深，事多義廣。若非讀破大藏，妙悟自心。無以測其端倪，得其綱要。每欲撮略梗概，開示後進。因念宋儒王伯厚先生，作三字經。以紀夫倫常日用之道，與歷朝治亂之跡。使學者先知其約，後涉其博。幼而學之，壯而行之，立身行道，致君澤民，以復其人性本有之善。遂仿其意，略敘如來降生成道，說法度生。列祖續佛慧命，隨機施教。及與古德自利利他，嘉言懿行。題曰釋教三字經。俾爲沙彌時，誦而習之。知佛經之要義，明祖道之綱宗。及其壯而遍閱三藏，歷參五宗。妙悟自心，冥符佛意。方知山色溪聲，咸示第一義諦。鴉鳴鵲噪，共談無上心宗。非同非異，非有非空，即權即實，即俗即真。博之則盡十虛而莫容，約之則覓一字不可得。然後乘大願輪，闡揚法化。普令法界衆生，歸依一體三寶。復本來之面目，傳無盡之心燈。是在後進之發心造修焉，予日望之。

#### 劉圓照居士摸象詩序（以彼作○圖章故開端畫一圓相）

○此一段光明，非因非果，非聖非凡，非斷非常，非生非滅，亙古亙今，照天照地。佛未出世，祖未西來。人人具足，無餘無欠。無奈衆生在迷，懷寶受困。反承此照天照地之光，起惑造業，輪迴六道。於是世尊欲施濟度，示成正覺。當其夜睹明星，豁然大悟時。乃浩然嘆曰，奇哉奇哉，一切衆生，具有如來智慧德相。但以妄想執著，而不證得。若離妄想，則一切智，自然智，無礙智，則得現前。於是隨機施化，對病發藥。由衆生根器不等，故其所說，或漸或頓，或實或權，種種不同。雖則設諸方便，無非曲誘衆生，令其各各徹證此之心光，究竟成佛而已。所謂粗言及細語，皆歸第一義。始則千機並育，終則一道同歸也。又以鈍根衆生，現生不能了脫。則輪迴生死，了無底止。以故特開一信願念佛法門，俾未斷惑者，仗佛慈力，帶業往生。已斷惑者，仗佛慈力，速證法身。普使上中下根，若聖若凡，同證真常，誕登彼岸。極暢如來出世之本懷，徹獲衆生本具之佛性。猗歟佛恩，窮劫莫贊。及至大教東流，遂以此法，目爲蓮宗。以其念佛求生西方，蓮華化生，得預蓮池海會，親炙彌陀世尊，及觀音勢至，諸上善人故也。自後達摩西來，傳佛心印。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。然此所見所成，乃指吾人即心本具之天真佛性而言。令人先識其本，則一切修證等法，自可依之進趣，以至於修無可修，證無可證而後已。非謂一悟即成福慧兩足，圓滿菩提之究竟佛道也。喻如畫龍點睛，令其親得受用耳。由是騰輝震旦，炳煥赫奕。即心即佛之道，非心非佛之法，遍佈寰區。天機深者，於一機一境，識其端倪。則出詞吐語，自離窠臼。入死入生，了無掛礙。得大解脫，得大自在矣。倘根機稍劣，縱得大悟，而煩惱習氣未能淨盡，依然還是生死中人。出胎隔陰，多致迷失。大悟者尚如是，況未悟乎。固宜專心致志於仗佛慈力之淨土法門，方爲千穩萬當之計也。圓照劉居士，宿根深厚，現行精純。於禪淨兩宗，各得其旨。而尤以念佛法門，爲究竟自利利人之道。每有所感，輒形諸詩歌。筆而錄之，得一百零八首。題其名曰摸象。蓋以道大無方，豈凡庸一言可以道盡。不過取其意之所適而已。其子及族人，欲後世咸所稟承，擬列諸家譜。令（光）敘其大旨，用告來者云。

#### 佛學述要鑄板流通序

自佛法入中國，千八百餘年來。若緇若素，若男若女，深入經藏，徹悟心源者，何可勝數。良以真如佛性，人人本具，但以迷而不覺，初非有失。及聞如來言教，知識指示。則知珠在衣裏，佛性恆存。不離當處，得大自在。自利利他，受用無盡矣。天台陳勤先女士，宿有慧根。於臺禪性相淨土諸宗，悉知壼奧。而且偏贊淨土，冀一切不能徹悟自心，斷惑證真者，即生便登阿鞞跋致。亦可謂於博得約，宏法知要矣。其所發揮，機理雙契。雖則多錄成文，然如一屋散錢，一一上串，俾用者現成持取。三叉歧路，條條標示，令行者勇往直前，亦不可謂無功也。惜其子袁授荀，根性弗類。於其母所述，了無所知。抄錄而欲流通，其注概節略之。不知有宜節者，有不宜節者。不宜節者而妄節之，則有意義不明，文法不合之弊。而且錯訛滿紙，致有許多詞不達意之處。足見此道，須自有善根，方可優入。否則雖母子至親，亦不能傳。奉化孫玉仙居士，欲鑄板流通。冀須眉丈夫，閨閣英賢，同發思齊之心，共證本具佛性。委（光）鑑訂。因正其錯訛，離其句讀。遂題之爲佛學述要云。

#### 格言聯璧重刻序

人之所以與天地併名三才者，以其能格物致知，克己復禮，以明其明德，而止於至善也。去此，則但一血氣之倫而已，何可以與天地並立爲三而稱之乎。孟子以夜氣不足以存者，爲違禽獸不遠。又謂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，庶民去之，君子存之。是知任心縱意，胡作非爲者，不過名之爲人，實則與禽獸或相埒，或不如矣。格物致知，乃羣聖傳授之心法。以人慾之物，乃由外境而生。必須格除淨盡，而吾心固有之良知，自可全體顯現矣。固有之良知，即明德也。格之與致，皆所以明其明德也。明德既明，則意誠心正而身修矣。此匹夫匹婦皆能爲之事也。若以推極吾之知識，窮盡天下事物之理，爲格物致知者。乃枝末，非根本也。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。能明其明德，則獨善其身矣。若得位行道，以先覺覺後覺，則兼善天下矣。吾人未能人慾淨盡，天理流行。必須多識前言往行，以爲前途導師，日讀誦而繹思之，必期於過日寡而德日崇，以至於德純過無而後已。然曾子臨終，尚曰，戰戰兢兢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。而今而後，吾知免夫。蘧伯玉行年五十，而知四十九年之非。孔子以德不修，學不講。聞義不能徙，不善不能改爲憂。行年七十，尚欲天假數年，以期學易而免大過。雖曰以身說法，勉勵後進。實屬聖賢格致工夫，自強不息，了無已時也。山陰金蘭生先生，輯先賢警策身心語句，爲格言聯璧。令學者如入寶山，隨取而得。其功誠非淺鮮。維揚張瑞曾居士，少即奉爲圭臬。繼欲普餉同倫，乃詳爲校訂。兼用褒貶圈法，標示其當法當戒者。俾閱者省心力而知去取，其用志可謂誠且摯矣。刻成，問序於餘。因略述三才名義，與聖賢格致工夫，以期與本集所說，互相發明。令學者得親切下手之工夫，而進德不息，以至與天地參而後已也。其具眼者，當不以餘言爲背謬也。

#### 不可錄重刻序

女色之禍，極其酷烈。自古至今，由茲亡國敗家，殞身絕嗣者，何可勝數。即未至此，其間頹其剛健之軀，昏其清明之志。以頂天履地，希聖希賢之姿，致成碌碌庸人，無所樹立之輩者，又復何限。況乎逆天理，亂人倫，生爲衣冠禽獸，死墮三途惡道者，又何能悉知之而悉見之耶。噫。女色之禍，一何酷烈至於此極也。由是諸聖諸賢，特垂悲愍。或告之以法言，或勸之以巽語。直欲福善禍淫之理，舉世咸知。而又徵諸事實，以爲法戒。企知自愛者讀之，當必怵然驚，憬然悟，遏人慾於橫流，復天良於將滅。從茲一切同倫，悉享富壽康寧之福，永離貧病夭折之禍。此不可錄所由輯也。張瑞曾居士，欲重刻印施，命餘作序，暢演窒慾要義。須知美色當前，欲心熾盛，法言巽語，因果報應，皆難斷其愛心。若能作不淨觀，則一腔慾火，當下冰消矣。吾秦長安子弟，多玩促織。有兄弟三人，年皆成童，於月夜捉促織於墳墓間。忽見一少婦，姿色絕倫，遂同往捉之。其婦變臉，七竅流血，舌拖尺餘，三人同時嚇死。次日其家尋得，救活者一，方知其事。活者大病數月方愈。其家子孫，不許夜捉促織。夫此少婦，未變臉時，則愛入骨髓，非遂所欲則不可。及既變臉，則一嚇至死，愛心便成烏有。然當其羣相追逐時，固未始無血與舌也。何含而藏之，則生愛心。流而拖之，則生畏心。了此，則凡見一切天姿國色，皆當作七竅流血，舌拖尺餘之釣頸鬼想矣。又何至被色所迷，生不能盡其天年，死必至永墮惡道耶。以故如來令貪慾重者，作不淨觀。觀之久久，則尚能斷惑證真，超凡入聖。豈止不犯邪淫，窒慾衛生而已。其女貌嬌美，令人生愛心而行欲事者，不過外面一張薄皮，光華豔麗，爲其所惑耳。若揭去此之薄皮，則不但皮裏之物，不堪愛戀。即此薄皮，亦絕無可愛戀矣。再進而剖其身軀，則唯見膿血淋漓，骨肉縱橫，臟腑屎尿，狼藉滿地。臭穢腥臊，不忍見聞。較前少婦所變之相，其可畏懼厭惡，過百千倍。縱傾城傾國之絕世佳人，薄皮裏面之物，有一不如是乎。人何唯觀其外相，而不察其內容，愛其少分之美，遂不計其多分之惡乎。餘願世人，遺外相而察內容，厭多惡以棄少美。則同出慾海，共登覺岸矣。又當淫慾熾盛，情不能制之時。但將女陰作毒蛇口，如以陽納蛇口中。則心神驚悸，毛骨悚然。無邊熱惱，當下清涼矣。此又窒慾之最簡便法也。

#### 不可錄敦倫理序

天爲大父，地爲大母。一切男女，皆天地之子女，皆吾之同胞。既是同胞，當盡友愛，保護扶持，以期各得其所。如是，則爲天地之肖子，無忝所生矣。既能保護扶持天地之子女，則天地必常保護扶持於其人，令其福深壽永，諸凡如意也。倘或肆意橫行，欺陵天地之子女，則其折福減壽，滅門絕嗣。一氣不來，永墮惡道，經百千劫，莫復人身者。乃自取其禍，非天地之不慈也。餘且勿論。即如妻女姊妹，人各共有。人若熟視己之妻女姊妹，己則憤心怒氣，即欲毆擊。何見人之妻女姊妹，稍有姿色，心即妄起淫念，意欲污辱乎哉。夫同爲天地之子女，是吾同胞。若於同胞起不正念，則是污辱天地之子女，欺侮同胞。其人尚得自立於天地之間，而猶謂之爲人乎。況夫婦之道，與乎三綱五常。男女居室，人之大倫。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，以其有人倫也。人若行蔑理亂倫之事，則是以人身行禽獸事。身雖爲人，實則禽獸不如也。何也，以禽獸不知倫理，人知倫理。知倫理而復蔑倫理，斯居禽獸之下矣。然一切衆生，由淫慾生，故其習偏濃。須深提防，作親，作怨，作不淨想。庶可息滅邪念，而淳全正念矣。怨與不淨，前序已明。茲特約親而爲發揮，冀諸閱者，同敦天倫，毋懷惡念。四十二章經，示人見諸女云，想其老者如母，長者如姊，少者如妹，幼者如女。生度脫心，息滅惡念。梵網經云，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，我生生無不從之受生。當生孝順心，慈悲心。如是則尚保護扶持之不暇，何可以起惡劣心，而欲污辱乎。明有一生患淫，不能自制，問於王龍溪。龍溪曰，譬如有人謂汝曰，此中有名妓，汝可搴幃就之。汝從其言，則汝母女姊妹也。汝此時一片淫心，還息否。曰息矣。龍溪曰，然則淫本是空，汝自認做真耳。人果肯將一切女人，作母女姊妹視之，則不但淫慾惡念無由而生，而生死輪迴，亦當由茲頓出矣。不可錄一書。法語巽言之訓，福善禍淫之案，與夫戒忌之日期處所，一一畢示。其覺世醒迷之心，可謂誠且摯矣。維揚張瑞曾居士，利人心切，即爲刻行。命（光）發揮窒慾之要，因以怨，以不淨。而敘其大旨。繼因其堂兄正勳逝世，擬以此功德薦其靈識。俾罪障消滅福智崇朗。出五濁之慾界，生九品之蓮邦。因居士孝友之情，故復撰敦倫之序。祈見聞者，各詳察焉。則幸甚幸甚。

#### 普濟禪寺打交盤萬年簿序（代了餘和尚作，但打交盤未改十方）

圓通道場，彌三際而不增不減。普門風範，即萬法而無欠無餘。亙古亙今，如如不變。有情無情，法法圓融。雖千佛齊出，了無有興。縱三災迭起，又豈有敗。此觀音大士補怛名山，真如實際之究竟景象也。至於應化門頭，則法隨緣起，道在人宏。興廢通塞，各有由致。溯自慧鍔始祖，開山於梁。真歇禪師開宗於宋。以及元之孚中，清之潮音。悉皆道高一世，德感九重。丕振宗風，廣佈玄化。普使四海內外，同被慈云。六道衆生，共沾法雨。猗歟休哉，何其盛也。爰自潮音以來兩蒙敕修。世守成規，家風不墜。至咸豐初，髮匪肇亂，人民塗炭。香火多年斷絕，用度由茲缺乏。法器什物，皆不舒用。凡住持進院，自所置者，退時仍復搬回本庵。縱有留者，皆作昂價交盤。甚至破敗不堪，一文不值之物，一體照新價交。總計洋一千若干元。如市之打店鋪者，貨物器具，悉賣新主。所謂常住者，只空屋經像而已。弊由兵燹，亦無足怪。至後世道太平，香火鼎盛。仍復安於故習毫未改革。（餘）曾理院務，詳知其由。今於文蓮老和尚退院之時，蒙諸位老和尚，並諸房法眷，委此重任。自愧人微德薄，不敢承當。而再三逼勒，不許推辭。竊念普濟，乃天下名山，菩薩道場。由梁至民，世經十紀，年滿一千。今既忝膺此任，敢不勉力籌度，興利除弊。培植常住元氣，以仰副諸公爲法爲人一番至意。因言，常住體屬十方，非住持一人私有。所有財政，理宜全歸常住。凡錢財穀米，莊嚴什物。無論常住舊有，即本人所置辦者，亦不得退時攜去及作價交盤。而住持進院花費，須彼本人自任，不得耗費常住。如是則常住日見豐足，而法道亦隨之隆盛矣。文蓮老人聞之，踊躍歡喜，發菩提心。願將交盤洋一千若干元，一筆勾消。其什物有破敗不堪者提出，同衆棄去。有可用者，按其新舊名色，登此打交盤萬年簿。後所置者，一體登簿。其住持，並常住財政規矩，悉仿諸方叢林。唯選舉住持，仍須本寺各房子孫。是之謂子孫十方。所願自茲以後，凡爲住持，及膺職事者，各各發菩提心，培植常住。庶大士慈恩，豎窮三際，橫遍十方。而各人現在則福慧雙隆，人天敬仰。臨終則形神俱妙，佛聖來迎。如是則（不慧）一念愚誠，與文老一番婆心。皆悉不落空亡，咸有實益矣。因略敘源委，以冠簿首。俾後之來哲，悉各知其緣起耳。

#### 別庵統祖新公堂序（代茂量師作）

如來所證之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道，即我與一切衆生，現前一念煩惱結業顛倒昏迷之心。能識此煩惱結業顛倒昏迷之心，便可以上續如來慧命，下作人天導師。普令一切衆生，同識此心，同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道。所謂心佛衆生，三無差別。迷悟雖殊，體本不二。一條蕩蕩長安路，從來絕不禁人行。自是不歸歸便得，故鄉風月有誰爭。自世尊示成正覺，四十九年，廣說經法，指大經於塵中，示明珠於衣裏。三千年來，沐法澤而悟自心，證覺道而度有情者。數逾恆沙，何可勝論。若我別庵統祖，宿植德本，乘願再來。童真出家。弱冠悟道。闢普門以重興法雨，傳心印而丕振宗風。身居海島，道播寰區。六坐道場，廣垂言教。不特萬民傾誠，直使一人注意。由茲賜帑賜紫，屢施九道之雨露。唯期祝國祝民，同沐大覺之恩光。在當時固皆景仰，即後世莫不尊崇。昔先師戒文老人，與開如和尚。每念忝爲法裔，莫續徽猷。聊效追遠之誠，糾立公堂之會。緣舊立公堂，過於淡薄。不足以昭虔恭而報祖德，起觀感而裕後昆。以光緒十八年，闔山共築朱家尖衆香塘。因糾十餘家，或任一股，或任數股。共湊洋若干圓，買田百畝，以爲新起公堂之備。後因外界侵佔一半，只得三十一畝而已。然田屬新開，猶是斥鹵。故二十年來，尚未成立。今田已成熟，租課照常。因於今春，起立公堂。十柱輪流，週而復始。在如公與吾師之本心，實欲後世子孫，登堂薦獻，禮像投誠時，心自思曰，祖師與人同耳。彼既丈夫，我亦宜然。豈可高推聖境，自處凡流。由是奮發大心，追蹤先覺。破無明以證法性，續佛慧以度衆生。俾圓通道場，經劫常住。大慧宗統，遍界流行，庶不愧爲祖師兒孫，如來弟子矣。凡我同倫，尚勉之哉。（時在民國二年）

#### 眠云公堂序（代法雨書記僧作）

人生世間，幻住數十年。從有知識以來，日夜營謀，忙忙碌碌。無非爲養身家，做體面，遺子孫而已。推其病根，只因執著有我，不肯放下。其念慮固結。雖佛與之說法，亦莫之能解。而於自己主人公本來面目，則反置之不問。任其隨業流轉，永劫沉淪。可不哀哉。開然和尚，夙因深厚，託質將門，壯懼殺業，不樂從軍。聞化聞老人說法，遂投身座下，剃髮爲僧。數十年來，專主參究。但恨未得覿面，一敘機緣。其所悟處，深淺莫測。至光緒末年，住持法雨。因自立公堂，以作遺念。題其名曰眠云。夫云之爲物，來無所從，去無所至，幻生幻滅，了無定相。而能降注甘雨，普潤大地。俾有情無情，各得其所。絕似證無我相者之無所住而生心，度脫一切衆生而無有度相。然公通身放下，安住其中。其殆示其所悟乎，抑令後世子孫以此爲法乎。其義玄妙，可以深長思矣。

#### 通智法師公堂序（代悟開大師作）

粵自世尊入滅，四依宏法。現普門身，垂形六道，逆順隱顯，種種方便，隨順機宜，皆令度脫。此不可思議神通妙行，唯聖能爲，非凡所及。若夫現沙門身，離塵脫俗。高豎法幢，丕振宗風。流通法化，續佛慧命。此爲法身大士，大心凡夫，傳揚佛法，通途妙行。由斯二行，故得橫遍十方，豎窮三際。無一處不蒙佛光，無一人不沐佛恩。至於法傳震旦，二千年來，宏法大士，廣佈法化。宗說兼通，定慧均等。現身說法，以德服人。扇真風於火宅，注法雨於情田。普被三根，總攝衆機。各復本有之天真，共證即心之覺道。因茲王臣歸命，士庶傾誠。廣佈玄猷，輔弼政治。其宏功偉跡，多難盡述。即高僧傳，傳燈錄，百餘卷書所載者，乃千萬分中之一二耳。近世以來，其有宿植德本，示生巨族。隻眼覷穿浮世界，一肩荷起大津樑。宴坐圓通道場，深入寶王三昧。總禪淨而同修，會宗教爲一致。出廣長舌，宏演圓宗。垂平等臂，普接三根。即凡心以示佛心，統萬行而歸一行者。其唯我先法師，通公法師其人焉。師諱尋源，字通智，別號憶蓮沙門。俗姓阮，系揚州儀徵，中堂元公之幼子也。於道光二十二年癸卯，三月初八日未時示生。母氏某，京都人。迨至元公逝世，嫡子忌刻過甚。其母遂攜之以歸京都，寄居舅舍。及長，相貌瑰瑋，語音洪暢。性好道術，不求仕進。欲爲長生神仙，放曠襟懷，優遊蓬島。每以不遇真人爲憾。至同治十二年，年二十一。偶至龍泉寺，遇首座本然和尚。洞明教理，透徹禪宗。意必得道高僧，與之談己所懷。本公笑曰，汝本有之天真佛性，無端背棄，而求不可必得不出七趣之神仙。棄金擔麻，認奴爲主。汝具如此相貌，而其志何若是之下劣也。遂頓棄所懷，即求攝受。本公因爲剃髮於本京七塔寺，乃石佛寺之支派也。從茲常親本受業師，研究教典，勵志修持。至光緒四年，受具戒於京西云居寺。因念教理粗明，本分未了，說食數寶，有何利益。乃發足遊方，遍參宗匠。至十四年，於普陀佛頂山信真老人會下，師資道合，得受心印。是爲傳臨濟正宗第四十二世。是年宏楞嚴於法雨寺。此後十有餘年，常應講聘，每期衆皆數百。師於楞嚴，獨有心得，因爲註釋。欲使大佛頂理，圓通常性，全體顯現，毫無隱覆，述成開蒙十卷。現蒙維揚萬壽寂公，爲之刊板流通。所惜賦性率真，唯究根本，不事支末。但欲發揮理性，令其徹底全彰，和盤托出。至於措詞立言，或失詳審。故致間有參差疏漏之弊。倘蒙具眼作家，稍事修治。則成法苑完璧，楞嚴寶鏡矣。師平生志在楞嚴，行在淨土。日課佛號三萬，誓求往生。晨持大悲咒一尺香，以爲助行。欲令現未有情，同生淨土。故於彌陀疏鈔，及演義，要解，便蒙鈔，勢至圓通疏鈔，皆爲刊佈。謂學者曰，禪宗名爲教外別傳，淨土實爲教內真傳。須知即此真傳，乃別傳外之別傳也。汝等煩惑未斷，道業未成。切不可錯認定盤星，高推禪宗，藐視淨土。致令臨命終時，業識茫茫，無本可據。雖有不可思議大慈大悲之佛力，由不信故，無從倚托。依舊乘惡業力，輪迴惡道。從劫至劫，了無出期。可不哀哉，可不畏哉。其講楞嚴也，於七處徵心，十番顯見處。必詳明此土開悟之難，淨土證道之易。至勢至章，則殷勤勸導，不遺餘力。直欲法會大衆，人各都攝六根，淨念相繼。即隨勢至，親證圓通。其至由惡業而沉淪四趣，乏定慧而墜墮五魔處。尤復極陳得失，痛示利害。每每淚隨聲出，語音哽噎。常曰，不知淨土，楞嚴乃破淨土之元勳。深明淨土，楞嚴實宏淨土之善導。看經不具擇法眼，其孤負佛恩處，類多如是。汝等切不可將禪宗機鋒轉語，認做實法，薄淨土而不屑修持。須知華嚴會上，華藏海衆。同破無明，同證法身。尚須以十大願王，迴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以期圓滿佛果。汝何人哉，敢與彼抗。上孤佛化，下負己靈。諸佛名爲可憐愍者。師十餘年來，各處宏經，云行鳥飛，杳無定處。於天童小白嶺，維揚萬壽寺，及本山普慧庵，嘗多憩息。以二處主人，悉皆尊德重道。且與普慧庵主覺公，法稟同門，交稱莫逆故也。至三十二年丙午冬，示疾育王。丁未春，覺公即接至庵。備極照應，經兩月餘。臨終前數日，神氣清爽，奮勵念佛。至四月初三日未時，合掌念佛，泊爾神逝。世壽六十五歲，僧臘三十五年。全身入棺，瘞於佛頂山後之燕窩岡。乃佛頂文正和尚等，預爲營造之歸宿所也。以平生性好寂靜，而住無定所，故無剃度。嗣法門人，本山唯源通，與不肖悟開。外方雖有，不能悉知。恐招彼此親疏之譏，故概不書。嗚呼。開於昔年，頻預法會。屢聆圓音，未明自性。師以孺子可教，遂爲預行付囑。當時雖極慚惶，猶期悟於後日。豈料諸魔未殄，法將云亡。毒藥未消，慈父見背。悲夫。衆生津樑，如來慧命，將何所託，從何所寄耶。寧可自殞，不忍師逝。唯冀承佛慈力，蓮開上品。忍證無生，位登不退。速乘本願，垂慈濟度。庶可以仗師威神，出險道而頓登寶所。即我心識，了煩惑而徹證真常矣。茲以先師遺資，肇立公堂。略敘大端，以垂永久。俾後世法裔，仰先德之徽猷，而勵志效法云爾。

#### 立山老人派下子孫公堂序（代開如和尚作）

一切衆生，具有如來智慧德相。但因妄想執著，不能證得。究其原由，總因不了真如妙性。妄認四大爲自身相，六塵緣影爲自心相。既已認賊爲子，遂致背覺合塵。從此根塵互黏，人我敵立。起惑造業，輪迴六道。經塵點劫，莫能解脫。大覺世尊，愍茲劇苦。施大法藥，令修四念處觀。一觀身不淨，二觀受是苦，三觀心無常，四觀法無我。及餘正勤，如意足，根，力，覺，道，三十七品法門。雖根有利鈍，乘有大小。莫不皆以四念處而爲根本。良以四觀若成，則我執即破。我執既破，則五蘊皆空，六塵即覺。返本還原，親證妙性。譬如垢盡鏡明，云開日朗。日即本具，明非外來。得無所得，獲大自在。凡情聖見，兩俱消亡。尚無涅槃，何有生死。至於世壽若盡，則焚其形骸者。一則恐彼亡者所作未辦，身見未泯。令其豁悟真空，當下解脫。二則正欲存者了知此身，全體虛妄。力修聖道，復本心源。務於動作云爲處，親見主翁。則能自作主宰，不被此臭皮袋多方驅使。庶可以上繼佛慧，下化有情。即此苦無常無我不淨之幻妄身心，徹證常樂我淨之真如佛性。以故無論聖凡，舉皆焚化。而天下叢林，無不遵行也。當唐宋佛法盛時，士大夫家，亦多仰遵佛制，而用此法，不獨唯僧爲然。僧既焚化，拾其餘骨，置於普同塔中，亦如叢林之海衆同居。其中凡聖莫測，行位難辨。凡既附聖，亦易解脫。如蒼蠅附於驥尾，不勞而得至千里也已。法雨常住，當前清咸同間，以久經兵荒，香火斷絕，遂致一敗塗地。至同治十年，衆挽先師公立山老人住持，法道由是重興。而剃度法嗣，實繁有徒。化開師伯，謀諸本派法眷，各出淨資若干圓，修一子孫普同塔，於海會橋東。凡立山老人派下子孫，及諸法徒，皆可入焉。又買衆香塘田五十畝，以歲所收租，充春冬祭薦之費。俾伴山，常明，長生，楊枝，寶稱，五庵。及化恆師派下子孫。六柱輪流，承值當辦。使亡者時受祭薦，蒙法利而超極樂之天，存者識破幻妄，修淨業而預蓮池之會。爰書緣起，以告同倫。

#### 募建藥王篷序（代撰）

大覺世尊，名大醫王。普治衆生身心等病。所用之藥，其數無量。戒定慧三，攝盡無遺。以故此三，名爲藥王。若能服之，即凡成聖。然藥雖美妙，修合實難。而信願念佛求生西方，名爲阿伽陀藥，萬病總治，下手易而成功高，用力少而得效速。上中下三根，即生皆出苦輪。戒定慧三法，當念悉得具足。是知信願念佛一法，乃藥王中之藥王也。（某）幸承宿因，得聞此法。敢不竭誠致敬，孜孜修持乎。擬建茅篷一所，名爲藥王。安住其中，篤修淨業。以期普愈自他身心生死等大病。懇祈檀越，發菩提心，行方便事。略分寶海之涓滴，俾成安身之陋室。由茲夙夜翹勤，禮拜憶念。既能念茲在茲，何難即心即佛。則無邊利益，皆所成就。以如是因，感如是果。現生必得蒙佛接引，高預海會。將來必作藥樹王身，普治衆病。若能鑑此愚誠，則此語當不虛棄矣。

#### 法雨寺萬年簿序（代開如和尚作）

得最勝之地，方可宏最勝之道。建非常之事，必須待非常之人。宗匠出，則本立道生。哲人亡，則法殘教弛。雖否極泰來，屬於天運。而革故鼎新，實賴人爲。法雨常住，肇始於大智老人，中興於別庵統祖。規模宏敞，法道興隆。嗣後歷代住持，雖則無大樹立。然皆恪守成規，家風不墜。及至兵燹之後，住持不得其人，遂致一敗塗地。殿堂寮舍，坍塌破壞。法器莊嚴，百無一存。諸房法眷，見此景象。咸皆束手，不肯承當。於同治十一年，衆強先師公立山老人住持。荒垣破屋，竭力修葺。兢兢業業，十有餘年。自天王殿，至藏經閣，悉皆重新。其餘工程，雖未盡復當日舊制，而大局已有可觀矣。至光緒十一年，以老病退隱，命先師聞老人繼席住持。先師纘承舊緒，發廣大心。凡師公力未暇及之工，一切殿堂寮舍，或創或修，無一處不使一新。其規模制度，不亞中興。凡咸豐年間，壓出桃花莊稻田，盡行贖回。又以欲轉法輪，須仗莊嚴法器。十餘年來，宏宗闡教。所置什物，上自龍藏佛像，下至桌凳牀榻。凡所需用，般般具足。然老人大願云興，恨不得十方僧衆，咸萃一堂。往昔祇園，復現今日。爲法，爲人，爲常住，爲大衆之心，如喪考妣，如救頭然。日夜焦思，憂勞成疾。至二十三年冬，修建尚未畢工，而老人竟齎志西逝矣。（如）自愧涼德，兼無作略。因廁門牆，委理院務。勉承師命，極力輔弼。雖輕塵墜露，不足添江益嶽。然於自分論之，亦可謂鞠躬盡瘁，罄竭愚忱矣。承此未了公案，只得竭力擔當。於是奉先師遺命，邀諸法眷，公舉定公，繼席住持。（如）仍居舊職，監理院務。及至定公退隱，荷蒙法眷，委此重任。雖知弗克擔荷，而不容推卻者。以先師公案，尚未了畢故也。由是夙夜經營，莫敢或遑。拌此身心，謹成師志。三年之內，所有事宜，悉皆清楚。可以交代，不累他人。故今謹同法眷，備將常住所有鉅細什物，一一登記。俾後之蒞住持位，膺職事職者。知前人爲轉法輪，置辦什物，一番苦心，大不容易。各加愛惜，無或暴殄。使守成之功，媲美創業。纘緒之德，追蹤開山。億萬斯年，永無替廢。庶可法輪與願輪而常轉，千古恆守舊家風。國恩共佛恩以並報，奕世常沾新雨露。則法門幸甚，常住幸甚。

#### 化聞老人公堂序（代開如和尚作）

竊以春秋祭祀，儒禮所重。歲時追薦，釋教尤崇。念水源木本之恩，修慎終追遠之事。世出世間，又何間然。先師聞老人，多劫燻修，堪爲人天福田。乘願再來，特整大士門庭。生雖示跡都城，世榮以隻眼而覷破。身遂棲遲海島，佛法以通肩而擔當。布濩慈云，興隆法雨。不愧爲普門之功臣，直可作別庵之嫡子。去舊更新，梵宇復輝煌之制。宏宗演教，法源得流通之祥。視人若己，急公猶私。住持法雨，十有餘年。未曾買一畦養老之田，蓋一椽棲身之所。惟欲恢宏祖道，利益將來。日夜焦思，憂勞成疾。功圓果滿，撒手西歸。（德月）嗣德未能，報恩無地。欲崇追薦之儀，兼使後人感發。故將老人所築衆香塘田，撥一百畝，以作法眷春冬公堂祭祀之資。使後之登堂薦獻，禮像投誠者。誠惶誠恐，自愧自慚。各各取則，人人效法。以老人之心爲心，以老人之事爲事，庶可不愧爲老人兒孫矣。凡我同倫，尚勉之哉。

#### 白華庵法譜序（此係懸敘，下敘事不錄）

吾人一念心性，不生不滅，非色非空。豎無初後之跡，橫絕邊表之形。不變隨緣，歷九界而不減。隨緣不變，證佛道而不增。光明洞徹，受用自在。直下與十方三世一切諸佛，無二無別。但由迷真逐妄，背覺合塵。致使生佛懸殊，苦樂迥異。大覺世尊愍之，示生世間，成等正覺，廣演言教。令其返妄歸真，背塵合覺。復還本有之天真，親證無上之覺道。由是教隨機異，法以人殊。爲實施權，備設五乘之階位。開權顯實，同歸三德之法門。雖一雨普潤，四衆均沾。而宏揚流通，惟僧是賴。良由割愛辭親，方能精修淨行。負荷法道，必須洞徹心源。故自教啓西乾，法傳東震。律教揚鑣，禪淨建幟。二千年來，蒙剃度而飲法乳，以斯道而覺斯民者。其世系師承，源源本本，何可得而勝數也。普陀爲觀音大士應化之地，歷劫常然，無遷無變。而世間凡夫知見之跡，則自五代梁貞明間，始建道場。歷宋元明，以迄昭代。高人屢出，天章頻頒。其間法運，不無否塞。而賴有負荷法道之人，爲之調停施設。得以轉否爲泰，即塞成通。以故圓通道場，振古如斯，不墜厥初也。

#### 香積會齋僧規約序

竊以僧名福田，普利四生九有。齋能助道，均資三乘六和。由福田故，供之則近除饑饉之因，遠獲應供之果。由助道故，受之則堪修六度之行，用彰三德之身。經所云於食等者，於法亦等。財法二施，等無差別者。此之謂也。鍾芳大師，有見於此。遂邀淨友若干衆，人各出洋若干圓。永存普濟庫房，略生少息。以備每年臘月二十五，設齋之費。一日持所立規約過予，祈作一序，冀垂永久。且曰，昔維摩居士，以神通力，過上方四十二恆沙佛土，於衆香國，香積如來所，乞取香飯。於丈室中，普供大衆，以作佛事。令其未得者得，未證者證。芳等愧無如是神力，謹具疏齋，用表微忱。欲與十方三世一切大衆，同仗彌陀六八洪願，共離五濁，咸登九品。永侍普門大士，親證真實圓通耳。予曰，神通人各本具，香飯娑婆豈無。何須更顯神通，高越恆沙，求彼所餘，飽此大衆，然後爲得也。當知此齋，師等以實心備辦，大衆以虛心納受。辦者受者，各具眼耳鼻舌身意。而眼耳鼻舌身意，當體本空，是何等神通。所辦所受，復具色聲香味觸法。而色聲香味觸法，直下如幻，是何等香飯。而況根塵既亡，我人豈有。則三輪空寂，一道清淨。其爲神通也，香飯也。不離當處，任運遍達於十方。不越一念，法爾普燻於三際。即心之幻穢頓消，自性之真淨圓顯。當念親見彌陀，臨終定蒙攝受。從茲常聆圓音，恆炙休光。當必速滿果海，入大涅槃。豈第得三摩地，證真圓通而已哉。由是觀之。師等此舉，乃與維摩老居士，並鑣齊驅，無或軒輊。其爲功德，當與十方虛空，同其壽量，非筆墨文字，所能形容者也。如或不識因果，廢弛侵沒。則昔人以齋僧錢，蓋安僧屋者，尚墮火枷地獄。況入私囊，以肥己者乎。殷鑑早懸，各宜洞照。

#### 圓通庵萬年簿序（代永悟和尚作）

實際理地，不受一塵。佛事門中，不捨一法。昔世尊以五時八教，普應羣機。隨彼根器，各令得益。其在前之四時，具說六度萬行種種法門。攝小，則毫善弗遺。應大，則包括法界。迨至法華，則開權顯實，會三歸一。普授作佛之記，大暢出世之懷。說者謂法華一經，乃如來究竟極譚，具明一代時教所以然之線索。如家業之有總帳簿，天子之有九鼎也。茲萬年簿者，亦圓通常住之總帳簿子也。溯吾師祖普信老和尚，欲攝心禪寂，於同治三年，歲在甲子，創建三椽茅篷，於西天門上，不二石側，額之曰圓通。僅足以蔽風雨，庇身心而已。而老人入修禪觀，出睹滄溟。怡情適志，以法爲樂。初未意及爲精藍也。按山志，圓通庵，在西天門上。萬曆五年，僧圓獻結庵於谷內，後以年深遂廢。昔處谷內，今踞山巔。其名雖同，而其基稍異。殆後有出谷遷喬，直登大涅槃山，常觀大寂滅海者之先兆歟。越五年戊辰，吾師山靜老人，攝吾與永慶師兄。幸蒙大士冥加，二三年來，香火漸興，檀施屢至。遂開拓基宇，改爲禪庵。至明年春，先師示寂。吾承師祖慈命，力任院事。而慶兄專修淨業，凡九歷寒暑，三掩禪關，以輔翼之。迄同治癸酉，師祖西逝。其局勢雖未若現今之恢廓宏敞，然已頗有可觀矣。從茲以後，剃度益多，香火愈盛。加以徒某孫某，繼任其事。尤復不惜心力，經之營之。舉凡基址之高者鑿，卑者砌。必使地得其平，人得其用而後已。而殿堂屋廬之宜創者創之，宜修者修之。狹小鄙陋者，廣大壯麗之。咸使煥然一新，成就大觀。以及大而佛像尊經，中而莊嚴法器，與種種什物。即小而一匙一箸，凡佛事所應用，日常所必需者，罔弗備焉。田產雖無幾許，而亦可供一季之糧。視卓錐無地者，猶少勝焉。噫。吾老矣。來日無多，欲後之人有所承守，不敢暴棄。勉效前人，光揚法道。今將常住所有鉅細什物，分門別類，一一登簿，以垂久遠。夫此庵，非天造地設。乃吾與慶兄，及十方檀越，心血所成。而徒與孫，亦預有力焉。然亦豈徒設云哉。良以欲成佛果，須圓萬德。欲轉法輪，須仗衆緣。今幸衆緣略具，當須常轉法輪，備修萬行，以期萬德之圓成耳。而濟濟後昆，安住其中。無飢寒困苦之憂，有閒適逍遙之樂。可不痛念生死事大，無常迅速。體檀越之誠懇，思建立之艱難。發菩提心，篤修淨行。以冀報答四恩於萬一乎。凡見庵中一針一草，則曰此爲我等續佛慧命，自利利他而設。愛之如身上肉，護之如眼中珠。孜孜修持，惟日不足。能如是者，不愧爲如來弟子，大士兒孫。則人敬之，神護之。現在福慧雙隆，將來成佛有分。否則袈裟之下，失卻人身。三途一報百千劫，出得頭來是幾時。莫言不道。

#### 永悟和尚公堂序（代本人作）

夫前之無始，後之無終。包太虛而無外，入微塵而無內。清淨光潔，湛寂常恆。無生無滅，離相離名。在有非有，居空不空者，真性也。至於攬地水火風之身，乃筋骨血肉之聚。方生即滅，才榮便悴。衆骨支撐，如以木爲屋。一皮包裹，猶以泥糊壁。裏面盡屎尿膿血，外頭生垢汗發毛。蛆蟲棋佈，蚤蝨星羅。假名爲人，實我焉在。而且以眼耳鼻舌身意之閒傢俱，奔馳於色聲香味觸法之荊棘林。由是起貪瞋癡之無明，滅戒定慧之正智。五蘊本空，誰肯一照。六塵無性，人皆認真。致令萬苦俱集，一靈永昧者，幻身與妄心也。圓覺所謂一切衆生，種種顛倒。妄認四大爲自身相，六塵緣影爲自心相者。此也。若論真性，則非聖非凡，無朕無兆。亙古亙今，恆自如如。從何以記其年月，陳其薦獻。若論幻身，則生同傀儡，死作塵土。妄心，則隨境生滅，毫無實義。又何必留鳥跡於空中，系清風於江上也哉。但以本山恆規，凡爲住持，及有名德僧，皆立公堂，以爲後人遺念。予自弱冠，出家於圓通茅篷。意謂有此把茅蓋頭，斗室容膝，足矣。豈知世相無常，隨時遷變。檀信日衆，輸粟布金。年久月深，不知不覺遂變之爲梵宇精藍矣。而又闔山法眷，以予篤厚老成，強攀之爲法雨主人。然自愧德薄，何足光揚法道。屢次告退，只住四年。緬想古人，慚惶無地，又何敢引以爲例哉。諸法子徒弟輩，固請不已。因幡然曰，吾生不能宏闡宗風，利益彼等。若設公堂，亦可以作當頭棒喝。令彼春冬二季，懸影祭祀時。忽念曰，此老某某年生，某某年歿。於今又經幾許年月。因知人命無常，速如電光，一息不來，便成後世。從茲發憤修持，求生西方。由是拌除幻妄身心，還復本有真性。與彌陀老子，共優遊於清淨寂滅之域，以永享夫常樂我淨之樂，則亦不無小補云。遂令撥桃花莊田若干畝，使其輪流經管，以充兩季祭祀之資。乃援筆而爲之序。

#### 初機淨業指南序

會稽道尹涵之黃公，篤信佛法，精修淨業。欲令同人，咸修淨業，離苦得樂。以淨土諸書，文深義奧，不便初機，及無學問人。因編作白話，縷析條陳，以示要義，名曰初機淨業指南。生死海中，得此指南，則背東向西，舍穢取淨，信願念佛，求生西方。當必一超直入如來地，不復在此世界中，長受生死輪迴之苦矣。既是志同道合，何妨助其勸導。乃爲序曰，阿彌陀經云，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，有世界名曰極樂。其土有佛，號阿彌陀，今現在說法。又曰，彼土何故名爲極樂，其國衆生，無有衆苦，但受諸樂，故名極樂。其無有衆苦但受諸樂者，由阿彌陀佛福德智慧，神通道力，所莊嚴故。吾人所居之世界，則具足三苦，八苦，無量諸苦，了無有樂，故名娑婆。梵語娑婆，此云堪忍。謂其中衆生，堪能忍受此諸苦故。然此世界，非無有樂。以所有樂事，多皆是苦。衆生迷昧，反以爲樂。如嗜酒耽色，畋獵摴蒱等，何嘗是樂。一班愚夫，耽著不捨，樂以忘疲，誠堪憐愍。即屬真樂，亦難長久。如父母具存，兄弟無故，此事何能常恆。故樂境一過，悲心續起。則謂了無有樂，非過論也。此世界苦，說不能盡。以三苦八苦，包括無遺。三苦者，一苦是苦苦，二樂是壞苦，三不苦不樂是行苦。苦苦者，謂此五陰身心，體性逼迫。故名爲苦，又加以恆受生老病死等苦，故名苦苦。壞苦者，世間何事，能得久長。日中則昃，月盈則食。天道尚然，何況人事。樂境甫現，苦境即臨。當樂境壞滅之時，其苦有不堪言者，故名樂爲壞苦也。行苦者，雖不苦不樂，似乎適宜。而其性遷流，何能常住，故名之爲行苦也。舉此三苦，無苦不攝。八苦之義，書中備述。若知此界之苦，則厭離娑婆之心，自油然而生。若知彼界之樂，則欣求極樂之念，必勃然而起。由是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，以培其基址。再加以至誠懇切，持佛名號，求生西方。則可出此娑婆，生彼極樂。爲彌陀之真子，作海會之良朋矣。或曰，阿彌陀佛，安居極樂。十方世界，無量無邊。一世界中念佛衆生，亦復無量無邊。阿彌陀佛，何能以一身，一時普遍接引十方無量無邊世界之一切念佛衆生乎。答，汝何得以凡夫知見，推測佛境。姑以喻明，使汝惑滅。一月麗天，萬川影現，月何容心哉。夫天只一月，而大海大江，大河小溪，悉現全月。即小而一勺一滴水中，無不各現全月。且江河之月，一人看之，則有一月當乎其人。百千萬億人，於百千萬億處看之，則無不各有一月當乎其人。若百千萬億人，各向東西南北而行，則月亦於所行之處，常當其人。相去之處，了無遠近。若百千萬億人，安住不動，則月亦安住不動，常當其人也。唯水清而靜則現，水濁而動則隱。月固無取捨，其不現者，由水昏濁奔騰，無由受其影現耳。衆生之心如水，阿彌陀佛如月。衆生信願具足，至誠感佛，則佛應之，如水清月現也。若心不清淨，不至誠，與貪瞋癡相應，與佛相背，如水濁而動，月雖不遺照臨，而不能昭彰影現也。月乃世間色法，尚有如此之妙。況阿彌陀佛，煩惑淨盡，福慧具足。心包太虛，量周法界者乎。故華嚴經云，佛身充滿於法界，普現一切羣生前。隨緣赴感靡不周，而恆處此菩提座。故知遍法界感，遍法界應。佛實未曾起心動念，有來去相。而能令緣熟衆生，見其來此接引以往西方也。懷此疑者，固非一二。因示大意，令生正信云。

#### 藥師如來本願功德經重刻序

佛與衆生之心體，了無少異。衆生與佛之心相，天淵懸殊。相既懸殊，則由相所感之受用，亦悉懸殊矣。佛愍其體同而相用懸殊也，由是運無緣慈，興同體悲，種種方便，以施濟度。衆生若知其相用雖殊而本體原同也，固當上慕諸聖，下重己靈，依教奉行，以期復本也。藥師經者，世尊敘述東方淨琉璃世界藥師琉璃光如來，因行果德，顯密攝化之功德也。此經系唐玄奘譯，文理暢順。而八菩薩名，與說咒一段，二皆闕如。東晉帛屍梨蜜所譯之大灌頂神咒經，第十二灌頂章句拔除過罪生死得度經，有八菩薩名。唐義淨所譯之藥師琉璃光七佛本願功德經，有說咒一段文，凡四百二十八字。三經實本一經，以流通已久，致貝葉脫簡，各據所得之梵本以譯耳。而藥師如來拯拔初機，咒力居多。以故前人取帛屍譯本八菩薩名，義淨譯本說咒一段添之，令文義周足。而藥師如來救度衆生之心，亦無遺憾。亦如法華之普門品重頌，華嚴之普賢行願品。合之則稱悅佛心，離之則有闕化導。況此經此咒，舉世受持。若不添入，則誦經者不蒙密咒利益，持咒者不知出自何經。前人此舉，可謂契理契機。故數百年來，依之流通。張瑞曾居士，發心重刻。恐少知見者謂與藏本不同，致生疑慮。因略述源委，以期共知所以耳。

#### 修正管理寺廟條例並護教文稿序

佛法者，心法也。此之心法，乃十法界之根本。不明此法，非但無由親證本有真如佛性，即世間格致誠正，修齊治平之道，亦不能究竟圓滿。何以故。以未得根本，唯事所發之跡象故。是以古今來凡立大功，建大業，輝煌宇宙者，多由學佛得力而來。即宋之周程張朱，發明聖學心法，亦曾取資於佛學。但其門庭知見過甚，不唯不事表彰，反從而闢駁之。則於誠意正心之道，殊爲欠缺，可嘆也。此法雖人人本具，若未聞佛說，則珠在衣裏，莫由自知。是以一切諸佛，莫不以流通法道爲囑。流通之法，最初須以建立塔廟，印造經像爲始。以若無塔廟經像，則無由奉尊儀而修淨行，闡佛道以導羣迷。而一切含識，俱無由瞻禮聖容，培植善根。聞法修持，開發心地也。流通之人，須真修實踐之僧，及有勢力財力之王臣紳商。一名內護，一曰外護。內護則嚴持禁戒，篤修淨業。於禪教律密淨土，或專主一門，或兼修各宗。必使自他得益，幽顯蒙庥。陰翼治道，潛淑民情而後已。外護則不惜資財，廣種福田。普令同人，發起信心。內外相資，法遂流通。若無有道德之內護，則師表未立，人將安仰。若無有勢力之外護，則資斧無出，外侮莫御。以故如來將入涅槃，以法付囑國王大臣，並及諸天善神。令於後世乘願示生一切國土，流通佛法，普利含識。由是二千餘年，化被各國者，以內護外護，皆有人故。我國自東漢時，方蒙法化。至晉而蒸蒸日上，至唐則諸宗悉備，幾等西天。由宋元明，以至清初，佛日恆輝，法輪常轉。至咸同間，以兵歉迭遭，哲人日稀。國家不暇提倡，庸人濫收徒衆。多有無賴惡人，混入法門，遂致一敗塗地。凡未閱佛經，未遇知識之人，見此遊行人間，造種種業之僧，便謂僧皆如是。從茲一唱百和，以爲佛法無益於國，有害於世。莫不以逐僧佔產，改廟爲學是務。倡此事者，雖未必全昧心理。由不知佛法之所以然，但以己見妄測。致令一班假公濟私者，視爲奇貨，欲飽己囊。彼此效尤，勢如燎原。民國初立，屢經緇素高人呈部，祈大總統下令保護。四年，規定保護章程三十一條。猶有詞意含渾，易生弊端處，恐爲後患。九年，程雪樓居士，面見大總統，祈其修改。因詳加商酌，規定二十四條。十年五月，公佈各省。今夏江蘇教育期成會，復援清末民初之例。以借廟開學，呈王前省長。遂蒙讚許，謂爲無戾於法，實衷諸情，審慎周妥，良堪欽佩。令教育廳飭各縣遵照辦理。此令一出，隨即退任。江蘇僧界，大爲震驚。鹽城各廟，多被侵奪。僉謂去歲大總統教令公佈，王前省長竟若罔聞，極口讚美。若不設法挽救，不但江蘇一省之寺廟，不能保存。而各省同此性質之人，誰不欲仗辦學校之名，以滅佛法而佔僧產，爲最有名譽利益之義務乎。於是公舉代表三十人，以浩淨退居爲首。懇於魏剛長王愚僧二居士。祈其轉達當軸，陳述利害。冀陰翼治道，潛淑民情之法，不至速滅。而江蘇韓省長，固通達政體，深知佛法者。衆僧具文上呈，旋奉批詞，尊重法律，嚴防弊端。一秉大公，毫無偏倚。僧學兩界，均翕然無事。雖未明言取銷王省長前令，而已不啻取銷矣。又以事已達部，覆呈文於內務部。部諮江蘇省長，依法辦理。由此滅法之禍，遂得消滅。當此世道人心，陷溺已極。正宜提倡佛法，昌明因果報應，生死輪迴之事理。俾瞞心昧理，肆無忌憚之人，知造惡則長劫受苦，作善則永世受樂。自可少戢噁心，漸發善念。決不敢取快一時，以貽身後無窮之痛苦。當春秋時，諸侯大夫士死，各隨其力，殺人殉葬，而且以多爲榮。雖孔孟老莊齊出，亦莫能止。自佛法入中國以來，縱南面稱朕者，亦不敢爲。千餘年來，得壽終而死者，何可勝數。彼謂佛法無益於國，有害於世者。徒以忌妒之心，發此未見顏色之瞽論。使詳審其故，能不痛哭流涕，悔其失言乎。雖然。總因僧界無人，故致拘墟者妄生侵侮。倘能各各勵志潛修，大明佛法。彼排擊侵侮者，當復護持流通之不暇矣。孟子所謂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，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，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者，此之謂也。我僧界宜如何竭誠精修，以期上續慧命，下度迷情乎哉。此事始終所有文字，剛長愚僧二居士，令錄而刊之。並將大總統修正管理寺廟條例，冠之於首，遍佈僧界。庶知有公令，不致復有此種情事發生，一時措手無策耳。刻成，妙蓮和尚寄予，祈爲序引。妙蓮之人，性情純篤，爲剛長愚僧所器重。此事發生，愚僧每令其奔走，不辭勞苦。予素知其志向高潔，頗通教理。又喜其能代人之勞，成人之美，遂爲敘其大致云。

#### 江慎修先生放生殺生現報錄序

江慎修先生者，乃前清一代之經學大家，婺源明道潛修之隱君子也。博學多聞，無書不讀。而且一一皆悉探其精微，入其閫奧。唯以教育英才爲樂，不以富貴利達爲事。當六歲時，甫受庭訓，日記數千言。父奇其敏，以十三經注疏遍授之。先生自是精心研究數十年。舉凡經史百家，天文地理，音韻翻切之學，無不融會貫通。遂以著述發明義蘊爲己任。所著近二十種，幾二百卷。當時國家，及名人著述，多皆取爲依據。至乾隆三十七年，先生沒已十一年。國家開四庫全書館。凡先生所著，悉皆採入。共一十三種，一百五十餘卷。其餘數種未入者，或撮取綱要於他書中，或其稿甚多，彼此借觀，致令遺佚而不得也。噫，先生可謂學研天人，功參造化，窮理盡性，優入聖域之人傑焉。殆漢鄭康成，宋周濂溪，邵康節之流歟。世之博學多聞，不講躬行實踐，唯以詞章進取爲事者。聞先生之風，能不愧死。而且愛惜物命，深信因果。故於放生喫素善報，殺生食肉惡報。隨所見聞，錄以勸世。其裔孫易園居士，擬欲鑄板廣佈，冀挽殺劫，囑光作序。光心如背鏡，學等面牆。唯學愚夫愚婦之老實念佛。何能發揮道妙，令拘墟者徹見天日，因茲以生正信而獲實益耶。然以事關劫運，義不容辭。勉爲序曰，天地之大德曰生，如來之大道曰慈。人物雖異，心性是同。舉凡三乘六凡，如來視之，皆如一子。何以故。以其皆具佛性，皆堪成佛故。三乘且置。六凡天人阿修羅畜生鬼地獄，雖則高下懸殊，苦樂迥異。總皆未斷惑業，未出生死。天福若盡，即便下降。獄罪若滅，仍復上升。猶如車輪，互爲高下。我今幸得人身，理宜委曲設法，護惜物命。體天地好生之德，全吾心惻隱之仁。良以諸物與我，同生於天地之間，同受天地之化育。而且同知貪生，同知畏死。仁人於枯骨，尚且掩而埋之。於草木，尚且方長不折。況肯爲悅我口腹，令水陸諸物受刀砧烹煮之苦哉。須知此等諸物，從無始來，亦曾高居尊位，威權赫奕。不知借威權以培德，反致仗威權以造業。竟使惡業叢集，墮於異類。口不能言，心無智慮，身無技術，以罹此難。雖弱肉強食，於事則得。而怨恨所結，能無生生世世，圖報此怨之念乎。人縱不念諸物被殺之苦，獨不懼怨業深結，常被彼殺乎。又不懼殘害天物，天將奪我福壽乎。人惟欲眷屬團聚，壽命延長，身心安樂，諸緣如意。正應發大悲心，行放生業。使天地鬼神，悉皆愍我愛物之誠。則向之所欲，當可即得。若仗我有錢財，我有智力，設種種法，掩取諸物，以取悅我口腹，不計彼之痛苦。尚得謂與天地並立爲三之人矣乎。然我與彼等，同在生死。從無始來，彼固各各皆爲我之父母兄弟妻妾子女，我亦各各皆爲彼之父母兄弟妻妾子女。彼固各各或於人中，或於異類，皆被我殺。我亦各各或於人中，或於異類，皆被彼殺。爲親爲怨，相生相殺。靜言思之，愧不欲生。急急改圖，尚悔其遲。況肯蹈常襲故，仍執迷情，以爲天生異類，原爲供人食料乎。然我尚具足惑業，固無由出於輪迴之外。萬一彼罪已滅，復生人道。善根發生，聞法修行。斷惑證真，得成佛道。我若墮落，尚當望彼垂慈救援，以期離苦得樂，親證佛性。豈可恃一時之強力，俾長劫以無救乎哉。古有高僧，行步不跨蟲蟻。人問其故。答曰，彼此同在生死中，或彼先成佛道，尚望其垂慈度我，何敢輕慢乎。是知佛視衆生皆是佛，衆生視佛皆是衆生。佛視衆生皆是佛，故多方化導之，種種折攝之。縱令絕無信心，亦不棄捨。曲垂方便，令種善根。待其因緣時至，自然發生增長，依教奉行耳。衆生視佛皆是衆生，故聞佛之言，不生感激，反以己之邪知謬見，多方毀謗。甚至拆毀塔寺，焚燒經典。固結魔黨，破壞清修。殆至正智稍開，則便愧悔無及。由茲遂復歸命如來，興崇佛法者，古今來比比皆是。須知父母於逆子，尚生棄捨之心。佛於逆惡不信之流，愈生憐愍。何以故。愍其惑業深重，失本心故。以雖則現時背逆於佛，而即心本具之天真佛性，仍復絲毫不失。如焦模中金像，敝衣中寶珠，蒙塵之秦鏡，在璞之荊璧。愚人但見其外相，而不知其內容。佛則遺外相而論內容，故無一衆生或生棄捨也。然佛尚不輕衆生，衆生何可輕衆生乎。故凡一切水陸衆生，必令各各得所，常得飛走游泳於自所行境。以各樂天真，各盡天年。則此書所說之種種善報，當可具得矣。人既如是，物尚不欲令其失所，何況於人。則互相親愛，互相扶持。自然俗美人和，必致風調雨順。其有不物阜民康，時清國泰者乎。又祈凡我同人，切勿自輕。當思我與如來，同一心性。彼何以惑業淨盡，福慧圓滿，安住寂光，常享法樂乎。我何以起貪瞋癡，造殺盜淫，輪迴六道，莫由出離乎。心性是一，苦樂天淵。若猶以佛性功德，獨讓如來親得受用者，尚得名爲大丈夫哉。

#### 廈門流通佛經緣起序

如來說法，各隨機宜。大根則直示真如妙性，令其了知妙性圓明，離諸名相，本來無有世界衆生。常寂常照，不生不滅。五蘊空而六根清淨，四相亡而一心昭彰。從茲稱性起修，由修證性。云佈慈門，波騰行海。雖慈悲行願，彌綸法界。而復三輪體空，了無自他能所之相。小根則示以三歸，作反邪歸正之本。示以五戒十善，作得生人天之因。遇父言慈，遇子言孝，兄友弟恭，夫倡婦隨。恪守倫常，各盡其分。兼以戒殺放生，喫素念佛。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。根器稍勝者，則示之以四諦十二因緣，令其斷惑證真，了生脫死。又以一切衆生，由身口意，起貪瞋癡。由貪瞋癡，造殺盜淫。以是因緣，輪迴六道，相生相殺，盡未來際，了無止息。雖則示以人天聲聞緣覺菩薩等乘，而自力斷惑，實非易易。況復末世衆生，根機陋劣，不仗佛力，決難解脫。於是特開一仗佛慈力，橫超三界之淨土法門。俾已證聖者，速圓佛果。未斷惑者，帶業往生。但具真信切願，懇切至誠持佛名號。能如是者，萬不漏一。如人墮海，乘救船力，速得到岸。末世衆生，舍此一法，欲出生死，萬無一得。是知如來大法，撫育羣萌。如天普蓋，似地均擎。森羅萬象，無一能出其外，不在其中者。如日月麗天，普照萬國。雖生盲不見光相，亦蒙其照。如時雨普潤萬卉，大根大莖，小枝小葉，悉皆向榮。縱焦芽敗種，亦復平等沐澤。如大海普納百川，大江大河亦入，小溝小渠，乃至一勺一滴亦入。既入大海，則與大海同一咸味，同一深廣。失彼故名，得此海號。故知佛法鈞陶化育，了無棄物。爲諸法之本源，作衆生之恃怙。世出世間一切諸法，無不從此法界流，無不還歸此法界。拘墟者不知佛法，乃十法界公共之法。唯見其舍俗出家之一端，謂爲廢棄倫理，沉空滯寂，與世教相乖戾。豈知佛法如太虛之無不包容，如陽春之無不化育。聖以之而爲聖，賢以之而爲賢。故古之建大功，立大業，勳名動天地，精誠貫日月者，皆自學佛得力而發。即宋之周程張朱，發明聖人心法，亦由學佛而得。以其器量狹小，門庭見重。不惟不肯表揚，反從而闢駁之，欲以關閉後之學者，悉皆不入佛法。故作此掩耳盜鈴之計。得人之善，認爲己功，反謂人不我若。其於正心誠意，致起罅隙，不能究竟圓滿，可不哀哉。佛法傳入中國，將二千年。其間由西竺所譯之經律論，並此土禪教律密淨等諸宗古德之著述，浩如煙海。隨機所近，隨人所樂，以爲研窮。或遍研各宗，或專主一門。如城四門，就近而入。所入之門雖異，所入之城則同。如大海之一滴，味具百川。如帝網之一珠，影現千粒。一門深入，諸法悉通。以迄無明淨盡，寂照圓融，三際坐斷，十界平沉，復還本有之天真，以證無上之覺道，固屬上上根人。其次則息貪瞋癡，斷殺盜淫。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。漸積功德，增長福慧。敦倫盡誼，愛衆親仁。戒殺放生，習成慈善。物尚慈憫，何況乎人。推此風化，以遍世界。尚有互相戕害，競謀殺戮，各欲滅彼種族，以愜己心乎哉。廈門蔡吉堂，林鴻猷，陳得祿，愍劫運之慘悽，欲爲挽救。冀同人之開悟，流通佛經。乃按本及繳用以出售，絕不求利。欲啓人耳目，祈予爲序。予嘉其誠，用述顛末。須知佛法，以因果報應爲下學上達，原始要終之道。今之上無道揆，下無法守，彼此相戕，以殺爲樂。只圖自己快意，不顧國之滅亡，民之塗炭者，皆由不知因果報應之所釀成也。予常曰，因果者，世出世間聖人平治天下，度脫衆生之大權也。當今之世，若不提倡因果報應，生死輪迴之事理。欲令天下太平，人民安樂，雖佛祖聖賢齊出，亦末如之何也已矣。

#### 法如庵萬年簿序（節錄懸敘）

佛法廣大如法界，究竟如虛空。難議難思，莫名莫狀。克論大綱，不出二諦。約真諦論，則有佛無佛，性相常住。是以圓通道場，歷塵劫而不遷不變。真如法門，盡來際而無替無興。約俗諦論，則法隨緣起，道在人宏。得其人，則闢荊榛而爲梵宇，滅狐跡而作獅林。直教佛日增輝，法輪常轉。失其人，則即佛地而成業叢，泯經聲而宣塵事。致使普門扃戶，覺路封途。僧與佛法，稱爲三寶者。以其續佛慧命，流通法道，非人莫從，唯僧是賴故也。

#### 傅大士傳錄序

衆生一念心性，與佛無二。雖在迷不覺，起惑造業，備作衆罪。其本具佛性，原無損失。譬如摩尼寶珠，墮於圊廁。直與糞穢，了無有異。愚人不知是寶，便與糞穢一目視之。智者知是無價妙寶，不以污穢爲嫌，必於廁中取出。用種種法，洗滌令潔。然後懸之高幢，即得放大光明，隨人所求，普雨衆寶。愚人由是，始知寶貴。大覺世尊，視諸衆生，亦復如是。縱昏迷倒惑，備作五逆十惡，永墮三途惡道之人，佛無一念棄捨之心。必伺其機緣，冥顯加被，與之說法。俾了幻妄之惑業，悟真常之佛性，以至於圓證無上菩提而後已。於罪大惡極之人尚如是，其罪業小者，其戒善具修禪定力深者，亦無一不如是也。以凡在三界之中，雖有執身攝心伏諸煩惑之人。而情種尚在，福報一盡，降生下界。遇境逢緣，猶復起惑造業，由業感苦。輪迴六道，了無已時。故法華經云，三界無安，猶如火宅。衆苦充滿，甚可怖畏。若非業盡情空，斷惑證真，則無出此三界之望。此則唯有淨土法門，但具真信切願，持佛名號，即可仗佛慈力，往生西方。既得往生，則入佛境界，同佛受用。凡情聖見，二皆不生。乃千穩萬當，萬不漏一之特別法門也。時當末法，舍此無術矣。如來以自力他力，通途特別二種法門，普利一切。菩薩荷佛家業，唯以上求下化爲事。故於十方法界，隨類現身，隨機說法，和光同事，方便引導。或隱或顯，了無定相。其有內祕聖德，外現異跡。如彌陀之爲善導豐幹，觀音之爲寶誌僧伽，文殊普賢之爲寒山拾得，彌勒之爲布袋和尚。其言其行，非凡情可測，渺不知其爲何如人。及至臨終發露，或由歿後徵驗，方得了知。亦有隱顯相即，本跡俱示者，如彌勒之爲傅大士也。有時據其跡而隱其本，自謂凡夫。有時據其本而拂其跡，自稱彌勒。良以衆生心量，過於狹小。若非稍有所得，妄擬聖位，便是高推聖境，甘處凡愚。是故大士以身表率，俾知已證等覺者，尚自謂爲凡夫。而妄自尊大，甘處凡愚者，皆當爲之猛省也。大士一生所行之事，所說之法，悉皆直指向上一著，而復不遺事善。六度齊修，一法不著。至其受法弟子，莫不深契真常，頓空蘊界。捨身命財，作大法施。故得道震兩朝，德被異世。由陳至今，千數百年。普令見聞，同種善根。義烏雙林寺，乃大士潛修之所。向有傳錄木板，以屢經鈔錄刊刻，未經明眼人校訂，遂致錯訛不勝其多。奉化孫玉仙居士，至雙林禮謁大士，得其書歸，即欲重刻，以廣佈大士之道。祈（光）校訂，以冀蕪穢盡除，而天真徹現。（光）勉竭愚誠，息心正訂。雖未能一無遺漏，庶可還本來面目矣。玉仙又以大士碑記，文深義奧。若無註釋，實難引人入勝，啓人景仰。乃祈黃無言居士，爲之詳註。俾若文若義，一一如指諸掌。庶閱者不勞思索，悉知大士之本跡事理，以爲龍華三會，得蒙度脫之先導云。

#### 觀河集重刻序

夫心者，世出世間諸法之本也。若能徹悟自心，則觀一切法，悉是自心之所流露。觀一切生滅遷變境界，悉是常住寂滅真如實相。楞嚴所謂觀河之見，無有童耄。肇公所謂旋嵐偃嶽而不動，江河競注而不流，皆示此即生滅而見真常之微旨也。果能了此，則可謂了事凡夫，達本道人。縱譏誚怒罵，皆能爲人解黏去縛，令人起死回生。豈必登座豎義，然後爲說法哉。孔子曰，二三子以我爲隱乎，吾無隱乎爾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。聖人之道，譬如陽春。陽春一到，舉凡大樹小草，無不發榮暢茂。縱焦芽敗種，不能生成，而亦未嘗不蒙煦嫗以受潤澤也。天機深者，見其高堅前後而不可模仿，廣大精微而不可擬議。實則了無奇特，不過日用云爲而已。此心之妙，凡聖相同。如來圓滿菩提，衆生永輪六道，皆不離於此心。但以迷悟逆順因緣，致令苦樂升沉天淵懸殊也。長洲彭際清居士，宿根深厚，學問淵博。甫登進士，便悟苦空。視富貴如浮云，不樂仕進。了心性之實際，力修淨業。亟欲普度迷流，故爾和光同事。致有述懷紀事唱和諸作。雖屬文字，實寓深心。其淑世善民，導迷詮真之意，具發揮顯示於隨機隨境之吟詠間。可謂不據位而行政，不升座而說法者。裒輯諸作，分爲四卷。乃題爲觀河集，蓋取楞嚴觀河驗見不遷之義。又冀觀此集者，勿在文字義理間推測，但觀觀者。觀者既了，河自不流矣。此彭君命名之大意也。劉君朝侍，以其有益於世，爲之刊板流通，實爲方便導引之勝舉也。祈令爲序。予願觀彭君之詩者，當先學彭君之道。其道唯何。曰，妙悟自心，信願念佛，求生西方而已。倘能於此有得，則盡十方世界森羅萬象，皆是現成新詩。否則縱令聲韻鏗鏘，對仗工整。而元氣毫無。如畫壁之鏡，剪綵之華。形雖逼肖，欲令現其光相，舒其芬芳，則斷斷乎不可得也。

#### 觀無量壽佛經石印流通序

法身本體，圓離名相。寂光真境，不屬根塵。非有非空，五眼莫之能覷。非心非色，四智從何以宣。寂照虛通，真如淨妙。萬德具備，一法不形。佛淨常住，尚不可稱。生穢輪迴，豈復能立。此實生佛本具之理體，無上菩提之法源也。此理生佛平等，無有高下。但以衆生在迷，日用不知。雖具法身，妄受生死。雖處寂光，妄見穢惡。以故如來垂慈，廣說諸經。普令一切衆生，返妄歸真，復本心性。然自力斷惑，現生證道。中下根人，末由成辦。爰有大士，名阿闍世。以大慈悲，欲佛開示仗佛慈力，舍穢取淨。普令上中下根，皆得臨終往生之不思議奇特大法門。特示病行，作大逆惡。囚父禁母，以爲發起。致其母韋提希，請佛降臨。願離娑婆，願生淨土。於是世尊放眉間光，遍示諸佛淨妙國土。其母唯願生極樂國，又請衆生得生方法。因茲如來說此十六依正妙觀。但能依教修行，無一不滿所願。非但善人如是。即五逆十惡之人，臨命終時，地獄相現。受知識教，稱念佛名。或滿十聲，或止一聲。亦得蒙佛慈力，帶業往生。誠可謂轉凡成聖之大爐韛，暢佛本懷之大法門。其力用超出一代時教之上。若如來不開此法，則末法芸芸衆生，誰能出離苦海乎。是知釋迦彌陀，乘大願輪，興慈運悲，度脫衆生。一則示居穢土，以穢以苦，折伏而發遣。一則示居淨土，以淨以樂，攝受而鈞陶。而阿闍世王，交相贊助。特現惡逆，成就厭離。殆與兩土世尊，砧錘相成，鍛淬相濟。一逆一順，以爲末世衆生究竟得度之化儀。其爲利益，難盡讚揚。行於非道，通達佛道。非久證法身者，孰能爲之。此經以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，生佛究竟不二爲體。若能於此直下信去，則其人雖未出娑婆，已非娑婆之久客。未生極樂，已是極樂之嘉賓。智海居士劉朝侍，宿有靈根，篤修淨業。因讀此經，觸發孝思。念母夫人張氏，守節撫孤，孝事翁姑。德鎮坤維，身作閨範。篤信因果，長持十齋。淨業正因，頗已具足。惜於生信發願，專持佛號，以求往生，未極致力。由是發心，流佈此經。陶玉耕居士，筆法超妙，堪追鐘王，因請恭寫，石印施送。普令見聞，同植淨因。以此功德，令其母神超淨域，業謝塵勞。蓮開九品之花，佛授一生之記。須知此經，與阿彌陀，無量壽二經。乃如來於一代通途教理以外，所立之特別法門。如阿伽陀藥，萬病總治。故無論業之輕重，惑之厚薄。但能信願念佛，無一不獲往生。如摩尼珠，隨意雨寶。故但能都攝六根，淨念相繼。待至業盡情空，心佛雙亡時。則一切法門，河沙妙義，無不融會貫通於自心矣。淨土法門，其妙如是。其有欲上薦先亡，下濟羣品。令一切人，不廢本分職業，各得現生出離生死輪迴者，可不汲汲從事於此法門乎哉。

#### 佛光月報序

佛光者，十法界凡聖生佛，即心本具之智體也。此體靈明洞徹，湛寂常恆。不生不滅，無始無終。豎窮三際，而三際由之坐斷。橫遍十方，而十方以之消融。謂之爲空，則萬德圓彰。謂之爲有，則一塵不立。即一切法，離一切相。在凡不減，在聖不增。雖則五眼莫能覷，四辯莫能宣。而復法法承他力，處處得逢渠。但由衆生從未悟故。不但不得受用，反承此不思議力，起惑造業，由業感苦。致令生死輪迴，了無已時。以常住之真心，受生滅之幻報。譬如醉見屋轉，屋實不轉。迷謂方移，方實不移。全屬妄業所現，了無實法可得。以故我釋迦世尊，示成佛道，徹證佛光時。嘆曰，奇哉奇哉，一切衆生，皆具如來智慧德相。但以妄想執著，不能證得。若離妄想，則一切智，自然智，無礙智，則得現前。楞嚴云，妙性圓明，離諸名相，本來無有世界衆生。因妄有生，因生有滅。生滅名妄，滅妄名真。是稱如來無上菩提，及大涅槃，二轉依號。盤山云，心月孤圓，光吞萬象。光非照境，境亦不存。心境俱亡，復是何物。潙山云，靈光獨耀，迥脫根塵。體露真常，不拘文字。心性無染，本自圓成。但離妄念，即如如佛。是知佛祖種種言教，無非指示衆生本具心性，令其返迷歸悟，復本還元而已。然衆生機有淺深，迷有厚薄。不假種種言教開導，種種法門對治。則迷云障於性空，何由令其一一徹見心月也哉。以故如來最初成道，演大華嚴。直談界外大法，不與權小所共。俾宿根成熟一類大機，同證真常，誕登覺岸。復以鈍根衆生，未能得益。遂爲循循善誘，隨機演說。或以五戒十善，攝彼人天二乘，令其種入佛道之勝因。或以四諦十二因緣六度萬行，攝彼聲聞緣覺菩薩三乘，令其得證佛道之近緣。始自阿含，以迄般若。莫不曲順根性，而爲宣說。令其漸次增進，就路還家。佛之本懷，祕而不宣。迨至法華會上，開權顯實，開跡顯本。人天權小，皆是一乘。客作賤人，實長者子。普授三根之記，大暢出世本懷。與最初華嚴，始終互映。可謂一大事因緣，全體咐囑，了無餘蘊矣。又以末世衆生，根機陋劣，斷惑證真，實乏其人。以故特開淨土一門，俾上中下根，若聖若凡，同於現生，出此娑婆，生彼極樂，以漸證夫無量光壽。其深慈大悲，實屬至極無加矣。及至大教東來，宏法大士，各專一門。或禪或講，或律或密。如城四門，就近而入。如藥萬品，對症方服。如諸部之各司其職，贊襄郅治。如六根之互相爲用，輔弼一身。雖則各宗一法，實則法法咸通，法法悉備。不過從入手處論，有如是名目耳。至於淨土一法，則如阿伽陀藥，萬病總治。如摩尼寶珠，隨意雨寶。若能都攝六根，淨念相繼。則得三摩地，親證圓通。一切功德，河沙妙義。不假外求，悉現自心。良由以果地覺，爲因地心。及至其極，則因該果海，果徹因源。法門之妙，窮劫難宣。有能遇者，何勝慶幸。維揚長生寺可端和尚，宿植德本，久參禪講。於民國八年，由性蓮退居，委令住持。因念華嚴一經，乃如來根本法輪。遂竭力講演，以冀若幽若顯一切衆生，同得發起一乘善根。時經三年，講圓一部。而護法居士，感其至誠。又祈續講，以培人才。因開華嚴大學院。學生額定四十八名。又思此段不思議光明，遍照法界。固屬如來神通道力，福慧莊嚴。然此光明，人人本具，個個不無。而衣裏之珠，模中之像，達本者雖有，著跡者甚多。忍令同具此光者，多皆長處暗室，不得受用。反承此普照法界，不思議真常圓滿之光，而爲生死結業之本乎。於是擬於每月，出報一冊。名曰佛光者，以一念心性，佛如衆生如，一如無二如故。凡如來施化之因緣，心性真常之實際。五戒十善之因果，戒殺放生之感應。世間善行，出世淨業。生死輪迴之苦，因果報應之微。與夫高人哲士之嘉言懿行，著述講章。隨緣記載，以資觀感。雖則真俗並詮，淺深俱備。而粗言及細語，皆歸第一義。固當仁者見之謂之仁，智者見之謂之智。以爲入佛封疆之前導，豁發心光之勝緣。倘閱者能知自心原是佛心，則知佛光即是心光。而此心光，寂照圓融。寂而常照，故爲無量光。照而常寂，故爲無量壽。無量光壽之理體，固一切人之所同具。無量光壽之實證，須待往生西方，面見彌陀，蒙佛授記，圓滿菩提以後，方能徹得。此華嚴歸宗，以十大願王，導歸極樂之深旨也。凡我同倫，幸各諦信。

#### 募修云谷禪師塔院序

緬維得道高僧，於千百年後。或有見其肖像，讀其著述，經歷其棲遲之地，瞻仰其閟藏之塔。皆能令人生慚愧心，生景慕心。奮發大志，力修淨業。以期遠追宏猷，振興法道。俾如來慧命，相續不斷。不致有負人與天地並稱三才，僧與佛法同名三寶者。明云谷禪師，即其人也。師乘宿願力，於弘治十三年，示生嘉善胥山懷氏。幼入法門，徹悟自性。平生所修，雖注重於禪。而於性相諸宗，儒道心要，無不融會貫通。故能於禪教衰頹，儒道晦昧之際，俾宗風丕振，心法昭明。其於世道人心，裨益良非淺鮮。其得其傳而融通儒釋，使靈山泗水心法俱彰者，僧則憨山大師，俗則了凡袁公，爲最顯著之人也。師滅於萬曆三年，建塔棲真寺側。至四十五年，憨山來禮其塔。見其塔院岑寂，一僧獨奉香火。因囑沈定凡居士，修葺莊嚴，並置長生田，以爲久遠之計。迄今已三百餘年矣。今則基址尚在，垣屋無存。致令古德遺蹟，人無知者。近來世道人心，日趨日下。邪見熾盛，正法衰微。若不表彰古德懿範，何由使宗風丕振，魔外歸降乎哉。嘉興[屠+（都-者）]般音居士憂之，擬重建塔院，刊佈行實。庶出家在家一切人等，咸知古德芳風。從茲挽回造化之權，命自我立。斷除煩惱之障，佛從心現。則可繼憨山了凡之志，以慰云谷禪師之心也。但以工程浩大，獨力難成。不得不求助於諸大檀越。果能人各依云谷命自我立，福自己求之訓，篤實做去。則五福三多，悉萃厥身。天災人禍，絕聞於世。功勳罔測，利益莫名。諒不至惜彼五家所共之財，而不作此三生有幸之福也。因述所以，祈共贊襄云爾。

#### 西方公據重刻序

淨土法門，乃如來普度衆生之特別法門也。如來愍念衆生，示成正覺。俯順羣機，循循善誘。大根則令其悟一心之具造，斷惑證真，以直趣菩提。小器則令其明三世之因果，趨吉避凶，爲入道方便。雖則大小不同，權實各異。皆須斷盡見思二惑，方可出離分段生死。倘惑業未盡，道果未成。縱有修持，不能自主。久經生死，進少退多。以道不勝習，業能縛心。譬如坯器未燒，經雨則化。雖有前功，了無所益。以是之故，特開一信願念佛，求生淨土法門。俾若凡若聖，或智或愚，同以深信切願，持佛名號，求生西方極樂世界。此則以己信願，感佛慈悲。感應道交，必蒙攝受。迨至臨欲命終，即得隨佛往生也。既往生已，則已斷惑者，速證無生。具業縛者，亦登不退。從茲親炙彌陀，參隨海衆。薰陶化育，染如來之妙香。障盡智圓，復本具之佛性。俯提劣機，曲護初心，唯此法門，最爲第一。如來之恩，廣大周至。雖天地父母，莫能喻其萬一也。昔人慾令同人，各修淨業。因輯經咒文說，及諸應驗，以爲一書，名之爲西方公據。公據者，即把柄，與左券之謂也。果能受持阿彌陀經，則知極樂世界，無有衆苦，但受諸樂。依正莊嚴，種種功德。阿彌陀佛，現在說法。光壽無量，誓願洪深。諸上善人，俱會一處。皆以修此信願念佛之多善根福德因緣妙行而生。其有不真爲生死，發菩提心，以深信願，持佛名號。以期近則登不退地，遠則圓成佛道者乎。而況六方諸佛，普利衆生。釋迦本師，得無上道。無不資始乎此，而歸極乎此。良以一切衆生，皆具佛性。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。由其以果地覺，爲因地心。故得因該果海，果徹因源。法門之妙，妙無以加。乃華嚴末後歸宗之一著，實如來大暢本懷之圓詮也。有緣遇者，即是多善根因緣。爲防疑退，更輯諸圖說應驗。徐子肇珩，宿具靈根。痛二親之早逝，冀九蓮以同登。因發心重刻，廣爲流佈。以期現生父母，歷劫怨親。普及法界衆生，共入彌陀願海。餘嘉彼孝思，敘其大致。倘閱者果不以餘言爲非，當必有親證此無上甚深大事因緣之一日在。翹冀何極。

#### 樂清虹橋淨土堂序

淨土法門者，乃如來普度衆生，最圓頓直捷廣大簡易之法門也。何以言之。以一切法門，皆須斷盡見思二惑，方了生死。而斷見惑如斷四十里流，況思惑乎。斷見惑，即證初果。若約圓教，則是初信。斷思惑盡，即證四果。圓教即是七信。初果初信，尚有生死。四果七信，方能了脫。而天台智者大師，示居五品。雖則所悟與佛同儔，圓伏五住煩惱，而見惑尚未曾斷。然大師本地，實不可測。而臨終只說登五品者，深慮末世不致力於斷惑證真，唯以明心見性爲究竟也。夫明心見性，乃大徹大悟也。若最上上根，即悟即證，則可即了。否則縱悉知未來如圓澤者，尚不免重復受生耳。至於五祖戒再作東坡，草堂清復爲魯公，尚未至甚。而海印信爲朱防禦女，已屬不堪。雁蕩僧爲秦檜，則誠堪憐憫矣。甚矣，自力斷惑證真了生脫死之難也。如來一代所說通途修證教理，雖法門種種不一，絕無具足惑業，能了生死者。唯淨土一門，但具真信切願，以至誠心，持佛名號，求生西方。無論惑業之厚薄，工夫之淺深，皆於臨終，仗佛慈力，帶業往生。既往生已，即已超凡入聖，了生脫死。從茲漸次進修，即得親證無生，以至圓滿佛果耳。此如來悲愍劣機衆生，普令現生頓出輪迴之特別法門也。須知淨土法門，正攝上上根人。是以善財已證等覺，普賢菩薩猶令以十大願王，迴向往生，以期圓滿佛果。且以此普勸華藏海衆。是知迴向往生淨土一法，乃圓滿佛果之末後一著也。世有狂人，不審教理。以愚夫愚婦皆能修習，遂謂之爲小乘而藐視之。不知其爲華嚴一生成佛之成始成終第一法門也。亦有愚人，知見狹劣。謂己工夫淺薄，業力深厚，何能即生。不知衆生心性，與佛無二。五逆十惡，將墮地獄，遇善知識，教以念佛。或滿十聲，或止數聲，隨即命終，尚得往生。觀經所說，何可不信。彼尚往生，況吾人雖有罪業，雖少工夫，較彼五逆十惡，十聲數聲，當復高超多多矣。何可自暴自棄，以致失此無上利益也。如來稱此淨土法門爲難信之法者，以其下手易而成功高，用力少而得效速。其圓頓直捷廣大簡易，超出一代通途教理之上。非宿有善根，決難信受奉行也。吾常曰，九界衆生離斯門，上不能圓成佛道。十方諸佛舍此法，下不能普利羣萌。蓋紀實也。今之時，是何時也，乃刀兵饑饉疾疫俱集之時也。雖未至三小災，亦三小災之現象耳。況復邪說縱橫，知識稀少。欲聞正法，頗不易得。有胡天仆居士者，發菩提心，篤修淨業。又欲同人，各得此益，遂極力提倡而勸導焉。其殆以贊天地之化育，代佛揚化，以爲天職歟。而一方之人，聞其說法，感此時世，不禁厭苦欣樂之心，油然而生。遂一倡衆和，靡不服從。居士因自舍地基，兼募善信。建念佛堂，開放生池，及藏經樓，功德堂，香積廚，應供堂，居然從地湧出一大道場。念佛堂甚寬大，中供西方三聖立像，以冀行人平時注目，臨終即蒙接引也。正中設說法座，聽者周圍坐。雖至千人，亦不迫窄。俾四遠來者，不至有向隅之嘆。藏經樓則備請各處所刻之經，以供發心者受持而研究焉。功德堂則備書所出功德之數目，又統設其位，以期存則福增壽永，歿則直登蓮邦。而既轉法輪，若不輔以食輪，則斷難經久不歸。故特設香積廚，應供堂，以令念佛聽法之人，各得心滿意足而後已。放生池則取彼將烹之輩，畜之法堂之前。不獨活彼色身，兼以經聲佛號資彼慧命。其所建設，皆極周至，約用一萬六千餘圓，已得落成。擬於堯歷八月十五日開講，實爲末法不得多見之事。令其友張云雷，致書於光，祈爲序引，冀發起信心而擴充焉。因將如來所說通途特別兩種法門之所以然，並胡居士之心行，及各種之佈置，大概書之，以期閱者咸效法焉。倘見聞者同發此心，則俗美風淳，民康物阜，轉五濁惡世，爲清淨蓮邦矣。此光之日夕馨香以禱祝者。願諸上善人，各垂慈憫，則幸甚幸甚。

#### 阿彌陀經直解序

吾人一念心性，直下與釋迦彌陀，無二無別。而釋迦彌陀，已成佛道於塵點劫前。又復數數示生，數數示滅，以行化導。欲令吾人，繼其芳蹤。而吾人以煩惱惑業，無力斷除。直至今日，尚在生死輪迴中，頭出頭沒，渺不知其何所底止。縱令往劫曾聞佛法，依教修行。但以自力劣弱，不能斷惑，依舊常沉溺於生死苦海中，莫之能出。靜言思之，能不愧死。釋迦彌陀，有鑑於此。特開一信願念佛法門，令其仗佛慈力，橫超三界。俾上中下根，同得往生西方。可謂真慈大悲，至極無加矣。其教起因緣，修持法則，具見於淨土三經。而阿彌陀經，言簡義周，易於受持。故古人列爲日誦，欲其家喻戶曉，咸沐法澤也。由是諸善知識，各爲註釋，若揭日月於中天，固已無義不顯，無機不攝矣。但初機之人，或以文深義奧，難於領會。王顯江居士，特爲作一方便，取要解等注之義，以顯淺之語言述之，名爲直解，兼附淨土種種疑問。其己立立人，自利利他之心，可謂誠且摯矣。顯蔭法師序之，欲令一切同人，各生真信，老實念佛。因命（光）再序，遂書此以告閱者云。

#### 十三經讀本序

天地以陰陽二氣，化生萬物。聖人以誠明一致，教育羣萌。其爲道也，橫布萬邦，豎傳萬世，有識皆遵，無思不服。雖有聖人復生，不能另立一法。亦不過發揮誠明之道，令其徹底圓彰，和盤托出而已。十三經者，二帝三王周公孔孟，繼天立極，教化萬世，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大經大法也。悉本天地無私之至理，吾人本具之良知。初非有奇特玄妙，不可企及者。雖夫婦之愚，可以與知與能。以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堯舜與人同，而人皆可以爲堯舜耳。若能遵而行之，則人入聖域，世復大同矣。其世道陵夷，人心澆漓者，由於儒者不知道在躬行，一向逐末。舉凡克己復禮，閒邪存誠之義，置之不論。唯以記誦詞章，擬爲進取應世之資。是殆以聖人蔘贊化育之道，作爲博取名利之藝。其誣衊聖人，悖逆天地也至矣。由是讀書之人，心不知書義，而身不行書道。其作文也，則發揮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道，直使一絲不漏。而考其居心行事，則絕無此等氣分。直同優人演劇，苦樂悲歡，做得逼真，實則毫與自己不相干涉也。此弊一肇，漸至變本加厲。於是有天姿者，習爲狂妄，恥循堯舜周孔之跡，而欲駕而上之。竟至廢棄聖經，競作新書。邪說一起，羣相附和。遂致一班惡劣小人，欲逞自己劫掠姦淫之心，汲汲然提倡廢經廢倫，而欲實行之。唯恐斯民之不與禽獸相同，而綱常倫理之有礙於己也。致令天災人禍，相繼降作。國運危岌，民不聊生。譬如夜行廢燭，海行廢舟，欲不隕越沉溺，其可得乎。施子肇曾，懼斯道之滅沒也。乃與二三同志，特立國學專修館。聚有志斯道者，俾其專精研究，身體力行，冀其有得，而廣傳焉。唐子文治，十餘年來，殫精斯道。蒐集十三經善本，擇其注之簡當者，匯而集之。而復一一抉其微言，標其大義，附於諸經之後，其用心可謂誠且摯矣。施子遂即刻之，以期布之學宮，俾各讀誦而修習焉。刻既成，己與唐子各爲序，述其所以。又令予序。予惟十三經之在世，如日月之麗天，有目皆睹。何待粥飯庸僧，特爲標指乎哉。雖然，道固無二，仁智見殊。不妨以己之所見，爲諸仁智者告。亦未必非窮經希聖之一助也。竊謂十三經所發明之道，乃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道。闡發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要，唯大學則次第言之，而曲盡其致。中庸論語孟子，俱皆發揮此義，但不次第循序而說耳。是知四書者，乃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之註疏，而俾其道大明。孝經，乃推其實行之效。春秋三傳，乃示其遵違得失之證驗也。由是而吾人之本心，羣聖之薪傳，俱得大明，以之繼往聖而開來學。其爲功也，與天覆地載之功相等。彼廢經者，是何異欲廢天地覆載而自立乎。其不知事務也甚矣。循是而求之，舉凡希聖希賢，治國親民之道，無不一一若指諸掌。不欲希聖希賢則已，若欲希聖希賢，則聖賢之道，自備具於吾心與吾身矣。爾雅之所訓釋，乃諸經之總注，俾若文若義，悉得解了也。是則爾雅爲解義之初步，而四書乃成始成終之總持法門也。再進而談其要義，則明德爲本。而明其明德，又爲從凡至聖，以人合天之關鍵。能明其明德，則內聖外王之道備矣。然欲明其明德，必須格去人慾之物，令淨盡無餘。庶即心本具之真知，徹底圓彰。而讀書之能事，只在此幾希間了耳。何等直捷，何等痛快。方知人皆可以爲堯舜，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與能，乃真語實語。以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故也。欲世道人心，轉亂爲治，反澆爲淳，舍此則無術矣。不知施子唐子，以予言爲然也否乎。然此且就世間法論，切勿謬謂並出世間法論也。至囑至囑。

#### 以大乘入楞伽經斷食肉品誡神勿享肉食序（代安徽黟縣盧智睿居士作）

謹按佛說，一切衆生，皆有佛性。由罪福因緣，輪迴六道。若不力修戒定慧，以期斷盡貪瞋癡。及生信發願，念阿彌陀佛，求生西方極樂世界，則無由出離。是則我與水陸飛行，及六道一切衆生，從無始來，無不各各彼此互爲父母兄弟妻妾兒女朋友親戚。無不各於未來，得聞佛法，修戒定慧，斷盡煩惑，圓成佛道。以故如來敕諸弟子，戒殺放生，勿食諸肉。然世俗迷情，皆以肉食爲敬。而不知其爲自他同種惡因，致使將來必受惡報也。我今已知食肉過患，豈忍任彼一鄉之人，猶執迷情，以罪業因緣之肉食，累及尊神乎。又恐尊神未能詳知所以，或生瞋怒，降以災禍。則鄉人之迷情更甚，致令鄉人與尊神將來之惡報更深更大，而不易消滅也。是故特將如來所說之大乘入楞伽經斷食肉品，敬化尊爐。庶得上體佛慈，下憫愚誠。愛惜物命，不享肉食之祭。凡用素者，則錫之福祉。若用葷者，即示以禍殃。俾一鄉之人，同感尊神聰明正直，好生惡殺之德。庶可普扇慈風，以培菩提之道本。挽回劫運，共樂太平於無既也。懇祈明察，則鄉人幸甚，國家幸甚。

#### 揚州普照寺同戒錄序

如來大法，普被九界。上聖下凡，咸資鈞陶。雖法門無量，不易悉說。而總舉大綱，維戒定慧。良以入道之要，初則以戒執身，次則以定靜慮，次則以慧破惑。由是得以斷五住之煩惑，證三德之祕藏。故楞嚴云，攝心爲戒，因戒生定，因定發慧，是則名爲三無漏學。此之三法，如鼎三足，若缺其一，便難安立。說雖有三，修在一心。以無定慧之戒，非出世之戒。無戒慧之定，非出世之定。無戒定之慧，非出世之慧。是知三法，原是一法。其言三者，以宏揚者注重爲名，及修證者獲益判義耳。梵網經云，我是已成佛，汝是未成佛，常作如是信，戒品已具足。又云，衆生受佛戒，即入諸佛位，位同大覺已，真是諸佛子。可知戒之一法，統攝諸法。以故知識宏揚，學人修持，莫不以戒爲先務焉。普照寺者，道清老人所開建也。老人示生四川，年方弱冠，即厭塵勞，遂詣峨眉山華嚴頂出家，隨即受戒。乃窮參力究，發明心要。欲遍參諸方，開擴心地。經過揚州，爲徐凝門外永鎮鄉紳士所識，遂請住持該處之太陽宮小廟。老人察知可建道場，宿緣有在，故允許之。系前清光緒元年也。於是遍募十方，開拓基址，佛殿經樓，傑出云表。凡叢林所應有，行道所必需者，無不備足。從茲冬禪夏講，大啓度門。善士達人，悉相依止。至二十二年，入都請經，得蒙俞允，及敕賜普照禪寺之額，實爲莫大之幸。即於是冬，開壇傳戒，以報國恩而祈民福。迄至民國五年，凡五開戒壇，三啓講筵。而常時修持，雖則禪淨並行，而尤注重於淨土焉。迨至八年，年已八十有四矣。因示寂以歸極樂，與海會聖衆，親炙彌陀，以證無量光壽耳。其得法剃度弟子甚多。爰有高足，厥名稻香，與（光）誼屬莫逆。欲於今冬，出龕起塔。乃於九月十五日開壇傳戒，至冬月初八日圓滿，以報佛恩而資師冥福，命（光）序之。（光）惟佛教以孝爲本。故梵網經云，孝名爲戒，亦名制止，孝順至道之法。夫依教奉行，方名爲孝。能依教奉行，則凡佛所得者，己悉得之。則即煩惱以成菩提，即生死以證涅槃。方可不辜佛化，不負己靈。爲出格之丈夫，作如來之真子矣。若不依教奉行，則袈裟之下，失卻人身，三途惡道之苦，窮劫未能盡說也。願受戒諸佛子，各各勉旃。

#### 重刻水陸儀軌序

甚矣佛恩之廣大周遍，而靡有孑遺也。初成正覺，說所證法。唯法身大士，方能與會。人天凡小，不見不聞。於是爲實施權，寢大用小。隨順機宜，循循善誘。待其已斷煩惑，已證真諦。然後種種彈斥，多方淘汰。俾其發大心而冀佛果，不住法而修萬行。迨至根機已熟，則會三歸一，開權顯實。普授作佛之記，大暢出世本懷。從茲了知一切法皆是佛法，一切人皆是佛子，而無復自甘退屈矣。又復憫彼自力劣弱，現在斷難了脫者，特開淨土法門，令其仗佛慈力，往生西方。其有罪障深重，定業不易轉移者，大啓祕密觀道，使彼承三密力，滅盡無餘。然此二法，乃凡聖同修之道，成始成終之法。以其偏顯業系凡夫，頓獲勝益，作如是說。實則十方三世諸佛，莫不由此以圓成佛道，莫不由此以普度羣萌也。迨至法流震旦，梁武御極。由高僧以示夢，俾普度夫含靈。因茲備覽大藏，制斯儀軌。自是流通，以至今日。溯其原始，則以無量威德陀羅尼而爲發起。究其纂述，與其修設，則一代時教一切諸法，無不備舉而讀誦修持焉。故其法門廣大，利益宏深。不但使六道凡夫，頓脫業縛。亦兼令三乘聖人，速證菩提。然人能宏道，誠堪契真。若請法齋主，與作法諸師，各皆竭誠盡敬，則其利益，非言所宣。譬如春回大地，草木悉荷生成。月麗中天，江河各現影像。故得當人業消智朗，障盡福崇。先亡咸生淨土，所求無不遂意。並令歷劫怨親，法界含識，同沐三寶恩光，共結菩提緣種。若齋主不誠，則出錢之功德有限，慢法之罪過無窮。僧衆不誠，則是鼓橐籥以爲經，交杵碓以成禮。於三寶龍天降臨之際，作鹵莽滅裂塞責之行。其不至罪山聳峙，福海乾枯，生罹災禍，死受譴謫者，何可得也。此書杭垣之板，模糊不堪。天童雖刻，亦難普及。以故維揚萬壽寂公，寶輪裕公等。募資重刻，以冀廣傳。令光紀其年月，故略述原委，與其利弊。俾從事此法者，唯得其益，不受其損。則佛聖歡喜，而福慧二俱增崇矣。願修法者，其各勉旃。

#### 新昌大佛寺修築放生池募緣序

儒者以忠恕胞與爲懷，必須推己及人，以至於物，方有實際。釋氏以慈悲濟度爲事，是故憫諸物類，皆具佛性，欲行救援。無奈世人殺生食肉，相習成風，不知其非。致使生生世世，展轉互殺，了無已時，可不哀哉。須知人與物類，同此血肉之軀，同此靈知之性，同生於天地之間。但以彼此宿世罪福不同，致使今生形質靈蠢各異。以我之強，陵彼之弱。以彼之肉，充我之腹。快心樂意，謂爲福報。而不知其福力一盡，業報現前。墮彼異類，受人殺戮時。則身不能敵，口不能言。中心憂懼痛楚，方知食肉之事，爲大罪過。食肉之人，爲真羅剎。雖欲不令人殺而食之，不可得也。故楞嚴經云，以人食羊，羊死爲人，人死爲羊。如是乃至十生之類，死死生生，互來相啖。惡業俱生，窮未來際。又況多劫以來，更互相生。既無道力以行救濟，忍使彼受刀砧極苦，我享口舌滋味乎。入楞伽經，世尊種種呵斥食肉。有云，一切衆生，從無始來，在生死中，輪迴不息。靡不曾作父母兄弟男女眷屬，乃至朋友親愛侍使。易生而受鳥獸等身，云何於中取之而食。凡諸殺生食肉之人，若念及此，當即怵然驚，憬然悟。寧可自殺，不能殺一切物矣。新昌有山，名曰石城，即山鑿龕，及彌勒百尺大像。乃齊僧護，僧淑，梁僧祐，三師所造者。相好莊嚴，妙無倫媲。其寺爲天台西門，智者大師入滅於此。蓋欲表前繼靈山，後輔龍華也。大師一生，隨機說法，尤加意於放生。以臺民多業漁捕，乃以襯施，買漁簄一所，爲放生池。兼爲彼講金光明經。漁者聞法，皆好生去殺。遂各舍江溪簄梁，六十三所，週三百餘里，俱作放生法池。有偷捕者，則立即得禍，至唐時尚然。而世遠人亡，法殘禁弛。遂致大佛寺外之池，亦爲漁捕之所矣。馬契慈居士，景仰僧護，僧淑，僧祐，智者之懿德殊勳。欲使同人，以及水陸空行一切物類，各得同盡天年，同生極樂，將來同預龍華三會。特呈憲嚴禁，勒其示文，冀垂永久。然池久未浚，淤泥充滿。兼須外築圍牆，以防盜捕。又須造橋修閘，建亭鋪路。豈特徒壯觀瞻，實欲來禮佛者，觸境舒懷，上契佛心。庶可消除天災人禍，於不知不覺中。但以工程浩大，不得不募諸十方官紳士商，以及一切善信也。懇祈各發生佛同體，物我不二之心。共出淨資，俾觀厥成。則其功德，當與十方虛空同一壽量矣。

#### 金山江天禪寺傳戒序

如來以三事故，令正法久住於世，衆生悉蒙度脫。三事者何，曰戒定慧。以衆生一向背覺合塵，輪迴六道。今欲令其背塵合覺，趣證涅槃。非戒則無所束縛，必至隨逐塵境，起惑造業。非定則識波奔湧，何能心無所住。非慧則本具之真心何由徹證，幻起之妄惑何由頓滅。故楞嚴經云，攝心爲戒，因戒生定，因定發慧，是則名爲三無漏學。須知此三，全三即一，全一即三。切勿謂戒但爲定慧之初基而已。夫律儀戒，執身不作，可云初基。而定共戒，執心不起。道共戒，業盡情空，真窮智朗。豈非定慧之全體大用，何得唯以初基視之。然定共道共，仍以律儀而爲本體。但以持戒功用淺深，而立此二名，初非另有所說之戒本也。世人每以律儀爲論，致不知如來制戒大意者，或藐視之。而真戒真定真慧，無從聞燻而冀及，爲可嘆也。然如來法道，弘範十界。雖宏法大士，各皆三學圓明，而門庭建立，不能不各有專主。或專主於止作持犯，則爲律。或專主於修觀講演，則爲教。或專主於參究本來，以期徹悟，則爲宗。宗名教外別傳，律教乃教內真傳。言別傳者，欲人於言外見本體也。非謂宗迥出於教理之外也。試觀世尊拈華，迦葉微笑。本地風光，徹底顯露。了此，則盡世間所有形形色色，無非世尊所拈之華，無不令人徹見自己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。況如來金口所說之無上妙法，便非此華，便不能令人親見本來面目耶。而人天百萬，縱見世尊拈華，悉皆罔措。亦如騎牛覓牛，了不可得。若知直下便是，則多少現成，多少省力。由其迷不知返，如演若之頭，無端狂走。衣裏之珠，枉受貧窮。爲可哀也。須知律也教也宗也，此三者全，方可以續佛慧命，傳佛法道。若或有缺，則便不足以上證無上菩提，下度一切含識矣。盧舍那佛，以戒爲體。以惡無不盡名淨，善無不圓名滿。斷惡修善，乃止作二持也。是律爲佛身，教爲佛語，宗爲佛心。心語身三，決難分裂，決難互缺。否則只翼難飛，單輪莫運。欲自利利他，便難如願矣。金山，乃千餘年來著名道場。雖圓修三法，而注重於宗。故古今來於此大徹大悟者，不勝其多。每間數年，必傳一次戒。一以繼先佛之洪規，一以作後學之懿範。退居青公，住持融公，乃數十年前之故友。今秋至山觀光，二公款留信宿。因言此間常住，明年擬欲傳戒。命光作序，以發揮其義。光於宗於教於律，皆無心得，何能不負所囑。但以平日聞於佛祖古德，而鄙見所領會者，撮略言之，以塞其責。遺教經云，汝等比丘，於我滅後，當尊重珍敬波羅提木叉。如暗遇明，貧人得寶。當知此則是汝等大師，若我住世，無異此也。梵網經云，我是已成佛，汝是未成佛，若能如是信，戒品已具足。又云，衆生受佛戒，即入諸佛位，位同大覺已，真是諸佛子。願受戒諸佛子，各各自知自己本來是佛。以迷背故，反承此佛性功德力，輪迴六道，受諸極苦。如轉輪聖王，夢作蟻子，尋羶階下，自顧藐小。而牀上王體，依舊不失。及至於醒，方知幻作蟻形，了無實體。一切衆生，亦復如是。佛本是而未成，業原無而妄造。高推聖境，甘處凡愚。獨讓釋迦世尊，爲一雄猛丈夫，豈不大可哀哉。倘受戒諸佛子，各各勉旃。則不但不負融公傳戒一番婆心，亦可慰如來出世制戒一番聖意也已。

#### 鄞縣至邱隘鎮修諸橋樑徵信錄序

民生日用，事務多端。若不假往來交通，彼此酬酢，則一事無成，而生計將隨之斷絕矣。以故平治道路，爲治國平天下之急務。故詩有周道如砥，其直如矢。書有王道蕩蕩，王道平平之說。或謂此喻王政，非指道路。試思道路不修，不但發號施令，有所阻滯。而農工商賈之往來，與夫供職效力之諸務，皆不能速得遂意也。況既無如矢如砥，蕩蕩平平之事，而用喻王政，不幾與譏誹王政相同乎。故周禮設司險候人之職，而月令有修治道路之令。至於護國佑民之正神，如東嶽文昌二帝，則皆示之。不觀修橋補路，行人有益。與修數百年崎嶇之路，造千萬人往來之橋乎。而且持地菩薩，以平治道路，得證圓通。是知三教聖賢，莫不注重於此也。鄞縣以東，至邱隘鎮，二十餘里。所過大小各橋，共有二十三道。修建日久，漸見殘傷。邑人馬元培先生，於去年發心重修。因募諸善信，各出淨資。乃親董其役，俾一一橋樑，各復舊觀。間有水大河深者，則傍設石欄，以防昏夜及無目者之顛墜。共用洋二千有奇。今工已告竣，擬將橋工，並諸捐款，備錄一冊，排印奉送，以昭誠信。又欲閱者知其利益，祈光發揮其義，以冀人各注意也。然此種書冊，一閱即成廢物。乃附以陸廷燮先生所注之朱柏廬先生治家格言，並老申報所載之常識精華。此二種，皆可以作涉身處世治家教子，與夫小而泛應曲當，大而希聖希賢之法。其用心可謂誠且摯矣。願諸閱者，同以此心爲心，則其利益，豈思議可能及哉。

#### 淨土釋疑序

佛法深廣，猶如大海，博地凡夫，孰能窮源徹底，一口吸盡。雖然，倘能生正信心，自可隨己分量，各得其益。譬如修羅香象，及諸蚊虻，飲於大海，各取飽腹而已。如來出世，隨順衆生，爲其說法，各令得益，亦復如是。而末世衆生，業障深厚，善根淺薄，心智狹劣，壽命短促。加以知識稀少，魔外縱橫。修餘法門，欲於現生斷惑證真，了生脫死，誠爲甚難稀有之事。唯淨土一法，專仗佛力。以故不論斷證，唯恃信願。信願若具，雖罪大惡極，將墮阿鼻地獄之流，尚可以仗十念之力，徑蒙佛慈，接引往生。噫。如來大慈普度，一物不遺。唯此一法，最爲周摯。由是西天東土，菩薩祖師，高僧鉅儒，莫不以此自利利他。所有著述，極其廣博。欲探究原委者，固非易易也。渭漁居士林師尚者，宿根深厚，篤修淨業。殫精研究，歷有年所。擬欲普引同人，悉生淨土。故於淨土經論著述中，摘其要義，湊集成文。若集腋以成裘，猶採華而作蜜。確對時機，特申妙辯。共成五十七篇，名爲淨土釋疑。詞約而精，理深而著。俾閱者無疑不釋，有義咸服。從茲欲不生信發願，持佛名號，求生西方，不可得也。然居士既能集前人之單詞只句，一節一段，復用己意，纂集成文。何不直用己文而爲發揮。蓋欲閱者知此所說，皆有所出。雖是己所纂集，實爲經論語錄，及諸著述中，佛菩薩祖師諸善知識之所說。其入人深而感人切，比專用己語，當不啻相倍蓰矣。竊謂爲上智說法則易，以其智能明理，無復疑惑。如良馬見鞭影而馳，嘉禾得甘霖而茂也。爲下愚說法亦易，以其心無成見，直下信行。如甘之可以受和，白之可以受彩也。唯爲中人說法，實爲不易。以其知識繁雜，邪正不分。每每以凡情測聖智，以俗見會真理。雖說者種種開導，彼仍復展轉懷疑。是故設爲問答，至五十七次之多。直使狐疑淨盡，佛理昭彰。知好歹者，悉皆遵行。可謂殫精竭誠，剿滅疑惑之健將矣。然羣疑既釋，尚須奮發大志，一念單提。則心王由佛力而常時惺惺，煩惱劫賊，容身無地，欲不歸降，不可得也。煩惱劫賊，既歸佛化。則雖未出娑婆，已非娑婆之久客。未生極樂，即爲極樂之嘉賓。如是則上不孤於佛化，下不負於己靈。盡未來際，與海會大衆，親炙阿彌陀佛於寂光淨土之中，豈非所謂雄猛大丈夫哉。願見聞者，咸皆勉旃。

#### 觀無量壽佛經善導疏重刻序

人生世間，禍福吉凶，相爲倚伏。其所得損益，唯在人之善用心與否耳。諸佛愍自己與一切衆生，爲三苦八苦無量諸苦之所逼惱。因思所受苦報，由於過去惡業所感。而所造惡業，由於當六塵境，不了如幻如化，妄起貪瞋癡心之所致也。是知貪瞋癡之煩惑，乃一切衆生之大怨家。從茲以戒定慧，斷貪瞋癡。復還本具之天真，以成無上之覺道。然則三苦八苦等，實三世諸佛之導師，而一切衆生永離衆苦，常享諸樂之無上良緣也。觀無量壽佛經者，普令一切若凡若聖，同於現生，往生極樂，或頓或漸，證無生忍，以至圓成佛道之大法也。以聖則自力具足，兼仗佛力，故所證入，最爲直捷，以故華藏海衆，同願往生也。凡則仗佛慈力，帶業往生，即已超凡入聖，證不退位。從茲漸修，必至圓滿菩提而後已。此經中品戒善世福，下品作衆惡業，及五逆十惡，將墮地獄，由稱佛名，遂得往生也。如是力用，最爲洪深。蓋由阿闍世王，乘大願輪，示爲惡逆，囚父禁母，而爲發起。其母厭離娑婆，願生極樂。併爲未來衆生，求往生法。世尊乃爲說此觀想西方依報國土，種種莊嚴。正報佛及觀音勢至，相好威德。以及九品往生，若因若果之十六觀。於第八像觀之首，發明宗要云，諸佛如來，是法界身，入一切衆生心想中。是故汝等心想佛時，是心即是三十二相，八十隨形好。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。諸佛正遍知海，從心想生。是故應當一心繫念，諦觀彼佛。須知法身入想，理實甚深。心作心是，事本平常，平常非常，甚深非深。能圓悟者，方名達人。於第十三觀，特爲劣機衆生，開方便門，令觀丈六八尺之相。第十六觀，又令惡業重者，直稱名號。由稱名故，即得往生。是知相有大小，佛本是一。觀不能作，稱即獲益。於此諦思，知持名一法，最爲第一。末世行人，欲得現生決定往生者，可弗寶此持名一行哉。溯自經傳此方，智者，善導，清涼，靈芝，各爲著疏，後唯智者一疏獨傳，餘三皆佚。清光緒間，楊仁山居士，由東瀛請來此經善導疏，無量壽經慧遠疏，往生論曇鸞注。皆久佚之法寶，俱爲刻行。善導疏不用諦觀等深意，但直釋經文，俾中下根人，易於趣入，及其趣入，不言諦觀，而諦觀自然了了矣。可謂契理契機，善說法要。彌陀化身，殆非虛傳。蓮宗二祖，萬代景仰。奈傳之久遠，錯訛甚多，因息心詳校而重刻焉。

#### 京師第一監獄於甲子元旦普說三歸五戒序

衆生心性，與佛無異。但以迷而未悟，故長作衆生。華嚴如來出現品云，奇哉奇哉，一切衆生，具有如來智慧德相。但以妄想執著，而不證得。若離妄想，則一切智，自然智，無礙智，則得現前。須知智慧德相，與妄想執著，唯在一心，初非二物。迷之則全智慧德相，變成妄想執著。悟之則全妄想執著，覆成智慧德相。喻如水結成冰，冰融成水。相雖有殊，體本無二。了此則誰不願斷幻妄之惑業，復本具之心性。而高推聖境，甘處凡愚。執性廢修，以凡濫聖之謬見，皆無由生矣。書云，唯聖罔念作狂，唯狂克念作聖。孟子謂人皆可以爲堯舜，堯舜之道，孝弟而已矣。是知不能行孝弟爲堯舜，不能克念作聖，與不能復智慧德相作佛者。皆自暴自棄，不肯勉力而爲之流也。如來初成正覺，普爲一切凡聖，說梵網經菩薩戒。有曰，汝是當成佛，我是已成佛，常作如是信，戒品已具足。又曰，衆生受佛戒，即入諸佛位。位同大覺已，真是諸佛子。其要全在令人徹了自己介爾一念心性，即是如來所證之菩提道本。既知是已，孰肯隨煩惱染緣，使畢竟清淨之性天，被迷云惑霧以障蔽乎哉。又以循循善誘，俾小機者先受三歸，以身心歸依佛法僧寶，自可返妄歸真，背塵合覺。次則令受不殺生，不偷盜，不邪淫，不妄語，不飲酒之五戒。則日用云爲，無諸罪咎，而身心清淨矣。其有發大菩提心者，再進而爲受菩薩大戒，令其理事圓融，福慧並進，以期上求佛道，下化衆生耳。京師爲天下首區，故監獄之囚犯甚多。乃以世風日下，兵歉迭遭，致蚩蚩之氓，誤幹憲網，系閉監獄。豈徒拘束以苦其身心，實欲改過自新，仍作循法之良民也。又以近來佛學昌明，政府特請通法高僧，常至監獄，開示佛法要義，並生死輪迴之因，與了生脫死之法。俾彼各知心是佛心，自當行遵佛行。欲了生脫死，非信願念佛，求生西方，決難如願。彼等一聞，如臨明鏡，妍醜自知。如遇慈母，慶幸莫喻。經聲佛號，無間晨昏。即監獄爲道場，即囚犯爲法侶。實爲從古未聞之奇事。足徵佛法實爲烹凡鑄聖之大冶洪爐。無論若何之頑金鈍鐵，一入其中，悉皆鑄成微妙莊嚴之佛菩薩像。彼謂佛法無益於國，有害於世者，皆未見顏色之瞽論，以自誤誤人也。而本監獄官，因發大心，特請具德法師，於甲子元旦，普與監獄諸佛子，說三歸五戒。冀其以歸戒制伏身心，以致妄想執著，復歸烏有。而智慧德相，徹體圓彰矣。汝諸佛子，初以干犯國法，致囚監獄。繼由得聞佛法，便染佛香，成佛法器。以惡因緣，成善因緣。非多劫深種善根，萬無如此僥倖。譬如摩尼寶珠，能隨人意，普雨衆寶。由其不識，擲之圊廁。不但無雨寶之功能，而且體質直同糞穢。幸遇智人，知是至寶。從廁取出，種種洗滌，兼用香薰，俾還原質。然後懸之高幢，便可放大光明，隨人所需，而雨衆寶。佛視一切衆生，亦復如是。以故縱令迷之及極，行諸惡逆。如歌利王割截身體，終無一念棄捨之心。而復常伺其機，爲之啓迪，令得度脫。以其所重在佛性，一切惡逆罪垢，皆不暇計慮故也。汝等若能了知如上所說若法若喻，自可不孤佛化，不負己靈。而政府，監獄官，說法說戒僧之一番厚意，亦不虛設矣。尚期努力進修，則幸甚幸甚。

#### 金剛經石刻序

金剛經者，發菩提心，行菩薩道，上求下化之標準也。其曰所有一切衆生之類，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，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衆生，實無衆生得滅度者。以衆生心性，當體即是無餘涅槃，但以迷故，幻成生死輪迴之相。如醉見屋轉，屋實不轉，迷謂方移，方實不移，不過特爲點示，俾復本原而已。所謂但盡凡情，別無聖解，但有去翳法，別無與明法者，此之謂也。又令不住色聲香味觸法而行布施，布施乃六度萬行之首，經文簡略，但舉布施爲例耳。若能不住相而行六度萬行，則三輪體空，一道清淨，圓離我人衆壽之凡情聖見，徹證常樂我淨之真如妙心，無所住而生心，無所得而作佛矣。實爲三世諸佛上成佛道，下化衆生，萬行圓修，一法不立之無上妙法，故受持者，福德果報不可思議也。由是古今名人，多皆受持及以書寫，蓋欲以自覺之道，展轉以普覺斯民也。唐烋子居士天爵者，宿有慧根，篤信佛法，見地高超，書法精妙，特寫此經，刻石流通，以續歐陽詢，趙孟頫，董其昌諸公之志事，其爲功德，唯佛能知。因不揣固陋，略述經義，以告閱者，庶可同登覺岸云。

#### 佛遺教經解刊佈流通序

甚矣佛恩之廣大周遍而無有窮盡也。何以言之，以一切衆生，皆有佛性，皆可作佛。但以迷而未悟，遂致反以佛性功德之力，妄於六塵境中，起貪瞋癡，造殺盜淫，由惑造業，由業受報，久經常劫，輪迴六道，了無出期。佛於往劫，知此事已，即發大願，欲令盡虛空遍法界一切衆生，同悟本具佛性，同出生死輪迴，同成無上覺道，同入無餘涅槃。從茲普爲法界衆生，久經長劫，行菩薩道，但有利益，無不興崇，六度齊修，一法不著，難行能行，難忍能忍。其行施也，國城妻子，頭目髓腦，悉無吝惜。故法華經云，我見釋迦如來，於無量劫，難行苦行，積功累德，求菩提道，未曾止息，觀三千大千世界，乃至無有如芥子許，非是菩薩捨身命處，爲衆生故，然後乃得成菩提道。只此布施一行，尚非劫壽能宣，況其餘之持戒，忍辱，精進，禪定，智慧，以及四攝，萬行乎哉。及至惑業淨盡，福慧圓滿，徹證自心，成無上道，普爲衆生，說所證法，直欲同皆得己所得。但以上根者少，中下者多，故復隨機施教，令其隨分得益耳。及其一期事畢，即入涅槃，猶復不捨大悲，於他方世界，示成正覺，以行濟度。如是示生此界他方，固非算數譬喻之所能及。譬如杲日，爲照世故，出沒無住。亦如船師，爲渡人故，往來不停。且據此番出世，實爲周昭王二十六年。及至十九出家，三十成道，說法四十九年，談經三百餘會，固已無機不被，無法不周矣。又以中下根人，自力劣弱，不能現生即出生死。縱有修持，而煩惑未斷，再一受生，迷失者多。因茲特開一信願念佛求生淨土法門，俾彼若聖若凡，或愚或智，同於現生，往生西方。則上根者速成佛道，中下者永出輪迴，實爲三世諸佛普度衆生之達道，九界衆生速證佛果之妙法。以但具真信切願，志誠懇切持佛名號，以求往生西方極樂世界。無論工夫之淺深，惑業之輕重，無不蒙佛攝受，令其帶業往生。如船拯溺，無所揀擇。唯信願不真，而心行與佛相背者，則不能蒙佛接引也。佛之愍念衆生，前自無始，後盡未來，上自等覺菩薩，下及六道凡夫，無一人不在大悲誓願彌綸之中。譬如虛空，普含一切，森羅萬象，乃至天地，悉所包容。亦如日光，普照萬方，縱令生盲，畢世不見光相，然亦承其光照，得以爲人。使無日光照燭，便無生活之緣，豈必親見光相者，方爲蒙恩乎。彼世智辯聰者，以己拘墟之見，闢駁佛法，謂其害聖道而惑世誣民，與生盲罵日，謂無光明者，了無有異。一切外道，咸皆竊取佛經之義，以爲己有。更有竊取佛法之名，以行邪法。是知佛法，乃世出世間之道本也。猶如大海，潛行地中，其滋潤流露，則爲萬川，而萬川無一不歸大海。彼謗佛者，非謗佛也，乃自謗耳。以彼一念心性，全體是佛，佛始如是種種說法教化，冀彼舍迷歸悟，親證自己本具佛性而已。以佛性最爲尊重，最可愛惜，故佛不惜如是之勤勞，即不信受，亦不忍棄捨耳。使衆生不具佛性，不堪作佛，佛徒爲如是施設，則佛便是世間第一癡人，亦是世間第一大妄語人，彼天龍八部，三乘賢聖，尚肯護衛依止乎哉。佛遺教經者，佛一期事畢，臨入涅槃，誡勖弟子，及一切衆生之遺囑也。其文雖略，其義甚周。其令尊重珍敬波羅提木叉，如尊重珍敬世尊，若能如是尊重佛戒，則是常在佛側，無少間隔也。故曰當知此則是汝等大師，若我住世，無異此也。次下所說戒相，及持戒之益，不持之損，及制心節食等法，反覆叮嚀，無微不入。雖慈親將欲去世，爲兒女計，亦不能如是周到，誠可謂吐心吐膽，一字一血。爲佛弟子者，宜何如努力修持，以不負所望。未知佛法者，宜何如感激依行，以不孤深恩。其語雖似專指比丘，其意固已彌綸九法界一切聖凡，靡有孑遺。以圓人受法，無法不圓，佛以一音演說法，衆生隨類各得解，豈此煌煌遺教，不被三賢十聖。而佛視一切衆生，猶如一子，當此入滅之時，何忍不加勉勖乎。以向來論者，多以爲小機所見，及偏誡比丘，遂致普照九法界之心光，竟局爲出家小乘之訓誨，可不痛哉。陳沅蓀居士，宿根深厚，學問淵博。初以未見佛經，亦復追隨韓歐程朱之跡。近數年來，翻閱佛經，始知佛爲聖中之聖，天中之天，所有言教，與儒教無不符合。用之於治世，則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道，方能究竟圓滿。以儒教只言現生，佛教圓談三世，倘真知三世因果，雖日撻而求其不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，不可得也。世之口是而心非，陽爲善而陰作惡者，皆由不知心通法界，與三世因果之故耳。使知之，縱極下劣，亦不肯於明鏡之前，現諸醜相，以自貽伊戚也。惜世多不知，故致爲己之安富尊榮，直使殺人盈城盈野，而毫不憫恤。噫嘻痛哉。末世人心，殘忍已極，使無如來三世因果之說，則人之得正命而死者，蓋亦鮮矣。若欲出世，亦不須另起爐竈，但依佛之言教，對治煩惱習氣，俾其淨盡無餘即已。雖身在俗境，不妨斷惑證真，了生脫死，以進趣佛果。如西天之維摩居士，及此土之傅大士，李長者，龐居士等。即力有不及，又有仗佛慈力，往生西方一法，以爲恃怙，豈必盡人舍俗出家，方爲佛弟子乎。彼謂佛爲棄倫理，背聖教者，皆因未讀佛經，不知佛之所以爲佛，而妄以己之凡夫臆見武斷耳。由是言之，欲究竟挽回世道人心，非提倡昌明佛法不可。而感佛之恩，至深且切，又欲一切同人，同知佛恩。取佛遺教經，以普通註釋之法解之，以期政學商農各界人士，同得沐佛慈恩。不致所具佛性，常相迷失，而永劫沉淪生死苦海，莫之能出也。將欲刊行，祈光作序。光以佛之深恩厚德，人多未知，以故略爲敘述。至於經中所說，一番大慈悲爲衆生心，閱者當自知之，故不詳述。嗚乎，佛之爲衆生，雖天地父母，不能喻其恆河沙數之一。吾固昔受韓歐之毒，而作一闡提者，幸未生陷，而入佛法。唯恐與我相同之人，未必如我幸遇佛法，故作此剖心瀝血之語，以期各各上不孤於佛恩，下不負於己靈也已。

#### 心經淺解序

詳夫心佛衆生，三無差別。此無差別之心，虛靈洞徹，澄湛常恆，即寂即照，非有非空，絕凡聖之名稱，無生滅之幻象。離心緣相，故情識莫能測度，超文字關，故語言未可形容。然如來智慧廣大，於法自在，善以語言，顯示離言之道，而且廣略適宜，各臻圓妙。是以大般若廣約佛法衆生法，以明心法，有六百卷之多。此經略約心法，以明佛法衆生法。文僅二百六十字，而十法界因果事理，無不畢具。以約攝博，了無遺義。若約而言之，則照見五蘊皆空，度一切苦厄二句，復爲全經樞鈕。再約而言之，只一照字，便可法法圓彰，法法圓泯，彰泯俱寂，一真徹露，觀自在菩薩先得我心，我等可不隨學乎。誠可謂如來之心印，大藏之綱宗，九法界之指南，大般若之關鍵，義不可思議，功德亦不可思議。故古今受持讀誦者，遍於宇中，著述宏揚者，多難勝數也。然理雖甚深，詞須逗機，否則契理而不契機矣。季和駱居士，知見圓融，文字活潑，欲令初機易知，故爲白話淺解，說理極其透徹，措詞唯取通方。大云先載，悅可衆心，書冊續刊，永傳遍界。光庸劣無能，曷勝景仰，謹爲序引，以助流通云。

#### 觀世音菩薩本跡感應頌緣起序

世出世間一切諸法，皆由時節因緣而爲發起，故古德云，時節若至，其理自彰。誠然誠然。（光）以庸劣百無一能，寄食普陀山法雨寺三十二年。昔閱普陀志，見其所載，皆屬道場廢興，以及種種尋常等事。至於觀音大士往劫本跡事理，以及此方感應因緣，悉皆闕略，不禁令人長嘆。民國六年，王採臣，周孝懷，陳錫周，三居士來山見訪。王周謂普陀爲觀音大士聖道場地，中外景仰，何可久撤講筵，忍令法道寂寞乎。祈師發心講經，我等當爲籌備道糧，（光）以固陋力辭。錫周則曰，山志久未修，板已模糊，師若肯修，我當刊刻。（光）曰，此事頗不容易，若照舊例，則文人皆能爲之。若將大士往劫本跡修證，及此方感應事蹟，一一略敘大端。令閱者咸知大士恩周沙界，慈濟無疆，從茲發起正信，身心歸依，近獲人天之福，遠證菩提之果者，非遍閱大藏，備考羣籍不可。若不發揮大士本跡感應諸事理，則成遺主志賓，捨本逐末，與尋常山經水志何異。何以顯普陀爲大士應化道場，又何以顯大士爲法界衆生之大慈悲父母，而與娑婆衆生，因緣最深也。然（光）以宿業，致令心無知識，目等盲瞽，尚須懺悔一二年，待其業消智朗，障盡目明時，當不惜身命，勉令成就。如其業重，不能感格，當往江西，求黎端甫居士，代爲了此公案。此公學貫儒釋，筆超儕伍，必能發揮大士之慈悲心跡也。次年徐蔚如居士，以文鈔印行，致不加詳察者，謬謂之爲知識，從茲信札來往，日不暇給。八年春間，端甫歸西，先所發心，竟成空談。十一年春，定海知事陶在東公來山，謂山志流通，令人由信向而改惡遷善，返妄歸真，實爲挽回世道人心之根本要務，急宜重修。（光）以陶公護法心切，救世情殷，即令普濟法雨兩寺主人，懇請陶公親任其事。陶公以公事無暇，乃託邑紳王雅三君任之。一切事宜，外有陶公，山有開如退居，商酌料理，（光）以無暇，絕不過問。次年陶公升於杭縣，猶復魚雁往還，商酌其事，若非宿受大士付囑，其能如是也耶。初於修志議成之後，未及一月，江西彭澤許止淨居士來訪，一見即成莫逆。（光）敘昔衷曲，遂以大士頌見託，彼即允許，若非大士冥垂加被，何有如此之際遇乎。許君乃備蒐藏典，及諸羣籍，時經二載，稿方告竣。述成頌文近二萬言，而復逐聯注其義意，俾閱者悉知所以，又節錄各經，以爲明證。頌文三卷，經證一卷，共三百七十餘頁，於夏初寄來。頌中義意，許序已陳，茲不復贅。（光）昔本欲冠于山志之首，今以卷帙繁多，特爲別行，兼欲遍佈天下後世，倘與志合行，則不易廣播矣。然大士從無量劫來，分身塵剎，其本跡感應，非佛莫知。此數卷頌，不過大地一塵，大海一滴，令不知大士之深慈大悲者，略知梗概。從茲赧然愧怍，勃然奮發曰，吾人之心，與大士之心，無二無別。而大士圓成佛道，久經長劫，又以悲心無盡，不離寂光，垂形九界，普現色身，度脫衆生。我輩從無量劫來，輪迴六道，其親蒙拔苦與樂之恩者，不知凡幾。直至今日，尚爲凡夫，上負大士拯拔深恩，下負自己本具佛性，靜言思之，能不愧死。彼既丈夫我亦爾，不應自輕而退屈。由是翻轉凡情，追隨聖蹟，克己復禮，閒邪存誠，敦行世善，兼修淨業，久而久之，與之俱化。上焉者，即於現生斷惑證真，了生脫死，下焉者迨至臨終，仗佛慈力，往生西方。能如是，則人人敦禮義，各各識因果，自然干戈息而人禍永滅，雨暘時而天眷常臨矣。陶公所謂挽回世道人心之根本要務者，其在斯乎。所願見者聞者，同發景仰大士之心，而勉力修習，則幸甚幸甚。

#### 教觀綱宗釋義紀重刻序

教海汪洋，莫測深廣，不有指歸，則茫無所趣。故陳隋智者大師，以五時八教，判釋如來一代所說之法，具顯如來出世本懷，唯欲一切衆生同成覺道。但以機器不一，故復隨順機宜，循循善誘，爲實施權，以接引之。待其既得權益，則開權顯實，同歸祕藏，方知心佛衆生，三無差別，佛如衆生如，一如無二如之所以然。可謂揭佛日於中天，普照大地，授窮子以果覺，令紹法王。但以文繁，不便初機，蕅益大師，撮取要義，述爲綱宗，有意義隱晦者，復爲略釋。俾學者悉知如來說教之意，與夫稟教修觀之法，有如導歸寶山，直授摩尼寶珠。從茲不但了知不生不滅，非有非空之圓妙第一義諦，爲如來心印。即人天權小等法，與治世語言，資生業等，無不皆是第一義諦，皆爲如來心印。喻如畫龍點睛，立刻飛騰，以法無自性，轉變由心，圓人受法，無法不圓故也。默庵法師，以釋義分注各條之下，又爲之紀，以期一目了然。學者得此，既省心力，又易領會，何幸如之。維揚寶輪寺法裕長老，欲重刻廣佈，命（光）校其訛字，兼爲敘其緣起云。

#### 上海世界居士林佛學研究叢書序

衆生與佛，心性一如，了無優劣，及與增減。而佛則安住寂光，衆生則輪迴生死者，以悟與未悟，及順修逆修之所致也。如來知衆生之皆具佛性，皆堪作佛也，是故示生世間，示成正覺，隨機演說一切權實法門。俾彼利根，直下開示悟入佛之知見，其有鈍根，亦得漸次薰陶而得悟入。待其悟證及極，方復本具佛性，方離凡聖生佛之差別名相，所謂令一切衆生悉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，實無衆生得滅度者。噫，如來度生之心，可謂慈悲至極，無以復加矣。自後諸菩薩祖師善知識，各各潛修密證，宏闡發揮，以上續如來慧命，下作衆生津樑。自法流東震，千數百年，其悟自性而斷煩惑，出生死以證涅槃者，何可勝數。其緒餘尚能移風易俗，勝殘去殺，使民日遷善而不知所以爲之者。故古今首出庶物之出格高人，莫不以此自行化他，以期天下太平，萬國咸寧也。及清咸同間，屢遭兵劫，法運遂衰。自後罷除舉業，天姿高者，於各種科學外，兼研佛學，知爲世間唯一無二之道。當此世道人心陷溺已極，欲爲救援，舍昌明佛學，莫能爲力，故咸以提倡佛學爲急務。而研究會，居士林，隨處建立。法不執一，隨人之機，或禪或教，或顯或密，而爲修持，及與發揮。而又注重於淨土法門，以期悟與未悟，同於現生出離生死輪迴也。良以末法衆生，自力微弱，匪仗佛力，決難即生解脫。華嚴會上，華藏海衆，等覺菩薩，尚以十大願王，迴向往生，況末世之學者乎。是知淨土法門，乃十方三世一切諸佛，上成佛道，下化衆生之成始成終法門。上海爲全國樞要之地，其居士林諸居士，欲普布佛化，於講經念佛外，季出林刊，以期推廣。今又繼出佛學研究叢書，若起信論，楞嚴經指要。取深經奧論，以淺顯之語言發揮之，俾初機之人，易於領會，庶無捍格不入之苦，悉獲因指見月之益。從茲相續刊佈，以揚佛日之光，俾一切同人，同悟本具之天真佛性，庶不負如來出世之一大事因緣，而挽回世道人心，亦以是爲根據。凡我同倫，各宜資助以期遍界流通云。

#### 金剛經功德頌序

六度者，菩薩上求佛道，下化衆生之要法也。然五度如盲，般若如導。五度無般若，不能究竟到彼岸，不得稱爲波羅蜜。而般若如心，五度如身，般若無五度，亦不能究竟到彼岸，不得稱爲波羅蜜。若二者具足，則一一度皆可究竟到彼岸，皆得稱爲波羅蜜也。金剛一經，乃發菩提心，行菩薩道者，遍修六度萬行之軌範也。以經文簡略，但舉布施爲例耳。若不住色聲香味觸法行布施等，故能度脫一切衆生，而不見能度之我，與所度之法，並受度之衆生相。則四相不生，三心叵得，無所住而生心，無所得而作佛矣。以故受持四三二一句者，功德難宣，持全經者，又何待言。是以自古至今，人多讀誦，其頓悟自性，徹證唯心，生預聖流，沒歸安養者，何可勝數。其次則消除罪業，增長善根，轉禍爲福，即愚成智者，更加多多也。許止淨居士，取古今載籍中感應事蹟，分類述頌，其友劉契淨，又爲之注。庶閱者咸知義理淵深，功德廣大，生正信心，勉效前修，隨其功行淺深，亦得種種利益也。經云，一切諸佛，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，皆從此經出。倘能發至誠恭敬心受持，便墮未來諸佛數中，願各勉旃。

#### 儒釋一貫序

儒釋無二道，生佛無兩心。以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一切有情，皆稟真如佛性而得建立故。然復生佛迥殊，凡聖各異者，以因地之迷悟不同，修德之逆順各別也。由是儒釋聖人，各出於世，爲之倡導。俾一切衆生，返迷歸悟，溯流窮源，以復其固有之本性而已。其發揮雖有權實淺深，方便究竟之不同，而其所宗之理體，所修之工夫，其大端固無二致也。佛以覺爲體，而覺有本覺，始覺，不覺。本覺者，即生佛同具之天真佛性，乃性德也。始覺者，依本覺理，起真實修，對治煩惱習氣，令其消滅無餘之妙智，乃修德也。不覺者，迷背本覺，隨境生著，起貪瞋癡，造殺盜淫，認苦爲樂，以迷爲德，承佛性力，造生死業，一切在迷衆生，與不依正覺，錯亂修習者，皆是也。本覺凡聖平等，無有高下。始覺工夫淺深不一，悟證地位各別，由名字以至分證，歷外凡以至等覺，皆在始覺範圍之內。由等覺再破一分無明，則修德功極，性德圓彰，福慧具足，煩惑淨盡，圓滿菩提，歸無所得，方爲大覺世尊，方證始本合一之最上乘極致，方了修因證果之大丈夫事業。故華嚴云，一切衆生，皆具如來智慧，但因妄想執著，而不證得，若離妄想，則一切智，無礙智，則得現前。所言一切衆生皆具如來智慧者，本覺理性也。因妄想執著而不證得者，逆本覺而起惑造業，輪迴六道也。離妄想則智慧現前者，順本覺而修，漸至圓成佛果也。了此性修理致，則不肯自甘下愚，亦不敢以凡濫聖，而必以實修實悟，以期於實證而後已。儒者以誠明爲本，誠即明德，明即明明德之明，實則誠明，即明明德也。明德乃吾心固有之真知，由有人慾之物，遂錮蔽而不能顯現，如云遮天日，了不見其光相。欲明其明德，必須主敬存誠，克己復禮，則人慾之物，自無容身之地，而本有真知，全體顯露，如浮云去而天日昭彰矣。真知既顯，則主權得而使者聽命，故意之所念，心之所思，皆歸於真誠無妄，中正不偏矣。此孔子上承二帝三王修己治人之大經大法，撮要述此，以作天下後世希聖希賢之洪範焉。若與佛法互證對釋，則誠也，明德也，乃本覺性德也。明也，明明德也，乃始覺修德也。物，即妄想執著。格物，即離妄想執著。離妄想執著，則得如來智慧，格人慾之物，自能徹底顯現吾心固有之良知與真知也。故曰其發揮淺深雖有不同，其理體工夫固無二致也。是以古今聰明睿智之人，多皆學佛，因得佛之心法，而儒先聖人之心法，方得悉其底裏。以儒者多主於事相，而不致力於悟明心性，若不得佛法爲之先導，則自己之心，尚非所知，況聖人之心法乎。以故泥跡之儒，多闢佛教，以不知佛法雖爲出世間法，亦復具足世間一切善法。舉凡倫常修齊之道，固已極力宏闡，毫善弗遺，遇父言慈，遇子言孝，兄友弟恭，夫倡婦隨，隨己職分，各盡其義，固與世間聖人所說無異。然世間聖人，只教人盡義盡分，佛則詳示其盡與不盡之善惡果報。盡義盡分，只能教於上智，不能普攝下愚。若知盡與不盡之善惡果報，縱屬下愚，亦必歆善報而懼惡果，雖不欲盡義盡分，亦必勉力盡義盡分矣。此如來普被上中下三根之法，每有徒矜知解，不務真修，妄謂因果爲小乘者，不知如來圓成佛道，衆生常淪生死，皆不出因果之外，唯當人一念心性，不屬因果，而復不離因果。欲迥超乎因果之外，非圓成佛道不可，未成佛而輒撥因果，則永失其善因善果，常造惡因，常受惡果，盡未來際，了無止期，可不哀哉。世固有不知佛而妄闢佛者，亦有頗知佛而陰服膺以陽爲闢駁者，此種行爲，皆由門庭知見太重，不能著實格物致知，以致意有所不誠，心有所不正也。其言皆足以瞎衆生之智眼，斷如來之慧命。古大人憂之，乘機破斥，使彼作此說者，與受其說之毒者，悉皆深知吾佛教人之所以然，不但與儒教不相悖戾，且大有發明儒教，輔弼儒教之至理極功焉。近來世道人心，陷溺已極，廢棄先聖之法，幾於無可救藥，凡屬憂世之士，莫不以提倡佛學爲急務。以佛學注重明心，與因果報應。果能明自本心，決不至於錯因果。果能不錯因果，決可明自本心。既得明自本心，則儒先聖人之心，如來之心，亦可因之俱知矣，此儒釋一貫之大旨也。弘道居士，宿植德本，篤信佛乘，憫拘墟者所見之謬，輯彼古人破斥謬見，合會儒釋，種種言論，以成一書，名之曰儒釋一貫。將欲排印流通，以光最初曾受韓歐之毒，而作一闡提者，因命作序，一以冀其自愍愍他，自傷傷他，一以冀其仗此因緣，以消滅其謗法之罪咎，以克遂夫往生之素志也。以故不揣固陋，勉述所知，雖文不足觀，而意有所本。願見聞者，同皆格物致知，以自明其明德，棄離妄想執著，同證如來智慧。則古人垂訓之至意，弘道輯錄之深心，皆可大暢本懷，不至徒設。而世道人心之轉回，於茲可以預斷矣，何幸如之。

#### 近代往生傳序

如來調御衆生，隨機說法，雖權實頓漸不同，大小偏圓有異，要皆爲令衆生，親證即心本具之真如佛性而已。然此佛性，即心本具，非從外來，不自他得，如取家寶，受用現成，故其證也，乃極易事。無奈衆生久居生死，迷惑甚深，喻如寶鏡，經劫蒙塵，欲令即復本體，徹現照天照地之光，固非一日二日揩磨之功所能得也。如來悲心真切，知衆生自力親證之難，縱有修持，以煩惑未斷，再一受生，不免復迷，從茲墮落者多，超升者少，故特開一信願念佛法門，俾彼若聖若凡，同於現生，仗佛慈力，往生西方。則已證聖者，速登上地，未斷惑者，永出輪迴，較彼唯仗自力，修戒定慧，以迄了生脫死，超凡入聖者，其難易蓋天淵懸殊也。故自華嚴導歸，祇園演說以來，千經萬論，處處指歸，往聖前賢，人人趣向。迨法流東震，遠公大師，倡於廬山，當時羣賢畢集，後世衆哲咸宗，從茲緇素四衆，或圓修萬行以迴向，或專持佛號以求生，至於臨終正念昭彰，現諸瑞相以往生者，又何能悉知之而悉見之也。彼往生集，淨土聖賢錄所載，特千萬分中之一二耳。而百數十年來，修此法者，又復何限。況近世人士，眼界大開，密修顯化者，實繁有徒。其中以煩惑心，契如來智，出娑婆苦，預蓮池會者，當比前更多。豈可不加紀錄，而令其湮沒乎哉。餘姚楊慧鏡居士，特爲搜輯，命名爲近代往生傳，其意蓋欲爲後之輯往生傳者，備底稿耳，故其稱呼名字，悉本原文，不加修飾，以歸畫一，但取傳信，不任撰修之功。已得若干傳，將欲刊佈，祈予作序。竊維修持法門，有二種不同，若仗自力修戒定慧，以迄斷惑證真，了生脫死者，名爲通途法門。若具真信切願，持佛名號，以期仗佛慈力，往生西方者，名爲特別法門。通途全仗自力，特別則自力佛力兼而有之。即有深修定慧斷惑之功，而無真信切願念佛求生，亦屬自力。今以喻明，通途如畫山水，必一筆一畫而漸成。特別如照山水，雖數十重蓊蔚峯巒，一照俱了。又通途如步行登程，強者日不過百十里。特別如乘轉輪聖王輪寶，一日即可遍達四大部洲。吾人既無立地成佛之資格，又無斷見惑任運不造惡業之實證，若不專修淨業，以期仗佛慈力，帶業往生，則恐盡未來際仍在三途六道中，受生受死，莫由出離也，可不哀哉。願我同人，咸生正信。

#### 慈悲道場懺法隨聞錄序（俗稱梁皇懺）

吾人之心，體本明淨，由無明故，煩惑遂生。煩惑既生，便成昏濁，而明淨之體，遂爲隱沒，實未嘗減損一絲毫也。欲令復本還元，非竭誠盡敬，恭對三寶，懺悔業障不可。諸大乘經，具有令懺悔之文，隨人所宗，述爲懺法，如法華，光明，淨土，大悲等。此之懺法，詳於披陳罪相者，以梁武帝爲度元配郗氏夫人，墮於蟒蛇之苦，兼欲一切人民同沾法利。特請志公，並諸高僧，檢閱經文，述爲懺法，帝亦時運睿筆，發揮意致。惜帝未悉淨土法門，故於述成之時，郗氏特現天人妙莊嚴身，而爲致謝。使帝詳知淨宗，則其夫人當必仗佛慈力，往生西方，高預海會，登不退地，又何得資此大法大心，竟以生天結其局哉。後之禮懺者，悉當注意於迴向往生，方獲究竟實益。此懺以大菩提心爲本，從茲竭誠盡敬，外慕諸聖，披陳罪咎，內重己靈，故得生佛心融，感應道交，消除歷劫之罪垢，開發本具之心光，其爲利益，莫能具宣。文雖顯淺，較比臺宗注重理觀，不詳披陳罪相諸懺，爲能普被三根也。自昔以來，未有講與注者，蓋以文義顯豁，無須講注。須知法無淺深，唯取利人，律無玄義，以道宣律師之上根利智，尚須十次聽講，及其爲注，則不厭其詳，何獨於此法而忽之。觀宗諦公，以時當末法，人多不知自省，遂致所行與所學相悖。因發心講演，以期人各主敬存誠，洗心滌慮，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懼乎其所不聞。學行相顧，必期於自立於無過之地而後已。方子遠凡，宿具靈根，雖出富室，頗好清修，每聆妙義，悉能領會。此次聽講，隨爲記錄，又經寶靜，誠一，常靜，三師爲之輔弼，遂得成帙。其父母同預講筵，躬爲繕寫，可謂見其子即知其父母，非是父母不生是子也。方子欲排印，祈餘作序。餘惟修行之要，敬爲第一，人能主敬存誠，則一切凡情無由而起，本具聖智自然發現，凡一切人我是非，無明貢高，以及懶惰懈怠，因循委靡之習氣，皆悉消滅。而況恭對三寶，披陳往罪，則慚愧恐懼之心，希聖希賢之念，如飢如渴，油然而生。上慕諸聖，下重己靈，痛念我與諸佛，同一心性，彼何以圓證三覺，我何以久輪六道。從茲改往修來，返迷歸悟。譬如摩尼寶珠，墮於圊廁，直下取出，屢次洗濯，俾復本淨。待至淨極，則懸之高幢，必能隨意雨寶。此種大事因緣，若不發揮若文若義之意致，則或有不得實益者，此隨聞錄之所宜普遍流通也。

#### 因果錄序

因果報應者，乃人事與天理或順或逆之影響也。故書曰，惠迪吉，從逆兇，惟影響。人雖至愚，斷無幸災樂禍，避吉趨兇，願一切同人斥名唾罵，天地鬼神奪魄殛誅，及死後靈魂永墮三途惡道，受諸極苦，經百千劫，莫之能出者。然其所作所爲，多皆反其所願者何也。由世少通人，不提倡因果報應之道，而家襲陋習，唯知以自私自利相傳之所致也。間有所作所爲，順乎天理，內而家庭，恪盡己分，外而交際，務益於人。以及種種善舉，悉皆奉行。若恤災賑饑，濟難扶危，戒殺放生，護惜物命，持齋喫素，誦經念佛，以期自他兼利，幽顯均益者，無不家門清吉，子孫興隆，富貴尊榮，令人景仰。歷觀傳記，凡賢哲挺生，功業傑出，或道傳羣聖之心，或德爲萬民之望者，其先代皆有利人利物，資幽資顯之懿行陰德焉。然此特凡眼所見之緒餘耳，而其人之神識，或上生天宮，或高超佛國，世間凡夫，又何能悉知之而悉見之耶。因果之理，大發明實維佛經，而儒教經書，亦屢宣說。若書之作善降之百祥，作不善降之百殃。與洪範五福六極之說。及易之積善之家必有餘慶，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。莫不皆以因果報應之理示人。但以其言簡略，只說現世，及與子孫，未能詳言過去現在未來，輪迴六道三途之事，若不深研精思，或致當面錯過。兼以俗儒每欲各豎門庭，與佛競異，縱令知之，亦不肯提倡。致使賢者莫由樹淑世善民之極功，愚者悉皆懷弱肉強食之惡念。由茲互相攻擊，成千古未聞之殺劫。被殺者人固知其可慘，而殺人者之慘，當更酷烈萬倍，惜世人不能悉知悉見。其可見者，若被人殺，若滅門絕祀，乃千萬分之一二耳，其在三途所受之苦，則罄竹難書矣，可不悲夫。吾常曰，因果者，世出世間聖人，平治天下，度脫衆生之大權也。即聖教昌明之世，若不提倡因果，尚不能普令愚民潛息隱惡，悉使智者，大積陰功。況今世道人心，壞至其極，廢棄聖經，推翻倫理，邪說橫流，載胥其溺。有心世道者，思欲挽回狂瀾，若不以因果報應爲震聾發瞶之資，雖佛菩薩聖賢悉出於世，亦莫如之何，況其下焉者乎。無錫金居士昌，有見於此，特記錄近世，及現時各因果事，排印流佈。冀人人各懷自利利人之心，以行己立立人之道。則習尚正而風俗淳淑，人禍息而天眷常臨。舉此競爭士類，同作羲皇上人。因序其大意，以貢閱者。

#### 生西金鑑序（後改作淨土清鍾）

娑婆世界，以音聲作佛事，生死苦海，非念佛莫出離。而芸芸衆生，迷真逐妄，背覺合塵。久經長劫，輪迴生死。於是動我釋迦世尊同體悲心，特開信願念佛求生西方一門，俾上中下根，若聖若凡，同於現生，往生西方。其成就大機，頓證法身，俯提劣機，速出生死，一代時教，皆莫能及。以故西天東土之出格高人，莫不以此自行化他，由其爲入道之妙門，成佛之捷徑故也。二林居士，取佛菩薩立法度生之因緣，與歷代古德僧尼王臣士女，下及物類，念佛往生之事蹟，兼錄其宏揚淨土之切要言句，以成一帙，名爲淨土聖賢錄。蓮歸居士，又爲續錄，皆所以爲迷背家鄉者作指南，爲不識自己者作寶鑑也。但以卷帙浩繁，不利初機。對鳧居士欲令初機易生信向，於彼正續錄中，略錄事跡顯著者，二百餘條，附之以贊，名曰生西金鑑。冀閱者鑑古而懷景仰，詠歎而悉興起焉，其意固甚深且遠也。昔子房欲破楚軍，遍令軍中同唱楚歌，楚軍聞之，皆動歸思。況當此天災人禍，相繼降作，國運危岌，民不聊生，加以邪說縱橫，魔侶熾盛，邪正莫辨，無所適從之時。一聞極樂世界之劫外風光，本有莊嚴，能不同賦歸歟，以期樂我天真乎哉。倘閱者洞鑑夫娑婆極樂之利害，而反覆詠歎之，吾知其求生西方之心，若決江河，沛然莫之能御矣。

#### 棲真常住長年念佛序

念佛法門，其來尚矣。以吾人一念心性，猶如虛空，常恆不變，雖常不變，而復念念隨緣。不隨佛界之緣，便隨九界之緣，不隨三乘之緣，便隨六道之緣，不隨人天之緣，便隨三途之緣。由其緣之染淨不同，致其報之苦樂迥異，雖於本體了無改變，而其相用固已天淵懸殊矣。譬如虛空，日照則明，云屯則暗，雖虛空之本體，不因云日而爲增減，而其顯現障蔽之相，固不可以同年而語也。如來以是義故，普令衆生緣念於佛，故曰若衆生心，憶佛念佛，現前當來，必定見佛，去佛不遠。又曰諸佛如來，是法界身，入一切衆生心想中，是故汝等心想佛時，此心即是三十二相，八十隨形好，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，諸佛正遍知海，從心想生。夫隨佛界之緣，則是心作佛是心是佛矣，若隨衆生各界之緣，則是心作衆生，是心是衆生矣。了此而不念佛者，未之有也。念佛一法，乃以如來萬德洪名爲緣，即此萬德洪名，乃如來果地所證之無上覺道。由其以果地覺，爲因地心，故得因該果海，果徹因源。如染香人，身有香氣，如蜾蠃之祝螟蛉，久則化之。即生作佛，轉凡成聖，其功能力用，超過一代時教一切法門之上。以一切法門，皆仗自力，斷惑證真，方得了生脫死。念佛法門，自力佛力，二皆具足。故得已斷惑業者，速證法身，具足惑業者，帶業往生。其法極其平常，雖愚夫愚婦，亦能得其利益，而復極其玄妙，縱等覺菩薩，不能出其範圍。故無一人不堪修，亦無一人不能修。下手易而成功高，用力少而得效速，實爲如來一代時教中之特別法門，固不可以通途教理而爲論判也。末法衆生，福薄慧淺，障厚業深，不修此法，欲仗自力斷惑證真，以了生死，則萬難萬難。棲真住持蓮仁和尚，有見於此，特於三聖殿，立長年念佛道場，祈餘序其意致，以期見聞發心，故爲書其大綱如此。

#### 歸宗精舍同修淨業序

如來一代時教，所說一切法門，雖則大小不同，權實各異，無非欲令衆生斷惑證真，了生脫死，圓彰本有，直成佛道而已。但以衆生根機不一，故致如來隨順機宜，作偏圓頓漸，種種說耳。然衆生輪轉生死，久經長劫，惑業深厚，障蔽妙明，非宿根成熟者，欲於一生取辦，實乏其人。既不能一生取辦，則再一受生，其迷而退者，萬有十千，悟而進者，億無三四。仗自力修戒定慧，以斷煩惑而證涅槃，其難如是。致如來普度衆生之懷，鬱而不暢，衆生速出生死之道，塞而罔通。然如來大慈，必欲令一切衆生，同於現生了生脫死，超凡入聖，遂開一信願念佛求生西方之淨土法門，無論上中下根，悉令現生度脫，乃以己信願念佛，感佛慈悲攝受，感應道交，故獲斯益。其有已斷煩惑者，即可頓證法身，速成佛道，縱令惑業深厚者，亦可仗佛慈力，帶業往生。以故華嚴證齊諸佛之等覺菩薩，尚須以十大願王，導歸極樂。觀經將墮阿鼻之逆惡罪人，猶得以十稱洪名，預諸末品。三根普被，利鈍全收，盡法界一切衆生，但有信願，無一不被其澤，其圓頓直捷，超出一切法門之上。末世衆生，欲了生死，不修此法，泛修其他仗自力之法門，則但可作未來得度之因，斷難獲現生了脫之果矣。廈門王拯邦居士者，宿根深厚，現行精純，諦信因果，篤修淨業。普欲同倫，咸生淨土，遂於本埠太平巖左，建一精舍，以期同志隨己身分，來此念佛，種往生因。於星期日，特請通人，講演淨土法門之所以然，及修持之法則，與夫現生沒後之種種利益，亦可謂具大悲心，有擇法眼者矣。乃致書祈餘題額，兼爲敘述大意。餘惟淨土一法，乃三世諸佛下度衆生，九界衆生上成佛道，成始成終之殊勝法門。高超一切禪教律，統攝一切禪教律，以一切諸法，溯其原始，無不從此法界流，要其終極，無不還歸此法界，因顏之曰歸宗。取一切法門，究竟悉歸此法，如江漢朝宗於海之義。此義於華嚴末後歸宗處明之，有信不及者，請質之普賢菩薩。又凡修淨業，一切善信，必須力敦倫常，恪守己分，戒殺喫素，清心寡慾，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。以己所行，化導一切，內而父母眷屬，外而鄉黨朋友，俾一切同倫，咸知心是佛心，固當行學佛行，同修佛慈，同念佛名。以期盡此報身，往生西方，脫幻妄之輪迴，證本具之佛性而已。

#### 臺灣佛教會緣起序

佛教者，一切諸法，一切諸教之大本也。何以言之，一切諸法，由心建立，一切凡聖，由心出生。世間一切諸教，雖皆說心，然其所說，皆屬心之作用，至於不變隨緣，隨緣不變之體，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，心作三乘，心是三乘，心作六道，心是六道，所以然之極致，悉皆未能發揮。唯我釋迦世尊，徹悟自心，知一切衆生之心，與如來之心，無二無別，但以迷而未悟，枉作衆生。故曰一切衆生，皆具如來智慧，但因妄想執著，而不證得，若離妄想，則一切智，無礙智，則得現前。又曰一切衆生，皆有佛性，我是已成佛，汝是未成佛。此皆最初成佛，於華嚴梵網所說者。由是大根衆生，頓悟自心，入佛知見，小機未能即入，以故俯順機宜，而成熟之。又欲一切若凡若聖，同於現生，出離生死，特開一信願念佛，往生西方法門，普令一切無力斷惑，不能超出輪迴之外者，悉皆仗佛慈力，帶業往生，高預九品之嘉會，親炙彌陀之休光，以迄於究竟徹證自心而後已。如來撫育劣機，其真慈大悲，可謂至極無加矣。然佛法雖名出世間法，實於世間倫常孝弟之道，與夫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法，悉皆發揮罄盡，毫善弗遺。故古今立大功，建大業，浩氣充天地，精誠貫日月，言爲世法，行爲世則者，多由學佛得力而來。而聰明睿智，首出庶物之人，莫不恭敬崇奉，護持流通，以其有陰翼世道，顯淑民情，使民日遷善而不知所以爲之者之實效故也。拘墟之儒，無此智眼，每肆闢駁，謂佛法蔑倫理而無益於國家，是徒執舍俗出家一機之跡，而不知佛教教人，力敦倫常，恪盡己分，主敬存誠，克己復禮，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，戒殺護生，信願念佛，以期生入聖賢之域，沒歸極樂之邦，盡世間一切富貴貧賤智愚賢否之老幼男女，無不皆堪依之而修，豈獨爲出家者立乎。倘一切人果能依之而修，自可近得出離三界之樂，遠證福慧二嚴之果矣。須知由如來發明心具佛性之理，三世因果之事，不知令許多愚夫愚婦以成賢智，令許多大惡元兇而息陰毒，以故舉行佛法，天地鬼神悉示休徵，而況於人乎。然即出家一法，亦非蔑倫，以其稟親出家，精修梵行，以己修持功德，爲親迴向，以冀親之神識，出三界以登九品，悟無生而證本性，較彼徒能奉養，與親長劫輪迴於三途六道而無所恃怙者，不亦多乎。而況佛令弟子視一切衆生，皆作過去父母親屬想，以慈悲心，行放生業，豈但現生之親，不忍漠然置之，即一切水陸空行諸生物，亦不忍漠然置之，縱令力有不及，猶以悲心善念，爲之念佛，以冀彼速出惡道，速生西方而後已。由是言之，人果皆依佛法而行，則勝殘去殺，世道太平矣。近十餘年來，殺劫遍於中外，由茲戾氣，復召天災，水旱風震，相繼降作，世運危岌，民不聊生，憂世之士，思爲救援，乃以提倡佛學爲急務。人果知三世因果，六道輪迴之實事，與夫吾人一念心性，與佛無二之妙道，誰肯以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之資，以之作生死業，永墮惡道乎哉。臺灣騰照大師愍世之不知者多，誓欲普利同人，擬立一佛教會，爲之提倡講說，俾大衆悉知。初於本會，按期修持，用作表率，以期風行全境，庶可家家觀世音，處處彌陀佛矣。兼復流通各處所刊之經典，俾有信心識文義者，咸得讀誦受持，以實行力敦倫常，恪盡己分，主敬存誠，克己復禮，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，戒殺護生，信願念佛，以期生入聖賢之域，沒歸極樂之邦，其爲利益，莫能名焉。知光具有同心，函祈作序，乃爲述其佛教普利一切有情之大致云。

#### 吳淞佛教居士林發隱序

佛法廣大如法界，究竟如虛空，大無不包，細無不舉，本一心以建立，隨機宜而說法。雖則名爲出世間法，實則圓具世間一切善法。雖則毫善弗遺，而復一法不著（不著，謂不以爲德，不自滿足，若以不認真行爲不著，其誤大矣）。唯其不著，故其行得至究竟，古今凡懿行過人者，多由學佛得力而致。由是即凡夫心，契如來藏，於一一法，悉能達本窮源，親證實相。雖則理致幽深，而復隨根大小，悉皆能入，盡世間無一人不堪修，亦無一人不能修，以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故也。須知無量法門，皆須自力斷惑證真，方出生死。求其攝生普遍，利濟無方，上中下三根同修，初中後始本不二，不斷煩惑，不歷異生，即得了生脫死，超凡入聖者，唯淨土法門爲然也。以故上根如文殊普賢之儔，下根如五逆十惡之輩，皆爲淨土法門所攝之機。以其至簡至易，至頓至圓，故能如大地之普載萬象，大海之普納衆流也。凡學佛修淨業之人，必須力敦倫常，恪盡己分，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，夫倡婦隨，主仁仆忠，唯其無愧天職，方立學佛基址。進而敬受三歸，謹修十善，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（莫作奉行，當在起心動念處論，若徒在事實上論，則是自欺欺人矣），戒殺護生，愛惜物命，信願念佛，求生西方。如是之人，世間之寶，生獲令名，沒歸佛國。又須以此，普化一切，由親及疏，由近及遠，俾一切人，同爲善人。即俗修真，居廛爲政，化殘暴於已著，消禍亂於未萌。由茲俗美風淳，人心丕變，災消福萃，天眷常臨，其爲功德，莫能名焉。若或徒竊學佛之名，不務學佛之實，則成佛法之罪人，不但無虛名之可得，且將有實禍以隨其後。譬如童子無知，以價值三千大千世界之摩尼寶珠，換取一根糖喫，糖不飽腹，而失畢生恃怙，欲不飢寒而死，其可得乎。吳淞諸居士，特開佛教居士林，欲令同人，勵志修持，以期各獲實益，祈光著語，以作警策，因爲述其大意云。觀此，則知佛法爲世間諸法之本，彼拘墟者，由無智眼，不能徹見，遂謂佛滅倫理，無益人國，是何異生盲承天日覆照之恩，得以爲人，以不見故，謂之爲無，豈不大可哀哉。

#### 佛化隨刊序

佛法者，世出世間一切諸法之本源也。故其道大無不包，細無不舉。語其廣大，則罄海墨而莫書，語其精微，則覓一字而叵得。凡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道，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法，無不詳示無遺。非止談三世因果，明善惡報應，闡發即心本具之佛性，斷惑證真之事理而已。良以一切諸法，悉本於心，唯其徹悟自心，故能建立諸法。知其指歸，縱凡夫皆堪造詣，究其極致，雖聖人有不知能。是以古之聰明睿智，首出庶物之出格高人，莫不護持流通，密修顯化，而唯恐不及焉。溯自東漢，法傳震旦，求其高人傑出，法道大興者，唯吾秦最爲第一。以佛法大興，自晉而始，當時苻秦姚秦，皆都長安，及道安至秦，羅什入關，凡緇素之見越等流，識超儕伍者，皆歸趣而師事焉。迄至隋唐，亦都其地，故其宏宣法道，邁越古今。而當唐之世，諸宗悉備，以國家極意尊崇，故諸宗之首領，多皆住止京師，以其所學所得，陰翼郅治，顯淑民情，其法道之盛，他處何能相比。自後雖都遷他處，而宏宗演教，潛修密證者，亦代不乏人。至清之末葉，經發匪回匪之亂，人民困難，遂置此道於不問，其殆一線之未絕耳。近十數年來，世道人心，壞亂已極，而亂極思治，否極思泰，凡具通方之知見者，莫不以佛法明因果，示報應，直指心源，發明性體，爲挽回世道人心之要道。於是若緇若素，羣起而提倡修持之，以期自他同出迷途，誕登覺岸。由是敦篤倫常，精修淨業，生入聖賢之域，沒歸極樂之邦。以故長安佛教會，蔚然而興，同人以異地而居，非書報莫能達意。故將隨見隨聞之事，所會所悟之理，潛修密證之方法，格言嘉論之訓誨，朋友之所講習，智照之所發揮，分門別類，錄作隨刊。彼此參觀，互相灌輸，庶可正智藉衆論以開發，麗澤由互滋而廣潤。將見知因識果，永息弱肉強食之噁心，盡分敦倫，同懷仁民愛物之善念。去殺勝殘，上溯大同之世，風淳俗美，共作羲皇上人。其爲利益，莫能名焉。爰爲祝曰。如來大法，爲諸法源，一切諸法，無不包含。敦倫致治，發揮無遺，事理因果，各適機宜。緬維秦川，昔號法窟，賢慈密律，悉肇其域。善導法照，特闡蓮宗，普令凡夫，同出樊籠。末世衆生，斷惑匪易，唯此一法，堪爲怙恃。自晉及唐，五百餘年，震旦法道，莫之能先。從茲以後，代有高人，潛修密證，率多隱淪。性天理老，攝受蓮池，中興淨土，實啓於茲。若無至德，彼肯屈服，古德芳蹤，惜多遺軼。至清末葉，兵火頻興，人民凋敝，幾絕傳宏。近時通人，眼界大開，知非佛法，莫挽劫災。由是聚集，緇素同志，隨機提倡，用建法幟。欲普法利，特出隨刊，麗澤互益，冀悟性天。佛由心作，道在人弘，竭誠若極，草偃風行。光雖庸劣，亦表同情，聊攄愚悃，以作先聲。願我同倫，各修淨行，庶可即生，超凡入聖。

#### 佛川敦本學校緣起序

儒釋二教，其跡似異，其本原同。有執跡而昧本者，每駁斥佛法，謂爲滅倫理而蠹國政，無益於社會，有害於民生，此等世智辨聰之瞽論，如來稱爲可憐憫者。不知佛法具世出世，且以世間法論，凡儒教之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道，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法，如來於諸大小乘經中，莫不具說。而世間聖人，只據現生，但令人盡義盡分，佛則具說過去現在未來三世，並詳示其能盡之善報，不盡之惡報。上根之人，但聞義分應爾，自可通身擔荷，中下之人，陽奉陰違，則無法可治。若聞三世因果，知能盡則有善報，不盡則有惡報，人縱愚頑，決無幸災樂禍，趨兇避吉之念。由知三世善惡報應，雖不欲盡義盡分，以冀善報而懼惡報，亦必勉力盡義盡分矣。此但指其最淺近者而論，即可化愚頑爲良善，轉澆俗爲淳風，況其深遠者之利益，彼世間凡夫，又何能悉知之而悉見之耶。至於論孝，則遍該六道，窮盡未來，故梵網楞伽等經，皆令生孝順心，慈悲心，戒殺放生。以一切衆生，皆有佛性，皆堪作佛，皆於無量劫來，輪迴六道，各各互爲父母兄弟妻子朋友。言念及此，理宜令其得所，誰忍以口腹之慾，戕害過去父母，未來諸佛乎。況既造殺業，必受殺報，誰肯以暫時口腹之慾，於未來世，常被彼所殺所食之衆生，一一殺而食之乎。而況近來刀兵大劫，慘不忍言，其因皆由殺生食肉之所致也。人能各依佛法，戒殺護生，喫素念佛，不作殺因，自無殺果，何難勝殘去殺，以成郅治。由世道太平，而父母兄弟妻子朋友之倫，方得各樂天常，各盡義分，而無遺憾，方合佛說孝順心，慈悲心之本旨。由是言之，佛之教孝也，遠且大矣。真達大師，生於佛川胡氏，弱冠即悟世非常，乃出家於普陀山三聖堂，精修淨業，冀生蓮邦。數十年來，父母兄弟，悉皆謝世，承祀無人。本此孝思，推類以及當地苦寒，貧家子弟無力讀書，乃以衣鉢餘資七千餘元，交其族之熱心公益者，立一敦本小學校，俾當地子弟，同得受學。其學規，注重躬行孝弟等，其所讀書，注重五經四書等，略兼新法，以期敦本重道而無戾時不適用之弊。族人感其義，將其父母等神主，於校中設祠祀之，此校不廢，其祀長存。較彼有子孫或不肖以遺親之辱，或中絕以斷親之祀者，爲榮寵而悠久也多矣。又以佛川地屬通衢，每有道路死亡，棺殮無出，特捐一千元，交學校董士置產生息，以其息作棺木掩埋之費，地方貧不能致棺者亦施焉。噫嘻懿哉。真達師之心，可謂平等大公，了無自私自利之見，而族人感之，長時奉其親之香火，彼爲子孫謀者，有此利益乎。然光更欲彼族人，得其實益，不妨略攄愚懷。竊謂真達師出家學佛，以衣鉢餘資爲本鄉作公益，而本鄉之人，亦當仰其芳蹤，各修淨業。校中正廳，當供西方三聖像，凡校中董士教員學生，朝暮咸行禮敬，以期業消智朗，障盡福崇，方爲究竟實益。校中固宜永斷葷腥，方不負僧以十方信施開設學校之義。否則不但不合真達師之本心，亦非所以敦本自愛，俾自己與諸學子，日在佛法中薰陶，而了不得其實益，爲可惜也。須知佛法，乃一切諸法之本，而念佛求生淨土一法，又爲佛法中至圓至頓，至簡至易，三根普被，利鈍全收，成始成終之無上法門，凡一切人皆宜修習，況在此校者乎。且勿謂僧出資立校，便逼人學佛。此正所謂孝順心慈悲心，欲令在此校之一切人，同皆了生脫死，超凡入聖，爲彌陀之弟子，證本具之佛性而已。不觀今之博學多聞，具深遠知見者，多半皆研究修持念佛法門。若居此校而不修持，則成擔麻棄金，到寶山而空手歸矣，可不惜哉。

#### 千佛圖頌並序

心如工畫師，能畫諸世間。佛，正覺世間也。菩薩，緣覺，聲聞，天，人，阿修羅，畜生，餓鬼，地獄，有情世間也。亦名十法界。此十法界，雖則聖凡各異，苦樂懸殊，而其本具之真如佛性，固自一如。但以用心各別，故致有此十種之現相焉。觀無量壽佛經云，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。作佛者，謂觀想佛像，憶念佛德，及與佛號。是佛者，謂當觀想憶念之時，佛之相好莊嚴，福德智慧，神通道力，悉現於觀想憶念者之心中，如鏡照相，敵體無二。然則心不作佛，則心不是佛，心作三乘，則心是三乘，心作六道，則心是六道矣。心之本體，如一張白紙。心之作用之善惡因果，如畫佛畫地獄，各隨心現。其本體雖同，其造詣迥異。故曰唯聖罔念作狂，唯狂克念作聖，吾人可不慎於所念所作乎哉。朱曉崖居士，宿具靈根，生即茹素，善繪人物，筆法出神。擬以如來萬德莊嚴妙相，普印於一切衆生八識田中，俾其由此善根，漸漸擴充增長，以迄實證。庶不負各人本具之真如佛性，與如來多方引導之大慈悲心。乃敬繪千佛，石印流通，祈光作序，用示所以。因略發揮其心作心是之義，冀見聞者，咸知去取以致力焉。頌曰，佛由心作，獄由心造，心之力用，最爲勝妙。既能作佛，何可造獄，由迷所趣，禍因惡積。曉崖居士，欲施引導，敬繪千佛，以示法要。俾見聞者，咸生景仰，竭誠盡敬，禮供觀想。既睹聖像，即印識田，由此善根，必證心源。將付石印，用廣流通，聊攄所以，表示芹衷。

#### 佛法要論序

甚矣衆生之昏迷倒惑，莫能自悟也。背本具之如來智慧，逐幻現之衆生根塵。於空華幻影之聲色貨利，起愛憎執著之貪瞋癡心。貪瞋癡既起之於心，殺盜淫便作之於身。自茲久經長劫，互相報復，從苦入苦，無所底止。縱或戒善禪定自修，得生人天善道，而惑業未斷，福盡猶復墮落，輪迴六道，了無已時。然得人天者如客居，墮三途者如家鄉，如是則不但三途可畏，雖人天亦復可畏也。於是大覺世尊，特垂哀憫，示生世間，成等正覺，隨順衆生，說種種法。大根則直說一心具造之理，令彼親得證悟，小根則詳示三世因果之事，令彼漸次修持。既知此理此事，誰肯懷珠作丐，求樂得苦。其背塵合覺，返迷歸悟，以期復我本具之天真佛性，不容已也。雖然，煩惱深厚，未易消除，非多劫善根成熟者，實難現生即得超出輪迴之外也。故我世尊，以大慈悲，特開一仗佛慈力往生淨土法門，俾彼上聖下凡，同於現生，往生西方，實爲撫育保綏之要道，亦是速證菩提之妙法。以一切諸佛，非此法莫能圓滿菩提，一切衆生，非此法莫能即出生死。下手易而成功高，用力少而得效速。由其以果地覺，爲因地心，故得因該果海，果徹因源也。近來世道人心，壞至及極，廢經廢倫，競立新法，昧因昧果，任意妄爲。因茲天災人禍，屢屢降作，匪盜縱橫，民不聊生，憂世之士，惄焉傷悲。達庵居士馮寶瑛者，宿植德本，篤信佛乘，徹悟自心，深入經藏。憫斯人之迷昧本心，述救世之佛法要論。種種發揮，契理契機。俾知吾心固有之佛性，錮蔽於幻妄所起之惑業。因茲於三途六道中，受生受死，故致其形陋劣，其識闇昧，其受用困苦艱難，危險逼迫。譬如置惡陋之相於明鏡之前，斷無微妙莊嚴之善影可得。從茲洗心滌慮，篤修戒善，及與禪定，以作出世之因。又復發四宏誓願，與大菩提心，自行化他，共修淨業。以期一期報盡，徑生西方，親炙彌陀，參隨海衆，速證吾心本具之佛性，普度法界無邊之衆生。如是則上不孤於佛化，下不負乎己靈，而達庵著論之深心，與諸君流通之至意，亦可暢慰而無遺憾焉。

#### 普陀體仁施棺會緣起序

掩骼埋胔，政出月令，澤及枯骨，恩施周文，而況身心並濟，存沒咸恤之佛法乎。普陀爲觀音大士道場，歷朝欽敬，舉世尊崇，故得三寺鼎立，衆庵棋佈。中外朝謁者，實繁有徒。凡工匠仆使負販鬻力之人，常逾千數，若至香會，則其數加倍。是故山中諸長老，體佛慈懷，特開醫院，以療治一切有疾病人。或有負販鬻力之人，卒遇死亡，無有棺材，殊難妥亡靈而宏慈化。況復海中屢有漂來之死屍，兼夫遠方苦行進香者，偶有死亡，即宜殯殮。否則或致潰爛，其於恤死衛生之道，皆有遺憾。真達大師遂發心施棺，又念若不設法，後難永繼。民國五年，楊君叔英，祝君蘭舫，袁君祖懷，曹君振聲等來山，因與談及此事，諸君共輸洋二千元。真達大師自捐四千元。去年又與普濟了信，法雨達圓，海岸蓮曦，紫竹廣德，洪筏願來，洪筏戒如，報本瑩照，鶴鳴清福，普慧坤山，柏子極得諸師，及劉君寄亭，張君宗富二居士，共同商酌辦法，因起一會，名曰體仁。以仰體佛慈，仁濟亡靈，俾亡者無暴屍之慘，山僧無傷慈之誚。諸公皆各出洋一百元，並上所捐，共七千二百元，用置恆產，請示立石。特請本山在會諸師，輪流經理，以歲所收租金，盡數作施棺之費，庶可永傳無替。如是則以後之貧窮亡者，咸受其福，而圓通道場，預有光榮。凡出資及經理置辦之人，同皆消除宿業，增長善根。現生則福壽雙隆，爲斯世之表率，臨終則形神俱妙，入佛國之封疆。欲後之人悉知，故爲述其緣起，俾億萬斯年，永用施行，以副大士救度衆生之心，亦不負諸大師，諸居士，恤亡護教之一番至意云。

#### 三聖堂萬年簿序

法不孤起，道在人弘，勝地名藍，唯人是賴。得其人，則荊棘林便成旃檀林，失其人，則獅子窟轉作野狐窟。三聖堂者，創自明萬曆三十年，時僧大方結茅於此，適張隨黨禮二太監，奉旨督造藏經閣，閒步其地，飲其泉而甘之。乃詢其由，知其極旱不涸，寺中遇旱祈雨，必取水於此泉，而輒獲膏雨，遂題之爲八功德泉。因出資命建西方三聖殿，以八功德水，乃西方極樂世界七寶池中所有也。至清康熙間，僧海安重建，自後年久傾頹。咸豐初，承恩堂顯法公居此潛修，改名如意庵，乃數楹小屋而已。光緒初，四世孫華德公，募諸滬上洪君某，遂建三聖殿，復原名。自後世道太平，兼以輪船火車俱通，菩薩香火，日見興盛，庵中工事，略有端倪。華德公欲息心以專修淨業，以庵事交其徒長汀師，令其孫真達師輔之，遂大爲建造。及汀師去世，達師更不惜心力，宜修者修，宜建者建，遂成一大精藍。後以操勞既久，意欲靜養，因交與明教師監理數年。今明教師又退，達師因念人壽幾何，本庵經幾代住持，用數十年之心力，方得殿宇巍峨，寮舍宏敞，庵僧得以清修，香客得以寄寓。當此之時，不將庵中規矩課程，與夫經像莊嚴，法器什物，書之於冊，以遺來者。恐年歲既久，來者不知，或至規矩廢弛，什物遺失，致前人建立道場一番苦心，悉付東流。徒令後人安住其中，虛消信施，不修道業，豈不爲前人之遺憾。而圓通道場，因之削色，致普門大士含悲於常寂光中也。因令光略敘此庵之緣起，而凡諸規矩什物等，一一詳記，庶後之人有所遵守焉。

#### 蔡伯倫居士嚶鳴集序

人生世間，固宜各盡其倫。否則名雖爲人，實與橫行之異類，有何區別。孟子云，人皆可以爲堯舜。佛經云，一切衆生皆有佛性，皆堪作佛。其爲堯舜作佛之要，在乎力行孝弟，與夫返妄歸真而已。其資之以成始成終者，在於克己復禮，閒邪存誠，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而已。近世新學派，競學歐風，廢經背倫，以至公然提倡仇孝公妻裸體等，直欲人與禽獸無異，其喪心病狂也甚矣。伯倫居士，寄居臺灣，已三世矣。當弱冠時，即欲歸本祖國，以母氏不欲遠徙，勉留夷邦，服職多年。及母氏服闕，幡然來歸，可謂特立獨行，敦倫盡分之士也。僑寓滬上，以相爲業，凡遇來者，無論其相之善惡，皆勉以修德積善，以祈善者益善，不善者亦善。深合命自我作，福自己求，與夫有心無相，相隨心生，有相無心，相逐心滅等義。而且於議論中，輒諄諄於三世因果報應，與夫淨土橫超法門，俾一切人由問相而得入聖賢之域，以及往生極樂之邦，其挽回世道人心也大矣。固知有志於濟世濟人者，雖不居位行政，亦可施行也。因爲易其名曰伯倫，不知北侖居士以爲然否。

#### 教誨淺說序

家庭教育，因果報應，乃現今挽救世道人心之至極要務。若不從此著手，則凡所措置，皆屬枝末，皆可僞爲。唯從小便教以敦倫盡分之道，因果報應之理，則習與性成，及長而不爲賢人者，無是理也。語云，天下興亡，匹夫有責，匹夫身賤名劣，何得有此責任。須知國家天下，由一人一家而積成。彼有權力者，同室操戈，無權力者，聚黨劫掠，與夫蕩檢逾閑，作奸犯法，只圖暫時之僥倖，不顧後來之禍福者，皆由從小未受賢父母之善教。不知利人即是利己，害人甚於害己，作善者其家必昌，歿而神超善道，作惡者其家必亡，歿而神墮惡道之所致也。使知聲和則響順，形直則影端，種瓜則得瓜，種豆則得豆，既造如是因，必感如是果，決不至爲求自己安富尊榮，致令殺人盈城盈野，以及國運危岌，民不聊生也。是故建大功，立大業，浩氣塞天地，清操皎日月者，皆抱己立立人之心，自利利他之願。故得千百年後，人皆景仰。無奈世人見識褊淺，每多悖道而馳。幼既無賢父母之善教，長又無賢師友之提攜，從茲越理犯分，致墮監獄，雖屬自取，實堪憐憫。於是各獄皆立一教誨師，日與監犯講說爲人所當盡之道，因果無或爽之理。冀彼洗心滌慮，改過遷善，勉爲良民，轉相勸化，俾若自若他，同歸聖賢之域，庶國家天下，永享太平之福矣。邵子慧圓，向膺漕河涇監獄教誨師職，其開導監犯之稿，有數十篇，約十餘萬言，皆勸其守分安命，敦倫盡分之說。而且引經援史，據古證今，文雖淺而意旨實深。雖特爲監犯說，而一切人俱宜觀覽而依行焉。同志者以其有益，因付排印，祈光作序，以爲嚮導。光因將挽救世道人心之要，爲之點出，俾舉世之人，同注重於家庭教育，與因果報應。而家庭教育，母教最要。使賢母從兒女小時，以身率其敦倫盡分之事，又日爲宣說因果報應之理，其兒女決定皆成賢人，又何有越理犯分，傷天損德等行爲乎。所願匹夫匹婦，各任其責，庶可賢人傑出而匪徒革心，禮教興行而天下太平矣。明理達人，當不以吾言爲謬妄也。

#### 橫超蓮社緣起序

法華經云，三界無安，猶如火宅，衆苦充滿，甚可怖畏。況當此互相鬥爭，弱肉強食，殺人之法，無奇不有，而復種種天災，頻相見告之時乎。有智識者，因茲提倡淨土法門，以期一切同倫，同得出此三界，登彼九蓮也。若論豎出，非力修戒定慧道，斷盡煩惑不可。倘煩惑稍有未盡，則三界依舊莫出。況末世衆生，善根淺薄，壽命短促，修者縱有億億，出者難得一二。以其唯仗自力，是故難得實益。若論橫超，但依淨土法門，生信發願，念佛名號，求生西方。兼以敦篤倫常，恪盡己分，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，則萬不漏一，咸得往生。既往生已，則了生脫死，超凡入聖，永離衆苦，但受諸樂矣。功夫成熟者，固登上品，臨終方念者，亦預末流。此則全仗佛力，其利益與唯仗自力者，天淵懸殊。師宏居士之妻師湯，欲與閨閣英賢，常時修持淨業，以期同於現生，出此火宅。遂於附近，建一蓮社，半由自捐，半由人助。其工既成，問名於光，因題之曰橫超。冀一切須眉丈夫，貞靜坤倫，怖畏火宅，欲出莫由者，同皆依此而修。庶可長揖娑婆，速達極樂，一超直入如來地，永作逍遙自在人。故爲敘述所以云。

#### 觀世音菩薩本跡感應頌重刻木板序

衆生之心，與佛無二。雖迷真逐妄，背覺合塵，起貪瞋癡，造殺盜淫，輪迴六道，了無出期，而其寂照真常之本體，仍然如故，毫無損失。以故佛視一切衆生皆是佛，憫其業障深重，不能直復本體，故以種種方便，令種善根，先以欲鉤牽，後令入佛智。由是久成佛道之正法明如來，而復不離寂光，垂形九界，隨類逐形，尋聲救苦，應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現何身而爲說法。其現餘法界種種身，皆屬祕密，現菩薩法界之觀世音身，則屬顯露。以故十方諸佛，皆贊觀世音菩薩爲大慈大悲施無畏者，以期九法界一切衆生，同生信向，同蒙攝受也。由菩薩證窮法界，圓彰自性，徹悟唯心，故能悲運同體，慈起無緣，遍法界感，遍法界應，隨彼所感之誠之大小，俾彼各得相當之利益。如法華普門品，楞嚴觀音圓通所說，及此方種種感應事蹟，如本書所頌者，何可得而思議也。良以菩薩之心，猶如虛空，無所不遍。但以衆生在迷，不生信向，譬如虛空，以物障之，便成隔礙。若穿一小孔，即得一小孔之空，穿一大孔，即得一大孔之空，若完全撤去障蔽之物，則與普含萬象之虛空，渾合無間矣。是以衆生小感則小應，大感則大應。故楞嚴云，求妻得妻（求妻者，求賢慧貞良之妻也，否則妻何得向菩薩求），求子得子，求三昧得三昧，求長壽得長壽，如是乃至求大涅槃得大涅槃。所言求妻得妻等者，即穿小孔得小孔之空，穿大孔得大孔之空也。其求大涅槃得大涅槃者，即完全撤去障蔽之物，便與普含萬象之虛空渾合無間也。金剛經所謂我應滅度一切衆生，滅度一切衆生已，實無衆生得滅度者。以衆生心體，即是無餘涅槃，本來無失，又何有得。菩薩特以種種方便，令其消除幻業，復還本體而已。又以衆生迷惑深重，不能頓發大菩提心，爲接引初機令其入勝故，隨彼凡情，滿彼所願。待其善根既熟，即可直得究竟真實利益，此菩薩隨類現身，隨心滿願之本旨也。本書付排鑄板，擬印數十萬部，俾薄海內外之人，咸得受持。現已任及七萬多部，則將來之遍界流通，人沐慈化，當可做到。但以字小，不便老人，爲一憾事。無錫華慧可居士，宿植德本，篤信佛法，一見此書，歡喜讚歎，若獲至寶，慶幸無已。愷出五百圓，命刻木板，冀一切人皆能閱，一切時皆可印可請也。其殆宿世曾受菩薩付囑，以佈慈化而利有情者，噫嘻懿哉。

#### 阿彌陀經白話解釋序

淨土法門，實爲十方三世一切諸佛，上成佛道，下化衆生之通規，亦爲末法時代一切衆生，仗佛慈力，即生了脫之要道。良以如來所說一切法門，無非令衆生出生死，成佛道耳。但以上根者少，中下者多，故能於即生了脫者，雖在正像，尚不多見，況末法人根陋劣，壽命短促，知識稀少，邪外縱橫之時乎。由是如來預鑑機宜，特開淨土一門，俾一切若聖若凡，上中下根，同事修持，同於現生往生淨土。上根則速成佛道，下根則亦預聖流，較彼一代所說仗自力法門，下手易而成功高，用力少而得效速。以佛力法力不可思議，加以衆生信願行力，則無論功夫淺深，罪業輕重，皆得蒙佛慈力，接引往生也。以故如來於諸大乘經，咸皆帶說，如華嚴法華楞嚴等。其專說者，則有阿彌陀經，無量壽經，觀無量壽佛經。此三經中，凡彌陀之誓願，淨土之莊嚴，三輩九品之生因，十方諸佛之讚歎，悉皆顯示無遺。而阿彌陀經，言簡義周，最易受持，由是古人列爲日課，無論若宗若教若律，皆於暮時讀誦，是舉天下之若僧若俗，無不以淨土爲歸者。然雖如是行持，若不諦審佛祖立法之所以然者，猶然不以求生西方爲事，殆所謂日用不知，習矣不察者乎。即通宗通教之高人，尚多崇尚自力法門，不肯仰仗佛力，其志固高，其事實難即生做到。倘惑業未能淨盡，再一受生，多半迷失，不但所期皆成畫餅，且有因福造業，後生墮落之虞，由是言之，誠堪畏懼。須知淨土法門，乃一代時教中之特別法門，不可以與通途法門並論，若不明此義，以仗自力通途法門之義，疑仗佛力特別法門之益，而不肯信受，則其失大矣。佛說難信，蓋即指此，若無此執，則誰不信受奉行焉。近來世道人心，陷溺已極，無可救藥。凡有具正知見之偉人傑士，莫不以提倡因果報應，生死輪迴，爲挽回狂瀾之據，精修淨業，求生西方，爲究竟安隱之法。一倡百和，無不率從，由是喫素念佛，改惡修善者，日見其多。所可惜者，普通善信，未嘗學問，雖日讀彌陀經，究不知所說者爲何義。縱有疏鈔，要解等注，亦非彼所能閱。黃智海居士，利人心切，取疏鈔，要解之義，以白話解釋之，俾彼稍識字者，亦得了知經義。由是更加精進，竭誠修持，並以轉化有緣，則現生身心清淨，優入聖賢之域，臨終感應道交，直登極樂之邦，其爲利益，莫能名焉。爰書大義，以貢閱者。

#### 慾海回狂普勸受持流通序

天下有極慘極烈，至大至深之禍，動輒喪身殞命，而人多樂於從事，以身殉之，雖死不悔者，其唯女色乎。彼狂徒縱情慾事，探花折柳，竊玉偷香，滅理亂倫，敗家辱祖，惡名播於鄉里，毒氣遺於子孫，生不盡其天年，死永墮於惡道者，姑置勿論。即夫婦之倫，倘一沉湎，由茲而死者，何可勝數。本圖快樂，卒致死亡，鰥寡苦況，實多自取，豈全屬命應爾哉。彼暱情牀笫者，已屬自取其殃，亦有素不狎暱，但以不知忌諱，冒昧從事，致遭死亡者，亦復甚多。故禮記月令，有振鐸佈告，令戒容止之政（容止，即動靜，謂房事也），古聖王愛民之忱，可謂無微不至矣（忌諱，壽康寶鑑詳言之，俱宜購閱）。吾常謂世間人民，十分之中，由色慾直接而死者，有其四分。間接而死者，亦有四分，以由色慾虧損，受別種感觸而死。此諸死者，無不推之於命，豈知貪色者之死，皆非其命。本乎命者，乃居心清貞，不貪慾事之人。彼貪色者，皆自戕其生，何可謂之爲命乎。至若依命而生，命盡而死者，不過一二分耳。由是知天下多半皆枉死之人，此禍之烈，世無有二，可不哀哉，可不畏哉。亦有不費一錢，不勞微力，而能成至高之德行，享至大之安樂，遺子孫以無窮之福廕，俾來生得貞良之眷屬者，其唯戒淫乎。夫婦正淫，前已略說利害，今且不論。至於邪淫之事，無廉無恥，極穢極惡，乃以人身，行畜生事。是以豔女來奔，妖姬獻媚，君子視爲莫大之禍殃而拒之，必致福曜照臨，皇天眷佑。小人視爲莫大之幸福而納之，必致災星蒞止，鬼神誅戮。君子則因禍而得福，小人則因禍而加禍，故曰禍福無門，唯人自召。世人苟於女色關頭，不能徹底看破，則是以至高之德行，至大之安樂，以及子孫無窮之福廕，來生貞良之眷屬，斷送於俄頃之歡娛也，哀哉。安士先生慾海回狂一書，分門別類，縷析條陳，以雅俗同觀之筆，述勸誡俱摯之文。於古今不淫獲福，犯淫致禍之事，原原委委，詳悉備書，大聲疾呼，不遺餘力，暮鼓晨鐘，發人深省，直欲使舉世同倫，咸享福樂，各盡天年而後已。須知其書，雖爲戒淫而設，其義與道，則舉凡經國治世，修身齊家，窮理盡性，了生脫死之法，悉皆圓具。若善爲領會，神而明之，則左右逢源，觸目是道。其憂世救民之心，可謂至深切矣。是以印光於民國七年，特刊安士全書板於揚州藏經院，八年又刻慾海回狂，萬善先資，二種單行本。十年又募印縮小本安士全書，擬印數十萬，遍佈全國，但以人微德薄，無由感通，只得四萬而已。而中華書局私印出售者，亦近二萬。杭州漢口，俱皆仿排，所印之數，當亦不少。茲有江蘇太倉吳紫翔居士，念世禍之日亟，彼新學派，提倡廢倫廢節，專主自由愛戀，如決江堤，任其橫流，俾一班青年男女，同陷於無底慾海漩澓之中。遂發心廣印慾海回狂，施送各社會以期挽回狂瀾。然衆志成城，衆擎易舉，懇祈海內仁人君子，大發救世之心，量力印送，並勸有緣，普遍流通。又祈父誨其子，兄勉其弟，師誡其徒，友告其侶，俾得人人知其禍害，立志如山，守身如玉，不但不犯邪淫，即夫婦正淫，亦知撙節。將見鰥寡孤獨，從茲日少，富壽康寧，人各悉得，身家由茲清吉，國界於以安寧，穢德轉爲懿德，災殃變作禎祥。畢竟不費一錢，不勞微力，而得此美滿之效果，仁人君子，諒皆當仁不讓而樂爲之也。爰述大義，以貢同仁。

#### 壽康寶鑑序

人未有不欲長壽康寧，子孫蕃衍，功業卓著，吉曜照臨者。亦未有欲短折疾病，後嗣滅絕，家道傾頹，凶神蒞止者。此舉世人之常情，雖三尺孺子，莫不皆然。縱至愚之人，斷無幸災樂禍，厭福惡吉者。而好色貪淫之人，心之所期，與身之所行，適得其反，卒至所不欲者悉得，而所欲者悉莫由而得，可不哀哉。彼縱情花柳，唯此是圖者，姑勿論。即夫婦之倫，若一貪湎，必致喪身殞命。亦有並不過貪，但由不知忌諱（忌諱種種，詳示書後，此不備書），冒昧從事，以致死亡者，殊堪憐愍。以故前賢輯不可錄，備明色慾之害，其戒淫窒慾之格言，福善禍淫之證案，持戒之方法日期，忌諱之時處人事，不憚繁瑣，縷析條陳，俾閱者知所警戒，其覺世救民之心，可謂懇切周摯矣。而印光復爲增訂，以名壽康寶鑑，復爲募印廣佈者，蓋以有痛於心而不容已也。一弟子羅濟同，四川人，年四十六歲，業船商於上海。其性情頗忠厚，深信佛法，與關絅之等合辦淨業社。民國十二三年，常欲來山歸依，以事羈未果。十四年病膨脹數月，勢極危險，中西醫均無效。至八月十四，清理藥帳，爲數甚鉅，遂生氣曰，我從此縱死，亦不再吃藥矣。其妾乃於佛前懇禱，願終身喫素念佛，以祈夫愈。即日下午病轉機，大瀉淤水，不藥而癒。光於八月底來申，寓太平寺，九月初二，往淨業社會關絅之，濟同在焉，雖身體尚未大健，而氣色淳淨光華，無與等者。見光喜曰，師父來矣，當在申歸依，不須上山也。擇於初八，與其妾至太平寺，同受三歸五戒。又請程雪樓，關絅之，丁桂樵，歐陽石芝，餘峙蓮，任心白等諸居士，陪光喫飯。初十又請光至其家喫飯，且曰，師父即弟子等之父母，弟子等即師父之兒女也。光曰，父母唯其疾之憂，汝病雖好，尚未復原，當慎重，惜未明言所慎重者，謂房事也。至月盡日，於功德林開監獄感化會。彼亦在會，衆已散，有十餘人留以喫飯，彼始來，與司帳者交代數語而去，其面貌直同死人，光知其犯房事所致，切悔當時只說父母唯其疾之憂，未曾說其所以然，以致復濱於危也。欲修書切戒，以冗繁未果。十月初六至山，即寄一信，極陳利害，然已無可救藥，不數日即死。死時關絅之邀諸居士皆來念佛，其得往生西方與否，未可知，當不至墮落耳。夫以數月大病，由三寶加被不藥而癒，十餘日間，氣色光華，遠勝常人，由不知慎重，誤犯房事而死，不但自戕其生，其孤負三寶之慈恩也甚矣。光聞訃，心爲之痛，念世之不知忌諱冒昧從事，以致殞命者，其多無數。若不設法預爲防護，殊失如來慈悲救苦之道。擬取不可錄而增訂之，排印廣佈，以期舉世咸知忌諱，不致誤送性命。一居士以母氏遺資千六百元，擬印善書施送，光令盡數印壽康寶鑑，以拯青年男女於未危，則以羅濟同一人之死，令現在未來一切閱此書者，知所戒慎，並由展轉流通，展轉勸誡，庶可舉世同享長壽康寧，而鰥寡孤獨之苦況，日見其少。如是則由濟同一人之死，令一切人各得壽康，濟同之死，爲有功德，仗此功德，迴向往生，當必俯謝娑婆，高登極樂，爲彌陀之弟子，作海衆之良朋矣。孟子曰，養心者莫善於寡慾，其爲人也寡慾，雖有不存焉者寡矣，其爲人也多欲，雖有存焉者寡矣。康健時尚宜節慾，況大病始愈乎。十年前一鉅商之子，學西醫於東洋，考第一，以坐電車，未駐而跳，跌斷一臂，彼系此種醫生，隨即治好。凡傷骨者必須百數十日不近女色，彼臂好未久，以母壽回國，夜與婦宿，次日即死。此子頗聰明，尚將醫人，何至此種忌諱，懵然不知，以俄頃之歡樂，殞至重之性命，可哀孰甚。前年一商人，正走好運，先日生意，獲六七百元，頗得意。次日由其妾處，往其妻處，其妻喜極。時值五月，天甚熱，開電扇，備盆澡，取冰水加蜜令飲，唯知解熱得涼，不知彼行房事，不可受涼，未三句鍾，腹痛而死。是知世之由不知忌諱，冒昧從事，以至死亡者，初不知其有幾千萬億也。而古今來福最大者，莫過皇帝，福大壽亦當大，試詳考之，十有八九皆不壽，豈非以欲事多，兼以不知忌諱，以自促其壽乎。而世之大聰明人，每多不壽，其殆懵懂於此而致然乎。光常謂世人十分之中，四分由色慾而死，四分雖不由色慾直接而死，因貪色慾虧損，受別種感觸間接而死，其本乎命而死者，不過十分之一二而已。茫茫世界，芸芸人民，十有八九，由色慾死，可不哀哉，此光流通壽康寶鑑之所以也。願世之愛兒女者，以及爲同胞作倖福防禍患者，悉各發心印送，展轉流傳，俾人各悉知忌諱，庶不至誤送性命，及致得廢疾而無所成就也。彼縱情花柳者，多由自無正見，被燕朋淫書所誤，以致陷身於慾海之中，莫之能出。若肯詳閱，則深知利害，其所關於祖宗父母之榮寵羞辱，與自己身家之死生成敗，並及子孫之賢否滅昌，明若觀火，倘天良尚未全昧，能不觸目驚心，努力痛戒乎。將見從茲以後，各樂夫婦之天倫，不致貪慾損身，則齊眉偕老，既壽且康。而寡慾之人恆多子，而且其子必定體質強健，心志貞良，不但無自戕之過失，決可成榮親之令器，此光之長時馨香以禱祝者。願閱者共表同心，隨緣流佈，則人民幸甚，國家幸甚。

#### 闢自由結婚邪說文序（代撰）

人稟天地陰陽之氣，受父母精血之質而生。其初生以至三四歲，一舉一動，皆須父母撫育。自後雖能自行動，而諸凡事理，皆須父母安排教導，否則便不能生存於世。及其年長，則父母爲之擇配，俾得享男女居室之樂，以期內外相輔，得以奉父母而儘子職，綿世系而防老死。此天地固然之道，聖人法天制禮，俾人各守彝倫，以盡人道與子道耳。若不依聖人之禮，與父母之命，唯以兩情愛戀而爲夫婦，則與禽獸何異。彼不知好歹者，專效歐洲惡風，盛倡自由結婚，何不倡初生即不受父母撫育教導，而自由成立爲人乎。彼若能一生於世，即自由成立，絕不受父母撫育教導，則自由結婚，實爲至當之理事。若不能如此，唯年長能以自力致男女愛戀爲標準者。即爲逆天悖理侮聖蔑倫之極重罪人。以其心行，與禽獸無殊焉。無錫楊章甫居士，作文闢之，因爲序引，以發所未發，冀倡此說者，咸覺悟云。

## 跋

#### 歸心堂跋

夫心者，即寂即照，不生不滅，廓徹靈通，圓融活潑，而爲世出世間一切諸法之本。雖在昏迷倒惑具縛凡夫之地，直下與三世諸佛，敵體相同，了無有異。故曰心佛衆生，三無差別。但以諸佛究竟證得，故其功德力用，徹底全彰。凡夫全體迷背，反承此功德力用之力，於六塵境，起貪瞋癡，造殺盜淫。因惑造業，因業感苦。惑業苦三，互相引發。因因果果，相續不斷。經塵點劫，長受輪迴。縱慾出離，末由也已。喻如暗室觸寶，不但不得受用，反致被彼損傷。迷心逐境，背覺合塵，亦復如是。如來憫之，爲說妙法，令其返妄歸真，復本心性。初則即妄窮真，次則全妄即真。如風息波澄，日暖冰泮，即波冰以成水，波冰與水，原非二物。當其未澄未泮之前，較彼既澄既泮之後，體性了無二致，相用實大懸殊。所謂修德有功，性德方顯。若唯仗性德，不事修德，則盡未來際，永作徒具佛性，無所恃怙之衆生矣。故般若心經云，觀自在菩薩，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，照見五蘊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夫五蘊者，全體即是真如妙心，但由一向迷背，遂成幻妄之相。妄相既成，一真即昧，一真既昧，諸苦俱集。如風動則全水成波，天寒則即柔成剛。照以甚深般若，則了知迷真成妄，全妄即真。如風息日暖，復還水之本體耳。故知一切諸法，皆由妄情所現。若離妄情，則當體全空。以故四大咸失本性，六根悉可互用。所以菩薩不起滅定，現諸威儀。眼根作耳根佛事，耳根作眼根佛事。入地如水，履水如地。水火不能焦濡，虛空隨意行住。境無自性，悉隨心轉。故楞嚴云，若有一人發真歸元，十方虛空，悉皆消殞，乃照見五蘊皆空之實效也。歸者，歸投，歸還，即返照回光復本心性之義。然欲返照回光復本心性，非先歸心三寶依教奉行不可。既能歸心三寶依教奉行，自可復本心源徹證佛性。既得復本心源徹證佛性，方知自心至寶，在迷不減，在悟不增。但以順法性故，則得受用，違法性故，反受損傷，而利害天淵迥別耳。師導周居士，欲令子子孫孫，世奉佛法，乃以歸心名堂，請題其意義，因書此以塞其責云。

#### 梵網經心地品菩薩戒疏注節要跋

佛法廣大如法界，究竟如虛空。克論其要，唯戒定慧三法而已。然此三法，互攝互融，不容獨立。而初心入道，則持戒一事，尤爲要務。故楞嚴云，攝心爲戒，因戒生定，因定發慧，是則名爲三無漏學。是以如來初成正覺，即說梵網經菩薩戒。俾一切菩薩，並梵釋諸天，與夫王臣士庶，若僧若俗，迨及娼優奴婢，三途惡道一切衆生，同皆受持。是知此戒，乃如來煉聖烹凡之大冶洪爐也。良以六道衆生，雖則尊卑貴賤，種種不同。而一念心性，尚與三世諸佛，無二無別。但由宿世善惡各異，致使今生果報不同。如來鑑本遺蹟，以故普勸受持。倘能依教奉行，則宿世惡業，可以頓消。現生福慧，速得圓滿。初則了妄即真，次則唯真無妄。自可復本心源，親證妙性矣。故云衆生受佛戒，即入諸佛位。位同大覺已，真是諸佛子。又云汝是當成佛，我是已成佛。常作如是信，戒品已具足。此如來金口爲一切衆生所保任者，可不信乎。無名居士宿植德本，篤修淨業。欲令自他同出苦輪，選淨土著述之切要者，輯爲淨土津要。既而又輯續編，擬以梵網經弁之於首。又以經文深奧，不易窺測。開遮持犯，難以解了。不有註解，實難普益。乃以清陳熙願所節略之梵網經疏注節要見選。則若文若義，自可一目了然矣。夫宏闡淨土，何以首列梵網。良以欲生淨土，當淨其心。隨其心淨，則佛土淨。欲淨其心，非持佛淨戒不可。果能持戒，則貪瞋癡心，不發現行。戒定慧道，徹底圓彰。恆沙功德，無量妙義，不求自得，具現心中。所謂戒爲法界，一切法趣戒，是趣不過。況又加以真信切願，執持阿彌陀佛萬德洪名。則能念之心，與所念之佛，相冥相契。現生固已心佛不二，臨終不生淨土，將何生乎。縱令根機陋劣，未能如是。而以嚴持佛戒之清淨身心，真爲生死，發菩提心，以深信願，持佛名號。迨至臨終，感應道交，蒙佛接引，往生西方。即使帶業往生，固已永脫輪迴，高超三界。常時親炙彌陀，自可速證法身。況已業盡情空者哉。其有自詡高明，藐視戒律，及與淨土，謂自性清淨，有何善惡持犯自他淨穢。但任天真，即如如佛。從茲口口談空，步步行有。聽其言，則高出九天之上。察其行，則卑入九地之下。生爲法門之敗種，死作泥犁之主人。較彼帶業往生者，尚天地不足以喻其否泰，況上焉者乎。其有欲現生親得實益，臨終決定往生者，請從持戒念佛真實行去，自可不虛所望矣。

#### 石印異僧守松草書心經跋（以字跡相連不能割裂故未印）

此經文雖簡略，理極宏深。性相互融，而真俗雙泯。萬法森羅，而一道清淨。是以觀照一起，頓空五蘊聚落。實相圓彰，誕登四德彼岸。語其廣大，罄海墨而莫詮其義。語其精微，覓一字而了不可得。至圓至頓，最妙最玄。誠爲諸佛之師，菩薩之母。六百卷般若之關鍵，一大藏聖教之綱宗。良由大覺世尊，鑑機說法，智慧自在。或博或約，妙理咸具。譬如月麗中天，影現衆水。不但大江大海，悉現全月。即小而一勺一滴，無不各各皆現全月，而無或欠缺。猗歟懿哉。由衆生具有生佛平等之妙心，感如來說此真空實相之妙經也。以故自唐至今，聞人名士，每事書持，多有讀至數千萬遍者。異僧守松，擬將此經，普納含識八識田中，以爲將來成佛種子。運不思議絕妙神筆，書寫流通。友人以此帖見贈。擬欲石印，以廣其傳。又恐或未盡識，因離句楷書經文於後。爰跋數語，以企自他遠離顛倒夢想，究竟涅槃耳。須知此經在處，即佛所在。消除災障，致多吉祥。務須恭敬供養，受持讀誦。毋或褻黷，自取罪咎。則度一切苦，成無上道，若操左券而取故物矣。

#### 清世宗御制普陀法雨寺碑文跋（乙卯年代趙希伊作）

清世宗憲皇帝，夙植德本，乘願再來。深入經藏，直達禪源。宗說皆通，悟證鄰極。秉靈山泗水之薪傳，闡即心即佛之妙道。自法流震旦，二千年來，於皇帝中，最爲第一。若非久證法身，現茲末世，即俗明真，廣度含識者，其能如是也耶。佛法普利衆生，大士隨機赴感。廣大如法界，究竟如虛空。非大智慧，莫能形容。清世宗以時雨潤物之義，極力發揮。可謂妙契佛心，罕譬而喻矣。予昔讀浙江通志，見此碑文，不勝欽佩。定海廳志，亦復具載。今春來禮大士，見碑前供一玉佛，而爲龕所蔽，無由觀光。以玉佛來儀時，權供碑前。後以建殿無地，遂致常住。查之山志，復失此板，悵何如之。因秉燭恭錄。乃祈寺主，刻於木榜，懸之亭內。又補刻志板，各述緣起。庶將來君子，皆得同沾法雨，共證真常云耳。

#### 六度室跋（代唐烋子作）

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，名爲六度，亦名六波羅蜜。梵語波羅蜜，華言到彼岸。謂由此六法，於生死此岸，度煩惱中流，到涅槃彼岸故也。然五度如盲，般若如導。五度無般若，不能究竟到彼岸。而般若如目，五度如足。般若無五度，亦不能究竟到彼岸。二者具足，則一一度皆能到彼岸，皆得名爲波羅蜜也。開如和尚，以此名室，可謂知法。而其志與行，亦可想見。爰書此三字，並略述義意而贈之。

#### 心歸淨處跋（與劉智空居士作）

夫心者，靈明洞徹，湛寂常恆。有典有則，獨爲萬象之主。無名無相，混融諸法之中。不垢不淨，無一塵之可立。即色即空，具五眼而莫見。處尚不有，淨從何來。淨處既無，歸將安寄。實際理地，不受一塵。說個心字，早成疣贅。若能於此直下契入，則其心之全體大用，徹底圓彰，了無餘蘊。即可名爲無心道人。即可與蘊空大士，比肩齊立，把手共行。普赴衆感，現身說法。月印千江，風鳴萬籟。遍法界感，遍法界應矣。設或根機陋劣，未能證入。且約生滅門中，指其趣證之方。既由迷心逐境，向外馳求。全智慧德相，變成妄想執著。固當唯精唯一，執持彌陀聖號，真信切願，企其往生西方。持之久久，心佛一如。不離當念，徹證蘊空。妄想執著既滅，智慧德相亦泯。隨其心淨，則佛土淨。不離當處，冥契寂光。唯此一處，方是吾人究竟安身立命之處。願吾徒智空，普與法界衆生，同賦歸歟，則幸甚幸甚。

#### 項伯吹先生定海縣監獄講經參觀記跋

爲政貴得大體。得大體則事無大小，皆有成效。否則但具儀文，而難得實益矣。大體維何，曰唯誠而已。當事者行政，果出於誠。雖異類尚能感化，況人爲萬物之靈乎哉。故虎不入境，魚徙他方等異徵，載於史冊。而大學釋書如保赤子曰，心誠求之，雖不中不遠矣。以保赤子之心保民，謀無不中。其言雖與不遠者，唯恐人致誠未極，乃反激其致誠之心必至其極。系決斷語，非疑豫語。定海邑令在東陶公，學道愛民，窮理盡性，於儒釋聖人心法，大有所得。其居心行政，唯以己立立人，自利利他爲本。甫下車，即痛念愚民失教，犯法囚監之苦。其原在於不知因果報應，福善禍淫。及生死輪迴，三途惡報等事。一本利己之野心，不懼害人之惡報，故陷乎此。因擬欲與彼宣講三世因果，六道輪迴，三途苦楚，佛國安樂等。庶彼怵然驚怖，頓革先心。翕然信從，聿修後德。以知吾人一念心性，與堯舜無二，與佛無二。誰肯舐刀頭之微蜜，而取割舌之禍。以隨意雨寶之摩尼寶珠，俾永沉圊廁。不但了無所用，而且常與大糞同其臭穢乎哉。從茲敦行孝友仁慈，及戒定慧道。縱不能即生便與堯舜及佛之道德相齊。然希驥之馬，亦驥之乘。希顏之士，亦顏之徒。當仗佛慈力，帶業往生，以成就超凡入聖之最勝因緣。使聖賢佛菩薩垂訓教人之真語實語，不付東流，其心方愜。夫因果報應，實儒教聖人治天下之大權。但其言約略，遂致儒者習矣不察，漠然置之。致使上焉者，只作自了漢，而不能移風易俗。下焉者即便肆意橫行，以期享一時安樂。因茲世道人心，日趨日下，不可救藥。乃命普陀前後兩寺住持，擇山中戒行精嚴，經教通明僧，爲教誨師。兩寺住持祈選在家通人，以充此任。陶公謂以言教者訟，以身教者從。教化獄囚，不徒在於能宣說也。遂舉智德法師應聘。至開講日，其佈置，與其演說，及所擬之章程，無不一本於誠。居然以監獄爲道場，以獄囚爲法侶。爲定海立縣以來之所未有。良以陶公知獄囚以失教而犯法，一本格物致知，明明德，止至善，及人皆可以爲堯舜，人皆可以作佛之意，而爲此舉。可謂知大體，本赤誠，不愧爲民父母矣。而又不以（光）之不才見棄，以項君之參觀記寄示於（光）。閱之，不勝欣忭，遂忘其固陋，略跋蕪語。企閱者知教化獄囚之宗旨，並陶公之誠。想必有踵其事而爲之者，當不止一二三四五六七也。雖然，其說法固不必盡用僧人。其所說若不以三世因果，六道輪迴，三途苦楚，佛國安樂爲本，縱令妙義能感天華，亦無實效。何也，以其無可動於中，而如風過樹，泛泛然與己不相干涉故也。

#### 往生論注跋

生死，吾人第一大事也。淨土法門，了生死無上妙法也。一代時教，浩若淵海。其究竟暢佛普度衆生之本懷者，唯淨土一法而已。以下凡信願念佛，即可帶業往生。上聖若肯回向，速得圓成覺道。仗佛慈力，與唯仗自力，其難易固日劫相倍。天親菩薩廣造諸論，宏闡佛乘。覆宗無量壽經，作願生偈論。示五門修法，令畢竟得生。具顯禮拜，讚歎，作願，觀察，迴向之法。於觀察門，詳示淨土莊嚴，如來法力，菩薩功德。凡見聞者，悉願往生。曇鸞法師，撰注詳釋。直將彌陀誓願，天親衷懷，徹底圓彰，和盤托出。若非深得佛心，具無礙辯，何克臻此。夫淨土一法，爲一切諸法之所歸趣。以故華嚴證齊諸佛之等覺菩薩，尚須以十大願王，迴向往生。則文殊，普賢，馬鳴，龍樹，智者，慈恩，清涼，永明等，自行化他，同歸淨土者有由來矣。知此，則唯執自力，不仗佛力者，可以怵然驚，憬然悟。以期現生即得出此娑婆，生彼極樂。與觀音勢至等諸上善人，俱會一處。常時親炙阿彌陀佛，以冀證無生忍，圓滿菩提而後已也。吾言不足信，請質之普賢菩薩，自可無疑矣。

#### 大總統教令管理寺廟條例跋

昔如來將入涅槃，以其法道，付囑國王大臣，令其護持流通。良以僧衆舍俗出家，精修梵行。既乏資財，又無權勢。縱能宏揚法化，難免外侮侵陵。若得王臣護持，則法化廣被，外侮不生。以其強暴橫逆者，息影而匿跡。調柔良善者，起信而投誠。故得大張教網，撈摝苦海之魚。丕振宗風，徹見自心之月。內護外護，相需而行。則如來法化，自可橫遍十方，豎窮三際。普令含識，同沐法澤。良由因聞佛法，方知從無始來，迷背本心。起貪瞋癡，造殺盜淫。致使長劫輪迴生死，莫由出離。既知此已，便欲滅除苦因，企得樂果。從茲反迷歸悟，兢兢業業。於心，則息貪瞋癡。於身，則戒殺盜淫。改惡修善，近則感人天之福樂。斷惑證真，遠則成菩提之覺道。由是恪遵佛教，嚴持自心。雖在暗室屋漏，長如面對佛天。人懷善念，國息刑法。陰翼治道，消禍亂於未萌。顯輔政猷，敦仁愛而相睦。由斯利益，西竺此土，歷代王臣，永遵佛囑。莫不崇奉護持，惟恐流通傳佈之不廣也。溯自東漢，法流中國。歷千八百餘年，莫不如是。迨至清末，法道衰微。哲人日稀，庸人日多。加以國家多故，不暇提倡。僧徒率多安愚，不事清修。教網既弛，外侮自臨。由是一班無信根人，覬覦僧產。無法可設，遂借開辦學堂，以爲口實。每有改佛寺以爲學堂，奪僧產以飽己囊者，紛紛不一。及至民國初年，國基甫立，風潮愈甚。同人憂之，遂林立佛教會，屢懇政府保護。故於四年，遂有管理寺廟三十一種條例頒佈。其意雖善，但以未加詳審。倘施行之人，稍挾偏私。則弊由是生，便成大礙。凡屬法門緇素，莫不慮其後患，故屢有意見書，懇其修改。九年秋，程雪樓居士察其利害，又以意見書面呈大總統。既蒙俞允，批交內務部集議。十年春，方始修正爲二十四條。詳審斟酌，有利無弊。仍呈請大總統，以教令公布施行。然政府頒佈，不能盡人皆見。而北京法源寺住持道階法師，護教情重。遂擬急刊流佈，以期僻山窮陬之處，緇素咸知，無或疑慮。問跋於餘，以資鼓勵。餘曰，如來法道，雖藉外護之力。必須內護有人，始獲實效。譬如外有金城湯池，雖則堅不可破，熱不敢近。而內中主帥昏愚，撫民御兵，各失其道。則士卒百姓，皆成叛黨。縱有金城湯池，亦何裨益之有。倘主帥明哲，善得士卒人民之心。仁政所及，誰不頌戴。四遠聞風，悉來歸服。則舉寇仇皆爲赤子，盡叛逆悉作良民矣。懇祈同衣，各各發菩提心，力修定慧。以如來無上妙道，自行化他。則人各感佛慈恩，仰僧懿行。自然無信心者，發起信心，有信心者，力行佛道。將見轉殘忍爲仁慈，兵戈永息。變澆俗爲淳風，世運昇平。如是則上不負國家護持之至意，下不負自己學佛之深心。而佛恩親恩，皆堪報答於萬一。凡我同衣，尚期勉旃。

#### 藥師如來本願經重刻跋

佛與衆生，心體是一。而其所受用，天淵懸殊者，以其用心不同之所致也。佛則唯以無緣大慈，同體大悲，度脫衆生爲懷，了無人我彼此之心。縱度盡一切衆生，亦不見能度所度之相。故得福慧具足，爲世間尊。衆生則唯以自私自利爲事，雖父母兄弟之親，尚不能無彼此之相，況旁人世人乎哉。故其所感業報，或生貧窮下賤，或墮三途惡道。即令戒善禪定自修，得生人天樂處。但以無大悲心，不能直契菩提。以致福報一盡，仍復墮落，可不哀哉。是則唯欲利人者，正成就其自利。而唯欲自利者，乃適所以自害也。藥師如來本願經者，乃我釋迦世尊，愍念此界一切罪苦衆生，爲說藥師如來，因中果上利生之事，實爲究竟離苦得樂之無上妙法也。衆生果能發慈悲喜捨之大菩提心，受持此經，此咒，及此佛名號。推其功效，尚可以豁破無明，圓成佛道。況其餘種種果位，種種福樂乎哉。然在佛心，固欲以無上覺道，全體授與一切衆生。而衆生智有淺深，固不得不隨其所樂，令彼所求各各如願也。須知藥師一經，及與佛號，並其神咒，即釋迦藥師，所得之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。凡至誠受持者，即是以佛莊嚴而自莊嚴也。故玉琳琇國師，常持此經，及此佛號，以是禪教律淨之總持法門。故受持者，或生淨琉璃世界，或生極樂世界。待至豁破凡情，圓成聖智，則直契寂光，東西俱泯。而復東西曆然，隨願往生。則與彌陀藥師，同歸祕藏。是名諸佛甚深行處。聖聰大師，以心安和尚所書之本，刻板流通。欲令受持者發起正信，祈簡明以告之。又此經系唐玄奘法師所譯。其八菩薩，但舉其目，未標其名。說咒一段，又復缺略。後之知識，欲令經義完全，故依七佛本願經，添入說咒一段，共四百二十八字。依灌頂第十二經，添入八菩薩名。以三經原是一經故也。須知在昔貝葉，唯屬鈔寫，或有遺亡，以致譯文全缺互異。後人添入，深契佛心。故諸注者，咸皆宗之。恐以藏本對校，致生疑慮。故並書緣起，以慶完璧云（說咒一段從說咒前復次曼殊室利起至所求願滿乃至菩提止）。

#### 聞經室跋

四大本無，五蘊皆空，根塵迥脫，心境俱寂，何者是經，何者是聞，何者是室。一念不生，前後際斷，靈光獨耀，覿體全真，何者非經，何者非聞，何者非室。能如是會，名善聞經。否則當讀誦時，竭誠盡敬，如對聖容，親聆圓音，自可契入深固幽遠之經藏，親見本具之佛性矣。願吾徒契覺，篤信此語而契悟焉，則幸甚。

#### 信願念佛決定往生淺說跋

淨土法門，爲諸法之歸宿。猶如大海，盡世間所有江河溪澗之水，莫不趣入其中。然一至其中，則同得海名，同成咸味。雖深廣之極，莫能窮其邊底，自淺而易見處論，其名體味性，固與深不可測處，無二無別。自世尊宏開此法以來，不知幾何恆河沙恆河沙數衆生，依教修行，往生西方也。良由歷代菩薩祖師善知識，上宗佛意，下順機宜，循循善誘，令知所以。故得宿具善根者，同得出此娑婆，生彼極樂也。童蓮國居士，欲令同人，同生正信，同發切願，持佛名號，求生西方。以古德所說，率皆文深義奧，初機不易領會。乃宗其義意，而以淺近之語言出之，因名之爲淺說。須知能說之文雖淺，所說之法，乃九界同歸，十方共贊，千經俱闡，萬論均宣之無上甚深第一法門也。閱者倘不以淺近忽略而依行之，則雖未出娑婆，已非娑婆之久客，未生極樂，即爲極樂之嘉賓矣。

#### 蓮榮堂跋

蓮之爲物，雖出淤泥，體常清淨。人能一切不著，樂我天真，富貴貧賤夷狄患難，視若幻化，素位而行，自適其適。其淫移屈怨之情念，畢竟不生，庶幾與蓮相似，榮何如之。再進而論之，一切諸法，悉屬生滅。勿道世間富貴尊崇，不足爲榮，即令得作天帝，乃至上生非非想天，亦不足爲榮。何以故，以天福一盡，復降人間，既生人間，難免造業，既造惡業，必墮惡道，長劫輪轉，無有出期，辱莫斯甚，榮於何有。所可榮者，斷盡煩惑，成菩提道，現身法界，度脫衆生而已。然在凡夫地，於現生中，斷難如是。固當真爲生死，發菩提心，以深信願，持佛名號，以期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九品寶蓮華中也。果能如是，則臨命終時，感應道交，蒙佛接引，即得往生。從茲永離八苦，常享四德，親炙彌陀，參隨海衆，聞法受記，速證無生。不但自己如是，倘能具大慈悲，發大誓願，廣修衆善，普化一切，以此功德，奉爲父母祖宗迴向，亦得承斯善利，同生西方。又況既生西方，證無生忍，則成無上道，獲大涅槃，乃決定必得之事，其爲榮也，又何加焉。蓮榮之義如是，祈顧名思義而實行焉，則幸甚。

#### 鄧璞君義莊跋

人未有不爲自身及與子孫謀者，而謀之之道，固宜參詳。若爲衆爲公，則其福澤綿長。爲己爲私，便如春露秋霜。倘或加以機械變詐，則何異服砒鴆以求長生，無不立見其死亡。且令神識永墮惡道，備受禍殃。本欲利己，卒成自戕。雖屬自取，實可悲傷。宋范文正公置義莊以贍族，欲令族人恆受其利，故八九百年，長髮其祥。璞君居士，上承父母之志，踵文正之遺芳。且令其子若孫並族中受贍者，咸念阿彌陀佛，求生西方。是蓋財與法同施，色身與慧命同襄。其若自若他之福澤，殆與虛空同壽而無央。乃爲發其隱義，俾其子孫與族人，並見聞者，同沐佛光。

# 增廣印光法師文鈔卷第四

## 記

#### 釋迦如來真身舍利來儀記（代撰）

中天調御，釋迦世尊，塵點劫前，早成正覺。泯三際而住寂光，常享四德。愍九界而示受生，頻垂八相。從初出世，乃至涅槃。演偏圓頓漸之法，施種熟解脫之益。六道四生，三乘五性，聆圓音而悟道，睹妙相以明心者，雖盡世界微塵，莫能窮其數量。然機薪既盡，應火亦息。晦跡歸真，示現滅度。又以利益未來，悲心無盡。碎定慧所生丈六之金身，成金剛不壞八斛之舍利。於是八國均分，各起寶塔，普令含識，廣種福田。後一百年，摩竭提國有阿育王，統王閻浮，威德自在。一切鬼神，皆爲臣屬。啓其祖阿闍世王所藏舍利，役使鬼神，以七寶衆香爲末，造成八萬四千寶塔，供養舍利，散佈南洲。凡佛法未至之處，則安置於地中。東震旦國，有十九處。大教西來，次第出現，即今五臺育王等是也。涅槃經云，若人以深信心，供養如來全身舍利，或供半身，四分之一，萬分之一，乃至如芥子許，是人福德，與供養佛，無二無別。以佛舍利，即佛色身，皆由無作誓願，同體慈悲之所示現。是以人天獲得，悲喜交流，竭盡心力，恭敬供養。（福）如來出世，尚在沉淪。今得人身，法已衰替。昔人履險涉危，尚多往求正法。現今水陸俱通，敢不巡禮聖蹟。遂於光緒三十年乘輪西邁，觀光暹羅，次及緬甸，後至錫蘭。此三國者，佛法大興。僧衆雖多，不立煙爨。舉國奉佛，設食待僧。凡遇禮拜之日，商賈悉皆罷市，同禮寶塔，共植來因。佛世芳規，庶幾彷彿。次至中印度，伽耶王舍，恆河雙林，顯著聖蹟，逐一巡禮。惜世遠人亡，法替教弛。不聞降魔制外之音，但見荒煙蔓草之跡。緬想昔年，爲之痛息。回至錫蘭都城，適值重修寶塔，中藏舍利，百有餘粒。懇祈數粒，福我東人。彼言舍利我國福田，此塔國王所建，何敢違佛犯法，私與外人。因日日禮塔，冀佛冥加。輒痛哭流涕，悲不自勝。如是十有二日，感動彼心，稟明國王，許十二粒。既滿我願，彌感佛恩。即回中國，相宜安置。普陀山靈石庵，乃善財參觀音之聖道場地，因留三粒，監院靜明，修木浮圖而供養之。請九粒於四川寶光，龍興，廣德，三寺供養。按西域記，僧伽羅國，即古師子國，在大海中，近南印度，即錫蘭國也。國東南隅，有楞伽山，巖谷幽峻，乃如來說楞伽經處。昔阿育王弟摩醯因陀羅出家證道，遊化此國，建立塔廟，大興佛法。此塔乃其創建耳。夫如來舍利，神變無方。濟度幽顯，覆被人天。見聞瞻禮，皆植福壽之因。供養恭敬，並感尊貴之果。迷云盡而性天朗耀，罪霧消而慧日昭彰。三覺圓滿於初心，萬德具足於當念。以如是因，獲如是果。凡我同倫，幸鑑愚忱。

#### 釋迦如來玉像來儀峨嵋山萬年寺毗盧殿記（代撰）

竊以諸佛出世，各有時節因緣。像教流通，遍周十方三世。溯我釋迦世尊，塵點劫前，早成正覺。住寂光清淨之土，證法報圓融之身。又以愍念衆生，悲心莫置。方便施化，應跡無窮。孺慕深而慈親至，本不生而數數示生。機薪盡而應火亡，原無滅而頻頻現滅。如是垂跡，豎窮三際，橫遍十方。惟本高而跡廣，類源遠而流長。且據此番成道，時當週穆二年。造像功德經云，如來欲示孝道，升忉利天三月安居，爲母說法。優陀延王渴仰於佛，以紫旃檀雕佛形像，承事供養，如佛無異。及至九旬已滿，佛降人間。乃謂王曰，汝初爲軌則，造佛形像。令諸衆生，得大利益。汝之功德，無能及者。若人以金銀銅鐵等物，雕鑄塑畫佛像，乃至極小如一指大。此人現生滅無量罪，獲無量福。後世尊貴豪富，信樂正法，展轉修習，至成佛道。由是各國王臣，俱造佛像。至阿育王所造最多。迨夫大教東流，每有金石佛像，浮江漂海而來，湧地裂山而出者，載諸傳記，多難具陳。懿哉世尊，慈隆即世，悲臻末劫。絕攀緣而赴衆感，如一月普印於千江。住真際而應羣機，猶一雨遍潤乎萬卉。善根未種未熟未脫者，令其即種即熟即脫。應以像身得度者，即現像身而爲說法。天覆地載，莫喻斯恩。粉骨碎身，罔酬此德。清福大師宿植德本，篤修淨業。往遊印度，巡禮聖蹟。回至緬甸，謹選美玉，雕佛三尊，請回中國。法體瑩淨，妙相莊嚴。豈良工之能琢，疑古佛以再來。以本寺乃普賢菩薩聖道場地，歷朝敕建，四衆歸崇。佛殿與峯巒齊峙，皇文共日月爭光。本殿又爲十方常住，僧衆云集。一志精修道品，無時不啓度門。因送一尊，供大殿內，普令緇素，恭敬供養。當知此像，即佛真身。非玉非石，即色即空。直須一心歸命，畢世投誠。朝斯夕斯，念茲在茲。若能一念冥符，方知相相離相。其或六根解脫，自可心心印心。從此復本歸元，塵消覺淨。五蘊空而五眼具，三惑斷而三德圓。於是波騰行海，云佈慈門。四攝齊施，一法不著。盡來際以展轉傳持，俾慧命以永劫常住。是名真佛弟子，可謂知恩報恩。

#### 陝西南五臺山大覺巖西林茅篷專修淨業緣起記

真如法性，生佛體同。迷悟攸分，苦樂天殊。故我世尊特垂哀愍。雖於塵點劫前，早成佛道。又復悲運同體，慈起無緣。不違寂光，示生濁世。出家修行，成等正覺。拯彼迷流，同登覺岸。說法四十九年，談經三百餘會。隨順機宜，循循善誘。大機則示以五蘊皆空，六塵即覺，畢竟一法不立，直下萬德圓彰。小機則曲垂接引，爲實施權，令其漸培佛種，以作得度因緣。如上隨機所說種種法門，雖則大小不同，權實各異。皆仗自力，斷惑證真，方出生死。故於如來普度衆生之懷，未能究竟舒暢。由是於諸法外，又復特開信願念佛求生淨土一門。指極樂世界，以爲本有家鄉。指阿彌陀佛，以爲無上慈父。令其發菩提心，持佛名號，以深信願，求生西方。果能拳拳服膺，念茲在茲。則以己信願，合佛誓願。生佛相契，感應道交。現生則業障消滅，福慧增崇。臨終則蒙佛接引，託質寶蓮。其有惑業已斷，則即登補處，速證佛乘。縱令博地凡夫，通身業力，亦可仗佛慈力，帶業往生。既往生已，即得迥出凡流，高預海會。惑不期斷而自斷，真不期證而自證。此之法門，全仗佛力。喻如跛夫日行數里，若乘轉輪聖王輪寶，則頃刻之間遍達四洲。是輪王力，非己力也。畢世修行者，固然如是。即五逆十惡極重罪人，臨命終時，地獄相現，若能志心念佛，即得蒙佛接引。良以佛視衆生，猶如一子。於善順者固能慈育，於惡逆者倍生憐愍。子若迴心向親，親必垂慈攝受。又復衆生心性，與佛無二。由迷背故，起惑造業，錮蔽本心，不能彰顯。倘能一念回光，直同云開月現。性本不失，月屬固有。故得歷劫情塵，一念頓斷。喻如千年暗室，一燈即明。此實一代時教最妙之法，上聖下凡共由之路。遍透九界之機宜，極暢如來之本懷。猗歟懿哉。何可得而思議也。及至大教東來，廬山創開蓮社，一唱百和，無不率從。千五百餘年來，潛修顯化者，多難勝數。舉其尤者，元魏則有曇鸞。陳隋則有智者。唐則有道綽，善導，懷感，飛錫，承遠，法照，少康，大行。如上諸師，悉皆道超十地，德震九重。無一法而不通，唯此法以是尚。宋則有永明，昭慶，四明，長蘆。永明則匯禪教律，歸於一心，作四料簡，偏贊淨土。昭慶則血書華嚴，社結淨行，宰輔牧伯，爭先歸依。四明則鈔述妙宗，理極觀道。長蘆則擬結蓮社，大聖書名。明則有楚石，妙葉，蓮池，蕅益，清則有省庵，夢東。莫不宗說兼通，行解相應。專重淨土，普勸修持。在昔之時，禪宗諸師，多事密修，殊少顯化。自永明後，率多明垂言教，切勸往生。如死心新，真歇了，中峯本，天如則等。至於宰官居士，若劉遺民，白居易，文彥博，楊無爲，王日休，袁宏道，周夢顏，彭紹升等，或結社以精修，或著論以敷宣。如上若聖若賢，若緇若素，異世同音，極力弘闡。故得蓮風大振，普遍中外，滔滔然如百川萬流之朝宗於海。良由華嚴法身大士，證齊諸佛之後，尚以十大願王迴向往生。觀經五逆十惡，將墮阿鼻之時，若能十稱佛名，即得高預末品。故得無機不被，無法不攝。如天普蓋，似地均擎。森羅萬象，無一不在其中，能出其外者。誠所謂九界衆生離此法，上不能圓成佛道。十方諸佛舍此法，下不能普利羣生。由是恆沙如來，出廣長舌以讚揚。諸宗尊宿，發金剛心而流佈。南五臺者，系觀音大士降伏毒龍，現比丘身所開道場。自隋至今千三百餘年，其間高人軼事，以屢更滄桑，悉皆湮沒，無由而知。至明季時，有性天文理老人，隱居無門洞（俗訛爲湘子洞）。後因遊方至杭州，住於黃龍庵。蓮池大師在家時，即與夫人湯氏歸依座下。繼則依之披剃。不久老人復返長安。蓮池中興淨宗，其源實發乎此。理老若非出格高人，蓮池豈肯屈身座下，始終依止乎。事載云棲法匯，蓮池及太素塔銘中。夫觀音大士，輔弼彌陀，度脫衆生。此山又爲中興淨宗發源之地。其主其山，皆與衆生有大因緣。鶴年居士高恆松者，出身江蘇，篤信佛乘。才登仕版，即棄簪纓。備詢宗匠，效善財之遍參。普禮名山，同紫柏之遊歷。至止此山，已經二三。於民國三年，糾合秦僧，修普同塔於大臺之下。俾十方禪侶，死有所歸。復建二靜室，專修淨業。以期若存若亡，咸獲往生。後於禪悅之暇，遊於靈應攝身二臺之下（攝俗訛作舍）。見其巖高峻，其地平敞。恍悟宿世曾住此處，遂名其巖曰大覺。因建茅篷二座，專修淨業。以遠宗廬山，近法云棲，決志西歸，故曰西林。（量）出家此山，曾侍大士香火。後以參叩知識，云遊諸方。迄今三十餘年，道業未成。以故久寄海上，無顏復回故鄉。一日居士自長安來，令將淨土法門，及此山此篷作一緣起。擬先刷印若干張，俾見聞者開發信心。繼則立石篷中，以垂永久。因喜不自勝，撮略述之。雖詞旨拙樸，無補法道，亦不暇顧云。

#### 書華嚴經訟過記（代寬慧師作）

大矣哉華嚴經之爲教也。稱法界性，說常住法。依真如心，示即具體。理超象外，道契寰中。寂照圓彰，能所雙泯。離凡聖之假名，絕生佛之稱謂。然而珠在衣裏，迷者不知。不得不於無可修中論修，無可證中論證。故有五十二位之次第，信解行證之淺深。所謂全性起修，全修在性。及至圓證妙覺，不過復其本體。於本體外，了無所增。但以智斷究竟，徹露本地風光。圓滿菩提，實無一法可得。因該果海，果徹因源者，此之謂也。十方諸佛成道，無不說此法門。十方菩薩修行，無不依此軌範。文雖八十一卷，六十萬餘言。而恆沙法門，包括淨盡。無邊妙義，顯示無遺。全事即理。全修即性。全多即一。全他即自。故云十世古今，始終不離於當念。無邊剎土，自他不隔於毫端。故得受持誦讀，罪山崩而福海洪深。書寫流通，迷云散而慧日朗耀。（慧）宿生多幸，得入法門。往業甚深，心不契道。擬欲書此不思議甚深大經，懺除宿業。蒙寂山和尚，諦閒法師，及諸善知識，提獎贊助，得遂其願。但以少閱經教，未諳規程。雖常燃香燈，隨書隨禮。而字體隨便，不甚端整。孤陋寡聞，有過不知。時歷二週寒暑，已書六十餘卷。一日有一老宿見而呵曰，汝發心寫經，擬欲資之以懺宿業，顯本有，超凡入聖，了生脫死。其所希望，大不可言。如此草率，何以能上感三寶，下契自心。斷煩惑以證真常，生安養以侍導師。豈不孤負自己一番苦功，與諸師贊襄之莫大恩德也耶。汝取華嚴感應傳讀之，見德圓修德等古德書經之懿範，與彼所獲之利益，能不愧死。（慧）聞命之下，痛如割心。深恨最初不遇此老。因頓改前非，竭誠盡敬。雖拙樸仍舊，而恭謹篤至。一部筆法，前後不同。恐閱者見怪，故述緣訟過。亦冀一切四衆，受持讀誦一切經典，悉皆竭誠盡敬，無或怠忽。如對聖容，親聆圓音。庶（慧）之罪過，藉以消滅。而當人之福慧，速得圓滿矣。

#### 重修普陀太子塔兼造荷華池欄杆碑記（代了餘師作）

一切衆生，一念心性，與三世諸佛，無二無別。但以無始至今，從未悟故，迷真起妄，背覺合塵。反承此不生不滅常住佛性，而爲起惑造業，輪迴生死之本。如來憫之，隨機說法。普令三根，隨分受益。又以法音有間，塔像常存。故令四衆，建立塔像。企其瞻禮投誠，漸種善根。一覿聖容，永爲道種。以作返妄歸真，背塵合覺，消除惑業，復本心性之最勝因緣。普陀乃大士示跡之勝地，歷朝祝嘏之道場。自五代梁貞明間開山，迄今千有餘年。普門常啓，宗風不墜。允爲震旦佛國，東南福地。當元季時，有孚中信禪師者，道高一世，德感九重。五坐道場，宏闡宗乘。王公大臣，多從問道。於天曆時，住持普陀。至元統間，購太湖石，覓上妙工，造多寶佛塔一座，於寺東南隅。其高五層，計九丈六尺。上三層四面，各雕佛菩薩，羅漢聖像。慈容妙麗，儼然如生。精工妙手，悅人心目。宣讓王嘗從師問道，發心施資，故俗稱爲太子塔焉。迄今五百八十餘年，歲月經久。兼以大海之中，咸霧颶風，烈日嚴霜，摧殘諸物，最易敗壞。故其塔頂已脫，聖像殘缺，石縫裂開，勢將崩倒。竊念前人建立，原爲國民植福。忍令破壞倒塌，以泯滅古蹟，與衆生福田乎。但以僧等財法俱貧，莫由措辦。戊午六月，適值錫周居士陳公性良來山，擬建道頭牌坊。吾友印光，偕（餘）與法雨住持了清，共謂之曰，公宿承佛囑，宏護三寶。今太子塔，勢將崩倒。僧等愧無德能，無從設法。願不惜鈞力，爲之重新。或可置彼修此，以急先務。伊應之曰，吾願已發，勢難中止。然既蒙見委，當努力代爲諸師，募緣倩工，勉負責任。因具疏詳述愚誠。仗彼福力，蒙前大總統黎公，前大總統馮公，今大總統徐公，各出淨資，以增輝普陀，唱導四衆。一時名公偉人，悉發信心，協力贊襄。故於今春三月，隨即開工。俾多寶佛塔，又復從地湧出。普濟寺前，常見珍池欄楯。又開拓地基，創建塔院。築正室五楹，偏廈四間。凡所需用，悉皆具備。安一淨行頭陀，長時奉侍香火。定海縣知事馮公秉乾聞之，不勝歡喜，隨即出示保護。可謂宿具靈根，不忘付囑者也。從茲入普門者，親見多寶。修淨業者，常遊珍池。其功德利益，當與虛空同其壽量。非筆舌所能形容也已。功既成，乃述其緣起，勒之貞珉，永垂不朽。

#### 普陀海岸道頭創建水泥牌坊重修回瀾亭碑記（代了餘師作）

觀音大士，誓願洪深，慈悲廣大。於十方無盡世界，普現色身，隨機說法。諸大乘經，悉載其事。然即就此方應凡夫機，所示之跡，亦復多難勝數，妙不可測。況普應六道，及界外三乘之大機乎。若非圓證法身，何能有此大用。錫周居士陳性良，沐恩甚深，報恩心切。擬欲同人，咸深感想。因建水泥牌坊一座於海岸。蓋欲示人以苦海無邊，回頭是岸。生死海中，唯有大士可爲恃怙。因略敘伊沐恩之事，勒之貞珉。企後之來哲，同生信心，同蒙覆庇。庶可即妄明真，消人我之幻執。識心達本，證寂照之佛性矣。錫周居士，賦性忠厚。初唯講求儒道之旨，於如來大法，及三世因果之理，尚未深信。夫人胡氏，宿有信心。禮佛誦經，寒暑疾病，修持不懈。年三十餘，長子不育，行善益力。不久復有娠，將及誕期，乃得大病。二十九日不進飲食，不能言語，不能轉側。身瘦如柴，體熱如火。名醫束手，殆無生理。一夕夫人夢一老媼，手持數莖蓮華。謂曰，汝由宿業，膺此惡疾。幸植善根深，以故我從南海，來安慰汝。隨以蓮華周身拂拭，曰拂汝業障，好生嘉兒。遂覺身心清涼，爽快莫喻。因即甦醒，通身流汗。而熱退身安，顏色溫和。直與好人，等無有異。次日即生一子，適爲三月三日上巳嘉辰。經此燒熱飢餓二十九日，而兒體豐滿龐厚，與無病者所生無異。今年此子已十歲矣。噫嘻異哉。居士荷蒙大恩，直同生死肉骨。方知佛經所說菩薩不思議利生之事，真實不虛。惜拘墟之士，以凡夫知見，肆口謗黷。適形其無知無識，坐井觀天。徒爲大悲主憐憫悲傷，而無從救度耳。哀哉。由茲信向之心，十分懇至。去歲來山，擬修牌坊。吾友印光以太子塔將頹，勸令置此修彼。然伊願心已發，勢難中止。故於今春，兩工並興。兼建塔院，及寺前池畔欄杆，並重修涼亭，需費五萬有奇。雖亦廣乞名望大老，各出淨資，襄成盛舉。然塔之崇高，池之莊嚴，坊亭之壯闊，鳩工選材，役夫無算。無一非居士慨輸鉅款，獨力經營，以成就此功德莊嚴。信心宏願，籲，可敬矣。捐助善士，悉載塔院碑中。茲特書此菩薩應化無量百千大海中一滴之相。令諸同人，生正信心，各各恭敬供養，稱念名號。豈但常蒙加被，逢凶化吉，遇難成祥已哉。倘能竭誠至極，何難斷惑證真，超凡入聖。將來亦可如菩薩豎窮三際，橫遍十方，普現色身，度脫衆生也已。又觀音大士，乃過去古佛。以大悲心，垂形九界。應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現何身而爲說法。但以衆生機劣，無由得見本相。凡蒙祐者，多皆見爲老媼。蓋以隨順劣機，顯示婆心。若謂實屬女身，則於菩薩上同下合之道，毫未夢見在。

#### 無著老人創建常明庵緣起碑記（代化宏師作）

寂滅真宗，唯心本具。圓通妙道，非人莫宏。興梵剎以闢普門，佈慈云而注法雨。於法運垂秋之際，振將絕欲墜之宗，唯我先師無著老人其人焉。師諱立山，法名滿圓，別號無著。道光五年乙酉，葭月二十五日，示生於松江金山顧氏。父即福本悟公。行年十四，父即出家。心欲隨之，以母在不果。及至弱冠，禮父祝髮。詣大崇福，受具足戒。以寇據南京，不便參方。遂住普陀，或居松江。晦跡韜光，無心應世。至同治庚午，掩關於伴山庵。日禮華嚴，遍參海衆。時法雨寺，凋敝已極，住持虛席。本山尊宿信真和尚，率諸法眷，叩關請師。辭不獲已，遂允許之。壬申春進院。寺產素薄，香積不充。破屋頹垣，荒涼滿目。師傷之，以興復爲己任。竭力經營，整理修葺。四方檀信，布金恐後。不數年間，百廢具舉。雖未全復當日舊制，而大局已有可觀矣。久之，意欲憩息，專修淨業。因築庵於寺西清涼岡之麓，額曰常明。蓋取心性寂照圓融，橫遍豎窮之義，欲人修因以克果也。光緒甲申春，退居是庵。決志西歸，念佛不輟。又令庵內二時課誦，二時念佛。永爲恆規，寒暑無間。置稻田三百二十二畝。除撥無著公堂一百畝，餘者永爲常住念佛資糧。又化開等置田四十四畝，以助念佛諸師衣單之費，其詳列後。老人嘗曰，末世衆生，障深根鈍，向上一著，不易湊泊。大悟尚難，何況實證。唯淨土一法，三根普被，利鈍全收。上聖下凡，皆當修持。良由此法，全攝果覺，以作因心。因該果海，果徹因源。即世相以達實相，以凡心而契佛心。所賴綿佛法，翼國政，感人心者，唯此一法耳。汝輩當恪遵之，毋或廢弛。庶可不負四恩，均資三有。後之當家，若有廢此成規者，非我弟子。即會同法眷，立時擯黜。毋或容隱，以負我心。至己丑年臘月初一，安然神逝。僧臘四十六年，世壽六十五歲。所度弟子數十人，能繼跡者，唯有化聞。宏等雖列門牆，未登閫奧。其所悟處，不得而知。不敢推高以濫聖，亦不敢就下以屈賢。姑摭其言行大綱，以明此庵之緣起云（按法雨寺，自明萬曆八年開山，前清兩次敕建，洪楊之亂，衰敗不堪，無著乃復重興耳）。

#### 砌普陀山仙人井功德碑記（代戒如作）

圓通大士，永劫常住此山。超塵仙人，不時安居斯地。雖像教未至，凡俗莫睹夫慈容。而應身所居，仙真恆瞻乎佛日。故秦之安期生，漢之梅子真，晉之葛稚川等，悉皆寄寓茲山，修真養道。所飲甘泉，名仙人井。及至梁貞明間，始建道場。則大士宏慈，由天章而廣被。仙人古蹟，隨佛法以流傳。其井前鄰大海，上覆土窟。入地丈餘，從下湧出。極旱不減，大澇不增。酷暑則涼，嚴寒則燠。質沉重而清澄，味甘美而潤澤。信士飲之，多愈沉痾。故閩粵吳楚之朝禮此山者，必瓶貯攜歸，以爲法藥。若非大悲法水，從菩薩大慈悲心中流出。俾飲者近愈疾病，遠證菩提。其能靈驗遠著之若是耶。四明杏村幹居士，來山進香，飲水而甘。詢其名義，稱歎不已。遂愷然施資，命（衲）經理。用石砌井，兼鋪井道。上建一龕，中供大士，左奉龍王，右安仙人。欲後之取此水者，行清淨道，徹法源底。見觀音於當處，培佛種於將來。醍醐入口，疾病離身。心地清涼，永無熱惱之逼迫。前程遠大，常登仁壽之康莊。（衲）嘉其誠懇，略敘顛末。勒諸貞珉，以告來哲。

#### 江蘇興化劉莊場貞節淨土院碑記

佛法者，九法界公共之法也。無一人不堪修，亦無一人不能修。以凡有心者，無不同具佛性。但以迷而未悟，反承此佛性功德之力，起惑造業，輪迴六道。經塵點劫，莫能出離，豈不大可哀哉。然以生佛同體之故，遂感如來出世，爲之倡明。由茲舍俗出家，力修定慧，斷惑證真，了生脫死者，何可勝數。亦有居塵學道，即俗修真，親證法身，誕登道岸。如維摩居士，傅大士，龐居士等，全家修持，俱證聖果。此諸大士，爲物作則。足知其人皆可修，修必獲益也。故自法流東土，王臣士庶，閨閣英賢。不離塵勞，精修淨業。遂得親見佛性，斷惑證真，與夫感應道交，蒙佛接引，帶業往生者，又何可得而勝數也。鶴年居士高恆松者，江蘇興化人也。宿植德本，篤信佛乘。年當弱冠，即慕真修。棄俗世之纏縛，事選佛之宏猷。於是遍歷叢林，諮參宗匠。冀其頓明自性，徹悟唯心。報答四恩，濟度羣品。高堂奉養，託之夫人。數月一歸，以修定省。而夫人某氏，賦性賢淑，克盡孝道。雖復于歸，志慕清修。以故居士無失養之憂，高堂得底豫之樂。若非宿願所結，其能如是也耶。及至椿萱凋謝，遂得無所顧慮。如天際野鶴，任意飛騰。由茲五臺峨嵋，天台雞足，所有名山聖道場地，每多一再巡禮。獨於終南觀音大士道場，更有深契，恍悟宿世曾住此山。足見多生多劫，久修佛道。不於一佛二佛，三四五佛而種善根也。民國十年，自雞足歸，回家祭掃。見夫人已老，孤身無依。念其代己奉親之勞，憫其守節清修之志。因將本宅，改爲貞節淨土院。以其令貞女節婦居之，專修淨業，求生淨土，而立名焉。鄉紳好義者，爲之稟縣出示。凡高氏子孫，及各界人士，不得干預。以此院系私業義幣所建，與庵廟性質各別。原產若干畝，增置若干畝。歲所收租，以供院中人衣食之費。量入安人，庶無虧空。其修建之費，皆居士摯友之所佽助。正室三楹，以作佛殿。內供西方三聖坐像，俾諸人於中，朝暮禮誦，以備往生資糧。兩旁廂房，悉爲安宿之所。其來住者，貞女節婦，皆無所擇。但須長齋念佛，決志往生。性情柔和，無諸乖戾。不事妝飾，不茹葷酒，斷絕俗親，不妄遊行者，方可。否則概不許住。又於每年夏冬，兩佛誕日。延請通法女士，講說旬日。庶修途宗旨，各各悉知。不至以了生死法，獲人天福。此則上宏下化，一舉兩得。即悲成敬，二田兼備。是以此議一成，而好義諸友，樂爲捐輸。如廣東簡照南，簡玉階，潘達微，李柏農，黎乙真，及滬上諸居士，各隨心力，出資相助。以其事與恤嫠局相同，其利益則天地懸隔故也。彼不過令其身有所託，不致飢寒。而飽食終日，無所用心。不誦經咒，不戒酒肉。唯恤現生之志，不計沒後神識之歸於何所。居此院者，鎮日持佛名號，晨昏懇到懺悔。豈但生有所託，不虛度日。兼令沒有所歸，永出輪迴。意美法良，猗歟懿哉。此法既興，後必有通法義士，行之於恤嫠局。庶可貞節英賢，同預蓮池海會。其爲功德，無能名焉。

#### 陳聖性貞女貞孝淨業記

真如法性，生佛體同。迷悟攸分，凡聖迥別。欲復本有之心性，須斷幻妄之惑業。欲斷惑業，非嚴持淨戒，力修定慧不可。戒定慧三，力極功純。則妄惑徹底消滅，本心全體顯現矣。譬如磨鏡，垢去明存。明本鏡具，非從外來，特仗揩磨之緣，以顯發耳。雖然，仗自力修行，斷惑證真，頗不容易。斷見惑如斷四十里流，況思惑乎。見惑一斷，即證初果，預聖流。尚須七生天上，七反人間，方可斷盡思惑，以證四果。雖云十四番生死，而天上壽長，固不易以年月論也。初果聖人，欲了生死，尚如是之難。況具足惑業之凡夫乎。若證四果，則生死根本永斷，超出六道輪迴之外。若發大悲心，入世度生，則乘願示生。非如具足惑業者，隨善惡業力所牽，升沉於六道之中，自己一毫作不得主也。自力了生死，非宿根深厚者不能。末世衆生，何能企及。於是如來特開一淨土法門，俾一切若聖若凡，上中下根，同於現生了生脫死。其慈悲救護之心，至極無加矣。其修持之法，亦須嚴持淨戒，力修定慧。而兼以生信發願，持佛名號，求生西方。信願真切，念力精純。現生亦可證聖，臨終直登上品。則入菩薩位，證不退地矣。縱根機陋劣，未能如是。但能至心念佛，則心佛相契，感應道交，臨命終時，必蒙佛慈接引，帶業往生。下至五逆十惡之人，臨終地獄相現。若心識不迷，有善知識教以念佛。其人生大怖畏，生大愧悔。雖念數聲，即便命終。亦可仗佛慈力，接引往生。一得往生，則永出輪迴，高預海會。漸次進修，必證佛果。仗自力了生死，如彼之難。仗佛力了生死，如此之易。凡有心者，皆能念佛，皆可往生。有血性漢子，決不肯令本具之真如佛性，背悟淨緣，隨迷染緣，長劫輪迴於六道之中，而莫之能出也。陳聖性貞女者，原籍安徽懷寧縣人也。父仲齡，業商於揚州甘泉，遂家焉。母高氏。貞女生於清咸豐九年。姊妹三，長即張紹春之母，貞女居仲，與其妹皆自幼茹素，不食葷腥。是蓋具有夙根者。其弟三，長樹聲，前清江西候補知縣。次茂之，三茂如，皆業鹺。貞女年及笄，父故，母欲爲之擇聘。貞女即痛哭流涕，誓願爲北宮之女嬰兒子，撤其環瑱以養其母，至老不嫁。其妹則以出家焚修爲職志，貞女則以居家侍奉爲職志也。母知其志不可奪，遂任之。母有潔淨癖，其飲食衣履衾枕牀帳之屬，無不日新又新。雖地板仰篷亦必一日一揩，三日一滌。故凡婢媼之任使，皆不稱意。惟貞女則烹紉浣濯，能體親心。力役服勞，不容旁貸。暇則念經禮佛，日無虛曠。縱佳節盛會，亦從不出門遊觀。其盡心孝養，篤修淨業也如此。非特恪遵女訓，實乃真奉佛法。後復歸依三寶，受菩薩優婆夷戒，聖性乃其法名也。及母去世，痛極終天。此後依弟而居，修持愈謹。近數年來，紹春信佛日篤，曾來其家，喜其志道相同，遂不復歸。過年餘，諸弟強迎歸。未幾，自知不久住世。以諸弟，及弟婦，唯知世禮，不解佛法。恐臨終彼等悲戀，亂其正念，致失利益。遂至其妹之尼庵，以期正念往生。未久，示微疾，促紹春與三弟至。命請具德僧爲剃髮作尼，兼爲說戒。又令死必火化，俾一物不存，脫體無依方好。紹春許之。遂沐浴，著法服，端坐念佛。紹春令諸尼，及諸弟，同念佛相助。諸弟悲不自持，紹春力誡勿亂正念，諸弟遂皆忍悲念佛。久之，氣絕。紹春仍令大衆一心念佛二小時。其面相轉加光華，遠勝生時。其一生修持之力，於此發現。當必往生西方，親預海會。否則何克有此瑞應耶。時在民國十年十二月十七日丑時。世壽六十有三。雖臨終剃髮爲尼，以無幾日，兼欲顯彼一生守貞盡孝之懿德貞心，故仍以貞女稱焉。今春紹春來普陀，禮大士，詳述其事。祈餘作記，以發其潛德之幽光。餘按觀無量壽佛經，淨業正因有三。一孝養父母，奉事師長，慈心不殺，修十善業，此四種屬世善。二受持三歸，具足衆戒，不犯威儀，此三種屬戒善。三發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讀誦大乘，勸進行者，此四種屬慧善。前二大小隨人，此則唯屬大乘。此十一事，若全若半。乃至一事，以深信願，迴向淨土，皆得往生。況貞女且有多分，兼以平生專心念佛，豈得不生。其預知時至，並氣絕後面相轉加光華，足可爲證。因將淨土法門所以，及貞女貞孝淨業懿行，略述大端。以冀閨閣英賢並一切善信，聞風興起。各守己分，兼修淨業。則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，夫倡婦隨，主仁仆忠。愈修淨業，愈敦倫常。生益得其令名，沒即託質淨土。視彼唯知世諦，不解佛法，業識茫茫，無本可據。徒具佛性，全體迷失。輪迴於六道之中，墮落於三途之內。盡未來際，了無出期者，不可同年而語矣。凡見聞者，各宜勉旃。

#### 烏程周夢坡居士夫人誕期放生碑記

一切衆生，一念心性，與三世諸佛，了無二致。但以迷而未悟，故長劫輪迴於六道之中，永無底止。雖則人天善道，較三途惡道，苦樂懸殊。然皆隨善惡業力，常相輪轉。則善道不足恃，惡道誠可怖。豈可不培植善因，妄造惡業。恃己之強，陵彼之弱。取水陸空行一切衆生，殺而食之乎。在昔佛教未來，儒宗聖人，皆以世間倫常設教。於吾人本具佛性，及六道輪迴，升沉轉變。與夫斷惑證真，超凡入聖之若理若事，皆未發明，故不禁殺。然其不忍之心，已彰明較著，垂訓於世。如書之鳥獸魚鱉咸若。論語之釣而不綱，弋不射宿。孟子之見其生，不忍見其死。聞其聲不忍食其肉。禮之諸侯無故不殺牛，大夫無故不殺羊，士無故不殺犬豕，庶人無故不食珍。珍，即肉也。足知殺生一事，儒宗亦非不戒。但以教道從權，姑未永斷耳。夫有故而殺，則其殺者固少。無故不食肉，則其食肉者，年無幾日矣。後世教道衰替，習爲殘忍，遂以肉食爲家常茶飯。只圖悅口，不一省其物類之苦，可不哀哉。及至佛教東來，則一切衆生，皆有佛性。及迷之則生死輪迴，了無已時。悟之則徹證涅槃，永劫常住之實理實事，究竟闡明。方知紜紜異類，皆是過去父母，未來諸佛。不但不敢殺而食之，又思令其各得其所。由是聖君賢相，哲士鴻儒，多皆仰遵佛訓，俯培己仁。或茹素而斷葷，或戒殺而放生。其嘉言懿行，載諸史冊。亦企後人同修慈心。愍彼物類，同具佛性。由惡業因緣，墮於畜道。我今幸生人道，若不加憐恤，恣意殺害。難免來生後世，怨怨相報。楞嚴經云，殺彼身命，或食其肉。經微塵劫，相食相誅。猶如轉輪，互爲高下，無有休息。除奢摩他，及佛出世，不可停寢。然奢摩他道，殊不易得。如來出世，亦不易逢。敢不近法先賢，遠遵佛教。推吾惡死之心，拯彼待烹之輩。以祈消除宿業，培植善根。永斷殺害之因，同證長壽之果哉。烏程夢坡居士周慶云者，南潯望族也。樂善好施，世德相承。其祖母許太夫人，賦性慈善，福壽雙全。自六十以來，每逢生日，必誡諸子，毋事舉觴。令以其費，作濟貧救難，恤嫠育嬰，施衣施藥，種種善事。懿德令聞，一鄉欽仰。至七十九歲，特以五百緡錢，起放生會。諸子仰體母慈，敬敘其事，勒石家廟。以期本宗子孫，並諸見者聞者，同發善念，修長壽因。而居士與其德配張夫人，恪守家規，篤信佛乘，唯以利人濟物爲懷。今其夫人年周華甲。亦欲仰嗣徽音，出資五百圓，於杭州西溪秋雪庵，起放生會，以代祝壽之儀。而其子若孫，亦能先意承志，以悅其親。居士又欲豎碑一通。企聞風興起，共挽劫運。因以其事，委光敘述。光自愧財法俱貧，無補世道。而一念愚誠，唯欲世人同發慈心，共修淨業。生爲娑婆無負欠人，沒入極樂蓮池海會。因忘其固陋，略述戒殺放生之所以，並周氏世德之大略云。

#### 循陔小築發隱記

孝之爲道，其大無外。一切諸善，無不彌綸。然有世出世間，大小本跡之異。世間之孝，服勞奉養以安其身，先意承志以悅其心，乃至立身行道以揚名於後世。雖其大小不同，皆屬色身邊事。縱令大孝格天，究於親之心性生死，無所裨益。所謂徒徇其跡而不究其本。況乎殺生以養以祭，俾親之怨對固結，永劫酬償不已者乎。出世間之孝，其跡亦同世間服勞奉養，以迄立身揚名。而其本則以如來大法，令親燻修。親在，則委曲勸諭，冀其喫素念佛，求生西方。喫素則不造殺業，兼滅宿殃。念佛則潛通佛智，暗合道妙。果能深信切願，求生西方。必至臨命終時，蒙佛接引，託質九蓮也。從茲超凡入聖，了生脫死。永離娑婆之衆苦，常享極樂之諸樂。親沒，則代親篤修淨業，至誠爲親迴向。心果真切，親自蒙益。若未往生，可即往生。若已往生，高增蓮品。既能如是發心，則與四宏誓願相應，菩提覺道相契。豈獨親得蒙益，而己之功德善根，蓮臺品第，當更高超殊勝矣。而況以身說法，普令同倫發起孝思乎。此其孝方爲究竟實義。非若世間只期有益於色身及現世，竟遺棄其心性與未來而不論也。是知佛教，以孝爲本。故梵網經云，孝順父母師僧三寶，孝順至道之法，孝名爲戒。又於殺盜淫各戒中，皆言應生慈悲心，孝順心。於不行放救戒中，則云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，我生生無不從之受生，故六道衆生，皆是我父母。而殺而食者，即殺我父母。由是言之。佛教之孝，遍及四生六道。前至無始，後盡未來，非只知一身一世之可比也。知是而不戒殺放生，喫素念佛者，豈究竟至極無加之孝乎哉。杭垣紫蔭張公，孝思無既。親沒數十年，每一念及，尚復揮涕。因念親故，專念佛名。蓋以我此色身，即親之身。我既爲親念佛，親必蒙佛攝受也。其孝也，可謂兼世出世而兩全之也。而有其父必有其子。其令嗣馨谷，善體親心，篤修淨業，廣行衆善。初則遍請名賢，發揮祖母費太孺人，苦節撫孤，德鎮坤維之賢。刻其文爲旌節錄。冀所以慰祖母之貞靈，而安父終身孺慕之孝思也。繼則以父常時思慕，因築一室，羅植松竹，額曰循陔小築。中供祖母之像，四壁鋪張名賢題詠。以期其父常奉顏色，而致其如在之誠也。又以循陔小築，遍求名賢題詠。一以彰其父之孝思，一以冀感發於同人。深合觀經孝順父母，奉事師長，慈心不殺，修十善業之道。既有淨業正因，必獲往生實果。然則紫蔭公之父子，及諸眷屬。雖則尚居娑婆，實皆西方極樂世界中之諸上善人也。世之慾孝其親者，可不以此爲法乎哉。

#### 佛頂山路旁造鐵欄杆碑記（代文質和尚作）

圓通大士，誓願洪深。法界有情，等蒙攝受。一切處普門示現，真智無方。東南海補怛名山，應跡有在。無方故逐形隨類，施同體之慈悲。有在故航海梯山，報罔極之恩德。由是歷朝欽敬，舉世尊崇。無非欲祝同康以翼郅治，消災厲以福黎元。因茲三寺鼎立，衆庵棋佈。各宏祖道，共闡佛心。惟慧濟一寺，基踞山巔，名曰佛頂。紆屈數里，路由頑石以砌地。盤桓千仞，人若歷梯而登天。每至香期，來往繹絡。足履滑石，甚屬危險。前住持文正，募諸檀信，鋪以石條。即彼險道，變作康莊。雖仍巍巍陡峻，而復步步坦平，但以旁無遮護，迴避猶覺惴惴。大護法大椿祝公，宿植德本，篤信佛乘。秉居廛爲政之權，行即俗修真之道。適來進香，睹此景象。遂發大心，遍豎鐵欄。普令來者，登圓通場，行安隱道。得大無畏，不勞每步看腳下。獲大總持，了知佛階在箇中。由金繩路，逢左右原。自下地宛轉扶掖，一直至山窮水盡。從茲入於佛慧，親見觀音。如斯功德，直與普門施無畏力，同體相用。當必由斯頓超十地，圓滿三覺。豈止身心安泰，吉祥萃於厥躬，瓜瓞綿延，餘慶覃於後裔而已哉。

#### 濟南淨居寺重興碑記

實際理地，了無生佛之名。修持門中，乃有凡聖之號。心體本寂，因煩惑而昏濁頓現。妄性原空，由覺照而真常獨存。是知不變隨緣，十界之升沉迥異。隨緣不變，一心之體用無殊。然此心此理，含生共具。而徹悟徹證，唯佛一人。故我世尊，示生世間。成等正覺，隨機說法。大根則直示一真法界，令其無住生心，以迄斷惑證真。小器則詳談三世因果，令其趨吉避凶，而爲入道方便。雖千機並育，法無定相。而萬派朝宗，咸歸覺海。舉凡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道，與儒教規程無異。至於明心見性真窮惑盡之事，則儒教發揮未及。以一則隨順世情，一則直示心體。若究其本，則靈山泗水，同居一地。東魯西竺，實無二天。由是古之王臣，無不宏護。今之賢哲，悉皆研窮。以其能陰翼治道，顯淑民情。消禍亂於未萌，證本具之佛性故也。濟南爲齊魯名區，文獻之邦。當唐宋法道盛時，固已梵剎相望。迄今世遠年深，人亡教弛。幾多叢林，悉皆湮沒。縱有寺宇，盡成子孫。不但當地緇素，末由聞法。兼以來往僧侶，無處安息。對鳧居士潘公守廉者，宿承佛囑，乘願再來。讀書明理，學道愛人，昔年之善政，一一載於口碑。戒殺放生，喫素念佛，近歲之修持，種種勒諸心版。其救難濟貧，護法安僧之誠，直可以追給孤而繼文正。每念末世人民，如盲無導。以爲省會之地，絕無十方叢林。則高僧無緣蒞止，正法莫由宏通。其三世因果之理，一心具造之道，或幾乎息。將何以拯世俗之沉溺，登斯民於覺岸乎哉。於民國七年，與濟寧普濟庵德馨退居相商。馨師令本庵方丈健慧，赴省覓地。見東關淨居寺故址十餘畝，可作道場。其寺建於北宋，現成荒丘。僅存佛殿三楹，亦復勢將傾頹。首事欲修，苦無其力。適值慧師以募地開建叢林告。彼固素服潘公馨師慧師之德，遂欣然奉送。且稟縣立案，以爲證據。潘公以古稀高年，遂走京師。祈國務總理翼卿靳公，爲之提倡，靳公即捐二千元。時潘公令嗣復，任財政總長，闔潭共捐五千元。又隨緣樂助，約六千元。遂於九年春開工，至秋落成。時值榆關田蘊山督軍，建節山左。篤信佛法，慨捐千元，極力提倡。並派代表，前往督飭，故得速觀厥成。計修佛殿，天王殿各三楹。其周圍之祖堂，伽藍殿，方丈，念佛堂，禪堂，齋堂，大門，客堂，客廳，廚庫等，共五十餘間。雖無所謂危樓迴帶，閣道傍出之概。亦可以行參禪念佛，宏法利生之道矣。至九月十九，爲佛像開光，成立道場，懸掛鍾板。其焚香禮佛者，肩摩踵接。時有孺子墮井，蒙佛救護，安臥家中之異。後有老人痼疾，夢人令飲井水即愈之祥。至十年，濟寧大旱，而瘟疫盛行。羣取此水，以飲以禱。則甘霖普沛，瘟疫頓息。於是咸稱聖水，因建八角亭以覆之，特勒碑記其事。噫嘻異哉。誠之所至，金石爲開。此固潘公馨師慧師之誠，發起諸人之誠，以成此道場。而衆誠相感，故佛慈俯應，以有此不可思議等事。足徵心佛衆生，三無差別。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。感應道交，有如影響。然寺雖成立，僧無養贍，亦不能安居行道。潘公又復募金一萬二千元，存魯豐公司，按一分二釐起息。每月得洋百四十四元，以作寺中火食，及諸凡應用。則可供常住僧二十人，及掛單僧十人。後若有大慈善家，再捐鉅款。則規模即可按資開擴矣。寺成之後，馨慧二師，相繼歸西。因請天目退居能和老人，暫爲維持。今請兗州華嚴寺妙蓮和尚爲住持。寺中修持，專主淨土。不傳戒，不應酬經懺。信心施主來寺念佛，或打佛七，以薦先靈，以祈福壽，則無拒。以淨土法門，乃一切諸法歸宗結頂之法。下手易而成功高，用力少而得效速。爲如來普度衆生之無上妙道，實凡聖同登覺岸之特別法門。末世衆生，根機陋劣。修餘法門，難得實益。以一切法門，皆仗自力。唯茲淨土，全仗佛力。仗自力，須斷惑證真，非最上利根，不能現生了脫。仗佛力，具真信切願，縱最下鈍根，亦可帶業往生。二法相較，其難易遲速，奚啻天淵。所以十方諸佛，出廣長舌以讚揚。兩土聖賢，發金剛心而流佈。撮舉大要，以告同人。倘能諦信，利益無盡。施資芳名，具列碑陰。仗此功德，必得現生福壽增榮，臨終彌陀接引矣。

#### 常明庵萬年念佛會碑記

即彼凡情，顯如來藏。以果地覺，爲因地心。導六趣以登九蓮，超三界以享四德。於五濁熾盛之際，作一生圓滿之宗者。唯茲念佛一法爲然也。昔立山老人，重興法雨，十有餘年。既欲退居靜室，專修淨業，因築是庵。以爲己及徒輩，盡報投誠，期歸安養之所。境界寂靜，隔絕塵囂。規矩嚴肅，毫無方便。非不貪世緣，甘受淡薄，篤志修持，求生淨土者，不能住焉。前清宣統二年，值了諦師當家。有居士陳樂之，顧壽彭等，來山進香，寄居是庵。見其肅肅庵規，濟濟僧衆。遠接匡廬之蓮社，近承云棲之淨宗。了諦師又爲詳談念佛一法，事雖簡易，理極圓頓。三根普被，利鈍全收。爲如來一代時教無量法門中之最上宗要。一切法門，恆沙妙義，無不從此法界流，無不還歸此法界。以故吾祖立山老人，建立此庵，用接後昆。彼等一聞，遂發大心，糾合同志數十人，人各輸洋若干圓，立一萬年念佛會。即於次年二月十九日爲始，至二十五日圓滿。其夜設放施食，普濟孤魂。永爲定例，一無容改。其庵將此淨資，除建會費用外，盡數置產。所收租課，充續建之法費。其有餘盈，助常住之道糧。誠恐歲久無稽，用勒貞珉。庶億萬斯年，無或廢弛。將見常明道場，香火日盛。十方檀越，信心愈隆。同入佛會，同念佛名，同生佛土，同成佛道。功德利益，何能名焉。其規矩等，詳列於後。

#### 普陀普濟寺化身塔記

古人云，死生亦大矣，豈不痛哉。竊謂不知其由，雖痛何益。須知一切衆生，隨業流轉，受生六道。生不知來處，死不知去處。由罪福因緣，而爲升降。展轉輪迴，了無已時。如來憫之，示以由惑起業，由業感苦之因緣。以及常樂我淨，寂照圓融之本體。令其了知由無明故，遂有此身。即此色身，全屬幻妄。不但四大非有，兼復五蘊皆空。既知蘊空，則真如法性實相妙理，徹底圓彰矣。又恐或有執情固結，未能解脫。俾舍報之後，用火焚化。庶可令未離著者，速得離著。已離著者，速證法身。兼使現前大衆，悟知此身，無有真實。用彼之身，以作證明。所謂應以灰身滅跡得度者，即現灰身滅跡而爲說法。焚化之制，蓋由此設。凡屬僧徒，悉皆遵行。當唐宋法道盛時，在家通人，亦多遵行，不獨唯僧爲然也。普陀，爲觀音大士道場。普濟法雨，爲十方共住叢林，來往僧衆，實繁有徒。凡有亡者，悉用火化。而化身之窯，法甚拙樸。不但多費柴火，且致骨雜灰土。同生諸居士，宿根深厚，篤信佛法。發菩提心，行利濟事。遂仿外國之法，研究斟酌，必期合宜。特備工料，與前後兩寺，各造一座。以其形若塔，故名爲塔。每塔費千有餘圓，可謂真實功德矣。塔甫成，適有往生者，不三句鍾，焚化淨盡。而骨灰悉存鐵函，了無零落灰土中者。因茲大衆歡喜，祈勒石志之。銘曰，受身之始，厥由無明。迷本真如，妄生愛情。愛情既起，幻質斯托。遂認爲我，永不能覺。如來愍之，特設方便。俾彼存亡，俱離我見。身既叵得，我從何有。圓滅四相，頓空五蘊。生滅既滅，寂滅現前。真如法性，復彼本然。離幻妄相，發菩提心。迴向淨土，覲光壽尊。聞法受記，證無生忍。乘大願輪，度諸可愍。令彼一切，同生西方。咸於未來，作法中王。

#### 普陀法雨寺化身塔記

甚矣，衆生之我執堅固而難破也。只此色身，本地水火風四大所成，而妄執爲我。如油入面，永不能出。反將不居陰界，不屬凡聖之真我，全體迷背。如鏡蒙塵，莫能照鑑。故華嚴經云，一切衆生，皆具如來智慧。但因妄想執著，而不證得。若離妄想，則一切智，無師智，則得現前。是知衆生心性，與佛同儔。特因執著，莫能受用。可不哀哉。以故如來種種說法，令其了知從前妄認四大爲自身相，六塵緣影爲自心相之非。則常樂我淨之真身，寂照圓融之真心，自可全體顯現矣。又以身相聳然，根機鈍者，亦難了悟其妄，不生執著。迨其舍報之後，一經火化，頓成烏有。則存者亡者，皆可悉悟其四大假合之身爲非身矣。同生諸居士，宿有靈根，恪修淨行。利人心切，護法情殷。以向來之化身窯，不甚適宜。擬欲改良，殫精研究。仿外國之法而變通之，與法雨普濟各造一座。其形類塔，名化身塔。所費計千餘圓，意美法良，功德無量。銘曰，衆生迷背，非我計我。如蠶作繭，如蛾赴火。本有真我，反不顧問。四大幻質，唯此是認。如來悲愍，種種開導。兼令火化，俾全智照。既知其妄，即識其真。得無礙智，見本有身。乘此智身，迴向淨土。獲無量壽，居諸補處。不違安養，遍入十方。普令迷徒，歸本家鄉。由是衆生，咸復本性。福慧圓足，續佛慧命。願此功德，普及一切。法界有情，俱登正覺。

#### 鎮海李太夫人燃燈照海記

一切衆生，具有佛性常光。舉凡明暗通塞遠近，悉皆徹照無遺。固不假日月燈明，方能有見也。無奈衆生迷昧本性，背覺合塵。致此佛性常光，變作煩惱無明。不但暗塞遠處不能見。即近在目前，若無日月燈光，雖泰山亦不能見，況其他乎。由是輪迴生死苦海，如盲無導，了無出期，可不哀哉。大覺世尊愍之，爲說種種契理契機之法，使其返妄歸真，背塵合覺，以復其本具之真如佛性。又恐根基稍劣，現生未能斷盡煩惑，再一出世，覆成迷昧。遂開一仗佛慈力，往生西方之淨土法門。無論上中下根，但能具足真信切願念佛名號者，則決定往生，萬不漏一。實爲如來普度衆生之無上第一妙法。猶如乘大火輪，於大海中，普拯沉溺，同登彼岸。有緣遇者，幸何如之。鎮海李太夫人者，云書之母也。宿根深厚，現行精純。篤修淨業，廣行方便。不獨母儀閨壼，德鎮坤維。實堪表率鄉閭，力護聖教。普陀懸峙大海，爲觀音大士應化道場。其最高處，名曰佛頂。登峯四望，海闊天空。誠堪開擴心懷，增長智識。清光緒三十年甲辰歲，趙君馥疇，屠君景三，於此造一燈塔。俾常夜燃之，以破船行迷方之險。又建三楹佛堂，令凡來此妙高峯頂者，一一親見觀音。太夫人亦爲佽助若干圓。繼念此燈，原屬佛光。不但令來往船筏，不迷方向。兼復使四遠見者，憶念大士。欲供永年燈油，以淨業純熟，即便西歸。因囑其子云書爲之設法。癸亥春，山靈慾令規模廓大，兼使後來之人，同種善根。遂假祝融之力，以撤去舊建佛堂。慧濟寺僧，復爲募建。云書遂以七年長期公債票五千圓，施於慧濟寺，指定專供燈塔燈油之費。該票利息週年六釐，計銀三百圓。俟抽籤還本時，即將此銀，用置田產。以所收租，充燈油費。佛頂常住，此燈不滅。而賢母孝子之心光，亦隨佛光常昭明於億萬斯年也。彼世之追逐聲色，揮金如土，至於父母兄弟，皆不過問者，聞云書之風，能不愧死。餘故樂爲之記，蓋欲一切衆生，同以佛法之明燈，破除煩惱之昏暗。由茲共出生死苦海，同歸極樂家鄉。作彌陀之真子，爲大士之良朋而已。

#### 重修百丈大智懷海禪師塔院記

自世尊拈華，迦葉微笑。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遂得永傳。而西天四七，東土二三諸祖。心心相印，固已騰輝竺震矣。迨至南嶽讓下，出馬祖一。其啓迪之法，超越常格。機用無方，善巧莫喻。即彼迷情，示本覺心。不離當念，超凡入聖。如驚天霹靂，聞之則喪身失命。如甘露醍醐，嘗之則起死回生。不但如來大教，悉彰常住真心。且令山河大地，全顯法王妙體。直教舉世間形形色色，咸歸本地風光。盡宇宙法法頭頭，親見當人自己。故得會下傑出八十四位知識，而懷海禪師，實爲第一。當野鴨飛去，鼻頭扭回。振威一喝，耳聾三日時。直如金像脫模，光明遍照。獅子出窟，威猛無敵。遂於百丈山，大開選佛之場。以一法不立之洪爐，鑄萬德本具之佛體。其自行化他也，則律教蓮圓修無間，戒定慧一道齊行。其隨機說法，了無轍跡。而靈光獨耀，迥脫根塵。體露真常，不拘文字。心性無染，本自圓成。但離妄念，即如如佛一段，最爲親切。深慮法久弊生，嚴立清規，預爲防範。殆稟佛律制，以期因時適宜耳。遂爲天下叢林金科玉律，而天下師表閣，由茲建焉。其律身也嚴，作務必先衆，或有阻之，則不食，故有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之訓。其誡衆也摯，故有不昧因果一語，令彼誤道不落因果者，立脫野狐業報之身。若約實際理體而論，則凡聖生佛，因果修證，俱不可得。若據修持法門而談，則如來上成佛道，衆生下墮阿鼻，皆不出因果之外。明理性不廢事修，則爲正知。執理性廢棄事修，則成邪見。毫釐之差，佛獄立判。前百丈主人，欲拯末世狂慧之墮落，不惜現身示報。實與百丈禪師，砧錘相成，煅淬相濟。俾後之禪者，徹悟不涉因果之理，實行修因證果之事，以期究竟徹證而圓彰焉。此兩百丈之深心，學者不可瞞盰讀之也。其山屬江西奉新縣，其寺當百丈創建後，即敕賜爲壽聖禪寺。憲宗元和九年，百丈示寂，壽六十六歲。穆宗長慶元年，敕諡大智禪師，塔曰大寶勝輪。塔距寺二里許，自唐迄今，千一百餘年，其法道不無興衰。賴有負荷法道之人，爲之住持，故得寺塔常存，宗風依舊。清末以來，屢罹兵災，加以荒歉。以致寺無高人，塔院頹敗。民國八年，歲在己未，寺主自成師，不忍祖道湮沒，躬請先勤和尚住持，永爲十方傳賢叢林。至十二年，先勤交與了然。二人系法門摯友也。同念祖師塔院，破敗不堪。乃具啓募於諸方同衣，得洋若干圓。遂將塔殿獻殿，揭底重修。而院牆僧寮，悉令完好，共用洋若干圓。餘者贖回田地若干畝，以供塔院住僧道糧。夫剝極則復，否極則泰。先勤了然二師，先後住持百丈，殆非偶然。塔院既修，欲發揮百丈道要，與寺塔興復之由，命光記之。光愧不知禪，姑就百丈故事，及現事，而直言之。俾未來諸賢哲，有所考稽焉。又自世尊入滅以後，凡諸寺宇，莫不以佛爲主，而特立其殿於寺之正中。百丈立清規，凡祝釐祈禱佛誕等，皆於大殿誦經，而朝暮課誦，更不待言。自宋高僧傳，以前立佛殿，後樹法堂，訛作不立佛殿，唯樹法堂。而楊大年作清規序，遂踵其謬。不思若無佛殿，凡諸祝釐祈禱等，當於何處施行。將寺中並無一佛耶，抑供佛於偏殿耶。無一佛，則與外道無異。自居正位，供佛偏殿，以行祝釐祈禱等事，則與蔑國慢佛何殊。只此最極顯著之訛，自宋及元明清，年將近千，無人表正。俾百丈禪師，橫遭誣衊，豈不令人痛心疾首。證義記改作不立餘殿，先樹法堂，亦不成話。此乃一時急先之說，豈可以爲永垂定範。故將事理略表於此，以期後賢知宋僧傳，及各藏清規序之訛。俾百丈禪師，大暢本懷於常寂光中，則幸甚幸甚。

#### 重造小白嶺五佛鎮蟒塔功德碑記（代撰）

大覺世尊，視諸衆生，猶如一子。以其一念心性，原與三世諸佛，無二無別。由迷背故，不但不能親得受用，反承此不生不滅常住佛性之力，起惑造業，輪迴六道，久經塵劫，莫能出離。因茲示生世間，成等正覺，隨機說法，令得度脫。其有善根未熟，並未來世一切衆生，皆亦已作得度因緣，所謂流通經教，遍示未來。及其一期事畢，即入涅槃，以大慈悲，化火自焚，碎萬德莊嚴之法身，爲八斛四鬥之舍利，爲令衆生，禮拜供養，增長福田，作成佛因。由是天上人間，龍宮海藏，各分舍利，起塔供養。人間一分，八國均分，阿闍世王，獨得八萬四千，供恆河中，設立劍輪，而爲守護。百年之後，有其曾孫，名爲阿育，統王閻浮，威德自在，承佛遺囑，振興佛法。取其舍利，役使鬼神，以七寶衆香爲泥，一日之中，造就八萬四千寶塔。將欲遍佈南洲，耶舍尊者，以手障日，五指放光，爲八萬四千道，令諸鬼神，各捧一塔，隨光而趨，至光盡處，即爲安置。凡佛法未至之處，皆置於地中。迨後法化傳通，悉皆次第出現，如育王五臺等塔是也。良以衆生在迷，不了六塵當體即是真如實相，因茲起惑造業，長劫沉淪。諸佛設教，不過就彼所迷之六塵境界，一一示其當體即空即假即中，令其轉迷爲悟，識心達本。故楞嚴云，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，皆如來藏妙真如性。三祖云，六塵不惡，還同正覺。東坡云，溪聲即是廣長舌，山色無非清淨身。如是則見色聞聲，皆堪識心達本，況如來金口所說之經，及真身舍利，並其形像乎哉。雖此方教體，在於音聞，然其聞法獲益者，固不如見相獲益者之普遍常恆也。以故三世諸佛，無不令人建立塔廟，造佛形像。以其一經觸目，八識田中，已種成佛種子，從茲漸漸增長，畢竟得成覺道。由是歷代聖君賢相，通方哲人，多皆建立塔廟於名山勝地，令見者聞者，同種善根，此震旦塔廟之來源也。四明鄞縣東，小白嶺鎮蟒塔者，縣誌，及天童寺志，皆云唐會昌初，其嶺有巨蟒，作祟肆毒，行人患之。時天童住持，厥名藏奐，滅後敕諡心鏡禪師。乃五泄之子，馬祖之孫，洵屬大士乘願示生，一生奇蹟，動人景仰，實天童開宗之始祖也。聞其妖異，即往度脫，先施以食，令身安樂，次爲說法受戒，令心開悟，兼有所依。所施之食，原屬有餡饅頭，以法力故，化爲無量，蟒食不盡，悉變爲石，遍佈山間，及與地中。今其遺蹟，爲饅頭石，表白裏黑，形質酷肖。其蟒既受法食，又聞法要，遂得消除業障，脫離蟒身。師即依法焚化，拾其餘骨，瘞於嶺岡，建塔其上。六楞七層，高十餘丈，中藏佛像，及諸經咒，以期其蟒，仗佛慈力，速證法身，凡彼種類，皆不興作，以故名爲鎮蟒塔焉。又期人天鬼神，瞻禮供養者，植菩提之勝因，結成佛之遠緣。自唐及今，千有餘年，風雨漂搖，霜雪陵轢，傾頹已半，勢將全倒。凡屬見聞，莫不嗟嘆，謂保存古蹟，開墾福田者，何竟寂無其人耶。清末天童住持寄禪，亟欲重修，未及動工，齎志西逝。繼席淨心，其志更切，以寺中工程甚多，力不暇及。今住持文質，急欲了此公案，乃與淨師，戮力同心，各出衣資，並募檀信，襄成勝事，由是緇素歡喜，隨力贊助。肇始於民國八年己未冬，告成於十二年癸亥夏，凡五易寒暑，故得復見寶塔，從地湧出。唯舊塔六楞實心，今作八楞空心，蓋擬如來眉間白毫，八楞中空，具足光明，衆生蒙光照觸，直下離苦得樂，近生人天，遠預聖流之義。於最上層，供五方五佛，取毗盧法身，位居十界極頂，具足四智菩提。又示從凡夫地，冀證佛果，必須腳踏實地，遵修道品，漸次增進，斷惑證真，直至智斷究竟，方可徹證本有法身常樂我淨四德實義。頂用銅鑄，作葫蘆式，底節中空，內貯佛菩薩像，及大藏經目，並大乘經咒，以表一體三寶，三德祕藏，不離當處，究竟圓彰。又經是如來法身舍利，像屬如來報化二身，冀瞻禮圍繞，供養讚歎者，於未來世，同證如來所證功德。中上二節，實以淨沙，用鎮其顛。其級七層，高十餘丈，巍巍然爲覺道之宏標，蕩蕩焉爲迷途之良導。塔之周圍，高築院牆，庶蕪穢不入，而易爲守護。塔之前面，建屋數楹，安一淨行頭陀，長時奉侍香火。共用銀圓五萬有奇，功德芳名，另刻於石。以此功德，恭祝國基永固，治道遐昌，佛日增輝，法輪常轉。凡倡首經營，出資運力，並現在未來，見聞瞻禮，竭誠盡敬，供養讚歎之人，同皆惑障冰釋，吉慶云臨，富壽康寧，備膺厥躬，戒定慧道，悉具當念，業盡情空，見本來之面目，福足智朗，證常住之法身，生作娑婆自在之人，沒入蓮池清淨之會。如是則庶可滿淨文二師造塔之本願，而亦不負出資檀信贊成之盛心也。因敘緣起，用勒貞珉。

#### 金陵妙悟律院垂裕記

如來大法，以真如實相爲體。此體生佛皆具，在佛不增，在生不減，但以佛則究竟證悟，生則徹底迷失，致使升沉迥異，苦樂懸殊耳。如來愍之，隨順機宜，說種種法，令其返妄歸真，背塵合覺。其法之大宗有五，曰律曰教曰禪曰密曰淨。律者佛身，教者佛語，禪者佛心。佛之所以爲佛，唯此三業。衆生果能依佛律教禪以修持，則衆生之三業，遂轉而爲諸佛之三業。三業既轉，則真如實相，自可親證矣。猶恐障深業重，不易成就，故以陀羅尼三密加持之，則轉識成智，轉煩惱成菩提矣。又恐根器或劣，現生不能了脫，再一受生，難免迷失，則生死輪迴，窮劫莫出。由是特開信願念佛求生淨土一法，俾上自等覺菩薩，下及逆惡罪人，同於現生，往生西方。則上聖速成佛道，下凡得預聖流，此如來撫育一切九法界衆生之宏規也。然宗雖有五，道本一貫，五宗圓具，方可隨機各宏一宗，便可上續如來慧命，下啓羣生昏蒙。否則單輪只翼，何能行遠飛空乎哉。律爲教禪密淨之基址，不持律，則教禪密淨之真益不得，如修萬丈高樓，地基不堅固，則未成即壞。淨爲律教禪密之歸宿，不念佛求生西方，則律教禪密，皆難究竟。以淨土法門，乃十方三世諸佛，上成佛道，下化衆生之成始成終法門。所以華嚴證齊諸佛之等覺菩薩，尚復以十大願王，迴向往生西方，以期圓滿佛果。況其餘一切聖賢，與未斷見思之凡夫乎哉。妙悟律院，向以持律念佛爲修持。住持安靜和尚，切恐後人昧厥宗猷。則興此院之明禪老人，及己之一番苦心，便歸滅沒。祈（光）敘述大意，以爲後來住此院之大衆誡。按此院，乃前朝古剎，清咸豐時，已敗壞不堪。兵燹後，只存破屋三間。明禪老人不惜心力，爲之興復。又得安靜師之繼述，則成一淨業道場。但以產業無多，不能普納海衆，而朝暮課誦，經聲佛號，固與諸方叢林，了無有異也。當最初建立時，地痞輒來攪擾，意欲侵佔，明老持之以忍，遂得消其戾氣。後猶佔去院右若干地，不久則家敗而不能有，售與他人，其人亦不能有，乃售與本院。因開溝渠，掘出鉢鈴等法器，知道場地基，龍神守護，佔者俱不吉祥，復得歸還原主耳。愚人不知因果，每欲侵佔寺產，而不知其龍天懷瞋，冥冥之中，折福折壽，所損實重也。刻論因果，俗人尚輕，僧人更重。但俗有身家，其報易見，僧止一己，其報難知。凡僧之住此院者，各須真爲生死，發菩提心，嚴持禁戒，篤修淨業。如是則生爲世間福田，沒入蓮池海會。倘或飽食終日，無所用心，則其人格，便成下流。若更破齋犯戒，敗壞佛門，則成魔王眷屬，地獄種子矣。此院，乃明安二師，及施主心力所成，安住其中，不肯修持，便與侵佔常住無異。古德云，十方一粒米，大如須彌山，吃了不修道，披毛戴角還。若更身主其事，暗相偷竊，則一氣不來，直墮阿鼻地獄，上火徹下，下火徹上，經百千劫，常受焚燒，莫由得出，豈不大可哀哉。安靜長老，痛念法弱魔強，欲振興僧衆之奮修心，欲消滅俗衆之侵佔念。冀彼俗則五福備膺，克昌厥後。僧則三學圓明，丕振宗風。故令作此垂裕之記，以期此院永興無替，常宏法道，則法界衆生，同蒙利益矣。

#### 甲壽徑緣起碑記

四明多佳山，而太白爲最，天童選佛場，適居其中。自西晉惠帝永康元年，義興祖師，在此結茅潛修，感太白星變爲童子，以供役使，從茲成大道場，故名其山曰太白，名其寺曰天童。至唐而法璇心鏡等師，宏禪宗直指之道，愈加恢闊。自後千三百年來，法道常興，宗風不墜，至今猶推爲禪宗首剎，蓋以負荷法道，代有其人故也。誠可謂得最勝之地，方可宏最勝之道，建非常之事，必須待非常之人，地靈人傑，兩適其會，殆有大因緣，非偶然也。由天童寺左轉裏許，即爲玲瓏巖，其峯巒奇峭，如削如畫，凡騷客遊人至此，無不興遺世脫塵之想。自此曲折而上，經大溪流，小溪流，至磐陀石。再上至悟心洞，飛來峯，拜經臺，觀音洞，善財洞，路幾二里，固已經數次曲折矣。而極目千里，確有登東登泰之致。況乎遙觀大海，天水冥同，令人心胸開廓，似非人間世者。然路徑未闢，登陟殊艱，頗爲遺憾。夢坡居士周慶云者，宿根深厚，現行清高，世德相承，熱心公益。於癸亥秋，壽值華甲，遂來天童，作諸佛事。以祈先亡祖禰，同生西方。現在眷屬，俱增福壽。一日遊玲瓏巖，見其山境勝妙，大暢所懷，而路徑崎嶇，深拂興意。遂慨然發心修築，託其友方君佩紳經理，淨心退居督工，以十閱月告竣。自玲瓏篷前起，至善財洞止，計一百五十丈有奇，需銀一千一百五十餘圓。又建石坊一座，需銀四百圓。乃名其徑與坊，皆曰甲壽。過大溪流，路傍有泉，亦名之爲甲壽。竊謂甲者，首也，既云甲壽，當無有超出其上者。以人生百年，如日過隙，留此遺蹟，以伴名山，冀彼來者，同皆著眼。或謂世間諸法，生滅無常，稱爲甲壽，豈即能不生不滅耶。須知佛法，無所不在，何得離世間法，以說佛法。果知見此坊，行此徑者，則此坊此徑，即不生不滅無始無終之佛法。昔世尊至因地布發掩泥處，指曰，此處宜建一梵剎，時賢於長者，持標於佛指處插曰，建梵剎竟，即時諸天，散華讚歎。且道建坊築路，與插標建剎，是同是別。若道是別，則古今豈有二致，若道是同，則何得斥爲生滅。夫法無生滅，生滅在人，有具眼者，見此坊此徑，當必直下親見自己本來面目。其爲壽也，盡未來際，亦無有窮。其或未然，且依經所說，生信發願，念阿彌陀佛，求生西方，則仗佛慈力，速得親證。甲壽之義，如是如是，具眼者當不以吾言爲謬也。

#### 九江居士念佛林蓮社緣起碑記

念佛一法，乃如來一代時教中之特別法門，實爲十方三世一切諸佛，上成正覺，下化衆生之成始成終無上要道。今特立以爲林者，緬維遠公東林結社，開念佛之先聲。了義居士，深知此法契理契機，遂於千餘年後，極力提倡，重興蓮社，追彼芳蹤。雖知自他智慧淺薄，迷惑深厚，而不容已者，以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倘能認真提倡，自可同聲相應，固無所論其古今難易也。因茲不辭勞瘁，策厲進行，不遺餘力，以冀遠近見者聞者，同皆興起，提倡舉行，以至遍周寰宇，豈區區爲此一處計乎。然宏揚佛法，道場爲本，初則借寓他庵，不但不能持久，而且地址偏僻，往來不便，遂於癸亥年，捨己住宅，爲念佛林，其願力之勇毅宏深，實爲罕有。其宅四重，臨街一重，向租米鋪，年得二百餘元，以供林中零用。二重作招待，及會計之所。三重作大殿，中供西方三聖接引像，以常時禮拜瞻仰，臨終自易於感通也。四重爲淨土延生堂，備列捐款各人父母牌位，以期存則福增壽永，沒則直登蓮邦。且各有樓，以爲閱經坐禪之所。居士既發此心，同社之人，悉生景仰，各隨其力而爲培植，或造佛像，或置莊嚴，及諸供具，凡道場所應用者，罔不備焉。從茲修持講演，既得其所，將見善信源源而來，遠近各各相效，於以祛凡情而了佛性，挽劫運以致太平，生爲聖賢之徒，沒預蓮池海會。庶不負世尊說法，歷代諸善知識宏揚，及了義居士舍宅提倡之一番大慈悲心，與自己即心本具之真如佛性也。原夫淨土法門，理極宏深，唯佛與佛，乃能究盡。勿道博地凡夫不能測度，即久證法身之菩薩，亦不能盡知。以故世尊說此法門時，十方恆河沙數諸佛，出廣長舌，同聲讚歎，普令衆生，同生信心，且深嘆釋迦世尊能爲甚難稀有之事。世尊亦自謂我於五濁惡世，行此難事，得阿耨菩提，爲一切世間說此難信之法，是爲甚難。而普賢菩薩，令華藏海衆，同以十大願王，迴向往生，非成始成終之要道，能如是乎。是故千經萬論，處處指歸。往聖前賢，人人趣向。如羣星之拱北，衆水之朝東也。念佛之人，能如是信，若不往生者，日月當逆行，天地當易位矣，有是理乎。願見聞者，同皆勉旃。

#### 五臺山祕魔巖中庵石窟接引佛裝金記

五臺，爲文殊菩薩，與萬菩薩，歷劫常住之聖道場地，華嚴經名爲清涼山。蓋即此凡聖同居之地，在菩薩分上論，即是常寂光淨土，圓離一切煩惑熱惱，究竟清涼也。祕魔巖祕密寺，乃木杈和尚，以木杈直示祖師西來意處。凡聞名者，無不生景仰冀慕之心，況身歷其境者乎。去寺不遠，曰中庵，傍巖建立。其巖高數十丈，其巖窟頗寬大高深，就中塑一接引佛像，高二丈餘，極其圓滿莊嚴，蓋欲來者同禮慈容，同念聖號，臨終同蒙接引往生西方耳。思泰大師，未出家前，至此禮佛，發願爲佛裝金，後出家受具。遂募諸善信，以了此願，共用銀二百餘圓。祈予略將生佛同異之致，彌陀普度之慈，爲之發揮，以示來者。竊惟吾人一念心體，與佛無異，由迷而未悟，故其心相，則天淵懸殊也。然相雖懸殊，體仍無異，如太虛空，虛明洞徹，了無滯礙，由云霧塵霾故，便成晦塞昏濁之相。須知即此正晦塞昏濁之時，其虛明洞徹之體，仍復如故。是以諸佛憫衆生具此真如佛性，由迷背故，反爲起惑造業受苦之本。因茲多方引導，令其返本還元。求其下手易而成功高者，無如信願念佛求生西方也。以衆生信願持名，感彌陀慈悲攝受，故無論上中下根，同得仗佛慈力，往生西方，較比仗自力斷盡煩惑，方了生死者，不可同年而語矣。以故佛爲衆生現種種身，以作得度因緣。須知此像，即佛真身，以衆生機劣，見之爲像。以佛而論，則身土不二，理智一如，何一法非佛真身，而況此萬德莊嚴之妙像乎。蒲衣童子云，此山一草一木，皆具文殊智慧德相，豈此佛像不具如來智慧德相乎。但以衆生機劣，應以像身得度，特現像身而爲說法耳。果能深信此理，不但此像即是真佛，而六道一切衆生，一一皆是真佛。當憫其愚迷，多方開導，俾其同念佛名，同生佛國，待其見佛聞法，證無生忍時，方知自己本來是佛，今始親證。彼以強陵弱，殺彼之身，悅我之口，及互相競爭，殺人盈城盈野，不但不生痛傷，而且以爲得意者，其迷背罪過，無可爲喻，其將來受苦，何其有極，思之，誠可畏也。故謹以此理爲全體是佛，而徹底迷背者告，冀其立即醒悟，勿負如來現身接引之慈，則國家幸甚，衆生幸甚。

#### 嶽運生居士往生記

一切衆生，皆有佛性，皆堪作佛，但由迷悖自性，以致輪迴生死，無有了期。如來欲令復本心性，隨順機宜，說種種法。然欲仗自修持力，於現生中，做到真窮惑盡，以出輪迴而了生死者，末世實難多見。唯修淨土法門，無論上中下根，老幼男女，但具真信切願，以至誠心，念佛名號，求生西方，兼以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，待至臨終，即得蒙佛接引，往生西方，則萬不漏一。以仗佛慈力，獲此巨益，如乘輪船以渡海，非自己本事能然也。以故歷代諸菩薩祖師善知識，悉皆極力提倡此法，以其是了生死之捷徑，成佛道之要法故也。嶽運生居士者，步云之父也，名泰元，字運生，事親至孝，樂善好義，天性忠厚，無所適莫。步云於數年來，頗於佛法，生正信心，喫素念佛，唯誠唯謹。因勸其父母，同皆喫素念佛，求生西方，並以顯淺易解之淨土書，爲之解說，令其常看。其父遂知自心本具佛性，但以惑業障蔽，不得受用，幸有此仗佛慈力法門，俾我等少善根劣機衆生，於現生中，即得橫超三界，高預九蓮，何幸如之。從茲心心憶念，冀遂所懷。至今七月初，略示微疾，初八日早起，念佛畢，囑步云速備衣棺，吾將去矣。待衣棺備齊，乃沐浴著衣而臥，步云戒其家人，切勿哭泣，令失正念，同聲念佛，以助往生。又勸其父，隨聲心念，雖不聞聲，其口輒動，久之遂止，蓋已去矣。又復念三小時，方始哭泣。而其父面帶笑容，室浮異香。三日入殮，相貌如生，其爲往生，可決斷矣。步云日與家人，靈前念佛，以冀蓮品增高，無生速證，藉報劬勞之恩，以盡人子之分。又步云以才小職卑，薪水無幾，仰事俯畜，頗形拮据，向蒙其表叔茅少甫將軍，貼補所需，此次衣棺葬費，皆系少甫所出。少甫公正廉明，清風高節，忠於國而孝於親，推其遺愛，故能視步云如子，而步云感其帡幪，故亦視少甫如父。步云喫素之因緣，實由少甫而始，少甫若能由步云而篤修淨業，喫素念佛，以期生入聖賢之域，沒歸極樂之邦，則相得益彰，兩全其美矣，因並記之，以爲世勸。

#### 汪含章夫人往生記

道之在人，如水之在地，無處不有，苟不加穿鑿之功，則其水決難發現。衆生心性，與佛無二，由無明錮蔽，致佛性功德，莫由顯現。故華嚴經云，奇哉奇哉，一切衆生，皆具如來智慧，但因妄想執著，不能證得，若離妄想，則一切智，自然智，即得現前。如來一代所說，皆爲對治妄想執著之法藥，而念佛求生淨土一法，尤爲圓頓直捷，以其以果地覺，爲因地心，故得因該果海，果徹因源。自法流震旦，一切四衆，由念佛而往生西方，徹證本具佛性，以圓成覺道者，不知有幾千萬億也。汪含章夫人者，江易園居士之德配也，宿根深厚，賦性淑賢，其事父母，奉翁姑，相夫教子，律己持家，皆足爲閨閣法。而且居心仁慈，故於惠施貧乏，救放生命，每每行之。此諸善舉，悉由勤儉而得，使其好逸妄費，將有自顧不暇之慮，況能濟人利物乎哉。易園多年職任教育，唯欲培植真正人才，不惜心力，爲之講授，積勞成疾，於民國八年，臥病不起，醫藥罔效，勢甚危險，有友人以息心念佛相勸，漸獲痊癒。既又遍閱佛經，方知佛爲大聖人，其教有不可思議之事，且悲昔之不知，幸今之得聞也。於是勸其父母，與其夫人，並及兒女，同修淨業。由是夫人虔持佛號，兼誦彌陀普門大悲等經咒，決志求生西方。去歲十月有疾，當痛苦時，輒發大願，願速往生，見佛聞法，證無生忍之後，乘佛慈力，回入娑婆，度苦衆生，心極懇切。月晦之夕，語侍疾者，樓上佛堂，木魚聲甚清亮，屋牀壁間，皆金字經，光明照耀，汝曾見聞與否。又三日前，其姑夢金光滿室，光中菩薩，不計其數，意謂其媳之病，當速痊癒。須知此皆淨業純熟，淨境現前之象。至次日十一月朔未時，結跏趺坐，念佛而逝。逝後神色端嚴，了無死相，通身悉冷，頭頂猶溫。先時兩腿腫脹，不能動屈，及至將逝，遂如平時，故得跏趺而逝，如入禪定也。易園率其兒女，並諸道友，至誠念佛，助其往生，過五句鍾，方始安置。設祭待客，概不動葷，村人慾送公祭者，易園止之，令每日來一班人，念佛一期，約二句鍾。一則免人虛費，二則實益亡人，三則曲引諸人，同種善根，四則冀開風氣，普播佛恩，實爲喪事最善新例，凡有信心者，各當依行焉。殯殮之後，易園以書寄普陀法雨寺，並匯百圓，祈光相宜爲作佛事，以祈未往生則即得往生，已往生則高升蓮品。光令念佛堂十六人，打一佛七，又爲開示念佛法門之利益，與易園居士之真誠，諸師聞之，悉皆竭誠盡敬。至三七日，其姑祝曰，媳逝多日，生西也未，願託夢見告，以慰我心。是夜其子有朋，夢信報紛至，乃取一信，往樓上佛堂看。見佛堂中懸一大燈，光明四徹，遠逾電燈。開函見畫一張，中有大紅蓮華，華有臺座，華下列小字兩行，不復記憶，周圍有衆多小華，華下之水，其色如銀，此日即法雨佛七圓滿之日也。得此數徵，可知決定往生。夫衆生之心，與阿彌陀佛之心，覿體相同，若以信願憶念相感，必致彌陀慈悲誓願攝受。故此間發心念佛求生西方，西方七寶池中，即生一朵蓮華，倘精進不退，則其華漸見廣大，待至其人臨終，佛與聖衆，即執此華，接引往生。宋荊王夫人，篤修淨業，姬妾使侍，無不率行，有一姬妾，無疾化去，夫人夜夢亡妾，殷勤致謝。又引其西行，見一寶池，其量廣大，中一大華，光明殊勝，妾曰，此夫人生處也，其中周圍所有之華，皆蒙夫人教，及展轉相教以發心者。夫人醒已，悲喜交集，未幾，值誕生日，念佛立化。有朋所夢，與此相仿，但汪夫人無荊王夫人之功夫，及化導之權力，故其境遠遜。而有朋未到淨業純熟之時，故只見其畫，不能親見其境。以如是因，感如是果，因不虛棄，果無浪得，於此益信。願見聞者，各共勉旃。

#### 徐母楊太夫人生西記

一切衆生，皆有佛性，皆堪作佛，固無論天人修羅鬼畜地獄，況男女貴賤，智愚賢否乎。其升沉六道，輪迴不息者，由迷之淺深，與業之善惡，以爲因緣，而一念佛性，固未嘗因此或有增減也。以迷而不知，不但不得受用，反承此佛性功德之力，作起惑造業，因業感苦之本。豈不大可哀哉。如來愍之，令其返迷歸悟，斷惑證真，以迄親證本具佛性而後已。又以衆生無力斷惑，縱有修持，不能現生即了生死，再一受生，多皆迷失，則盡未來際，解脫無期矣。於是以大慈悲，特開一信願念佛求生西方法門，俾一切若凡若聖，同於現生，仗佛慈力，了生脫死，較彼專仗自力者，其難易遲速，天淵懸殊也。以故自古迄今，緇素四衆，修此法門，往生西方者，不勝其多，即近時亦常見之。安徽石埭縣徐母楊太夫人者，徐居士國治之生母也。其性情孝慈柔善，明敏果決，事父母，事舅姑，相夫教子，持家處事，一一皆悉堪作閨閣典型，女流師範，方之古烈女母儀，賢仁，明智諸傳，殆無愧焉。幼即奉佛，老而彌篤。其子三，曰國華，國鈞，國治，各受職於政商二界。國治在天津，欲長侍膝下，於民國十年，迎養至津，遂持長齋，受優婆夷戒。從茲念佛益精進，頗有瑞徵，恐不求一心，專希瑞相之愚人受病，故不錄。是秋，安徽水旱奇災，省長電調國治襄辦賑務，以八年在京，辦有成績故也。國治不忍遠離，夫人責以大義，促令速去，以救災黎。國治在皖年餘，夫人有病，不許書信言及，恐遠道來省，致誤賑務，並囑國華國鈞勸募，以己私蓄，傾囊相助，蒙大總統題頒匾額，與慈惠徽章。十一年賑務畢，皖憲仍縶維國治，乃復迎養皖垣。以年已七十有四，精神衰頹，親戚中有勸開齋者，夫人曰，我寧茹素而死，決不食肉而生也。至今春，病日篤，而神智清明，念佛不輟。謂國治曰，餘於世事，艱苦備嚐，故無戀慕，心中唯有念佛一事而已。又曰，每一發熱，痛苦異常，一想到西方極樂世界，則頓覺清涼矣。二月廿一，命請僧來寓念佛，以助往生。令將己衣物，盡行變賣，供養三寶。問國治曰，何日去最好。國治答以後天是齋日，最好。歷數時曰，餘已見釋迦牟尼佛，及在津所供之佛菩薩，何獨不見接引佛乎。國治曰，時至則見矣。次日，仍復隨僧念佛，至廿三黎明，念佛僧福海師曰，夫人神志氣象如常，一二日內，尚不能去。至巳刻，國治請一接引佛供牀前，曰，阿彌陀佛來矣。夫人聞之，生大歡喜，起坐瞻視，高聲念南無阿彌陀佛數聲，即結印含笑而逝。國治與諸師，及眷屬，猶高聲念佛三句鍾，始舉哀，及沐浴換衣。香氣馥郁，有友來吊，於門外即聞之，嘆爲稀有。三日入殮，面貌比生時更加光彩，頂猶微溫，四肢柔軟，以數珠置手中，乃屈指握之。猗歟懿哉，若夫人者，可謂宿根深厚，現行精純，又得其子國治，多方輔助，故令淨業成熟，得遂往生之願。世之不念佛者不必論，即志心念佛者，其子女多皆於將終時，號哭洗濯換衣等，俾彼既生悲傷，又生瞋恨，遂致打失正念，仍復永劫輪迴於三途六道中，莫之能出。彼猶自謂爲盡孝，不知誤親往生之罪，較殺親爲更甚，而舉世不知，良可悲傷。國治法母慈仁奉佛，故長齋學佛，屢辦賑務，悉皆竭盡心力。今夏來山，以夫人行狀見示，祈爲作記，以爲後世子孫遺範。餘以固陋冗忙辭，後覆函祈，因約略敘其平生，而於末後事實，稍加詳悉，冀世之爲人母，爲人子者，咸取法焉。

#### 陸西林居士感應記（民國十五年孟秋）

觀音大士，恩周法界，隨類現身，尋聲救苦，多有深蒙加被，而不自知者。今夏五月，以所印之觀世音菩薩本跡感應頌，寄蘇州西林居士陸壽慈。彼閱至第二卷救苦門，不禁有感於中。方知幼時難地獲生者，皆大士慈力加被也。遂略敘其事，函致於光云，予家太倉，少孤，賴祖母寡母教養。母持觀音齋，常誦觀音經，大悲咒。咸豐十年，予年十四，值粵匪屢陷各城，從母胡太君，挈吾家三口居鄉間伊宅，未幾城陷。予攜篋有大悲懺，從母之妣張太君，命予鈔其咒文，由是記誦不忘，日念若干遍。及從母他徙，即依三圖毛姓親戚住。至秋，賊大出，肆掠焚殺。一日午餐，適賊至。祖母年高不能逃，予隨母逃向後園竹叢中，賊持矛後追，予母子急跳於河，適有樹根，且捉以待，見賊向竹中亂戳一陣而去。聞背後人聲，回顧見數賊立河干，搖旗呼哨，若絕不見吾母子者，少選賊去，乃出。及今思之，猶不勝惴惴焉。次年十月，將絕糧，貸錢千四百，僱船往璜涇訪族祖竹樓翁。未至而日已暮，船伕推予上岸，並擲所攜物於岸而去。日暮途窮，無可爲計，不禁痛哭。村媼袁太君憐之，令宿其家。次日命其子伴予謁竹樓翁。翁固貧士，急公好義，有聲庠序，聊借行醫，以期餬口。一見甚歡慰，許爲設法，令多待幾日，遂居袁氏月餘。及翁資籌妥，送登海船，因到上海，承親戚引至南門外翠微僧舍，時李相國統兵駐此，得由傭書以進。太平後遷居蘇州，勉成家業，得免爲溝中胔，幸哉。感念從母，袁媼，及族祖之恩德，不啻生死肉骨，終身不敢忘，猶不知經咒之感應也。今讀大士感應頌諸事蹟，始知脫離鋒鏑，每遇急難，輒逢善人，皆由吾母持齋誦經，感菩薩大慈悲神力覆護之所致也。普門品云，心念不空過，能滅諸有苦，於苦惱死厄，能爲作依怙。信然。爰追述之，冀一切善信至誠念菩薩名，及觀世音經，大悲神咒，自可逢凶化吉，遇難成祥，以及業消智朗，障盡福崇，生入聖賢之域，死登極樂之邦云。願法師愍我愚誠，作感應記，附入文鈔，普令同人，咸生正信，共沐慈恩。夫西林居士，宿植德本，現行淳淑，多年以來，長齋奉佛，修持淨業。年已八十，精神強健，遇有公益，雖數里遠，皆悉步行，人力車等，概不肯乘。目力甚好，能寫小字。光四月至蘇，數來談敘，其謙卑自牧，爲現今所無。彼自幼屢蒙大士冥垂加被，故有今日，然猶未徹知其所以然。則世之受慈護之恩而不知者，蓋多多也。譬如杲日，普照萬國，盲人雖荷日光生成，以未曾親見光相，遂謂爲無，則其負照臨之恩也大矣。愍世愚迷，錄以爲記。

#### 烏尤山寺新建藏經閣記（山在四川嘉定樂山縣）

佛法大無不包，細無不舉，凡十方世界之大，一念心性之微，淑世善民之嘉謨，超凡入聖之懿範，無不徹示原始要終所以然之極致。其道大理微，文深義廣，欲闡揚其旨趣，則罄海墨而莫窮其妙，若玄會其圓詮，則覓一字而了不可得，雖聖人有所不知，豈凡情所能測度。是以舉行其法，天地鬼神悉無所違，故古今首出庶物出類拔萃之人，莫不殫精修持，極力流通，以期自他同得實益焉。綜舉如來一代教典，分爲三藏，藏者，深固幽遠，無窮無盡之謂。凡佛所說大小乘經，名爲經藏，凡佛所制大小乘律，名爲律藏，凡菩薩聲聞所著釋經宗經諸論，名爲論藏，此皆自佛國請梵本至此土翻譯者，約五千餘卷。自大法東來，諸宗崛起，代有高人，或著疏以釋經，或宗經而造論，以及種種語錄傳記，凡屬宏揚法道之著述，皆續之於後，名爲續藏。然古德著述，類多遺軼，入藏者乃百千分中之一二耳，而其多已至二千餘卷，況未入藏而舉世流通者，更難悉數也。巍巍義山，洋洋法海，隨人資稟而爲研窮，莫不皆得見真空而徹法源，以復其本具之佛性焉。烏尤山寺者，西蜀著名之勝地，觀音現化之道場也。自唐惠淨上人開山以來，歷千餘年，宗風不墜。雖琳宮紺殿，稍遜往昔，而乘戒俱急，竭誠禮誦，今昔固無二致，非所謂地靈則人傑乎。傳度大師，住持此山，凡百廢墜，漸悉修理。既建彌陀殿，以爲專修淨業之所，又建此閣，用供所請頻伽書冊藏，以爲研究佛法之據。其藏字小，不利老人，擬後有大施主，當入都請梵本大藏，以期普得讀誦而研究焉。其爲法爲人之誠，於此可見其概。其閣五楹兩層，備極莊嚴，所費約三千數百圓，皆遠近檀越感度師之德，而歡喜布施者。工成，致書於光，命爲之記。竊惟一大藏教，義理無盡，而法不自宏，宏之在人。譬如大富長者，庫藏衆多，設使其子不知，則無從得其受用，殆與貧賤人子，了無有異。倘能知之，則用以自奉，並以賙濟一切，無不稱己所欲，而悉充足，其藏仍復不減絲毫，以此寶藏，是無盡藏，取之不盡，用之不窮，盡未來際，無或罄竭。所願一切四衆，同皆探此寶藏，以自利利他，則燈燈相續，明明不絕。庶不負如來說經，諸祖宏法，度師建閣，檀信佽助之一番至意矣。凡我同倫，各自勉旃。

#### 烏尤山普同塔記

衆生一念心性，與佛無二，由妄執故，遂成天淵懸殊。如來愍之，令修四念處觀。一觀身不淨，二觀受是苦，三觀心無常，四觀法無我。此觀若熟，我執即破，我執既破，法執亦亡，見思二惑因茲而斷，便可以超凡入聖，了生脫死，往生淨佛國土，修習菩薩行願，以期上成佛道，下化衆生而後已。其有根機陋劣，現生未能如是者，待其死後，火化其身。俾彼了知五蘊本空，四大非有，一靈真性，徹底圓彰，既不屬於見聞覺知，亦無所謂我人衆壽，庶解脫乎業累，以親證夫真常。是以古之在家通人，多皆依此送終，不獨僧衆爲然也。以其既令亡者得其解脫，又令存者悟其本空，其利益殊非淺鮮。既化之後，設道德高超者，必有堅固不化之舍利。即無舍利，其燼餘之朽骨，悉安置於普同塔中，亦若生居叢林，參隨海衆，凡聖同居，藉資薰陶。靈骨既多，必有神超淨域，業謝塵勞，蓮開上品之華，佛授一生之記者。與之同居，如蠅附驥尾，亦可直達千里。亦如水歸大海，悉捨本名，同一咸味矣。此普同塔之所由來也。嘉定烏尤寺，自唐惠淨大師開山，至今千有餘年，歲月既久，其普同塔亦已坍塌破壞。幸傳度大師，住持其中，力振蓮宗，既令存者修淨業以同生西方，又欲亡者得樂所以共入海會。用是募諸善信，以成其事，命光作記，以發揮其義意。爰爲頌曰，衆生受生死，皆由執有我，因茲起三毒，如蛾爭赴火。試觀念未生，我究居何所，即令既生後，我究屬甚麼。既不屬根身，亦不屬識心，以根無所知，識心因物移。衆生不了故，逐妄而迷覺，認此妄想心，常受生死縛。如來垂慈愍，令觀我本空，既知我空已，諸法盡消融。況復經火浴，四大悉分散，五蘊原無有，我從何處現。從此證無生，真我方覿面，普願法界衆，同作如是見。

#### 創建菩提精舍緣起碑記

淨土法門者，十方三世一切諸佛，上成佛道，下化衆生，成始成終之法門也。以如來所說一代時教，種種法門，皆須修持功深，親到業盡情空地位，方可了生脫死，超凡入聖。若惑業未盡，則生死輪迴決定莫出，縱有修持，只得世福，及作未來得度之緣種而已。此係仗自力以了生死者之難也。淨土法門，則以深信切願，持佛名號，求生西方。兼以敦篤倫常，恪盡己分，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，以己信願，感佛慈悲，感應道交，故於臨命終時，即得蒙佛慈力，親垂接引，往生西方也。固無論惑業之有無，功夫之淺深，但具真信切願，雖罪業深重者，尚能出此三界，登彼九蓮，況戒善齊修，定慧均等者乎。此係全仗佛力，兼仗自力以了生死者，故於一代時教法門之中，名爲特別法門，不得以通途仗自力法門並論也。良由以果地覺，爲因地心，故得因該果海，果徹因源。以故千經萬論，處處指歸，往聖前賢，人人趣向。以其爲了生脫死之捷徑，超凡入聖之妙法故也。溯自大教東來，廬山遠公，創開蓮社。與僧俗一百二十三人，精修淨業，咸得往生。自後代有高人，爲之提倡，而天台，清涼，永明，大智等，其發揮闡揚，尤爲不遺餘力。由是蓮風遍及中外，因茲出五濁以預海會者，又何可以算數譬喻而得知其數哉。近來世道人心，愈趨愈下，凡懷憂世之心，欲爲救援者，莫不以歸心佛法，提倡因果報應及戒殺護生，信願念佛，求生西方爲志事。傅裕齋居士，宿植德本，性行淳和，以職任商業，未知佛法。去歲訪友至杭，夜宿常寂光蘭若，聞衆僧念佛聲，直同甘露灌頂，醍醐沃心，慶快之忱，非言可喻。因茲觸動宿根，即欲與同志，隨分隨力修持此法。乃與丁甘仁，倪大椿，譚步韶，嚴子良，孫良臣，傅裕經，傅庭芳，沈晉鏞，金益如，林雙泉，陳載峯，莊海濤，李述初，吳祖昌，譚子臨，譚石卿，譚海秋，譚竹馨，羅稚云，謝崇華，田玉樹，傅夢弼，譚肇貴等商，擬於杭州西湖，建一精舍，以作現在隨力修持，老來專心辦道之所，僉稱曰善。遂購地建築，不二年而工竣，因名之爲菩提精舍。其基地二畝六分七釐，共爲兩進。前爲大殿，五間，中供西方三聖，旁供十八羅漢，以作念佛禮誦之所。後閣五間三層，上層三間，中供三聖尊像，旁供二十四人祖先牌位，以顯會預蓮池，常侍彌陀，即得親證無量光壽之體用，不生不滅之佛性。其前後次序，悉以當人之年齒爲準。兩旁及中層，分裝房間，以作諸人靜修之所。下爲客廳，旁作養心堂，以備高人傑士暫時憩息。其宗旨大綱有五。一本精舍，原爲社友各有職業，不能常住專修，因禮請真心辦道之戒僧七位，常年修持，每日二時課誦，三時念佛，以爲諸社友乘暇來此修持之嚮導。衣單食用，通歸社友攤任。二本精舍，乃二十四人公同建立，公同經管，將來繼管之權，每人只傳一房，須擇其性質與佛法相應者，其餘子孫，概不過問，以免支派蕃衍，無處安居，及人各異見，或致紛爭耳。三本精舍，原爲自修而設，與寺廟性質各別，不得應酬社外人經懺佛事，即逢年節，亦不任人燒香，唯社友或有祈禱，或有追薦，則無所礙。四本精舍，以專修淨業清淨持戒爲主旨，葷酒不許入門，凡下棋打牌，以及與佛法相違之事，一概禁止，凡諸社友，各宜自勉。五本精舍，原爲社友靜修而設，其居住日期，隨己心意，唯不得攜帶女眷，及小孩等，設或家眷欲來瞻禮，固無不可，但須即日便去，決不許女眷住宿，以期無妨清修，息世譏嫌，俾菩提二字，得以光大而擴充之，則爲幸大矣。綜此僧俗修持功德，上祈各人歷代祖宗，現生父母，消除無始惡業，增長殊勝善根，預蓮池之海會，證本具之法身。又祈凡住此念佛諸師，及各社友，與諸眷屬，三障冰消，五福云集，生入聖賢之域，沒歸極樂之邦。又祈見者聞者，各各效行，共轉凡心，以成聖智，則禮讓興而兵戈永息，忠恕起而物我同觀。庶天下太平，人民安樂，唐虞盛世之風，便可見於今日。而人皆可以爲堯舜，人皆可以作佛之語，悉得其實證焉。此諸居士創建精舍，題名菩提之本心也，因略述之。

#### 創建西方三聖殿功德碑記（代華德師撰）

阿彌陀佛，乃法界衆生之無上慈父，險難惡道之第一導師，因中發四十八種之誓願，果上獲超諸數量之光壽。端居蓮邦，分身遍十方剎海。普攝含識，即生證三德涅槃。至若觀音勢至，二位大士，則現身塵剎，尋聲救苦，攝念佛人，歸於淨土，輔弼彌陀，度脫衆生，與樂拔苦，咸令究竟。三聖恩德，深廣無量，雖天覆地載，莫能喻其萬一，縱粉身碎骨，何由報其涓埃。（衲）忝爲弟子，莫闡宏猷。欲令闔院僧衆，專修淨業，擬創極樂世界，三聖寶殿。而資斧空乏，不克如願，幸有信士洪慶齋，同室戈氏妙芳，夙植德本，篤信佛乘，仁慈居心，宏護爲事。率女王洪氏，外孫王天賜，慨施多金，助成勝事。故得金容舒輝，法輪常轉，功德利益，何可名言。唯願三聖垂慈，冥顯加被，俾彼本施主，及諸助緣者，各各現世災障潛消，備膺五福，臨終形神俱妙，高登九蓮。先亡祖禰，咸升極樂之天。後代兒孫，悉入仁壽之域。因書緣起，用勒貞珉，俾後之安居修行者，知淨土法門之所以廣大，決志求生，三聖道場之何由成立，福資檀越云爾。

#### 螺頭廟東照寺重修地母廟碑記

普載萬象，不生分別，普生萬物，以給人用，而且不矜其功，不望其報，地之恩德，可謂廣大周遍博厚悠久而莫能名焉。聖人立法，凡法施於民，以死勤事，以勞定國，以及御大災，捍大患者，皆設祠祀之。況吾人畢世所依而生之大地，可不特建殿宇，莊嚴儀像，常以香華燈燭供養，以少舒報恩之心，恆致如在之誠乎。此東照寺地母廟之所由建也。言地母者，即佛經所謂主地神也。蓋以生長萬物，若母之養育兒女，故俗稱爲地母，實非專現女身者。按華嚴經世主妙嚴品，主地神有佛剎微塵數之多，雖有從他方世界來者，然只此大地，亦非一神所主，殆各有疆界耳。又凡屬神祇，皆有升遷進退，如世官僚，官署官名，則永不更改，其人則進退攝謝，了無一定。非如倉頡，孔子，關帝，文昌之專屬一人也。董事葉昌云，以地母廟建立已久，將欲傾覆，募諸善信，得洋若干元，住持慈寬，又助一半，遂得殿宇法相，悉皆重新，將欲立石，祈敘大義。易曰，地勢坤，君子以厚德載物。人能居心行事，有如大地，施恩不求報，受辱不懷瞋，但盡我之天職，不計人之順逆，如是之人，生入聖賢之域，沒登極樂之邦。如持地菩薩，以平地故，心地遂平，得證圓通，將來尚覆成無上道，教化九法界一切衆生，如天普蓋，似地均擎，無有一人，不在鈞陶化育之中。此觀象修道證心成佛之大利益，願諸閱者，咸注意焉。

#### 今彩大師往生記

今彩大師，俗姓方，江西雩都縣人。宿有善根，少即戒殺喫素。至三十後，深厭五欲多苦，三界無安，遂出家於福建長汀縣報恩寺。具戒後，專志苦行，於贛州光孝寺執香燈，精潔虔恭，凡見之者，皆嘆其誠。惜常住物，如護目珠，日以禮拜念誦爲事，時無虛棄，爲寺衆所欽敬。繼欲專修淨業，徙寧都深山石室中，架松爲座，聚草作褥，種薯爲食，補衲爲衣，其爲苦行，人所難堪，師恬然適意，以道爲樂。久之，有造訪者，施以銀錢，則卻之不受，若與敝衣粗食，則便受之。素性孤潔，不立徒衆，有重其德者，代爲收四人，實皆未與同住。一徒名德緣，廟稍豐裕，念師清苦，再四哀懇，接回供養。未幾，復往蓮花山，自以木板隔一小屋而居，寺衆尊其道行，聽伊自便，終日閉戶誦經念佛，除早午二餐外，魚磬之聲，朗朗不輟，數十年如一日。由是緇素信慕者衆，每有誠心供養衣履[貝+親]施，不容推卻者，隨即供佛供僧，爲彼作諸功德，隨身僅留十圓，以備命終焚化之費，其清苦自甘，解脫無著，有如此者。凡造訪者，無論緇素，均示以娑婆惡濁，極樂清淨，急求出離，是爲要務。然須明因識果，修行世善，謹守禁戒，誦經念佛，內外如一，始終不變，方有冀望。從無一言，涉及世間福樂者。民國七年戊午，年七十四，十月初，示微疾，至初四日，斷飲食，念誦如常，夜深遂息。初五侵晨，寺衆不見師起，叩之闃然不應，入室視之，已端坐化去。左手仍執引磬，一如平昔念佛時，頭略低垂，面帶笑容，與生無異。寺衆觀之，讚歎不已，僉云，師平日有若是之行履，故致斯時得如此之景象，其神超淨域，質託寶蓮，可以決定無疑矣。其徒德森，爲餘言之，切念末世僧人，每多懈怠，唯貪利養，不修道業，若師者，真可以爲末世楷，因筆以記之。

#### 趙尊仁居士往生記

趙尊仁，法名培庚，如皋馬塘市人。年三十餘，素業商，其性情淳篤無僞，其作事果決率真。近數年來，得聞淨土法門，深生信心，日以念佛求生西方爲事。置商業，專辦慈善公益事，極其認真。由是倡辦濟生分會，及佛經流通處，凡有善舉，力能爲者，無不爲之。地方路燈，親自早收晚送，不以爲勞。一方之人，皆服其誠，彼以誠感，衆以誠應，凡所勸募，無不隨願圓成。民國十五年冬，身嬰篤疾，力疾提倡佛七，以祝世界太平。訂於臘月初二日起七。至初八日圓滿，請掘港西方寺範成師主七，其經濟皆善信所自送，入會念佛者，四十餘人。居士雖帶重病，其念佛益精進，若無病者，至初六日下午七句鍾，竟念佛坐逝。在會諸人，益加懇切念佛，助彼往生，過數小時，頂猶溫，形色與生無異，於以見彌陀願力，衆生心力，兩皆不可思議。良以真如佛性，衆生本具，特仗因緣啓發耳。如種子已佈於地，一經時雨，隨即發生萌芽。彼世之以本具佛性之力，日馳逐於貪瞋癡殺盜淫中，譬如以隨意雨寶之摩尼珠，置於圊廁，則無所受用矣，可不哀哉。聞居士之風，能不愧死。

#### 沙健庵居士往生記

沙健庵，名元炳，江蘇如皋人。其品行操持，文章道義，皆足以爲末世楷。其學重躬行，不尚詞章，其志務盡分，不慕榮寵，以故登太史第後，家居奉親，冀儘子職，不入仕途。初未知佛爲何如人，經具何如義，循襲乎韓歐程朱之說，謂佛法爲聖道害，而於國於民，皆無所益也。逮辛亥國變後，悶極無聊，常存超出此世界想。試取佛經讀之，見其義理精微奧妙，圓融超脫，始知佛爲大聖人，其教有不可思議之事，若出幽谷，得睹天日，不禁喜極而悲，惜數十年拘墟之陋。從茲潛心研究，受持讀誦，以冀親證本有佛性，不致常爲六道輪迴中人。民國十二年癸亥，年周華甲，厭世之心益切，適諦閒法師蒞如講彌陀經要解，親預法筵。遂知淨土橫超法門，爲等覺大聖，逆惡小凡，同於現生，仗佛慈力，出此娑婆，登彼極樂，隨己根性，而得證入之道。於是專修淨業，以期往生。次年崔益榮來山歸依，與光言居士之學問修持，因令持文鈔以相贈。次年陳正有以所作斥喪中食肉飲酒論見示，據經引史，明辨以晰，知居士學有根柢，志希聖賢，雖未相見，而彼此各皆心許爲神交矣。去夏聞光至滬，即欲來見，以病不能出門，未果，猶期異日來山請益，迄至將終前，與友談論，引爲憾事。然既生西方，親炙彌陀，參隨海衆，未見一粥飯僧，又何所歉。至秋，左腋患癰，繼以咳血，入冬益甚，中西醫均無效，得無以修持力，轉重報後報，爲輕報現報，以了宿業乎。至臘月十一，遂臥牀不起，乃將生平著作，付門人項本源，黃文浚，略囑咐家事。頗悔從前改廣福寺爲議會，遷移佛像，有贊成之過，命其子進，出三千金，於東門廣慧庵，改建佛殿，以贖前愆。又令家中眷屬，日夜輪班，在牀前念佛，即至臨終，亦復如是，不得預爲洗濯換衣，及哭泣等，殮以布衣，勿用綢緞。喪中無論祀神待客，勿用酒肉，吾嘗作論斥世，汝等切勿隨順惡俗，陷我於罪。又令請僧助念，必期仗佛慈力，往生西方。於牀前設香案，供阿彌陀佛接引像，面對慈容，口念心憶，專精一致，概不提及餘事。二十四夜，病益殆，僧衆咸來助念，居士正念分明，聲默相隨。延至二十六，雖不聞聲，口恆翕張。午後氣益促，家人及僧衆念佛聲益悽緊，至酉時，遂溘然而逝。頗有異香，大衆念佛益烈，逾二時頂猶溫，直至天明，始停佛聲，爲拭體著殮服，舉哀，其子能奉命無違，可謂真孝。噫，若居士者，可謂宿根深厚，見地高超，言行相應，內外一如。據數年來之修持，及平素之信願，臨終之景象，殆中品上生者乎。以孝養父母，行世仁慈，具真信願，攝心淨念故也。然一得往生，當必地登不退，忍證無生，漸次修習，以至圓滿菩提而後已，又何歉憾乎哉。茲撮取其徒項本源，其子進，並吾徒崔益榮所述而記之，以期後之輯往生傳，及隱士事蹟者，有所本云。

#### 沈翊仙居士脫難記

佛視一切衆生，猶如一子，愛無偏黨，常欲度脫。以一切衆生，皆有佛性，皆堪作佛，故雖絕無信心之一闡提輩，亦無一念棄捨之心。機緣若到，自可生信歸依，依教修持，以迄斷惑證真，了生脫死也。故楞嚴經云，十方如來，憐念衆生，如母憶子，若子逃逝，雖憶何爲，子若憶母，如母憶時，母子歷生不相違遠。若衆生心，憶佛念佛，現前當來，必定見佛，去佛不遠，如染香人，身有香氣。法華經云，若有無量百千萬億衆生，受諸苦惱，聞是觀世音菩薩，一心稱名，觀世音菩薩即時觀其音聲，皆得解脫。又云，是觀世音菩薩，於怖畏急難之中，能施無畏，是故此娑婆世界，皆號之爲施無畏者。良由衆生之心，與佛菩薩之心，覿體無異，但以衆生迷昧，背覺合塵，致使彼此間隔，莫蒙覆被。倘背塵合覺，一心稱名，自然感應道交，垂慈加被，雖遇險難，亦得無虞也。安徽沈翊仙居士，向不知佛，丙寅春，金陵起金光明法會，遂入會隨喜，讀金光明最勝王經，覺義理精妙，願常受持。因請一部，日誦一卷，十日一週，週而復始。夏間從軍贛地，軍事紛繁，不能誦經，但默念阿彌陀佛，及觀世音菩薩聖號而已。八月贛戰失利，全軍覆沒，唯彼一人，得全身命。方知佛慈廣大，感應無差，奈芸芸衆生，不但不生信向，反從而毀謗之，致令無緣大慈，同體大悲，莫由親受。喻如杲日當空，普照萬邦，彼戴盆者，莫見光相，可不哀哉。後得印光文鈔，乃知淨土法門，爲一切若凡若聖，現生即得了生脫死之道。仗佛慈力，橫超三界，較彼仗自力斷惑證真豎出者，其難易天淵懸殊也。冬初歸家，特闢靜室，供佛，及觀音聖像，晨夕禮念，以期消除宿業，增長善根，生爲三業清淨之人，沒登九品寶蓮之位。以書致光，祈爲作記，因將佛菩薩平等大慈大悲，愍念衆生，及衆生向背不同，致有得受覆被與否之義，書以贈之。以冀無信心者，即生正信，有信心者，益加修持。務必敦篤倫常，恪盡己分，克己復禮，閒邪存誠，衆善奉行，諸惡莫作，生爲聖賢之徒侶，沒入如來之封疆。倘人各如是，則爭競消滅，禮讓興行，天下太平，人民安樂矣，何幸如之。願見聞者，咸諦信而力行焉。

#### 永春重修東關橋觀音靈感記

觀世音菩薩，誓願宏深，慈悲廣大，遍周塵剎，隨類現身，尋聲救苦，度脫衆生。由是凡通衢要道，多建廟宇，以期往來之人，親睹聖像，生恭敬心，庶可咸蒙慈覆耳。福建永春，古稱桃源，山川秀麗，民俗淳樸。邑東十里，地名東關，與泉州南安毗連，有溪橫其間，寬若干丈。宋時即建石橋，以利行人。然水甚衝激，遇大風雨，橋輒傾圮，每數十年，或百年，橋必重修，具載縣誌。邑人崇奉佛教，於橋正中建亭，供觀世音菩薩聖像，令來往者，同種善根。清光緒三十四年，歲在戊申，洪水爲災，橋全毀滅。當將毀時，適值半夜，風雨洪暴，橋頭一店主陳某，年五十餘，頗好善信佛，已熟寐矣，忽聞叩門聲甚厲，大呼速往橋上捧菩薩出，遂驚醒，而叩聲益厲，連呼速去。急開門，則了無有人，見水勢洶湧，橋搖盪有聲，若將仆者。風雨撲面不之顧，馳往橋亭，捧菩薩出，甫離橋，聞崩裂聲，則橋正中一段，已隨波浪去矣。其人言，初亦不知何以能奮勇如此，殆有神助者然。噫，異矣。邑人李元賢之父繼如公，經商星洲，家道頗豐，熱心公益，乃與星洲僑友，倡捐重修。至民國甲寅，橋始告成。迨至丙辰，又遇風災，橋亭與梁木毀焉。鄉民遂奉菩薩於附近廟中，而世道荒亂，橋事無過問者。元賢之母黃太夫人，往廟燒香，經過其地，惄焉傷之，意欲重修。夜夢菩薩，現金色身，璀璨莊嚴，語之曰，唯汝能爲我重修此橋，並以祀我，可速爲之，以福汝子孫。由是觀之，足見菩薩唯以利益衆生爲念，而一見聖像，即種將來成佛之善根，故特示修橋，而兼令供奉聖像也。太夫人遂馳書諭賢，備款復修。乃舉邑人某某董其事，至癸亥二月工竣，當地人士，爲懸匾聯頌之。仍奉菩薩於橋亭，由是因緣，香火益盛。在昔董事某君，近至星洲，言及菩薩之靈，邑人僉欲立碑於亭，一以彰菩薩之靈蹟，一以啓後人之熱心。元賢以此事有關於邑人之善根者甚鉅，遂函祈光作。語云，非是父不生是子。又云，欲知其父視其子。此橋初由繼如公倡修，次由黃太夫人重修，元賢恭承父志，恪奉母命，不惜鉅款，以期悅親心而利邑人，其心固與菩薩普度衆生之心，有相契焉。世之慾蒙菩薩加被，冀其滅災障而增福壽者，當於篤行孝友，利人利物中求之，則求無不得矣。

## 雜 著

#### 潮陽佛教分會演說一（代了清師作）

我大覺世尊釋迦牟尼佛，塵點劫前，早成正覺。爲度衆生，數數示生，頻頻現滅。且據此番出世，在周昭王二十六年甲寅，示生於中天竺迦毗羅衛國淨飯王宮。其母摩耶夫人，於四月八日入嵐毗尼園遊觀，見無憂樹華盛開，以右手攀枝欲取，世尊即於右脇誕生。隨即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目顧四方，周行七步。曰，天上天下，唯我獨尊。至年十九，於二月八日夜半時，乘乾陟馬，逾城而去，直至深山，修出世道。又欲示彼外道皆非正法，故復遊歷五年，遍訪諸仙。後乃獨坐觀心，日食一麻一麥，苦行六年，於臘月初八日明星出時，舉目一觀，豁然大悟。嘆曰，奇哉奇哉，一切衆生，具有如來智慧德相。但以妄想執著，不能證得。若離妄想，一切智，自然智，無礙智，即得現前。須知世尊出家遊歷苦行悟道，皆爲後世修行者作一榜樣。非先實未悟，因茲始悟也。事在穆王二年癸未。從茲隨順機宜，度脫衆生。說法四十九年，談經三百餘會。偏圓頓漸，大小權實，觀機逗教，令其得益。至穆王五十二年壬申二月十五日，以一切衆生，根已熟者，皆證道果，其未熟者，皆亦已作得度因緣。一期事畢，復示涅槃。以定慧所生丈六之法身，作金剛不壞八斛之舍利。散佈天上人間，起塔供養。普令衆生，同種善根。至漢明帝永平七年甲子，帝夢金人，項有圓光，飛來殿廷。旦問羣臣，是何祥瑞。太史傅毅對曰，西域有神，號之爲佛。陛下所夢，其必是乎。帝遂遣博士王遵，中郎將秦景，郎中蔡愔等一十八人，往求佛法。至月氏國，值迦葉摩騰，竺法蘭二尊者，齎佛經像，欲化此方，遂祈同來。至十年始達洛陽，館於鴻臚寺，後建伽藍，因以白馬馱經，假館鴻臚之故，因名之曰白馬寺。帝問摩騰，大覺世尊，何以不生中國。騰曰，迦毗羅衛國，乃大千世界之中。三世諸佛，悉生於此。邊方國土，或數百年，或千餘年，聲教漸被。此土乃屬東方，當土自稱中國耳。五嶽諸山道士，以新來佛法，帝極崇重，遂懷忌妒。至十四年，正月一日，朝正之次，表請較試。帝允許之。至十五日，於白馬寺南門外，築臺置經，以火取驗。道經悉毀。佛像及經，悉皆放光。摩騰湧身虛空，現諸神變。即時宰官，士庶，道士，妃嬪等千餘人出家。帝即建十寺，七寺安僧，三寺安尼。然此時，東西尚未大通，往來者少。佛法流佈，僅在北方。三國初有康僧會者，始宏化吳地。至晉而遍及全國，兼流佈於高麗，日本，暹羅，安南，緬甸，蒙古諸國。佛法肇始於漢，擴張於晉。及宋齊梁陳隋，則蒸蒸日上。至唐而律教禪淨，性相諸法，無不具備。五代之時，北方略衰，南方猶盛。至宋而法門氣象，不亞唐時。元以蒙古入承大統，崇重佛法，不讓前朝。明朝諸帝，奉佛猶殷。唯嘉靖崇信道教，四十餘年，法運少衰。萬曆以來，又復蔚興。迨至有清，崇重尤隆。世祖章皇帝不觀時機，仰遵佛制，罷除試僧度牒，令其隨意出家。在當時高人林立，實爲有益。從乾隆以後，法道日微。加以髮匪回匪，屠戮僧侶，焚燬寺宇，法輪幾乎停轉。從茲哲人日稀，典型日墜。鄙敗無賴之徒，由不試僧之故，多皆混入其中。裨販如來，造種種業。致令見淺之流，紛紛謗議，竟有逐僧毀寺等種種不法之舉。雖事出無知妄作，總因僧界無人，解行俱缺，不能以法化人之所致耳。溯自法流中國，歷代帝王，無不崇奉。唯三武滅佛，而隨即更興。譬冬之凍閉堅固，正成就其春夏之發生暢茂耳。杲日當空，隻手焉遮。仰面唾天，反污己身。三武者魏太武，周武帝，唐武宗也。先皆深信佛法，極意修習。魏武信崔浩之蠱惑。周武聽衛元嵩之讒譖。唐武信李德裕，及道士趙歸真之誣謗。毀滅未久，而主者助者，皆罹極殃。魏武廢教後，不五六年，崔浩赤族，己亦被弒。嗣帝即位，復大興之。周武廢教後，元嵩貶死，不五年而身感惡疾，遍體糜爛。死未三年，隋文受禪，復大興之。唐武廢教後，不及一年，歸真被誅，德裕竄死，武宗服道士金丹，疽發背死，宣宗復大興之。宋之徽宗，初亦甚信佛法。後聽道士林靈素之妖妄，遂改佛像爲道相，稱佛爲大覺金仙，稱僧爲德士，著道士衣，凡作法事，居道士後。下詔不久，京城大水，直同湖海。君臣惶懼，敕靈素止水，愈止愈漲。忽僧伽大聖現靈禁中，帝焚香乞哀。僧伽振錫登城，水即頓涸。隨敕復佛舊制。不六七年，父子被金虜去。金封徽宗爲昏德侯，欽宗爲重昏侯。二宗皆死於五國城。夫佛乃三界大師，四生慈父，聖中之聖，天中之天。教人以返妄歸真，背塵合覺。了幻妄之惑業，復本有之心性。尚感恩報德護持流通之不暇，豈可任一時之勢力，滅衆生之慧眼，斷人天之坦路，掘地獄之深坑。宜其即目交報，永劫沉淪。貽誚將來，以爲殷鑑。書曰，惠迪吉，從逆兇，惟影響。因果報應，亦儒教之聖謨。但未深明其致，故人多闇昧不了耳。由漢至今，千八百餘年，自天子以至於庶人，依佛法而明心見性，了生脫死者，如恆河沙。迄今民國啓運，各界名人，皆知佛教爲世出世間道之源本，保護贊助。我廣東乃千餘年來宏法勝地。曹溪一脈，流佈中外。潮陽靈山，實大顛禪師（師諱寶通，潮州楊氏子，參南嶽石頭希遷禪師，大悟，遂嗣其法，住潮州靈山。刺史韓退之初不信佛，每作文排斥，至憲宗元和十四年，諫迎佛骨，貶之潮州，因與大顛往還，乃少生信向耳），攝闢佛之大儒，入佛法之勝道場地。今法運雖衰，勝地猶昔。我僧界諸同衣，各宜以古爲師，見賢思齊。精進勇猛，力修淨業。庶不至宗風掃地，貽辱法門。而況外護有人，內修無障。豈可不自奮勉，以挽既倒之狂瀾，續將絕之慧命，冀報佛恩於萬一哉。

#### 潮陽佛教分會演說二

今日緇素云集，嘉會宏開。其名義宗旨，事業利益，畢竟如何，請略陳之。言名義者，名爲潮陽佛教分會。而義則佛者，覺也。自覺覺他，覺行圓滿，名之爲佛。即指娑婆教主本師釋迦牟尼佛而言，非過去現在未來十方一切諸佛也。教者，聖人被下之言，上之所施，下之所效也。佛視一切衆生本覺妙性，與己無異。但以迷染因緣，遂成不覺。幻起煩惱惑業，枉受生死苦果。因將衆生本具，自己親證之理，隨彼根性，作偏圓頓漸，大小權實等種種異說。令其於不覺心，起始覺智。修德有功，性德方顯。真窮妄盡，徹證本覺。一大藏教，皆詮斯義。佛諸弟子，永爲典型。此教之所由來也。會者，聚也，合也。欲上求佛道，非聚合六度萬行而無由。欲下利衆生，非聚合三宗四教而不可。今茲一會，乃聚合僧俗兩界諸大德，同心戮力，維持法門，振興佛教。上輔國政，下化同胞。然則此會，亦法王嘉會，及法施之會之流類也。宗旨者，整理法門，保護僧產，俾僧俗各體忠恕慈悲，以永享乎共和幸福耳。事業者，教育幼僧，習學經典。策勵先進，篤修淨業。若是在家居士，務祈專念彌陀，求生西方。利益者，持佛禁戒，自行化他，則俗美人和。依教修觀，斷惑證真，則超凡入聖。醫家治病，緩則培本，急則治標。外界侵奪，乃法門標病。以其急故，因以保護僧產爲首。若論正本清源之道，我同衣果能人人恪守清規，篤修淨業，道行若立乎己身，德化自感於同人。彼常謀侵奪排斥者，將反而恭敬供養之不暇矣，何用乎保護爲。倘佛會雖立，行爲仍舊。善人則厭而惡之，惡人則必以佛會無益爲口實，而更加侵奪排斥。縱慾保護，亦無從措手矣。孟子謂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，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，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者，此之謂也。凡我同衣，各宜勉旃。內護得法，則外侮自息矣。

#### 潮陽佛教分會演說三

諸佛菩薩，於諸衆生等作利益，無有偏黨。如天普蓋，如地普載。如日月普照，如膏雨普潤。了無憎愛分別之心。然由衆生向背不同，致令損益天地懸殊。譬如人處天地之間，以不善攝生故，或因嚴寒酷暑而致病，或因墮坑落塹以亡身。只宜歸咎自己，豈可怨尤天地。又如日月當空，盲人雖不睹光，亦蒙其照。時雨等澍，小草縱難沖霄，亦遂其生。光潤是一，而得益各別者，由目壞根小之所致也。其慈悲誓願，以己功德迴向衆生，冥燻加被。與垂形六道，和光同事，種種方便利益衆生之不思議事。若非徹證自心，遍閱大藏，何由得悉知親見也哉。今以顯而易見之一事言之，諸有智者，自當以一悟諸，深感佛恩，而悲其聞法修持之晚也。當今之世，去堯舜禹湯文武三四千年。其世道人心，遠不能與古相比。然由知六道輪迴，隨業升沉，天獄迭遷，人畜互變之故。雖剛強難化，了無信心之巨惡元兇，其心亦被此法折伏。縱草菅人命，心猶隱伏一懼因畏果影子，遂不至十分暴惡。如列國諸侯，以所愛之臣妾及與百姓，殺而殉葬，動至數十數百而不以爲非，反以爲榮者，不猶此善於彼乎。夫文王澤及枯骨，不數百年而殺人殉葬之風，遍於天下。雖老莊孔孟齊出，尚不能挽其頹風。自佛法東來之後，生死輪迴，因果報應之理，大明於世。勿論諸侯，即南面稱朕，亦不敢行。縱有行者，亦斷不敢以多爲榮也。倘無此法，唯以正心誠意之說，令其推忠恕而篤胞與，息殉葬而全民生。吾恐勸之者徒勞，行之者益熾也。而況後儒唯知治道，不了自心。欲排佛法，強立門庭。皆謂一死永滅，無復後世。若非如來生死輪迴，因果報應之理，浹洽人心。則後世人民，其得正命而善終者，蓋亦鮮矣。斯蓋佛法中最極淺近之法，尚可勝殘去殺。而況至極深遠之圓頓大法，其世智凡情，又何能測度其利益於萬一也耶。

#### 潮陽佛教分會演說四

衆生者，未悟之佛。佛者，已悟之衆生。其心性本體，平等一如，無二無別。其苦樂受用，天地懸殊者，由稱性順修，背性逆修之所致也。其理甚深，不易宣說。欲不費詞，姑以喻明。諸佛致極修德，徹證性德。譬如大圓寶鏡，其體是銅。知有光明，日事揩磨。施功不已，塵盡光發。高臺卓豎，有形斯映。大而天地，小而塵毛，森羅萬象，炳然齊現。正當萬象齊現之時，而復空洞虛豁，了無一物。諸佛之心，亦復如是。斷盡煩惱惑業，圓彰智慧德相。盡來際以安住寂光，常享法樂。度九界以出離生死，同證涅槃。衆生全迷性德，毫無修德。譬如寶鏡蒙塵，不但毫無光明，即銅體亦被鏽遮，而不復現。衆生之心，亦復如是。若知即此銅體不現之廢鏡，具有照天照地之光明。從茲不肯廢棄，日事揩磨。初則略露銅質，次則漸發光明。倘能極力盡磨，一旦塵垢淨盡，自然遇形斯映，照天照地矣。然此光明，鏡本自具，非從外來，非從磨得。然不磨則亦無由而得也。衆生背塵合覺，返妄歸真，亦復如是。漸斷煩惑，漸增智慧。迨至功圓行滿，則斷無可斷，證無可證。圓滿菩提，歸無所得。神通智慧，功德相好，與彼十方三世一切諸佛，了無異致。然雖如是，但復本有，別無新得。若唯任性德，不起修德，則盡未來際，常受生死輪迴之苦，永無復本還元之日矣。吾輩既爲佛子，當行佛行。縱不能豁破無明，頓復性體，以直趣妙覺果海。豈可不圓發三心，篤修淨業，以期斷煩惑於此身，託心識於蓮邦，爲彌陀之弟子，作大士之良朋，安住寂滅，游泳佛國，上求佛道，下化衆生乎。倘不自奮勉，高推聖境，自處凡愚。畏半生修持之勤勞，甘永劫沉淪之酸楚。迷衣珠而弗珍，登寶山而空歸。以具無量功德智慧神通相好之妙真如性，枉受無量生死輪迴煩惱業果之幻妄極苦。豈非喪心病狂，惡升樂墜。生作行肉走屍，死與草木同腐。三世諸佛，稱爲可憐愍者。凡我同倫，各宜努力。

#### 味精能挽劫運說

飲食於人，關係甚大。得之則生，弗得則死。故曰食爲民天。然天地既爲人生種種谷，種種菜，種種果。養人之物，亦良多矣。而以口腹之故，取水陸空行諸物，殺而食之，以圖一時之悅口。絕不計及彼等與吾，同稟靈明之性，同賦血肉之軀，同知疼痛苦樂，同知貪生怕死。但以力弗能敵，被我殺而食之，能不懷怨結恨，以圖報於未來世乎。試一思之，能不惴惴。忍以一時悅口之故，於未來世，受彼殺戮乎哉。願云禪師云，千百年來碗裏羹，怨深似海恨難平。欲知世上刀兵劫，但聽屠門夜半聲。詳味斯言，可以悟矣。奈世人習慣肉食，勸其喫素，縱有惻隱之心，亦不易從，以無滋味以佐食故。近有化學大家，吳蘊初君。有心世道，欲挽殺劫，特專精研究食味一事。乃取麥麩，洗出麪筋，醞釀多日，制成醬精味精，以資飲食之味，其意亦良厚矣。此品其質醇厚，絕無葷物。願喫素之人，放心用之。光初聞其說，尚不敢信。一日，林滌庵夫婦，同來皈依。因與說食肉結果之慘，天災人禍，多從殺生食肉而起。奈世人多以口舌滋味所誤，故難消滅其根本也。彼遂言，吳君所制味精醬精，甚鮮美。若著少許於食中，即粗糲亦等珍羞矣。因請光偕江味農居士，並二三友人，同往其廠，看其制法。深佩吳君一番苦心。以此品一行，不但救護物命，且能令同人解怨釋結，俾與一切物類，同得共生於天地之間，以各盡天年，其利益大矣。孟子曰，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，矢人惟恐不傷人，函人惟恐傷人。巫匠亦然，故術不可不慎也。竊謂吳君此品，藝也而進乎道矣。出此以行世，求利也而實含利人利物，救國救民之深益矣。其功偉哉。慈受深禪師云，飲食於人日月長，精粗隨分塞飢瘡。下喉三寸成何物，不用將心細較量。況有此品以輔之，宜一切人各各喫素，以保我身世世生生，不遭殺劫。明哲君子，當不以光言爲迂腐也。

#### 嶽步云爲親所設佛堂說

衆生一念心性，與佛無殊。由迷背故，不得受用。反承此佛性功德力，起貪瞋癡，造殺盜淫。以致輪迴三途六道，了無已時，可不哀哉。阿彌陀佛，於往劫中，發四十八種大願。有一願云，若有衆生，稱我名號，求生我國。乃至十念，若不生者，不取正覺。是知佛念衆生，如母憶子。衆生若能生信發願，持佛名號，求生西方，如子憶母。自然上契佛心，感應道交。現生蒙佛加被，業障消滅，諸緣順適。臨終蒙佛接引，帶業往生極樂世界。從茲入聖超凡，了生脫死。較彼仗自力修戒定慧，直至惑業淨盡，方了生死者，其難易奚啻天淵之別。嶽步云居士，信心真切，而且至孝出於天性。其父運生，年老喪明。步云志心念佛，又勸其父念佛，遂得雙目復明。由是其父母，各皆長時念佛矣。又以公事羈絆，不能常修定省。因請雙親至省，租屋而居，以便承侍。特設一佛堂，以作父母修持之所。而己與妻子，相侍念佛，以祈得親歡心。亦可謂善於事親，諭親於道矣。詩云，孝子不匱，永錫爾類。當必有聞風相繼而興起者。

#### 普勸愛惜物命同用清明素皁以減殺業說

甚矣近世天災人禍之頻數，而人民死亡之多且慘也。豈天道之不仁哉，實吾人歷劫以及現生之惡業所感召耳。斷無有無因而得果者，亦斷無有作善業而得惡果者。但以凡夫知見，不能了知宿世因緣，似乎亦有不當得而得者。若能曠觀多劫多生，則凡所受之善惡果報，一一皆如響之應聲，影之隨形，了無差爽也。而諸惡業中，唯殺最重。普天之下，殆無不造殺業之人。即畢生不曾殺生，而日日食肉，即日日殺生。以非殺決無有肉故，以屠者獵者漁者，皆爲供給食肉者之所需，而代爲之殺。然則食肉喫素一關，實爲吾人升沉，天下治亂之本，非細故也。其有自愛其身，兼愛普天人民，欲令長壽安樂，不罹意外災禍者，當以戒殺喫素，爲挽回天災人禍之第一妙法。以一切衆生一念心性，與佛無異，與吾人亦無異。但以宿世惡業，墮於異類。固當生大憐憫，何可恣行殺食乎。無如世人狃於習俗，每以殺生食肉爲樂。而不念彼被殺之物，其痛苦怨恨爲如何也。以強陵弱，視爲固然。而刀兵一起，則與物之被殺情境相同。焚汝屋廬，奸汝婦女，掠汝錢財，殺汝身命，尚不敢以惡言相加，以力不能敵故耳。生之被殺，亦以力不能敵。使其能敵，必當立噬其人而後已。人何不於此苦境，試爲設一回想。物我同皆貪生怕死，我既具此頂天履地之質，理宜參贊化育，令彼鳥獸魚鱉，各得其所。何忍殺彼身命，以取悅我口腹乎。由其殺業固結，以致發生刀兵之人禍，與夫水火旱潦，饑饉疾疫，風吹地震，海嘯河溢等天災，各各相繼而降作也。猶如世人送年禮然，我以禮往，人以禮來。斷無往而不來，來而不往者。即或有之，必有別種因緣相抵，實皆不出往來報復之外。天之賞罰，亦復如是，而況人之報復乎。故書曰，作善降之百祥，作不善降之百殃。易曰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，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。天道好還，無往不復。欲免惡果，先斷惡因。欲得善果，先植善因。此天理人情之至誼也。是以現今有心世道人心之人，無不提倡戒殺放生，喫素念佛。以闡明生死輪迴因果報應等事理，而冀其普天人民，同享安樂，同得解脫也。肥皂之用，遍及中外。而其質料，系以牛油豬油，助其光滑。其用甚廣，則其所殺亦復甚多。近有周文明居士，本如來之慈悲，行減殺之方便。特發明一種素質清明皁。其助光滑者，乃椰子油。其皁去垢，不讓葷皁。而洗衣浴身，永離腥羶濁氣。不獨喫素念佛之人應當用，即一切人亦應當用。以唯益無損，誰不應用也。尚期此皁大行後，彼做葷皁者，通皆改作素皁。其所減殺生命，並中外計之，每年當不止百千萬億也。今當開辦之始，周君以餘向提倡戒殺放生，因果報應等事理，以期挽救天災人禍。故祈餘發揮特爲減殺之誠。遂忘其固陋，乃爲述其殺生食肉之過愆，與用此素皁，現在及將來之利益。以冀人人戒殺，戶戶喫齋，庶可挽回天意。將見雨順風調，時和年豐。俗美人良，刀兵不作。還彼大同之世，以樂我天真。何幸如之。倘不以此爲老僧常談而忽略之，則爲天下國家之大幸也。

#### 息災衛生豫說

凡事豫則立，不豫則廢。以故古聖賢皆致治於未亂，保邦於未危，使普天人民同享太平之福，而渾無功跡之可以贊述，民生其間，何幸如之。近世兵劫之慘，振古未聞，加以水旱瘟蝗，風吹地震，種種天災，民已不堪其苦。復加土匪四起，搶掠劫盜，無法防禦，無處控告。又復同室操戈，大起戰爭，炮聲如雷，子彈如雨，一炮一開，死亡無數，況復多炮，鎮日常開多日乎。又加飛艇時臨，地雷密佈，殺人之法，無奇不有，其兵民之隨炮雷彈雨而粉身碎骨者，何可勝數。而適當戰場之民，其屋廬什物，盡成烏有，若非預逃，亦被擄掠，妻離子散，孤露漂零，籲天呼地，亦無救援。而附近戰場之地，及兵所經過之區，其淫掠之慘，不忍見聞。何天既生烝民，而不與烝民之幸福，反與烝民以殃禍，是誠何心哉。須知惠吉逆兇，理無或爽，禍福無門，唯人自召，非自孽決不至感天孽，種是因決不能逃是報。經云，菩薩畏因，衆生畏果。畏因則不造惡業，自無惡果。畏果則既受惡果，又造惡因。以當受惡果時，仍復彼此戕賊，互相仇害故也。世人造業，大端有三，曰殺，曰盜，曰淫。盜淫二業，愚頑爲勢所制，賢智以義自繩，猶復不至太甚。至於殺業，則舉世之人，無論智愚賢否，絕少不犯。以貪口腹滋味故，或以智捕，或以財求，取彼水陸飛行一切諸物，種種割烹，以悅我口而養我身。兼之奉父母以盡孝，祀祖宗以追遠，祭神祇以祈福，燕賓客以暢懷。凡屬冠昏喪祭，無不以肉爲禮，若不用肉，似乎蔑理悖德，無顏對人。而不計及彼等同一形骸，同一靈性，同一避兇而趨吉，同一好生而惡死。何忍以唯屬妄起之饞心想，不關緊要之空場面，令彼諸物，受斬截割烹之苦，以冀我身安心樂，諸凡遂意也。此無他，以世教所拘，相習成風，不加深察而致然也。唯我如來，洞明三世因果，六道輪迴之事理，故令一切衆生，勿作殺業。以一切衆生，皆有佛性，皆是吾人過去父母眷屬，皆於未來當成佛道。故梵網經云，若佛子，以慈心故，行放生業，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，我生生無不從之受生，故六道衆生，皆是我父母，而殺而食者，即殺食我父母。言一切男子一切女人者，總該六道一切衆生，非單指人道而言也。故下即曰，我生生無不從之受生，故六道衆生，皆是我父母，若作此想，救濟尚不暇，何敢殺乎。入楞伽經云，一切衆生，從無始來，在生死中，輪迴不息，靡不曾作父母兄弟男女眷屬，乃至朋友親愛侍使。易生而受鳥獸等身，云何於中取之而食。菩薩觀諸衆生，同於己身，念肉皆從有命中來，云何而食。如來以大慈悲，欲諸衆生，皆得安樂，度脫生死，以故特爲說此預爲自救救他之法。倘能於物尚不忍殺，冀其得所，決不戕賊人民，令其受諸苦楚，以至死亡也。且勿謂人畜互變，因果循環，誰其親見。須知佛以妄語爲戒，必不自妄語以欺人。世間中人以上者，尚不肯妄語以喪其品行，況佛爲三界大師，四生慈父，豈有自立法而自違法之理乎。是知佛言，毫無疑義。況此方春秋傳，及二十二史中，善惡報應，及生死輪迴之事蹟甚多，惜世人多未之見，即有見者，皆不加詳察，而忽略過去，以致同陷於不知因果萬丈深坑，故受此同分所感之慘報也。一切人民，無不欲安樂長壽，家門清泰，而日取諸物殺而食之，是何異投火坑以求清涼，飲鴆酒以求長壽也。所作之因，與所冀之果相反，何可得乎。今年水災旱災，將遍全國。又經數處大戰，米貴如珠，民不聊生，幸稍寧靖，而元氣一時難復，怨魂尚未得所，由彼戾氣所結，難免瘟疫流行。不慧愍我同倫，遭此慘劫，思欲息其後患，因不揣庸愚，爰遵如來慈濟衆生，一視同仁之道，用陳預息天災人禍之法。倘能放開眼界，體貼古今聖賢昌明仁民愛物之心，及與如來普視一切衆生猶如一子之道。同皆戒殺護生，喫素念佛，力敦倫常，各盡己分，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，自行化他，以祈遍界同風。人心既回，天和自至，將見雨順風調，民康物阜，慈善行而干戈永息，禮義興而強暴不作。如是，則雖在叔季之世，不異羲皇上人矣，何樂如之。倘人各秉此迴天之心力，亦未始非辦不到者。又當戰場地，屍骸分崩，多填溝壑，其屍質被魚蝦所食，以挾怨恨兼腐爛之屍質，必有大毒，人若食此魚蝦，必受疫癘之災。所以大戰之後，每有大疫，皆由貪圖口腹而致。況此種既曾食人屍質，人又何忍復食此種，若食，則與食人相去何遠。不慧既無道力，又無財力，爰以空言，聊表愚誠。伏乞賜閱諸君，各各以自愛而愛物，俾物我同安樂生育於高天厚地之間，則幸甚幸甚。

#### 因果爲儒釋聖教之根本說

因果報應者，世出世間聖人，平治天下，度脫衆生之大權也。而世人不察，或以爲佛氏之言，則多方破斥，或以爲淺近之義，而弁髦置之。任己世智辯聰，長溺邪見濁港，凡所論議，皆非聖賢根本修己治人之道。致令善無以勸，惡無以懲，其弊遂至競爭名利勢位，以至殺人盈野盈城而不止也。噫，可哀也已。夫因果報應之言論事實，見於經史者甚多。在書則曰惠迪吉，從逆兇，惟影響，作善降之百祥，作不善降之百殃。此猶可謂只論現世，及子孫耳。至洪範之五福六極，若不推其前生之因，專歸於王政，則成無稽之談，是豈禹與箕子所以教萬世之心哉。且五福之壽，康寧，攸好德，考終命，六極之兇短折，疾，憂，惡，弱，豈王者能操其權而使之然乎。就中惟富與貧，或可人與，餘多宿因所感。而惡者，乃面貌醜惡，非暴惡也，訓作剛過，將謂王者威制令其暴惡乎。孔子贊易，於文言則曰，積善之家，必有餘慶，積不善之家，必有餘殃。於繫辭傳則曰，原始要終，故知死生之說，精氣爲物，遊魂爲變，是故知鬼神之情狀，非因果報應，生死輪迴之說乎。至於春秋左傳，及二十二史中，善惡報應生死輪迴之事，則多不勝書，二十二史感應錄二卷，乃存十一於百千耳。是知儒者不信因果報應生死輪迴之事理，不但有悖佛經，實爲逆天命而侮聖人之言。否則六經便非儒者之書，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，及歷代作史者，皆爲惑世誣民之罪人矣，有是理乎哉。若無三世因果，則天之畀於人者，便不公平，而作善者爲徒勞，作惡者爲得計矣。惟其宿世之功過不同，以致今生之享受各異，所謂永言配命，自求多福，禍福無門，惟人自召耳。故佛經云，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，欲知來世果，今生作者是。了此，則苦樂吉凶，皆自己罪福所感，非從天降，亦非人與，是以君子聿修厥德，素位而行，上不怨天，下不尤人。是故經云，菩薩畏因，衆生畏果。畏因則以戒定慧，制伏其心，俾貪瞋癡念，無從而起，其居心動念，所言所行，無非六度萬行，利人濟物之道，及其積極功純，則福慧兩足，徹證自心，以圓成佛道。衆生不知果由因招，念念起貪瞋癡，發而爲事，則無非殺盜淫耳。然盜淫二業，上智以義自繩，下愚爲勢所制，尚不至太甚。而殺生食肉，謂爲固然，由是或以智捕，或以財求，取彼水陸空行一切衆生，宰割烹炮，以悅我口腹，養我身體，兼之以奉父母，祭祖宗，祀鬼神，燕賓客，唯取我樂，不思彼苦，舉世之人，悉皆如是。殺業積久，則發而爲刀兵水旱疾疫等災，業果已熟，莫由逃避，縱生畏懼，了無所益。是以如來愍諸衆生，令其愛惜物命，切勿食肉，其仁民之心，至深且遠，豈獨愛物而已哉。同鄉幼農王居士，宿植德本，篤信佛乘，賦性廉潔，法楊震之四知，修持嚴明，效曾子之三省，無論居官居家，唯以仁民愛物爲志事。痛念近年刀兵之慘，欲爲根本解決，遂與夫人，俱持長齋。且又極力提倡因果報應，生死輪迴，戒殺護生，喫素念佛，以期殺業息而天下太平，仁風行而人民安樂。又欲子孫世守成規，祈餘發揮因果至理，俾有所遵循，亦可謂知本矣。夫天下不治，由於家庭無善教，致有天姿者，習爲狂妄，無天姿者，狎於愚頑，二者皆非國家社會之福。是知教子爲治平之本，而教女尤爲切要，以今日之賢女，異日即爲人之賢妻賢母，人能得賢母之教育，賢妻之輔助，豈有不成賢人乎哉，故曰教子女爲天下太平之根本也。

#### 普勸戒殺喫素挽回劫運說

甚矣，世人習爲殘忍，事事以殺生爲禮，而不知其非也。夫一切衆生，與我同生於天地之間，同賦血肉之身，同稟知覺之性，同知趨吉避凶，貪生怕死。而況佛經常言，一切衆生，皆有佛性，皆堪作佛，皆於無量劫來，彼此互爲父母兄弟妻子眷屬。何得我欲報恩報德，祈福祈壽，或祭天地神祇，以及祖宗昭穆，或奉養父母，或宴會賓朋，或爲悅我口腹，資我身體，一一悉以殺諸物命，以期攄我之誠，悅我之心，不念彼等受諸極苦，及負宿世互爲親屬之大恩也。且天地以好生爲德，儒者以胞與爲懷，何竟不生惻隱愛物之仁心，以致習成弱肉強食之暴行耶。夫愛物者方能仁民，仁民者必須愛物，倘於異類之物，尚不忍戕，決不致反忍戕乎同類之人民。若以戕物爲故常，則必至殺人盈城盈野，不唯不生憐憫，反以爲悅樂快意，良以殺習一長，仁心便喪矣。至於祭天地聖人，豈無黍稷蔬果，以將其誠，何得特取於殺物命乎。吾人生於天地之間，受其覆載，固宜積德行仁，以補天地化育之缺。若論報恩，縱粉身碎骨，亦不能報其萬一，豈腥臊臭穢之牛羊豕等肉，便能報乎。況天帝天人，清淨香潔，豈復歆饗此污濁臭穢之氣味乎。是殆以己貪圖口腹之心，測度天地之心，又以水陸神祇待天地，其誣衊瀆污於天地也甚矣。至於文武聖廟，春秋二祭，各省府州縣，俱殺牛羊豕等以祭，謂爲報恩酬德，崇聖重道。清光緒元年，陝西省城文廟，秋祭之先一日，予因往禮謁。大成殿內，牛羊豕等，各陳於架，悉系完全之體，但刳其臟腑而已，其污濁之氣，慘悽之形，刺目棘鼻，不忍見聞。時予年甫志學，尚效韓歐闢佛，不禁浩嘆，謂何得以敬聖人之事，而褻瀆聖人，竟至如此其極。試令彼致祭之人，居此殿中過宿，俾彼熟睹其形，熟聞其氣，彼必力拒不肯。豈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，萬世師表，百代儒宗之大聖人，反甘此臭穢不堪之物，而歆饗之乎。及至戟門外東邊，系殺牛之所，見一大鍋，內中之水，污穢不堪，乃洗牛之水也，思之，即欲發嘔。嗟乎，何污濁如此，而爲敬聖之禮乎。夫黍稷非馨，明德唯馨，何不以黍稷蔬果致誠。而天下二千餘縣，每年二次，瀆污文武二聖，令數萬生靈，同登死地，實爲侮聖戕生之大者。何無尊敬聖人，愛惜物命之大人，出而永革舊例，特立新章，俾二聖之靈，不受此種燻污，數萬生命，不爲胙肉，以充致祭者之食料耶。聖人以仁民愛物爲懷，豈願由污衊自己，而令數萬生靈，同登死地乎。關帝在世則精忠貫日月，浩氣塞天地，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沒後神王玉泉山。隋文帝時，智者大師至玉泉，關帝特運神力，創建寺宇，又求授戒，以爲菩提之本，兼願擁護佛法（見關帝全書，及玉泉寺志）。故天下叢林，皆謂之爲伽藍菩薩，而與韋馱菩薩，並鎮山門。千餘年來，護國護民，尊登帝位，豈竟甘此污穢不堪之生牛羊豕等，以之爲美而歆饗之乎。即世間至極下劣之貪饞輩，亦不至甘此臭穢，而謂關帝甘之乎。何竟視文武二聖，卑劣一至此極也，嗚乎哀哉。當必有明至理，行實敬之大人，起而革除此侮聖戕物之陋習，不禁馨香頂祝之。若夫祭祀祖宗，固宜以黍稷蔬果致敬，何可特殺，及買之屠者乎。古人祭先，尚求仁者之粟，今爲盡我追遠之誠，令彼物類，悉受殺身臠割之慘。不但失吾惻隱之仁，亦復大失敬祖之道，以殺行敬，是爲大逆。況祖宗既非斷惑證真之聖人，當必輪迴於六道三途，不爲作福，令其超升，已失爲人後者之道，何可恣意殺生，以作落井下石之事乎。至於奉養父母，蔬食豈無甘旨之味，而必須肉食，以陷吾親於生生世世被殺，以償受吾孝養之怨債乎。使不知三世因果，六道輪迴之事理，尚有可原。今人畜循環，報應昭著，其事蹟散見於二十四史，及諸載籍，猶復固執陋習，不肯改革，必期於吾與吾親，同受此報，其人謂非喪心病狂，以砒霜鴆毒奉親，期享長壽安樂乎。哀哉（三世因果，六道輪迴等事蹟，諸史中甚多。欲略知大概，當看慾海回狂，第四十三，四，五，三頁，形滅神存類之六問答，自可略知。又佛菩薩欲人戒殺放生，以大慈悲，示作異類。及殺之以後，方知聖人示現，冀人不敢殺食諸物，以期彼此同得解脫也。其事甚多，不能備書，當看觀世音菩薩本跡感應頌卷一，第三十頁，物類現相一段文，自知其概。願諸觀者，同生正信）。所云宴會賓朋，原爲暢敘衷懷，疏通情素，何可以殺生慘事，佐此清筵乎。彼物與吾及吾友，非有殺父之怨，何得以彼之肉，列我之筵，以作賓客歡娛之助乎。試一思其前後因果，縱食亦不能下嚥矣。世人娶妻生子，原爲繼續祖脈，是爲最吉祥事，若用肉食，則兇孰甚焉。我欲夫妻偕老，子孫蕃衍，令彼物類，或受離羣之悲，或受刀砧之慘，清夜自思，安乎否耶。又人每遇祝壽娶妻生子等吉事，或無意中，談及死喪等字，主人便不歡悅，設有破壞器具等事，便謂不祥。何殺諸生命，臠割烹炮，以至嚼食，而反以爲樂，爲禮，爲吉慶，是誠何心哉，乃習慣而弗思耳。若論自奉，更不宜殺，當思吾生世間，有何功德，及於民物。有何福澤，及於祖宗父母。今承祖宗父母之蔭，席豐履厚，不極力爲善，以崇吾祖宗父母之福。而復恣意殺生食肉，豈但不利於己，亦將累及祖宗父母矣。而況稟父母之遺體，日以物類資益，久之，則氣質隨之而變，是爲大可畏者。今略引證據，庶知自愛者，力斷此嗜好也。萬善先資云，孕婦食兔，子則缺脣。食雀，子則雀目。食蟹，子多橫生。食鱉，子則項短頭縮。食鰻魚鰍鱔，子多難產。食田雞，子多喑啞。大戴禮云，食肉勇敢而悍，食谷智慧而巧。皆氣質隨物類之氣質轉變所致。以吾父母所遺之氣質，由食肉故，使潛移密化成物類之氣質，則爲大不孝。曾見治刎頸未斷氣管者，活割烏雞肉，貼於傷處，好之，則彼處仍長雞毛。貼於外者，當處仍是畜質，盡平生食肉而資於內者，可不惕然驚懼，以保存我所稟父母之遺體乎哉。況肉皆含毒，以殺時恨心所結，故食肉之人，多生瘡病，瘟疫流行，每多傳染。喫素之人，絕少此患。凡欲解脫怨業，攝衛身體者，不可不知也。或曰，三牲五鼎，借物攄誠，若如汝說，則古聖賢所立之法皆非乎。答曰，聖賢隨俗尚而立法，初非究竟實義。今既知人畜輪迴之事實，固當舍權從實，何可執權廢實，以傷天地好生之德，以喪吾心不忍之仁。況借物攄誠，何不取黍稷蔬果，而必取血肉污穢之物乎。將謂天地孔關，甘此穢物，厭彼清饈乎。此無他，以習慣而不知其非耳。至於祭祖養親，宴賓自奉，俱可一返觀而悉知其非，悉改其舊矣，故不詳述。或又曰，若如汝說，通不殺生食肉，必至畜生蕃衍，遍滿世界矣，將如之何。答曰，世人所食者，皆是人令滋生，彼豬羊雞鴨等，悉使牝牡雌雄各異其所，則不十餘年，將永斷其種矣。況虎豹豺狼，蛇蠍蜈蚣，人皆不食，何自古至今，竟未遍滿世界乎。須知食肉者多，則豬羊雞鴨等，人設法以令其多生。實則多半都是貪圖口腹，不惜物命者，隨業受報，託生此等物中，以受人殺食耳。故楞嚴經云，貪愛同滋，貪不能止，則諸世間卵化溼胎，隨力強弱，遞相吞啖。以人食羊，羊死爲人，人死爲羊，如是乃至十生之類，死死生生，互來相啖。梵網經云，若佛子，以慈心故，行放生業，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，我生生無不從之受生，故六道衆生，皆是我父母，而殺而食者，即殺我父母。楞伽經云，一切衆生，從無始來，在生死中，輪迴不息，靡不曾作父母兄弟，男女眷屬，乃至朋友親愛侍使，易生而受鳥獸等身，云何於中取之而食。大乘經中，如此說者，多難具錄，觀佛所說，可知殺生食肉，其禍甚深，人畜循環，互相殺食，尚復執迷不悟，則成如來所名可憐憫者。須知兵劫，皆由殺生而起，世間一日所殺，不知有幾萬萬兆，由殺生食肉者之噁心，與受殺諸物等之恨心，結爲兵劫。十餘年來，中外戰爭，罹死亡者，有數萬萬。而況天災屢降，水旱瘟疫，風吹地震，海嘯河溢，土匪盜賊，諸種災難，層見疊出，穀米昂貴，民不聊生。吾人值此時代，再不發一自憫憫他，自傷傷他之心，以期挽回劫運，則亦何貴乎預三才之數，爲萬物之靈乎。忍令具可以爲堯舜，可以作佛之心性，而長劫沉淪於互相殺食之業海中，莫之能出，可不哀哉。

#### 馮平齋宜人事實發隱

人生世間，善惡各須輔助，方克有成。雖天縱之聖，尚須賢母賢妻，以輔助其道德，況其下焉者乎。以故太任有胎教，致文王生有聖德。故詩讚其刑于寡妻，至於兄弟，以御於家邦。然此但約文王邊說。若論太姒之德，固亦可以輔助文王之道。如兩燈互照，愈見光明。兩手互洗，方得清淨。觀思齋太任，太姒嗣徽音之說，可以知矣。由是言之，世少賢人，由於世少賢母，與賢妻也。良以妻能陰相其夫，母能胎教子女。況初生數年，日在母側。親炙懿範，常承訓誨。其性情不知不覺爲之轉變，有不期然而然者。餘常謂教女爲齊家治國之本，又常謂治國平天下之權，女人家操得一大半，蓋謂此也。以天姿高者，若有賢母以鈞陶之，賢妻以輔翼之。自可意誠心正，明明德，止至善。窮則獨善其身，達則兼善天下。即天姿平常者，亦堪循規蹈矩，作一守分良民。斷不至越理犯分，爲非作奸，以忝所生，而爲世害也。惜世人夢夢，不以盡倫守分教女，使日唯從事於妝飾，此外則一無所講。異日爲人妻，爲人母，不但不能相夫教子，以成善士，或反相之教之以成惡人。由是言之，教女一事，重於教子多多矣。而餘所謂教女爲齊家治國之本，及治國平天下之權，女人家操得一大半，乃真語實語也。近世學風大開，女子入學，多被不知教本之教員所誤。從茲不以盡倫守分，宜室宜家，相夫教子爲事。各各皆欲操政權，作長官。越分計慮，習爲狂妄，亦可慨也。安得有長民者，極力提倡，令其在家庭中培植。俾修齊治平之效，出於不知不覺，了無形跡中，則何幸如之。以是之故，餘於馮宜人事實，重有感焉。宜人者，包培齋居士之德配也。生有異性，幼嫺姆訓。在家孝父母，已嫁孝舅姑。而且篤信佛法，修持唯謹。包君初尚不以爲然，久之則與之俱化，而長齋念佛矣。以包君具聰明特達之資，又日與端莊靜默，守分盡倫之宜人相處。其至性感人，蓋有潛移密化於不知不覺中。包君固明哲君子，一清如水。宦遊時於有所入，不知來歷者，尚慮其或有錯因果處。必正色勸戒，詳問來歷，以期無負於心而後已。又每戒其子，勿入政界。猶恐或有難免，故又曰，政界中錢，唯日日辦事，應得薪俸，可以領受。否則悉屬非分，終須償還，不可不慎。其事親相夫，持家教子之芳蹤，與夫戒殺放生，周急濟困，力懺宿業，篤修淨土之種種懿行，皆堪風世。至其將終前三日，切戒厚葬，命用薄棺布衣。以爲真者既去，何可爲此幻軀，濫費金錢，暴殄天物乎。況絲綢之原，皆由殺起。用以送葬，是以罪業相加。於親愛之道，大相乖戾。臨終一二日，現諸痛苦，頗覺難堪。卒得見佛光明，結印而逝。蓋由宿根深厚，現行淳淑。又得包君深知要義，乃教家人悉爲助念。絕不提及訣別等事，亦不略露哀痛情狀。又請通法女友，常爲開導。比丘六人，相續助念。直至次日入殮，不動哭聲。故使神識不生愛戀，得遂往生之願。則包君成就宜人之淨業者，可謂至矣。法華經云，善知識者，是大因緣，所以化導，令得見佛。宜人固包君之善知識，包君亦宜人之善知識。所謂善與善遇，相得益彰。若宜人者，可爲當世婦女之師。而包君於其臨終助念，及諸舉動，實足爲修淨業者之家人，與其子若孫之軌範也。餘故表而出之，以爲愛親者勸。餘詳事實中，此不備書。

#### 康母往生紀念冊發隱（爲康寄遙作）

父母之恩，畢世莫酬。孝之爲道，其大無外。如來大教，以孝爲本。菩薩視諸六道衆生，皆是過去父母，未來諸佛。故地藏有衆生度盡，方證菩提，地獄未空，誓不成佛之願。梵網戒經，以孝順爲至道之法。不但令其孝順父母師僧三寶，且令其於一切衆生，生慈悲心，孝順心，方便救護，戒殺放生。以一切衆生，皆我宿世之父母兄弟妻子眷屬故。由是言之，佛教之孝，前溯無始，後盡未來，無不彌綸而包括之。故蓮池云，親得離塵垢，子道方成就。彼恃現生服勞奉養之孝，以誹謗佛教爲不孝者，乃固執己井蛙之見，作此未見大海之瞽論也。爲人子者，父母之德，固宜表彰。其表彰之法，注重躬行。必須克己復禮，閒邪存誠。知過必改，見義必爲。明因識果，戒殺放生。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。生信發願，持佛名號。自行化他，同生淨土。能如是者，人縱不知其父母之德，而以景仰其人之德，並景仰其父母祖宗之德。以爲潛修已久，故有如是之令嗣。否則縱父母祖宗有懿德，人所共知。因其人不肖，人必疑其父母祖宗雖有懿德，或復兼有隱惡。否則懿德之門，何爲出此不肖之子孫耶。以是知立身行道，即爲表彰父母祖宗之德。爲人子者，宜何如主敬慎獨，躬行實踐，以期無忝所生也。至於名人之挽誄志銘，乃末事耳。康母之德，具見於挽誄志銘，故不復贅。吾欲康子以孝親之心，善守父母之遺體。勿令一言一動，一起心動念，稍違正理，以失孝道。語雖似乎寬泛不貼，實爲儒釋正本清源之道。倘康子與閱此冊者，各加勉勖，則天下國家之大幸也。豈特康母有光榮哉。

#### 江母郭太夫人西歸事略發隱

孔子曰，性相近也，習相遠也。又曰，惟上智與下愚不移。夫以孟子之賢，猶隨俗隨教而移。而上智下愚，其人甚少。則芸芸生民，習於善則善，習於惡則惡。其不被善惡之所移者，殆百千萬億分中之一二耳。味農江居士，端莊謙遜，有古人風。其修持誠懇嚴密，唯期實益。凡談玄說妙，好高務勝之習氣，概無有焉。（光）雖欽其天性淳篤，意其家庭鈞陶，必有大過人處。及見太夫人西歸事略，知居士之資於母者獨厚。是知世有賢母，方有賢人。古昔聖母，從事胎教，蓋鈞陶於稟質之初，而必期其習與性成也。世以太太稱女人者，蓋以太姜太任太姒三聖女，各能相夫教子，以開八百年之王業者，用稱其人焉。（光）常謂治國平天下之權，女人家操得一大半。又嘗謂教女爲齊家治國之本者，蓋指克盡婦道，相夫教子而言也。無如今之女流，多皆不守本分。妄欲攬政權，做大事，不知從家庭培植。正所謂聚萬國九州之鐵，也鑄不成此一個大錯。以故世道人心，愈趨愈下。天災人禍，頻頻見告。雖屬衆生同分惡業所感，實由家庭失教所致。以故有天姿者，習爲狂妄。無天姿者，狎於頑民。使各得賢母以鈞陶之，則人人皆可爲善士。窮則獨善，達則兼善。夫何至上無道揆，下無法守，弊竇百出，民不聊生乎哉。懿哉江母，初以孝翁姑，嚴教育，誦經念佛，以化其子。而味農居士，又特擴充母訓，精研佛學。能以淨土利益，預爲勸諭。殆至臨終，多方助念。俾得承佛慈力，往生西方。可謂篤於事親，了無遺憾。然猶不以爲足，又欲世之孝子慈孫，咸以此道成就其親。親在則婉爲勸諭，令其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，信願念佛，求生西方。親沒則竭誠盡敬，一心念佛，以祈蓮品高升，無生速證而後已。此西歸事略之隱義也，故特爲發明云。

#### 陳了常優婆夷往生事蹟兼佛性發隱

一切衆生，皆有佛性。而佛與衆生，心行受用絕不相同者，何也。以佛則背塵合覺，衆生則背覺合塵。佛性雖同，而迷悟迥異。故致苦樂升沉，天淵懸殊也。若能詳察三因佛性之義，則無疑不破，無人不欲修習矣。三因者，正因了因緣因也。正因佛性，即吾人即心本具之妙性，諸佛所證真常之法身。此則在凡不減，在聖不增。處生死而不染，居涅槃而不淨。衆生徹底迷背，諸佛究竟圓證。迷證雖異，性常平等。二了因佛性，此即正因佛性所發生之正智。以或由知識，或由經教，得聞正因佛性之義，而得了悟。知由一念無明，障蔽心源。不知六塵境界，當體本空，認爲實有，以致起貪瞋癡，造殺盜淫。由惑造業，因業受苦。反令正因佛性，爲起惑造業受苦之本。從茲了悟，遂欲反妄歸真，冀復本性也。三緣因佛性，緣即助緣。既得了悟，即須修習種種善法，以期消除惑業，增長福慧，必令所悟本具之理，究竟親證而後已。請以喻明。正因佛性，如礦中金，如木中火，如鏡中光，如谷中芽。雖復本具，若不了知，及加烹煉鑽研磨礱種植雨澤等緣。則金火光芽，永無發生之日。是知雖有正因，若無緣了，不能得其受用。此所以佛視一切衆生皆是佛，而即欲度脫。衆生由不了悟，不肯修習善法，以致長劫輪迴生死，莫之能出。如來於是廣設方便，隨機啓迪。冀其返妄歸真，背塵合覺。法門雖多，戒定慧三，攝無不盡。故楞嚴經云，攝心爲戒，因戒生定，因定發慧，是則名爲三無漏學。而三者之中，唯戒最要。以能持戒，則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。其行與佛近，其心必不至與佛相遠也。故如來於梵網經，爲衆生保證云，我是已成佛，汝是未成佛。若能如是信，戒品已具足。又云，衆生受佛戒，即入諸佛位。位同大覺已，真是諸佛子。是持戒一法，乃超凡入聖，了生脫死之第一要道也。使衆生不具佛性，縱令修習種種善法，亦無成佛之理。如石不具金，冰不具火，磚不具光，砂不具芽。縱令烹煉鑽研磨礱種植雨澤等緣，一一經於累劫，亦無金火光芽等發生之事。若知此義，孰肯以性具之菩提涅槃，妄作煩惱生死。獨讓諸佛，及三乘聖人，受其真常之樂，自己甘受其幻妄之苦也哉。然約通途教道，在凡夫地，欲了生死，大非易事。若約信願念佛求生淨土之特別法門，則即於現生，悉得了脫。果具真信切願，萬中決不漏一。末世衆生，唯此一法，堪爲恃怙。以故法運愈晚，此法愈當機，善知識提倡愈切。而真實修持，得遂往生之證驗，時或見之。優婆夷了常者，安徽無爲縣陳錫周了圓居士之繼配夫人也。姓胡氏，賦性慈善，篤信佛法。錫周初不知佛法，長子天壽，頗聰明，十四歲殤。意謂我居心行事，無大過愆，何得有此。遂於因果報應，生死輪迴之事，概謂爲無。夫人知其執不可破，輒密默修持，不令彼知。未久，夫人有娠，將臨產期，忽得大病。二十九日，不能言語飲食轉側。體熱如火，身瘦如柴。名醫束手，絕無生望。一夕，夢老母持一把長幹蓮華，云汝以宿業，得此惡病。幸有善根，是故我從南海，來安慰汝。隨以蓮華，從頭至足拂之。云拂去業障，好生嘉兒。頓覺身心清涼，即驚醒起牀，便成好人。次日生子，龐厚豐滿，與健婦所生無異。取名天民，今已十五歲矣。錫周由是方知佛慈廣大，三世因果之理事，真實不虛。從茲夫婦各喫素念佛，努力修持。於救濟貧苦患難，齋僧修廟，施善書，舍棺材，悉隨己力爲之。錫周歸依光，法名了圓。夫人函祈歸依，因名了常。九年，夫妻兒女五人，同於北京法源寺，受菩薩戒。去年春，夫人慾來普陀見光，因先朝九華。歸至滬，適奉直兵禍將作，遂未果來，每引以爲憾。光慰之曰，至心念佛，則日與彌陀聖衆相對越，何得以不見粥飯庸僧爲憾乎。以深受驚嚇，故身體瘦弱，久不復原。錫周祈光開示，光令作退步想，作已死想，遂得大愈。今春復病瘦弱，不思飲食。於二月廿八日，正念佛間，見兩童子執長幡，上書西方接引四字。謂錫周曰，此兆於我則幸，於君則不幸。以己一歸西，內顧無人故。然念佛之人，不貪生，不怕死。因請僧四位，誦經禮懺念佛廿八日。以祈壽未盡則速愈，壽已盡則速生西方耳。從此身心適悅，了無病苦。至四月初，復覺不適。知歸期將至，一心念佛，以求速生。初五，全家都爲念佛。又請師僧換班續念，晝夜佛聲不斷，夫人但默隨之。初六午前，令備浴具。浴已，著新衣，往佛堂禮拜，供獻香華。歸即移牀向西側臥，唯專念佛，概不提及訣別等事。至亥時，見佛來，欲起禮拜，因扶起令坐，作合掌低頭狀。云尚有三千佛，念完即去。全家同僧俗三十餘人，俱大聲念，夫人遂高聲念佛而逝。面帶笑容，室有異香。全傢俱不現悲哀相，又念佛二小時，方爲安置。次日午時入殮，頂尚溫暖，四肢柔軟，香氣猶存。噫，夫人可謂宿有善根，現值善緣。不現世間愛情，破壞正念。唯仗多人佛聲，成就淨心。故得感應道交，蒙佛接引。離此苦域，登彼樂邦。何幸如之。臨終一關，最爲要緊。世有愚人，於父母眷屬臨終時，輒爲悲痛哭泣，洗身換衣。只圖世人好看，不計貽害亡人。不念佛者，且置勿論。即志切往生，臨終遇此眷屬，多皆破壞正念，仍留此界。臨終助念，譬如怯夫上山，自力不足。幸有前牽後推，左右扶掖之力，便可登峯造極。臨終正念昭彰，被魔眷愛情搬動等破壞者，譬如勇士上山，自力充足。而親友知識各以己物，令其擔負。擔負過多，力竭身疲，望崖而退。此之得失，雖由他起，實屬自己往昔劫中，成全破壞人之善惡業力所致。凡修淨業者，當成全人之正念，及預爲眷屬，示其利害。俾各知所重在神識得所，不在世情場面好看，庶可無虞矣。茲因訃至，故發其佛性，及助念之隱義，並夫人事實之大略。以期修淨業者，知所取法焉。

#### 大慈悲室發隱

大慈悲室者，王母朱夫人之臥室也。王母朱夫人者，浙江山陰處士王君楚辰之德配，心三爲廣二居士之生母也。夫大慈悲，乃如來之室，夫人何得竊取此名。如來於法華會上，令宏經之善男子善女人，入如來室，著如來衣，坐如來座。隨釋之曰，如來室者，一切衆生中大慈悲心是。如來衣者，柔和忍辱心是。如來座者，一切法空是。復頌曰，大慈悲爲室，柔和忍辱衣，諸法空爲座，處此爲說法。然既入此室，決無不著衣坐座之理。夫人既以大慈悲名室，其三法宏經之實，爲有與否。曰，此義當以六即論之。若論究竟圓證，則唯佛一人。若論理即，則一切衆生，無不即心本具。夫人殆由名字而起觀行，以期證入相似分證者。請略陳之。夫人年二十六，方歸王君。王君家頗富，篤信佛法，性好施捨。獨力建一廟兩進，以奉觀世音及天醫神。蓋欲大士尋聲救苦，天醫冥消衆病也。又且施茶施藥施燈施衣，歲以爲常。放生惜字，各爲立會以提倡之。戚族待以舉火者十數家，族子弟之資以就學者甚衆，以故家道中落。此雖王君所爲，實爲夫人陰相以成。使夫人無大慈悲心，柔和忍辱心，及不知一切法空之實義，當早爲掣肘阻止，否則拌命以爭，何至竟令家道零落，半生居貧守困乎。又夫人于于歸後，即蔬食，永斷腥葷。凡麻油香果等亦不食，唯飲白水。衣唯粗布，綾羅裘葛，脂粉簪釧，概悉屏除。日則紡織縫紉，夜則禮佛誦經，竟歲不出外戶。沉默寡言，親戚過訪，寒溫之外，輒談因果報應等事理。事舅姑以孝，相夫以德，教子有法。世以太姜太任太姒以譽女人，稱爲太太，固多慚德。若夫人者，則無愧怍焉。越十有五年，王君卒，心三爲廣皆幼。夫人上奉老姑，下撫幼子，備歷艱辛，若忘昔富者。及子堪就學，則盡賣于歸衣飾，以備束脩。爲心三聘婦婁氏，未娶而喪明。親族咸勸退婚，夫人絕不見聽。卒娶之，且囑心三善視之，毋見惡焉。夫人初則默誦心經，日有定數。孀居後，則一心念佛，以期出此娑婆，生彼極樂耳。宣統元年，年六十矣。三月間，姑沒。夫人親理喪葬，哀勞致疾。四十餘日，形容枯瘦，而神氣極清。臨終前二日，囑心三爲廣備衣棺，曰，吾後日午後當逝矣。因誡之曰，願汝等進德修業，勉爲完人。莊子云，哀莫大於心死。汝能體此意，則吾心安矣。夫人居常念佛皆默念。屆時，極安舒。心三問所見，曰，毋擾吾正念。囑點燈籠於室門，遂安坐而逝。沒後兩手柔軟如生時。噫，平昔志願如彼，臨終安靜如此。其往生西方，斷可必矣。觀經以孝養父母，奉事師長，慈心不殺，修十善業。及受持三歸，具足衆戒，不犯威儀。與發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讀誦大乘，勸進行者，爲淨業正因。此十一事，有其一種，以深信願，迴向往生，皆得如願。況夫人三十餘年，刻苦清修，永斷女習，恪守閨範。二十年來，一心念佛。深厭五濁，冀生蓮邦。臨終子問，尚恐見擾。則不生淨土，將何生乎。設使夫人不知一切法空，無柔和忍辱心，及大慈悲心。則于于歸之初，當日事妝飾，唯美食美衣是務。豈肯食蔬衣布，甘受淡薄，如深山之老頭陀乎。若夫施捨落家，行之不悔，猶不爲難。聘婦喪明，衆勸退婚，堅持不聽，更加憐愍。是皆大慈悲柔和忍辱之發現處。人皆以爲難，而夫人了不爲難者，以知一切法空故。否則人我等相，橫於胸中。決不能視人猶己，視富貴如浮云，安貧守困，以法爲樂也。及末後預知時至，子問所見，尚以無擾正念是誡。令懸燈於大慈悲室之門，隨即坐逝。其心中固已將母子恩愛，及世間名譽，擺脫淨盡。然此實屬頂門一針，除非頑皮，當即知痛。而雙手柔軟，用表提攜貧病之德，以作慈悲忍辱之證。噫，若夫人者，可謂兩間之完人矣。當今之世，宜家之教，弛而不張。不有發大慈悲心，以身爲法者以鎮之，則將伊于胡底。古云，以言教者訟，以身教者從。夫人之於儒於佛，俱堪爲法。殆乘願而特爲閨壼母儀，女流師範者乎。餘賦性剛直，學識膚淺，以故活埋海島，期其藏拙免愆。而心三居士，謬以知識見視，致書請教。因不避忌諱，痛下針錐。意其必定絕交，豈知反爲佩服。知其家庭，必有善教。乃以其母之懿德貞心，未能表彰爲憾。遂詳書其心行修持，祈餘敘述，故爲發其隱義。以期世之爲父母及婦女者，知所取法。各各善教其女，以期異日相夫教子。使有天姿者，皆爲善身覺世之賢士。無天姿者，亦爲循規蹈矩之良民。則庶幾乎天下太平，人民安樂矣。曷勝禱祝。

#### 馬母姚夫人往生事實發隱

世間眷屬，各有因緣，菩薩乘願，衆生隨業，善惡各以類聚，種性了無或爽，孝經所謂欲知其父視其子，易傳所謂方以類聚，物以羣分也。以故西天維摩詰，此土傅大士，龐居士，全家皆悉徹悟自性，親證無生，去來自在，得大解脫也。近來各界名人，眼界大開，悉皆尊崇佛法，密事修持。安徽桐城馬通白居士，乃現今之文學大家，著述甚富。初亦漸染於韓歐程朱之見，不但不知佛爲何如人，且不知自己一念心性，當體與佛了無有二也。及至晚年，學識日晉，見地日高，方知佛爲大聖人，其教有不可思議之事。從茲日誦金剛經，兼持佛號，以期圓離四相，徹證一心，即於此生，迥出五濁也。其第三女，名君幹，頗聰明，通文理，有古烈女風，通白甚愛之。然於佛法，絕無信向。後得病甚苦，不能忍受，通白憫之，對彼念金剛經。彼一聞經聲，身心安樂，及至經歇，復覺苦痛，通白遂徹夜爲念。忽起坐，止令勿念，若好人然。且曰，我於金剛經所說道理，悉皆悟到。便欲現大人相，說無生法，冀一切見聞之人，同種善根，詭言家中褊隘，欲往醫院將養。以通白與其婿方時簡，同寓京師，租屋共住，故不能過於寬敞幽雅也。通白見其志決，乃令其夫送之德國醫院，擇極超勝之屋安置之。令其夫與醫院侍人各去，彼則合掌坐脫矣。噫嘻異哉，此與龐女靈照，紿其父離座，彼即據座以坐脫者何異。李木公素不信佛，聞通白說此因緣，全家歸依三寶。普門品所謂應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現何身而爲說法，詎不信歟。而其夫時簡，經此現相，見猶拘墟，行狀中反湮沒之，其罪過實非淺鮮。今蒙通白之侄怙庭，以其叔母往生事實，並其子根偉哀啓見示，知通白與其妻其女，皆有大來歷，非偶然者。按狀，夫人姓姚氏，諱澤潤，幼受庭訓，深嫺婦道，事父母舅姑唯謹。其姑疾革，刲股和藥，籲天以禱。家固清貧，通白教授生徒，夫人代持家政，克勤克儉，故得無虞。教子女有法度，爲鄉里所稱。數十年來，歷經世變，深厭無常，遂專修淨業，以期出此娑婆，生彼極樂。年逾古稀，猶然強健。今秋初，示微疾，飲食漸減，而晨昏禮拜持誦無少間。至八月初四，始臥牀，胸鬲，氣不通暢，囑其女君瑋，及侄婦孫孝達，代爲誦經。孝達即怙庭之妻，平日以淨業互相勉勖，故常侍相爲輔助也。至初九夜，夫人見諸佛金光燦爛，伏枕作禮拜狀。又見觀音伸手下垂，己則仰握菩薩手，連稱菩薩名不已。囑孝達誦彌陀經，孝達誦至佛土種種莊嚴處，曰如此境界，歷歷在前，吾所見，不異經所云也。家人環侍念佛，有飲泣者，夫人責之，謂若等何得如此以累吾也。至初十午刻，脣尚微動，久之遂逝。面色黃潤，眉額間朗明若鏡，頂上熱氣外溢，相距尺許，即覺燻蒸，蓋其淨業純熟，身心清淨之所表現耳。夫欲學佛法，先須力敦倫常，恪盡己分，觀夫人之孝事父母舅姑，以及相夫教子等，即觀經所謂孝養父母，行世仁慈也。而其深厭無常，專修淨業，又與同志互相勉勖，乃所謂至誠心，深心，迴向發願心，與發菩提心，勸進行者之義，皆兼而有之。既有三世諸佛淨業正因之因，決感仗佛慈力往生淨土之果。彼世之不盡己分，以敦孝慈，妄欲冀附於仗佛慈力帶業往生之例。雖佛力法力不可思議，由自己心地不正，與三世諸佛淨業正因相反，斷難獲永離衆苦常受諸樂之果矣。修淨業者，尚鑑之哉。

#### 曹云蓀了義居士舍宅爲念佛林發隱

佛法廣大如法界，究竟如虛空。理本自心，雖博地凡夫毫無所歉，道出常情，非十方諸佛莫能盡知。刻論契理契機之法，唯信願念佛求生西方，最爲第一，利自利他之道，唯不住相布施福德，可等十虛。了義居士，既聞淨土法門，功勳殊勝，雖博地凡夫，具足惑業，但能生信發願，持佛名號，如子憶母，心心相續，決定仗佛慈力，往生西方，了生脫死，超凡入聖。由茲發大菩提心，修最殊勝行。又欲法界有情，等蒙利益，於是殫精竭力，提倡讚揚。然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既經發揮其奧，誰不願得其益，由是善信預會，多至數百，悉具信願，篤修淨業。居士喜不自勝，即將自己素所住之舍宅，和盤托出，永作居士念佛林。其意唯欲自他同修淨業，同於現生，往生西方，及一切遠近善信，見者聞者，同皆發起，以致遍周寰宇，永久勿替也。與求世間名譽，及人天福報者，固已天淵懸殊焉。同社諸人，感此盛情。竊恐不立證據，後或湮沒，致居士一番利人之心，或成斷滅，因爲報縣立案，勒碑林中，非徒揚居士之盛德，實欲發見聞之熱心。又以不慧，久修此宗，故特致書，命爲序引，以冀閱者，聞風興起，展轉傳揚，豎盡未來，橫遍十方。庶如來一切衆生皆具佛性，皆當作佛之言，悉皆詣實，不致猶有遺憾矣。不慧承斯盛情，謹將一切法門，與淨土法門，依之修行，以了生死，證無生，其中之難易遲速，略爲敷宣。庶自度己力而修，不致有法不契機，長輪迴於三途六道，莫之能出之感傷也。如來一代所說一切法門，無非爲衆生斷煩惑以了生死，證無生以成佛道耳。但衆生根機不一，致所得利益各別。其有宿根深厚者，現生即可斷盡見思，超出三界，進學菩薩上求下化之道，以期圓滿菩提，則何幸如之。其或根機稍劣，縱令禪定力深，徹悟自心，而見思未斷，則依舊輪迴。況從生至生，何能自保，倘一隨福迷，則直墮三途矣。其下焉者，又何待言，此自力了生死之難也。如來懸知末世衆生，無力斷惑，特開一信願念佛求生西方法門，俾彼法身大士，與具縛凡夫，及五逆十惡之極重罪人，同於現生，往生西方。既生西方，則了生脫死，超凡入聖，各隨己資，而爲悟證，其慈悲撫育之心，雖天地父母，不能喻其萬一。以此法門，仗己信願念佛之力，感佛慈悲攝受之力，感應道交，故得不斷煩惑，帶業往生，較彼專仗自力者，其難易不可同年而語矣。念佛之人，若知此義，自能死盡偷心，專修此法，不致好高務勝，隨經教知識語言所轉，舍此別修諸餘法門也。普願見聞，悉皆諦信。

#### 裘焯庭先生與其夫人雙壽序發隱

人在天地之間，藐乎小爾，何以與天地並稱，謂之爲三才。以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人皆可以爲堯舜，人皆可以作佛。由其具贊天地之化育，振乾坤之綱維之功能德用，故得此嘉名。彼不自振拔，甘爲下愚，生爲行肉走屍，死與草木同腐，並生有害於社會國家，死受苦於三途惡道者，乃不慎所習而致，非本具之天真佛性有異也。故孔子曰，性相近也，習相遠也。夫所謂贊天地之化育，振乾坤之綱維者，非專指有位者而言，雖匹夫匹婦，各能優爲。果能誠意正心，自修其身，以明其明德，其誠中達外，必致家人與鄰里鄉黨親戚朋友，羣相觀感，而潛移默化於不知不覺中。是故一鄉有善士，則一鄉淳謹而靖謐，如漢陳寔婉訓樑上君子，其鄉之盜賊絕跡，魯義姑欲存其兄之嗣，齊國之敵兵立退，此殆匹夫匹婦贊化育，振綱維之一端耳。孟子謂窮則獨善其身，達則兼善天下，蓋指其多分而言焉。當今之世，世道人心，陷溺已極，只期自私自利，置道德仁義於不顧，幾於無可救藥。然天下不治，匹夫有責，倘人各興起，負此責任，各各守分安命，知因識果，孝親敬兄，敦篤宗族，嚴教子女，俾成良善，十數年間，世皆賢人，賢賢互益，必召天和，尚何天災人禍之有。是知闡明因果，善教兒女，爲天下太平之根本。如裘焯庭夫婦，人皆知其有盛德熱心，能以至誠無私心，孝親敬兄，撫育諸侄，周給貧窮，振興學校，深信佛法，及與因果，濟度幽魂，救護生命，爲一鄉之標榜，作同人之模範，致使子女媳孫，同皆賢孝，家道興隆，麟趾呈祥。而不知此德此心，固從無量劫來，稟佛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，一視同仁，自利利他之教之所習，兼資受生以來，得賢父母鈞陶化育之所致也。先生與夫人將屆七旬，同人欲爲祝其期頤，敬錄其實行，用佐壽筵，又祈不慧，隨喜贊助。竊思先生夫人之德，序文具標，若徒作華麗之文，以爲讚頌，不但非我所能，亦非我所宜，故推本而發其隱義以言之。須知吾人之壽，原自無始無終，由其真如妙性，爲煩惱惑業所蔽，故致隨業升沉於六道輪迴中，其壽便侷促短小，不堪言狀。如來愍之，爲說斷惑證真之法，令其返本還元，超凡入聖，從中下手易而成功高者，唯信願念佛求生西方爲第一。其子愫楹，建安養堂，爲二親修淨之所，實得祝壽之大體。待百年後，往生西方，證無量壽，方爲孝子尊親之究竟實義，方副同人頌德祝壽之景仰誠心也（愫楹，號佩淨）。

#### 孫母林夫人事實發隱

吾人一念心性，與三世諸佛，了無有異，其智愚苦樂天淵懸殊者，以宿世今生之所修所習，有善惡順逆之所致也。華嚴經云，若人慾了知，三世一切佛，應觀法界性，一切惟心造。言法界性者，即生佛同具之妙真如性，在佛不增，在生不減，處生死而不垢，證涅槃而不淨，亙古亙今，不遷不變，湛寂常恆，如如不動。此性最可尊貴，故衆生雖迷之及極，如來絕無一念棄捨之心，多方教化，冀其復彼本性也。一切惟心造者，乃指修習順逆而言，順修則爲人，爲天，爲聲聞，緣覺，菩薩，極之則圓成佛道，安住寂光。逆修則墮修羅，畜生，餓鬼，地獄，極之則永墮阿鼻地獄，經塵點劫，受諸極苦，莫由出離也。由是觀之，十法界皆由今昔修習而得，故孔子曰性相近也，習相遠也。了此，而不返迷歸悟，背塵合覺，以慎所修習者，未之有也。其返迷歸悟，背塵合覺之道，固非一端，求其下手易而成功高，用力少而得效速者，唯淨土法門爲然也。孫母林夫人者，慶澤之生母也。宿植德本，稟性淑賢，其孝親敬夫，教子持家，周給貧乏，救護生命，皆足爲女流師範。而且篤信佛法，修持淨業，自少至老，無或廢替。況身稟女質，既難遠參高人，而家住玉田，絕少宏法上士，而畢生孜孜修持者，乃多劫之燻修所致也。溯昔夫人歸孫君時，貧不自給，操勞苦作，過於傭保。中年以後，家漸富裕，有子五人，孫十餘人，仆婢甚多，宜享逸樂，其操勞苦作，不改舊度。衣止粗布，不服綾羅，洗浣補綴，尚不忍棄。見人之飢寒，不異身受，必施金推食，其心方安，人有求祈，必令忻悅而去。昆蟲螻蟻，誡勿傷害，即蛇蠍毒物，亦令設法驅去，絕不肯令其受傷也。蓋欲子孫世守勤儉仁慈之道，以身率之，而冀其依行焉。平時每以因果報應誡子孫，常曰，利人實爲利己，害人甚於害己，凡居心行事發言，皆須歸於慈善一邊而後已。汝等若能如是，則爲無忝所生，否則縱令富貴至極，亦屬污辱祖宗之大怨家也。故其子孫，多皆篤厚敬謹，不染時風。尤可異者，去冬兵災起時，慶澤奉母遠避於親眷家，當其去時，心慮惶恐，夫人以裝老衣之篋命攜之，亦不言其所以。至臘月遂歿，適得具斂，雖曰年高八十有八，不可不預，然其心地安詳，不隨境亂，於此可見。當夫人臨終時，慶澤率其家人，同聲念佛，忽若發狂，遂將窗紙撕破。適有二蝶大如掌，從窗欞入，黃質雜黑白章，採絢非常，繞屍而飛，家人驅之，竟不能去，歷大半日，殯殮已畢，舁入他院，蝶亦隨棺飛翔，直至靈柩安妥，方始飛出，向西而去。夫時當臘月，況在北方苦寒之地，何得有蝶，當時本家與親眷七十餘人，同皆驚異，謂爲不經見聞之瑞。蓋以夫人盛德淨心所感，以表其離此娑婆，生彼極樂之祥，但以世人根機陋劣，特示爲蝶，此豈真蝶乎哉。慶澤述其母之心行大略，祈餘發揮以爲世勸。噫，人子揚親之德，固爲分所應爾，然揚親之德，而不修德慎行，則更甚於誣親以惡，故孝經以立身行道，揚名於後世，以顯父母，爲孝之終。如孔孟等，未見敘述父母之德，而天下後世，無不尊其父爲聖父，母爲聖母，欲表彰親德者，不可不知。世孝如此，可謂極矣，而於親之靈識，無大裨益。若以佛法論，親在則諭親於道，俾其返迷歸悟，背塵合覺，信願念佛，求生西方。親沒則志誠念佛，爲親迴向，設祭待客，概不用葷，庶可令親未往生則即得往生，已往生則高升蓮品，此固如來普度衆生，令復本具佛性之要道。人子欲報親恩而揚親德者，當終身奉行而廣爲化導，其利益唯佛能知，非語言文字所能形容也已。

#### 崔母孫夫人往生傳發隱

聖人誠明之道，如來真常之法，匹夫匹婦，皆堪與知與能，以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凡聖雖異，心體無殊。故曰惟聖罔念作狂，惟狂克念作聖，人皆可以爲堯舜，人皆可以作佛。一切衆生，皆有佛性，由迷背故，枉受生死輪迴之苦。而佛視六道衆生，悉同一子，況生信發願，虔持佛號，具行世善，兼持經咒，志誠迴向，以祈往生，有不感應道交，蒙佛接引，離此娑婆，生彼極樂者乎。崔母孫夫人者，注川處士之德配，祥鳩，祥鵾，祥鴻之生母也。其性情沉默淳厚，其行事勤儉寬和，其孝親相夫，持家教子，濟貧恤困，戒殺護生，皆足爲閨壼儀型，女流師範，非宿有善根，豈能如是耶。而且篤信佛法，虔受歸戒，年逾七十，精修淨業，其子祥鴻，多方輔助，故得預知時至，正念往生，可謂女中丈夫，火裏蓮華，不辜佛化，不負己靈者矣。彼世之須眉丈夫，多才多藝，自命非凡者，及乎臨終，則業識茫茫，無本可據，依舊輪迴於三途六道之中，豈不大可哀哉。或曰，每見載籍，畢世修持，定慧力深，宗說兼通，解行相應者，多有生死不了，仍復受生。何崔母以五六年工夫，竟得往生，了生死耶，有何證據，而知其決定往生耶。答曰，子未知了生死有自力佛力之所以也。一切法門，皆仗自力，淨土法門，全仗佛力。仗自力，非見思淨盡，無由出離生死。仗佛力，若信願真切，即可帶業往生。譬如渡海，一由自浮，一由乘舟，到岸雖同，其難易安危，奚啻天淵懸殊也。觀無量壽佛經，示三種淨業正因，一者孝養父母，奉事師長，慈心不殺，修十善業。二者受持三歸，具足衆戒，不犯威儀。三者發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讀誦大乘，勸進行者。此十一事，或有一二，加以信願念佛，悉得往生，況崔母之將及全備者乎。又五逆十惡衆生，臨終地獄相現，有善知識教令念佛，或至十聲，或止數聲，直下命終，亦得仗佛慈力，往生下下品中，況崔母五六年來，日夕繫念者乎。言證據者，臨終不起愛戀，密默念佛，豎手示敬，端坐而逝，即此數端，便是往生之相，況沒後全身已冷，頂門猶熱，及至入殮，面貌如生，徵於經論，謂頂聖眼天生之說，其往生又何疑焉。或曰，此境師未親見，安知非其子之飾詞乎。答曰，飾詞世固有之，乃不知因果者之所爲。祥鴻欲令同人同生信心，同修淨業，同生西方，冀其母高升蓮品。斷不敢犯大妄語，俾其母與己，同獲未得謂得，未證謂證，以凡濫聖之至極重罪也。

#### 慈悲鏡發隱

近世殺劫之慘，振古未聞，推究其由，皆因食肉之所釀成，是食肉爲殺劫之因。殺劫乃食肉之果，而果復造因，因復感果，展轉互殺互食，了無已時，可不哀哉。然殺劫之慘，人所共戚，而殺生食肉之慘，人所共樂，實則不異於自殺自食，及自殺食其父母兄弟妻子眷屬也。故入楞伽經云，一切衆生，從無始來，在生死中，輪迴不息，靡不曾作父母兄弟男女眷屬，乃至朋友親愛侍使，易生而受鳥獸等身，云何於中取之而食，食肉之過，可勝言哉。泉州諸善士，欲挽殺劫，特立大同放生會。放生云者，欲感發衆人之慈悲心，從茲不忍食肉耳。既不食肉，則現在不造殺業，將來不受殺報，雖曰愛惜物命，實爲預護自身，若大家同抱此志，何難感召天和。倘放者自放，食者自食，則所放有限，所食無窮，消放者個人之殺業則可，消衆同分之殺業則未也。故特撮取古人淺顯勸戒語言，名慈悲鏡，布之鄉邑，以期見聞，同發慈悲，共持殺戒，咸事素食，庶可挽回劫運，共享太平，因爲略陳食肉之過以助之。願食肉者，將生作己想，將己作生想，想之久久，即以威逼，令其食肉亦不敢，況徒爲口腹乎。至於敬神祭先，奉親宴客，豈素食便不可，必殺生而方可乎。

#### 唐氏先塋附青蓮尼塔發隱

人皆可以爲堯舜，人皆可以作佛，以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故也。其不能者，皆卑劣自居，不自奮發，乃不爲耳，非真不能也。禮云，飲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。死亡貧苦，人之大惡存焉。然有志於爲堯舜作佛者，則不以大惡存者，以易其大欲存者。故孔子曰，志士仁人，無求生以害仁，有殺身以成仁。孟子曰，生亦我所欲也，義亦我所欲也，二者不可得兼，捨生而取義者也。餘於大成庵青蓮尼，深有感焉。按尼系武進西郊某姓婦，青年祝髮，精修梵行，爲遠近善信所欽敬。清咸豐十年，賊陷常州，尼著袈裟禮佛，投入庵前池中。及賊至，則庵村悉成焦土。越數日，有汪邵二公，潛歸探視，見尼屍浮於池，二公仰其懿德清操，待夜深，出其屍，稿葬於庵之基。越十有六年，光緒改元，唐駝之父恂之公棄世。駝母鄒恭人，羅掘數十千，購其葬所，乃當日大成庵基。村人慾賣地，偷將尼骨埋於所購之墳地內，堆一小冢。鄒恭人詳究由來，不唯不以爲嫌，且頗生敬仰。每祭掃，率駝兄弟，兼祭尼墳。夫鄒恭人，當此之時，年齒甚盛，居貧守節，爲夫撫育其子女，家計不充，賴勤針黹，兼爲人浣濯衣服以度日。時駝兄光盛年十一，駝僅五歲，妹甫三歲，零丁孤苦，不堪言狀。鄒恭人勉力支持，以養以教，令駝兄弟成人成德。其處境，雖與青蓮尼異，其懿德貞心，固與青蓮尼無或軒輊也。至光緒二十八年，鄒恭人棄世，遂與恂之公合葬焉。而駝兄弟服職外方，二十餘年，未共祭掃。迨民國十年，駝兄辭官歸裏，駝亦由滬回常，相偕祭掃，求尼墳而不得。問其地主，云以不便耕種，乃移於桑田中矣。駝與其兄光盛議曰，現尚知此尼之德，故有保護之念，若不設法，後難免夷墓暴骨之慘。況汪邵二公，冒險而偷葬，吾母率吾兄弟，年年致祭。若置之不理，不但有愧於汪邵二公，且大得罪於吾母，我等何可抱此遺憾。乃擇吉移葬於其父母之塋，又爲建一石塔，大書大成庵青蓮尼師之塔。題其後曰，尼服袈裟殉難，其志行可想，特遷遺骨葬我父母塋內，唯願世人共相保護之。駝之意，子孫或有遷徙，及與斷絕，欲爲久遠之計，非求世人保護不可。有以不合宜諫者，駝曰，此尼乃佛門真修行僧，生爲遠近所景仰，賊欲來，而服袈裟以自溺，與古之仁人義士相去何遠。況吾母素所欽佩，俾吾兄弟致祭，今葬我父母塋內，如請高僧於家供養，有何不可。又此尼具此懿德清操，或已超凡入聖，使吾父母常得親近，當可蒙其慈力，即得高超三界，託質九蓮，以故吾宗吾母之意而樂爲之。孟子以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者，爲大丈夫。若此尼者，初舍飲食男女之大欲存者，長齋奉佛，精修梵行。沒立殺身成仁捨生取義之大節，以期不負己靈，不玷佛化，爲人天之標榜，弭末俗之頹風，非所謂女中大丈夫乎。宜其唐駝爲之建塔，又持衣鉤，遍求名人爲之題贊，以期發潛德之幽光，維世道於弗墜耳，爰爲發其隱義云。

#### 唐孝子祠校發隱

孟子曰，人皆可以爲堯舜，又曰，堯舜之道，孝弟而已矣。有子謂君子務本，本立而道生，孝弟也者，其爲仁之本歟。夫爲堯舜爲仁，不外乎敦行孝弟，初非有奇特玄妙，艱難困苦，欲爲而不能者。人固各當自勉，以期不負獨爲萬物之靈，而與天地並稱爲三才耳。且天地至廣至大，人得以七尺之軀，與之並稱者，以其能贊天地之化育，繼聖賢之志事也。否則機械變詐，敗常亂俗，徒污天地與人類耳。形雖爲人，實則禽獸之不如，以禽獸不知禮教，人知禮教，知禮教而悖之，斯居禽獸之下矣。是人也，生既爲衣冠禽獸，死必墮三途惡道，人亦何苦以能爲堯舜爲仁之資，甘心永作畜生餓鬼地獄之可憐衆生，是誠何心哉。無他，皆由家教未至，與自己不自振奮而致然也。近來歐風漸至，一班新學派，厭故喜新，趨之若鶩。凡歐人爲國爲衆之好處，皆所不學。其蔑禮亂倫處，則變本加厲。竟至廢經廢倫仇孝等，無所不至，直欲人與禽獸，了無有異而後已。有心世道人心者，各懷憂懼。武進唐駝，欲挽頹風，以先曾祖唐孝子安邦公事，雖經表彰，載之邑乘，未立專祠，知者蓋鮮，遂設祠勒碑以表彰之。又於其中，立一小學，名爲唐孝子祠校。俾當地貧子弟讀書其中。冀其顧名思義，效法前人，敦本重倫，以盡己分。初則服勞奉養以安其親，次則立身行道以榮其親。既能孝矣，必能篤修弟忠信禮義廉恥等。則爲人之道得，爲堯舜爲仁之道亦得，而贊天地之化育，繼聖賢之志事之道，亦可以隨分而得。駝之意，蓋如此，以故不辭辛苦，鬻字以辦。誠可謂敦本重倫尚德慕義之士，駝其賢乎哉。其族侄允中，亦隨力勸助，足見唐氏之多賢人也。雖然，駝之賢有自來矣。按駝生五歲，父恂之公即棄世，時駝兄光盛十一歲，妹始三歲，家徒壁立，零丁孤苦，不堪言狀。母鄒恭人，日勤針黹及與人浣衣，賴以度生，以養以教，俾駝兄弟皆成人成德。且爲其夫買墓地，成契後，村人移大成庵青蓮尼骨於其地中。鄒恭人詢知，不唯不以爲嫌，且深生景仰，歲時祭掃，必令二子致祭於尼。及恭人逝後，地主移葬他處，駝兄弟感母慈，兼恐後或夷滅，遂復移置其父母塋內，且建塔表彰其懿德清操焉。夫鄒恭人當夫逝時，年齒甚盛，居貧守節，教養二子，欽敬以身殉法之尼，其殆魏慈母，魯義姑之流。懿德貞心，堪爲世範。故感駝年逾五十，不減孺慕，欲廣孝思，以報母恩，爰立此祠，設校於中，以教鄉里之貧子弟，冀爲挽回世道人心之據。可謂篤於事親，克盡子道矣。因爲發其隱義，俾安邦公之孝行，與鄒恭人之潛德悉彰，庶見者聞者，咸皆興起。孝經云，夫孝，天之經也，地之義也，民之行也。由是言之，一言一行，有不合道，皆爲不孝。故曰，孝弟爲仁之本，堯舜之道，孝弟而已矣。凡爲人子者，可不深長思而亟自勉焉。

#### 廣東高州佛學研究會緣起（代何劍菁作）

佛法大無不包，細無不舉。不但依之可以斷惑證真，了生脫死。即格致誠正，修齊治平，明明德，止至善之道，若能會通佛法，則事半而功倍。以世間聖人所說，但止令人盡分。唯上智之人，方能恪遵。若在中下根性，則便漠然置之。佛則詳示因果報應，生死輪迴，及一切衆生，皆具佛性，皆可成佛等事理。俾上智者必期於證本有，下愚者亦不敢肆意縱情，以膺未來之苦。勢必改惡遷善，希聖希賢，雖在暗室屋漏之中，常如面對佛天。如來以三歸五戒十善，普攝在家男女。能修五戒十善，便可勝殘去殺，反澆復淳。永離三途惡報，常享人天快樂。最淺者尚能如是，況其最深者乎。故知如來爲三界大師，四生慈父，聖中之聖，天中之天。由是聖君賢相，通人達士，莫不依教修習，護持流通。以一切諸法，以心爲本。唯有佛法，究竟發明故也。溯自東漢，大教西來。近二百年，止在北方。至三國康僧會，感化孫權，南人始沾佛化。至晉而遍及全國，及高麗日本等。至唐而各宗悉備，堪比西天。數百年來，法道流通，高人林立。載諸傳記，何可勝數。而曹溪法脈，出我粵東。傳佛心者，莫不宗之。固知粵雖邊鄙，於如來大法，有大因緣。由是禪宗大興，雖在家二衆，多有徹悟本有，明心見性者。歷宋元明，法道弗替。明季垂末，勃然蔚興。憨山以宏法遭讒，謫戍粵東，中興曹溪。時搉使四出，百姓塗炭。制臺不能設法者，憨山以一席話取消之。讀憨山年譜，及年譜疏，知粵民沐大師之恩者深矣。迨至有清，崇重尤隆。世祖仰遵佛制，罷除試僧，及與度牒，令其隨意出家。在當時高人林立，頗爲有益。而佛法式微之兆，實基乎此。自後百有餘年，尚復蔚然。嘉道以來，哲人日稀，典型日墜。國家不事提倡，僧侶頹於奮發。加以咸同之際，兵災綿聯。前修既沒，後昆無聞。以致鄙敗無賴之徒，多皆混入法門。在家儒士，非具超格之知見者，莫不以佛法爲贅疣，謂其無益於人國。而如來格致誠正，修齊治平，及斷惑證真，了生脫死之大經大法，以不研究，誰得而知。新學派出，妄以己意，肆其謗黷。遂至毀寺逐僧者，相繼而起。近數年來，各界人士，眼界大開。知佛法爲世間唯一無二之道。不但不與一切哲學科學政治法律相牴觸，且能令彼一切哲學科學政治法律，悉獲實益。於是凡有志於親見本來面目，及挽回世道人心者，莫不研究佛法，受三歸以正三業，奉五戒而修十善。喫素念佛，戒殺放生。昔之嗤爲愚夫愚婦之所爲者，今則偉人名士悉爲之。於是各處皆設佛學研究會，佛經流通處。剝極則復，否極則泰。今之世道人心，陷溺已至極點。若不以因果報應，生死輪迴，及一切衆生，皆具佛性，皆可成佛爲訓，決難收效。以吾人一念心性，不變隨緣，隨緣不變。隨悟淨緣，則證三乘，及佛法界。隨迷染緣，則成人天，及四惡趣法界。雖十法界之升沉苦樂，天地懸殊。而本有心性，在凡不減，在聖不增。倘諦了此義，雖使喪身失命，決不肯舍悟淨緣，取迷染緣。以致永劫輪迴，莫之能出也。是知因果報應，生死輪迴等法，乃標本同治，凡聖共由之大道。世出世間聖人，平治天下，度脫衆生之大權也。當今之世，若舍此法，雖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齊出，亦末如之何也已矣。天下不治，匹夫有責。吾高佛法，凋殘已久。出家在家，等皆夢夢。同人等發起佛學研究會，並佛經流通處。俾有志於己立立人，自利利他者，隨己天姿而爲修持。深則見深，何難斷惑證真，了生脫死。淺則見淺，亦可改過遷善，希聖希賢。挽回世道人心，促進人羣道德，固與政治宗教各範圍，不相干涉，不相背戾也。區區之忱，祈垂洞察。

#### 上海佛學編輯社緣起

心性者，十法界一切聖凡，墮獄生天，證真成佛之根本也。因果者，世出世一切聖賢，平治天下，度脫衆生之大權也。然此心性，人各自具。真常寂照，妙莫能名。只因迷而未悟，不但不得受用，反承此心性之力，起惑造業，由業墮苦。展轉沉迷，輪迴六道。盡未來際，了無出期。致我釋迦牟尼世尊，特垂哀愍，興無緣慈，運同體悲。不離寂光，示生世間。精修梵行，成等正覺。於是嘆曰，奇哉奇哉，一切衆生，皆具如來智慧德相，但因妄想執著，而不證得。若離妄想，則一切智，自然智，無礙智，即得現前。由是隨機說法，令得度脫。但由機器差別，故致法無定相。或漸或頓，或權或實，或顯或密，或性或相。必期於徹悟此在凡不減，在聖不增，終日隨緣，終日不變之妙真如性，悉得徹證而後已。以此心性，體雖不變，用常隨緣。隨迷染緣，由厚薄不同，而成六凡法界。隨悟淨緣，因淺深各異，而成四聖法界。既知體常不變，由迷逆悟順，相用天殊。其誰不欲舍迷染緣，隨悟淨緣，復還本有之天真，圓成無上之覺道乎。十法界，一一不出因果之外，欲離苦得樂，超凡入聖者，固宜慎所擇也。又慮衆生業重障深，縱種善根，得生人天。既未斷惑，必致造業。一墮惡道，苦無了期。於是以大悲心，特開淨土法門。俾具縛凡夫，於現生中，即得出此娑婆，生彼極樂。與住行向地，及等覺菩薩，如觀音勢至，文殊普賢等，俱會一處，親炙彌陀，以漸證夫道果耳。噫，世尊之恩，可謂極矣。雖天地覆載，亦難喻其少分焉。迨至衆生機盡，如來應息。而大悲利生，終無有盡。由是諸大弟子，分佈舍利，結集經藏。俾遍界以流通，冀普沾乎法潤。及至東漢，大教始來。但由風氣未開，故唯在北方流通。至孫吳赤烏四年，康僧會尊者，特開化建業。蒙如來舍利降臨，致孫權極生信仰。遂修寺建塔，以宏法化。此法被南方之始也。至晉而遍佈高麗，日本，緬甸，安南，西藏，蒙古諸國。自茲以後，蒸蒸日上。至唐而諸宗悉備，可謂極盛。天台，賢首，慈恩，以宏教。臨濟，曹洞，潙仰，云門，法眼，以宏宗。南山，則嚴淨毗尼。蓮宗，則修專淨土。如各部之分司其職，猶六根之互相爲用。良以教爲佛語，宗爲佛心，律爲佛行。心語行三，決難分屬。約其專主，且立此名。唯淨土一法，始則爲凡夫入道之方便，實則是諸宗究竟之歸宿。以故將墮阿鼻者，得預末品。證齊諸佛者，尚期往生。如來在世，千機並育，萬派朝宗。佛滅度後，宏法大士，各宏一法。以期一門深入，諸法咸通耳。譬如帝網千珠，珠珠各不相混。而一珠遍入千珠，千珠悉攝一珠。參而不雜，離而不分。泥跡者謂一切法，法法各別。善會者則一切法，法法圓通。如城四門，隨近者入。門雖不同，入則無異。若知此意，豈但諸佛諸祖所說甚深諦理，爲歸真達本明心見性之法。即盡世間所有一切陰入處界大等，一一皆是歸真達本，明心見性之法。又復一一皆即是真是本，是心是性也。以故楞嚴以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七大，皆爲如來藏妙真如性也。由是言之，無一法非佛法，亦無一人非佛也。無奈衆生，珠在衣裏，了不覺知。懷寶循乞，枉受窮困。以如來心，作衆生業。以解脫法，受輪迴苦。可不哀哉。以故宏法大士，不憚艱辛，種種方便，而爲開導。令其諦了十法界因果事理，徹悟即心自性，以迄究竟圓證也。由唐而宋而元而明而清，足一千年，聲教弗替。雖不及唐時之盛，猶可稱伯仲之倫。自咸同來，兵火聯綿，饑饉薦臻。高人日稀，庸人日多。國家不暇提倡，僧侶無力振興。由是在家高人，以未嘗研究故，謬襲韓歐故套，遂致一敗塗地。至清末之時，大開學界。天姿高者，遂皆翻閱佛經，始知道本在是，遂皆息心以研究焉。及至民國啓運，法制維新。奉教自由，載於憲法。十餘年來，風氣大開。舉凡政軍學商各界偉人，多皆研究佛法，喫素念佛。顧聯承，趙云韶等諸居士，欲令同人，悉沾法利。擬於上海北京路長康裏，設一佛學編輯社。凡屬發明心性之論，彰顯因果之說。戒殺放生之利益，念佛往生之感通。與夫深經奧論之解釋，高人懿士之修持。取便編輯，月出一冊，以餉當世。庶不知佛法者，因茲而知。稍知佛法者，展轉入勝。果能依佛言教，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。主敬存誠，洗心滌慮。不但天災人禍，從茲消滅。俗美風淳，永享太平。將見徹悟唯心，親見佛性。離三界之苦因苦果，證一乘之樂因樂果。庶不負此即心本具之真如妙性也已。

#### 常齋會題詞並緣起

衆生心性，與佛同儔，由善惡業，報分人畜。人有智識，畜無技術，恃強陵弱，遂殺而食。成家之子，不借重債，況殺彼身，但圖口快。怨恨固結，歷劫互償，試一思及，中心痛傷。爰集同人，共立此會，凡百應酬，概用素菜。特立規約，並述緣起，普願見聞，各篤胞與。

原夫水陸空行一切衆生，無一不知疼痛苦樂，無一不知貪生怕死。而且無一不是吾人無量劫來之父母兄弟姊妹妻子朋友親戚。又復無一不能於未來世深種善根，修持淨業，斷惑證真，圓成佛道。但以宿世惡業，墮於異類。固宜深生憐憫以護持之，令彼各得其所。何可以強陵弱，或以智取，或以錢取，俾彼一切，悉充口腹。彼等力雖不敵，心固銜結。故致生生世世，展轉互殺。爲一時之口腹，殺身命於多劫。較比自殺，酷烈萬倍。何苦爲此招殃禍事，一何愚迷至於此極。在昔魯國有二勇士，彼此互聞而未相見。一旦相遇，沽酒共飲。一曰，無肉不能成歡，當去買肉。一曰，爾我肉也，何須更求。其人以爲所見甚高，遂袒衣相割，彼此互食。又復割彼之肉，轉以奉彼。意氣揚揚，以爲吾人之交，情意真摯。相割相食，遂至於死。凡見聞者，皆嘆其愚。世人因食肉故，造諸殺業。遂至累劫，展轉互殺。較彼勇士，更爲酷烈。由無慧目，不知後報。反爲得意，用自矜誇。斥素食者，以爲迷信，及以薄福。世俗相襲，恬不知非。以故如來於梵網，楞嚴，楞伽等諸大乘經，極陳殺生食肉之禍，可謂拔本塞源之真慈大悲也。近世殺劫之慘，千古未聞。況覆水火疾疫風吹地震旱潦等災，不時見告。總因殺業以爲緣起，致令世道人心愈趨愈下。由是天災人禍，相繼而興。如立鏡前，不能逃影。同人憂之，欲令世人，同持殺戒，各秉蔬食。無論祝壽祈福冠婚喪祭宴賓會友等事，俱用素筵。一以全吾惻隱之心。一以冀吾所尊奉之神祇，並吾之祖宗父母朋友親戚，止息殺業，增長善根，非止獨爲水陸空行一切物類計也。又期彼此效法，達之鄉國，及與天下。將見俗美風淳，民康物阜。共樂大同之化，永息爭競之風，則鳥獸魚鱉咸若。庶人與天地並立爲三，稱爲三才。與乾爲大父，坤爲大母，民吾同胞，物吾與也之義，不至徒有空言，毫無實義矣。

#### 樂清柳市募建淨土堂緣起

三界無安，猶如火宅。衆苦充滿，甚可怖畏。衆生愚癡，常住其中。縱受極苦，不求出離。雖有本具佛性，由其迷背，反作起惑造業之本。以致經塵點劫，莫由解脫，可不哀哉。況今世道人心，陷溺已極，殺劫之慘，振古未聞。加以新學潮流，撥無因果。聖賢道義，斥爲迂腐。任己臆見，而爲提倡。盲引盲衆，相牽入火。致令天災人禍，相繼降作。蚩蚩蒸民，誠堪憐憫。於是有心世道者，奮發大志，欲爲救援。以爲此等業果，皆由唯知自私自利，不知三世因果善惡報應。以爲人死神識即滅，有何靈魂，隨罪福因緣，受生於人天及三途惡道耳。既善惡同一磨滅，何不任意所爲，以期身心快樂乎。由是逆天悖理，損人利己，以及殺害生命，取悅口腹之事，熾然競作，無所顧忌。使知三世因果，當即恐其受報，而不敢稍萌此念，況實行其事乎哉。是知我佛所說三世因果，生死輪迴之事理，乃無明長夜之慧日也。而念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，乃生死苦海之慈航也。欲挽劫運，舍此末由。以故各處諸大心緇素，悉皆汲汲然提倡佛學，以冀天下太平，人民安樂也。樂清胡天仆居士，於虹橋建一淨土堂。於八月十五日開講，萬衆歡欣，嘆所未有。柳市諸善士景仰不已，擬在當市亦建一所，以期普沾法潤。除首人任捐外，擬欲募諸四方。包又舞居士祈光作疏。竊謂因果一法，乃世出世間聖人，平治天下，度脫衆生之大權。而念佛一行，實十方三世諸佛，普令衆生，現生出苦之達道。舍此則邪見無由滅，實益無由得也。契理契機，利益難思。懇祈有力大人，各各贊襄，俾佛堂成而講會長開，人心轉而劫運頓息。庶勝殘去殺，一視同仁之象，復見於今。其功德利益，當與十方虛空同其壽量，非筆舌所能形容也已。

#### 請淨權法師講法華經啓（代法雨監院作）

伏以如來知見，蘊於衆生心中。不因佛說，誰能自悟。釋尊一代所說諸經，唯有法華暢譚此義。舉手低頭，皆成佛道。治世語言，悉順正法。示衣裏之明珠，出火宅之險難。孤露乞兒，作長者之真子。無明厚地，得法性之甘泉。即衆生心，示如來藏。若不講演，誰得而知。恭維淨公大法師，宿受佛囑，作如來使。常宏大教，普利羣倫。以大智慧，發大辯才。直教頑石點頭，天華墜地。晚久仰德風，未獲一晤。緣慳障厚，愧何如之。茲者敝寺主人，擬於來年夏月，講演法華。固知座下悲運同體，慈起無緣。故敢冒昧懇求，唯祈默然允許。將見昔日靈山一會，各各同瞻。此際觀音普門，人人得入矣。伏祈慈悲，則法門幸甚，衆生幸甚。臨啓，無任懇禱冀望之至。

#### 請淨權法師講彌陀疏鈔啓（代法雨住持作）

伏以圓覺妙心，有情各具。修持克證，其孰知宜。恭維淨公大法師，宿受佛囑，乘願再來。開如來之知見，續臺衡之薪傳。諦觀圓融，禪淨一致。導三乘同登九品，引五性共證唯心。晚久仰高風，殊少親近。愧爲法雨守門庭，絕無智力宏覺道。詳察現世時宜，唯淨土最爲當機。擬講彌陀疏鈔，非我公莫慰衆望。懇祈不違本誓，俯徇下情。待到明年七月，飛錫荒山。好令百千四衆，棲心祕藏。以懸河之妙辯，暢如來之本懷。俾無問自說之經，理事雙彰之疏，悉得大明。豈但荒山之深幸，法門之深幸而已哉。唯願慈悲，默然允許。臨啓，無任激切冀望之至。

#### 寧波功德林蔬食處開辦廣告

一切衆生，皆有佛性。皆是過去父母，未來諸佛。設法救護，尚恐不及。何可爲悅我口腹，以殺彼身軀乎。須知水陸飛潛諸物，同吾靈明覺知之心。但以宿業深重，致使形體殊異，口不能言。觀其求食避死情狀，自可悟其與人無異矣。吾人承宿福力，幸生人道，心有智慮。正宜敦天父地母，民胞物與之誼。以期不負人與天地併名三才，以參贊天地之化育。俾民物各得其所，以同受覆載，同樂天年而後已。倘其不體天地好生之德，恣縱自己饕餮之念。以我之強，陵彼之弱。食彼之肉，充我之腹。必至一旦宿福已盡，殺業現前，欲不改頭換面，受彼展轉殺食，其可得乎。況肉食有毒，以殺時恨心所結故。故凡瘟疫流行，蔬食者絕少傳染。又肉乃穢濁之物，食之則血濁而神昏，發速而衰早，最易肇疾病之端。蔬系清潔之品，食之則氣清而智朗，長健而難老，以富有滋補之力。此雖衛生之常談，實爲儘性之至論。因俗習以相沿，致積迷而不返。須知仁民者必能愛物，殘物者決難仁民，以習性使然。是以聖王治世，鳥獸魚鱉咸若。明道教民，黏竿彈弓盡廢。試思從古至今，凡殘忍饕餮者，家門多絕。仁愛慈濟者，子孫必昌。始作俑者，孔子斷其無後。恣食肉者，如來記其必償。祈勿徒云遠庖，此係隨俗權說。固宜永斷葷腥，方爲稱理實義。近世殺劫之慘，實爲千古未聞。若詳推其根源，皆由食肉所致。憂世之士，各欲拔本塞源。申江開辦功德林，固已先豎赤幟矣。此邦道尹黃公，鎮使王公，知事姜公，及張讓三公，吳東山公等諸鄉紳，諦閒法師，開如，了餘等諸沙門。同憫近世殺劫，擬植仁壽幸福。特步申江之後塵，以樹寧地之先聲。創辦本林，提倡素餐。俾邦人士冠昏喪祭，便用素筵。宴賓會友，悉資蔬食。以代庖之微業，作救劫之大權。專以利生爲志，絕非唯利是圖。於是聘請名工，制造珍品。以備邦人士冠昏喪祭宴會需用。或來本林以就食，或送貴宅以供用。多少厚薄，俱可隨意。凡有惠顧，決無失誤。懇祈官商善信，同發戒殺護生之心，共行斷葷茹素之事。俾慈風從茲普扇，庶殺劫自此消滅。將見時和年豐，民康物阜。永無天災人禍，長享安樂太平矣。此固道尹諸公發起本林之深心，而晨夕焚香念佛以懇禱者。尚冀各處效法，故爲敘述緣起。

#### 啓建水陸壽筵小參（代友人）

只此一念菩提心，即是常住無量壽，普令法界諸衆生，性修功德皆成就。恭維無遮勝會齋主，定聖秦太太，宿根深厚，賦性淑賢，篤信佛法，歸依三寶。即俗修真，垂母儀於閨壼。隨緣體道，作師範於女流。常時厭離娑婆，非徒自作歸計。一意欣求極樂，每欲普度羣萌。茲值六旬初度，婺煥中天。遠離塵囂之市井，直詣圓通之道場。力辭親朋祝獻之儀，大啓法界聖凡之會。以自己之誠心，感三寶之慈力。必得夫與己身，業障潛消，諸緣盡吉。現生膺洪範之五福，臨終登九蓮之上品。子榮孫貴，奕世長髮其祥。道泰時康，闔國咸有其慶。豈徒令當齋正薦，王氏秦氏，祖禰先亡，同生淨土。所願十方法界，四生六道，一切含識，共證真常。本儒者己立立人之心，行菩薩自利利他之事。只因佛由心具，故願壽與人同。咦，性具福壽妙難詮，奚啻如海與如山，窮盡三際無生滅，迥超思議兩重關。

#### 對靈小參（代撰）

三界原來無別法，唯是一心之所作，識得諸法皆由心，何難超凡而證覺。恭維當齋正薦某某居士，宿具靈根，篤信佛法，聰慧明達，溫良恭儉。孝順出於天性，仁慈及於庶物。推因計果，以心驗福。當享上壽膺高爵，以大展經綸。何甫弱冠便夭折，而即捐身世。想必愛親情切，欲得同生淨土，故現無常，激發令親出世之心，以成世間莫大之孝。所謂即不孝以爲大孝，由無常而證真常。冀報親恩，兼警同倫，現身說法，善巧無喻。無如令親愛子之心，更加真切。恐汝淨業未熟，未能往生，故來圓通道場，建無礙會，普濟孤魂。以此功德，俾汝未生則即得往生，已生則高增品位。茲者欲汝解第一義，登上品蓮，見彌陀於自心，證無生於當念。特設香齋，兼示法要。須知父母未生以前，原無男女之相，四大分散之後，唯有靈知之心。由幻業以相纏，故不能直下了脫，倘凡情以頓息，又何難徹底承當。相因業以幻生，業由心而妄起。心若不生，業便消滅，業盡情空，返本還元。譬如云散長空，天日頓現乎本體。水歸大海，江河莫比夫洪深。遍十方而無欠無餘，盡三際而不生不滅。此理悟之雖易，證之實難。須髮信願之心，求生西方，定仗彌陀之力，速離五濁。從茲承侍如來，參隨海衆。聞法受記，開佛知見。斷惑證真，得本圓通。然後仗佛慈力，乘本願輪，遍法界以普現色身，俾迷流以同登覺岸。咦，近水樓臺先得月，向陽花木早逢春，自從遍吉導歸後，海衆悉皆廢南詢。

#### 啓建水陸對靈小參（代友人）

娑婆原是苦封疆，生死輪迴實可傷，拔斷愛根歸西去，歷劫熱惱頓清涼。恭維無遮勝會當齋正薦琴濤邵先生，宿植德本，素著景行。讀書明理，垂典型於市廛，學道愛人，助政治於官府。通商裕國，人咸佩兩袖之清風。濟難扶危，心獨揭一輪之明月。兼以篤信佛法，崇重三寶，雖未專修定慧，實能上合慈悲。壽臨知命，便拋幻軀，事堪痛心，故援金臂。茲者孝男某某，並諸眷屬，欲崇追薦之儀，大啓無遮之會。須知心佛衆生，三無差別，由迷悟之不同，致升沉以碩異。當念昔標清風明月之懿範，原承法身般若之威神。了此則自能息認影之狂心，起反照之正智。方知頭本不失，佛自圓成。不離此念，入聖超凡。永辭虛妄之幻苦，恆享真常之法樂。然理可頓悟，事難即圓。宜發信願之深心，求生淨土，定蒙光壽之慈父，導歸蓮邦。從茲神超清泰，業謝塵勞，蓮開上品之華，佛授一生之記。然後乘本願輪，回入娑婆，逆順隱顯，度脫衆生。普令法界有情，共證常住佛性。俾此明理愛人之心，清風明月之操，豎窮三際，橫遍十方。庶可謂不孤佛化，不負己靈，超羣拔萃，真大丈夫者矣。咦，冰水豈有兩種溼，生佛原同一覺心。但能返觀觀自性，即獲本具無價珍。

#### 定海張總戎薦親對靈小參（代撰）

一念真如性，光明遍大千。悟迷雖有異，本體總天然。恭維誥封某某張老大人，生前積善修德，居仁由義。故致身後餘慶長髮，奕葉相承，德範恆新，簪纓永繼。作股肱於元首，爲國家之爪牙。茲者法會宏開，用申超薦。急須了知在生積德，即今受薦之心。性本如如，不遷不變，常寂常照，離念離名。圓滿無量功德，具足無邊妙用。凡不能令其減損，聖不能令其增益。非色非空，歷十界而無異，不生不滅，盡三際而常然。所謂靈光獨耀，迥脫根塵，體露真常，不拘文字。心性無染，本自圓成，但離妄念，即如如佛。若能如是會得，自然親見天真佛性，直趣無上菩提。如或未能，須仗阿彌陀佛大悲願力，往生西方極樂世界。果若圓發三心，直下即登九品，華開見佛，證無生忍。方知前來升沉六道，積善修德，乃至即今親臨法會，聞法受薦，一念心性，從本以來，原自清淨無有染污，原自具足河沙功德。咦，一條蕩蕩西方路，直下歸家莫問程。自是不歸歸便得，故鄉風月有誰爭。

#### 祭盛寅懷文（代了餘師作）

維年月日，方外友了餘，謹以香茗蔬餚之儀，致祭於寅懷盛公之靈曰，維公之生兮不生，緣會而生。維公之滅兮不滅，緣盡而滅。若徹悟夫自心兮，生滅不殊虛空楔。縱未明乎本有兮，去來何異水中月。幸夙因之深厚兮，稟性真誠。嘆佛緣之稍疏兮，惜未聞淨土橫超之祕訣。論現因之明廉而公正兮，來報必在諸天宮殿，王公閥閱。雖暫享人天之幻福兮，難免花殘而月缺。祈以世福迴向極樂淨域兮，必蒙彌陀慈父垂金色臂以迎接。從茲永辭五濁惡世兮，常享五清。庶可不負與餘久交兮，亦堪慰餘末後告公之誠實說。尚饗。

#### 祭韓山曦居士文（代法雨常住作 居士品行端方爲商界中冠）

維公之心兮，忠厚慈祥。維公之行兮，廉潔端方。居廛爲政兮，德風被處，使彼奢者儉，懦者強，兇惡者遷善，放蕩者息狂。篤信佛乘兮，多方宏護而贊襄。溯昔八十四年前兮，本不曾生。即今現在兮，又豈有亡。去來雖無定相兮，主人翁原自露堂堂。若推因以驗果兮，不在天宮享天福，定在極樂世界侍願王。須知天福兮易盡，淨土之樂兮，窮未來際了無央。尚祈圓發三心兮，直登上品，庶可徹證本有兮，永爲苦海沉溺衆生作舟航。尚饗。

#### 胡嘉科祭祖母文（代撰）

嗚呼，維吾祖母兮，母德堪師。每一思及兮，輒生傷悲。爲女流之懿範，作閨閫之善導兮，實效法乎周之三太，虞之二妃。撫育不肖孫之周摯兮，如天覆地載而無遺。冀予學成德立，出而爲國家作輔弼，處而爲鄉里作儀型兮，豈料予之不才，德不加修，學無所成，俯仰天地，愧莫能支。幸因遊學泛覽兮，得遇如來普度衆生之文詞。方知吾人一念心性兮，直與諸佛無二無別，亙古亙今不轉移。但以迷悖，逐境生貪，起惑造業，致受果報，於三途六道兮，實於本性不減一毫釐。修持法門無量無邊兮，俱不若仗佛慈力橫超三界之適宜。以若能生信發願，以至誠心，念南無阿彌陀佛，求生西方極樂世界兮，決定感應道交，蒙佛接引，往生西方七寶池。五逆十惡，臨終地獄相現，念佛數聲，即蒙接引得預下品下生兮，況吾祖母之懿德善行兩相資。緬維禹爲大聖，不免鯀之神識，入於羽淵，化爲黃能兮，不禁悲喜交集，如狂如癡。是以西方有大聖人兮，發之於至聖先師魯仲尼。伏願吾祖母諦信而勿疑兮，直下即可蒙佛慈。又祈與吾祖父，並及歷代祖妣兮，同發怖生死苦，感佛慈悲之心，依此修持。庶可相率同預蓮池海會，親炙彌陀，承事衆聖兮，因茲徹悟本具佛性，以迄圓證夫無上大菩提。尚饗。

#### 阿彌陀佛像贊

悲哉衆生，無所恃怙。孤露竛竮，如逃逝子。縱聞佛法，依教修行。自力劣弱，難破無明。猗歟世尊，慈悲心切。四十八願，三根等攝。普令衆生，信願持名。仗佛慈力，帶業往生。以果地覺，爲因地心。感應道交，如磁吸針。如來恩德，窮劫莫贊。唯冀含識，悉副佛願。

#### 觀世音菩薩本跡感應頌卷首像贊

猗歟大士，誓願難宣，悲運同體，慈起無緣。尋聲救苦，隨類逐形，普現色身，遍情無情。若有衆生，遇諸苦難，一稱其名，立見救援。富壽兒女，凡有所求，禮拜供養，隨願悉酬。何以稱名，便獲感通，由菩薩心，久證真空。無心之心，合生佛心，衆生迷背，無從受恩。因遇災難，並所懇叨，一發誠心，感應道交。如清涼月，麗彼中天，影現羣水，一無所偏。若或無信，莫由相感，如水昏動，月影不顯。咎在於水，非月不照，若得澄靜，即現光耀。亦如陽春，普生諸芽，遇根枯者，朽腐更加。甘霖普澍，草木同榮，唯無根者，不荷生成。入道之要，信爲第一，欲蒙慈濟，非信莫得。緬維菩薩，何能如此，爲有遠本，故致爾爾。遠本維何，圓證三覺，名正法明，福慧兩足。雖住寂光，悲願無央，復現菩薩，輔弼法王。十法界身，無身不現，三際豎窮，十方橫遍。菩薩功德，難盡讚揚，垂示梗概，作長夜光。特祈江西，居士止淨，遍閱藏典，撰爲讚頌。恭摹聖像，遍界流佈，普令含識，同蒙覆護。

#### 瘋僧像贊

奸檜受賄誤國民，故勞我師特掃秦。一柄掃帚撐天地，幾句法語鎮乾坤。惜彼陷溺已深固，雖承指示不問津。致令神歸阿鼻獄，鐵像千古跪岳墳。

#### 淨土問答並序

大矣哉淨土法門之爲教也。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，直指人心者，當遜其奇特。十念一念，即登不退，歷劫修證者，當仰其高風。普被上中下根，統攝律教禪宗。如時雨之潤物，若大海之納川。偏圓頓漸一切法，無不從此法界流。大小權實一切行，無不還歸此法界。不斷惑業，得預補處。即此一生，證大菩提。九界衆生離此法，上不能圓成佛道。十方諸佛舍此法，下不能普利羣生。是以華嚴海衆，盡遵十大願王。法華一稱，悉證諸法實相。如斯大力用，諸佛共宣揚。若此極發揮，諸祖皆如是。誠可謂一代時教之極譚，一乘無上之大教也。不植德本，歷劫難逢。幸得聞燻，勉力修習。恐彼無知狂徒，謂爲淺近，故此依教贊述，令其奉行耳。

問，念佛法門，愚尚能修。律教禪宗，智猶難曉。何謂此法統彼諸法。答，欲知此義，須深明佛力自力大小優劣，則一切疑惑，泮然冰釋矣。夫佛與衆生，心性雖同。若論力用，天地懸殊。良由衆生具足無量煩惱惡業，功德智慧，不能顯現。佛則具足無量功德智慧，煩惱惡業，淨盡無餘。佛與衆生，迷悟不同。致使力用，勝劣迥異。律教禪宗，皆仗自力了脫生死。所以久經長劫，尚難出離。念佛法門，全仗佛力又兼自力，了脫生死。所以盡此一生，便登不退。 問，自力佛力，其義云何，願垂明誨。答，律教禪宗，最初須深明教理，依教修行。修行功深，斷惑證真，方出生死。若教理不明，則盲修瞎煉。若非得少爲足，便是著魔發狂。縱使理明功深，亦頗難斷惑。倘有絲毫未盡，依舊不出苦輪。直待惑業淨盡，方可出離生死，尚去佛地甚大懸遠。更須歷劫進修，始可圓滿佛果。譬如庶民，生而聰慧，讀書學文，多年辛苦。學問既成，登科入仕。由其有大才能，所以從小漸升，直至宰相。官居極品，再無可升。於羣臣中，位居第一。若比太子，貴賤天淵，何況皇帝。畢世爲臣，奉行君命。鞠躬盡瘁，輔治國家。然此相位，大不容易。半生勤勞，通身能耐。到下場頭，不過如是。若學問才能，稍不充足，則不能如是者有百千萬億也。此是自力。學問才能，譬深明教理，依教修行。位至宰相，譬修行功深，斷惑證真。只可稱臣，不敢作君（臣決定不敢作君。臣欲作君，除非託生皇宮，爲皇太子。修餘法門，亦可成佛，但與淨土較，奚啻日劫相倍。讀者須善會其意，勿泥其詞。然依華嚴末後一著，等覺菩薩，尚以十大願王，迴向往生。正與託質皇宮，爲皇太子，意義相齊。淨土法門，得華嚴一經，遂得如大海之橫吞萬川，如太虛之總攝萬象耳。猗歟大哉）。譬雖出生死，尚未成佛。學問不充，不能如是者甚衆。譬惑未斷盡，不出生死苦海者甚衆也。念佛法門，縱不明教理，未斷惑業。但能信願持名，求生淨土。臨命終時，決定蒙佛親垂接引，往生西方。既生西方，見佛聞法，悟無生忍。即此一生，定補佛位。此是佛力，又兼自力。謂信願持名，是自力能感於佛。誓願攝受，垂慈接引，是佛力能應於我，感應道交，故得如是。又若深明教理，斷惑證真，則往生品位更高，圓成佛道更速。所以文殊普賢，華藏海衆，馬鳴龍樹，諸宗祖師，皆願往生也。譬如託生皇宮，一出母胎，貴壓羣臣，此是王力。迨其長大，學問才能，一一充足。便能承紹大統，平治天下。一切臣宰，皆聽詔諭。此則王力自力，兼而有之。念佛法門，亦復如是。未斷惑業，仗佛慈力，往生西方，便出生死。猶如太子初生，貴壓羣臣。既往生已，惑業自斷，定補佛位。猶如太子長大，承紹大統，平治天下也。又已斷惑業，如馬鳴龍樹諸宗祖師，已登補處，如文殊普賢華藏海衆，皆願往生者。猶如昔鎮邊鄙，不堪承紹。今居東宮，不久登極也。祈盡舍舊習，於此法門，極生信願，專精修習。則無盡煩惱，不難頓斷。無量法門，自然證入。其圓成無上佛道，度脫無邊衆生，若操左券而取故物矣。尚勉之哉，尚勉之哉。

#### 爲在家弟子略說三歸五戒十善義

悲哉衆生，從無始來，輪迴六道，流轉四生。無救無歸，無依無託。若失父之孤子，猶喪家之窮人。總由煩惱惡業，感斯生死苦果。盲無慧目，不能自出。大覺世尊愍而哀之。示生世間，爲其說法。令受三歸，爲翻邪歸正之本。令持五戒，爲斷惡修善之源。令行十善，爲清淨身口意三業之根。從茲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。三業既淨，然後可以遵修道品，令其背塵合覺，轉凡成聖。斷貪瞋癡煩惱之根本，成戒定慧菩提之大道。故爲說四諦，十二因緣，六度，三十七助道品等無量法門。又欲令速出生死，頓成佛道。故爲說念佛求生淨土法門。使其不費多力，即生成辦。噫，世尊之恩，可謂極矣。雖父母不足譬，天地不足喻矣。（不慧）受恩實深，報恩無由。今汝等謬聽人言，不遠數千裏來，欲以我爲師。然我自揣無德，再四推卻，汝等猶不應允。今不得已，將如來出世說法度生之意，略與汝等言之。並將三歸五戒十善，及淨土法門，略釋其義。使汝等有所取法，有所遵守。其四諦，乃至三十七助道品等，非汝等智力所知，故略而不書。汝等若能依教奉行，便是以佛爲師，何況（不慧）。若不依教奉行，則尚負（不慧）之恩，何況佛恩。

三歸者（歸，亦作皈。皈字從白從反，取其反染成淨之義）

一歸依佛。二歸依法。三歸依僧。

歸者歸投。依者依託。如人墮海，忽有船來，即便趣向，是歸投義。上船安坐，是依託義。生死爲海，三寶爲船。衆生歸依，即登彼岸。既歸依佛，以佛爲師。從今日起，乃至命終，不得歸依天魔外道，邪鬼邪神。既歸依法，以法爲師。從今日起，乃至命終，不得歸依外道典籍（法，即佛經，及修行種種法門。典籍，即經書也）。既皈依僧，以僧爲師。從於今日，至命終時，不得皈依外道徒衆。

五戒者

一不殺生。二不偷盜。三不邪淫。四不妄語。五不飲酒。

好生惡死，物我同然。我既愛生，物豈願死。由是思之，生可殺乎。一切衆生，輪迴六道。隨善惡業，升降超沉。我與彼等，於多劫中，互爲父母，互爲子女。當思拯拔，何忍殺乎。一切衆生，皆有佛性，於未來世，皆當成佛。我若墮落，尚望拔濟。又既造殺業，必墮惡道。酬償宿債，展轉互殺，無有了期。由是思之，何敢殺乎。然殺生之由，起於食肉。若知如上所說因緣，自不敢食肉矣。又愚人謂肉爲美，不知本是精血所成。內盛屎尿，外雜糞穢。腥臊臭穢，美從何來。常作不淨觀，食之當發嘔矣。又生謂人及禽獸，蛆蟲魚蝦，蚊虻蚤蝨，凡有命者皆是。不可謂大者不可殺，小者可殺也。佛經廣說戒殺放生功德利益，俗人不能得讀。當觀安士先生萬善先資，可以知其梗概矣。

不偷盜者，即是見得思義，不與不取也。此事知廉恥者，便能不犯。然細論之，非大聖大賢，皆所難免。何也，以公濟私，克人益己，以勢取財，用計謀物，忌人富貴，願人貧賤。陽取爲善之名，遇諸善事，心不認真。如設義學，不擇嚴師，誤人子弟。施醫藥，不辨真假，誤人性命。凡見急難，漠不速救。緩慢浮游，或致誤事。但取塞責了事，糜費他人錢財。於自心中，不關緊要。如斯之類，皆名偷盜。以汝等身居善堂，故摘其利弊而略言之。

不邪淫者，俗人男女居室，生男育女，上關風化，下關祭祀，夫婦行淫，非其所禁。但當相敬如賓，爲承宗祀。不可以爲快樂，徇欲忘身。雖是己妻，貪樂亦犯，但其罪輕微。若非己妻，苟合交通，即名邪淫，其罪極重。行邪淫者，是以人身行畜生事。報終命盡，先墮地獄餓鬼，後生畜生道中。千萬億劫，不能出離。一切衆生，從淫慾生。所以此戒難持易犯。縱是賢達，或時失足，何況愚人。若立志修持，須先明利害，及對治方法。則如見毒蛇，如遇怨賊。恐畏怖懼，欲心自息矣。對治方法，廣載佛經，俗人無緣觀覽。當看安士先生慾海回狂，可以知其梗概矣。（利，謂不犯之利。害，謂犯之禍害。）

不妄語者，言而有信，不虛妄發也。若見言不見，不見言見，以虛爲實，以有爲無等，凡是心口不相應，欲欺哄於人者皆是。又若自未斷惑，謂爲斷惑。自未得道，謂爲得道。名大妄語，其罪極重。命終之後，決定直墮阿鼻地獄，永無出期。今之修行而不知佛法教理者，比比皆是。當痛戒之，切要切要。以上四事，不論出家在家，受戒不受戒，犯之皆有罪過。以體性是惡故也。然不受戒人，一層罪過。受戒之人，兩層罪過。於作惡事罪上，又加一犯戒罪故。若持而不犯，功德無量無邊。切須勉之。

不飲酒者，酒能迷亂人心，壞智慧種。飲之令人顛倒昏狂，妄作非爲，故佛制而斷之。凡修行者，皆不許飲。並及蔥韭薤（音械，小蒜也）蒜，五種葷菜，氣味臭穢，體不清潔。熟食發淫，生啖增恚。凡修行人，皆不許食。然此一事，未受戒者，飲之食之，皆無罪過。受戒飲食，一層罪過。即是犯佛戒罪。佛已禁制，汝又去犯，故有罪也。（五葷菜，西域有五，此方但四。）

十善者

一不殺生。二不偷盜。三不邪淫。四不妄言。五不綺語。六不兩舌。七不惡口。八不慳貪。九不瞋恚。十不邪見。

此中前三名身業。中四名口業。後三名意業。業者，事也。若持而不犯，則爲十善。若犯而不持，則爲十惡。十惡分上中下，感地獄餓鬼畜生三惡道身。十善分上中下，感天人阿修羅三善道身。善因感善果，惡因感惡果。決定無疑，絲毫不錯也。殺盜淫妄，已於五戒中說。綺語者，謂無益浮詞，華妙綺麗，談說淫慾，導人邪念等。兩舌者，謂向彼說此，向此說彼，挑唆是非，鬥構兩頭等。惡口者，謂言語粗惡，如刀如劍，發人隱惡，不避忌諱。又傷人父母，名大惡口。將來當受畜生果報。既受佛戒，切莫犯此。慳貪者，自己之財，不肯施人，名之爲慳。他人之財，但欲歸我，名之爲貪。瞋恚者，恨怒也。見人有得，愁憂憤怒。見人有失，悅樂慶快。及逞勢逞氣，欺侮人物等。邪見者，不信爲善得福，作惡得罪。言無因果，無有後世。輕侮聖言，毀佛經教等。然此十善，總該一切。若能遵行，無惡不斷，無善不修。恐汝等不能體察，今略舉其一二。當孝順父母，無違無逆。委曲宛轉，勸令入道。斷葷喫素，持戒念佛，求生西方，了脫生死。父母若信，善莫大焉。如決不依從，亦勿強逼，以失孝道。但於佛前，代父母懺悔罪過，斯可矣。於兄弟則盡友，於夫婦則盡敬。於子女則極力教訓，使其爲良爲善。切勿任意憍慣，致成匪類。於鄰里鄉黨，當和睦忍讓，爲說善惡因果，使其改過遷善。於朋友則盡信，於仆使當慈愛。於公事則盡心竭力，同於私事。凡見親識，遇父言慈，遇子言孝。若做生意，當以本求利，不可以假貨哄騙於人。若以此風，化其一鄉一邑，便能消禍亂於未萌，致刑罰於無用。可謂在野盡忠，居家爲政矣。

#### 示某比丘尼（繫世家婦出家者 代友人作）

光陰迅速，時序更遷。剎那剎那，一念不住。此殆造物出廣長舌，普爲爾我一切衆生說人命無常，榮華不久。急尋歸路，免受沉淪之無上妙法耳。汝既厭棄世榮，發心出家。必須努力勤修，切莫因循度日。出息雖存，入息難保。一息不來，即屬後世。當念形質雖稟五漏，心性原具三德。痛洗積劫之女習，力持彌陀之聖號。觀此娑婆，濁惡甚於圊廁。信彼極樂，即我本有家鄉。不求此世來生，人天王等福樂。唯願報終命盡，蒙佛接引往生。朝斯夕斯，念茲在茲。念極功純，感應道交。臨命終時，必克果願。既生淨土，頓悟無生。回觀世間富貴，奚啻陽焰空華，直同囹圄毒海耳。然欲生淨土，先治染習。佛經屢言，富貴難學道，女人亦難學道。良以富貴之人，憍慢成性，奢侈爲心。尚不能謙光接物，卑以自牧。又何能息慮忘緣，虛心求道乎。女人則唯矜容儀，常懷妒忌。不知縱是天姿國色，依舊糞袋革囊。既戀幻形，何悟妙性。如來爲治此病，令修四念處觀。一觀身不淨，二觀受是苦，三觀心無常，四觀法無我。此觀若成，則戀身恃勢之習，消滅無餘，不異洪爐之化片雪耳。汝以富貴女人出家，凡憍奢豔冶習氣，必須徹底拋棄，不使一毫蘊於胸中，將來方有出苦分在。現今法弱魔強，良師善友最不易得。直須上友古人，以古爲師。比丘尼傳，善女人傳，淨土十要，淨土聖賢錄，當熟讀之。庶取法有地，墮魔無由矣。近來僧尼，多不如法，不可濫收徒衆，壞亂佛法，實爲至要。當恪守清規，力修淨業。生爲坤範，死預蓮池。庶不負跳出萬丈火坑，親爲如來弟子矣。勖哉勖哉，勿忘我語。

#### 戒堂小食榜

三德圓融之體，因戒以彰。四大幻成之身，依食而住。趣證菩提，須全戒度。精修道品，必賴食輪。汝等既發無上道心，欲得三聚淨戒。竭盡心力，投誠禮懺。堂外諸師，及諸護法，唯恐汝等身心疲勞，道業難以成辦。於午食前，特設小食，以點汝心，令得安隱。當知此食，體即禪悅。無生無滅，即色即空。同淨名之香飯，惑消方消。乃華嚴之金剛，劫壞不壞。汝等若能了知三輪體空，六塵即覺。則一念不生，十界消殞。食法心境，一一平等。如空合空，似水投水。消與不壞，打成一段。方可稱爲持淨戒人，是則名曰能報恩者。否則粒米如山，何能消受。則將來之披毛戴角還，大有日在。汝等務各勉旃。

#### 幽冥戒牒（現坐道場四字，唯普陀可用，別處當作尋聲救苦）

心體本淨，因迷妄而煩惑斯生。世界原清，由幻業而濁惡頓現。一迷永迷，從劫至劫，沉淪於生死之域，汩沒於塵勞之中。觀照未起，焉知五蘊皆空。貪染成性，豈了六塵即覺。懷無價之寶珠，枉膺困苦。具常住之佛性，甘受輪迴。大覺世尊，愍而哀之。示成正覺，爲制戒法。上自三乘十地，下及地獄鬼畜。凡有心者，皆令受持。良以一切衆生，皆具如來智慧德相。但以妄想執著，不能證得。若離妄想，一切智，自然智，即得現前。由此三聚淨戒之力，直下止惡防非，反妄歸真。垢盡光呈，塵破經出。即業識心，成如來藏。復常住之真心，不遷不變。證寂滅之法性，無減無增。入諸佛位，爲法王子。盡來際以度脫衆生，俾自他以齊成覺道。懿哉世尊，以戒度生。令離苦以得樂，使即凡以成聖。慈恩浩蕩，法利汪洋。雖天地父母，渺不能喻其萬一矣。爰有一四天下，南贍部洲，中華民國，省府縣界居住，奉佛修因薦亡生蓮信士某某，伏爲某某，生於某年月日時，享年幾十幾歲。於年月日時，忽爾神逝。痛念身捐塵世，神遊幽冥。未了一心，難出六道。欲仗佛力，導神識以往生極樂。故來本寺，乞說戒以先淨根身。由是恭秉佛敕，建壇作法。奉請娑婆教主釋迦世尊，極樂導師阿彌陀佛，佛說梵網菩薩戒經，幽冥教主地藏菩薩，現坐道場觀音大士，十方三世無盡三寶，臨壇證盟，垂慈加被。俾無作妙善戒法，從彼頂門，流入身心。成就法器，紹隆佛種。因茲先令歸依三寶，反邪歸正。次令懺悔業障，清淨根身。次令發四宏誓，上求下化。然後爲說三聚淨戒，令其身口意業，有所依憑。從茲斷惡修善，自利利他。若能自強不息，何難破五住而出二死，滿四宏而證三德矣。須知娑婆濁惡，觸緣障道。極樂清淨，睹境明心。以此受戒無上功德，迴向往生極樂世界。三心圓發，十念稱名。定蒙彌陀親接，聖衆偕迎。一彈指頃，即生彼國。託質蓮胎，永離衆苦。聞法受記，頓證無生。然後乘本願輪，回入娑婆。圓應羣機，現隨類逐形之身。遍就諸緣，闡即心自性之法。普令法界衆生，共入彌陀願海。可謂最上佛子，真大丈夫矣。作法既竟，用給牒文。仗此功德，即生淨土。

#### 示陳生（寄居普陀化雨學堂，其父爲本堂教習）

孟子以君子三樂，過於王天下。其三則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。可見教育英才，其事甚大，其任甚重，其關係甚非淺鮮。良由英才得其教育，則可以繼往聖，開來學，治國安邦，淑世善民。失其教育，上焉者則無所範圍，不能超羣拔萃，作一碌碌庸人。下焉者則朋奸比匪，爲非作惡，或陷身於亂臣賊子之列，而不自知也。不慧少不努力，老無所成。上負父師教育之心，下失教育英才之樂。唯願天下英才皆得教育，同享此樂之心，未嘗一日忘也。子相貌出衆，聰明過人，若肯發憤爲學，將來必定大有成就，不可度量。恐以好遊，虛度時光。致令拂云幹霄之材，反等拱把尋尺之料矣。昨所說詩，恐子未能記憶，今錄以示子。庶可助其發憤爲學之心，以作頂天履地，舉世無雙之士矣。詩曰，年少青春似過駒，窗前事業竟何如。欲爲天下無雙士，須讀人間萬卷書。雨露難滋枯根草，風雷但化有鱗魚。相如不憤題橋志，焉得高乘駟馬車。又曰，三尺龍泉萬卷書，老天生我意何如。山東宰相山西將，彼丈夫兮我丈夫。古人此二詩，其勸勵英才之心，可謂親切懇到至極無加矣。祈熟讀而深思之，則幸甚幸甚。

#### 示淨土法門及對治瞋恚等義

如來出世，原爲令諸衆生，斷惑證真，了生脫死，直下成佛而已。但以衆生根性不等，以故如來曲順機宜，爲說一切大小權實，偏圓頓漸等法。法雖種種不一，皆爲成熟衆生善根，令其究竟成佛耳。然斷惑證真，了生脫死，豈易言哉。若非宿種今熟，及法身示現二種人。縱有修持，亦非即生，及一生二生所能頓了。根機鈍者，則久經長劫，尚難了脫，以其唯仗自力故也。如來憫念衆生自力了脫之難，於是特開一信願念佛，求生西方極樂世界之淨土法門。但具真信切願，持佛名號。雖五逆十惡，將墮阿鼻地獄之極重罪人，尚得往生。況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之善人乎。況受持三歸，具足衆戒之佛弟子乎。淨土法門，三根普被。正接上上根器，旁引中下之流。愚人每每闢爲淺近小乘，總因未閱大乘經論，未親具眼通人。以己顛倒執著之心，測度如來原始要終之道。如盲睹日，如聾聽雷。彼固不見不聞，宜其妄相評論也。須知信願念佛一法，乃如來普度衆生，徹底悲心之所宣說。唯觀音勢至，文殊普賢等菩薩，能究竟擔荷。彼見愚夫愚婦，皆能念佛，便目之爲淺近小乘。是何異見小星懸空而小天，小蟲行陸而小地耶。若於此法，能生信向，即是多劫深種善根。若能以深信願持佛名號，都攝六根，淨念相繼。則即凡夫心，成如來藏。如染香人，身有香氣。現在與佛氣分相接，臨終有不感應道交，蒙佛接引者乎。其攝心念佛，並隨分修持，隨緣化導等法，及禪宗淨宗之所以然，佛力自力之大小難易，詳示印光文鈔中。祈息心詳閱，則自知之，此不備書。

修行之要，在於對治煩惱習氣。習氣少一分，即工夫進一分。有修行愈力，習氣愈發者。乃只知依事相修持，不知反照回光克除己心中之妄情所致也。當於平時，預爲提防。則遇境逢緣，自可不發。倘平時識得我此身心，全屬幻妄。求一我之實體實性，了不可得。既無有我，何有因境因人，而生煩惱之事。此乃根本上最切要之解決方法也。如不能諦了我空，當依如來所示五停心觀，而爲對治（五停心者，以此五法，調停其心，令心安住，不隨境轉也）。所謂多貪衆生不淨觀，多瞋衆生慈悲觀，多散衆生數息觀，愚癡衆生因緣觀，多障衆生念佛觀。貪者，見境而心起愛樂之謂。欲界衆生，皆由淫慾而生，淫慾由愛而生。若能將自身他身，從外至內，一一諦觀。則但見垢汗涕唾，發毛爪齒，骨肉膿血，大小便利。臭同死屍，污如圊廁。誰於此物，而生貪愛。貪愛既息，則心地清淨。以清淨心，念佛名號。如甘受和，如白受彩。以因地心，契果地覺。事半功倍，利益難思。瞋者，見境而心起忿憎之謂。富貴之人，每多瞋恚。以諸凡如意，需使有人。稍一違忤，即生瞋怒，輕則惡言橫加，重則鞭杖直撲。唯取自己快意，不顧他人傷心。又瞋心一起，於人無益，於己有損。輕亦心意煩燥，重則肝目受傷。須令心中常有一團太和元氣，則疾病消滅，福壽增崇矣。昔阿耆達王，一生奉佛，堅持五戒。臨終因侍人持拂驅蠅，久之昏倦，致拂墮其面。心生瞋恨，隨即命終。因此一念，遂受蟒身。以宿福力，尚知其因。乃求沙門，爲說歸戒。即脫蟒身，生於天上。是知瞋習，其害最大。華嚴經云，一念瞋心起，百萬障門開。古德云，瞋是心中火，能燒功德林，欲學菩提道，忍辱護瞋心。如來令多瞋衆生作慈悲觀者，以一切衆生，皆是過去父母，未來諸佛。既是過去父母，則當念宿世生育恩德，愧莫能酬。豈以小不如意，便懷憤怒乎。既是未來諸佛，當必廣度衆生。倘我生死不了，尚望彼來度脫。豈但小不如意，不生瞋恚。即喪身失命，亦只生歡喜，不生瞋恨。所以菩薩舍頭目髓腦時，皆於求者，作善知識想，作恩人想，作成就我無上菩提道想。觀華嚴十回向品自知。又吾人一念心性，與佛無二。只因迷背本心，堅執我見。則一切諸緣，皆爲對待。如射侯既立，則衆矢咸集矣。倘能知我心原是佛心，佛心空無所有。猶如虛空，森羅萬象，無不包括。亦如大海，百川衆流，無不納受。如天普蓋，似地均擎，不以蓋擎自爲其德。我若因小拂逆，便生瞋恚。豈非自小其量，自喪其德。雖具佛心理體，其起心動念，全屬凡情用事。認妄爲真，將奴作主。如是思之，甚可慚愧。若於平時，常作是想。則心量廣大，無所不容。物我同觀，不見彼此。逆來尚能順受，況小不如意，便生瞋恚乎哉。愚癡者，非謂全無知識也。乃指世人於善惡境緣，不知皆是宿業所招，現行所感。妄謂無有因果報應，及前生後世等。一切衆生，無有慧目。不是執斷，便是執常。執斷者，謂人受父母之氣而生，未生之前，本無有物。及其已死，則形既朽滅，魂亦飄散。有何前生，及與後世。此方拘墟之儒，多作此說。執常者，謂人常爲人，畜常爲畜。不知業由心造，形隨心轉。古有極毒之人，現身變蛇。極暴之人，現身變虎。當其業力猛厲，尚能變其形體。況死後生前，識隨業牽之轉變乎。是以佛說十二因緣，乃貫三世而論。前因必感後果，後果必有前因。善惡之報，禍福之臨。乃屬自作自受，非自天降，天不過因其所爲而主之耳。生死循環，無有窮極，欲復本心以了生死者，舍信願念佛，求生西方，不可得也。貪瞋癡三，爲生死根本。信願行三，爲了生死妙法。欲舍彼三，須修此三。此三得力，彼三自滅矣。數息一觀，可不必用。以當念佛時，攝耳諦聽。其攝心與數息相似，其力用與數息天殊也。念佛一觀，但看印光文鈔，及淨土著述，自知。問，若如所云，即喪身失命，亦只生歡喜，不生瞋恨。設有惡人，欲來害己，將不與計較，任彼殺戮乎。答，凡修行人，有凡夫人，有已證法身之菩薩人。又有以維持世道爲主者，有以唯了自心爲主者。若唯了自心，及已證法身之菩薩，則如所云。以物我同觀，生死一如故也。若凡夫人，又欲維持世道。則居心固當如菩薩深慈大悲，無所不容。處事猶須依世間常理，或行捍禦而攝伏之，或以仁慈而感化之。事非一概，其心斷斷不可有毒恚而結怨恨耳。前文所示，乃令人設此假想，以消滅瞋恚習氣。此觀若熟，瞋習自滅。縱遇實能害身之境，亦能心地坦然，作大布施。仗此功德，即生淨土。較彼互相殺戮，長劫償報者，豈不天地懸隔耶。

#### 昭文古會殺生致祭辯訛（即安徽黟縣祭昭明太子之會）

世俗迷惑，以惡爲善，以造業爲修福者，多多也。其最慘目傷心者，莫過於做會祭神。富家大戶，必殺大生以祭。一以冀得多福，一以彰其富有。即貧家小戶，亦必殺雞殺鴨，以期神常保護，令其福壽增延，諸凡如意也。不知天地以好生爲德，神爲天地主宰諸事，豈其心與天地相反，而爲己一享其祭，令無數生命，同受刀砧之苦。是尚得謂之爲聰明正直，賞善罰惡之正神乎。其原由於貪饞之愚夫，特借祭神之名，大殺特殺，以期悅己口腹。遂相習成風，而不知其爲造大惡業。謂爲祭神，神其食之乎。況既名爲神，必秉聰明正直之德。當以作善作惡，爲降福降殃之準。豈殺生祭我，即作惡者亦降福。不殺生祭我，即作善者亦降禍乎。若是則其神之心行，與市井無賴小人無異，何以稱其爲聰明正直之神乎。既爲聰明正直之神，決不爲此妖魔鬼怪，不依道德仁義之事。況深入佛法，徹悟自性，受佛大戒，畢世蔬食之昭明太子乎。按太子姓蕭，名統，字德施，梁武帝長子也。生而聰睿，仁恕恭儉。篤信佛法，力修淨業。遍覽衆經，深達諦理。受菩薩戒，居常蔬食。於宮內別立慧義殿，招引名僧講論玄奧。夫武帝尚且多年蔬食，祭先則以面爲犧牲。太子所悟所證，超過武帝奚啻十倍。實爲古今居士中不多見之人。其事蹟語言，載梁書，及廣弘明集，並居士傳。豈有生而如此持戒仁慈，死而即爲貪圖肉食之神。人若殺生以祭，即便降福，否則即便降禍之理乎。良以世人只知食肉爲美，遂以自己貪圖臭穢腥臊之見，謂神亦如是，從茲彼此相效，不知其非。譬如蛆蟲食糞，意謂天仙亦當貪此美味，而常欲奉之以冀錫其福慶也。彼受殺之生，多多皆是宿世殺生祭神冀己食肉之人，以償當日殺生之報者。而一班愚人，一聞殺生祭神，便歡喜踊躍，以爲作福。而不知將來變作此等生命，被人殺時，有口不能言，無法得免脫矣。況以深入佛法，受佛大戒，畢生蔬食之出格高人，平白誣以貪圖肉食，且殺無數生命以祭之。其逆天悖理，誣聖蔑賢之罪，愈當生生世世，永爲此等被殺之物，豈不大可哀哉。安徽黟縣盧智睿居士，憫彼本鄉殺生祭神之慘，深恐無知愚人，由殺生故，將來自受其報。祈予發明真理，以開導之。俾明理之君子，共扇慈風，挽回劫運。庶得一切含生，悉皆優遊生長，各盡天年於天地之間也。因敘其所以，冀彼深知其非而力改之。以作天下太平，人民安樂之基址云。殺生祭神之非既知，則殺生祭先養親宴客自奉之非，可以不言而喻矣。若能嘉納，其利益唯佛能知，祈深思之。

#### 世界佛教居士林新林落成頌

真如佛性，含識共有，奈因不知，迷頭狂走。故我世尊，示生世間，普令衆生，各悟性天。由機不一，致教不同，爰開律教，禪密淨宗。餘悉自力，淨兼佛力，現生了脫，實爲第一。大哉法門，徹上徹下，等覺逆惡，同趨並駕。法流東土，肇啓廬山，千數百年，遍界宏傳。出家四衆，在家四民，獲往生者，多難具云。近來世運，愈趨愈壞，欲挽狂瀾，非佛莫賴。諸大居士，極力提倡，特創新林，矗立滬上。諸宗咸宏，注重淨土，法法圓通，繩其祖武。光本庸僧，無力宏法，仰茲芳蹤，心甚悅洽。攄我愚誠，是祝是頌，橫遍豎窮，則效無竟。

#### 募刻華嚴經普迴向頌

大哉華嚴經，爲諸經之王。法門與功德，二俱不可量。如來成正覺，直說所證法。預此法會者，唯法身菩薩。二乘雖在座，不見亦不聞。何況諸凡夫，而得預聞燻。佛以大慈悲，攝淺於最深。末後歸宗處，令覲彌陀尊。唯此奇特法，凡聖俱遵行。圓攝於等覺，及六道羣萌。末世人根鈍，斷惑甚爲難。信願念佛者，決定登九蓮。此經功德力，猶如摩尼珠。隨意雨衆寶，悉與願相符。助刻諸善信，各各願不同。薦親與祈福，無不獲感通。求子即得子，求壽即得壽。宿障咸消滅，所作皆如意。譬如陽春到，草木悉發榮。亦如杲日出，諸事藉以成。縱求世間福，終作出世因。如病遇仙丹，直下便成真。願諸施資者，所願皆具得。迨至舍報日，同生極樂國。面見阿彌陀，蒙佛親受記。法忍證無生，作佛所作事。欲詮功德力，歷劫難讚揚。有能信受者，同證無量光。

#### 題憨山大師六詠手卷（契真系李國松法名）

憨山大師，大權示現。宏法功深，忌者誣陷。謫戍廣州，以御禍亂。幸有大吏，另目相看。宏法曹溪，慧命續斷。相機說法，巨弊消散。護國安民，功高文憲。沒後肉身，不壞不變。粵贛相爭，歸曹溪畔。六祖七祖，彰諸時諺。增輝佛日，爲法城塹。著述宏博，日月光燦。大藏流通，惜只少半。遺佚者多，時或出現。六詠妙偈，筆法遒健。文義超妙，愈讀愈煥。三百餘年，幸無殘欠。佛子契真，得諸滬店。欲表鴻猷，特作手卷。祈光題詞，以彰法範。遂爲略述大綱，以期後哲聞見。

題心佛閣（江蘇錢養元居士，以心佛閣等三目求題。然初未謀面，誠恐執理廢事，錯認消息，邪正混亂。因漫爲三歌，冀彼抉膜除翳，邪正分明，理事圓融耳。至於聲韻法律，非吾所知，祈於文字語言之外觀之，則幸甚。）

生佛平等只此心，迷悟不同致升沉。欲復本具真如性，須事圓證大覺尊。虔誠禮敬罪業滅，懇切憶念福慧深。一朝惑盡常光現，照徹天地與古今。

#### 題明心見性之齋

宴晦清齋竭力參，參透父母未生前。四大五蘊俱脫落，六根七情咸消蠲。煩惑淨盡波澄海，真常顯露日麗天。識心達本能如此，不負當人字養元。

#### 題仙佛合宗處

仙佛殊宗作麼合，一唯究心一固殼。長生到底有終盡，無生畢竟無滅沒。若謂三教是一家，一家尊卑實彰灼。縱同個人一身軀，豈可混亂頭與腳。須知生佛平等心，百千異道未徹覺。我佛釋迦大覺尊，圓證此心獨超卓。復愍法界諸衆生，迷背此心同演若。隨機廣演衆法門，多方解黏而去縛。或禪或教或律儀，畢竟總爲者一著。若能當念離能所，月朗中天水歸壑。倘或根鈍機未熟，當以淨土爲依託。如來徹底大悲心，深恐中下永輪落。說此不可思議法，直同阿伽陀妙藥。生信發願持佛名，唯求臨終生極樂。如子憶母無間斷，感應道交難測度。蒙佛接引得往生，永謝生死苦海惡。見佛聞法悟無生，圓明五眼絕翳膜。承佛慈力己願輪，回入娑婆度五濁。普令無盡諸含識，復本心源俱成佛。此是超格大丈夫，自利利他真作略。一法普攝一切法，約即是博博即約。佛法廣大無邊際，世間毫善皆包括。唯有長生煉丹法，絕無一言教人學。試觀天覺護法論，批判直截詞理廓。豈是儒者偏佞佛，唯善是崇無適莫。仙佛合宗一部書，邪人毀佛妄穿鑿。曲引佛法證丹法，鴆毒甘露貯一鉢。慧命魔經亦如是，閱之令人正眼矐。斯等尚非老子徒，道德體統全剝削。況復如來最上乘，何能解了生恭恪。妄以己意巧誣謗，盲引盲衆赴火鑊。安得常有大力人，普爲斯世振木鐸。令出邪途歸覺路，各各身心得解脫。若謂吾言不足聽，一任昇天並化鶴。君看世間有智人，誰用摩尼彈黃雀。往劫若種真善根，決不負此一絡索。把手相牽行不得，肯否憑君自斟酌。

#### 爲梨園會首某上堂

三界原來一戲場，諸人及早返家鄉。莫待鑼鼓齊休歇，歸路不知枉著忙。法無定相，遇緣即宗。山僧杆木隨身，不妨逢場作戲。應彼來機，令其就路還家。須知吾人現前一念見聞覺知之性，與彼十方三世一切諸佛常住寂滅之性，無二無別。但以迷心逐境，背覺合塵。致使輪迴六道，了無出期。由善業而暫升人天。隨惡業而永墮三途。鑊湯爐炭，驢胎馬腹。萬苦備膺，一靈永昧。認六道業報之身，爲自己本命元辰。仗亙古亙今不遷不變之佛性，受頭出頭沒忽升忽墜之苦荼。鏡花水月，了無實相。不異當場演劇，生旦淨醜，君臣佐使迭更。而主人翁本來面目，毫無改變。惜乎衆生當場即迷，以幻爲真。棄背本有，枉受輪迴。諸佛菩薩愍之，以不思議如幻三昧遊戲神通，示生世間。與彼同事，應機說法。唱還鄉之曲，指歸元之路。令其悉皆了境明心，背塵合覺。親見本來面目，徹證真常佛性。又恐劣機，未能頓出塵勞。若一受生，難免仍舊汩沒。遂即大開方便，令其往生西方。則出離戲場，歸家安坐。永離衆苦，但受諸樂矣。雖然，因齋慶讚一句，作麼生道。（卓杖云）咦，逢齋若會喫飯人，堪現神通遊戲身。

#### 大云月刊出版祝詞

炎炎火宅，其焰甚熾，加以邪說，助其威勢。撥無因果，各謀自利，同室操戈，了無顧忌。悲哉同胞，無所覆庇，雖欲出離，不知去處。爰有開士，特發宏誓，提倡佛法，以行救濟。譬如大云，降注大雨，使彼烈焰，直下頓止。因果循環，備明其理，示利人者，正屬利己。俾知自心，與佛同體，一切衆生，皆宿父母。各宜扶持，如兄如弟，爭競消滅，禮讓興起。進修淨業，普扇蓮風，生入聖域，沒登佛封。唯冀此報，遍界流通，庶幾所祝，適得其宗。

#### 東瀛佛教會來山歡迎詞

如來大法，彌綸法界，三乘六凡，罔不攸賴。在佛本意，普令成佛，由機不一，對病發藥。大小權實，偏圓頓漸，宗教律密，各適其便。如城四門，門門可入，就路還家，庶省心力。瓶盤釵釧，原是一金，百千法門，不離自心。證自心者，名曰成佛，得無所得，圓滿三覺。然此諸法，皆須自力，業盡情空，方獲實益。根機利者，現生即得，若或鈍劣，歷劫莫克。由是如來，特垂慈愍，開淨土門，普施救拯。無論上聖，及與下凡，悉令現生，登九品蓮。法雖無量，此五攝盡，求其穩妥，唯淨最勝。以果地覺，爲因地心，因果該徹，妙無等倫。由是經論，無不宏贊，荷法道者，普令刻辦。大法東來，近二千年，律教禪密，遍界宏傳。淨土一宗，肇始廬山，迄至於今，蔚乎盛焉。日本一國，雖在東偏，山水鍾毓，代有高賢。溯自東晉，法傳彼土，此後來學，不勝屈指。三教五宗，東林南山，金剛祕密，悉由此傳。古德著述，多爲保存，俾彼各國，求法得門。因是之故，人才益充，封疆雖小，全球稱雄。去年佛會，邀此觀光，接待優盛，饋贈輝煌。今茲來山，愧無珍物，有瀆嘉賓，莫攄私臆。幸有新書，名觀音頌，聊表衷曲，以爲饋贈。大士慈恩，遍周法界，淺草一事，曷勝感戴。唯願諸公，悉本佛慈，輔君宏法，唯仁是施。凡屬國民，一體同觀，勿分畛域，稍有私偏。人既沐恩，天自眷德，降祥獲福，永久弗忒。富者贈財，仁者贈言，愧無二實，但貢空談。注重勢利，歷劫相刑，注重道義，菩提斯成。空談不空，法道流通，各國則效，令名無窮。

#### 李母黃太夫人墓誌銘

語云，天下不治，匹夫有責。以天下乃合衆一家而成，使家家夫婦，皆知道義，及與因果，敦本重倫，躬行不渝。則所生子女，習見習聞，如水入器，如金就型，其性情自成賢善。必不至暴戾恣睢，以惡爲能也。然人之賢否，資於母者，比父爲多。以胎時稟氣，幼時觀感，有不期然而然者。故朱子著小學。開章即明胎教。而文武周公孔孟，皆資賢母而爲成德達才作聖之本。是知女子相夫教子之權，實不亞於男子行政治民之道。而世之昧者，倒行逆施，不令於此致力，而令參政服官。是何異執刀於刃，能不立見截手乎。李元賢身居商界，有儒者風，篤信佛法，敦行孝友，樂善好施，印送善書。光意其家庭教育，必有大過人者，今寄其母氏行述，祈爲作墓誌銘，方知所見不謬。按述，夫人姓黃氏，永春水磨鄉人。幼嫺姆訓，性仁孝慈和，深諳世務。年廿六，歸李公繼如。如公少孤，家貧，伶仃孑立。夫人樂天知命，勤紡織以持家，俾如公安心經營，不懷內顧之憂，以成業起家。每數年一歸，夫婦相敬如賓。初無子，遂育義子元春，視之若己出。後生元賢，及女琴娘，一視同仁，了無所謂親疏也。及二子成立，家頗豐裕，夫人勤儉溫和猶昔。如公顧而樂之，謂二子曰，吾家之得有今日，皆汝母克勤克儉，戰兢以持之所致也。清光緒末，如公歸而築室，地方土痞，知其富而欲啖也，遂訟於官。凡鳩工庀材，度支會計，皆夫人親經理之。由夫人平時救難濟貧，矜孤恤寡，修橋補路，振興公益，爲鄉里所感佩。於是凡善人君子，咸欲救援，土痞懼衆怒之難犯也，遂寢其事，可以知夫人之德之才之識矣。及如公沒，夫人即持齋念佛，課諸孫讀書。琴娘早寡，家貧，迎養於家，諭以守節撫孤，及誦經念佛等大義，母女相輔修持以爲常。晚年，孫曾繞膝，元賢又能繼其父業，夫人益兢兢焉戒滿持謙，不許家人驕奢，及以殺生。凡出，必攜金錢，以期遇貧窮者而賙濟之，其樂善好施，出於天性。所辦善舉甚多，姑舉一二。邑之東關橋，爲一邑要道，毀於風災，值世道荒亂，無過問者。夫人經其地，惄焉傷之，立命元賢剋期修復，費鉅金不少吝。橋成，邑人士爲懸匾聯頌美焉。元賢經商星洲，民國十年，以地方不靖，奉母南渡，星洲華僑，擬辦華僑醫院，夫人捐萬金爲倡，後以費鉅未果，夫人命移其款以辦本邑平糶，及與學校。嘗恐二子不喻其意，謂曰，吾豈不願家富，而屢以鉅款作義務者，乃爲汝等卻禍而積德耳，當善體吾意。至十二年癸亥，五月十九日申時，沒於星洲寓所。距生於咸豐九年己未，十月初二日戌時，享壽六十有五。茲於十六年月日，與繼如公合葬於本邑之大鵬山。子二，女一，孫八，女孫五，曾孫五。噫，若夫人者，可謂鎮坤維而輔乾綱，師女流而型閨閫，克盡母道，無忝所生矣。使世之爲母者皆如夫人，何至同室操戈，互相誅戮，俾國運危岌，民不聊生，兼致種種天災，常常見告乎。吾常曰，治國平天下之權，女人家操得一大半。又曰，教子爲治平之本，而教女更爲切要。蓋以世少賢人，由於世少賢母。有賢女，則有賢妻賢母矣。有賢妻賢母，而其夫與子之不爲賢人者，蓋亦鮮矣。其有欲挽世道而正人心者，當致力於此焉。銘曰，猗歟李母，賦性淑賢，仁孝慈和，本自先天。相夫教子，各適其宜，福由德大，禍以仁離。救急濟貧，矜孤恤寡，凡有義舉，無不喜舍。造橋利人，鉅費不吝，醫院未立，款移周窘。知富招禍，熱心義務，積德貽謀，永久弗替。篤信佛法，修持唯謹，母女同心，儀型閨閫。資此功德，求生淨土，佛以誠感，得蒙迎取。維茲賢母，女中之英，母咸如是，世自太平。感世競爭，益景懿範，爰書大端，以爲世鑑。

#### 潘對鳧居士望七大慶頌

猗歟居士，乘大願輪，示此濁世，現宰官身。小試鳴琴，仁風載道，及乎退休，修持益奧。推恩貧困，普施資糧，特興淨居，復古道場。戒殺放生，勸導維勤，念茲劫運，非此莫援。壽高望七，健愈耆年，心心彌陀，常住不遷。爲如來使，輔弼法王，普引同人，共登樂邦。

#### 王欣甫居士懿行頌

於穆王公，宿植德本，賦性純篤，制行唯謹。孝以奉親，慈以睦族，化被閭閻，俗轉淳淑。居官行政，唯務利民，所治七邑，羣頌至仁。凡所折獄，不須繁詞，實理實情，俱得其宜。上官倚重，下民感戴，有清末葉，循聲無再。但以率真，不事攀援，致令職分，終止縣官。期盡天職，無意名聞，只此一事，足徵素心。知命賦歸，企盡孝養，興學敦本，爲世模仿。及至晚年，閱歷愈深，篤修淨業，冀出苦輪。迨及臨終，果符宿願，得生西方，頂暖可驗。睹公之像，讀公行狀，實爲斯世，最上榜樣。爰取大義，述爲頌文，以期懿範，儀型後昆。

#### 王母蔣太夫人西歸頌

緬維王母，懿德堪欽，慈祥愷悌，鄉國悉聞。上法二妃，及與三太，子孫賢善，母儀是賴。長子名震，孝慈第一，凡有善舉，悉皆輔弼。昔見其子，即知其母，以無是母，焉有是子。篤修世善，深信佛乘，母子同心，念佛求生。年逾八旬，身心強健，憶佛念佛，不雜不亂。及至臨終，正念分明，吉祥而逝，隨佛西行。蓮登九品，地證不退，留此懿範，永錫爾類。

#### 蘊空張夫人西歸頌（本名蘊宣法名蘊空）

五蘊宣時，當體即空，了此意義，惑業消融。賦性仁愛，民物是矜，慈悲喜捨，俱有分程。即俗修真，居塵學道，圓發三心，專持佛號。精誠既至，感應道交，蒙佛接引，忍界橫超。顧命子媳，勖以常念，自利利他，於此可見。奉勸見聞，同發信心，庶於現世，各證妙因。

王母楊太夫人懿行頌 （云南王九齡之母，性情靜定不執著。一居士云，夫人前生，殆參禪悟而未證者。)

衆生心性，與佛同儔，迷悟向背，各有其由。懿哉王母，宿根甚深，孝友慈善，厚德法坤。其貌如山，其性若石，決疑斷計，人莫測識。雖未讀書，心與道契，偶形言說，咸屬要義。苦樂好惡，險夷順逆，平等一視，鎮靜之力。察果驗因，宿事禪門，悟而未證，此語頗真。大衆受苦，我豈獨樂，升沉任緣，的是禪著（九齡勸母念佛求生西方，母云，大衆受苦，我豈獨樂，我但升沉任緣而已）。唯知自力，不知佛力，致於淨土，殊失鉅益。子既深信，代親修持，當承佛慈，託質蓮池。一登淨域，徹證唯心，庶可乘願，普度羣倫。

#### 龔圓常夫人寫經瑞應頌

蒯若木居士夫人龔圓常，長齋奉佛，修持唯謹。民國五年，特刺臂血，寫彌陀，地藏，大悲，往生等經咒，以祈消除宿業，臨終往生。至圓滿日夜半時，臥而未寐，忽見腳際牀外，現一圓光，其大如盤，明逾電光，經一小時多方隱。既見此瑞，益加精進，過數年，念佛而逝。若木適檢所寫血經，以爲此事可以開發信心，因繪圖徵文，特寄一分於光，乃爲頌曰。

卓哉龔夫人，宿植大善根，志欲振坤維，示生在名門。賦性孝友慈，姆訓素所嫺，事親奉舅姑，內外無閒言。相夫教子女，一一悉合禮，困亨無戚欣，知命故能爾。及至聞佛法，致力反聞聞，欲證圓常實，書經續圓音。提起無情刀，刺出臂中血，即使凡夫血，全作善逝說。凡聖原不二，經血渾無別，由其契真智，性光遂露泄。性光圓且常，何得小而促，須知具無明，莫能全體覿。仗此修持力，迴向生淨土，臨終蒙佛接，託質寶蓮裏。見佛證無生，修普賢行願，智斷究竟時，性光方全現。蒯君惜世人，多多未覺悟，藉此瑞應圖，引入如來地。

#### 金剛經勸持發隱

十法界凡聖生佛，雖則高下不同，苦樂迥異。而其心之本體，咸皆寂照常恆，不生不滅，靈明精妙，無變無遷。所謂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一切衆生，皆有佛性者，此也。須知此心，不涉因果修證凡聖生佛。而因果修證凡聖生佛，悉依此心而得建立。良以體雖不變，用常隨緣，隨悟淨緣，則成四聖法界，隨迷染緣，則成六凡法界。縱悟淨至極，圓滿菩提，安住寂光，迷染至極，永墮阿鼻，受諸極苦，其根身器界，固已天淵懸殊，而心之本體，悉皆了無增損於其間也。果知此義，誰肯以可以作佛，具足法樂之心，枉令永作受生死輪迴之苦衆生耶。金剛經者，一切諸佛，徹證即心自性之妙法，一切衆生，究竟超凡入聖之捷徑也。故曰一切諸佛，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，皆從此經出。華嚴經云，奇哉奇哉，一切衆生，皆具如來智慧，但以妄想執著，而不證得，若離妄想，則一切智，無師智，無礙智，則得現前。是以此經，屢以住法著相爲戒，以住法著相，縱有修習，總不出妄想執著之外，既全體在妄想執著中，又何由令如來智慧徹底顯現耶。以故令發菩提心者，發心度脫一切衆生，令入無餘涅槃，而滅度之，而復不見一衆生得滅度者。以無餘涅槃，衆生心本自具，但以迷真逐妄，遂成煩惱業苦，初非有失。既經指示，則返妄歸真，即煩惱業苦，覆成無餘涅槃，今豈有得。約智名如來智慧，約理名無餘涅槃，名雖異而體原一耳。由其心住實相，不住幻相，故內不見我爲能度，則無我相，外不見人及衆生爲所度，則無人及衆生相，中不見所得之無餘涅槃，則無壽者相。四相既無，三輪體空，故得萬行云興，一法不著，所以不住色聲香味觸法而行布施等也。布施，爲六度萬行之首，舉其首而例其餘，佛語善巧，不須繁詞。如是則波騰行海，云佈慈天，不矜不伐，行所無事，則上契如來果覺，下契即心自性，故得受持四三二一句者，其功德等彼十方虛空也。世人不知在離相無住處著眼，遂謂此經破相，不知此經，乃示人廣行六度萬行，上求下化，興無緣慈，運同體悲之無上妙相也。須知佛法真利益，必由不著無住而得，欲不著無住，非竭誠盡敬不可，竭誠盡敬，乃修習佛法成始成終之要道也。真達大師，欲令受持者咸發歡喜誠敬之心，乃請汪鴻藻居士楷書，刊印流通，並附功德頌於後，以期受持者，悉得前人所得焉。

#### 觀世音菩薩三十二應發隱

觀世音菩薩，誓願宏深，慈悲廣大，雖已成等正覺，而復示作菩薩。雖則示作菩薩，而復於十方法界，普現色身，尋聲救苦，度脫衆生。十法界身，無身不現，令彼一切稱名致敬之衆生，現在離所受之幻苦，將來得成佛之真樂。於此娑婆世界，因緣最爲甚深。故普門品無盡意菩薩，既聞觀音得名之因緣，復問遊此世界方便說法之事，佛遂略說三十二應身，以明其概。三十二應身者，於十法界之四聖法界中，略舉佛，辟支佛（即緣覺），聲聞等三法界身（菩薩乃其本位，故不說）。於六凡法界中，天則略舉梵王，帝釋，自在天，大自在天，天大將軍，毗沙門等六身而已。人則小王，長者，居士，宰官，婆羅門，比丘，比丘尼，優婆塞，優婆夷。長者，居士，宰官，婆羅門婦女，童男，童女，十五身而已。於八部中，天已前列，此則不計，則有龍，夜叉，乾闥婆，阿修羅，迦樓羅，緊那羅，摩睺羅伽，又有執金剛神。此八種身，修羅一種，系修羅法界，餘則或屬於天，或屬於畜，或屬於鬼。六凡法界，唯少地獄一法界耳，但是語略，非菩薩不於此處現身救苦也。須知三十二應，不過略舉大概，以例其餘，若詳說者，數豈有盡。菩薩興無緣慈，運同體悲，隨機應現，神變無方，能以意會，則妙義全彰。若拘拘然執跡而論，則失菩薩不動真際，現諸威儀，了無計慮，無適不當，如一月普印千江，千江悉現全月，一春普育萬卉，萬卉各具春光之妙矣。然菩薩所現，尚不止唯有情身，若夫山河城池，樓臺屋宇，橋樑道路，樹林禾稼。隨彼機緣，亦皆示現。怡山所謂疾疫世而現爲藥草，饑饉時而化作稻粱，足徵菩薩慈悲之心矣。廣州番禺高塘珠岡寺，宗禪大師，念菩薩恩德，廣大周摯，因修一閣，以奉聖像。中供觀音本像，兩旁供三十二應像。而本願居士等三十二人，各隨己力，出資以助，其功德不可思議。竊念過去劫中，一女人修佛塔，三十二人相助令成，後同生三十三天，倡首者爲帝釋，輔助者作四方八天之天王。宗禪大師，本願居士等，不求人天福報，但願倡者，助者，及現在未來之瞻禮供養者，同得現生慧朗福崇，優入聖賢之域，臨終情空業盡，直登極樂之邦，見佛聞法，證無生忍，回入娑婆，度脫衆生而已。又祈雨順風調，民康物阜，兵戈息而天下太平，禮讓興而風俗淳美。爰爲發其隱義云。

#### 嘉言錄題詞

淨土大法門，其大無有外，如天以普覆，似地以普載。等覺欲成佛，尚復作依賴，逆惡將墮獄，十念登蓮界。普被九界機，咸皆勤頂戴，暢佛度生心，唯一了無再。我以宿業力，曾作一闡提，效法韓歐等，其愚莫能醫。幸得病數年，時復深長思，古今衆聖賢，豈皆無所知。彼既悉尊奉，我何敢毀訾，雖聖有不知，韓歐焉足師。因茲皈依佛，剃髮而披緇，自諒宿業深，宗教非所宜。唯有仗佛力，或可副所期，專心修淨業，庶得預蓮池。近十餘年來，人或謬見問，所答亦以此，不敢稍越分。海鹽徐蔚如，以其切而近，再三於京滬，爲之付排印。語言雖樸質，人皆不見慍，遺蹟而究益，多有生正信。圓淨李居士，宿根深復深，註釋諸經論，闡明如來心。繼以費精神，衰病每相侵，舍博而守約，立志追東林。又欲利初機，作修持規箴，節錄文鈔語，分類以編紝。並自出淨資，印施諸有緣，冀使一切人，勉力希聖賢。敦倫而盡分，各完己性天，衆善悉奉行，諸惡盡銷蠲。信願勤念佛，求登九品蓮，臨終佛來接，有若月印川。直下往西方，永出生死淵，見佛悟無生，漸致福慧圓。因請爲著語，以期廣流傳，俚言入雅目，徒招誚且憐。赧顏貢愚誠，祈各自審焉，若未超等覺，且預迴向員。

#### 佛說輪轉五道罪福報應經集解題詞

衆生本性，爰無生滅，由迷背故，輪轉永劫。三界無安，猶如火宅，衆苦充滿，出離莫得。五道輪轉，了無止期，有如車輪，上下旋移。佛出世間，發明所以，因背覺故，輪轉不已。欲得止息，須識因果，力修定慧，滅除人我。人我情空，見思惑盡，方於三界，永離生釁。然此事理，雖極勝妙，唯上上根，方可親到。倘或鈍劣，莫道現生，或千萬生，亦難有成。罪福報應，佛已彰顯，三途固惡，人天亦險。以由有福，多爲禍基，所得善報，爲惡前驅。世尊大慈，特爲妥慮，爰開淨土，普令得度。若生深信，及發切願，虔持佛號，即生事辦。此經略說，五道輪轉，罪福報應，因果俱闡。由讀此經，知生死苦，欲了生死，當修淨土。王君約之，具大悲心，推闡理事，若指掌紋。在近世中，疏解佛經，如此明達，實莫與京。憫世沉迷，撥無因果，弱肉強食，競爭人我。致使斯民，如墮水火，益熱益深，其何以可。特宏此經，詳釋其義，如聚衆盲，令其明視。亦如明鏡，普照萬象，形分妍媸，像無二樣。知因在我，自慎所行，改惡遷善，冀獲休徵。息競爭風，敦行仁讓，俗轉淳樸，唯道是尚。王君功德，實難思議，印施利益，永久弗替。共挽狂瀾，依正道流，庶幾同倫，其樂悠悠。但釋經義，未詮淨業，引而不發，是謂善說。恐諸閱者，未悟此義，爰爲指明，令知出路。如來所說，一切教典，見思不盡，生死莫免。唯有淨土，專仗佛力，如子幼稚，賴母撫育。如度大海，須仗舟船，直登彼岸，身心坦然。若昧此義，欲自浮泅，不但喫力，且有溺憂。奉勸閱者，深信因果，回此精力，求生淨土。敦行孝友，恪盡己分，以身率物，感化遠近。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，克己復禮，閒邪存誠。能如是者，名真佛子，生預聖流，沒生佛土。佛法廣大，普蔭人天，唯茲淨土，攝機周全。等覺大聖，逆惡小凡，平等攝受，令登九蓮。　知娑婆界，五道輪轉，知極樂國，九品安坦。善緣悉備，惡緣悉殄，除非癡人，誰不自勉。親炙彌陀，參隨海衆，忍證無生，位鄰極聖。欲復本性，唯此爲要，舍此別修，無人能到。

#### 泥金繪像普門品頌

大哉觀世音，徹證法界藏，乘大悲願力，普現諸色相。尋聲以救苦，隨感而遍應，如月到中天，萬川悉印映。良由衆生心，與菩薩無二，因其背覺故，遂致成隔異。既遇諸災難，仰冀垂救援，即此一念心，便契真覺源。以故一起念，念於菩薩名，遂於當念中，蒙救離災刑。世尊在靈鷲，廣宣法華經，無盡意菩薩，以名敬致徵。世尊遂略說，現身救苦事，大地舉一塵，略示少分義。由是諸衆生，得有所怙恃，如天地覆載，如父母撫育。昔有一善士，欲廣菩薩慈，泥金書普門，兼繪救苦儀。年代已久遠，幸得常保守，故致吳蜨卿，親獲謹承受。欲啓世正信，因祈爲著語，願令法界衆，同證實相理。乃忘其固陋，略表諸因緣，庶幾見聞者，登第一義天。

## 附 錄

#### 南五臺山圓光寺觀音菩薩示跡之記（山去陝西省城七十里）

示跡之記，文詞典雅，敘事精詳。惜於菩薩不思議無作妙力，殊欠發揮。（量）不揣固陋，勉述一讚，以冠於首。俾事理交融，體用咸彰。生之所以能感，聖之所以能應，俱在斯焉。以企後之覽者，發菩提心，見賢思齊。以觀音之心爲心，以觀音之事爲事。庶可亦爲未來世之觀世音耳。雖文不雅馴，而其意義有可取焉。贊曰。

觀音大士，於無量劫，久成佛道。爲度衆生，不離寂光，現菩薩身。又復普應羣機，垂形六道。以三十二應，十四無畏，四不思議無作妙力，尋聲救苦，度脫羣萌。應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現何身而爲說法。直同月印千江，春育萬卉。雖則了無計慮，而復毫不差殊。良由徹證唯心，圓彰自性。悲運同體，慈起無緣。即衆生之念以爲心，盡法界之境以爲量。是知無盡法界，無量衆生，咸在菩薩寂照心中。故得云佈慈門，波騰悲海，有感即赴，無願不從也。（釋聖量和南謹述　此下乃示跡之記）

大山岩穴，龍蛇所居。歲久成妖，肆其兇孽。吞齧不已，禍及生民。變怪升騰，非人所制。若非應身大士，孰能救濟。巍巍乎妙智神力，其容思議。然於不思議境，強以文字紀述事蹟者。冀千載之下，方來君子，啓深信耳。昔隋時仁壽中，此山有毒龍焉。以業通力，變形爲羽人。攜丹藥貨於長安，詐稱仙術，以欺愚俗。謂此藥之靈，服者立升於天。嗚呼，無知之民，輕信此語，凡服此藥而昇天者，不知其幾何。又安知墮彼羽人之穴，以充口腹耳。而一方之民，尚迷而不悟。唯我大士，以悲願力，現比丘身。結草爲庵，止於峯頂。以妙智力，伏彼妖通。以清淨風，除其熱惱。慈念所及，毒氣潛消。龍獲清涼，安居巖穴。民被其德，各保其生。昔之怪異，不復見矣。由此靈貺達於朝廷。以其於國有功，於民有惠。建寺峯頂，而酬酢之。大士以慈風法雨，普濟含靈。慧日淨輝，破諸冥暗。於是縉紳嚮慕，素俗欽風。割愛網以歸真，棄簪纓而入道。大士嘗居磐石，山猿野獸，馴繞座隅。百鳥聚林，寂然而止。如聽法音，久而方散。嗚呼，建寺之明年，六月十九日，大士忽示無常，恬然入滅。異香滿室，愁霧蔽空。鳥獸哀鳴，山林變色。於是寺衆聞於朝廷。中使降香，奉敕賻贈，以崇冥福。荼毗之際，天地晦冥。斯須之間，化爲銀界。忽聞空中簫鼓響，山嶽搖。瑞云奔飛，異香馥郁。忽於東峯之上現金橋，橋上列諸天衆，各豎幢幡，及雨金華，紛紛而不至於地。最後於南臺上，百寶燦爛，廣莫能知，沖天無際。影中隱隱現自在端嚴之相。慈容偉麗，纓絡銖衣。天風飄飄，煥然對目。爾時緇白之衆，千百餘人，咸睹真儀，悲喜交集。莫不涕泣瞻依，稱名致敬。始知觀音大士示跡也。清氣異香，經於累月。左仆射高公，具奏其事。皇上覽表，嘉嘆久之。收骨起塔，御書牌額，錫號爲觀音臺寺。撥賜山林田土，方廣百里。每歲時降御香。度僧設供，大崇法化。至唐大曆六年，改號爲南五臺山聖壽寺焉。五代之世，兵火連綿。諸臺殿宇，並遭焚燬。雖有殘僧壞屋，尚與木石共處矣。至宋太平興國三年夏，前後六次，現五色圓相，祥云等瑞。主僧懷偉具申府尹，被奏天廷。敕賜金額，爲五臺山圓光之寺。由是增修寶殿，繪塑真儀。煙霞與金碧爭輝，鐸韻共松風演妙。諸臺屋宇，上下一新。嗣續住持，香燈不絕。慈輝所燭，石孕祥云。法雨所沾，水成甘露。臺南數百步，有石泉焉。注之方池，色味甘潔。能除熱惱，能潤焦枯。舒之則沙界滂沱，卷之則石池澄湛。或時亢旱，迎請者相繼於道途。感應如期，州郡已彰於簡牘。懷生蒙祐，草木霑恩。自昔迄今，聲華不泯。噫，大聖以悲願力，福被一方。而一方之民，亦不忘於慈祐。每遇清明之月，及夏季忌辰。不遠百里，陟險登危。皆以淨心踵足而至者，何啻百千萬耶。扶老攜幼，闐溢道路，相繼月餘。各以香花音樂，繒蓋幢幡資生之具，持以供養。於是頭面頂禮，致敬致恭。睹相瞻儀，旋繞讚歎。莫不洗罪蒙福，弭障霑恩。豈徒爲奔走跋涉而已哉。寺僧法忍，慮其歲月經久，靈蹟湮沒。持諸殘碑，囑爲斯記。普明固辭弗獲，甚愧非文。倘遇賢士，改而正諸，不亦宜乎。太白山釋普明謹撰元至元七年庚午正月十五日都院主僧釋澄淵立石。

明管東溟先生勸人積陰德文（先生名志道，字登之，江蘇太倉人，學者稱東溟先生，生於嘉靖十四年，卒於萬曆三十五年，壽七十三）

昔人有云，積金遺於子孫，子孫未必能守。積書遺於子孫，子孫未必能讀。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，此萬世傳家之寶訓也。其義本於孔聖贊易。文言曰，積善之家，必有餘慶。善而曰積，不尚陽德而尚陰德也。慶而曰餘，不在一身而在子孫也。必舉家咸務陰騭，而後可稱積善之家。亦必此身先得本然之慶，而後子孫受其餘慶。是故餘慶易曉，而本然之慶難曉也。書曰，考終命。又曰，祈天永命。此可以言本慶乎，未盡也。當以二氏因果之說，參合易傳之說。道家謂積功行者，天曹除其冥籍，升諸仙籍，以至於入無極大道。佛家謂修淨業者，臨終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以至於成無上正覺。皆言此身之本慶也，其義隱然合於餘慶二字中，而儒者未之察耳。有宋鉅儒，興起斯文。以忠孝節義之綱維末造，真有罔極之功於萬世，而於此不無遺照焉。乃廓然盡掃天堂地獄，以及三世修因證果之說也。程朱蓋曰，君子有所爲而爲善，則其爲善也必不真，何事談及因果，其勉君子至矣。以吾觀於君子小人之心，無所爲而爲者至少也。君子之作善也多近名，苟不徹於十方三世之因，必不足以滌其名根。小人之作惡也多爲利，苟不惕以罪福報應之果，必不足以奪其利根。程朱勉君子無所爲而爲善，獨不慮小人無所忌而爲惡耶。然後知孔子道及餘慶餘殃之際，乃徹上徹下之言也。愚講修身齊家之道，一一以孔子之庸德庸言爲矩。而所以行庸德，謹庸言，亦必歸重於程朱之繩墨。獨於三世因果，及三祇修證之實際，則不得不破程朱之關。正欲斷君子之名根，拔小人之利根，而使之同修陰騭也。修陰騭亦豈易言。人能充無慾害人之心，充無穿窬之心，則陰騭可修矣。其大要不出老氏之三寶，曰慈，曰儉，曰不敢爲天下先，而以忠信出之。報人之德，不報人之怨。分人之過，不分人之功。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惡。隱人之惡，不隱人之善。我不負人，而任人之負我。我不謗人，而任人之謗我。以深心提人於生死之海，而人以淺心鈍置之，毋棄毋亟。以熱心共人於風波之舟，而人以冷心遐遺之，毋忮毋求。銷大釁於曲突徙薪，而勳名有所不必取。蒙極誣於明珠薏苡，而心跡有所不必明。爲國家扶欲墜未墜之紀綱，則衆嫌不必恤，而又不以氣節自有也。爲世教發難明當明之道術，則衆咻不必虞，而又不以門戶自標也。流俗之所爭趨者吾避之，流俗之所共惡者吾察之。幽則必闡，而過則必原。其道必不詭於中庸，而其心則不求人知，而求天知。不患人之不己知，而求爲可知。求可知之中，不求可爲鄉愿知，而求可爲狂狷知。不求可爲狂狷知，而求可爲中行知。不求可爲一鄉一國之善士知，而求可爲天下之善士知。不求可爲天下之善士知，而求可爲萬世之善士知。亦不必求爲萬世之善士知，而求可爲依中庸之君子遁世不見知而不悔者，默相知於天眼遙觀天耳遙聞之中。又不求生前之遐福，而求可質諸三界之鬼神。不求死後之榮名，而求可俟千百年之後聖。則陰騭之至也。陰騭之至，人不知而天知之。可以轉凡身而爲聖身，離人道而登天道。上帝命之治世，諸佛提之出世矣。此非從身所感本然之慶歟。一身不足以盡積善之慶，故其餘又及於子孫。皆感應自然之理也。傳家者審諸。

#### 觀世音菩薩靈感記

觀世音菩薩，大慈大悲，救苦救難，有求皆應，無願不從，其尋聲救苦之跡，備見於本跡感應頌。茲錄其近世一事，以爲無恃怙者，作一覆庇云。袁恭宏，江西人，世爲木商。清咸豐間，發賊陷江西，首者執恭宏索藏金，不得，欲殺之。適有客賊來，其賊出迎，遂命將恭宏扃置一室，縛於柱。恭宏素持觀音經，並聖號，遂閉目默誦，待死而已。而客賊遷延不去，款留過宿，其賊不暇問。入夜恭宏睡著，迨醒則身在野地，衣沾露溼，仰見滿天星斗，心知蒙菩薩慈佑，乘夜遁逝，得免於難。承平後，以知府需次蘇垣，與陸西林居士述其事。西林欲令遇厄難者，咸發信心而蒙救護，致書祈附於文鈔之後。以板已排竣，故附於此。

#### 念佛三昧摸象記（了餘師原稿，略爲筆削。以佛學叢報檢錯數句，故錄原文）

歲在丙午，予掩關於慈溪之寶慶寺。謝絕世緣，修習淨業。值寺主延諦閒法師，講彌陀疏鈔於關傍。予遂效匡衡鑿壁故事，於關壁開一小竇。不離當處，常參講筵。從茲念佛，愈覺親切。佛號一舉，妄念全消。透體清涼，中懷悅豫。直同甘露灌頂，醍醐沃心。其爲樂也，莫能喻焉。一日，有客詣關而問曰，念佛一法，吾已修持二十餘年。於生信發願修行，非不真切。而業深障重，終未能到一心不亂境界。窺吾根性，只合帶業往生。雖念佛三昧，非此生所敢冀。其能得之法，與所得之相，師其爲我言之。予曰，三昧境相，唯證方了。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。我既未證，焉能宣說。客固請不已。予曰，若論其法，必須當念佛時，即念返觀。專注一境，毋使外馳。念念照顧心源，心心契合佛體。返念自念，返觀自觀。即念即觀，即觀即念。務使全念即觀，念外無觀。全觀即念，觀外無念。觀念雖同水乳，尚未鞫到根源。須曏者一念南無阿彌陀佛上，重重體究，切切提撕。越究越切，愈提愈親。及至力極功純，豁然和念脫落，證入無念無不念境界。所謂靈光獨耀，迥脫根塵。體露真常，不拘文字。心性無染，本自圓成。但離妄念，即如如佛者。此之謂也。工夫至此，念佛法得。感應道交，正好著力。其相如云散長空，青天徹露。親見本來，本無所見。無見是真見，有見即隨塵。到此則山色溪聲，咸是第一義諦。鴉鳴鵲噪，無非最上真乘。活潑潑應諸法，而不住一法。光皎皎照諸境，而了無一物。語其用，如旭日之東昇，圓明朗照。語其體，猶皓月之西落，清淨寂滅。即照即寂，即寂即照。雙存雙泯，絕待圓融。譬若雪覆千山，海吞萬派。唯是一色，了無異味。無掛無礙，自在自如。論其利益，現在則未離娑婆，常預海會。臨終則一登上品，頓證佛乘。唯有家裏人，方知家裏事。語於門外漢，遭謗定無疑。又問，人於日用，普應諸緣。何能觸目菩提，頭頭是道乎。答，心生則種種法生，心滅則種種法滅。萬境不出一心，一心融通萬境。若了心體本空，何妨該羅萬象。須知萬象如幻，生滅唯是一心。諸緣無縛，本自解脫。六塵不惡，還同正覺。心境一如，有何掛礙。不見華嚴事事無礙法界。所謂一一塵中一切剎，一一心中一切心。一一心塵復互周，重重無盡無障礙。以故器界毛塵，云臺寶網。咸宣性海，悉演真乘。豎窮三際，橫遍十方。覓一毛頭許不是道者，亦不可得。則法法頭頭，無非大寂滅場。心心念念，悉契薩婆若海。唯心妙境，唯境妙心。離四句，絕百非，絕待圓融，何可得而思議也哉。上來所說，如盲摸象。雖未離象，恐非全象。筆以記之，以質諸親見之者。

勸毀淫書說（維揚張瑞曾居士，重刻格言聯璧，令光校訂。以原文質略殊難感發，因爲筆削，俾文義順暢。居士欲廣流傳，勸附入文鈔，遂略標緣起，列於附錄科中，庶閱者不至以掠人之美見誚也。釋印光記）

三代而下，世多邪說。而邪說之最足以害人心世道者，莫如淫詞小說爲甚。蓋聖賢經傳，唯恐不能覺天下之愚迷。而淫詞小說，唯恐不能喪斯民之廉恥。以故小說出而淫風熾，淫詞興而貞德衰。然誰無羞惡之心，豈肯作禽獸之事。但以聰明子弟，靈敏婦女，一睹此書，悉爲所惑。初則豔其詞章，以爲佳妙。繼則情隨文轉，不能自持。遂致竟以希聖希賢宜家宜國之身，甘作鑽穴逾牆偷香竊玉之事，而絕無顧惜者，皆此等邪書之所蠱惑也。其毒人也，烈於蜜餞砒霜。其陷人也，慘於雪覆坑坎。令人滅理而亂倫，折福而損壽，破家而殺身，辱先而絕後。及其死也，尚使神識墮於地獄，受諸極苦。久經長劫，莫由出離。可不哀哉。凡作此書，及販賣此書者，其罪甚於叛逆之首，亂賊之魁。當爲國法所必誅，天律所不赦也。奉勸當權諸名公偉人，及一切有心世道仁人君子。凡見此等人，務必勸令改業。凡見此等書及板，務必盡行焚燬。有力則獨任其資，無力則勸衆共舉。又祈展轉化導，俾人各景從。必期於世間永無此書，人民各敦彝倫而後已。將見佛天云護，災障冰消。身心安泰，家門迪吉。富壽康寧，現身獲箕疇之五福。勳徽爵位，後裔納伊訓之百祥矣。特將收藏小說四害，並焚燬淫書十法，詳列於後。企有心世道者，採取而舉行焉（四害十法，見格言聯璧）。

#### 戒菸神方（千萬不可加一味藥，加則不靈）

鴉片流毒，受其害者，不知凡幾矣。有志同胞，每欲戒而苦無良方。近來市上所售戒菸丸藥，多參以嗎啡毒質。雖可抵癮，受害尤甚。今此神方，簡便易辦，有利無弊。務望有志戒吸鴉片諸君，從速照服。百發百中，萬勿輕忽。

#### 甘草八兩川貝母四兩杜仲四兩

右藥三味，用清水六斤。熬至一半，將藥用布去渣。加入好紅糖一斤成膏。每次服三錢，溫水衝下。

【服法】初三天，每藥膏一兩，加入煙一錢。第四，五，六天，一兩藥加煙八分。第七，八，九天，一兩藥加煙六分。第十，十一，十二天，一兩藥加煙四分。第十三，十四，十五天，一兩藥加煙二分。第十六，十七，十八天，一兩藥加煙一分。十八日後，每兩藥加煙一分，再服七日。以後不須加煙，服完此膏，其癮自斷。並無難受，及一切毛病。真奇方也。斷癮後，切忌再吸。愛惜光陰，保養精神。至禱至禱。正戒菸服藥時，忌食酸味。

【防法】倘戒菸期內，發生別種毛病。每兩藥膏，照期多加煙一分，不可過多。自然病癒，萬無一失。此方治好多人。有每日吸二三兩煙者，均服一料斷癮。不但不生毛病，而且精神強健。極靈極效。

#### 解砒毒方

歙人蔣紫垣，有祕方解砒毒，立驗。然求之者必索重資，不滿所欲，則坐視其死。一日行醫鄰縣，中夜暴卒。見夢於居停主人曰，吾以耽利之故，誤人九命，死者訴於冥司，冥司判我九世服砒死。今將赴輪迴，我賂鬼卒，求以解砒毒方相授。君爲我活一人，則我少受一世業報，若得遍傳濟世，君更獲報無量。言訖，嗚咽而去，曰吾悔晚矣。其方，以防風一兩，研末，水調服，並無他藥。又異談果信錄，載冷水調石青，解砒毒如神。

#### 原跋

印光法師，法名聖量，別號常慚，陝之郃陽人。駐錫普陀法雨寺之藏經樓，世罕知者。甲寅歲，高鶴年居士攫師文稿數篇，印入佛學叢報。（霨）受而讀之，合掌歡喜，嘆未曾有。大法陵夷，於今爲極。不圖當世尚有具正知正見如我師者。續佛慧命，於是乎在。師之文，蓋無一語無來歷。深入顯出，妙契時機。誠末法中應病良藥也。戊午春，以歷年搜訪所得之文二十二篇，印於京師，是爲初編。旋謁師於普陀，獲稿頗夥，並承知友錄稿見寄。己未秋，又以錄存各稿三十八篇，印爲續篇。是年冬，銜恤南歸。南中緇素索閱是書者尤衆，爰商之商務印書館，重付排印，以廣流通。復經張君云雷，廣爲徵集。並（霨）續搜之稿，共增三十四篇。由周孟由，朱赤萌，黃幼希三君。合初續兩編，按類編次。詳爲校勘，較前兩次所印尤完善矣。書成，謹記其緣起如是。庚申仲冬，浙西徐文霨敬識。

#### 普勸發心印造經像文（弘一釋演音示綱 弘實尤惜陰演譯）

#### 印造經像之功德

#### 衆生沉淪於苦海，必賴慈航救濟，而後度脫有

期。佛法化導於世間，全仗經像住持，而後燈傳無盡。以是之故，凡能發心，對於佛經佛像，或刻或寫，或雕或塑，或裝金，或繪畫，如是種種印造等法。或竭盡己心，獨力營辦。或自力不足，廣勸衆人。或將他人之已印造者，爲之流通，爲之供養。或見他人之方印造者，爲之贊助，爲之歡喜。其人功德，皆至廣至大，不可以尋常算數計。何以故。佛力無邊，善拔諸苦。衆生無量，聞法爲難。今作此印造功德者，開通法橋，宏揚大化。遍施寶筏，普濟有緣。其心量之廣大，實不可思議。故其功德之廣大，亦復不可思議也。敬本諸經所說，略舉十大利益。謹用淺文，詮次如左。

一從前所作種種罪過，輕者立即消滅，重者亦得轉輕。 貪瞋癡，爲造孽種子。身口意，爲作惡機關。清夜自檢，此生所犯者已多不可計。若合多生所犯者言之，所造罪業，多於寒地之冰山，能勿駭懼。雖然，罪性本空，苟一動贖罪心機，誓願流通聖經，莊嚴佛像。罪惡冰山，一遇慧日，有不消滅於無形者乎。

二常得吉神擁護。 一切瘟疫水火寇盜刀兵牢獄之災，悉皆不受。人間種種惡報，無往而非多生惡業所感。一念之善，力可迴天。修行善業，而從最方便易行之印造經像之殊勝功德上做去，其感動吉神，而蒙護衛，此中實有相互獲益之關係。蓋神道天道，自佛法言之，均爲夙業所驅，未脫長劫輪轉之苦因。所以如來說法，常有無數天神，恭敬擁護。阿難集經，四大天王，爲之捧案。印造經像，爲諸天龍神，非常歡喜之事。以此功德，而感吉神，常爲擁護。終此報身，離諸災厄，宜也，非幸也。

三夙生怨對，咸蒙法益，而得解脫，永免尋仇報復之苦。 人間一切爭持嫉妒詐欺誣陷掠奪殘殺等種種構怨行爲，莫不起因於自私自利之一念。佛法以破除我執，爲救苦雪難第一工程。印造經像，普益人間，爲不可思議之法施功德，所及至廣。法雨一滴，熄滅多生怨對之瞋火而有餘。化仇而爲恩，轉禍而爲福。其權何嘗不操之自我也。

#### 四夜叉惡鬼，不能侵犯。毒蛇餓虎，不能爲害。

慳貪醜行，爲墮落鬼道之深因。瞋火無明，爲降作毒蟲之徵兆。結怨多生，尋仇百劫。惡緣未熟，任爾逍遙。時會已來，憑誰解救。鬼魅相侵，虎蛇見逼。孽由自作，事非偶然。修士惕之，印造經像，預行懺罪。於是縱有惡緣，悉皆消釋。倘臨險地，胥化坦途矣。

五心得安慰，日無險事，夜無惡夢。顏色光澤，氣力充盛，所作吉利。 塵世多衆，十之七八，在驚憂疑悶懊怨痛苦中。吾人一生，十之七八，在驚憂疑悶懊怨痛苦中。蓋爲我計者，我以外各各皆立於敵對之地位。孤與衆抗，危孰甚焉。況乎欲心難饜，有如深谷。無事自擾，不風亦波。此所以形爲罪藪，身爲苦本也。佛法善滅諸苦本。彼印造經像者，或以親沾法味而開明，或則暗受加被而通利。諸障雪消，心安神怡。潤及色身，有斷然者。

六至心奉法，雖無希求。自然衣食豐足，家庭和睦，福壽綿長。 至人行事，所見獨真。事機一至，急起直追做去。無顧慮，無希求。發心至真切，用力至肫摯，自然成就至超卓。印造經像之事，以如是肫切懇摯，至誠格天，至心奉法之人爲之，雖不計功德，而所得功德，實無限量。即僅就其人所得一部分之世間福言之，自然一一具足，而無少欠缺。苟或有人，心存希望，而始行善，發心不真切，結果即微薄，可決言焉。雖然，一念之善，一文之細，皆不虛棄，皆有無量勝果。譬之粒谷播於肥地，一傳化百，五傳而後得百萬兆。作宏法功德者，烏可無此大計，無此決心哉。

七所言所行，人天歡喜。任到何方，常爲多衆傾誠愛戴，恭敬禮拜。 夙生存嫉妒心，造誹謗語。揚人惡事，暴人短處，稱快一時者。歿後沉淪百劫，慘苦萬狀，備受一切惡報。一旦出生人間，因緣惡劣。任至何地，動遭厭惡。任作何事，都無結果。而宏揚佛法之人，善因夙植。存報恩之心，充利羣之念。或淨三業，作寫經畫像功德。或舍多金，作印經造像功德。所得勝福，不可稱量。現在一切受大衆歡敬之人，原從夙生宏法功德中來。往後一切令大衆歡敬之人，實從現今宏法功德中出。植荊得刺，栽蓮得藕。一一後果，胥由自藝也。

八愚者轉智，病者轉健，困者轉亨。爲婦女者，報謝之日，捷轉男身。 夙生吝於教導，以及肆口謗法，肆意毀謗有德之人者，沉淪重罪畢受後，還得多生蠢愚無知報。夙生爲貪口腹，恣殺牲禽，以及曾爲漁夫屠夫，獵戶庖丁，與曾操制造兇器火器毒藥等權，助成他人兇殺之業者，沉淪重罪畢受後，還得多生惡疾殘廢報。夙生貪慾無厭，止知剝人以肥己，慳吝鄙嗇，不肯周急而解囊者。沉淪重罪畢受後，還得多生貧窮困厄報。夙生知見狹劣，心存諂曲。巧言令色，掩飾行欺。逐境攀援，容量淺窄。因循怠惰，倚賴性成。煩惱垢重，怨憤易發。妒忌心深，情慾熾盛者。沉淪重罪畢受後，還得多生女身報。惟有佛法，善解諸縛。苦海無邊，回頭即岸。罪山萬仞，息念便空。是以虔作流佈佛經，莊嚴佛像之無上功德者。過去積罪，自然逐漸剷除。未來勝福，穩教圓滿成就。

九永離惡道，受生善道。相貌端正，天資超越，福祿殊勝。 一切含靈，捨身受身，往返六道，如車轉輪。千生萬劫，常在夢境。作善不已，罪畢斯升。驕縱忘本，種墮落因。作惡多端，福削壽傾。百千萬倍，惡報堪驚。地獄餓鬼，以及畜生。墮三惡道，萬劫沉淪。難得易失，如此人身。作十善業，修五戒行。生人天道，夙福非輕。諸佛如來，悲憫同深。廣爲說法，首重攝心。正念無作，離垢超塵。是故印造經像，上契佛心。僅此微願，已種福因。自是厥後，做再來人。諸福圓具，出類超羣。

十能爲一切衆生，種植善根。以衆生心，作大福田，獲無量勝果。所生之處，常得見佛聞法。直至三慧宏開，六通親證，速得成佛。 佛世有一城人衆，難於攝化。佛言此輩人衆，與目連有緣。因遣目連往，全城人衆，果皆傾心向化。諸弟子問佛因緣。佛言目連往劫，曾爲樵夫。一日入山伐木，驚起無數亂蜂。其勢洶洶，欲來相犯。目連戒勿行兇，且慰之曰，汝等皆有佛性。他年我若成道，當來度汝等。今此城人衆，乃當日羣蜂之後身也。因目連曾發一普度之念，故與有緣。種因於多劫之前，一旦機緣成熟，而收此不可思議之勝果。由此觀之，吾人生生所經過之時代，在在所接觸之萬類，一一皆與我有緣。一一衆生至靈妙之心地，皆可作爲自他兼利之無上福田。我既於一一衆生心田中，散播福德種子。一一衆生，皆與我有大緣。一一衆生心田中，所結無量大數之福果。雖謂此無量大數生生不已之福果，即爲播因者道果成熟時期之妙莊嚴品，亦無不可。且吾人能先行潔治自己之心田，接受十方三世諸佛如來之無上法寶，作爲脫胎換骨，轉凡成聖之種子。吾身即與十方三世諸佛如來，有大因緣。諸佛願海勝功德，一一攝於我心中。我願與佛無差別，諸佛慈願互相攝。因該果海，果徹因源。無邊勝福，即締造於此日印造經像，宏法利生之一真心中矣。普願現在未來一切有緣，善覓福田，善結勝緣。勿任妙用現前之大好光陰，如滔滔逝水之在眼前足底飛過也。

#### 印造經像之機會

印造經像者之所得功德，已略如上述。但何時何處，足以適用此種植福之舉。特爲研究，以便力行。今謹約述如次。

一祝壽 生本無生，無生而生。法身壽算，本來無有限量。其現在幻軀，乃從業報中來。報盡便休，無異曇花一現，何壽之足云。今爲隨順俗情故，姑且開此祝壽方便門。 凡自己家中，或長者，或儕輩，或自身，舉行祝典時。切勿殺生宴客，浪擲金錢，妄造怨業。亦勿貪戀無足重輕之虛譽，徵文徵詩，接收過情之稱許。作此虛文，對衆即爲欺飾，問心適足慚汗。以故莫善於掃除一切俗尚，而從事於印造經像（有力則刻經造像，無力則寫經畫像）。仰以報四重恩，俯以濟三途苦。既能獲無量福慶，又可留永久紀念。此種勝舉，尊者居士，尤宜悉心提倡，留良榜樣與多衆看。若親戚朋友家，舉行慶祝時，亦勸准此行之，爲造勝福。雙方所得功德，不可稱量。

二賀喜 一念妄動，而起欲愛。於本空中，幻出色身。終此天年，但見百苦交煎，諸怨環逼。聞法而覺醒者，方慚愧痛苦之不暇，又何喜之足云。夫妻父子，無非夙債牽纏。安富尊榮，盡是生埋境界。是以覺王眼底，在在可悲。今爲多方汲引故，姑且開此賀喜方便門。 凡男娶女嫁時，生兒育女時，職位升遷時，新屋落成時，公司行號開張時，凡百營業獲利時，以及其他一切世俗所認爲歡喜之事。事而在己，應省下歡喜錢財，作此刻經造像之殊勝功德。其戚友之表情道賀者，宜預向聲明所定意旨，俾知所遵循。羣以宏法範圍內事，爲多衆示範。由知識階級，開此風氣。轉移俗尚，響應至捷而至宏遠，可以斷言。事在戚友，亦宜迎機利導，免作無謂之舉。省下金錢，作此自他兼益之圖。

三免災 天災人禍，無代蔑有。災分大小，胥由一切衆生別業同業，感召而至。災字從水從火，示其來勢猛烈，有一發而不易收拾之概。災殃之種別，若刀兵，若瘟疫，若饑饉，若牢獄。若洪水爲患，田廬淹沒。若大地震裂，城邑爲陷。此外如毀滅一切所有之風災火災，以及其他猝不及防之一切悲慘之結果，皆得以災禍之名目括之。觸目而驚心，思患而預防。講求避免之方，不可一日緩。今爲饒益一切有情故，特別開此免災方便門。 無論山居水居平壤居，所有種種因境而生之特異災厄。以及刀兵寇盜，疫癘火患牢獄。與多生怨對，尋仇報復之一切禍災。或爲父母師長，及諸眷屬，與諸戚友，祈禱免禍。或爲並世而生之一切衆生，發大慈悲心，代爲祈禱免禍。或爲過現未來四生六道中一切衆生，發大菩提心，代爲祈禱免禍。其最實際最有效之勝舉，當以流通佛經，莊嚴佛像，爲第一美舉。是何爲者，以十方三世諸佛，憫念衆生故。三界災厄，惟佛威神力善能消除故。矢誠宏法之人，與諸佛慈悲救拔之深心宏願，默相感通故。

四祈求 動若不休，止水皆化波濤。靜而不擾，波濤悉爲止水。水相如此，心境亦然。不變隨緣，真如當體成生滅。隨緣不變，生滅當體即真如。一迷則夢想顛倒，觸處障礙。一悟則究竟涅槃，當下清涼。不動道場中，本來一切具足，又何欠缺馳求之有。今爲多衆勸進故，特別開此祈求方便門。 凡爲自己，及六親眷屬之憂年壽短促者求延壽。爲子嗣艱難者求誕育。以迄疾病之求速愈。家宅之求平安。怨仇之求解釋。營業之求順遂。一切作爲之求如意（但有傷道德之行爲，及職業，與佛道不相應故，均在屏除之例）。求國內平和。求世界平和。求現在未來一切法界衆生迴心向善，離諸魔難。以至一切聞法之人，求增長智慧。求證念佛三昧。求臨終時無諸苦厄，心不顛倒，往生極樂。皆宜作此寫經印經造像畫像功德。至誠祈禱，終能一一滿其所願。

五懺悔 省庵法師勸發菩提心文有云，我釋迦如來，最初發心，爲我等故，行菩薩道。經無量劫，備受諸苦。我造業時，佛則哀憐，方便教化。而我愚癡，不知信受。我墮地獄，佛復悲痛，欲代我苦。而我業重，不能救拔。我生人道，佛以方便，令種善根。世世生生，隨逐於我，心無暫舍。佛初出世，我尚沉淪。今得人身，佛已滅度。何罪而竟生末法，何障而不見金身。撫躬自問，能不惶悚無地。今爲消除罪障故，特別開此懺悔方便門。　 修持戒行，爲末世衆生，度脫生死苦海，最重要最切用之一方法。欲修戒行，當向律藏諸法典參求。在家弟子，宜讀十善業道經，在家律要廣集，優婆塞戒經，菩薩戒本經箋要，梵網經合注。出家戒律不備錄。夫然後了知一切過咎所在。對於自己前此曾作諸不善事，深自追悔。而欲以懺悔開滅罪之門，闢自新之路者。當以流通佛經，莊嚴佛像，爲最有效。作此功德時，至誠懺悔，以贖前愆。前此所作諸不善業，可以立即消滅。若代爲他人懺悔者，亦適用此方法。

六薦拔 樹欲靜而風不息，子能養而親不在。此普天下爲子女者，對於父母養育之恩，酬報無從，而抱無限之悲痛者也。然而吾父吾母，軀體雖歿，尚有不與軀體俱歿者在。是何物，曰靈性是。此靈性者，捨身受身，被夙業所驅，重處偏墮，自難作主。循環往復，三途六趣。從劫至劫，了無出期。吁嗟乎，三界火宅，豈得留戀。善哉蓮池大師有云，親得離塵垢，子道方成就。是以善報親恩者，當虔修出世法。使我今生之生身父母，仗我不可思議之願力，脫離生死苦海，爲第一要圖。並使我百劫千生之生身父母，現尚滯留於六道中受苦無量者，咸得仗我不可思議之願力，方便脫離生死苦海，爲第一要圖。以念多生父母深恩故，作徹底酬報想。以念多生父母沉淪六道故，視六道衆生皆父母，作六道衆生未度盡時，誓不成佛想。無論先覺後覺，人人皆有一親恩未報之大事因緣在。今求淺近易行故，特別開此薦拔方便門。 凡值父母喪亡。或亡後七七紀念。一週年紀念。以至數週年，無數週年紀念。或死期，或誕辰，或冥壽，作諸紀念。皆宜舉行印造經像之殊勝功德。其祖父母，及外祖父母，與其他一切平輩幼輩，亦宜作此功德，以資冥福。若親戚朋友喪亡之時，亦宜以此類宏法功德，代卻一切無益之禮數。其所獲功德，至無限量。

以上所述，不過僅就大概言之。此外植福機會，不勝枚舉。欲悉其詳，廣誦一切經典自知。

#### 印造經像之方法

一寫經 凡大藏經中諸經，及諸律論。以至古今來一切大德之著作。長篇短段，集聯題頌，皆可恭敬書寫。或與通達佛法之人商量，酌定一切，尤爲妥善。若自己不能寫者，可以託人爲之。若自己能寫，則以自寫爲是。書法雖不必如何精美，但須工整，不可苟且潦草。普陀山印光法師云，寫經，宜如進士寫策，一筆不容苟簡。其體必須依正式體。又謂古人寫一字，禮三拜，繞三匝，稱十二聲佛名。慈訓殷勤，感人至深。敬錄之，爲作寫經功德者勸。

二畫像 凡佛菩薩像，皆可繪畫。或大或小，或坐或立。或墨畫，或著色，均好。長於作畫，長於畫人物。而又熟覽內典者，尤易得法。如於畫學毫無根柢。下筆之宜忌，漫無把握者，勿輕易爲此，致惹褻慢而招過咎。

三刻經印經 或刻木版，或排印，或石印，均可酌量行之。或出資向流通處，指請現成經典，贈送有緣，以廣流佈，而宏勸化。或於他人勸募之時，出資贊助，作見聞隨喜功德。悉可種植善根，獲大利益。有光紙，落墨不可用。若貪賤用之，所得功德，較用本國紙，當減十倍。不可不知。

四刻像印像 得名畫家畫就之佛菩薩像，求其流傳久遠，廣行攝化者，莫善於制版刷印。或倩名手，鐫刻堅質木板。或勒石，或制銅版，鋅版，及玻璃版，均佳。

#### 發願文之程式

#### 此種發願文，應附書於經像之後。格式甚多，不勝具述，今略舉六例如下。

一寫經 某年月日，弟子某，敬寫某經若干部。以此功德，願我震旦國中，以及世界各國。風調雨順，物阜時雍。災難消除，干戈永息。共沐佛化，同證菩提（祝願辭，儘可隨意活變，此特備一格式而已）。

二畫像 某年月日，弟子某，敬舍微貲，請畫師某，恭畫某佛某菩薩像若干紙。願我身體安康，資生具足。現世永離衰惱，臨終往生西方。並願以此功德，迴向法界衆生。同度迷津，齊成佛道。

三刻經 某年月日，某居士（或其他相宜之名稱），幾旬生辰。弟子某某等，咸以戚好，竊援昔人寫經祝壽之例。敬刻某經，並印送若干部。以廣弘願，亦祈難老。伏唯三寶證知。

四印經 某年月日，第幾男某誕生。弟子某敬施資印送某經若干部，以結法緣。並願法界無子衆生，皆得誕生福德智慧之男，紹隆家業。弘宣佛法，普利有情。綿衍相承，盡未來際。

五刻像 某年月日，弟子某某等。舍資合刊某佛像，或某菩薩像，並印送若干紙。惟願我等罪障消除，福慧增長。早證念佛三昧，共生極樂蓮邦。普度衆生，同圓種智。

六印像 某年月日，弟子某，敬施資印送某佛像，或某菩薩像若干紙。伏願仗此功德，爲母某氏（若爲他人者，可隨改他名稱），懺某罪某罪。諸如此罪，願悉消除。或不可除，願皆代受。令現前病苦，速得安痊。若大限難逃，竟登安養。仰乞三寶，證明攝受。

如欲廣覽願文格式者，可請閱靈峯宗論。此書系揚州東鄉磚橋法藏寺刻版。價兩元。上海有正書局，及上海北泥城橋北京路佛經流通處，北京臥佛寺佛經流通處，以及他處著名之佛經流通處，皆有寄售。價約二元左右。此書首卷，全載願文。如能熟讀此願文，不僅能通願文之格式，並能貫通佛法之精義。奉勸有志之士，其毋忽焉。又發願雖爲自己之事，必須附以普及衆生等語。如是，則願力普遍，功德更大矣。

#### 寫時畫時之注意

寫經畫像之時，宜斷葷酒。沐浴，著淨衣。拂拭几案，焚香禮佛，然後落筆。如是乃能獲勝功德，得大利益。故印光法師云，欲得佛法實益，須向恭敬中求。有一分恭敬，則消一分罪業，增一分福慧。又印光法師文鈔中，有竭誠方獲實益論，言此事最爲詳明，宜請閱之。印光法師文鈔，繫上海中華書局排印增廣本。各埠分局皆有，可就近請之。

#### 結論

觀以上所說寫畫刻印佛經佛像，有如是等勝妙作用，及如是等種種應用方法。以是，吾人應隨時隨力，依此方法，歡喜奉行。其家境富裕者，可以任刊刻經像等事。即資用不充者，亦可自己抄寫映畫。及量己力所及，請已經印就之經像等，轉施他人，以結善緣而增福德。雖施經一部，施像一紙。倘出以至誠懇切之心，其功德亦無量也。　又無論男女老幼，得見此文。而能歡喜踊躍，出至誠心，廣大心。隨時隨處，向人宣說流佈佛經，莊嚴佛像。如上所述，種種消災救難，種福獲益之事。開導大衆，不厭不倦。雖遇無知謗阻，不較不餒。此一團宏揚大法之真誠，如純粹之黃金然。愈經烈火煅煉，光彩愈煥發。精誠所至，天地鬼神，皆將感格。何況無知之人，天良同具，而終無感化之機乎。又樂成人美，獎人爲善之道，盡人可行。不論何時何處，隨見隨聞，有人偶爾發心，作宏法功德，不問已作現作將作，一一出吾歡喜讚歎之語，以溫慰之，策進之。使當人向善之心愈堅壯，餘人慕善之心咸熱烈。此不費分文之無上功德，盡人可爲。此普勸發心印造經像文，傳達之處，無論見者聞者，皆得方便爲之。彼盛倡手無斧柯，爲之奈何之說者，乃自暴自棄，自誤誤人之言也。如來舌相，薄淨廣長，能覆面輪。此稀有之福德舌相，實從萬劫千生讚歎隨喜之功德中來。至誠宏法之人，隨時隨處，迎機利導，方便善巧。勤作讚歎隨喜功德之人，善於運用其廣長舌相。誰謂不可以此勝妙功德，革除衆生罪業之相，而獲福無量哉。

#### 閱覽佛學經書翻動時減少罪過之注意

學人閱覽尋常書本，每於翻動頁角時，往往用指甲掠劃。以致紙質傷損，指印縱橫，殊失尊重保護之道。此種惡習，施之於尋常有益身心之書籍，已有罪過。何況佛學經書，爲超出生死苦海之寶筏。天神地祇，咸皆恭敬擁護。而可任意褻慢，不加愛護哉。且末世衆生，福量漸薄。享用各物，得之彌艱。物質日劣。近時所出之紙，亦遠不如前。若常常劃翻，紙易破裂。以此積習，施之佛學經籍，乃大不敬，急宜切戒。旁觀者能善言勸導，使之悔改，功德甚大。又有以指尖蘸口中津液，黏紙翻掀。雖紙質未必損傷，然墨色及紙角純白之色，易致污染。又以污穢口液，抹於佛經之上。褻瀆之罪，實無可逃。況乎有病之人，口津沾書。易使後來展誦之人，得傳染之病。以己累人，尤爲損德，所當切戒。竊謂佛書流通世間，爲養人慧命，度人出苦之無上寶典。閱者宜加意保存愛惜，期其傳之久遠。救拔多衆，普利有緣。各頁翻動之時，當用指肚從旁輕輕掀起。不可鹵莽，宜加慎重。其始雖覺未慣，久之自能得心應手也。 又臨開卷時，案頭塵垢，先須揩抹乾淨。經籍面頁底頁外，能加外護，或紙或巾，均佳。

唐義淨三藏法師西域取經詩（附此以見聞法之幸）

晉宋齊梁唐代間，高僧求法離長安。

去人成百歸無十，後者安知前者難。

遠路碧天唯冷結，砂河遮日力疲殫。

後賢如未諳斯旨，往往將經容易看。

普爲現在印送受持以及永遠展轉流佈增廣文鈔者回向頌曰

淨土法門，是法界藏。機理雙契，最爲無上。

等覺大聖，逆惡小凡，律教禪密，普遍包涵。

十方諸佛，盡劫宣揚，妙義奇勳，尚難周詳。

況我凡庸，偶有發揮，地塵海滴，微乎其微。

自諒陋劣，非佛莫度，亦有同志，唯此是務。

由是故有，種種蕪語，聊攄愚誠，豈宏淨土。

因諸居士，爲利初機，數次刊佈，冀有所依。

有葉德廣，出資三千，擬作印費，期廣流傳。

八月長圍，陝垣堪悲，圍解求救，盡數濟飢。

又有善士，隨意捐助，三五千部，尚可湊數。

願出資人，及讀誦者，消除業障，增崇福祉。

家門清吉，身心安康，生入聖域，沒往西方。

先亡祖妣，歷劫怨親，俱蒙佛慈，獲本妙心。

兵戈永息，禮讓興行，人民安樂，天下太平。

四恩總報，三有齊資，法界衆生，同證菩提。

民國十六年丁卯夏曆二月十九日古莘常慚愧僧釋印光謹撰